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六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661/0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六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開本 47.125 印張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六九冊目次

經部・詩類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三十四卷(一)

〔明〕張溥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三十四

卷(一)

〔明〕張溥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序

王浚儀稱朱公集傳閎意眇指卓然
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匡衡栢舟婦
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詞則
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
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警昊天有
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
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
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
咀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
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已守殘之陋今
學者宗之尚矣然考諸毛詩釋鴟鴞

詩經

序

一

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
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
黃鳥皇矣與左傳合序由庚等六章
與儀禮合則朱子所見未嘗不本毛
詩不可謂其排漢儒而獨出也詩序
之作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
爲國史皆無明文惟後漢儒林傳云
出衛宏厥後群儒獻疑議論不一歐
陽本義辯毛鄭之失斷以已見蘇頌
濱詩解云詩序斷自衛作非孔氏之
舊每序止存其首一言餘盡刪之至
鄭夾漈爲詩傳更作辨妄六卷專攻

毛鄭詆小序非出子夏遂盡削去而
以已意爲序朱子從之廣爲辨說毛
舉疵索小序之言幸而得是者十無
二三甚而詩辭之正者必以邪視之
如木瓜爲美齊桓公采芻爲懼讒譖
大路風雨爲思君子褰裳爲思見正
子衿爲刺學較廢揚之水爲閔無臣
詩中首尾無一言及於婦人而俱斥
爲男女淫奔戲謔贈答之詞後人篤
信朱子遂疑孔子於鄭衛絕其聲不
宜存其詞是將以廢序之故晦刪詩
之指豈朱傳始願哉夫詩必有序古

之序今之題也詩序首句爲詩根柢下文則申明首句之意故先儒以首句屬子夏下文屬毛公毛之傳詩間與序不合鄭遵毛學表明毛言記識其事特稱爲箋與傳刺謬者不少蓋古人之學不貴苟同是非兩存俟諸君子志在明經無取獨申已長也詩序與詩本各一書毛公取而列諸詩首猶書序爲孔子作孔安國始遷之逐篇之首易有序卦彖象爻辭王弼遷之每卦之中也朱子舍序言詩但期有功於詩不辭得罪於序用意誠

深然依序論詩尚有鑿空之惑并序去之未知據何者以說詩也齊魯韓毛詩之四家不容偏廢然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亡於唐毛學獨存去古不遠沒幸存之毛鄭而追久亡之三家則有訟諸地下耳毛距孔子刪詩僅四百年立解不能無謬來際又後千五百年而獨成其是不敢信也呂東萊讀詩記最號詳正書宗毛鄭采及朱氏紫陽序之云歷時既久自知說有未安爲伯恭誤取欲更定而未及則集傳之作朱子尚思求

進而讀者反畫守不變訾毀毛學與趙賓之易張霸之書同類而譏非所聞也予謂欲明朱氏之詩必宜取古之說詩者盡發其藏比類而觀著彼之失明此之得然後三家可續毛鄭可屈方幸大全登講衆喙息鳴必有

詩經

序

六

博雅畫一之傳足輔朱子於不朽者乃載繙閱大都鄱陽朱克升疏義舊本耳克升生元之季專精學經云詩至程明道先生說雄雉兩章得孔孟遺法後數十年而得朱子能以虛辭助字發明三百篇之蘊又愛輔慶源

書加以擴充名曰詩傳疏義黃文獻公潛絕歎賞之固詩家之正裔也館閣群賢旣大詩傳何不取克升之書廣其未備而損益襲常又秘鄱陽所自來得毋使縫掖枯骨懷憾後死乎唐孔仲達正義據二劉疏爲本刪煩

詩經

序

七

增簡合南北解毛鄭詳哉言之庶乎無遺大全宗朱采釋頗略今同次列使學者於詩首先觀序而後辨說於本詩先觀傳箋疏而後集傳及諸儒則古今異同漢宋曲直亦過半矣然予於註疏刪尚恨多於大全存尚恨

寡而吾友徐克勤氏沉潛詩學先爲
標指考訓總期毋爲古詩罪人則予
兩人有厚幸焉

婁東張溥題

詩經

序

人



毛詩正義序

唐孔穎達撰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爲
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
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
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
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
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
詩之爲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

詩經

正義序

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
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述所
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
繁亦謳謠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犧軒莫測其
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
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
華褫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間六
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顧頭與金石同和秦正燎

其書簡牘與煙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
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之
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
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墜其近代爲義疏者
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
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聘
絕響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目下之無雙於
其所作疏內特爲殊絕今奉 勅刪定故據以

詩經

正義序

二

爲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
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
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
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
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
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論辨詳得失至
十六年又奉 勅與前脩疏人及給事郎守太
學助教雲騎尉臣趙乾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

雲騎尉臣賈普曜等對 勅使趙弘智覆更詳
正凡爲四十卷庶以對揚 聖範垂訓幼蒙故
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

詩經

正義序

三

詩譜序

漢鄭玄著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無。載籍亦茂。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子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爲法者。彰顯爲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

詩經

詩譜序

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太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享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邨不尊賢。自

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

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

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

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

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爲勤民恤功

昭事上帝。則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

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

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已上。歲數

詩經

詩譜序

二

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疏 上皇謂伏羲三皇之最先者。上皇之時。舉

而莫遠在下者。群居而不亂。未有禮義之教。刑罰之威。爲善則莫知其善。爲惡則莫知其

詩經

詩譜序

三

惡其心既無所感其志有何可言故知爾時未有詩詠鄭注中候勅省圖以伏犧女媧神農三代為三皇以軒轅少昊高陽高辛陶唐有虞六代為五帝德合北辰者皆稱皇威五帝神農之別號大庭軒轅疑其有詩者大庭以還漸有樂器樂器之音逐人為詩則為為詩之漸故疑有之也禮記明堂位曰土鼓黃竹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注云伊耆氏古天子號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黃梓而土鼓注云中古未有釜饒而中謂神農時也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為蜡蜡者為田報祭案易繫辭稱神農始作耒耜教天下則田起神農矣二者相推則伊耆神農並與大庭為一大庭有鼓籥之器黃帝有雲門之樂至周而有雲門明其音聲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絃

統之所歌即是詩也但事不經見故總為疑辭案古史考云伏犧作瑟明堂位云女媧之笙簧則伏犧女媧已有樂矣鄭既信伏犧無詩又不疑女媧有詩而以大庭為首者原夫樂之所起發於人之性情性之生斯乃自然而有故嬰兒孩孺則懷嬉戲作躍之心玄鶴蒼鷺亦合歌舞節奏之應豈由有詩而乃成樂樂作而必由詩然則上古之時徒有謳歌吟呼縱令土鼓葦籥必無文字雅頌之聲故伏犧作瑟女媧笙簧及黃梓土鼓必不因詩詠如此則時雖有樂容或無詩鄭疑大庭有詩者正據後世漸文故疑有爾未必以土鼓葦籥遂為有詩若然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乃永歌嗟嘆聲成文謂之音是由詩乃為樂者此據後代之詩因謂為樂其上古之樂必不如此鄭說既疑大庭有

詩經

詩譜序

四

詩則書契之前已有詩矣而六藝論論詩云詩者弦歌詠喻之聲也自書契之興朴略尚質而稱不為諷諫諫不為諷諫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懇誠而已斯道稍衰姦偽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於是箴諫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譏其過彼書契之興既未有詩制禮之後始有詩者藝論所云今詩所用誦美譏過故以制禮為限此言有詩之漸述情歌詠未有箴諫故疑大庭以還由主意有異故所稱不同禮之初與天地並矣而藝論論禮云禮其初起蓋與詩同時亦謂今詩所用之禮不言禮起之初也舜典命樂已道歌詩經典言詩無先此者益稷稱舜云工以納言時而屬之格則秉之庸之否則威之使詠詩誠群臣使之用詩是用詩規諫舜時已然大舜之聖任賢使能目諫而稱似無所忌而云情志不通始作詩者六藝論據今時而論故云誦美譏過其唐虞之詩非由情志不通直對面諷諫以相諷諫且為蓋謗之漸與今詩不一故舉陶謨說皋陶與舜相答為歌即是詩也虞書所言雖是舜之命夔而舜承於堯明堯已用詩矣故六藝論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為六詩亦指堯典之文謂之造初謂造今詩之初非謳歌之初謳歌之初則疑其起自大庭時矣然謳歌自當久遠其名曰詩未知何代雖於舜世始見詩名其名必不初起舜時也名為詩者內則說負子之禮云詩負之注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辭云在事為詩未發為諷恬澹為心思慮為志詩之為言志也詩緯合神勝云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惡述

詩經

詩譜序

五

已志而作詩。為詩所以持久之行。使不失隊。故一名而三訓也。有商頌而無夏頌。蓋周室之初也。記錄不得。湯以諸侯行化。卒為天子。商頌成湯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明其政教。漸興亦有風雅。商周相接。年月未多。今無及商王。不風不雅。言有不取之。此論周室不存商之風雅之意。風雅之詩。止有論功頌德。刺過。識失之二事耳。黨謂族親。此二事各於已之族親。同人自錄。則之風雅。則法足彰顯。戒足著明。不假復錄。先代之風雅也。則前代至美之詩。敬先代。故錄之。此總言文武之詩。皆述文武之政。未必皆文武時作也。故文王大明之等。檢其文皆成王時作。春官樂師職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玄謂徹者。歌雍也。是頌詩之作。有在制禮前者也。

此解周詩并錄風雅之意。以周南召南之風。是王化之基本。鹿鳴文王之雅。初興之政教。今有頌之成功。由彼風雅而就。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以道衰乃作者名之為變。此詩謂之為正。此等正詩。昔武王采得之後。乃成王即政之初。於時國史自定其篇。屬之太師。以為常樂。非孔子有去取也。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燕燕。禮用樂與鄉飲酒文同。唯采蘋。越草蟲之篇。其餘在於今詩。悉皆大比。又左傳及國語稱魯叔孫穆子聘於晉。晉人為之歌。文王大明。編又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亦各取三篇。風雅異奏。明其先自大比。非孔子定之。故譜於此。不言孔子。其變風。

詩經

詩譜序

六

變雅皆孔子所定。故下文特言孔子錄之。春官大師職。鄭司農注云。古而自有風雅頌之名。故延陵季子觀樂於齊。時孔子尚幼。未定詩書。而曰為之歌。即鄭衛。曰是其衛風乎。又為之歌。小雅大雅。又為之歌。頌。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者。孔子正之耳。是司農之意。亦與鄭同。以為風雅先定。非孔子為之。襄二十九年左傳。服虔注云。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二歲。當時雅頌未定。而云為之歌。小雅大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此說非也。六詩之目。見於周禮。蓋由孔子始定其名乎。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芣苢。益米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倒。或者草蟲有憂心之言。故不用為常樂耳。變風之作。齊衛為先。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故先言此也。衛世家云。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為衛侯。是衛頃公當夷王時。郊特牲云。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是夷王身失禮也。柏舟言仁而不遇。是都不尊賢也。大率變風之作。多在夷厲之後。故云眾國紛然。刺怨相尋。擊鼓序云。怨州吁。怨不復有詩之意。五霸之字。或作五伯。成二年左傳云。五伯之事也。然則言伯者長也。謂與諸侯為長也。五伯者三代之末。王政衰微。諸侯之強者。以把天子之爭。與諸侯為長。三代共有五人。服虔云。五伯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也。鄭語注云。祝融之後。

詩經

詩譜序

七

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豷、韋爲商伯矣。論語云：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昭九年傳云：文之伯也，是五者爲霸之文也。此正謂周代之霸，明不在夏殷之霸。齊晉最居其末，故言五霸之末耳。傳元年公羊傳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是齊桓公文能賞善罰惡也。其後無復霸君，不能賞罰，縱使作詩，終是無益。故賢者不復作詩。由其王澤竭，故也。懿王時詩齊風是也。夷王時詩邶風是也。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爲其臣夏徵舒所弑，變風齊邶爲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間，故鄭舉其終始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是詩三百者，孔子定之。如史記之言，則孔子之前詩篇多矣。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

詩經

詩譜序

八

周代數篇則兼取商詩，而云合爲國風雅頌者，以商詩亦周歌所用，故得稱之。孔子刊定，則應先後依次，而鄭風清人，是文公詩處昭公之上。衛風伯兮，是宣公之詩，在惠公之下。者，鄭答張逸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錄者直錄存義而已。然則孔子之後，始顛倒雜亂耳。此言孔子錄詩，唯取三百之意，弘福如彼，謂如文武成王世修其德，致太平也。大綱如此，謂如幽厲陳靈惡加於民，被放弑也。用詩則吉，不用則凶，用詩則樂，不用則憂，此二事皆明明在此，故唯錄三百一十一篇。庶今之明君良臣，欲崇德致治，克稽古於先代，視成敗於行事，又疾時薄士之說詩，既不精其研覈，又不觀其終始，講於鄉黨，無昭哲，陳於朝廷，不煥炳，故將述其國土之分，列其人之先後，自此以下，論作譜之意。

本紀夷王已上，多不記在位之年，是歲數不明。周本紀云：厲王三十四年，王益嚴，又三年，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二諸侯年表起自共和元年，是歲魯真公之十四年，齊武公之十年，晉靖侯之十八年，秦仲之四年，宋釐公之十八年，衛僖侯之十四年，陳幽公之十四年，蔡武公之二十四年，曹夷伯之二十四年，鄭則于時未封，是大史年表自共和始也。又案太紀：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宣王即位，四十六年，崩于幽王立，十一年，爲犬戎所殺，子平王立，四十九年，當魯隱公元年，計共和元年，距春秋之初，一百一十九年。春秋之時，年歲分明，故云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鄭於三禮論語爲之作序，此譜亦是序類，避子夏序名，以其列諸侯世及詩之次，故名譜也。易有序卦。

書有孔子作序故鄭避之謂之爲贊贊明也
明已爲註之意此詩不謂之贊而謂之譜譜
者普也註序世數事得周普故史記謂之譜
牒是也此又總言爲譜之理也若魏有倫
齊之俗所有殺禮之風齊有太公之化衛有
康叔之烈述其土地之宜顯其始封之主省
其上下知其衆源所出識其清濁也屬其美
刺之詩各當其君君之化傍觀其詩知其風
化得失識其芳臭皆以喻善惡耳哀十四年
公羊傳說孔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
子之爲亦有樂乎此鄭取彼意也

詩經

詩譜序

九

詩經集傳序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
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
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
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歎之餘
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
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
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
詩經集傳序
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
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
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
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
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
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
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
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

而後寢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於遠。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于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唯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

詩經

集傳序

二

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決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書

詩經

集傳序

三

詩經

集傳序

四

安成劉氏曰此言國風之體而有正變也蓋
 二南之詩皆得性情之正如關雎一篇樂不
 淫哀不傷全體兼備他如卷耳汝墳草蟲行
 露不傷其雷標有梅小星江有汜之類亦皆哀
 而不傷如樛木蟋蟀桃夭采芣漢廣羔羊何
 彼穠矣之類又皆樂而不淫故二篇獨為正
 風其餘自邶至幽十三國之詩雖亦有得性
 情之正者而君臣民庶之間不能如二南風
 俗之純故雖邶風亦不得為正也又曰此言
 風雅正變及周頌等篇之體不兼言商魯頌
 者其體異同可類推也夫正雅周頌諸篇如
 常棣文王清廟時邁等詩皆周公作公劉河
 其變雅之作則有父及宜曰之傳及蘇公
 衛武公召穆公凡伯芮伯之
 輩又皆所謂賢人君子者也

先儒姓氏

註疏

毛氏傳 萇

鄭氏箋 康成

陸氏釋文 德明

孔氏疏 穎達

大全

陸氏 璣

詩經

姓氏

杜氏 預 凱

廬陵歐陽氏 修 永叔

程子 顥 伯淳 明道 正叔 伊川

張子 載 子厚 橫渠

眉山蘇氏 轍 子由

臨川王氏 安石 介甫

南豐曾氏 鞏 子固

華陽范氏 祖禹 淳夫

藍田呂氏	太鈞	和叔
上蔡謝氏	顯道	良佐
龜山楊氏	時立	
元城劉氏	安世	器之
永嘉陳氏	鵬飛	少南
山陰陸氏	佃	農師
三山李氏	樛	迂仲
黃氏	壘	實夫
壽經	莊氏	
永嘉鄭氏		
長樂王氏		
建安胡氏	安國	康侯
長樂劉氏	執中	執中
渤海胡氏	旦	
莆田鄭氏	樵	漁仲
致堂胡氏	寅	明仲
南軒張氏	枋	敬夫
		廣漢

東萊呂氏	祖謙	金華
董氏		
丘氏		
徐氏		
三山林氏	之奇	少穎
止齋陳氏	傳良	君舉
廬陵李氏	如圭	寶之
胡氏	泳	伯量
壽經	莊氏	南康
北溪陳氏	淳	安卿
慶源輔氏	廣漢	漢卿
豐軒蔡氏	模	仲覺
格庵趙氏	順孫	括蒼
天台潘氏	時舉	子善
雙峯饒氏	魯	伯興
龍舒王氏	日休	
潛室陳氏	壘	器之
		永嘉

西山真氏	德秀 景元	建安
曹氏		
顏氏	達龍 江陵	
容齋項氏	安世 平甫	江陵
錢氏		
華谷嚴氏	榮叔	
濮氏	一之 斗南	
新安王氏	炎叔 晦叔	
段氏	姓氏	
劉氏		
東齋陳氏	大猷	
建安熊氏	剛大	
墨山謝氏	枋得 君直	廣信
勿軒熊氏	禾非	建安
須溪劉氏	會孟 辰翁	
建安何氏	士信	

四

竹房張氏	學龍	
廬陵彭氏	執中	
新安胡氏	一桂 庭芳	雙湖
鄱陽董氏	鼎	
定宇陳氏	標壽翁	新安
東陽許氏	謙益之	白雲
安成劉氏	瑾公瑾	
廬陵羅氏	中行	
廬陵曹氏	居貞	
豐城朱氏	善備萬	
先儒姓氏終		

五

諸國世次圖

商宋附

契 昭明 相土 昌若

曹圉 冥 振 微

報丁 報乙 報丙 王壬

王癸 湯 外丙湯次子 仲壬外丙弟

太甲湯嫡孫 沃丁 大庚沃丁弟 小甲

雍巳小甲弟 太戊雍巳弟 仲丁 外壬仲丁弟

詩經

諸國世次圖

一

河亶甲外壬弟 祖乙 祖辛

沃甲祖辛弟 祖丁祖辛子 南庚沃甲子 陽甲祖丁子

盤庚陽甲弟 小辛盤庚弟 小乙 武丁

祖庚 祖甲祖庚弟 廩辛 庚丁廩辛弟

武乙 大丁 帝乙 紂

宋微子啟紂庶子 微仲微子啟弟 宋公稽

丁公 湣公丁公弟 煬公湣公弟 厲公湣公子

釐公 惠公 哀公 戴公

武公 宣公 穆公宣公弟 殤公

莊公穆公子 湣公 公子游莊公弟

桓公 襄公 成公 昭公

文公昭公弟 共公 平公 元公

景公 昭公元公庶孫 悼公 休公

辟公 剔成 偃

周幽附

后稷 不窋 鞠陶 幽公劉

詩書

諸國世次圖

二

慶節 皇僕 老弗 毀隃

公非 高圉 亞圉 公叔祖類

岐周大王 王季 文王

武王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共王 懿王 孝王懿王弟

夷王懿王子 厲王 宣王 幽王

平王 桓王平王孫 莊王 釐王

惠王 襄王 頃王 匡王

召公封燕 <small>侯爵</small>	平	穆	定 <small>昭弟</small>	宣	莊	孝	真	詩經 卷之六 三	幽公 <small>幽弟</small>	周公 <small>伯禽</small>	周公封魯 <small>侯爵</small>	赧王	安王	哀王 <small>哀弟</small>	悼王	定王 <small>匡弟</small>
	傾	共	哀	成	閑	惠	武 <small>真弟</small>		魏公 <small>幽弟</small>	伯禽		烈王	思王 <small>哀弟</small>	敬王	簡王	靈王
		康	悼	襄	僖 <small>閑庶弟</small>	隱	懿		厲公	考公		顯王	考王 <small>哀弟</small>	元王		景王
		景	元	昭	文	桓 <small>隱弟</small>	伯御 <small>懿弟</small>		獻公 <small>厲弟</small>	煬公 <small>考弟</small>		慎靚王	威烈王	貞定王		

桓	釐侯	走伯	康	衛 <small>侯爵</small>	鄆 <small>二國封爵世次未詳</small>	邶	詩經 卷之六 四	易王	潁	簡	惠	昭	桓	哀	召公 <small>九世至</small>
宣 <small>桓弟</small>	共伯	靖伯	康伯			武成		子噲	釐	獻	悼	武	莊公	鄭	惠侯
惠	武公 <small>共弟</small>	貞伯	考伯			孝		昭	桓	孝	共	文	襄	繆	釐
黔牟 <small>羣公弟</small>	莊	項伯	嗣伯			王喜		惠	文	成	平	懿	宣	宣	頃

太公	丁	乙	癸	齊侯	幽	繻	弟	獻	聲	哀	共	弟	成	悼	靈	襄	弟	昭	子	臺	弟	昭	子	嬰	弟	文	厲	桓公	武	莊	厲	壽經	鄭	伯	元	君	角	成	平	侯	嗣	君	懷	昭	懷	子	羣	公	慎	孫	敬	聲	班	師	孫	襄	君	起	子	靈	悼	父	出	季	敬	襄	子	靈	出	孫	靈	莊	父	出	殤	弟	定	穆	定	獻	殤	弟	戴	公子	文	戴	成	懿	戴	公子	文	戴	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襄	靈	成	弟	襄	景	君	卓	惠	兄	懷	文	子	獻	緡	弟	哀	曲沃武公	獻	孝	鄂	哀	小子	侯	穆	殤	弟	穆	文	子	穆	昭	厲	靖	蘆	獻	唐叔	晉	燮	武侯	成	侯	唐	晉	曲沃	附	侯	尉	康	悼	子	景	簡	平	弟	簡	宜	靈	莊	景	弟	莊	安	孺	子	昭	懿	弟	孝	惠	頃	釐	襄	桓	孝	厲	文	子	胡	成	莊	哀	胡	弟	哀	獻	弟	哀	武	哀	胡	弟	哀	獻	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厲	悼	平	昭
<small>哀曾孫</small>			
頃	定	出	哀
			<small>昭曾孫</small>
幽	烈	孝	靜
<small>伯曾</small>			
泰	秦侯	公伯	泰仲
莊公	襄公	文	寧
			<small>文孫</small>
出子	武	德公	宣
<small>宣弟</small>	<small>出子兄</small>	<small>武弟</small>	
成	穆	康	共
<small>宣弟</small>	<small>成弟</small>		
詩經	哀	惠	七
<small>舊詩經</small>			
桓	景	哀	惠
			<small>哀孫</small>
悼	厲共	躁	懷
			<small>躁弟</small>
靈	簡	惠	出
<small>懷孫</small>	<small>靈父</small>		
獻	孝	惠文王	武王
<small>靈子</small>			
昭襄	孝文	莊襄	始皇
<small>武弟</small>			
二世	子嬰		
<small>侯爵</small>			
陳			
胡公	申公	相公	孝
		<small>申弟</small>	<small>申子</small>

慎	幽	釐	武
夷	平	文	桓
	<small>夷弟</small>		
厲	莊	宣	穆
<small>桓弟</small>	<small>厲弟</small>	<small>莊弟</small>	
共	靈	成	哀
惠	懷	湣	
<small>哀孫</small>			
檜	祝融之後封爵世次未詳		
<small>伯爵</small>			
曹	振鐸	太伯	仲君
詩經	幽伯	戴伯	宮伯
<small>舊詩經</small>			
孝伯	夷伯	繆公	桓
		<small>甫弟</small>	
惠伯	石甫	昭	共
莊	釐	成	武
<small>羣公子</small>			
文	宣	武	
平	悼	聲	隱
		<small>悼弟</small>	<small>平弟</small>
靖	伯陽		

作詩時世圖

商詩 五篇

太甲 以後

頌 三篇

那

烈祖

長發

祖甲 以後

頌 二篇

玄鳥

殷武

詩經

作詩時世圖

九

周詩 三百六篇

文王 世

正風 二十四篇

周南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蟋斯

麟之趾

桃夭

采芣

兔置

並周國詩

漢廣

汝墳

並南國詩

召南鵲巢

采芣

草蟲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標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騶虞

並南國詩

武王 世

頌 二篇

時邁

離

武王 以後

詩經

作詩時世圖

十

正風 一篇

召南何彼穠矣

南國詩

正小雅 二十二篇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芣

出車

杖杜

南陔

白華

華黍

魚麗

由庚

嘉魚

頌 二十六篇		篤公劉	洞酌	卷阿
既醉		鳧鷖	假樂	
文王有聲		生民	行葦	
皇矣		靈臺	下武	
棫樸		旱麓	思齊	
文王		大明	緜	
正大雅 十八篇				十一
猘跋				
破斧		伐柯	九罭	
團七月		鵲鴉	東山	
變風 七篇				
成王 世				
菁菁者莪				
蓼蕭		湛露	彤弓	
崇丘		南山有臺	由儀	

厲王 世		執競		
頌 二篇				
昭王 以後		昊天有成命	噫嘻	
康王 以後				
賁 般				十二
綵衣		酌	桓	
小毖		載芟	良耜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載見		有客	武	
豐年		有瞽	潛	
思文		臣工	振鷺	
烈文		天作	我將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變大雅	四篇	民勞	板	蕩
柔柔				
厲王	以後			
變小雅	十篇	鴻鴈	庭燎	汧水
鶴鳴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宣王	世			
變風	一篇			
邶	柏舟	衛釐侯時		
變小雅	五篇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黍苗		
變大雅	六篇			

雲漢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幽王	世	
變小雅	八篇	
節南山	十月之交	小弁
何人斯	巷伯	白華
苕之華	何草不黃	
變大雅	二篇	
瞻卬	召旻	
幽王	以後	
變風	二篇	
衛	淇奧	武公時
鄭	緇衣	桓公武公時
變小雅		
正月	雨無正	賓之初筵
平王	世	衛武公詩

變風 十一篇

邶柏舟 緣衣 日月

終風 並衛莊公時

衛碩人 莊公時

王黍離 揚之水

鄭叔于田 大叔于田

唐揚之水 晉昭公時

秦小戎 襄公時

詩經

作詩卷圖

十五

變大雅

抑 衛武公詩

平王 以後

變風 十二篇

王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

中谷有蓷 芺芺 葛藟

采芣 大車 丘中有麻

唐椒聊

秦車隣 駟鐵 終南

桓王 世

變風 六篇

邶燕燕 擊鼓 並衛州吁時

新臺 二子乘舟 式微

旄丘 並衛宣公時

桓王 以後

變風 三篇

詩經

作詩卷圖

十六

邶墻有茨 君子偕老

鶉之奔奔 並衛惠公時

莊王 世

變風 四篇

齊南山 敝笱 載驅

猗嗟 並襄公時

釐王 世

變風 一篇

唐無衣 <small>曲沃武公時</small>		惠王 <small>世</small>		變風 <small>六篇</small>		鄘載馳 <small>衛戴公文公時</small>		蝦蟇		鄭清人 <small>文公時</small>		惠王 <small>以後</small>		魯頌 <small>四篇</small>		詩經 <small>集解</small>		駉		閼宮 <small>僖公時</small>		襄王 <small>世</small>		變風 <small>四篇</small>		衛河廣 <small>宋襄公時</small>		秦渭陽 <small>穆公時</small>		曹候人 <small>共公時</small>		匡王 <small>以後</small>	
								相鼠								有駉																	
								干旄 <small>並衛文公時</small>								泮水		十七															

變風 一篇	陳株林 <small>靈公時</small>	特世未詳	變風 七十五篇	邶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簡兮 泉水	北門 靜女	鄘桑中	詩經 集解 十八	衛考槃 氓 竹竿	芄蘭 伯兮 有狐	木瓜	鄭將仲子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鷄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澤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	------------------------	------	---------	-------------	----------	-------	-----	----------	----------	----------	----	-------------	----------------	----------	-----------	-------------

野有蔓草 溱洧

齊鷄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甫田

盧令

魏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唐蟋蟀 山有樞 綢繆

詩經

作詩時世圖

十九

杕杜 羔裘 揚羽

有杕之杜 葛生 宋苓

秦蒺藜 晨風 無衣

權輿

陳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澤陂

檜羔裘 素冠 罔有萋楚

匪風

曹蜉蝣 鵙鳩 下泉

變小雅 三十二篇

小旻 小宛 巧言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鐘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詩經

作詩時世圖

二十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輦

青蠅 魚藻 采芣

角弓 芡柳 都人士

采芣 隰桑 絲蠻

瓠葉 漸漸之石

圖終

詩經大全圖

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夫子讀詩至此而有

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

情性是貼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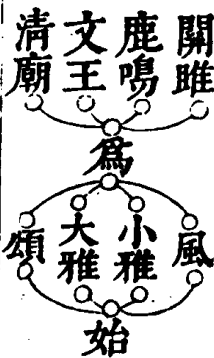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

言惡者可以懲創人之惡志

正是貼無邪

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益斷章摘句云耳

思無邪圖四始圖



朱子曰詩之所以為詩者至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於此乎邵子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者正謂此也

詩經

正風 變風 雅 之 圖

正風	變風	雅	之	圖
周南	邶至幽	六月至	文王至	民勞至
召南	十三國	何草不實	卷阿	召旻
二十五篇	百三十五篇	五十八篇	一十八篇	一十三篇

朱子曰先儒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其可疑者則具於本篇云
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闔閭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
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建親省而垂鑒戒耳
正小雅燕樂之樂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悅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

詩有六

三經 三緯

風 雅 頌 賦 比 興

十五國風
風者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周禮大司馬六詩曰風曰賦賦又足以動物也
天小二雅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
同風雅頌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賦者直陳其事如萬里卷耳之類
詩經三直指其名直敘其事者賦也
比者以彼狀此如采芣苢之類
興者託物興義如關雎見且之類
朱子曰興者起也起於心而接於物者興也
三緯
興者託物興義如關雎見且之類
朱子曰興者起也起於心而接於物者興也
三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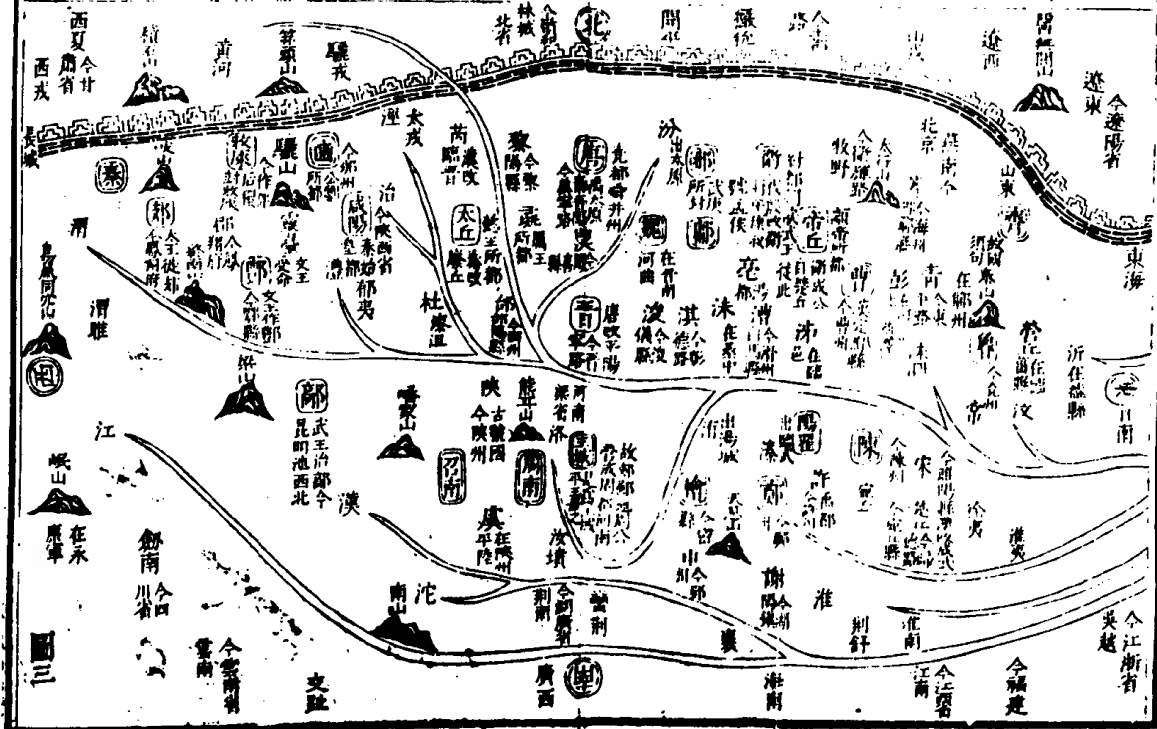
詩經

義 之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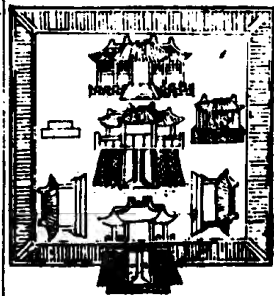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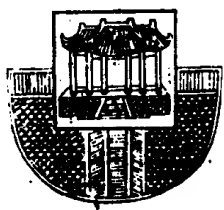
賦 比 興 兼 義

賦而比 小弁八章
賦而興 野有蔓草 黍離六章 采芣苢 小弁七章
比而興 下泉 氓三章
興而比 關雎 淇水 巧言四章
賦而興 采芣苢 采芣苢
賦其事 采芣苢
以起興 采芣苢
賦而興 采芣苢
賦其事 采芣苢
以起興 采芣苢

圖之理地詩經風國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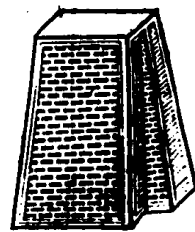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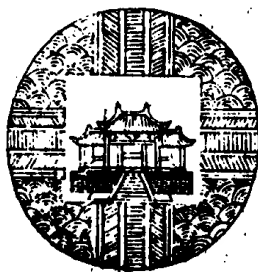


圖宮泮 圖門應門皋



太王遷岐胥宇築室作廟
 立臯門應門立冢土
 古公亶父後追稱太王王
 之郭門曰臯門王之正門
 曰應門大王之時未有制
 度作二門如此及周有天
 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
 諸侯不得立焉
 泮水泮宮之水諸侯之學
 鄉射之官謂之泮宮其東
 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
 其半於辟廱故曰泮水面
 官亦以名也

靈臺辟靡之圖



靈臺文王所作所以望
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
勞佚也
辟應辟璧通應澤也天
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
也木旋丘如璧以節觀
者故曰辟應
朱子初解云張子曰辟
應古無此名則其制蓋
始於此及周有天下遂
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
不得立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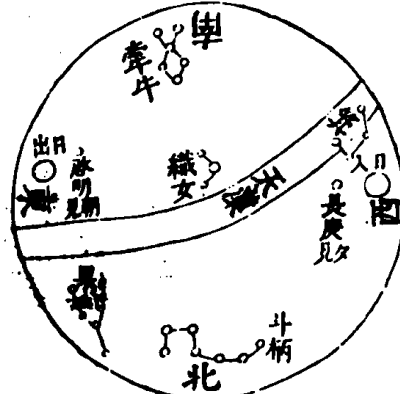
圖之火流月七



大火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
火伏於九月至十月昏且並不見唯冬至後旦中至正二三四皆見且後也
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注云且中而寒退昏中而暑退

詩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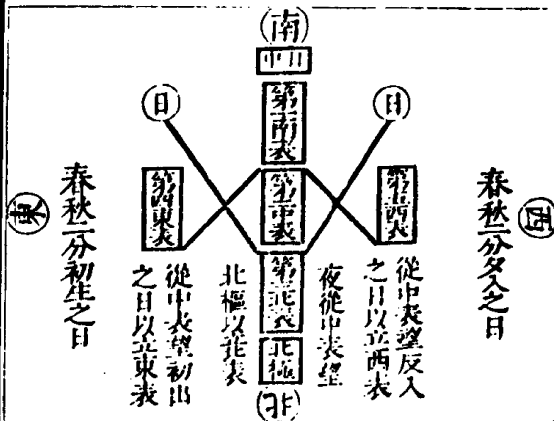
圖之星總東大



織女天女也牽牛服駕也啟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啟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兔之畢也箕斗二宿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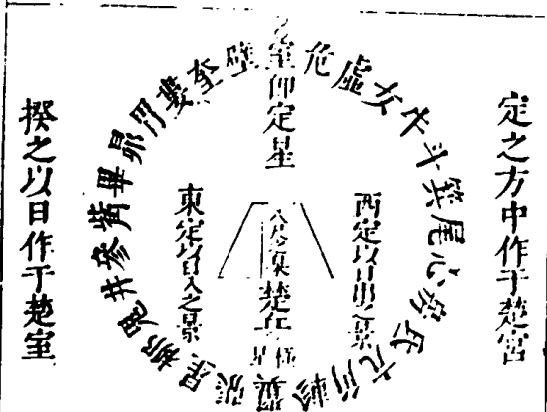
圖陽陰相劉公



經云既景乃岡又云相其陰陽度其夕陽傳云景則日景以正四方也相視也陰陽向背寒暖之宜也山西曰夕陽嚴氏曰幽在梁山西公劉相此夕陽也以建商居也今得西山真先生儒家武庫所著公劉相陰陽圖謹按其式作圖如上以備讀詩者考焉






詩經











圖中方之定丘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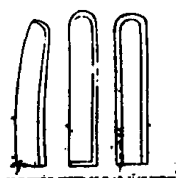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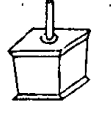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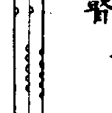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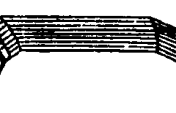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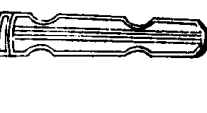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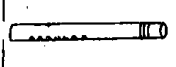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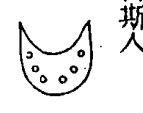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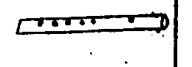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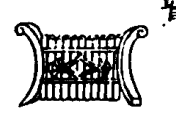
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一月也建亥之月小雪中氣之時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衛為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

六

<p>觿 芄蘭</p> 	<p>佩雜 女曰雜鳴</p> 	<p>詩經</p>	<p>瑱 君子偕老</p> 	<p>裳繡 九</p> 
<p>狀如錐角以象骨為之所解結</p>	<p>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橫曰珩繫三組貫以珠中組之半貫珩未懸珩牙兩旁組各懸珩瑀又兩組交貫於珩上繫珩下繫橫行則珩牙珩瑀而有聲也</p>	<p>佩用之圖</p>	<p>正義注云瑱塞耳也充耳是已天子以玉諸侯以石充耳以紵懸瑱當耳也統用綵線織之天子諸侯五色臣三色君子偕老篇瑱言夫人服飾</p>	<p>五色備 候采菽 謂之繡 前三幅 後四幅 繡以藻 粉米繡 黻四章 幅邪 素冠 采菽</p>
<p>蝶 芄蘭</p> 	<p>古注云蝶香也以朱草為之射以彈雀右手食指指無名指以遂弦也</p>	<p>九</p>	<p>九</p>	<p>芾太古蔽膝之象字當作蔽古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褱以草為之 邪幅偏也邪幅於足如今行膝偏束其腰</p>

<p>竿 行葦</p> 	<p>登 生民</p> 	<p>詩經</p>	<p>簋 伐柯</p> 	<p>筭 君子偕老</p> 	<p>綯 東山</p> 
<p>木為之以載牲體大房半體之俎足下之俎如室有附如室房也</p>	<p>瓦器如豆以薦大羹徑尺八寸高二尺四寸</p>	<p>禮器圖</p>	<p>竹為之以薦果棗豆</p>	<p>說文簠也其端刻難形</p>	<p>爾雅云婦人之律謂之綯孫氏云律帨巾也故律傳曰婦人之律毋戒女而為之施衿結帨也</p>
<p>鬯 卷耳</p> 	<p>爵 簡兮</p> 	<p>豆 伐柯</p> 	<p>掃 君子偕老</p> 	<p>悅 野有死麇</p> 	<p>禮記婦事舅姑左佩紛悅注紛悅拭手之巾也</p>
<p>飲器受一升上兩柱取飲不盡之義戒其過也木爵玉爵同制酒器刻為雲雷以象金爵以象飾之孔氏曰天子至諸侯金士皆</p>	<p>瓦器以盛黍稷容斗二升方曰簋圓曰豆</p>	<p>木為之以薦果棗豆</p>	<p>摘所以摘髮以象骨為之若今之篋兒</p>	<p>摘所以摘髮以象骨為之若今之篋兒</p>	<p>摘所以摘髮以象骨為之若今之篋兒</p>

<p>圭 早麓</p>  <p>璋 棧模</p> 	<p>璧 壁穀</p>  <p>壁 蒲</p> 	<p>圭 恒圭 信圭 躬圭</p> 	<p>詩經</p>	<p>壘 鬱園</p> 	<p>柜 江漢</p> 	<p>犧尊 閔宮</p> 
<p>執圭璋裸尸大宗執璋瓚亞祿</p>	<p>方圭璧其總稱也</p>	<p>韓奕介主諸侯之封圭執之爲</p>	<p>十一</p>	<p>福衡 閔宮</p> 	<p>白 白</p> 	<p>壺 韓奕</p> 
				<p>其牛特設</p>	<p>大石</p>	<p>禮器注壺</p>

<p>圉</p> 	<p>柷 有聲</p> 	<p>管 有聲</p> 	<p>詩經</p>	<p>瑟</p> 	<p>琴</p> 	<p>樂器圖</p>
<p>以止樂者</p>	<p>起樂者</p>	<p>管六孔如遠</p>	<p>十二</p>	<p>雅瑟長八尺</p>	<p>琴瑟皆絲屬</p>	
<p>簾</p> 	<p>塤 何斯人</p> 	<p>簫 簡今</p> 	<p>十二</p>	<p>簫 有聲</p> 	<p>簧笙</p> 	
<p>蓋相應和也</p>	<p>徑三分凡八孔</p>	<p>而短主中聲</p>		<p>王氏曰簫大</p>	<p>爲之十三管列</p>	

秦小戎圖

詩經

十五

周元戎圖

詩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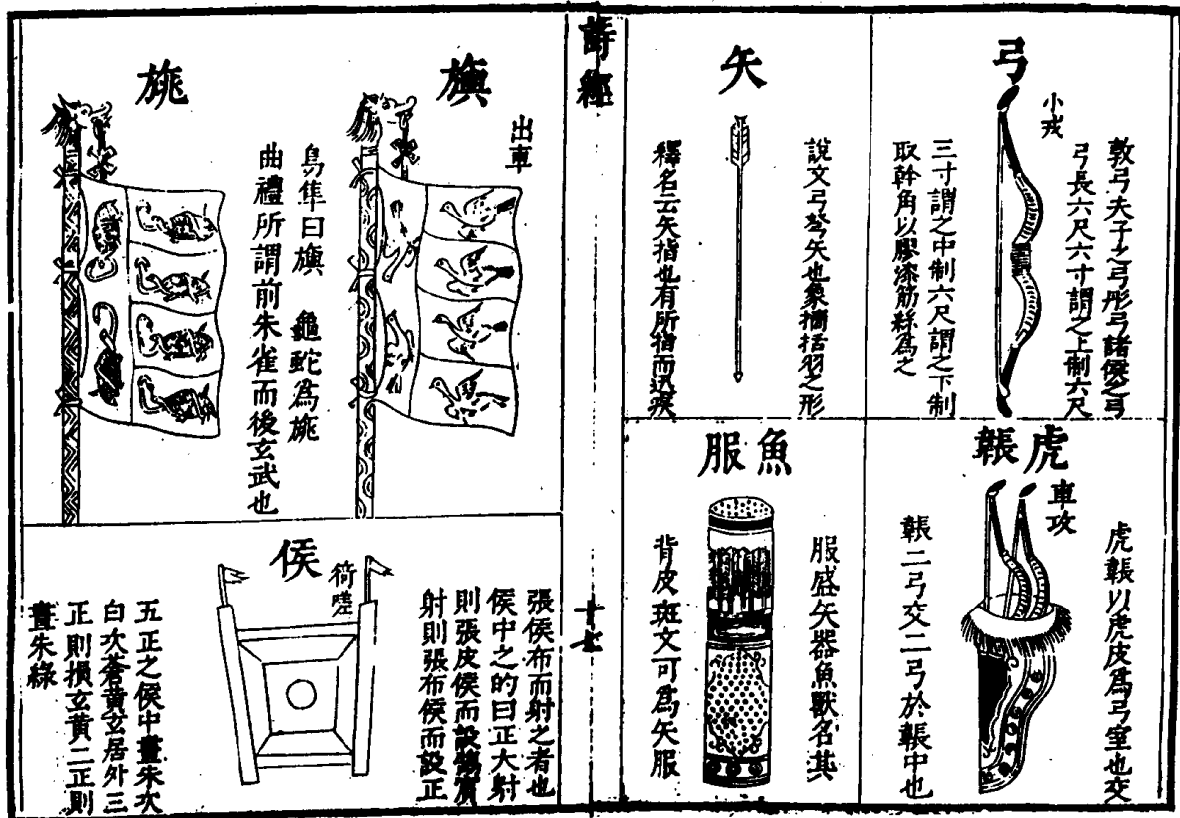
十六

小戎篇云小戎伐收五藥梁翰游環會驅陰朝盛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驎又云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龍盾之合鑿以履軸伐駟孔羣公矛鑿鏐虎輶鏤廣交輶二弓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元大也戎戎車先軍之前鋒也元戎甲士三人同載左持弓右持矛中御戈及鏃矛插於轡幟畫鳥集之章

兵器服圖

<p style="text-align: center;">戣</p> <p>伯今 戣卽殺也長丈二而無刃 主於擊禮書作八觚形</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揚</p> <p>公劉 威揚二者斧鉞之別名 威爲斧揚爲鉞鉞大斧小</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干</p> <p>公劉 干楯也自關而東或謂之干或謂之楯關西謂之楯 干楯長六尺有六寸戈主於刺</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甲</p> <p>秦無衣 古者三甲以華爲之犀角壽可百年兕角壽三百年合角壽三百年後世乃用金耳</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矛</p> <p>夷矛長二丈四尺 茵矛長二丈</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胄</p> <p>閔官 說文曰胄兜鍪也兜鍪首鎧也</p>		



詩經大全綱領

大序解

心之所之謂之志而詩所以言志也

黃氏曰自有天地有萬物而詩之理已寓嬰兒之嬉笑童子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

得實鼓以土簫以葦皆有詩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順則之謠元首股肱之歌皆詩也故曰詩言志至於五子述大禹之戒相與歌詠傷今而思古則變風變雅已備矣

情者性之感於物而動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形見永長也

詩經

綱領

聲不止於言凡嗟歎永歌皆是也成文謂其

清濁高下疾徐疏數之節相應而和也然情

之所感不同則音之所成亦異矣

臨川王氏曰治亂言

世言政而亡國不言者世絕而無政也

事有得失詩因其實而諷詠之使人有所創

艾興起至其和平怨怒之極又足以達於陰

陽之氣而致祥召災蓋其出於自然而不假

人力是以人人深而見功速非他教之所及

也

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是指風雅頌之正經

經常也女正乎內男正乎外夫婦之常也孝

者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詩之

始作多發於男女之間而達於父子君臣之

際故先王以詩為教使人興於善而戒其失

所以道夫婦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

綱既正則人倫厚教化美而風俗移矣慶源補氏

詩經

綱領

二

曰或疑指周公為先王先生曰此無甚害蓋周公行王事制禮樂若止言成王則失其實矣

詩有六義一條本出於周禮大師之官蓋三

百篇之綱領管轄也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

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

也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賦者

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是也比者以彼

狀此如螽斯綠衣之類是也興者託物興詞

如關雎兔置之類是也。蓋衆作雖多。而其聲音之節。製作之體。不外乎此。故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咏以得之矣。六者之序。以其篇次。風固爲先。而風則有賦比興矣。故三者次之。而雅頌又次之。蓋亦以是三者爲之也。然比興之中。蠡斯專於比。而綠衣兼於興。兔置專於興。而關雎兼於比。此其例中又自有不同者。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廬陵彭氏曰李賢良云詩者古之始。或爲風。爲小雅。爲大雅。爲頌。風之聲不可以入雅。雅之聲不可以入頌。不待太師與孔子而後分也。風雅頌乃其音。而賦比興乃其體也。朱子曰如葉枯今何在。何日大刀頭。此是比。體與之爲言。起也。言興物而起意。後來古詩。猶有此體。如青青源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又如高山有唐木。木有枝。憂來無端。人莫之知。皆是也。興體不一。或借眼前事說起。或別將一物說起。如唐詩尚有此體。如青青河畔草。青青水
中蒲。皆是借彼興起。其詞非必有感。有見於此物也。詩之比興。舊來以關雎之類爲典。

鶴鳴之類爲比。嘗爲之說甚詳。大槩與詩不甚取義。特以上句引起下句。亦有取義者。此詩則全以彼物譬喻此物。有都不說破者。有下文却結在所比之事上者。其體蓋不同也。上蔡言學詩要識六義。而諷詠以得之。此學詩之要。若迂迴穿鑿。則便不濟事矣。慶源輔氏曰。綠衣雖以比妾。又因以興起其詞。唯鳴雖以起興。又以羣而有別。比后妃之德也。獨舉二者。以例其餘耳。
風者。民俗歌謠之詩。如物被風而有聲。又因其聲以動物也。上以風化下者。詩之美惡。其風皆出於上。而被於下也。下以風刺上者。上之化有不善。則在下之人又歌詠其風之所自。以譏其上。也。凡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詞。不以正諫。而託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也。臨川王氏曰主文諫諫有與入之道故曰風
先儒舊說二南二十五篇爲正風。鹿鳴至菁莪二十二篇爲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爲正大雅。皆文武成王時詩。周公所定樂歌。

之詞。邶至幽十三國爲變風。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爲變小雅。民勞至召旻十三篇爲變大雅。皆康昭以後所作。故其爲說如此。國異政家殊俗者。天子不能統諸侯。故國國自爲政。諸侯不能統大夫。故家家自爲俗也。然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其可疑者。則具於本篇云。

詩之作。或出於公卿大夫。或出於匹夫匹婦。

詩經

綱領

五

蓋非一人而序以爲專。出於國史。則誤矣。說者欲蓋其失。乃云國史紬繹詩人之情性。而歌詠之以風其上。則不唯文理不通。而考之周禮太史之屬。掌書而不掌詩。其誦詩以諫。乃大師之屬。瞽矇之職也。故春秋傳曰。史爲書。瞽爲詩。說者之云。兩失之矣。情者。性之動。而禮義者。性之德也。動而不失其德。則以先王之澤。人人者深。至是而猶有

不忘者也。然此言亦其大槩有如此者。其放逸而不止乎禮義者。固已多矣。

所謂上以風化下。

形者。體而象之之謂。小雅皆王政之小事。大

雅則言王政之大體也。朱子曰。正小雅二十

大雅十八篇。意不主於一事。大抵皆詠歌。先王之功德。申固福祿之辭。而政之大本繫焉。

其音節亦不同矣。及其變也。則亦各以其聲而附之也。歟。華谷嚴氏曰。以政之大小。爲

二雅之別。驗之經而不合。竊謂雅之大小。特以其體之不同耳。蓋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

詩經

綱領

六

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雅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太史公稱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可謂兼之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兼大雅。見小雅與風可與風騷並言也。

頌皆天子所制郊廟之樂歌。頌容古字通。故

其取義如此。盧陵彭氏曰。盛德不可見也。故告

于神

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

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所謂四始也。詩

之所以爲詩者至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於此乎。邵子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矣。蓋謂此也。朱子曰關雎是樂之卒章故曰關雎之亂楚辭亦有亂曰是也。自關雎離鳩至鐘鼓樂之皆是亂。又曰所謂無詩者非謂詩不復作也。但謂夫子不取耳。故康節云自從刪後更無詩蓋伯樂之所不顧則謂之無馬可矣。夫子之所不取則謂之無詩可矣。臨川王氏曰風也二雅也頌也雖相因而成而其序不相襲也故謂之四始。

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

詩經

綱領

七

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夔舜臣名胥子謂天子至卿大夫子弟教之

因其德性之美而防其過。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宮最濁而羽極清所

以協歌之上下律謂十二律黃鍾大呂大簇

夾鍾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

鍾黃最濁而應極清又所以旋相爲宮而節

其聲之上下。朱子曰人聲自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宮聲洪濁其次爲商

商羽聲輕清其次爲徵清濁洪纖之中爲角此五聲之制以括人聲之高下又制十二律

以節五聲又各有高下每聲又分十二等謂如以黃鍾爲宮則是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

鍾爲徵南呂爲羽還至無射爲宮便是黃鍾爲商太簇爲角中呂爲徵林鍾爲羽然而無

射之律只長四寸八分有奇而黃鍾長九寸太簇長八寸林鍾長六寸則宮聲繁下面商

羽角三聲不過故有所謂四清聲夾鍾大呂黃鍾太簇是也蓋用其半數謂如黃鍾九寸

只用四寸半餘三律亦然如此則宮聲可以繁之其聲和矣看來十二律書有清聲只說

四者意其取數之甚多者言之耳安成劉氏曰黃鍾屬子大呂丑太簇寅夾鍾卯姑洗

詩經

綱領

八

辰仲呂已蕤賓午林鍾未夷則申南呂酉無

射戌應鍾亥一律一呂陰陽相間黃鍾生林

鍾自子至未凡八位林鍾生大簇自未至寅

亦八位餘律皆然所謂隔八者也黃鍾林鍾

太簇南呂姑洗應鍾蕤賓相生則三律下生

三呂皆三分損一三呂上生三律皆三分益

一蕤賓大呂夷則夾鍾無射中呂黃鍾相生

則三律下生三呂反三分益一三呂上生三

律反三分損一通六下六上而十二律旋相

爲宮焉每律備五聲則成六十聲每律加變

宮變徵則成八

八十四聲矣。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朱子曰金鐘錘也石磬匏絲琴

瑟也。竹管簫也。匏笙也。土塤也。革。鼗鼓也。木。祝。敔也。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以六德爲之本

中和祗庸孝友

以六律爲之音

六律謂黃鍾至無射六陽律也大呂至應鍾

爲六陰律與之相間故曰六間又曰六呂其

詩經

卷九

九

爲教之本末猶舜之意也

安成劉氏曰問者言其陰陽相間也

者言其陰陽相間也周禮又謂之六間不言六陰律者陽統陰也

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

民風鄭氏曰五年者虞夏殷之制也周則十年一巡狩陳詩者采其詩而觀之

論語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

其所

前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

而定之故其言如此史記云古者詩本三千

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

五篇孔穎達曰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

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

之言未可信也愚按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

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爲鑒戒耳歐陽

氏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魯秦魏唐陳

鄭曹小雅大雅頌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大師

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魯秦

陳檜曹幽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

齊魏唐秦陳曹幽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

程子曰虞之君臣迭相廣利始見於書夏殷

怨樂必形於言政之美惡必有刺美至夫子

時所傳者多矣天子刪之得三百篇可以垂

世立教諸國之風先後各有義周南召南

陳正家之道人倫之端王道之本風之正也

故爲首二南之風行則人倫正朝廷治及乎

周道衰政教失風遂變矣於是諸侯擅相侵

代衛首并邶鄘之地故爲變風之首也且一

國之詩而三其名得於衛地者爲衛得於邶

邶者爲邶邶所以見其首亂也刑政不能治

天下諸侯放恣擅相并滅王跡熄矣故雅亡

而爲一國之風廢法失道則王畿之內亦不

能保鄭本畿內之封因周之衰遂自爲列國

故次以鄭君臣上下之分失則人倫亂而入

於禽獸人君身爲禽獸之行其風可知故次

以齊天下之風至於如此則無不亂之國無

不變之俗。魏舜禹之都。唐帝堯之國。久被聖人之化。漸成美厚之俗。歷二叔之世。而遺風尚存。今亦變矣。故因其舊名。而謂之唐。所以見唐魏之風。且變。則先代之風化。中國之禮義。消亡極矣。是以夷狄強大。天下亦相胥而夷矣。故次以秦。秦之始封。秦谷西戎之地。國亂乃東侵。而始大。其俗尚夷。故美其始有車馬禮樂。而刺其未能用周禮也。禮義之俗。亡夷狄之風。行先聖王之流風。遺俗盡矣。故次以陳。陳舜之後也。聖人之都。風化所厚也。聖人之國。典法所存也。王澤竭而風化息矣。聖人之道行也。聖人之道絕。則危亡至矣。人情迫於危亡。則思治安。故思治者。亂之極也。人情曹懼於危亡。而思周道。故為亂之終。亂既極。必有治之之道。危既甚。必有安之之理。自昔天下何嘗不極亂而興治。革危而為安。國家之先。由是道也。其居幽也。趨時務農。以厚民生。善政美化。由茲而始。王業之所興也。故次以商。王業成而為政於天下。故次以雅。雅者王者之政也。小之先大。固其敘也。政之衰。則至於亡。詩之亡。王道之亡也。天下之治。始於正。以風風天下。其終也。盛德之著。而成功可。以告於神明。始終之義也。故次以頌。頌之有魯。蓋生於不足。王道隆所歌頌者如是。及其衰也。如魯之事。一已足矣。商則頌前代之美。不可廢也。故附其後焉。臨川吳氏曰。風雅頌乃樂章之名。其音節各異。如今慢詞小令之分。雖欲以彼為此。以此為彼。而不可得。非編詩者可以已意移易。今若曰七月本可列於雅。然雅有篤公劉矣。故實之。幽風生民本可以列於頌。然頌有思文后稷矣。故實之。於

雅如此。則是風雅頌初無一定。由人以意安排也。生民乃郊祀之後。飲酒受釐時所歌。施於人而非施於鬼神者。自當為雅。蓋祭祀之時。歌之於生人者。雅詩也。況頌詩與雅詩之體製亦自判然有不同也哉。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嘗獨立。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人情。其言易曉。而諷詠之間。優柔浸漬。又有以感人而入於其心。故誦而習焉。則其或邪或正。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志意油然而興。起於善。而自不能已也。廣平游氏曰。學詩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如觀天保之詩。則君臣之義脩矣。觀常棣之詩。則兄弟之愛篤矣。觀伐木之詩。則朋友之交親矣。觀關雎鵲巢之風。則夫婦之經正矣。昔王裒有至性。而弟子至於廢講藝。則詩之興發善心。於此可見矣。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莫

木之名

廬陵歐陽氏曰詩述商周自玄鳥生民上陳稷契下訖陳靈千五六百年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蟲魚之名與其風俗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而言則未有若思無邪之功

詩經

綱領

十三

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

蓋其義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白圭大雅抑之五章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末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子貢蓋自謂能無諂無驕者故以二者質之

夫子夫子以爲二者特隨處用力而免於顯過耳故但以爲可蓋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又言必其理義渾然全體貫徹貧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富則安處善樂循理而不自知其富然後乃可爲至爾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

詩經

綱領

十四

之而復磨之治之之功不已而益精也子貢因夫子告以無諂無驕不如樂與好禮而知凡學之不可少得而自足必當因其所至而益加勉焉故引此詩以明之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子曰：繪事後素。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是也。蓋先以粉地爲質，而後可施以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以文飾。

詩經

綱領

十五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

孟子咸丘蒙問曰：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

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程子曰：舉一字是文，成句是辭。愚謂意謂已意，志謂詩人之志，逆，迎之也。其至否遲速，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

程子曰：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

詩經

綱領

十六

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美刺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之義，後學豈能興起乎？又曰：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也之氣象。又曰：學者不可不看詩，便使人長一格。

張子曰：置心平易，然後可以言詩。涵泳從容，則忽不自知而自解，願矣。若以文害辭，以辭害意，

則幾何而不爲高史之固哉。又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蓋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今以崎嶇求之。其心先狹隘。無由可見。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

詩經

綱領

十七

愚按六義之說。見於周禮大序。其辨甚明。其用可識。而自鄭氏以來。諸儒相襲。不唯不能知其所用。反引異說而汨陳之。唯謝氏此說。爲庶幾得其用耳。

古詩卽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無感動興起處。只爲泥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說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如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

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

忤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又曰明道先生

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撥

地念過。便教人省悟。朱子曰。伊川有詩解數篇。

王公大人。好生地做。都是識道理。人言語。故

他裏面說得儘有道理。非如國風。或出於婦

人小子之口。但可觀其大槩也。學者於詩

須先去。了小學。只將本文熟讀玩味。仍不可

先看諸家注解。看得久之。自然認得此詩是

說箇甚事。謂如拾得箇無題目詩。說此花既

白。又香。是盛寒開。必是梅花詩也。卷阿召康

公戒成王。其始只說箇好意思。如豈弟君子。

皆指成王。純假爾常之類。皆說優游享福之

事。至有馮有翼以下。方說用賢。大抵告人之

法。亦當如此。須先令人欲慕此事。則其肯從

吾言。必樂爲之矣。讀書須是有自得處。說

與人也。不得某舊讀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

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既破

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

斯。亦孔之將。如此等處。直爲之廢卷。慨想而

不能已。或問諸章句起於誰。曰有故言者。

是指毛公。無故言者。是指鄭康成也。或問

吳才老協韻何據。曰他皆有據。泉州有其書。

每一字多者。引十餘證。少者引兩三證。然亦

有推不去者。因言商頌下民有嚴。協不敢怠

遑。吳氏音嚴爲莊。云避漢諱。却無道理。某後

讀楚辭。天問見嚴字。乃押從莊。剛方字去。乃

知是叶韻。嚴韻作昂也。又此間鄉音嚴作戶

詩經

綱領

十八

詩經

綱領

十九

剛反天問才老豈不讀往往偶然失之古人情意溫厚寬和言語自恣地好當時協韻只是要便於誦詠而已到得後來一何於字韻上嚴切却無意思漢不如周魏晉不如漢唐不如魏晉本朝又不如唐如元微之劉禹錫之徒和詩猶自有相重密本朝和詩便皆不要一字相同不知却愈壞了詩問詩叶韻是當時如此作是樂歌當如此曰當時如此作古人文字多有如此者如正考父鼎銘之類周頌多不可韻疑自有和底篇相叶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即和聲也叶韻恐當以頭一韻為準且如華字叶音敷如有女同車是第一句則第二句韻如舜華當讀作敷字然後與下文珮玉瓊瑤洵美且都皆叶至如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是第一韻則當依本音讀而下文王姬之車却當作尺奢反如此方是今只從吳才老舊說不能又創得此例然楚辭紛余既有此內美今又重之以脩能音耐然後下文紉秋蘭以為佩叶若能字只從本音則佩字遂無音如此則又未可以頭一韻為定也古人作詩皆狎韻與今人歌曲一般今人信口讀之全失古人詠歌之意詩音韻間有不可曉處因說如今所在方言亦自有音韻與古今處問今陽字却與唐字通清字却與青字分之類亦自不可曉曰古人韻疎後世韻方嚴密見其人好考古字却說青字音自是親如此類極多漢書傳訓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不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詁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詁訓亦不與經連也馬融為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

詩經大全綱領終

寺至

周貞

二

漢以來始就經為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為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歐陽公有詩本義二十餘篇然說得有好處有詩本末論又有論云何者為詩之本何者為詩之末詩之本不可不理事會詩之末不理會得也無妨其論甚好近世自集注文字出此等文字都不見了也害事如呂伯恭讀詩記人只是看這箇他上面有底便看無底更不知看了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一

明 後學張鴻纂

國風一

集傳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采官於

詩經

卷一 國風

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監戒耳合之凡十五國云

朱子曰男女相與詠歌以言其情行人振木鐸狗路采之何休云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采詩邑移於國國以聞于天子鄭衛鄭之風安成劉氏曰男女亂倫而鄭衛鄭之風變君臣失道而王幽之風變政遊荒淫而

齊國之風變儉嗇福急而魏國之風變以至唐風變而憂傷秦風變而武勇陳風變而淫遊歌舞檜曹之風變而亂極思治此十三國風之大槩也然變詩雖不可以風化天下而亦各有音節如季札所觀是已故樂官兼掌其詩使學者時習之以自省而知所戒莫非所以為教也

周南召南譜

漢鄭玄著

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修

詩經

卷一 國風

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二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

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乃棄其餘謂此爲風之正經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太任思媚周姜大妣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與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獲嘉瑞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狸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爲節今無狸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

詩不得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周公封魯死諡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諡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爲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爲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旣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邠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疏禹貢雍州云荆岐既旅縣之篇說大王遷於周原閻宮言太王居岐之陽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周召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內之別名也大王始居其地至文王乃徙於豐周書稱王季宅程皇矣說文王既伐密須度其鮮原居岐之陽不出百里則王季居程亦在岐南程是周地之小別也皇甫謐云今美陽西北有岐城舊趾本或作杜陽案志扶風自別有杜陽縣而岐山在美陽不在杜

陽鄭於禹貢注云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則作杜者誤也皇矣稱居岐之陽在渭之將是其處險阻也縣云周原應應董茶如飴是地肥美也早麓說大王王季之事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言王季受玉瓚之賜也尚書謂文王為西伯當是繼父之業故知王季亦為西伯殷之州長曰伯謂為雍州伯也周禮八命作牧殷之州伯蓋亦八命也如早麓傳云九命然後錫以桓桓圭瓚孔叢云羊容問於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為王者之後大王王季皆為諸侯奚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主瓚而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為伯猶周召分陝皇甫謐亦云王季於帝

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為幽并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有冀豫雍荆揚兗徐幽營孫炎曰此蓋殷制禹貢有梁青無幽營周禮有幽并無徐營此不言殷周九州而遠指禹世者孫炎以爾雅之文與禹貢不同於周禮又異故疑為殷制耳地理志云殷因於夏無所變改班固不以爾雅為世法又周禮冀幽并於禹貢唯一州耳相率三分無一故從岐而橫分之據禹貢正經之文取六州以為三分之二準禹貢之境論施化之處不言當時有此州名也序言化自北而南則於岐東西之南得有三分二者岐於土中近北故也地理志云京兆鄠縣豐水出其東南皇甫謐云豐在京兆鄠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程徙此衆皇矣篇云文王既代密須徙於鮮原從鮮

王道大王王季是其祖父皆有仁賢之行已之聖化未可盡行乃取先公之教宜於今者與已聖化使二公雜而施之又六州之民志性不等或得聖人之化或得賢人之化由受教有精麤故歌詠有等級大師曉達聲樂妙識本源分別所成以爲二國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以聖人宜爲天子賢人宜作諸侯以周公聖人故以聖人之風繫之以召公賢人故以賢人之風繫之以六州本得二公之教因有天子之風義一聖一賢事尤相繫故繫之二公既分繫二公以優劣爲次先聖後賢故先周後召也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故周召二國並皆云南見所化之衆明其與諸國有異故也此詩既繼二公

卽二公爲其詩至若有美二公則各從其國甘棠之在召南是其事也周南無美周公或時不作或錄不得也武王徧陳諸國之詩今唯二南在矣明是棄其餘也

后妃夫人皆大姬也一人而二名各隨其事立稱禮天子之妃曰后諸侯之妃曰夫人以周南王者之化故稱后妃召南諸侯之化故云夫人直以化感爲名非爲先後之別有陳聖化雖受命前事猶稱后妃有說賢化雖受命後事尚稱夫人二國別稱而文王不異文者召南夫人爲首后妃變稱夫人足知賢聖異化於文王不假復異其辭故鵲巢之序言國君以著義於後皆以常稱言之麟趾言公子之信厚騶虞數國君之仁心自取獸名別爲與喻非數瑞應與前篇共相終始但君子之道作事可

法垂憲後昆大師比之於末序者申明其意因言關雎之應鵲巢之應耳其實作者本意不在於應而使詩有龍鳳之文亦將以之爲應非獨麒麟白虎也鄭答張逸云文王承先公之業積脩其德以致風化述其美以爲之法能行其本則致末應既致其應設以爲法是其不實致也周南關雎至鵲巢皆后妃身事桃夭兔置采芣苢后妃化之所及漢廣汝墳變言文王之化見其化之又遠也召南鵲巢采芣苢夫人身事華蟲采蘋朝廷之妻甘棠行露朝廷之臣大夫之妻與夫人同爲陰類故先於召南者是夫人化之所及也羔羊以下言召南之國江沱之間亦言文王之政是又化之差遠也篇之大率自以遠近爲差周南上八篇言后妃漢廣汝墳言文王召南上二篇

言夫人羔羊標有梅江有汜騶虞四篇言文王所以論后妃夫人詳於周南而畧於召南者以召南夫人則周南后妃既於后妃事詳所以召南於夫人遂畧其文王之德化多少不同者自由作不有別又采得多少不同又桃夭致後三篇有后妃之化羔羊致後無夫人之化者亦是周南后妃既詳於召南夫人遂畧致者行化於已自已致人二風皆是文王之化大如所贊周南以桃夭至采芣苢三篇爲后妃所致漢廣以下其事差遠爲文王之致召南以草蟲至行露四篇爲夫人所致羔羊以下差遠爲文王之致各舉其事互相發明此二南之詩文王時作文王卽位至受命之時已四十餘年諸侯從之蓋亦早矣鄭答張逸云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

詩經

卷一 國風

九

是受命之誦已行王德當此之時詩已作也何則化被於下則民述其志何須待布王號然後作歌武王采得之時二公已有爵土命其行化遂分繫之非由二公有土此詩始作也周召二十五篇唯甘棠與何彼穠矣二篇乃是武王時作武王伐紂乃封太公為齊侯令周召為二伯而何彼穠矣經云齊侯之子太公已封於齊甘棠經云召伯召公為伯之後故知二篇皆武王時作其所美之事亦武王時也此二篇得入召南風者以其至美召伯因即錄於召南王姬以天子之女降尊適卑不失婦道召南多陳人倫事與相類又王姬賢女召南賢化又作在武王之世不可入文王聖化之風故錄之於召南也二南之風言后妃樂得淑女無嫉妒之心夫人德如唐

詩經

卷一 國風

十

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然則於時諸侯不肯朝事天子惡其被射之言故棄之射義注云狸首逸詩曰魯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人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彼說諸侯射法而引此詩其下又云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周語引棠棣為周文公之詩是則公謚曰文也公劉序云召康公戒成王是召公謚曰康也閼宮云建爾元子乃命魯公燕世康云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公當厲王之時則是失其世次不得召公元子名謚九年公會宰周公于葵丘文五年召伯來會葬是春秋時周公召公也經傳皆言周公謂為三公不知何爵也召稱伯則伯爵

國也其魏與檜曹當時錄之大於其舊故得錄之春秋時燕蔡之屬國大而無詩者薛綜答韋昭云或時不作詩或有而不足錄

周南一之

召南說附

集傳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

在禹貢雍州境內岐山之陽格庵趙氏曰岐山蓋今蕭

括嶺山南有周原周舊國也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

始居其地安成劉氏曰棄為后稷封於鄠其後公劉遷豳至古公又遷于

岐山下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國寢廣

詩經

卷一 國風

十一

於是徙都于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為周公

旦召公奭之采顏氏曰采官也因邑且使官食地故曰采地

周公為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于諸侯於

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

汝漢之間莫不從化蓋三分天下而有其

二焉至子武王發又遷于鎬遂克商而有

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相之制作

禮樂乃又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

被之箎弦以為房中之樂而又推之以及

於卿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而

使天下後世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

皆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雖以南

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

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

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

而不敢以繫于天子也安成劉氏曰其詩得於國中者多焉

詩經

卷一 國風

十一

文王后妃而作故雖以南國漢廣汝墳二

詩而謂之周南所謂自天子之國被於諸

侯者不敢使周公食邑之號專主其風也

然周公之事固統於其所尊矣觀下文宣

取小序繫之周公之說可互見也若召公

則宣化於諸侯故以侯國之詩繫之而謂

之召南正以其食邑之號專主之也謂召

公為方伯之國謂豐邑為天子之國者皆

通乎追王之後制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

縣即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終南

山北即今陝西西安府鄠縣南方之國即今興元府

京西湖北等路諸州宋興元府諸州即今陝西四川所隸保寧

府蓬金等州廣元巴及太安縣之地也京
西路諸州即今湖廣襄陽府安陸隨均等
州之地也湖北等路諸州即今湖廣武昌
德安漢陽常德岳州辰州等府澧沅靖荆
門夷陵房陽等州之地也鑄在豐東二十五里安成劉
亦在今鄂縣先儒
以為即鑄池之地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
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
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
以教故繫之召公斯言得之矣朱子曰
德者繫之周公以召公主內治故也言諸
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

詩經

卷一 國風

十三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釋文 陸德明音義曰周南周者代名其地
在禹貢雍州之域岐山之陽於漢屬
扶風美陽縣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陽而
先被南方故序云化自北而南也漢廣序
又云文王之道被於南國是也關雎目
邊佳旁或作鳥詁訓舊本多作故今或作

詁案詁故皆是古義然前儒多作詁解而
章句有故言郭景純注爾雅則作釋詁樊
孫等爾雅本皆為釋故
今宜隨本不煩改字

疏 關雎為一卷之名既以關雎為首遂以
貽王名之曰鵲巢然則篇名皆作者所自
一名篇之例義無定準多不過五少幾取
一或偏舉兩字或全取一句偏舉則或上
章中之一言或盡或遺見文假外理以定
稱黃鳥顯絲蠻之貌草蟲棄嘒嘒之聲
賦取綿綿之形輒棄捨奢奢之狀天大
變則采合上下騶虞權輿則并舉篇末其
中踏駭不可勝論豈古人之無常何立名
之異與以作非一人故名無定目詁者古
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訓者道也道
物之貌以告人也毛傳不訓序者以分置
篇首義理易明性好簡畧故不為傳鄭以
序下無傳不須辨
嫌故註序不言箋

毛詩國風

釋文 毛詩詩是此書之名毛者傳詩人姓
既有齊魯韓三家故題姓以別之或

云小毛公加毛詩二字又云河間獻王所
加故大題在下案馬融盧植鄭玄註三禮
並大題在下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題亦
然國風國者總謂十五國風者諸侯之詩
從關雎至騶虞二
十五篇謂之正風

詩經

卷一 周南

十五

疏 詩國風舊題也。毛序漢世加之。六藝論云。河間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曰毛詩。范曄後漢書云。趙人毛長傳詩。是為毛詩。諸云魯人大毛公為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然則大毛公為其傳。田小毛公而題毛也。鄭注三禮。周易中候尚書。皆六名在下。孔安國馬季長盧植王肅之徒。其所注者。莫不盡然。言國風者。因是風化之界。詩以當國。為別。故謂之國風。其雅則天子之事。政教刑于四海。不須言國也。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自衛以下。十有餘國。欲言先後。為次。則齊魯先於衛。鄭武後於衛。序則鄭小於齊。魏侯於晉。而齊後於鄭。魏先於唐。欲以采得為次。則雞鳴之作。意

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處於詩之後。何當後作。先采。先作。後采。乎。諸國所次。別有。意焉。蓋迹其先封善否。參其詩之美惡。驗其時政得失。詳其因之大小。斟酌所宜。以爲其大。即鄭衛者。商紂畿內千里之地。相舟之作。夷王之時。有康叔之遺烈。武公之盛德。資母弟之戚。成入相之勳。文公則滅而復興。徒而能富土。地既廣。詩又早作。故以爲變風之首。既以衛與爲首。即鄭則衛之所滅。風俗雖異。美刺則同。侯其作之先後。故以鄭鄭先衛也。周則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化之所被。纔及郊畿。詩作後於衛。項國地狹於千里。徒以天命未改。王爵仍有不可過于後。諸侯故使次之於衛也。鄭以史伯之謀。列爲大國。相爲司徒。甚得周衆。武公夾輔平王。克成大業。有屬宜之親。有

詩經

卷一 周南

十六

緇衣之美。其地雖狹。既親且勳。故使之次王也。齊則異姓諸侯。世有哀德。哀公有荒淫之風。襄公有鳥獸之行。辭有怨刺。篇無美者。又以大師之後。國土仍大。故使之次鄭也。魏國雖小。儉而能勤。踵虞舜之舊風。有夏禹之遺化。故季札觀樂。美其詩音云。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故次於齊。唐者。叔虞之後。雖爲大國。昭公則五世交爭。獻後則夷亂。弘多故失。於魏下。秦以秦仲始大。襄公始命。穆公遂霸西戎。卒爲強國。故使之次唐也。陳以三恪之尊。食侯爵之地。但以民多淫昏。國無令主。故使之次秦也。魯則其君淫恣。曹則小人多寵。國小而君奢。民勢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識。國風次之於末。宜哉。南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使專一國。故次於衆國之後。小雅

之前。欲兼其上下之美。非諸國之例也。諸王在幽後者。退就雅頌。并言王世故耳。諸國之次。當是大師所第。孔子刪定。或本改張。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宿歌。於詩。幽第十五。秦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杜以爲今所第。皆孔子之制。孔子之前。則如左傳之次。鄭意或亦然也。鄭飲酒云。無算樂注云。燕樂亦無算數。或問或合。盡歡而止。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此國君之無算也。以其偏歌。謂之無算。不以數次爲無算也。

鄭氏箋

釋文

鄭氏箋本亦作賡。字林云。箋表也。也。案鄭六藝論云。註詩。宗毛爲主。毛

義若隱畧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已意
使可識別也然此題非毛公馬鄭王肅等
題相傳云是雷次宗題承用既久未敢爲
異又案周續之與雷次宗同受慧遠法師
詩義而續之釋題已如此又

恐非雷之題也疑未敢明之

疏鄭氏名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當後漢
桓靈之時注此書也漢承滅學之後與
籍出於人間各專門氏以顯其家之學
故諸爲訓者皆云氏不言名鄭以毛學審
備遵暢厥旨所以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
特稱爲箋餘經無所遵奉故謂之註註者
著也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
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
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
三十卷是毛爲註訓亦與經別也及馬融

詩經

卷一 周南

十七

爲周禮之註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
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註未審此
詩引經附傳是誰爲之其鄭之箋當元在
經傳之下矣其毛詩經二十九卷不知併
何卷也自周南至鄭氏箋凡一十六字所
題非一時也周南關雎至第一詩國風元
是太師所題也詁訓毛自題之毛
一字獻王加之鄭氏箋鄭自題之

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
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
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

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

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

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

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

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

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

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

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

詩經

卷一 周南

十八

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
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
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
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
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
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

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詩經

卷一 周南

十九

箋。關雎舊解云。三百一十一篇詩。並是作者自爲名風之始。此風謂十五國風。風是諸侯政教也。下云。所以風天下。論語云。君子之德風。並是此義。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諫諍歌。依違不直諫。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

域也。先王斥大王王季。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無傷善之心。謂好逮也。

釋文。后妃。芳非反。爾雅云。妃。姬也。對也。左傳云。嘉耦曰妃。禮記云。天子之妃曰后。之德也。舊說云。起此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說末名爲大序。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衛衡敬仲所作。今謂此序止是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領。無大小之異。解見詩義序。並是鄭注。所以無箋云者。以無所疑。配故也。所以風。如字。徐福鳳反。今不用。風風也。蓋如字。徐上如字。下福鳳反。崔靈思集註。本下即作諷字。劉氏云。動物曰風。託音曰諷。崔云。

詩經

卷一 周南

二十

用風感物。則謂之諷。沈云。上風是國風。即詩之六義也。下風即是風伯鼓動之風。若上風以動之。如字。沈福鳳反。云謂自下刺上。感動之名。變風也。今不用。嗟。嗟也。歎。歎息也。動足履地也。其政和一讀安字。上屬以樂其政和爲一句。下放此。正得失。周云。正齊人之得失也。本又作政。謂政教也。兩通。厚音后。本或作序。非。刺本又作刺。諍許也。苛。本亦作荷。苛虐也。吟。動聲曰吟。騶本亦作騶。召本亦作邵。同。哀。前儒並如字。論語云。哀而不傷是也。鄭氏改作衷。疏。諸序皆一篇之義。今分爲十五節。曲禮曰。天子之妃曰后。註云。后之言後也。執理內事。在夫之後也。釋詁云。妃。姬也。言姬匹於夫也。天子之妻唯稱后耳。妃則上下通名。此篇

詩經

卷一 周南

三十一

言后妃性行和諧貞專化下寤寐求賢供奉職事是德也二南之風實文王之化而美后妃者以夫婦之性人倫之重故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詩者歌其性情陰陽為重所以詩之為體多序男女之事不言美后妃者此詩之作感其德澤歌其性行欲以發揚聖化示語未知非是襄實后妃正經倒不美皆此意也其變詩則政教已失為惡者多苟能為善則實其善事征伐獵狁始見憂國之心瞻仰昊天方知求而之切故序每篇言美也言文王行化始於其妻故用此為風教之始所以風化天下之民而使之皆正夫婦焉周公制禮作樂用之鄉人焉令鄉大夫以之教其民也又用之邦國焉令天子諸侯以之教其臣也鄭譜云天子諸侯燕其羣臣皆歌鹿鳴合鄉樂儀禮鄉飲酒禮者鄭

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其經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者諸侯飲燕其臣子及賓客之禮其經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老子云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亦自狹至廣與此同意也風訓諷也教也諷謂微加曉告教謂殷勤誨示言王者施化先依建風論以動之民漸開悟乃後明教命以化之風之所吹無物不扇化之所被無往不霑故取名焉作詩者所以舒心志憤懣而卒成於歌詠故虞書謂之詩言志也包管萬慮其名曰心感物而動乃呼為志志之所適外物感焉言悅豫之志則和樂興而頌聲作憂愁之志則哀傷起而怨刺生藝文志云哀樂之情感歌詠之聲發此之謂也虞書曰歌永言注云歌所以長言詩之意是永歌長言為

詩經

卷一 周南

三十一

一事也樂記注云嗟歎和續之也謂發言之後咨嗟歎息為聲以和其言而繼續之也藝文志云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然則在心為志出口為言誦言為詩詠聲為歌於八音謂之為樂皆始末之異名耳哀樂之情發見於言語之聲雖言哀樂之事未有宮商之調至於作詩之時則次序清濁節奏高下使五聲為曲似五色成文振其成文之響即是為音被諸絃管乃名為樂雖在人在器皆得為音此聲成文謂之音謂樂之音也人音有大小高下之殊樂器有宮徵商羽之異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人是樂本於人非人故樂但樂曲既定規矩先成後人作詩校準舊法此聲成文謂之音若據樂初之時則人能成文始入於樂若據制樂之後則人之作詩先須成樂之文乃成為音聲能寫

情情皆可見聽音而知治亂觀樂而曉盛衰故神瞽有以知其趣也設有言而非志謂之矯情情見於聲矯亦可識若夫取彼素絲織為綺縠或色美而材薄或文惡而質良唯善賈者別之取彼歌謠播為音樂或辭是而意非或言邪而志正唯達樂者曉之樂記曰其哀心感者其聲嘶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是情之所感入於樂也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是樂之聲音得其情也若徒取辭賦不達音聲則身為桀紂之行口出堯舜之辭不可得而知也是以楚宋大田之徒並陳成王之善行露汝墳之篇皆述紂時之惡以汝墳為王者之惡楚漢為刺過之雅大師曉其作意知其本情故也五聲之配五方也於月令角東南西徵南羽北宮在中央立名還以其方為義漢書律

詩經

卷一 周南

五

一 曆志云商之為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角
 屬也。物觸地而出載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夾
 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聲之綱也。徵。祉也。物
 盛大而蕃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又
 云宮為君。君是陽。陽數極於九。故宮數八十
 一。三分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三分益一
 以生商。商數七十二。三分去一以生羽。羽數
 四十八。三分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樂記
 云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註云。方猶
 文章也。樂之器。彈其宮則眾宮應。然不足樂
 是以變之。使難也。此言聲成文謂之音。則聲
 與音別。樂記註難比曰音。單出曰聲。記又云
 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則聲音樂三者不
 同矣。以聲變乃成音。音和乃成樂。故別為二
 名。對文則別。散則可通。季札見歌奏曰。此之
 謂夏聲。公羊傳云。十一而稅。須聲作聲。即音

詩經

卷一 周南

二十四

為甚。辭故不言政也。亡國非已亡也。賢人君
 子聽其樂音。知其亡亂。故謂之亂世之音。亡
 國之音。樂記所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桑間
 濮上之音。亡國之音。與此異也。淫恣之人肆
 於民上。滿志縱欲。甘酒嗜音。作為新聲。以自
 娛樂。其音皆樂而為之。無哀怨也。樂記云。樂
 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彼樂
 得其欲。所以謂之淫樂。為此樂者。必亂必亡。
 故亦謂之亂世之音。亡國之音耳。此二者言
 哀樂。出於人情。樂音從民而變。乃是人能變
 樂。案樂記。稱人心感於物。而後動。先王慎所
 以感之者。故作樂以和其聲。樂之感人深。其
 移風易俗。又云。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
 康直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順成之音。
 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亂。又
 是樂能變人。樂由王者所制。民逐樂音而變

詩經

卷一 周南

三五

精誠之至。以類相感。詩人陳得失之事。以為勸戒。善正人之得失。非獨正人君也。人君誠能用詩。人之美道。聽嘉樂之正音。使賞善伐惡之道。舉無不當。則可使天地效靈。鬼神降福也。故樂記云。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又曰。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此說聲能感物。能致順氣逆氣者也。周禮之例。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鬼神與天地相對。唯謂人之鬼神耳。此正得失。與雅者正也。正始之道。本或作政。皆誤耳。經。常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德音莫違。是夫婦之常室家離散。夫妻反目。是不常也。教民使帝此夫婦。猶商書云。常厥德也。孝以事親。可移於君。敬以事長。可移於貴。若得罪於君親。

失意於長貴。則是孝敬不成。故教民使成。此孝敬也。倫理也。君臣父子之義。朋友之交。男女之別。皆是人倫。父子不親。君臣不敬。朋友道絕。男女多違。是人理薄也。故教民使厚。此人倫也。美謂使人服之。而無厭也。若謙言而民未盡從。是教化未美。故教民使美。此教化也。地理志云。民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隨君上之情。故謂之俗。則風為本。俗為末。皆謂民情好惡也。緩急繫水土之氣。急則失於躁。緩則失於慢。王者為政。當移之使緩急。調和剛柔。得中也。隨君上之情。則君有善惡。民並從之。地理志又云。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案王制云。廣而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脩其教。不易其俗。謂五方之民。戎夷殊俗。言語不通。器械異制。王者就而撫之。不復

詩經

卷一 周南

三五

易其器械。同其言音。故言不易其俗。與此異也。然則詩樂相將。無詩則無樂。周有六代之樂。豈有黃帝之詩。有樂而無詩。何能移風易俗。斯不然矣。樂雖逐詩為曲。傲詩為音。曲有清濁。次第之序。音有宮商相應之節。其法既成。其音可久。是以昔日之詩。雖絕。昔日之樂。常有。樂本由詩而生。所以樂能移俗。歌其聲。謂之樂。誦其言。謂之詩。聲言不同。故異時別教。王制稱春教樂。夏教詩。經解稱溫柔敦厚。詩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由其事異。故異教也。據五帝以還。詩樂相將。故有詩。則有樂。若上皇之世。人性醇厚。徒有嬉戲之樂。未存歌詠之詩。太師六詩。註風云。賢聖之遺化。謂變風也。雅云。言今之正。以為後世法。謂正雅也。其實正風亦言當時之風化。變雅亦是賢聖之遺法也。頌訓為容。止云。謂今之德。廣以美之。不解容之義。謂天子美有形容。下云。美盛德之形容。是也。賦云。鋪陳今之政教善惡。其言通正。變兼美刺也。比云。見今之失。取此類以言之。謂刺詩之比也。興云。見今之美。取此善事以勸之。謂美詩之興也。其實美刺俱有。比興者也。鄭以唐有堯之遺風。故於風言賢聖之遺化。賦者直陳其事。無所避諱。故得失俱言。此者不敢正言。似有所畏。懼與者興起。志意讚揚之辭。雅以齊正為名。其意如此。詩皆用之。於樂言之者。無罪賦則直陳其事。於此興云。不敢斥言。嫌於媚諛者。據其辭不指斥。若有所嫌懼也。詩之內始以風為先。故曰風非有所嫌懼也。詩之內始以風為先。故曰風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為之辭。故於風之下。即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為之。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之。

詩經

卷一 周南

三七

詩文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辭也此方於物者皆比辭也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言事之道直陳為正故詩經多賦在比興之先此顯而興隱當先顯後隱故比居興先也毛傳特言興也為其理隱故也風雅頌者皆是施政之名也上云風風也敎也風以勸之敎以化之是風為政名也下云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是雅為政名也周頌謂云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之謂容是頌為政名也人君以政化下臣下感政作詩故還取政教之名以為作詩之目敎化之道必先風動之物情既悟然後敎化使之齊正言其風動之初則名之曰風指其齊正之後則名之曰雅風俗既齊然後德能容物故功成乃謂之頌先風後雅頌為此大故也一國之事為風天下之事為雅者以諸侯列土封疆風俗各異故唐有堯之遺風魏有儉約之化由隨風設敎故名之為風天子則威加四海齊正萬方政教所施皆能齊正故名之為雅政教不同詩亦異體故七月之篇備有風雅頌頌序云史克作是頌明作者本意自定為風體非采得之後始定體也詩體既異其聲亦殊公羊傳曰十一而稅頌聲作史記稱微子過殷墟而作雅聲謂云師擊之始關雎之亂早失風聲矣樂記云人不能無亂先王取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其各自別聲也詩各有體體各有聲大師聽聲得情知其本意周南為王者之風召南為諸侯之風是聽聲而知之也然則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非別有篇卷也鄭志張逸問何詩近於比賦興答曰比賦興吳札

詩經

卷一 周南

三八

觀詩已不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興言篇中義多興者以毛傳於諸篇之中每言興也以興在篇中明此賦亦在篇中藝論云至周分為六詩者據周禮六詩之文而言之耳唐虞之世治致升平周於太平之世無諸侯之風則唐虞之世必無風也雅雖王者之政乃是太平前事以堯舜之聖黎民時雍亦似無雅於六義之中唯應有頌耳夏在制禮之後不復面稱曰諫或當有雅夏氏之衰比吾作霸諸侯強盛或當有風但篇章派減無以言之藝論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為六詩據周禮成文而言之詩之六義非起於周也感而不切微動若風言出而過改猶風行而草偃故曰風是政教之初六義風居其首故六義總名為風隨事生稱耳六義有正變唯說判詩者以詩之作皆為正邪防失雖論功誦德莫不匡正人君故主說作詩之意耳襄十六年左傳稱齊人伐魯求故於晉晉人不許穆叔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優知罪矣穆叔賦而晉人不得怨之是言之者無罪也獻子服罪是聞之者足以戒也俗本戒上有自字者義定本直云足以戒也上言聲成文此言至文如上所說先為詩歌樂逐詩為曲則是宮商之範學詩文而為之此言作詩之文主應於宮商者初作樂者准詩而為聲聲既成須依聲而作詩也諸者權詐之名託之樂歌侯達而諫亦權詐之義禮義言廢者典法仍有但廢而不行耳政敎言失者非無政敎但施之失理耳禮義者政敎之本故先禮義而後政敎定本禮義廢俗本有作儀字者非也此家謂天下民家孝經云非家至而目見之

詩經

卷一 周南

三十九

也亦謂天下民家非大夫稱家也民隨君上之欲故稱俗若大夫之家不得謂之俗也變風變雅必王道衰乃作者夫天下有道則廢人不議治平累世則美不興何則未識不善則不知善為善未見不惡則不知惡為惡太平則無所更善美道絕則無所復善人情之常理也故初變惡俗則民歌之風雅正經是也始得太平則民頌之周頌諸篇是也若其王綱絕紐禮義消亡民皆迷死政盡紛亂易禍天地間賢人隱於此時也雖有智者無復止也陳靈公淫亂之後其惡不復可言故變風息也班固云成康沒而頌聲衰王澤竭而詩不作此之謂也然則變風變雅之作皆由道始衰政教初失尚不可匡而幸之追而復之故執彼舊章絕此新失觀望自悔其心更進

正道所以變詩作也以其變改正法故謂之變焉季札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是也王澤未竭民尚知禮以禮救世作此變詩諸云夷身失禮懿始受譴則周道之衰自夷懿始矣變雅始於厲王無夷懿之雅者蓋孔子稱而不得或有而不足錄也昭十二年左傳稱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諫穆王衛頃齊哀之時而有變風明時作變雅但不錄之耳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者王道明盛政出一人太平非諸侯之力不得有正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善惡在於已不由天子之命惡則民怨善則民喜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變風也言國之史官皆傳聞強識之士明曉於人君得失善惡之迹禮義廢則人倫亂政教失則法令酷哀傷之志

詩經

卷一 周南

三十九

鬱積於內乃吟詠已之情性以風刺其上觀其改惡為善所以作變詩也國史者周官太史小史外史御史之等皆是也此則兼據天子諸侯之史明曉得失之迹哀傷而詠情性者詩人也非史官也民勞常武公卿之作黃鳥碩人國人之風此文特言國史者鄭荅張逸云國史采衆詩時明其好惡今替賸歌之其無作王皆國史主之今可歌是由國史掌書故託文史也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謂之為史不必要作史官駟云史充作是頌史官自有作詩者矣不盡是史官為之也勳聲曰吟長言曰詠作詩必歌故言吟咏情性也於事變者若唐有帝堯殺體教危之化後晉之失之於餘不中禮陳有大婚好至歌之風後世習之失之於遊蕩無度是其風俗改變時人曉達之也懷其舊俗者若齊有太公之風衛有康叔之化其遺法仍在詩人懷挾之也詩人既見時世之事變改舊時之俗故依準舊法作詩戒之而詩體不同或陳或政治或指世淫荒雖復屬意不同俱懷匡救之意故各發情性而皆止禮義也先王有德澤而流及於後世詩人得其餘化故能懷其舊俗也鄭荅張逸云舊俗者若晉有堯之遺風先王之澤衛有康叔餘烈如此言則康叔當云先公而云先王者以變雅有先王之澤變風有先公之澤故季札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見歌小雅曰猶有先王之遺民是其風稟先公雅稟先王也上舉變風下言先王風雅互相見也上言國史作詩此言民之性明作詩非獨國史亦互見也作詩止於禮義而變風所陳多說姦淫之狀者男淫女奔傷化敗俗詩人所陳者皆亂狀淫形時政

之疾病也。所言者皆忠規切諫。救世之針藥也。尚書之三風十愆。疾病也。詩人之四始六義。救藥也。若夫疾病尚輕。有可生之道。則醫之治也。用心銳。病尚輕。有可生之道。則醫也。疾病已重。有將死之勢。則醫之治也。用心緩。泰和之視乎公。知其不可為也。詩人救世。亦猶是矣。典刑未亡。觀可追改。則箴規之意。切。鶴鳴。汙水。殷勤。而責上也。注風大行。莫之能救。則匡諫之志微。汙水。中所以谷嗟歎。息而閉。世陳鄭之俗。亡形已成。詩人度已。不敢規。必不變改。且復賦已之志。哀歎而已。不敢望其存。故季札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一人者。作詩之人。詩人。一國之意。以為已心。所言者。直是諸侯之政。行風化於一國。故謂之風。以其狹故也。詩人總天下之

心。四方風俗。以為已意。而詠歌王政。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施齊政於天下。故謂之雅。以其廣故也。張逸問。一人作詩。何謂。答曰。作詩者。一人而已。其取義者。一國之事。變雅則議王政得失。問風俗之衰。所憂者。廣發於一人之本身。言風雅皆一人之言耳。一人美則一國皆美之。一人刺則天下皆刺之。谷風黃鳥。妻怨其夫。未必一國之妻皆怨夫耳。北門北山下。怨其上。未必一朝之臣皆怨上也。但舉其夫婦離絕。則知風俗敗矣。言已獨勞從事。則知政教偏矣。莫不取眾之意。以為已辭。一人言之。一國皆悅。假使聖哲之君。功齊區宇。設有一人。獨言其惡。如弁隨務光之羞。見殷湯伯夷叔齊之恥。事周武海內之心。不同之也。無道之主。惡加萬民。設有一人。獨稱其善。如張璠之美。王莽蔡邕之惜董卓。天下之意。

不與之也。必是言當舉世之心。勸合一國之意。然後得為風雅。載在樂章。不然。則國史不錄其文也。天下無道。政出諸侯。而變雅亦獨雅者。當作變雅之時。王政仍被邦國。大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是善政惡政。皆能正人。所以幽厲之詩。亦名為雅。及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其政幾行境內。是以變為風焉。王之齊正天下。得其道。則述其美。雅之正經。及宣王之美。詩是也。若王之齊正天下。失其理。則刺其惡。幽厲小雅是也。文武用詩。道則興。幽厲不用。詩道則廢。小雅所陳。有飲食賓客。勞苦。命人。林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代殷。繼伐。荷先王之福。祿。享祀。以配天。醉。酒。飽。德。能。官。用。士。澤。被。昆。蟲。仁。及。事。

木於天子之政。若大事也。體有大小。故分焉。二焉。風見優劣之差。故南先於召。南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詩體既異。樂音亦殊。國風之音。各從水土之氣。述其當國之歌。而作之。雅頌之音。則王者徧覽天下之志。總合四方之風。而制之。樂記所謂先王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也。詩體既定。樂音既成。則後之作者。各從舊俗。變風之詩。各是其國之音。李札觀之。而各知其國。由其音異故也。小雅音體亦然。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其小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風述諸侯之政。非無小大。但化止一風。不足分別。頌則功成乃作。歸美報神。皆是大事。無復別體。故不分為二風。二頌也。定本王

政所由廢興俗本王政下有之字誤也易
稱聖人擬諸形容象其物宜則形容者謂形
狀容貌也作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則天子政
教有形容也可美之形容正謂道教周備也
故頌譜云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
不覆盡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成功者營造之
功畢也天之所營在於命聖聖之所營在於
任賢賢之所營在於養民民安而財豐衆和
而事節如是則司牧之功畢矣于戈既戢夷
狄來賓嘉瑞悉臻遠亦成服羣生盡遂其性
萬物各得其所即是成功之驗也萬物本於
天人本於祖天之所命者牧民也祖之所命
者成業也民安業就須告神使知雖社稷山
川四嶽河海皆以民爲主欲民安樂故作詩
歌其功備告神明所以報神恩也王者政有
興廢未嘗不祭羣神但政未太平則神無恩

以詩文託之又鄭作六義論引春秋緯演孔
圖云詩含五際六情者鄭以汎歷樞云午亥
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
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
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
入聽候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
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其
六情者則春秋云喜怒哀樂好惡是也詩既
含此五際六情故鄭於六義論言之然則
關雎麟趾是王者之風文王之所以教民也
王者必聖周公聖人故繫之周公詩樂騶虞
是諸侯之風先王大王王季所以教化民也
諸侯必賢召公賢人故繫之召公志張連門
王者之風王者當在雅在風何答曰文王以
諸侯而有王者之化連其本宜爲風此連服
事殷時王業基本之事故云連其本宜爲風
也文王纘得六州未能天下統一正是諸侯
之大者耳此二南之人猶以諸侯待之爲作
風詩不作雅體文王末年身實稱王又不可
以國風之詩繫之王身名無所繫詩不可棄
因二公爲王行化是故繫之二公天子嫁女
於諸侯使諸侯爲之王亦此義也其鹿鳴宴
王詩人本以天子待之作雅非基本之事故
不爲風也詩者志也各言其志文王於時未
稱王號或爲作雅或爲作風人志不同故也
文王之國在於岐周東北近於紂都西北
迫於戎狄故其風化南行也漢廣序云美化
行乎江漢之域是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
周南召南二十五篇之詩皆是正其初始之
大道王業風化之基本也高以下爲基遠以
近爲始文王正其家而後及其國正其始
也化南土以成王業是王化之基也季札見

詩經

卷一 周南

三

歌周南召南曰始基之矣猶未也服虔云未
有雅頌之成功亦謂二南為王化基始也
后妃樂得此賢善之女以配已之君子憂在
進舉賢女不自淫恣其色又哀傷處窮窶幽
間之女未得升進思得賢才之人與之共事
君子勞神苦思而無傷害善道之心毛意當
然鄭以哀為衷言后妃衷心念怨在窮窶幽
閑之善女思使此女有賢才之行欲令宮內
和協而無傷害善人之心餘與毛同過其度
量謂之淫男過愛女謂淫女色女過求寵是
自淫其色唯后妃之心憂在進賢賢人不進
以為已憂不縱恣已色以求專寵此生民之
難事而后妃之性能然所以歌美之也箋
后妃之求賢女直思念之耳無哀傷之事在
其間故云蓋字之誤箋所易字多矣皆証云
當為某字此在詩初故云蓋為疑辭衷與忠

字異而義同於文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故云
恕之言不思勝已而害賢也經稱衆妾有違
怨欲令窮窶之女和諧不用使之相傷害故
云謂好迷也論語云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
傷即此序之義也論語註云哀世夫婦不得
此人為義者鄭以為疑故兩解之也毛既以哀為
義則以下義勢皆異於鄭思賢才謂思賢才
之善女也無傷害善之心言其能使善道全也
庸人好賢則志有懈倦中道而廢則善心傷
后妃能寤寐而思之反側而憂之不得不已
未嘗懈倦是其善道必全無傷缺之心然則
毛意無傷害善之心當謂三章是也王肅云哀
窮窶之不得思賢才之良質無傷害善之心焉
若苟慕其色則善心傷也

詩經

卷一 周南

三

朱子辯說后妃文王之妃大妣也天子之妃
曰后近世諸儒多辯文王未嘗稱王則大妣
亦未嘗稱后序者蓋追稱之亦未害也但其
詩雖若專美太姒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序
者徒見其詞而不察其意遂壹以后妃為主
而不復知有文王是固已失之矣至於化行
國中三分天下亦皆以為后妃之所致則是
禮樂征伐皆出於婦人之手而文王者徒擁
虛器以為寄生之君也其失甚矣惟南豐曾
氏之言曰先王之政必自內始故其閨門之
治所以施之家人者必為之師傳保姆之助
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琕瑀之節威儀動作之
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
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于反身二南之業本
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
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

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
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
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免置之野人莫不好善
而不自知此所謂身脩故國家天下治者也
竊謂此說庶幾得之所謂關雎之亂以為
風始是也蓋謂國風篇章之始亦風化之所
由始也總論邦國謂諸侯之國明非獨天
子用之也承上文解風字之義以象言則
曰風以事言則曰教卷首關雎麟趾言化
者化之所自出也鵲巢騶虞言德者被化而
成德也以其被化而後成德故又曰先王之
所以教先王即文王也舊說以為太王王季
誤矣程子曰周南召南如乾坤乾統坤承
乾也王者之道始於家終於天下而二南
正家之事也王者之化必至於法度彰禮樂
著雅頌之聲作然後可以言成然無其始則

詩經

卷一 周南

三七

亦何所因而立哉。基者堂宇之所因而立者也。程子曰：有闕。闕，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其為是歟？按論語：孔子嘗言闕。闕，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淫者，樂之過，傷者，哀之過。獨為是詩者，得其性情之正，是以哀樂中節，而不至於過耳。而序者乃析哀樂淫傷各為一事，而不相須，則已失其旨矣。至於傷為傷善之心，則又大失其旨，而全無文理也。或曰：先儒多以周道衰，詩人本諸衽席而闕。闕，作，故楊雄以周康之時，闕。闕，作，為傷始。亂杜欽亦曰：佩玉晏鳴，闕。闕，數之說者，以為古者后夫人雞鳴佩玉，去若所，周康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此魯詩說也。與毛異矣。但以哀而不傷之意推之，恐其有此理也。曰：此不可知矣。但儀禮以闕。闕，為鄉樂，又為房中之樂，則是周公制作之時，已有此詩矣。若如魯說，則儀禮不得為周公之書，儀禮不為周公之書，則周之盛時，乃無鄉射燕飲房中之樂，而必有待乎後世之制詩也。其不然也明矣。且為人子孫，乃無故而播其先祖之失於天下，如此而尚可以為風化之首乎？安成劉氏曰：大奴之稱后，亦如雅頌稱文王之王，皆追稱之詞也。

臨川王氏曰：凡詩用於天子者，諸侯不得用。用於諸侯者，大夫不得用。若三家以雍、醵而孔子非之也。此闕。闕，鄉人邦國皆得用者，以之正夫婦也。

三山李氏曰：詩之雅頌，惟用於宗廟朝廷。郊祀宴享，非其所用者，不得用也。至於正夫婦之道，自天子達於庶人，未嘗有二道也。

廬陵歐陽氏曰：齊魯韓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詩。前漢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闕。闕，數之

詩經

卷一 周南

三八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傳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水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

箋：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

環曰：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薛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今內傾于色，故詠關雎說淑女以刺時。

鄭氏曰：按儀禮鄉飲酒鄉射篇有乃合樂周南關雎之文。又燕禮有遂歌鄉樂周南關雎之文。儀禮乃周公相成王治定功成經制大備之書。小序所謂用之鄉人者，鄉飲射禮也。用之邦國者，燕禮也。

今當據儀禮經文為定。

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為君子和好眾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妬。謂三夫人以下。

釋文 興是譬諭之名。意有不盡。故題曰興。本亦作鷺。音至好。毛如字。鄭呼報反。免作仇。音同。嫉音疾。徐音自。

疏 毛以為關雎然。聲音和美者。是雌鳩也。此雌鳩雖雌雄情至。猶能自別。退在河中之洲。不乘匹而相隨也。以典情至。性行和諧者。是后妃也。后妃雖說樂君子。猶能不淫其色。退在深宮之中。不棄賁而相慢也。后妃既有是德。又不妬忌。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窈窕

詩經

卷一周南

三九

然處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也。以后妃不妬忌。可共以事夫也。鄭唯下二句為異。言幽閒之善女。謂三夫人九嬪既化。后妃亦不妬忌。故為君子文王和好眾妾之怨耦者。使皆說樂也。釋詁云。關關雎音聲和也。雌鳩。郭璞曰。鵲類也。今江東呼之為鷺。好在江邊。注中亦食魚。陸機云。雌鳩大如鷺。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鷺。而楊雄許慎皆曰。白鷺似鷺。尾上白。鷺而有別。謂鳥中雄雌情意至厚。而猶能有別。洲李邕曰。四方皆有水中中央獨可居。釋水小洲曰渚。小渚曰注。小注曰坻。兼葭傳文云。坻小渚也。不言小注者。坻亦小於渚。故舉渚以言之。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故箋言幽閒深宮。傳以淑女已為善稱。則窈窕宜為居處。故云幽閒言其幽深而閒靜也。楊雄云。善心為窈。

詩經

卷一周南

四十

善容為窈者。非也。速孫炎云。相求之匹。詩本作速。爾雅多作仇。九嬪以下。總謂眾妾。三夫人以下。唯燕九嬪。以其淑女和好眾妾。擇尊者故唯指九嬪以上也。求某論皆樂后妃之事。故兼言九嬪以下。總百二十人也。周禮註云。世婦女御。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所以得有怨者。以其職卑。德小。不能無怨。故淑女和好之。見后妃和諧。能化羣下。雖有小怨和好從化。亦所以明德也。文王為諸侯早矣。豈先無嬪妾一人。皆須后妃求之。且百二十人之數。周禮始置。鄭於檀弓差之。帝嚳立四妃。帝堯因焉。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夏增以九女。為十二人。殷則增以二十七人。為三十九人。至周增以八人。一人為百二十人。當殷之時。唯三十九人。况文王為諸侯世子。豈有百二十人也。

集傳 興也。關關雌雄相應之和聲也。雌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鳬鷖。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為摯而有別。列女傳以為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其性然也。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中可居之地也。窈窕幽閑之意。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稱。蓋指文王之妃太姒為處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好亦善也。速

匹也。毛傳之摯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姬氏以爲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閑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言彼關關然之雎鳩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雎鳩之情摯而有別也。後凡言興者其文意皆放此。

詩經

卷一周南

四十一

云漢匡衡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可謂善說詩矣。

朱子曰嘗見淮人說淮上有之狀如鳩差小而長常是雌雄兩兩相隨不相失然亦不曾相近立處須隔丈來地乘居是四箇同居引此起興猶不甚遠其他亦有全不相類只借物而起吾意者雖皆是興與此又略不同也。

列女傳曲沃負曰妾聞男女之別固之大節故以雎鳩起興夫雎鳩之鳥人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

華谷嚴氏曰左傳鄒子五鳩備見詩經雎鳩氏司馬此雎鳩是也。視鳩氏司徒鶉鳩也。四牡嘉魚之雖是也。鳴鳩氏司空布穀也。曹風之鳴鳩是也。秦鳩氏司空大明之鷹是也。鶉鳩氏司事鶉鳩也。卽小班鳩小宛之鳴鳩與。而食桑甚之鳩是也。左傳雎作鴉杜預云摯而有別故爲司馬王法則鶉音骨鶉音學。廬陵羅氏曰有莘國之女地理攷異故莘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

詩經

卷一周南

四十二

是興且如關雎。本與起。到得下面說窈窕淑女。此方是入題。說那實事。蓋興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上文興起下文便接說實事。及此則不然。便入題了。東萊呂氏曰首章以雎鳩發興。後章以荇菜發興。至於雎鳩之和靜。荇菜之柔順。則又取以爲比也。興與比相近而難辨。興之兼比者。徒以爲比。則失其意味矣。興之不兼比者。誤以爲比。則失之穿鑿矣。豐城朱氏曰文王聖人。其德曰敬大如聖女。其德曰淑。蓋能敬則能自強不息。純一不已。所以爲乾之健也。能淑則足以配至尊。奉宗廟。所以爲坤之順也。言能體坤道之順以承乾也。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

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傳荇接余也。流求也。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寤。覺。寐。寢也。服。思之也。悠。思也。

箋。左右助也。言后妃將共荇菜之菹。必有助而求之者。言三夫人九嬪以下。皆樂后妃之事。言后妃覺寤。則常求此賢女。欲與之共已職也。服。事也。求賢女而不得。覺則思已職事。

詩經

卷一 周南

聖主

當誰與共之乎。思之哉。思之哉。言已誠思之。

臥而不周曰輾。

釋文。荇。本亦作蒼。左右。王申。毛如字。鄭上音。作供。下共。荇。菜。同。菹。又作菹。嬪。內官名。鄭云。不周。曰輾。注。本或作臥。而不周者。刺二字也。疏。毛以爲后妃性既和諧。居后職。當共荇菜。須嬪妾左右。佐助而求之。故思求淑女。寤寐之時。常求之也。鄭以爲夫人九嬪。既不妬忌。世婦女御。以無怨爭。上下說樂。同化。后妃。故於后妃將共荇菜。以事宗廟。則嬪御等皆競佐助。后妃而求之。后妃得佐助者。由此善女未得之時。后妃於覺寐之中。常求之。欲

與之共已職事也。釋草云。蒼。接余。其葉荇。陸機疏云。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員。莖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深淺等。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肥美可案。

酒是也。案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荇菜者。以殷禮詩。詠時事。故有之。禮記祭統曰。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序無言祭事。知事宗廟者。若非祭菜。后不親采。采。蔡言夫人奉祭。明此亦祭也。此章未得荇菜。故助而求之。既得。故四章論采之。采之既得。故卒章言擇之。皆是淑女助后妃。故每云左右。天官九嬪職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世婦職云。祭之日。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女御職曰。凡祭祀贊

詩經

卷一 周南

聖主

世婦。天官序官註云。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之事。明祭時皆在。故下章論祭時。皆有淑女之文也。毛以爲后妃求此賢女。之不得。則覺寐之中。服膺念慮。而思之。鄭以服爲事。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已職事。當誰與共之。書傳曰。帝猶反側晨興。則反側亦臥而不正也。澤陂云。輾轉伏枕。伏枕。據身伏而不周。則輾轉同爲不周明矣。反側。猶反覆。輾轉。猶婉轉。俱是迴動。故何人斯箋。反側輾轉。

集傳。興也。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荇。接余也。根生水底。莖如釵股。上青下白。葉紫赤。圓莖寸餘。浮在水面。或左或右。言無方也。流。順水之

流而取之也。或寤或寐。言無時也。服猶懷也。悠長也。輾者轉之半。轉者輾之周。反者輾之過。側者轉之留。皆臥不安席之意。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己。至於如此也。

詩經

卷一 周南

四十五

三山李氏曰。荇菜是木。有之黃花。葉似蓴。可為菹。南軒張氏曰。荇菜取其柔順芳潔。可薦之意。朱子曰。此詩看來是妾媵。做所以形容得寤寐反側之事。外人做不到此。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傳。宜以琴瑟友樂之。芼。擇也。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

箋。言后妃既得荇菜。必有助而采之者。同志

為友。言賢女之助后妃共荇菜。其情意乃與琴瑟之志同。共荇菜之時。樂必作。后妃既得荇菜。必有助而擇之者。琴瑟在堂。鐘鼓在庭。言共荇菜之時。上下之樂皆作。盛其禮也。

釋文

毛。毛報反。樂之音洛。又音

疏

毛。以為后妃本已求淑女之意。言既求得

詩經

卷一 周南

四十六

親與琴瑟之音。宮商相應。無異。若為友然。琴瑟樂之。細者先言之。見其和親。鐘鼓樂之大者。故卒章言之。顯其德盛。毛氏於序不說哀字。則此詩所言思求淑女而未得也。若得則設琴瑟鐘鼓。以樂此淑女。孫毓述毛云。思淑女之未得。以禮樂友樂之。是樂為淑女設也。若在祭時。則樂為祭設。何言德盛。設女德不盛。豈祭無樂乎。又琴瑟樂神。何言友樂也。豈得以祭時之樂友樂淑女乎。以此知毛意。思淑女未得。假設之辭也。人之朋友。執志協同。今淑女來之。雍穆如琴瑟之聲。和二者志同。似於人友。故曰同志。為友。琴瑟與鐘鼓同為祭時。但此章言采之。故以琴瑟為友。以韻之。卒章云芼。故以鐘鼓為樂。以韻之。俱祭時所用。而分為二等耳。此箋樂必作。兼下鐘鼓也。以琴瑟和。和似人情。志故以友言之。鍾

鼓鏜宏非情志可比故以樂言之見祭時淑
女情志之和而因聽祭樂也釋言云琴瑟
也孫炎曰皆擇菜也某氏曰琴猶拔也郭璞
曰拔取菜也史記云斬將奪旗謂拔取敵
之旗也此云琴之拔菜而擇之也臯陶謨
云琴瑟以詠祖考來格乃云下管鼓瑟明琴
瑟在上鼓瑟在下大射禮頌鐘在西階之西
笙鐘在東階之東是鐘鼓在庭也上下樂作
盛此淑女所共之禮也樂雖
主神因共荇菜歸美淑女耳

集傳興也采取而擇之也芼熟而薦之也琴
五弦或七弦瑟二十五弦皆絃屬樂之小者
也友者親愛之意也鐘金屬鼓革屬樂之大

詩經

卷一周南

四十七

者也樂則和平之極也此章據今始得而
言彼參差之荇菜既得之則當采擇而烹芼
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既得之則當親愛而娛
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
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
不能自己又如此云

眉山蘇氏曰求得而采采得而芼先後之序
也凡詩之敘類如此
爾雅釋樂曰琴長二尺六寸六分五弦後加
文武二弦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

十五弦其常用者十九弦頌瑟長七尺二寸
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盡用
慶源輔氏曰蓋以兄友友弟之友言也又曰
此詩皆興而比但先儒皆取於荇菜之潔淨
柔順而集傳不言只言其不可不求之意者
豈非所謂不可不求者正以其潔淨與柔順
之故乎

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

二章章八句

傳五章是鄭所分故言以下是毛公本意
後放此

詩經

卷一周南

四十八

疏自古而有篇章之名與詩禮俱興也故
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
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爲言論語云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左氏曰臣
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謂第四句不
敢告人也及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
言皆以一句爲一言也秦漢以來衆儒各
爲訓詁乃有句稱論語註云此我行其野
之句是也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
分疆所以局言者也章者明也總義包體
所以明情者也篇者徧也言出情鋪事明
而徧者也然字之所用或全取以制義關
關雎鳩之類也或假聯以爲助者乎而只
且之類也詩者申志一字則言塞而不飽
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即祈父肇禋之類
也三字者絳葛那屢豐年之類也四字者

詩經

卷一 周南

四九

關關雎鳩窈窕淑女之類也五字者誰謂
 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也六字者昔者
 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七字者
 如彼築室於道謀尚之以瓊華乎而之類
 也八字者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我不敢放
 我友自逸是也其外更不見九字十字者
 摯虞流外論云詩有九言者洞酌彼行潦
 挹彼注兹是也編檢諸本皆云洞酌三章
 章五句則以為二句也類延之云詩體本
 無九字者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仲治
 之言未可據也句字之數四言為多唯以
 二三八者將由言以申情唯變所適播
 之樂器俱得成文故也詩之大體必須依
 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耳之兮矣也
 之類本取以為辭雖在句中不以為義故
 處末者皆字上為韻之者左右流之結寐

詩經

卷一 周南

五十

以上即騶虞渭陽之類是也多則十六以
 下正月桑柔之類是也唯周頌三十一篇
 及那烈祖玄鳥皆一章者以其風雅敘人
 事刺過論功志在匡救一章不盡重章以
 申殷勤故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太平
 德洽之歌述成功以告神直言寫志不必
 殷勤故一章而已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
 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此則論功頌德之
 詩亦殷勤而重章也雖云盛德所同魯頌
 實不及制故頌體不一也高宗一人而玄
 鳥一章長發殷武重章者成詩人之意所
 作不同或以武丁之德上不及成湯下又
 論於魯僖論其志者同於太平之歌述其
 祖者同於論功之頌明成功有大小其篇
 詠有優劣采立章之法不常厥體或重章
 共述一事采頌之類或一事疊為數章甘
 棠之類或初同而未異東山之類或首異
 而未同漢廣之類或事訖而更申既醉之
 類或章重而事別鴉鵲之類何草不黃
 時而喚色文王有聲因事而變文采采芣
 苢一章而再言賓之初筵三章而一發或
 篇有數章章句眾寡不等章有數句句字
 多少不同皆由各言其情故體無恒式也
 東山序云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不謂末章
 為卒章及左傳曰七月之卒章又揚之水
 卒章者東山分別章意從一而終於四故
 不言卒章也左傳言卒章者對始也終篇
 為卒章則初篇為首章矣故鄭注禮記云
 緇衣之首章是也武唯一章而左傳曰作
 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者以耆定爾功是
 章之卒句故也大同樂注云騶虞樂章名
 在召南之卒章者正謂其卒篇謂之章者

乘上騶虞為樂章故言在召南之卒章也
定本章句在篇後六義論云未有若今傳
訓章句明為傳句以來始辨章句或
毛氏即題或在其後人未能審也

集傳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愚
謂此言為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
和也蓋德如雕鳩摯而有別則后妃性情
之正固可以見其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
琴瑟鐘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
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獨其

詩經

卷一 周南

五十一

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恨然
學者姑即其詞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
可以得學詩之本矣匡衡曰妃匹之際
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
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
大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
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
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詩經

卷一 周南

五十一

朱子曰只取篇首二字以名篇後皆依此
又曰有那性情方有那詞氣聲音又曰樂
止於琴瑟鐘鼓是不淫也若沉湎淫佚則
淫矣憂止於輾轉反側是不傷也若憂愁
哭泣則傷矣又曰讀關雎詩便使人有青
莊中正意思所以冠手三百篇與記言
不敬書言欽明文思皆同又曰讀詩只是
將意思像去看不如他書字字要捉縛教
定詩意只是疊疊推上去如關雎形容后
妃之德如此又當知君子之德如此又當
知詩人形容得意味深長如此又當知所
以齊家所以治國所以平天下人君則必
當如文王后妃則必當如太姬其原如此
又曰關雎一詩文理深奧如乾坤卦可熟
讀詳味不可說至如芍藥卷耳
其言迫切至於一事便不如此

雙峰饒氏曰自他詩觀之言哀者易至於
悲傷如澤陂之詩曰有美一人傷如之何
寤寐無為涕泗滂沱是也言樂者易至於
淫佚如秦汭之詩曰汭之外詢許且樂惟
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是也惟此
詩得性情之正
須溪劉氏曰夫子自衛反魯考禮正樂其
時師摯在魯為夫子歌周南故曰師摯之
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又曰關雎樂
而不淫哀而不傷嘗謂今世所存之詩特
其詞與義耳詩之詞未嘗亡也其聲亡也
前漢外戚傳曰自古受命帝王非獨德茂
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
之放也用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嬖而紂之
滅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太妊太姬而幽
王之禽也淫褒姒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

書美聲降夫婦之際人
道之大倫也可不損歟

序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
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
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箋躬儉節用由於師傅之教而後言尊敬師
傳者欲見其性亦自然可以歸安父母言嫁
而得意猶不忘孝

釋文覃本亦作章延
也澣本又作浣

詩經

卷一周南

五十三

疏作葛覃詩者言后妃之本性也謂貞專節
儉自有性也教又申說之后妃先在父母
之家則已專志於女功之事復能身自儉約
謹節財用服此澣濯之衣而尊敬師傅在家
本有此性出嫁而後不改婦禮無愆當於夫
氏則可以歸問安否於父母化天下以爲婦
之道也言在父母之家者首章是也志在女
功之事者二章治葛以爲絺綌是也躬儉節
用服澣濯之衣者三章汗私澣衣是也尊敬
師傅卒章上二句言告師氏是也歸安
父母者卽卒章下一句歸寧父母是也箋
知躬儉節用由於師傅之教者以經汗私澣
衣在言告師
氏之下故也
朱子詳說此詩之序首尾皆是但其所謂在
父母家者一句爲未安蓋若謂未嫁之時卽

詩中不應遽以歸寧父母爲言况未嫁之時
自當服勤女功不足稱述以爲盛美若謂歸
寧之時卽詩中先言刈葛而後言歸寧亦不
相合且不常爲之於平居之日而暫爲之於
歸寧之時亦豈所謂庸行之
謹哉序之淺拙大率類此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
灌木其鳴喈喈

傳興也覃延也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
辱者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茂盛貌黃鳥
搏黍也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

詩經

卷一周南

五十四

箋葛者婦人之所有事也此因葛之性以興
焉興者葛延蔓于谷中喻女在父母之家形
體浸浸日長大也葉萋萋然喻其容色美盛
也葛延蔓之時則搏黍飛鳴亦因以興焉飛
集叢木興女有嫁于君子之道和聲之遠聞
興女有才美之稱達于遠方
釋文施毛以政反鄭如字搏黍鳥
名也叢俗作菜一本作最
疏言葛之漸長猶稱延蔓今而移於谷中非
直枝幹漸長維葉則萋萋然茂盛以興后

妃之生浸浸日大而長於父母之家非直形體日大其容色又美盛當此葛延蔓之時有黃鳥行飛集於叢木之上其鳴之聲喈喈然遠聞以與后妃形體既大宜往歸嫁於君子之家其才美之稱亦達於遠方也傳既云興也復言葛所以爲飾俗者欲見此章因事爲興也采葛傳亦云葛所以爲絺綌彼不爲因興亦言之者彼對蕭爲祭祀又爲療疾故也施移也言引蔓移去其根也此言蔓蔓取未成之時喻女之少壯故云茂盛貌下章指采用之時故以莫莫爲成就貌也以谷中足葛生之處故以谷中喻父母之家枝蔓猶形體故以華比容色也王肅云葛生於此延蔓于彼猶女之當附成也案下句黃鳥于飛喻女當嫁若此句亦喻外成於文爲重毛意必不然釋鳥云皇黃鳥舍人曰皇名黃鳥

詩經

卷一

周南

五五

郭璞曰俗呼黃離留亦名搏黍陸機疏云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鸝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鴛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當甚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甚熟亦是應節起時之鳥也木族生爲灌孫炎曰族叢也女子之名不出於闕才美之稱得達遠方者其名繫於父兄故大明云大邦有子

集傳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爲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盛貌黃鳥鸝也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蓋后妃既成絺綌而賦其

事追敘初夏之時葛葉方盛而有黃鳥鳴於其上也後凡言賦者放此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漦爲絺爲綌服之無斃

傳莫莫成就之貌漦莫之也精曰絺麤曰綌斃厭也古者王后織玄紵公侯夫人加紵紵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服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

詩經

卷一

周南

五六

箋成就者其可採用之時服整也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故習之以絺綌煩辱之事乃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性貞專

釋文艾本亦作刈韓詩云刈取也漦韓詩云漦漦也斃本亦作厭統織五采如緇狀用縣璫也紵纓之無綵者從下仰屬於冠紵音廷冕上覆也庶士謂庶人在官者本或作人庶

疏言葛之漸延蔓兮所移在於谷中生長不巳其葉則莫莫然成漦已可採用故后妃於是以刈取之漦莫之乃絺綌之整治此葛以爲絺綌志無厭倦舍人曰是刈刈取之是

詩經

卷一周南

平七

漢賈治之孫炎曰：莫葛以爲絺綌，以煮之於
瓜巾以絺，諸侯中以綌，玉藻云：浴用二巾，上
絺下綌，皆貴絺而賤綌，是絺精而綌麤，統縣
項之物，織五采爲之，故者，箋云：人君五色，則
天子之統五色，獨言玄者，以玄爲尊，故舉以
言焉。絺者，纈之無紱，從下而上者也。祭義曰：
天子冕而朱紱，諸侯冕而青紱，此諸侯當以
青爲紱，在冕下仰屬之，故士冠禮註云：有笄
者，屈紱爲紱，雖爲飾無笄者，纈而結其條，是
也。經者，冕上纈，論語註云：纈麻三十升以爲
冕。夏官弁師註云：纈冕上纈，玄表纈裏是也。
內子，卿之適妻，僖二十四年左傳：趙姬請以
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是也。大帶者，玉藻所
云：大夫以玄華黃，黃也，以素爲帶，飾之外以
玄，內以黃也。大夫命婦成祭服者，大夫助祭

集傳賦也，莫莫茂密貌，刈斬，漢賈也，精曰絺。

詩經

卷一周南

平八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汙我衣。害

害否。歸寧父母。

傳言我也。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
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於公堂。三月，祖廟
既毀，教于宗室。婦人謂嫁曰歸。汙煩也。私燕
服也。婦人有副禕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
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害何也？私服
宜澣，公服宜否。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
耳。

箋我告師氏者我見教告于女師也教告我以適人之道重言我者尊重師教也公官宗室於族人皆為貴煩煩擗之用功深澣謂澣之耳衣謂禕以下至祿衣我之衣服今者何所當見澣乎何所當否乎言常自潔清以事君子

釋文副婦人首飾之上王后六服一曰禕衣之最下者害戶葛反清如字沈音淨

詩經

卷一周南

五九

疏毛以為后妃言我身本見教告於師氏我師氏告我以歸嫁人之道欲令我躬儉節用不務鮮華故今日薄欲煩擗我之私服薄澣澣濯我之褻衣然我之衣服有公有私澣量而言我之衣服何者當見澣乎私服宜澣之何者當不澣乎公服宜否既以受師教誨澣衣節儉復以時歸寧父母鄭下三句為異言師氏告我欲令節儉故已今薄欲煩擗其私服薄澣濯其公衣所以公服私服並澣之者即云同是我之衣服知何所當見澣乎何所當見否乎私服公衣皆悉澣之由已常自潔清以事君子故也衣裳既澣身復潔清故當以時歸寧父母耳言我釋詁文女師者教女之師以婦人為之昏禮云姆纓弁綰衣在其右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襄三

十年公羊傳曰宋災伯姬存焉傳至母未至逮火而死若非出而不嫁何以得隨女在夫家若非無子而出則身自無禮何能教人母既如此傳亦宜然南山箋云姜與姪娣及傅姆同處襄公不宜往雙之則傳亦婦人也何休云選老大夫為傅大夫妻為母禮重男之別大夫不宜教女子大夫之妻當從夫氏不當隨女而適人事無所出其言非也此師教女之人內則云大夫以上立師慈保三母者謂子初生保養教視男女並有三母禮注云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婉婦功絲泉天官九嬪職注亦然二注皆以婉婉為婦容內則注云婉婉謂言語也婉之言媚也媚謂容貌也分婉婉為二者謂婉順得為言語之婉順亦為容貌之婉媚也既有其德慎辭以出之容貌以事人女功而就業故如此

詩經

卷一周南

六十

也廟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昏禮文也彼注云祖廟女高祖為君者之廟以有總麻之親就尊者之宮教之則祖廟未毀與天子諸侯共高祖者則在天子諸侯女宮中教之三月莊元年公羊傳曰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有別宮矣明五屬之內女就教可知彼注又云宗室大宗之子之家則大宗者繼別為大宗百世不遷者其族雖五屬外與之同承別子者皆臨嫁三月就宗子女宮教成之內則云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女子亦別宮故曲禮云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是也若宗士未為命士教在宗子之家耳女子自少及長常皆教習故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傳姆教之但嫁前三月特就尊者之宮教成之耳注亦澣名以澣汗垢者澣而用功深故因以汗為澣私服之名

詩經

卷一 周南

李

澣垢衣者用功煩多亦以煩為澣名言私燕服謂六服之外常著之服則有汗垢故須澣公服則無垢汗矣副者首服之尊祿衣六服之首王后之上服故言婦人有副祿盛飾毛之六服所施不明內司服注鄭氏祿衣從王祭先王禴翟祭先公闕翟祭羣小祀鞠衣以告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祿衣以御于王特牲云士妻祭用纁笄紒而士昏禮云纁笄紒衣見於舅姑是朝舅姑助祭其服同也王后祿衣以祭先王明朝事舅姑亦服之矣檀弓云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襲衣何為陳于斯似朝舅姑與見四方之賓同服展衣者彼以大夫之妻賓客有尊于舅姑者王后則賓客無與舅姑敵者朝事舅姑得申上服也接見于宗廟謂以助祭用祿衣也進見于君子義與鄭同朝于王則展衣御于王則祿衣二者同名為進見也上舉祿衣之名下言展祿之事明六服皆為公衣其餘則為私衣唯有纁笄紒衣耳鄭以私謂燕服天謂公衣故云云謂祿衣以下至祿衣以明六服非私也澣深于漱故內則注云手曰漱足曰澣以內則冠帶言漱衣裳言澣故漱又澣于澣散而言之皆通此經言汙序總之云澣濯之衣此六服手濯不足澣也曲禮曰諸母不漱裳裳乃襲服宜煩澣之而言漱是皆通稱也春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左傳曰父母既沒則使卿寧于兄弟襄十二年左傳曰楚司馬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是父母沒不得歸寧也泉水有義不得往載馳許人不嘉皆為此也若卿大夫之妻父母既沒猶得歸寧喪服傳曰為昆弟之為父後

詩經

卷一 周南

李

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言父母雖沒有時來歸故不降為父後者謂大夫以下也故鄭志答趙商云婦人有歸宗謂其家之為宗者大夫稱家言大夫如此其夫人王后則不然也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恣淫亂故父母既沒禁其歸寧大夫以下位卑畏威故許之耳以私為私服明義是公衣不從傳也若然三秋之事故知公私皆澣所以五色所以得澣者言公服有滑者其不必六展祿絕色之衣得澣之也集傳賦也言辭也師女師也薄猶少也汚煩澣之以去其汚猶治亂而曰亂也澣則濯之而已私燕服也衣禮服也害何也寧安也謂問安也上章既成絺綌之服矣此章遂告其師氏使告于君子以將歸寧之意且曰盍治其私服之汚而澣其禮服之衣乎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服之以歸寧於父母矣安成劉氏曰如言采言念薄言駕言之類皆語辭也又曰周禮王后禮服有六文王未嘗稱王則大奴亦未必備此六服但泛言禮服而已

葛覃三章章六句

詩經

卷一 周南

六三

南軒張氏曰后妃之貴亦必立師傳以訓之。法家拂士非惟人主不可一日無。后妃亦然也。周自后稷以農爲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重織紉之勤。相與服習。其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故誦服之無殺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

序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

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箋謁請也

釋文 誠妄加人以罪也。崔云：險誑不正也。

疏 卷耳詩者言后妃之志也。后妃非直憂在進賢躬率婦道。又當輔佐君子。欲令求賢德之人審置於官位。錄其臣下出使之勤勞賞之內惟賢德是用。而無險詖不正。私請用其親戚之心。又朝夕思此。至於憂思而成難。是后妃之志也。險詖者情實不正。譽惡爲善之辭也。私謂者婦人有寵。多私薦親戚。故厲王以嬖妻方嬭。七子在朝。成湯謝過。婦陽盛與。險詖私謂。是婦人之常態。后妃能無此心。故美之也。至於憂勤。卽首章上二句是也。求

詩經

卷一 周南

二四

賢審官卽首章下二句是也

朱子辨說此詩之序首句得之餘皆傳會之鑒說后妃雖知臣下之勤勞而憂之然曰嗟我懷人則其言親暱非后妃之所得施於使臣者矣且首章之我獨爲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爲使臣首尾衡決不相承應亦非文字之體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傳憂者之興也。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懷思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

箋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周之列位。謂朝廷臣也。

左傳。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釋文。韓詩云。項筐。卷耳也。音本何休云。草

疏。言有人事采此卷耳之菜。不能滿此項筐。

由此人志有所念。憂思不在於此。故也。以與后妃志在輔佐君子。欲其官賢實勞。憂思深遠。亦如采菜之人也。后妃嗟呼而歎。欲令君子置此賢人於彼周之列位。以為朝廷臣也。我者。后妃自我也。下箋云。我我使臣。我我

詩經

卷一 周南

六十五

君此不解者。以詩至美。后妃故不特言也。言彼者。后妃主求賢人為此。故以周行為彼也。餘與言采菜。即取采菜喻。言生長。即以生長喻。此言采菜而取憂為興。故特言憂者之興。言興取其憂而已。不取其采菜也。言事采之者。言勤事采此菜也。此與采菜皆俱言采。采此謂一人之身。念采非一。彼謂采人眾多。非一也。郭璞曰。廣雅云。采耳亦云。胡泉。江東呼常泉。或曰。卷耳。形似鼠耳。叢生。似盤。陸機疏云。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葉細莖。莖生可食。為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瑱。今或謂之耳瑱。幽州人謂之爵耳。襄十五年傳。引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集傳賦也。采采。非一采也。卷耳。泉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頃欹也。筐。竹器。懷思也。人蓋謂文王也。寘。舍也。周行。大道也。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託言方采卷耳。未滿項筐。而心適念其君子。故不能復采。而寘之大道之旁也。

本本草卷耳。即今蒼耳。今人迦藥中多用之。

朱子曰。詩有三周行。此及大東者。皆道路之道。鹿鳴乃道義之道。

問卷耳。葛覃同是賦體。又似畧不同。蓋葛覃

詩經

卷一 周南

六十六

直序其所嘗經歷之事。卷耳則是託言也。朱子曰。雖不自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懷者。如此賦體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傳。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病也。姑。且也。人君黃金罍。永。長也。

箋。我。我使臣也。臣以兵役之事行出。離其列位。身勤勞于山險而馬又病。君子宜知其然。

我、我君也。臣出使功成而反。君且當設饗燕之禮與之飲酒以勞之。我則以是不復長憂思也。言且者，若賞功臣或多于此。

釋文 應說文作饗，賄孫炎云馬退不能升之病也。說文作饗，饗酒饗也。韓詩云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士以梓禮記云夏曰山璽其形似壺，客一斛刻而畫之，為雲雷之形。

疏 后妃言升彼崔嵬山巔之上者，我使臣也。我使臣以兵役之事行出，離其列位，在於山險，身已勤苦矣。其馬又馳賸而病，我之君子當宜知其然，若其還也，且酌彼金壺之酒。

詩經

卷一

周南

六十七

饗燕以勞之。我則維以此之故不復長憂思矣。我所以憂思恐君子不知之耳。君子知之，故不復憂也。釋山云石戴土謂之崔嵬，孫炎曰石山上，有土者又云石戴土為祖，孫炎曰與兩雅正反者，或傳寫誤也。釋詩云應賸玄黃，病也。孫炎曰應賸，馬罷不能升高之病。玄黃，馬更黃色之病，二章互言之也。序云知臣下之勤勞，故知使臣也。定本云我我臣也，無使字，事莫勞於兵役，故舉其尤苦而言之。其實聘使之勞，亦閑念之，四牡之篇是也。韓詩說金壺，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詩說金壺，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金飾龜，且蓋刻為雲雷之象。謹案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謂之雷者，取象雲雷，雷施如人君下

及諸臣又司尊彝云皆有壺，諸臣之所酢，注云壺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言刻畫則用木矣。故禮圖依制度云，刻木為之。韓詩說言士以梓，士無飾，言其木體，則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毛詩言大一碩，禮圖亦云大一斛，則大小之制，尊卑同也。毛詩說諸臣之所酢，與周禮文同，則人君黃金壺，而天子也。周南王者之風，故皆以天子之事為言。言臣出使功成而反者，聘義云使者將而誤，主君不親饗，明功不成不勞之也。將之敗，非徒無賞，亦自有罪，故知功成而反也。言且者，或當更有賞賜，非徒饗燕而已。賸，二十三年，鄒缺渡白狄子，受一命之服，宜十五年，荀林父滅路晉侯，賜以千室之邑，是其多也。

詩經

卷一

周南

六十八

集傳 賦也。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應賸，馬罷不能升高之病。姑且也。罍，酒器，刻為雲雷之象，以黃金飾之，永長也。此又託言欲登此崔嵬之山，以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則馬罷病而不能進，於是且酌金壺之酒，而欲其不至於長以為念也。慶源輔氏曰，且曰欲，其亦可見其託言之意。

傷。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傳山脊曰罔玄馬病則黃。兕觥，角爵也。傷思也。

箋此章為意不盡申殷勤也。觥，罰爵也。饗燕

所以有之者。禮自立司正之後，旅醕必有醉

而失禮者，罰之亦所以為樂。

釋文：兕字又作兕，爾雅云：兕似牛，觥以兕角為之，字又作觥。韓詩云：容五升。禮圖云

容七

疏：釋山云：山脊曰罔。孫炎曰：長山之脊也。釋獸云：兕似牛，郭璞曰：一角青色，重千斤。觥者，

詩經

卷一 周南

本九

爵，稱也。爵，總名。故云：角爵也。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觥，觥，寡也。飲當寡

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

也。飲不自節，為人謗訕。總名曰爵，其實曰觥。觥者，酌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席也。所

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靡然著明，非所以餽不得名。觥，詩毛說：觥大七升，許慎謹案：觥有過，一飲而盡七升為過多。由此言之，則觥

是觥，觥，酌散之外，別有此器。故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觥，卑

者舉角。特牲二爵，二觥，四解，一角一散，不言觥之所用，是正禮無觥，不在五爵之例。禮圖

云：觥大七升，以兕角為之。先師說云：刻木為之，形似兕角，蓋無兕者，用木也。知觥必以罰

者，地官閭胥掌其比，觥，捷罰之事。注云：觥，捷

者，失禮之罰也。春官小胥職亦云：觥其不敬者，是以觥罰人之義也。故桑扈經云：皆云兕觥其觥，明為罰而不犯矣。饗燕之禮，立司正

者，失禮之罰也。春官小胥職亦云：觥其不敬者，是以觥罰人之義也。故桑扈經云：皆云兕

觥其觥，明為罰而不犯矣。饗燕之禮，立司正

之後，旅醕無筭，必有醉而失禮者，以觥罰之

亦所以為樂也。七月云：明酒斯饗，稱彼兕觥

成十四年左傳：爵侯饗，吉成叔，害惠子引

詩云：兕觥其觥，言酒思柔，故知饗有觥也。饗

以訓恭儉，不應醉而用觥者，饗禮之初示敬

故酒清而不飲，肉乾而不敢食，其末亦如

燕法，鄉飲酒大夫之饗禮，亦有旅醕無筭，則

饗上亦有旅醕，恐其失禮，故用觥也。昭元

年左傳：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與

拜舉兕觥，是燕有兕觥也。鄉飲酒禮無觥者，

說行禮，不言其有過之事，故也。又知用觥在

立司正之後者，燕禮立射人為司正之後，乃

云：北面命大夫，君曰：以我安，鄉大夫皆對曰：

諾，敢不安。又曰：賓反入，及鄉大夫皆脫屣升

就席，公以賓及鄉大夫皆坐，乃安。又司正升

受命，君曰：無不醉，賓及鄉大夫皆與對曰：諾

敢不醉。以此言之，立司正之後，君命安賓，又

升堂皆坐，命之無不醉，於此以後，恐其失禮，故知宜其觥也。

詩經

卷一 周南

七

集傳賦也。山脊曰罔，玄黃，玄馬而黃，病極而

變色也。兕，野牛，一角，青色，重千斤。觥，爵也，以

兕角為爵也。

陟彼烝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傳：石山戴土曰烝，瘠，病也。痡，亦病也。吁，憂也。

箋此章言臣既勤勞于外。僕馬皆病。而今云

何吁。其亦憂矣。深閔之辭。

釋文

確本亦作硯。瘡音塗。本又作瘡。非。庸本又作鋪。病也。一本作瘡。亦病也。者非。

集傳

賦也。石山戴土曰硯。瘡。馬病不能進也。

痛人病不能行也。吁。憂歎也。爾雅注引此作

肝。張目遠望也。詳見何人斯篇。

安成劉氏曰。集傳從毛氏而不從爾雅者。豈以其書後出也歟。

卷耳四章章四句

詩經

卷一 周南

主

集傳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見其貞靜專

一之至矣。豈當文王朝會征伐之時。姜里

拘幽之日而作歟。然不可考矣。

慶源輔氏曰。大意與草蟲詩相似。

安成劉氏曰。又案姜里先儒以其地在相州。鄴都。因姜水得名。昔紂信崇侯虎之讞。囚文王於此。文王罔作拘幽操。

序。穆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

焉。

箋后妃能和諧衆妾。不嫉妬其容貌。恒以善

言逮下而安之。

釋文

木下曲曰穆。馬融韓詩本並作枓。說文以枓為木高。

疏

作穆。木詩者。言后妃能以恩意逮下者。三章章首二句是也。

朱子辨說此序稍平。後不注者放此。

南有穆木。葛藟之樂。只君子。爾履綏之。

傳興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穆。南土之葛藟

茂盛。履綏。綏安也。

箋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也。藟也得藟而蔓

詩經

卷一 周南

主

之而上下俱盛。興者。喻后妃能以意下逮衆

妾。使得其次序。則衆妾上附事之。而禮義亦

俱盛。南土。謂荆揚之域。妃妾以禮義相與和

又能以禮樂樂其君子。使為福祿所安。

釋文

藟。本亦作臬。臬。纏繞也。只之氏反。猶是也。綏之音雖。樂樂上音岳。下音洛。

疏。諸言南山者。皆據其國內。故傳云。周南山

藟。一名巨瓜。似燕薹。亦延蔓。生葉似艾。白色。

其子赤。亦可食。酥而不美。禹貢淮海惟揚州。厥木惟喬。厥草惟夭。是揚州草木美茂也。又周官正南曰。荊州。二曰東南曰揚州。二州

境界接連故皆有江漢俱宜稻麥則生草木
大同又荆州在正南此言南土故以為荆揚
也此南與下南有喬木同彼喬木與厥木惟
喬亦同據荆揚矣所以得樂君子者以內
和而家治則天下化之四方感德樂事文王
也南山有臺箋云只之言是此箋云樂其君
子猶言樂是君子矣祭統曰福者富也大順
之顯名孝經援神契云祿者錄也取上所以
敬錄接下下所以謹錄事上堯典曰天祿永
終及此以樂君子皆謂保王位為福祿天保
云降遐遐福天下普蒙則下民遇善時亦曰
福祿故正月云民今之無祿是福祿之言無
所大鄭以為福祿之所扶助

集傳興也南南山也木下曲曰樛葛類繁

詩經

卷一 周南

七十三

猶繁也只語助辭君子自衆妾而指后妃猶
言小君內子也履祿綏安也后妃能逮下
而無嫉妬之心故衆妾樂其德而稱願之曰
南有樛木則葛藟繁之矣樂只君子則福履
綏之矣

本草注曰蔓延木上葉如葡萄而小五月開
花七月結實青黑微赤即詩云藟也此藤大
者盤薄又名千歲蔓
朱子曰夫人稱小君大夫妻稱內子妾謂嫡
日女君則后妃有君子之德固可以君子目
之

慶源輔氏曰此詩雖是興
體然亦兼比意與關雎同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傳荒奄將大也

箋此章中殷勤之意將猶扶助也

集傳荒奄也將猶扶助也

東萊呂氏
曰荒帶也

南有樛木葛藟繁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傳繁旋也成就也

詩經

卷一 周南

七十四

釋文 繁本又作榮
說文作榮

集傳興也繁旋成就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曰樂曰荒曰榮曰綏曰將曰
成亦皆有淺深繁也荒則奄之也榮旋
則奄之周也綏安也將則扶助之也成則
有終久之意其美夫人也無夸辭其禱夫
人也無侈說此又可見衆妾性情之正也
東萊呂氏曰漢之二趙隋之獨孤唐之武
后禍至亡國樛木后妃詩人
安得不深嘉而屢歎之乎

序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

子孫衆多也

箋思有所諱惡于人

釋文 益音終 開雅

疏 不妬忌則類妾俱進所生亦后妃之子孫故得衆多也思齊云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傳云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是也忌者人有勝已已則諱其不如惡其勝已小星箋云以色曰妬以行曰忌故傳十年左傳說晉侯其言多忌是忌不謂色也嫉者色行俱有又取怨憎之名則又甚於妬忌也

朱子辨說益斯衆處和一而邪有蕃多故以爲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之比序者不達此詩

詩經

卷一 周南

七十五

之歸之益斯其亦誤矣

益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傳益斯蛇蟠也詵詵衆多也振振仁厚也

箋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妬忌惟蛇蟠不

耳各得受氣而生子故詵詵然衆多后妃之

德能如是則宜然后妃之德寬容不嫉妬則

宜女之子孫使其無不仁厚

釋文

詵說文作諫音同蛇字林作蟺蟺栗居反許慎呂忱並先呂反郭璞才與反案

一名斯益七月詩云斯益勳股是也楊雄許慎皆云春黍草木疏云幽州謂之春其蝗類也長而青長股肱鳴者也郭璞註方言云江東呼爲蚱蟬不耳本或作不然振音真

疏 益斯之蟲不妬忌故諸蛇蟠皆其交接各受氣而生子以與后妃之身不妬忌故令衆妾皆共進御生子多非直子多則又宜汝之子孫使之振振兮無不仁厚也言羽者益斯羽蟲故舉羽以言多也釋蟲云蜚蜚蚱蟬舍人曰今所謂春黍也陸機疏云幽州人謂之春其春其即春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肱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斑黑其股似瑋瑋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是也此實與也傳不言與者鄭志答張逸云若此無人事實與也文義自解故不言之衆篇皆然傳言與也箋言與者喻言傳所與者

詩經

卷一 周南

七十六

欲以喻此事也與喻名異而實同或與傳與同而義異亦云與者喻標有梅之類也亦有與也或便文徑喻若綠衣之類或同與箋略不言喻者若邶風習習谷風之類也或疊傳之文若葛覃箋云與焉之類是也然有與也不必要有與者而有與者必有與也亦有毛不言與自言與者若四月箋云與人為惡有漸是也或與喻並不言直云猶亦若者雖大局有準而應援無定鄭云喻者喻猶鹿也取事比方以曉人故謂之爲喻也昭十年左傳曰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是有情慾者無不妬也麟趾殷其雷傳曰振振信厚者以麟趾序云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殷其雷其妻勸夫以義臣成君事亦信故皆以爲信厚也此言后妃子孫仁厚然而有管蔡作亂者此詩

人盛論之據其仁厚者多耳

集傳比也。螽斯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一生九十九子。詵詵和集貌。爾指螽斯也。振振盛貌。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后妃不妬忌。而子孫衆多。故衆妾以螽斯之羣處和集。而子孫衆多比之。言其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後凡言比者放此。

詩經

卷一周南

七上

之奔。湛湛露斯之類是也。然七月詩乃云斯螽動股。則恐螽斯是名也。釋文曰。郭璞云。江東呼為蚱蜢。永嘉陳氏曰。言羽者。螽斯羽蟲也。無羊之詩。羊言用牛言耳。狀物多如此。朱子曰。比便是說實事。如螽斯羽之句。是說那人下。便接宜爾子孫。依舊是就螽斯上說。更不用說實事。此所以謂之比。益比詩多。不說破這意。然亦有說破者。此。前數篇賦比興皆已備矣。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傳薨薨衆多也。繩繩戒慎也。

釋文。薨呼弘反。

集傳比也。薨薨羣飛聲。繩繩不絕貌。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傳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

集傳比也。揖揖羣聚也。蟄蟄亦多意。

藍田呂氏曰。螽斯始化。其羽詵詵然。比次而起。已化則齊飛。薨薨然有聲。既飛復斂羽。揖揖然而聚。歷言衆多之狀。其變如此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永嘉鄭氏曰。婦人之德。莫大於不妬忌。益功容可勉。而根於情者。難自克也。

詩經

卷一周南

七上

安成劉氏曰。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郕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此其多子之驗。誠后妃之德所致也。

序。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繆民也。

箋。无而無妻曰繆。

釋文。桃木名。說文作杕。云木少盛貌。繆本亦作杕。

疏。后妃內脩其化。贊助君子。致使天下有禮。男女年不過限。婚姻行不踰月。言致從家。

至則亦自近致遠之辭也。男女以正，三章上二句是也。昏姻以時，下二句是也。劉熙釋名云：無妻曰鰥，無夫曰寡。恒鰥然，故其字從魚。魚口不閉也。無夫曰寡，寡，單獨之名。鰥或作矜，同。王制曰：老而無妻謂之矜，老而無夫謂之寡。孝經注云：丈夫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也。內則云：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則婦人五十不復御，明不復嫁矣。士昏禮注云：姆婦人年五十出而無子者，亦出於此也。巷伯傳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間居，謂婦人也。內則曰：唯及七十，同藏無間，謂男子也。白虎通云：鰥之言，鰥鰥無所親，則寡者少也。言少匹對耳。故鴻鴈傳偏表曰：寡，此其對偶也。襄二十八年，仲曰：崔杼生及，及，淫而寡，故爾雅云：無夫無婦，並謂之寡。丈夫曰索，婦人曰厲，又許慎曰：

詩經

卷一 周南

七九

楚人謂寡婦為霜，寡婦之名，以老為稱，其有不得及時為室家者，亦同名焉。舜年三十，不娶，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唐傳孔子曰：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又何草不黃云：何人不矜，尚從軍未老，不早還見室家，亦謂之矜。易大過九二：老夫得其女妻，九五老婦得其士夫。禮宗子雖七十無主婦，是年過可以改娶，則婦人五十或可以更嫁者，言鰥寡據其不得嫁娶者耳。傳言崔杼為寡，則有子亦稱寡，鰥寡據其困者多，是無子故王制及周禮皆云：天民之窮而無所告者，標有梅卒章傳曰：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會而行之，謂期盡之法，則男女以正，謂男未三十，女未二十也。此三章皆言女得以年盛時行，則女自十五至十九也。女年既盛，則男亦盛矣。自二十至二十九也。東門之楊傳曰：男

女失時，不逮秋冬，則秋冬嫁娶正時也。言宜其室家，無踰時，則三章皆為秋冬時矣。鄭以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仲春之月為婚，是禮之正法。則三章皆上二句言婦人以年盛時行，謂二十也。下句言年時俱當。謂行嫁又得仲春之正時也。朱子辨說序首句非是，其所謂男女以正，婚如以時，國無鰥民者得之，蓋此以下諸詩皆言文王風化之盛，山家及國之事，而序者失之，皆以為為后妃之所致，既非所以正男女之位，而於此詩又專以為不妒忌之功，則其意愈狹，而說愈疎矣。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傳興也。桃有華之盛者，天天其少壯也，灼灼

詩經

卷一 周南

八十

華之盛也。之子，嫁子也。于，往也。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

箋興者，喻時婦人皆得以年盛時行也。宜者，

謂男女年時俱當。

疏毛以為小壯之桃，天天然，復有灼灼然之

之美色，正於秋冬行嫁，然是此行嫁之子，往歸嫁於夫，正得善時，宜其為室家矣。鄭唯據年月不同，又宜者，謂年時俱善為興。桃或少而未華，或華而不少，此詩天天灼灼，並言之，則是少而有華者，言桃有華之盛者，由桃少故華盛，以喻女少而色盛也。言年盛

時謂以年盛二十之時下云宜其室家乃據時月耳。易傳者以既說女年之成又言之子于歸後言宜其室家則總上之辭故以為年時俱當。

集傳興也。桃木名華紅實可食。天天少好之貌。灼灼華之盛也。木少則華盛之子是子也。此指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周禮仲春令會男女。然則桃之有華正婚姻之時也。宜者和順之意。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歎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

詩經

卷一周南

全

華谷嚴氏曰灼灼鮮明貌。

孔氏曰之子。桃夭謂嫁者之子。漢廣則貞潔之子。東山言其妻。白華斥幽王各隨其事而名之。

媒氏注曰陰陽交以成昏禮。順天時也。慶源輔氏曰婦人之賢莫大於宜家。使二家之人相與和順無一戾心始可謂之宜。

桃之夭夭有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傳菁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室猶室。

家也。

釋文黃浮雲反。

集傳菁實之盛也。室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傳蓁蓁至盛貌。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一家之人盡以為宜。

箋家人猶室家也。

疏易傳者明據宜其為夫婦不宜積為一家之人。桓十八年左傳曰女有柔男有室室。

詩經

卷一周南

全

家謂夫婦也。

集傳興也。蓁蓁葉之盛也。家人一家之人也。

朱子曰室家室家室家變文以叶韻耳。

桃夭三章章四句

止齋陳氏曰既曰宜其室家又曰宜其家人則可見男女以正之義也。如父母國人皆賤之則非所謂宜矣。血氣之使尤甚於少年故少艾之女不閉於婦道。韓鏡之士不堅於臣節。豐城朱氏曰宜者和順之意。和則不乖順則無逆。非勉強所能。必孝不棄於舅姑。敬不違於夫子。慈不遺於卑幼。義不拂於夫。

之兄弟而後可謂宜然由后妃教化行而倡于上之子則倣而應於下故于歸之際見者知其必有以宜室宜家焉可以觀感應之機矣

序兔且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釋文

兔又作免

疏經直陳兔且之人賢而云多者舉微以見著也桃夭言后妃之所致此言后妃之化宋言言后妃之美以茲斯以前皆后妃身事桃夭則論天下婚姻得時為自近及遠之離故云所致也此兔且又承其後已在致限故變言之化明后妃化之使然也宋言以后妃

詩經

卷一 周南

八

事終故總言之美其實是化美所以致也桃夭說昏姻男女故言不妬忌此說賢人衆多以關雎求賢之事故言關雎之化行宋言則婦人樂有子故云和平序者隨義立文其實總上五篇致此三篇朱子辨說此序首句非是而所謂莫不好德賢人衆多者得之

肅肅兔且栳之丁丁赴赴武夫公侯干城

傳肅肅敬也兔且免咎也丁丁栳杙聲也赴

赴武貌干杆也

箋且免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者

衆多也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此且免之人賢者也有武力可任為將帥之德諸侯可任以國守杆城其民折衝禦難于未然

釋文

李巡云賦也本又作伐爾雅云獵謂之杙雅云勇也干如字孫炎注云干櫓所以自蔽杆也

疏經毛以為肅肅然恭敬之人乃為免作且身防固也鄭唯干城為異言此兔且之人有赴赴然威武之德公侯可使之與我作杆城也肅肅敬也釋訓文此美其賢人衆多故

詩經

卷一 周南

八

為敬小星云肅肅宵征故傳曰肅肅疾貌羽鴻鴈說鳥飛文連其羽故傳曰肅肅羽聲也黍苗說宮室箋云肅肅嚴正之貌各隨文勢也釋器云免咎謂之且李巡曰兔自作徑路張且補之也釋宮云櫓謂之杙李巡云杙謂櫓也此丁丁連栳之故知栳杙聲故伐木傳亦云丁丁伐木聲

集傳與也肅肅整飭貌且咎也丁丁栳杙聲

也赴赴武貌干盾也干城皆所以杆外而衛內者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且免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故詩人因其所事以

起興而美之，而文王德化之盛，因可見矣。

東陽許氏曰：擊楫於地中，張其上也。

朱子曰：此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

文王未嘗稱王之一驗也。凡雅頌稱王者，皆

追王後所作爾。

問：免且詩作賦，看得否？曰：亦可，但其辭上下

相應，恐當爲興，然亦是興之賦也。

肅肅免且，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傳：逵，九達之道。

箋：怨耦曰仇。此免且之人，敵國有來侵伐者。

詩經

卷一 周南

公五

可使和好之，亦言賢也。

釋文：施如字，逵求龜反，杜預

疏：釋宮云：一達謂之道，二達謂之岐，郭

氏云：岐道旁出，三達謂之衢，郭氏云：交道四

出，岐多故曰衢。四達謂之衢，郭氏云：交道四

出，五達謂之康，孫炎云：康樂也，交會樂道也。

六達謂之莊，孫氏云：莊盛也，道煩盛，七達謂

之刺，孫氏云：三道交復，有一岐出者，八達

謂之崇，郭氏云：四道交出，九達謂之達，郭

氏云：四道交出，復有旁通者，莊二十八年，左

傳：楚伐鄭，入自純門，及達市，杜預云：達並九

軌，案周禮：經塗九軌，不名曰達，杜意蓋以鄭

之域內不應有九出之道，故以爲並九軌，於

爾雅則不合也。毛以爲姓，杜然有威武之

夫有文有武，能匹耦於公侯之志，爲公侯之

好匹。此雖無傳，以毛仇皆爲匹，鄭唯好仇爲

異。

集傳：興也，逵，九達之道，仇，與逮，同，匡衡引關

雎亦作仇字，公侯善匹，猶曰聖人之耦，則非

特干城而已，歎美之無已也，下章放此。

肅肅免且，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傳：中林，林中，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

箋：此免且之人，於行攻伐，可用爲策謀之臣。

詩經

卷一 周南

公六

使之慮無，亦言賢也。

疏：毛以爲免且之人，有文有武，可以爲腹心

非。鄭以爲此且免之人，賢者若公侯行攻

伐時，可使之爲腹心之計，謀慮前事，箋以

首章爲禦難，謂難未至而預禦之。二章爲和

好，怨耦謂已被侵伐，使和好之也，皆是用兵

之事，故知此腹心者，謂行攻伐，又

可以爲策謀之臣，使之慮無也。

集傳：興也，中林，林中，腹心，同心同德之謂，則

又非特好仇而已也。

免且三章章四句

詩經

卷一周南

八

則其在官使者從可知矣

序茅苴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箋天下和政教平也。

釋文茅苴音浮苴本亦作苴音以

疏若天下亂離兵革不息則我躬不閑於此之時豈思子也。今天下和平於是婦人始

樂有子矣。經三章皆樂有子之事也。定本和平上無天下二字。據箋則有者誤也。言天下者以其稱王。王必以天下之辭。文王平六州。武王平天下。事實平定。唯不得言太平耳。王道大成。圖瑞畢至。故曰太平。雖武王之時亦非太平也。故論語曰武蓋美矣。未盡善也。

詩經

卷一周南

八

以承其大耳。撥將事殊。結禰用別明非一人而為此六事而已。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傳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宜

懷妊焉。薄辭也。采取也。有藏之也。

箋薄言我薄也。

疏郭璞曰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為蝦蟆衣。陸機疏云馬舄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故曰車前當道也。今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齋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難產。王肅引周書王會云芣苢如李出於西戎。王基駁云王會

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貴土地異物以爲貢贊非周南婦人所得采是茅苴爲馬易之草非西戎之木也言宜懷妊者即陸機疏云所治難產是也言我薄者我薄欲如此於義無取故爲語辭傳於薄汗我私不釋者就此衆也時邁云薄言張之箋云薄猶甫也甫始也言客曰薄言追之箋云王始言從之詩之薄言多矣唯此二者以薄爲始餘皆爲辭也

集傳賦也茅苴車前也大葉長穗好生道旁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化行俗美家室

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茅苴而賦其事以

詩經

卷一周南

八十九

相樂也采之未詳何用或曰其子治難產

本草曰強陰益精令人有子

采采茅苴薄言掇之采采茅苴薄言將之

傳掇拾也將取也

集傳賦也掇拾也將取其子也

采采茅苴薄言結之采采茅苴薄言禰之

傳結執衽也扱衽曰禰

釋文詰永際也禰一本作禰同

疏釋器云執衽謂之結孫炎曰持衣上衽又云扱衽謂之禰李巡曰扱衣上衽於帶衽者裳之下也置衽謂手執之而不扱禰則扱於帶中矣

集傳賦也結以永貯之而執其衽也禰以永貯之而扱其衽於帶間也

安成劉氏曰衽者衣之襟也帶者腰之帶也自采之至禰之有無多寡之序如此

茅苴三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薄猶少畧也雖薄言采之而采之之多以至於結與禰焉其形於歌詠意簡而辭複如此則又可見其和平之意矣曰采曰有則始求而既得之辭曰掇曰將則正采而拾取其子之辭曰

詩經

卷一周南

九十

結曰禰則既采而攜以歸之辭

序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化行

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箋紂時淫風徧於天下維江漢之域先受文

王之教化

釋文漢廣漢水名也尚書云嶓冢漾水東流爲漢

疏此與桃夭皆文王之化后妃所贊於此言變后妃而言文王爲遠近積漸之義言南國則六州猶羔羊序云召南之國也彼言召南

此不言周南者以天子事廣故直

言南彼論諸侯故止言召南之國

朱子辨說此詩以篇內有漢之廣矣一句得

名而序者謬誤乃以德廣所及為言失之遠

矣然其下文復得詩意而所謂文王之化者

尤可以正前篇之誤先人嘗謂序非出於一

人之手者此其一驗但首句未必是下文未

必非耳蘇氏乃例取首句而去其下文則於

此類兩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

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傳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漢上

游女無求思者潛行為泳永長方泝也

箋不可者本有可道也木以高其枝葉之故

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興者喻賢女雖出游

流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理者亦由貞潔使之

然漢也江也其欲渡之者必有潛行乘泝之

道今以廣長之故故不可也又喻女之貞潔

犯禮而往將不至也

釋文

喬本亦作橋休息並如字古本皆爾本

或作休思此以意改爾流水本或作漢

水泝本亦作泝又作泝或作泝並同沈旋音

附方言云泝謂之輶輶謂之筏秦晉通語

也孫炎注爾雅云方木置水為泝筏也郭璞

云水中輶筏也又云木曰輶竹曰筏小筏曰

泝泝筏同音伐樊

光爾雅本作泝

疏木所以庇廕本有可息之道今南方有喬

木以上竦之故不可就而止息以興女以

詩經

卷一 周南

九上

定情本有可求之時今漢上有游女以貞潔

之故不可犯禮而求此言游女尚不可求則

在室無敢犯禮可知也此言游女尚不可求

自然尤潔又言水所以濟物本有泳思方思

乘泝以求濟以興女皆貞潔矣不可犯禮而

求思然則方泳以渡江漢雖往而不可泝行

犯禮以思貞女雖求而將不至是為女皆貞

潔求而不可得故男子無思犯禮也定本遊

女作游以泳思方思之等皆不取思為義

故為辭也經求思之文在游女之下傳解喬

木之下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

之字作休息也何則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

休求字為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

不敢輒改耳內則云女子居內深宮罔門此

漢上有游女者內則言閨寺守之則貴家之

女也庶人之女則執筐行饁不得在室故有

出游之事既言不可求明人無求者定本喬

上竦無木字女先貞而男始息者以姦淫

之事皆男唱而女和由禁嚴於女法緩於男

故男見女不可求方始息其邪意召南之篇

女既貞信尚有彊暴之男是也泳郭璞曰

水底行也晏子春秋曰潛行逆流百步順流

七里方泝論語曰乘桴浮于海註云桴編竹

大曰概小曰杼是也

集傳興而比也上疎無枝曰喬思語辭也篇

內同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陽軍大別

山入江江漢之俗其女好遊漢魏以後猶然

如大堤之曲可見也泳潛行也江水出永康

軍岷山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永長也方

杼也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

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游之女人

詩經卷一 周南 九

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

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爲比而反復詠歎之

也

爾雅曰小枝上緣爲喬注細枝皆翹條向上

安成劉氏曰集傳既載吳氏之說而於此復

先釋思字其下方釋漢水不從經文之大正

用毛傳之意也又曰李太白詩注曰大堤漢

水之堤大堤曲宋隋王誕爲襄州時作樂府

遺聲都邑三十四曲有大堤曲古詞云朝發

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兒女花艷驚郎

月又曰上四句以喬木不可休對游女不可

求而言故屬興下四句但言漢廣不可泳江

永不可方以比貞女不復可求之意而不說

其所比之事故屬比此其興比體製之殊備

見於一章之內

永康軍即今成都府灌縣隸四川

東陽許氏曰漢言廣謂橫渡也江口永謂沿

汭也

問文王時紂在河北故化只行于江漢朱子

曰然北方亦有狹狹

慶源輔氏曰江漢之俗其女好游詩人必以

游女爲言者出游之女猶如此况於閨闈之

內乎自豐鎬而南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

路皆江漢之所經由也

華谷嚴氏曰喬條之木不可休與高潔之女

不可求漢廣不可泳江永不可方以比見其

貞潔之意使人暴慢之意不作

朱子曰至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

除六句是反覆此興詠如奕奕寢廟至遇大

詩經卷一 周南 九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

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傳翹翹薪貌錯雜也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

箋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我欲刈取之以喻

衆女皆貞潔我又欲取其尤高潔者之子是

釋文

翹字，秣，說文云食馬穀也。牲，雁曰。本無

疏

翹翹然而高者，乃是雜薪。此薪雖皆高，我

翹翹而高故也。以與貞潔者乃是衆女。我欲

取其尤貞潔者，又言是其尤潔者之子。若往

歸嫁，我欲以衆秣養其馬，乘之以致禮儀。示

已有意欲求之。賜，賜也。子，室也。翹，即云風

雨所漂搖。故傳曰：翹翹危也。莊二十二年左

傳引逸詩曰：翹翹車乘，即云招我以弓，明其

遠故服虔云：翹翹遠貌。薪，木稱。故月令云

收秩薪柴。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下章蕒草

亦云薪者，因此通其文。楚亦木名，故學記注

以楚爲荆。王風鄭風並云：不流束楚，皆是也。

人言之子者，猶云：是此子也。桃夭傳云：嫁

子，彼說嫁事，謂嫁者之子，此則貞潔者之子。

詩經 卷一周南 九十五

東山之子言其妻白華之子斥幽王各隨其

事而名之。言謙不敢斥其適已，謂云往嫁，若

斥適已，當言來嫁。言致禮儀者，昏禮下達納

采用鴈問名納吉皆如之。納徵用玄纁束帛

儷皮，是士禮也。媒氏云：純帛無過五兩，謂度

人禮也。儷，謂牲也。昏禮不見用牲，文鄭以時

亦宜有也。

集傳興而比也。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楚木

名，荆屬之子，指游女也。秣，飼也。以錯薪起

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爲比，而歎

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

廬陵歐陽氏曰：願秣其馬，猶古人言雖爲執鞭，猶忻慕焉者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蕒。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

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傳蕒，草中之翹翹然，五尺以上曰駒。

疏 釋草云：購蕒，蕒舍人曰：購一名蕒，蕒云

蕒也。陸機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

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

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爲茹，是也。

庾人云：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騊，六尺

以上爲馬，故上傳曰：六尺以上曰爲馬。此駒

以次差之，故知五尺以上也。五尺以上，即六

尺以下，故林林箋云：六尺以下曰駒是也。韓

人注：因馬謂種戎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

駕馬高六尺，即庾人三等龍騊馬是也。何

休注：公羊云：七尺以上曰龍，不合周禮也。

集傳興而比也。蕒，蕒蒿也。葉似艾，青白色，長

數寸，生水澤中，駒馬之小者。

漢廣三章章八句

朱子曰：漢廣，汝墳諸詩皆是說婦人，豈是

文王之化，只化及婦人，不化及男子，亦是

偶然有此詩，說得一邊耳。

慶源輔氏曰：三章之末，皆終之以不可求

之意，所謂言之詳，辭之複，所以見其敬慕

有不能自己之意也。

建安何氏曰劉氏云文王教化其民能天歌其男女以正漢廣歌其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汝墳歌其婦人能勉其君子以正苟非防微之道習以性成風以成俗其能然乎

豐城朱氏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錄一漢下之家正而天下治矣天

序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閱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箋言此婦人被文王之化厚事其君子

疏婦人能閱念其君子勸勉之以正義不可逃亡為文王道德之化行也上文德廣所

詩經卷一 周南 九七

及先德後道事之次也言汝墳之國以汝墳之厓表國所在猶江漢之域非國名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怒如調飢

傳遵循也汝水名也墳大防也枚曰條幹曰

枚怒飢意也調朝也

箋伐薪于汝水之側非婦人之事以言君子

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怒思也未見

君子之時如朝飢之思食

釋文枚餘也怒本又作怒韓詩作溺音同調又作調音同

疏言大夫之妻身自循彼汝水大防之側伐其條枚故餘之薪以為已伐薪汝水之側

非婦人之事因閱已之君子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也既閱其勞遂思念其事言

已未見君子之時我之思君子怒然如朝飢之思食也釋水云汝為墳傳曰墳汝固知

是水名也李巡曰墳謂厓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故常武傳曰墳厓大司徒注云水厓曰

墳則此墳謂汝水之側厓岸大防也釋水云水自河出為灘江為沱又云江有沱河有

汝有清李巡曰江河汝旁有肥美之地名郭璞曰詩云遵彼汝墳則郭意以此汝墳為

汝所分之處有美地因為之墳彼墳從水此墳從土且伐薪宜於厓岸大防之上不宜在

汝汝之間也枚者木大不可伐其幹取條而已枚細者可以全伐之也周禮有銜枚氏注

詩經卷一 周南 九八

云枚狀如箸是其小也終南云有條有梅則條亦木名也故傳曰條指與此異也下章言

條肄肄餘也斬而復生是為餘也大夫之妻尊為命婦而伐薪者山世亂時勞君子不

在猶非其宜婦人之事深宮固門紡績織紵之謂也不賢而勞是其常故以賢者處勤為

非其事也釋話云怒思也舍人曰怒志而不得之思也釋言云怒飢也李巡曰怒宿不

食之飢也但飢之思食意又怒然故怒是飢之意非飢之狀小弁云怒然如擣無飢事故

箋直訓為思也

集傳賦也遵循也汝水出汝州天息山逕蔡

潁州入淮墳大防也枚曰條幹曰枚怒飢意

也。調一作輜重也。汝旁之國亦先被文王

之化者。故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因記其

未歸之時。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賦之也。

汝州今南陽府汝州蔡州今汝寧府並隸河南。穎州今鳳陽府穎州直隸。釋文曰。調又作輜。廣韻注曰。輜重載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傳 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既已遐遠也。

箋 已見君子。君子反也。于已反得見。知其不

詩經 卷一 周南 九十九

遠棄我而死亡。我於思則愈。故下章勉之。

釋文 肄以自反

疏 婦人以君子處勤勞之職。恐避役死亡。今

知不遠棄我而我憂思愈也。君子或不堪其苦。避役死亡。或自思公義。不避勞役。不由於婦人。鄭知不直遠棄已而去。知為王事死亡者。以閱其勤勞。豈為棄已而憂也。下章云父母孔邇。是勉勸之辭。由此畏其死亡。故下章勉之。

集傳 賦也。斬而復生曰肄。遐遠也。伐其枚

而又伐其肄。則踰年矣。至是乃見其君子之

歸而喜其不遠棄我也。

魴魚頰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傳 頰赤也。魚勞則尾赤。燬火也。孔甚邇近也。

箋 君子仕於亂世。其顏色瘦病。如魚勞則尾

赤。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辟此

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

于害。不能為疏遠者計也。

釋文 頰。說文作頰。又作頰。並同。燬音毀。齊人謂火曰燬。郭璞又音偵。字書作燬。音毀。

詩經 卷一 周南 一百

說文同。一音火尾反。或云楚人名曰燬。齊人曰燬。吳人曰燬。此方俗訛語也。辟此一本作此。

疏 婦人言魴魚勞則尾赤。以興君子苦則容

憔悴。所以然者。由畏王室之酷烈故也。既言君子之勤苦。即勉之。言今王室之酷烈。雖則如火。當勉力從役。無得逃避。若其避之。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自思念。以勉於害。無得死亡。罪及父母。所謂勉之以正也。釋器云。再染謂之頰。郭云。頰。淺赤也。哀十七年左傳曰。如魚頰尾。橫流而彷彿。鄭氏云。魚肥則尾赤。以喻頰。頰。注。縱。此魴魚尾本不赤。赤故為勞。魚自有肥而尾赤者。王肅云。當紂之時。大夫行役。王基云。汝墳之大夫。父而不歸。樂詳馬昭孔晃孫毓等皆云。大夫則箋云。仕於亂

世是為大夫矣。若庶人之妻，秋杜言我心傷悲。伯兮則云：甘心首疾。憂思若在於情性，豈有勸以德義，恐其死亡，若是乎序稱勉之以正，則非庶人之妻。言賢者不宜勤勞，則又非為士。周南召南，連本大同，而殷其雷，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其妻勸以義，此引父母之甚近。傷王室之酷烈，閔之則恐其死亡，勉之則勸其盡節，比之於殷，其雷志遠而義高大，夫妻於是明矣。

集傳：比也。魴，魚名，身廣而薄，少力，細鱗，頰赤也。魚勞則尾赤，魴尾本白，而今赤，則勞甚矣。王室，指紂所都也。燬，焚也。父母，指文王也。孔

詩經

卷一 周南

一百一

甚邇，近也。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曰：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已，雖其酷烈而未已，然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矣。此序所謂婦人能閱其君子，猶勉之以正者。蓋曰：雖其別離之久，思念之深，而其所以相告語者，猶有尊君

親上之意，而無情愛狎昵之私，則其德澤之深，風化之美，皆可見矣。一說：父母甚近，不可以懈於王事，而貽其憂，亦通。

陸氏曰：魴一名魴，江東呼為魴。

山陰陸氏曰：魴，青鱗，細鱗，縮頭，闊腹，其廣方其厚，扁故曰魴。亦曰魴魴，方也。魴，福也。

藍田呂氏曰：魴尾赤，魴尾白，今亦赤，則勞甚矣。

南軒張氏曰：玩此詩，則民心雖怨乎紂，而尚以周之故，未至於泮散也。是文王以盛德為商之方伯，與商室係民心而繼宗社者也。其德可不謂至乎。

列女傳曰：妻恐其懈於王事，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遺父母憂，蓋生於亂世，迫於暴虐，故也。

須溪劉氏曰：父母，行役者之父母也。

詩經

卷一 周南

一百二

汝墳三章章四句

臨川王氏曰：前二章篤於夫婦之仁，後一章篤於君臣之義。

止齋陳氏曰：汝墳是已被先王之化者，江漢是聞文王之化，而未被其澤者，却有意思。

豐城朱氏曰：周南十一篇而南國之詩，僅居其二，何也？曰：漢廣汝墳之間，是非一國也，而其被聖人之化，則一而已矣。不錄則無以見其風俗之美，盡錄則又有不勝其可錄者焉。故錄一漢廣，以見其德之端莊。

其性之靜一者非特一女而已也。錄一汝墳以見其意之忠厚其志之專慈者又非特一行役之婦人而已也。是時王化自北而南故觀於桃夭而見化之行於國中者如此觀於廣漢汝墳而見化之行於南國者又如此詩亦何以多爲哉

序麟之趾闕雎之應也。闕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箋關雎之時以麟爲應後世雖衰猶存關雎之化者君之宗族猶尚振振然有似麟應之時無以過也。

詩經

卷一 周南

二五

釋文

麟瑞獸也序本或直云麟趾無之字

疏

此篇本意直美公子信厚似古致麟之時太師編之以象應序者述以示法案中

候握河紀云帝軒題象麟麟在周又唐傳云堯時麒麟在郊藪又孔叢云唐虞之世麟鳳遊於田由此言之黃帝堯舜致麟矣然俱行闕雎之化而致否異者亦時勢之運殊古太平時行關雎之化至極能盡人之情能盡物之性太平化洽故以致麟文王之時殷紂尚存道未盡行四靈之瑞不能悉至成康之時天下太平亦應致麟但無文證無以言之孔子之時所以致麟者自爲制作之應非化洽所致也先言麟之趾大定次角者麟是走獸以足而至故先言趾因從下而上次見其額次見其角也同姓疎於同祖而先言姓者取

其與定爲韻故先言之

朱子辨說之時二字可刪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傳興也趾足也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振

振仁厚也于嗟歎辭

箋興者喻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

麟

釋文

振音真相應音廣當也

詩經

卷一 周南

二五

疏

言古者麟之趾猶今之振振公子也麟之爲獸屬信而應禮以喻今公子亦振振然

信厚與禮相應故于嗟乎歎今公子信厚如麟今言似古致麟之時今雖時不致麟而信與之等反覆嗟歎所以深美之也哀十四年左傳服虔注云視明禮修而麟至思齊信立白虎援言從又成則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山出龍貌恭體仁則鳳凰來儀騶虞傳云有至信之德則應之是與左傳說同也說者又云人臣則修母致子應以昭二十九年左傳云水官不修則龍不至故也人君則當方來應是以駁異義云玄之聞也洪範五事一曰言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於是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可從故天應以金獸之瑞是其義也

集傳與也。麟麋身牛尾馬蹄毛蟲之長也。趾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振振仁厚貌。于嗟數辭。文王后妃德脩于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善。故詩人以麟之趾與公之子言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言之不足。故又嗟數之言。是乃麟也。何必麋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為王者之瑞哉。

詩經

卷一 周南

一五五

慶源輔氏曰。文王雖不王而不害其為有王者之道。有王者之道。則有王者之瑞。故以麟之趾為與。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傳定。題也。公姓。公同姓。

釋文。定。字書作頤。音同。題。郭璞注。爾雅頤也。本作顓。誤。

疏。定。題。郭璞曰。謂頤也。傳或作顓。釋音云。顓。頤白頤顓。亦頤也。公族公同祖。則謂與公同高祖。有廟屬之親。此同姓。則五服以外。故大傳云。五世祖免。殺同姓是也。大傳注又云。外高祖為庶姓。是同高祖為一節也。襄十二年左傳曰。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

於廟。廟。又曰。魯為諸姬臨於周廟。謂同姓於文王為宗廟也。邢凡。蔣茅。昨祭臨於周公之廟。是同宗於祖廟也。同族謂五服之內。彼自以五服之外。遠近為宗姓。與此又異。此皆君親非異國也。要皆同姓。以對異姓。異姓最為疎也。

集傳與也。定。額也。麟之額未聞。或曰有額而不以抵也。公姓。公孫也。姓之為言生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傳麟角。所以表其德也。公姓。公同祖也。

箋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

詩經

卷一 周南

一五五

釋文。示有武。一本示作象。

疏。釋獸云。麟麋身牛尾一角。京房易傳曰。麟身牛尾馬蹄有五色彩。腹下黃高丈二。陸機疏。麟麋身牛尾馬足黃色。負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故司馬相如賦曰。射麋脚麟。謂此麟也。

集傳與也。麟一角。角端有肉。公族。公同高祖。

祖廟未毀。有服之親。

漢終軍傳曰。麟角戴肉。設武備而不為害。所以為仁。

安成劉氏曰：公同高祖，與文王同高祖也。蓋亞圖之玄孫，文王之三從兄弟，至武王時，然服盡也。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集傳序以爲關雎之應得之

華谷嚴氏曰：應效應也。公于生長富貴，宜其驕淫輕佻也。今乃仁厚，豈非關雎風化之效歟？公子猶仁厚，則他人可知。南軒張氏曰：麟出於上古之時，蓋極治之日也。以紂之在上，而周之公子振振仁厚，不減於極治之日，故詩人歌之以爲是乃麟也。周公取之以爲關雎之應。董氏曰：麒麟在郊，藪禮運以爲四靈，孔叢

詩經

卷一周南

一章

子曰：唐虞之時，麒麟遊于田，蓋古人言治之極，必假此爲應。廬陵彭氏曰：黃氏云：麟之趾不跂，定不抵角，不觸猶公子宜貴，不期驕富不期侈也。而乃至於仁厚，又曰：或云：關雎之應雖無麟，而若麟之時，春秋之作雖有麟而非麟。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

句

集傳按此篇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關

雎舉其全體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

詩經

卷一周南

一章

行之在已。穆木蠡斯，美其德惠之及人，皆指其一事而言也。其詞雖至於后妃，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王身脩家齊之效也。至於桃夭兔置芣苢，則家齊而國治之效，廣漢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故復以是終焉。而序者以爲關雎之應也。夫其所以至此，后妃之德固不爲無所助矣。然妻道無成，則亦豈得而專之哉？今言詩者或乃專美后妃而不本於文王，其亦誤矣。

安成劉氏曰：已上十一篇詩，原其所以作，皆本於文王之身，蓋關雎至蠡斯五篇，則刑于寡妻之效也。桃夭以下六篇，所謂至于兄弟，御于家邦者也。后妃之德固在其中矣。然而妻者陰道也。陰道無成，有終，則后妃豈得專成功之名哉？此所以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而謂之風也。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一終

子臣

卷一 周南

二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二

明 後學張溥纂

召南一之二

集傳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舊說扶風

雍縣南有召亭即其地今雍縣析為岐山

天興二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餘已見周

南篇史記正義召亭在岐山縣西南

召南鵲巢詁訓傳第二

詩經

卷二 鵲巢

序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

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鵲巢乃可以配焉

窈起家而居有之謂嫁于諸侯也夫人有均

壹之德如鵲巢然而後可以配國君

釋文鵲字林作鵲尸鳩本又作鵲草木疏云一名擊穀尸鳩飼其子且從上而下暮

從下而上

疏經三章皆言起家而來居之文王之迎太姒未為諸侯而言國君者召南諸侯之風

故以夫人

爾君言之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傳興也鳩鵲鳩也鵲鳩不自爲巢居鵲

之成巢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女嫁于諸侯送

御皆百乘

箋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猶國君積

行累功故以興焉興者鵲鳩因鵲成巢而居

有之而有均壹之德猶國君夫人來嫁居君

子之室德亦然室燕寢也之子是子也御迎

詩經

卷二

二

也是如鵲鳩之子其往嫁也家人送之迎之

車皆百乘象有百官之盛

釋文枯爾雅作鵲鞠爾雅作鵲架俗本或作

也

疏言維鵲自冬歷春功著乃有此巢窠鵲鳩

爵位維夫人往處之今鵲鳩居鵲之巢有均

壹之德以興夫人亦有均一之德故可以配

國君又本其所起之事是子有鵲鳩之德其

往嫁之時則夫家以百兩之車往迎之言夫

人有德禮迎其備釋鳥云鵲鳩枯鞠郭氏

曰今布穀也江東呼鵲爲鵲倉云鵲鳩方言

云戴勝謝氏云布穀類也諸說皆未詳布穀

者近得之推度災曰鵲以復至之月始作

室家鵲鳩因成事天性如此也復於消息十

一月卦故知冬至加功也月令十二月鵲始

巢則季冬猶未成也故云至春乃成也此與

月令不同者大率記國中之候不能不有早

晚詩緯主以釋此故依而說焉燕寢夫人所

居下傳言旋歸謂反燕寢亦是也書序云

武王戎車三百兩皆以一乘爲一兩謂之兩

者風俗通以爲車有兩輪馬有四匹故車稱

兩馬稱匹諸侯之禮嫁女於諸侯故迎之百

乘諸侯之女故送亦百乘若大夫之女雖爲

夫人其送不得百乘各由其家之所有爲禮

也家人謂父母家人也左傳曰凡公女嫁

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

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言太姬自莘適

周必上卿送之昏禮曰衿良席在東屈云婦

人稱夫曰良人綢繆傳曰良人美室者以其

文對梁者梁是三女故良人爲美室也百乘

象百官者昏禮人倫之本以象國君有百官

詩經

卷二

三

卿五大夫二十七士士昏禮從軍二乘其天

子與大夫送迎則無文以言夫人之嫁自乘

家車故鄭箴齊引士昏禮曰主人爵弁纁

裳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有供則士妻始嫁

乘夫家之車也又引此詩乃云此國君之禮

夫人自乘其家之車也然宣五年齊高周及

子叔姬來反馬何彼懷矣美王姬之車故鄭

箴齊宣又云禮雖散亡以詩義論之天子以

至大夫皆存留車反馬之禮故泉水云還車

言適箋云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也

言適之者夫自以其車迎之送之則其家以

車送之故知壻車在百兩迎之中婦車在百兩將之中明矣

集傳興也鵲鳩皆鳥名鵲善爲巢其巢最爲完固鳩性拙不能爲巢或有居鵲之成巢者之子指夫人也兩一車也一車兩輪故謂之兩御迎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兩也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脩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美之曰維鵲

詩經

卷二 鵲巢

四

有巢則鳩來居之是以之子于歸而百兩迎之也此詩之意猶周南之有關雎也

南軒張氏曰惟其能專靜而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有所作爲則非婦道矣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傳將送也

集傳興也方有之也將送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傳盈滿也能成百兩之禮也

箋漢者言衆媵姪娣之多是子有陽鳩之德宜配國君故以百兩之禮送迎成之

釋文國君夫人有左右媵兄女曰姪

疏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凡有八人是其多也傳言夫人

有陽鳩之德故能成此百兩迎之禮箋以送爲迎夫人將之謂送夫人成之謂成夫人故

易以百兩之禮送迎成之

集傳興也盈滿也謂衆媵姪娣之多成其禮也

詩經

卷二 鵲巢

五

鵲巢三章章四句

序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祀則不失職矣

職矣

箋奉祭祀者采芣之事也不失職者夙夜在公也

公也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傳芣繅蒿也于於沼池沚渚也公侯夫人執

芣萊以助神享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溪澗

之草猶可以薦王后則荇菜之事祭事也

箋于以猶言往以也執紫菜者以豆薦紫菹

言夫人於君祭祀而薦此豆也

疏言夫人往何處采此紫菜乎於沼池於泚

用之乎於公侯之宮祭事夫人當薦之也此

章言其采取故卒章論其祭事自蒿非水

非水中也左傳曰苟有明德淵察沼泚之

毛可薦於鬼神彼言毛此傳言草皆菜也

經有三于傳訓為於不辨上下箋明下二于

為於上于為往隨人云四豆之實皆有菹菹

在豆故知以豆薦紫菹特牲云主婦設兩敦

黍稷于道南西上及兩側劍毛設于道南

陳即主婦亦設羹矣知紫不為羹者祭統云

夫人薦豆九嬪職云贊后薦徹豆簋即王后

夫人以豆為重故關雎箋云后妃供荇菜之

道亦不為羹采蘋知為羹者以教成之祭牲

用魚毛之以蘋藻故知為羹且使季女設之

不以薦事為重與此異也

詩經

卷二

六

詩經

卷二

七

之禮此詩亦猶周南之以有葛覃也

本草曰蓬蒿也似青蒿而葉麤上有白毛從

初生至枯白於衆蒿頗似細艾三月採爾雅

所謂蓬蒿也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為菹

長樂劉氏曰草祭祀故並謂之草春秋存事

于太廟是也問采紫只作祭祀說自是曉然若作蠶事雖

與葛覃同類而恐實非也葛覃是女功采紫

是婦職以為同類亦無不可何必以為蠶事

而後同耶朱子曰此說亦姑存之而已

于以采紫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傳山夾水曰澗宮廟也

集傳賦也山夾水曰澗宮廟也或曰即記所

謂公桑蠶室也

禮記祭義曰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祭宮

仍有三尺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

于蠶室桑于公桑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傳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夙早也祁祁舒緩

也去事有儀也箋公事也早夜在事謂視濯既饔饔之事禮

記主婦髮髻言我也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髮髻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我還歸者自廟反其燕寢

釋文 婦酒食也髮鄭音髮髻本亦作髻鄭注

被婦人之紒因以名焉春秋

疏 言夫人首服被髮之飾僅儻然甚疎敬乎

視濯既饗之時甚疎敬矣至於祭畢釋祭服又首服被髮之釋祁祁然有威儀何時爲此威儀乎謂祭事既畢夫人云薄欲還歸反其燕寢之時明有威儀矣髮髻少牢作被

詩經

卷二 采芣

八

爲副編次注云次弟髮長短爲之特性云主婦纓笄少牢云被錫纓笄笄上有次也髮別髮以被首也少牢云主婦衣修袂注云衣綰衣而修其袂耳修者益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尺三寸袂八寸此夫人首服與之同其衣即異何者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侯衣以見君祿衣御序於君此雖非正祭亦祭祭事宜與見君相似故緣衣士視壺濯以弁則此夫人視濯蓋展衣否則祿衣也知非祭服者郊特牲曰王皮弁以聽祭報又曰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王非正祭不服袞夫入非正祭不服袞衣明矣且狄首服副非被所當配耳故下箋云夫人祭畢釋祭服而去是也少牢注修綰衣之袂追師注引少牢衣修袂以爲修綰衣之袂不同者鄭以特性禮

詩經

卷二 采芣

九

士妻結衣大夫妻言修袂封士而言故修綰衣之袂以無明文故追師之注更別立說見士祭玄端其妻綰衣大夫祭朝服其妻亦宜與士異故爲修袂衣之袂也知非助祭自祭爲異者以助祭申上服即妻鞠衣大夫妻展衣不得修袂衣之袂此主婦髮髻在少牢之經箋云禮記者誤也知僅儻不爲被服者以下祁祁據夫人之安舒故此爲疎懈而恭敬也 早謂祭日之晨夜謂祭祀之先夕之期也夜在事謂先視濯既早夜則朝視兼祭末下不宜復言祭末之事故鄭引髮髻與被爲一非祭時所服解在公爲視濯非正祭之時也諸侯之祭禮亡正以言夙夜是祭前之事案特牲夕陳鼎於門外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籩豆即此所云夜也又云夙興

集傳賦也被首飾也編髮爲之僅儻疎敬也

夙早也。公公所也。祁祁舒遲貌。去事有儀也。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或曰公。卽所謂公桑也。

華谷嚴氏曰。王后六服。祿衣爲進朝於王之服。首則服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夫人祭祀。不應服次。曹氏謂此在商時。與周禮異。

長樂劉氏曰。僮僮。步雖移而後不動之貌。朱子曰。公。謂宗廟之中。非私室也。

疊山謝氏曰。公。齊廬之類。鄭氏曰。祭畢。思念既深。如親親將復入也。陶

詩經

卷二 采芣

十

陶遂遂。相隨行之貌。慶源輔氏曰。采芣以供祭。是未祭以前事也。被之僮僮。夙夜在公。是正當祭時事也。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是既祭畢時事也。夫銳始而怠終者。常人之情也。事自始終。敬無間斷。此夫人之所以爲賢也。

采芣三章章四句

止。齊陳氏曰。采芣。其家人之六二乎。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無遂事。惟飲食薦享而已。采芣于沼澗。而用之于祭祀。其未事則夙夜以致吾力。其既事則舒遲以言歸而已。盛陵彭氏曰。呂氏云一章二章言其事也。三章言其容也。

序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釋文。蟲。本或作虫。非也。草木疏云。一名負蠶。大小長短如蝗而青也。

疏。經言在室則夫唱乃隨。既嫁則憂不當其禮。皆是以禮自防之事。

朱子辨說此恐亦是夫人之詩。而未見以禮自防之意。

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傳。興也。嘒嘒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螽。蟣也。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忡忡猶猶也。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止。辭也。覯。遇降下也。

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未見君子者。謂在塗時也。

詩經

卷二 草蟲

十

在塗而憂。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故心衝衝。然是其不自絕于其族之情。既見。謂已同牢而食也。既覯。謂已昏也。始者憂於不當。今君子待已以禮。庶自此可以寧父母。故心下

序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也。易曰男女觀精萬物化生。

疏言啜啜然鳴而相呼者草蟲也。趨趨然躍

隨從君子者其妻也。既已隨從君子行嫁在

塗未見君子之時父母憂已恐其見棄已亦

恐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之意故憂心衝衝

然亦既見君子與之同牢而食亦既遇君子

與之臥息於寢知其待已以禮庶可以安父

母故我心之憂即降下也。釋蟲云草蟲負

蟻郭璞曰常羊也陸機云小大長短如蝗也

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釋蟲又云阜螽蟻李

巡曰蝗子也陸機云今人謂蝗子為螽子充

州人謂之螽許慎云蝗螽也蔡邕云螽也

明一物嘉時者謂嘉善之時鄭為仲春定

月也以此善時相求呼不為草蟲而記時也

詩經 卷二 草蟲 十一

出車箋云草蟲鳴晚秋之時婦人雖適人

若不當夫氏為夫所出還來歸宗謂被出也

謂在塗所見案昏義云昏親受之於父母則

在家已見矣今在塗言未見者謂不見君子

接侍之禮而心憂非謂未見其面目而已

注云觀合也男女以陰陽合其精氣以

觀為合此云遇者言精氣亦是相遇也

集傳賦也啜啜聲也草蟲蝗屬奇音青色趨

躍貌阜螽蟻也忡忡猶衝衝也止語辭觀

遇降下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

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

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華谷嚴氏曰負螽也螽也即螽斯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

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傳南山周南山也蕨鼈也惓惓憂也

箋言我也我采者在塗而見采鼈菜者得其

所欲得猶已今之行者欲得禮以自喻也

釋文蕨草木疏云周秦曰蕨齊魯曰鼈本

又作鼈俗云其初生似鼈脚故名焉

疏毛以為言有人升彼南山之上云我欲采

其鼈菜與已在塗路之上欲歸於夫家得

夫待已以禮也已嫁之欲禮似采鼈菜之人欲

得鼈鄭唯以在塗之時因見采鼈為異耳

毛以秋冬為正昏不得有在塗因見之義故

前則明廷之妻大夫不越境迎女婦人自見明在周地故云周南山知非召地者周也百里雖召地亦屬周不分別采地之周召也舍人曰蕨一名鼈郭璞云初生無葉可食此婦人歸嫁必不自采蕨故以在塗見之因與知者以大夫之妻待禮而嫁明及仲春采蕨之時故也

集傳賦也登山蓋託以望君子蕨繁也初生無葉時可食亦感時物之變也惓憂也

慶源輔氏曰草蟲之鳴阜螽之躍蕨薇之生皆時物之變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

詩經

卷二 草蟲

十四

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傳薇菜也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火思相離也箋維父母思已故已亦傷悲夷平也

釋文薇草也亦可食

疏陸機云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

集傳賦也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謂之迷蕨胡氏曰疑卽莊子所謂迷

陽者夷平也

慶源輔氏曰蕨薇皆是山之所有登山采薇亦皆託言也凡詩中所言采掇之事多是託言

致堂胡氏曰荆楚之間有草叢生脩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麗條之腴者大如巨擘剝而食之甘美野人呼爲迷陽疑莊子所謂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卽此蕨也容齋項氏曰薇今之野豌豆蜀人謂之巢菜

草蟲三章章七句

豐城朱氏曰卷耳后妃之思其君子也草蟲大夫妻之思其君子也曰汝墳曰履其雷又行役者之妻之思其君子也尊卑之分雖殊而望家之情則一然以行役之久

詩經

卷二 草蟲

十五

雖有別離之思而無怨恨之情所以爲風之正也

序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箋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泉治絲繭織維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殖醢禮相助奠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爲大夫妻能循其爲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爲法度

釋文 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共音恭本

作金紉繒帛之屬組音

疏 此謂已嫁為大夫妻能循其為女時事也

互相明也從二十而嫁以上皆內則文也

言女子十年不出者對男子十年出就外傳

也內則注云婉謂婦言婉謂婦容聽從者聽受

容貌也則婉謂婦言婉謂婦容聽從者聽受

順從於人所謂婦德也執麻者執治緝績

之事奈麻也釋草云奈麻孫炎曰麻一名奈

是也治絲繭者繭則纈之絲則絡之織紉組

紃者組也組也紃也二者皆織之服度注左

傳曰織紃治絲繭者則紃謂繒帛也內則注

云紃條也組亦條之類學女事者謂治葛纈

詩經 卷二 采蘋 十六

線之事皆學之所以供衣服是謂婦功也此

已上謂女所學四德之事又觀於父母之家

祭祀之事納酒漿簋豆菹醢之禮謂當薦獻

之節納以進尸虞夏傳曰納以教成內則云

釋文 藻水菜也萍本又作藻一本作萍涯亦作厓

集傳 賦也蘋水上浮萍也江東人謂之蘋濱

厓也藻聚藻也生水底莖如釵股葉如蓬蒿

行潦流潦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

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

華谷嚴氏曰本草水萍有三種大者曰蘋葉

圓潤寸許季春始生可糝蒸為茹中者曰荇

詩經 卷二 采蘋 十七

澡也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為

戒

釋文 藻水菜也萍本又作藻一本作萍涯亦作厓

集傳 賦也蘋水上浮萍也江東人謂之蘋濱

厓也藻聚藻也生水底莖如釵股葉如蓬蒿

行潦流潦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

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

華谷嚴氏曰本草水萍有三種大者曰蘋葉

圓潤寸許季春始生可糝蒸為茹中者曰荇

菜小者水上浮萍毛氏以蘋為大萍是也傳以蘋為水上浮萍是以小萍為大萍誤矣蘋可茹而萍不可茹豈有不可茹之萍而乃用以供祭祀乎臨川王氏曰采蘋必於南澗采藻必於行潦言其所薦有常物所采有常處也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傳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

箋亨蘋藻者於魚涪之中是錡羹之毛

釋文錡三足釜也亨本又作烹煮也涪汁也錡木或作銅鄭云三足兩耳有蓋和羹

詩經

卷二

采蘋

十八

集傳賦也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蓋粗熟而淹之為菹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此足以見其循序有常嚴敬整飭之意

曹氏曰皆竹器

慶源輔氏曰知粗熟而淹以為菹者祭祀之禮主婦薦豆而實以菹醢故也

安成劉氏曰必采而後盛以筐筥必盛而後烹以錡釜則非循序有常者不能也曰采曰盛曰湘無一不親曰筐曰筥曰錡曰釜無一不具則非嚴敬整飭者不能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傳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室奠于牖下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筐筥錡釜陋質也少女微主也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毛之以蘋藻

箋牖下戶牖間之前祭不于室中者凡昏事

于女禮設几筵于戶外此其義也與宗子主

詩經

卷二

采芣

十九

此祭維君使有司為之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也女將行父禮之而候迎者蓋母薦之無祭事也祭事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其案盛蓋以黍稷

釋文牖音酉下如字協韻則音戶後皆放

疏三章勢連須通解之也大夫之妻將行嫁南澗之涯采之任何處采此蘋藻於彼澗潦之中采之南澗言流行潦言彼五言也既得

詩經

卷二 采蘋

二十

此菜在何器盛之維筐及筥盛之既盛此菜而還往何器亨煮之維錡及釜之中煮之也既煮之爲羹往何處置設之於宗子之室戶外端下設之當設置之時使誰主之有齊莊之德少女王設之釋草云萍其大者蘋舍人曰萍一名萍郭璞曰今水上浮萍也江東謂之藻音飄左傳曰蘋蘩蕰藻之菜蘩聚也故言藻聚藻陸機云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然則藻聚生故謂之聚藻也行者道也說文云潦雨水也然則行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乃在廟也祭女所出祖者以其言祖廟既毀明未毀祭其廟也與天子諸侯同高祖祭高祖廟同曾祖祭曾祖廟宗室宗子之家也然則太宗之家百世皆往宗子尊不過卿大夫立三廟二廟而已雖同魯高無廟可祭則五屬之外同告於壇故易義注云若其祖廟已毀則爲壇而告焉是也以魚爲牲者鄭云魚爲祖實蘋藻爲羹祭無牲告事耳非正祭也祭獨以蘋藻者蘋之言賓賓服也欲使婦人柔順服從藻之言澡澡浴也欲使婦人自潔清左傳曰女贊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言以告虔取早起戰栗脩治法虔敬之義也則此亦取名爲戒明矣易義注云魚蘋藻皆水物陰類者義得兩通說文曰江淮之間謂釜曰錡定本有足曰錡下更無傳俗本錡下又云無足曰釜少牢禮用羊豕也經云上利執羊俎下利執豕俎下乃云上佐食羞兩錡取一羊錡於房中下佐食又取一羊錡於房中皆毛注云毛菜也羊用苦豕用薇

詩經

卷二 采蘋

二十一

皆有滑性體在俎下乃設羊俎豕俎云皆毛煮於所亨之滑始盛之錡器也故特牲注云錡肉味之有菜和者今教成祭牲用魚毛之蘋藻則魚體亦在俎蘋藻享於魚滑之中矣故鄭云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以準少牢之禮故知在錡中爲錡羹之毛知非大羹盛在錡者以大羹不和貴其質也此有菜和不爲大羹矣魯頌曰毛炰臠羹傳曰羹大羹羹也以其經單言羹故得兼二也特牲禮云設大羹清於醢此注云大羹清煮肉汁則清汁也傳以昏義云教於宗室是大宗之家此言膳下又非於壇故知是大宗之廟宗子有廟則亦爲大夫士矣言大夫士祭於宗室謂祖廟已毀或非君同姓故祭大宗之家也知非宗子之女自祭家廟者經言于以奠之宗室膳下若宗子之女自祭家廟何須言於宗室乎知膳下戶牖間之前者以其正祭在與西南隅不直繼牖言之今此云膳下故爲戶牖間之前戶西牖東去牖近故云膳下又解正祭在室此所以不於室中者以其凡祭事皆爲於女行禮設几筵於戶外取外成之義昏禮云納采主人筵於戶西上右几問名納吉約徵請期皆如初昏禮又云主人筵於戶西上右几是其禮皆戶外設几筵也知宗子主此祭者以其就宗子家明告神宗子所主季者少也以將嫁故以少言之未必伯仲處小也襄二十八年左傳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實諸宗室李嗣尸之敬也隱三年左傳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風有采蘋采蕰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毛意以教成之祭與禮

詩經

卷二 采蘋

三

女爲一者蓋見昏禮記將嫁女之日父醴女而俟迎者更不見有教成之祭故謂與禮女爲一也父醴女以醴酒禮之今毛傳作禮儀之禮者司儀注云上於下口禮故聘禮用醴酒禮賓作禮儀之禮定本禮作醴案昏禮女將行嫁父醴女而俟迎者其時蓋母薦之更無祭事不得有羹矣今經陳季女設羹正教成之祭不得有羹矣蓋母薦之者以士昏禮云饗婦姑薦明父禮女母薦之可知故昏禮注云父醴之於房中南面蓋母薦焉重昏禮是也以無正文故云蓋知禮之於房中者以母在房外故也祭禮主婦設羹謂特牲云主婦人及兩銅銅毛設於豆南是也少牢無主婦設羹之事此宗子或爲大夫其妻不必設羹要非此祭不得使季女設羹因特牲有主

婦設羹之義故據以言之組實男子設之者以特牲少牢組皆男子主之故也又魚菜不可空祭必有其饌而食事不見故因約之其案盛蓋以黍稷耳以特牲少牢止用黍稷此不得過也或不用稷故兼言之王肅以爲此篇所陳皆是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采蘋藻以爲蒞設之於與與即牖下又解毛傳禮之宗室謂教之以禮於宗室本之季女取微主也其毛傳所云牲用魚毛之以蘋藻亦謂教成之祭非經文之蘋藻也自云述毛非傳言也何則傳稱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既言禮之即云牲用魚毛之以蘋藻是魚與蘋藻爲禮之物若禮之爲以禮教之則牲用魚毛之以蘋藻何所施乎明毛以禮女與教成之祭爲一魚爲所用之牲矣而云以禮教之非傳意也又上傳云宗室大宗之廟大夫

詩經

卷二 采蘋

三

士祭於宗室若非教成之祭則大夫之妻自祭夫氏何故云大宗之廟大夫豈皆爲宗子也且大夫之妻助大夫之祭則無士矣傳何爲兼言大夫士祭於宗室乎又經典未有以與爲牖下者矣據傳禮之宗室與大夫士祭於宗室文同毛之以蘋藻與經采蘋采藻文協皆是毛實以此篇所陳爲教成之祭矣孫毓以此篇所陳爲教

集傳賦也奠置也宗室太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室牖下室西南隅所謂與也尸主也齊敬季少也祭祀之禮主婦主薦豆實以菹醢少而能敬尤見其質之美而化之所從來者遠矣

安成劉氏曰諸侯之庶子爲別子別子之嫡子爲大宗即大夫之始祖也故祭於其廟朱子曰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向室西南隅爲與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所謂牖下者也凡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廬陵李氏曰堂屋五架中作之架曰棟次棟之架曰楣後楣之下以南爲室以北爲室與房大夫房東室西相連爲之室又戶東而牖西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與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牖穿壁爲交牕以取明也

儀禮少牢曰饋食主婦薦韭菹醢醢於筵前葵菹醢醢陪設于東建安熊氏曰菹菜茹醢肉汁周禮有七菹七

醢或曰醢肉醬也。又曰無骨為醢。

采蘋三章章四句

東萊呂氏曰采之盛之潤之奠之所為者非一端所歷者非一所矣。而前不厭久而不懈循其序而有常。積其誠而益厚。然後祭事成焉。季女之少若未足以勝此而實乃此者以其有齊敬之心也。

序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箋召伯姬姓名奭食采於召作上公為二伯後封于燕此美其為伯之功。故言伯云。

詩經

卷二 甘棠

二十四

釋文

甘棠草木疏云今棠梨與召康公名也。燕世家云與周同姓孔安國及鄭皆云爾。皇甫謐云文王之庶子案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也未知士安之言何所憑據燕國名在周禮幽州之域今泳郡薊縣是也。

疏謂武王之時召公為西伯行政於南土決訟於甘棠之下其教著明於南國愛結於民心故作是詩以美之。經三章皆言國人愛召伯而敬其樹諸風雅正經皆不言美此云美召伯者二南文王之風唯不得言美文王且召伯臣子故可言美也。案首言后妃之美謂說后妃之美行非美后妃也。皇矣言美周不斥文王也至於變詩美刺各於其時故善者言美惡者言刺。幽亦變風故有美周公。

食采文王時為伯武王時故樂記曰武王伐

紂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是也。鄭志張逸以行露箋云當文王與紂之時謂此甘棠之詩亦文王時事故問之云詩傳及樂記武王即位乃分周公左召公右為二伯文王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為伯答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是鄭以此篇所陳巡民決訟皆是武王伐紂之後為伯時事若文王時與周公共行王化召美即歸之於王行露直言召伯聽訟不言美也詩人何得感文王之化而曲美召公哉武王之時召公為王官之伯故得美之不得繫之於王因詩繫召公故錄之在召南論卷則總歸文王指為即專美召伯也為伯今陝當云西國言南者以為在召南為正耳。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詩經

卷二 甘棠

二十五

傳蔽芾小貌甘棠杜也剪去伐擊也芼草舍也。

箋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

釋文

芼韓詩作芼。疏國人見召伯止舍棠下決男女之訟今雖身去尚敬其樹言蔽芾然之小甘棠勿得剪去勿得伐擊由召伯嘗舍於其下也。此

比於大木為小故其下可息我行其野云蔽

帝其榜。箋云：榜之蔽蒂始生，謂榜葉之始生。形亦小也。釋木云：杜甘棠，郭璞曰：今之杜梨。又曰：杜赤棠，白者棠，舍人口杜赤色，名赤棠。白者亦名棠，然則其白者為棠，其赤者為杜。唐禮仲夏教養舍，注云：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然則養者草也。草中止舍，故云養舍。載馳傳曰：草行曰跋，以其對涉是水行，故以跋為草行。且跋字從足，與此異也。定本集注於注內並無跋字，云知聽男女訟者以此舍於棠下，明有次斷。若餘國政不必於棠下斷之。故大車刺周大夫言古者大夫出聽男女之訟，明王朝之官有出聽男女獄訟之理也。且下行露亦召伯聽男女之訟，以此類之亦男女之訟可知。武王時猶未刑措，寧能無男女訟之。

詩經

卷二

甘棠

王六

集傳賦也。蔽蒂盛貌。甘棠，杜梨也。白者為棠，赤者為杜。翦，翦其枝葉也。伐，伐其條幹也。伯方伯也。菱，草舍也。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

山陰陸氏曰：其子有赤白美惡，白色為甘棠，赤色澀而酢，俗語澀如日是也。盧陸羅氏曰：伯，長也。為諸侯之長也。又曰：止於其下以自蔽，猶草舍耳，非謂作舍也。元城劉氏曰：息，甘棠之下耳。說者乃謂召公不重煩勞百姓，止舍棠下，是為墨子之道。

也

蔽蒂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傳憩，息也。

釋文憩，本又作揭。

集傳賦也。敗，折憩息也。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愛之愈久而愈深也。下章放此。

廬陵羅氏曰：必邁反，凡物自毀則如字，毀之必邁反。

蔽蒂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詩經

卷二

甘棠

王七

傳說舍也。

箋拜之言援也。

釋文說本或作我，又作說同，始銳反，舍也。

集傳賦也。拜，屈說舍也。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

董氏曰：如人之拜，小低屈也。

甘棠三章章三句

史記燕世家曰：召公其得兆民和，巡行鄉邑，有棠樹，決政事其下，人思召公，懷棠樹。

不敢伐歌詠之。
孔氏曰括地志云召伯廟在涪州壽安縣西北人懷其德因立廟。
考索曰周南天子所都周公不得專有其美召公專主諸侯則南國之教得以稱召伯也。在易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遠也。四多疑近也。周公遜召公遠存詩無諱此其異歟。
慶源輔氏曰蘇氏謂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故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最明者此其說似可采而詩傳不取者蓋二南皆周公所集其實皆所以明文王之德化也。

序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族微貞信之教興

詩經

卷二 行露

二十

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箋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者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時

疏男雖侵陵貞女不從是以貞女被訟而召伯聽斷之鄭志張逸問行露召伯聽訟察民之意化耳何訟乎答曰實訟之辭也民被化久矣故能有訟經三章下二章陳男女對訟之辭首章言所以有訟由

女不從男亦是聽訟之事也黃氏曰周家教興而俗未殄此如一陽來復之時自二南極而王道成則自復而臨自臨而泰之時也

而泰之時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傳興也厭浥濕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

箋夙早也厭浥然濕道中始有露謂二月中嫁取時也言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與謂

道中之露大多故不行耳今彊暴之男以此多露之時禮不足而強來不度時之可否故

云然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行事必以昏昕

詩經

卷二 行露

二十九

釋文

浥本又作挹莫本又作慕

二十九

疏毛以爲厭浥然而濕道中有露之時行人豈不欲早夜而行所以不行者以爲道中之露多懼濡已耳以興彊暴之男今來求已

我豈不欲與汝爲室家乎所以不爲者室家之禮不足懼連禮之汗身耳似行人之懼露

喻貞女之畏禮鄭以爲昏用仲春之月多露之時而來謂三月四月之中既失時而禮

不足故貞女不從知始有露二月中者以二月八月春秋分陰陽中也禮九月霜始降

八月仍有露也則二月始有露矣詩云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是草既成露爲霜則二月草

始生霜爲露可知此述女之辭言多露者謂三月四月也汝彊暴之男不以禮來雖二月來亦不可矣周禮地官媒氏職云仲春之月

來亦不可矣周禮地官媒氏職云仲春之月

來亦不可矣周禮地官媒氏職云仲春之月

來亦不可矣周禮地官媒氏職云仲春之月

令會男女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而會之謂初昏者也司男女之無夫家者
文也彼注云用斯女也用昏者也約有苦葉
箋云納采至請期用斯明其女也親迎用昏
明是婿也經言夙即斯也夜即昏也禮不足
而來還暴故貞女拒之云汝若仲春以禮而
來我豈不且受爾禮夕受爾迎何故不度時
之可否今始來乎既不受其禮
亦不受其迎故夙夜兼言之

集傳賦也厭浥濕意行道夙早也南國之
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
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為強

詩經

卷二 行露

三十

暴所汚者自述已志作此詩以絕其人言道
間之露方濕我豈不欲早夜而行乎畏多露
之沾濡而不敢爾蓋以女子早夜獨行或有
强暴侵陵之患故託以行多露而畏其沾濡
也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
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傳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

速召獄塲也昏禮紼帛不過五兩

箋女女彊暴之男變異也人皆謂雀之穿屋
似有角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
于我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
以味今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
于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士師所
當審也幣可備也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
和六禮之來彊委之

詩經

卷二 行露

三十

釋文穿本亦作穿塲盧直云相質嚴爭訟者
也崔云塲者塲正之義一云獄名昧本
亦作喝鳥口也紼帛依字系旁才後人遂以
才為屯因作純字媒謀也廣雅云灼酌也
疏此彊暴之男侵陵貞女女不肯從為男所
迫故貞女與對此陳其辭也此彊暴之男
雖召我來至與我塲實其情而室家之道不
足已終不從之獄塲者鄭與義駁云獄者
塲也囚證於角核之處周禮之圓土然則獄
者核實道理之名舉陶造獄謂此也既囚證
未定獄事未決繫之於圓土因謂圓土亦為
獄此章言獄下章言訟司寇職云兩造禁民
訟兩劑禁民獄對文則獄訟異也故彼注云
訟謂以財貨相告者獄謂相告以罪名是其
對例也歆其通也此詩亦無貽罪之異重章
變其文耳此召伯謂之士師者以其聽訟

詩經

卷二 行露

三十一

故以獄官言之。士師注云：十，察也。主審察獄訟之事者，其職曰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鄭以士師有察獄之事，因言士師所當察，非召伯即為士師也。大車云：古者大夫出聽男女之訟，則王朝之官皆得出外聽訟，不必要為士師矣。且士師司寇之屬，佐成司寇者也。寧召伯公卿所當為乎？禮言純帛，不過五兩，多不過之，則少有所降耳。明雖少而不為不足，不足者謂事不和平，強暴之謂故箋申傳意，乘其文而為之說云：是非謂幣不足也。媒氏注云：純，實細字也。古緇以才為聲，納幣用緇，婦人陰也。凡於娶禮必用其類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士大夫乃以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注云：十箇為束，責成數也。禮尚

儉，兩兩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二丈，合為四十八，今謂之匹，猶匹耦之云與，則紵帛亦細也。傳取媒氏以故合其字，定本作紵字，此五兩，庶人禮也。故士昏禮用玄纁束帛，注玄用玄纁者，象陰陽備也。然則庶人卑，故直取陰類而已。大夫用幣無文，準士昏而言，王人曰穀圭，天子以聘女，大璋諸侯以聘女，是天子諸侯加圭璋之文也。知不為幣不足者，以男速女而獄幣若不備，不得訟也。以訟拒之，明女不肯受，男子疆委其禮，然後訟之，言女受已之禮而不從已，故知幣可備而云不足，明男女賢與不肖各有其耦，野有死麋，箋云：不由媒妁，知此有媒約者，以此相訟，明其使媒，但不和而致訟耳。野有死麋，以亂世民貧，思屬肉為禮，明無媒可知。箋云：劫脅以成昏，與此不同也。說文云：

媒，謀也。謀合二姓，如酌也。斟酌二姓，六禮者，納采至親迎，女既不受，可強委之，納采之禮，則女不告名，無所卜，無問名納吉之禮，納徵之幣，可謂委，不和平，不得請期，期不從，不得親迎，言六禮之來，禮委者，以方為居，必行六禮，故以六禮言之，其實時所委者，無六禮也不過，屬以納采幣，以納徵，平女為父母所嫁，媒約和否，不錄於已，而輕肯陳女與男訟之辭，猶暴之男與之爭訟，詳人假其事而為之辭，取

詩經

卷二 行露

三十二

集傳興也。家，謂以媒聘求為室家之禮也。速，召致也。貞女之自守如此，然猶或見訟而

召致於獄，因自訴而言，人皆謂雀有角，故能穿我屋，以與人皆謂汝於我嘗有求為室家之禮，故能致我於獄，然不知汝雖能致我於獄，而求為室家之禮，初未嘗備，如雀雖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也。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傳墉，牆也。視墉之穿，推其類，可謂鼠無牙不

終從不棄禮而隨此疆暴之男

疏釋宮云精謂之壻李巡曰謂項壻也郭特也亦為城王制注云小城曰壻皇矣云以伐崇壻義得兩通也

集傳興也牙牡齒也壻壻也言汝雖能致

我於訟然其求為室家之禮有所不足則我

亦終不汝從矣

山陰陸氏曰鼠有齒而無牙朱子曰使貞女之志得以自伸者召伯聽訟

詩經

卷二 行露

三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朱子曰召南非一國其被化必有淺深此詩之作其被化之未純者賦故未免有強暴侵陵之犯必待聽之明而後察若周南則固無是詩然騶虞純被之後召南亦不宜有是詩矣
安成劉氏曰此詩貞女乃訟之初六強暴之男則訟之九四也初六陰深不永於訟而九四以剛不中正應之貞女自守非所以召訟而男子以強暴陵之然曰室家不足則初六之辭明矣曰亦不女從則九四不克訟矣所以能然者以有召伯為九五之大人也然以此詩之貞女猶周南漢廣之貞女也而彼之出遊人自不犯此雖早夜自守而猶有強暴之訟是又被化有遠

近作詩有先後未可遽分優劣也

豐城朱氏曰行露之女子其信而男強暴豈文王召伯之教化能行之女而不能行之男耶蓋當是時南國之人染商之惡深被周之政淺則或變或不變固不可以一律齊也漢廣之游女嘆其終不可求此被化而先變者也行露之貞女見訟而致於獄此被化而未純者也文王之化譬之太陽雖無私而其照陰崖也獨後陽春雖無私而其至陰谷獨遲其勢則然也

序羔羊鵲巢之功效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箋鵲巢之君積行累功以致此羔羊之化在

詩經

卷二 羔羊

三

位卿大夫競相切化皆如此羔羊之人

疏大夫有德由君之功是鵲巢之功所致也言南者總謂六州也以篇在召南故連言召耳云德如羔羊者麟趾序云如麟趾之時騶虞序云仁如騶虞皆如其經也經陳大夫為裘用羔羊之皮此云德如羔羊者詩人因事託意見在位者裘得其制德稱其服宗伯注云羔取其群而不失其類士相見注云羔取其群而不黨公羊傳何休云羔取其群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死義生禮者此羔羊之德也毛以儉素內於心服制形於外章首二句言裘得其制是節儉也無私存於情得失表於行下二句言行可蹤迹是正直也鄭以退食為節儉自公為正直羔裘言德能稱之委蛇者自得之貌皆亦節儉正直

之事

朱子辨說此序得之但德如羔羊一句為行說耳

羔羊之皮素絲五純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傳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純數也古者素絲

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公公門也

委蛇行可從迹也

箋退食謂減膳也自從也從於公謂正直順

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節儉而順心志

詩經

卷二 羔羊

三六

定故可自得也

釋文地又作蛇讀此兩句當云委蛇委蛇沈

疏毛以為召南大大皆正直節儉言用羔羊

數有五既外服羔羊之裘內有羔羊之德故

退朝而食從公門入私門布德施行皆委蛇

然動而有法可使人蹤迹而效之言其行服

相稱內外得宜此章言羔羊之皮卒章言羔

羊之縫互見其用皮為裘縫殺得制也鄭

唯下二句為異言大夫減退膳食順從於事

心志自得委蛇然此言純數下言總數謂

純總之數有五非訓純總為數也二章傳云

絨縫者釋訓云絨羔羊之縫也孫炎曰絨之

為界絨然則縫合羔羊皮為裘縫即皮之界

絨五絨既為絨則五純五總亦為絨也古者

素絲以得英裘者織素絲為組訓以英飾

裘之縫中清人傳曰子有英飾閭宮傳云朱

英為飾則此英亦為飾可知素絲為飾維組

紃耳若為線則所以縫裘非飾也故干旄曰

素絲組之紃亦組之類則素絲可以為組紃

矣傳知素絲不為線而得為飾者若線則凡

示皆用非可美故素絲以英裘非線也言大

夫羔裘以居者謂居於朝廷非居於家也論

語曰狐貉之厚以居注云在家所以接賓客

則在家不服羔裘矣論語注又云緇衣羔裘

與君異耳傳以言退者自朝之辭故知公

謂公門少儀云朝廷曰退是也行可從迹者

謂出言立行有始有終可縱迹後效也大

夫常膳日特豚朔月少牢王肅云自減膳食

之飯前史以為美談

集傳賦也小曰羔大曰羊皮所以為裘大夫

燕居之服素白也純未詳蓋以絲飾裘之名

也退食退朝而食於家也自公從公門而出

也委蛇自得之貌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

詩經

卷二 羔羊

三七

聖人有過下之譏孫毓云自非天災無減膳

之制所以得減膳食者以序云節儉明其減

於常禮經言退食是減膳可知禮者若人之

奢制其中法若車服之文物祭祀之犧牲不

可逼下是故此論羔裘美其得制至於奉養

已食客得減退故趙盾食魚飧公孫弘脫粟

之飯前史以為美談

集傳賦也小曰羔大曰羊皮所以為裘大夫

燕居之服素白也純未詳蓋以絲飾裘之名

也退食退朝而食於家也自公從公門而出

也委蛇自得之貌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

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

錢氏曰兩皮之縫不易合故織白絲爲綱施之縫中連屬兩皮因以爲飾曹氏曰裘必合衆皮而成故以縫殺不一疊山謝氏曰委蛇委蛇此泰然自得之貌也使胸中微有愧作其步趨非躁則急不遲則速安能委委蛇蛇哉南軒張氏曰重言委蛇舒泰而有餘裕也獨賦其退食之際蓋於此時而然則其在公之正直可知矣。

羔羊之革素絲五緇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詩經

卷二 羔羊

三

傳革猶皮也絨縫也

箋自公退食猶退食自公

釋文 孫炎云絨縫之界域域縫

疏 對文則皮革異故掌皮云秋斂皮冬斂革去其毛曰革革更也對文言之異散文則皮革通司裘曰大裘飾皮車謂革輅也去毛得革皮則是有毛得稱革故攻皮之工有函鮑韞韞裘是皮革通言也此以爲裘明非去毛故云革猶皮也依月令孟冬始裘天子祭天則大裘而冕故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鄭注大裘黑羔裘是也其五冕之裘亦同黑羔裘司裘職云掌

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更不別言裘冕已下之裘明六冕與爵弁同用黑羔裘若天子視朝及諸侯朝天子皆以狐白裘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裘象衣色皮弁服白布衣故也其卿大夫在朝及聘問亦衣狐白裘玉藻云士不衣狐白故也其緹蓋用素衣鄭注玉藻云非諸侯則不用素錦爲緹故也士則麕裘青豸裘以狐白之外惟麕裘素也其諸侯視朝及卿大夫等同用黑羔裘以玉藻云羔裘緇衣以緇之又鄭注論語云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是也若諸侯視朝君臣用麕裘鄭注論語云素衣麕裘諸侯視朝之服其臣則青豸裘絳衣爲緇若兵事既用韎韐衣則用黃衣狐裘及狸裘象衣色故也又襄四年傳云緇之狐裘敗我於狐駘又定九年傳云皆

詩經

卷二 羔羊

三

積而衣之謂之裘是也若天子以下用狐則羔裘緇衣以緇之司服云凡用冠弁服注云冠弁委貌則諸侯朝服故也其天子諸侯燕居同服玄端則亦同服羔裘矣凡裘人君則用全其臣則裘飾爲異故唐詩云羔裘豹袂鄭云卿大夫之服是也若崔靈恩等以天子諸侯朝祭之服先着明衣又加中衣又加裘裘外又加緇衣緇之上乃加朝祭之服其二劉等則以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緇之又云以帛裏布非禮也鄭注云冕服中衣用素朝服中衣用布若皮弁服之下即以錦衣爲緇便是以帛裏布故知中衣在緇衣之上明矣又以司服職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以下冕不復云裘司裘職云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亦不別言裘冕以下之裘明六冕與爵弁同用大裘之羔裘矣案玉藻云

君子狐青裘豹舄玄纁衣以賜之注云君子大夫士狐青裘蓋玄衣之裘然裘與玄玄知不用狐青裘者以司裘職云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龍謂狐青麋裘之屬鄭以功裘以待頒賜大夫士明非見服之裘矣

集傳賦也革猶皮也絨裘之縫界也

新安胡氏曰絨絨總篇意名義微異縫之突元謂之絨有界限謂之絨合二為一謂之總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步安蛇還食自公

傳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

集傳賦也縫縫皮合之以為裘也總亦未詳

詩經

卷二 召南

四

羔羊三章章四句

安成劉氏曰此詩之言賢才猶周南之有兔置也蓋文王作人之效驗諸在野則起起之武夫公侯腹心觀諸在朝則委蛇之大節儉正直此文王之化不可以淺深遠近論者也

序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能閑其勤勞勸以義也

箋召南大夫召伯之屬遠行謂使出邦畿

釋文雷亦作雷

疏定本能閑其勤無勞字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經三章章首二句是也不遑寧處其

室家閑其勤勞次二句是也詩本美其勤以義即具陳所勸之由文王未稱王召伯為諸侯之臣其下不得有大夫此言召南大夫則是文王都豐召伯受采之後也言召伯之屬者召伯為王者之卿士周禮六卿其下皆有大大夫各屬其卿故云之屬左傳曰伯與之大夫暇禽亦此之類也知非六州諸侯之大者經云殷其雷雷以喻號令不得有出境行畿行號令者也若六州大夫不得有出境行令之事知非聘問者聘問結好非殷雷之取喻有時而歸非室家所當閑念言遠行從政無期以反室家閑之明是召伯之屬從行化於南國也時未為伯箋因行雷之序從後言之耳朱子辨說按此詩無勸以義之意

詩經

卷二 召南

四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

君子歸哉歸哉

傳殷雷聲也山南曰陽雷地奮震驚百里山

出雲雨以潤天下何此君子也斯此違去遑

暇也振振信厚也

箋雷以喻號令於南山之陽又喻其在外也

召南大夫以王命施號令于四方猶雷之殷

殷然發聲于山之陽何乎此君子適居此復

去此轉行遠從事於王所命之方無敢或間
暇時閱其勤勞大夫信厚之君子為君使功
未成歸哉歸哉勸以為臣之義未得歸也

疏言殷殷然雷聲在南山之陽以喻君子行
號令在彼遠方之國既言君子行王政於
遠方故因而問之云何乎我此君子既行王
命於彼遠方謂適居此一處今復乃去此更
轉遠於餘方而無敢或間暇之時何為勤勞
如此既問念之又因勸之言振振然信厚之
君子今為君出使功未成可得歸哉勸以為
臣之義未得歸也雲漢傳曰隆隆而雷非
雨雷也箋云雨雷之
聲尚殷殷然也是也

詩經

卷二 召南

聖三

集傳興也殷雷聲也山南曰陽何斯斯此人
也達斯斯此所也遑暇也振振信厚也南
國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
思念之故作此詩言殷殷然雷聲則在南山
之陽矣何此君子獨去此而不敢少暇乎於
是又美其德且冀其早畢事而還歸也
張子曰如鸛鳴婦歎之義將風雨則思念行
者廬陵彭氏曰或云行者遇雨則思居者之安
居者遇雨則思行者之勞也

豐城朱氏曰何斯達斯念其久也莫敢或遑
問其勞也振振君子美其德也婦哉歸哉望
其至也往役者君子事上之義思念者婦
人愛夫之情二者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達斯莫敢遑息振振

君子歸哉歸哉

傳亦在其陰與左右也息止也

疏上陽直云山南此云側不復為山南三
方皆是陰謂山北左謂東右謂西也

集傳興也息止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達斯莫敢遑處振振

詩經

卷二 召南

聖三

君子歸哉歸哉

傳或在其下處居也

箋下謂山足

集傳興也

豐山謝氏曰始不敢暇中不敢止終不
暇居處一節緊一節此詩人法度也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問此詩比君子于役
之類莫是寬緩和平

故入正風朱子曰固然但正變風亦是後
人如此分別當時亦只是大約取之聖人
之言在春秋易書無一字虛至於詩則發
乎情不同安成劉氏曰此詩之念行役

猶周南之有汝墳也然視汝墳則無尊君
親上之意者蓋彼詩作於既見君子之
故得慰其勞而勉以正此詩作於君子未
歸之日故但念其行役之勞然而無怨咎
之辭則其婦人之賢文王之化亦皆可見
矣豐城朱氏曰二南言振振者凡三自
子孫之衆多而言故取其盛自聖化之漸
濡而言故取其仁自室家之別離而言故
取其信言固
各有所指也

序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
男女得以及時也

釋文 梅木名也韓詩作棋說文棋亦梅字男
女及時也木或作得以及時者從下而

詩經

卷十 召南

四

誤

疏 紂時俗衰政亂男女喪其配耦嫁娶多不
以時今被文王之化故男女皆得以及時
毛以卒章云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為蕃育法
二章為男年二十八九女年十八九首章言
男年二十六七女年十六七以梅落喻男女
年衰則未落宜據男年二十五女年十五矣
則毛以上二章陳年盛正昏之時卒章蕃育
法雖在期盡亦是及時東門之楊傳云不逮
秋冬則毛意以秋冬皆得成昏孫卿曰霜降
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正月也孫
卿毛氏之師明毛亦然又家語曰霜降而婦
功成而嫁娶者行焉冰泮農事起昏禮殺於
此又云冬合男女春班爵位邱詩曰士如婦
妻迨冰未泮是其事也其周禮言仲春夏小

詩經

卷二 召南

四

正言二月者皆為期盡蕃育之法禮記云二
十日弱冠又曰冠成人之道成人乃可為人
父矣喪服傳曰十九至十六為長殤殤子不
殤父明男二十為初娶之端又禮記曰女子
十五許嫁而笄以十五為成人許嫁不為殤
明女十五為初昏之端矣王肅述毛曰前賢
有言丈夫二十不娶不有室女子十五不取
不事人雖周亦云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
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
後是則晚矣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
豈但年數而已此皆取說於毛氏矣又男女
之昏為賢淑與方類但男年二十以後女年
十五以後隨任所常嘉好則成不必要以十
五六女配二十一男也雖二十女配二十
之男三十之男配十五之女亦可也傳據其
並期盡者依周禮文為正鄭據周禮仲春為
昏是其正此序云男女得以及時言及者汲
汲之辭故三章皆為蕃育之法非仲春也上
二章陳及夏行嫁卒章言夏晚大衰不復得
嫁待明年仲春亦是及時也以梅實喻時之
盛衰不以喻年若梅實未落十分皆在喻時
未有衰即仲春之月是也首章其實七分謂
在樹者七梅落仍少以喻衰猶少謂孟夏也
以去春近仍為善時故下句言迨其吉今欲
及其善時也二章言其實三今謂在者惟三
梅落益多謂仲夏也過此則不復可嫁故云
迨其今今急辭恐其過此故急也又卒章
項禮之謂梅十分皆落梅實既盡喻去春
尤遠善亦盡矣謂季夏也不可復昏待至明
年仲春故下句云迨其謂之四月五月去春
未一時故可以嫁季夏去春遠矣故不得為
昏周禮媒氏仲春之月奔者不禁故知明年

詩經

得行也。鄭以仲春為昏月，故行露野有蔓草，皆引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又夏小正二月，綏多女士，下云有女懷春，故以仲春為昏月也。此首章箋云：女年二十，則依周禮書傳穀梁禮記皆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故不從毛傳。且女子十五，正言許嫁，不言即嫁也。越語曰：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父母有罪。越王謂欲報吳之故，特下此令。又若女年皆十五而嫁，越王欲速為昏，何由乃下十七之期乎？又諸經傳所以皆云三十二，都不可據信。故據周禮三十之盡也。孫卿家語：未可據信。故據周禮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昏用仲春也。案異義：人君年幾而娶，今大戴禮說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天子以下及庶人同禮。又左傳說：人君十五生子，禮三十而娶，庶人禮也。謹案舜生三十，不娶，謂之齔。禮又王世子曰：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有兄伯邑考，故知人君早昏，所以重繼嗣。鄭玄不駁，明知天子諸侯十二而冠，冠而生子，大夫以下，明從庶人法也。行露之篇，女以多露拒男，此四月五月而云，猶可嫁者。鄭志答張逸云：行露以正言也。標有梅以蕃育人民，然則行露為不從男，故以禮拒之。此為有故，不及正時許之，所以蕃育人民，故也。綱終箋與此三章之喻大同，彼云不得其時，此云及時者，此文王之化有故，不得以仲春者許之，彼正時不行，故為殊。達禮事同意異，故美刺有殊。朱子辨說此序末句未安，止齋陳氏曰：婚欲及時者，所以全節行於未破之日。學欲及時者，所以全智慮於未分之時。

詩經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傳興也。標，落也。盛極則墮落者，梅也。尚在樹者七，吉，善也。箋：興者，梅實尚餘七未落，喻始衰也。謂女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我當嫁者，庶衆迨及也。求女之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其善時。善時，謂年二十雖夏未大衰。釋文：迨，韓詩云：顧也。卷二 召南 四十七 疏：毛以為墮落者是有梅，此梅雖落，其實十分之中尚在樹者七，其三始落，是梅始衰。興女年十六七，亦女年始衰，求女之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其善時，以為昏。此十五為衰對十八九故為善。此同興男女年舉女年則男年可知矣。鄭言墮落者是有梅，此梅雖落，其實十分之中尚七未落，已三分落矣。而在者衆，以興漸衰者善時，此時雖衰，其十分之中尚七分未衰，唯三分衰耳。而善者猶多，謂孟夏之月初，承春後，仍為善時，求我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孟夏善時以成昏事。箋知不以梅記時者，以序云男女得以及時而經有三章，宜一章喻一月，若為記時，則梅已有一落，不久則盡，其實七兮，與頃筐壁之正同一月，非本歷陳及時之意，故為喻也。女被文王之化，貞信之教，興必不自呼其夫，令及時。

取已鄭恐有女自我之嫌故辭之言我者詩人我此女之當嫁者亦非女自我

集傳賦也標落也梅木名華白實似杏而酢庶衆迨與也吉吉日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强暴之辱也故言梅落而在樹者少以見時過而太晚矣求我之衆士其必有及此吉日而來者乎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今

詩經

卷二召南

四九

傳在者三也今急辭也

箋此夏鄉晚梅之隋落差多在者餘三耳

釋文鄉本亦作

鄉又作向

集傳賦也梅在樹者三則落者又多矣今今日也蓋不待吉矣

標有梅頃筐堅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傳堅取也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

民也

箋頃筐取之謂夏已晚頃筐取之於地謂勤也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

疏

毛以爲隋落者是有梅此梅落盡故以頃筐取之以興女年二十顏色甚衰而用蕃育之禮以取之求我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其此時而謂之以成昏謂者以言謂女而取之不待備禮鄭以隋落者是梅此梅落故頃筐取之於地以興漸衰者善時此善時已盡

詩經

卷二召南

四九

故待至明年仲春以時已過不可復昏故也求我當嫁者之衆士宜及明年仲春女勤望之時謂女年二十而不嫁至明年仲春則有勤望之憂宜及此時取之

集傳賦也堅取也頃筐取之則落之盡矣謂之則但相告語而約可定矣

黃氏曰迨其謂之以爲男女固欲及時而亦必以正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

慶源輔氏曰其辭雖若汲汲然必待夫士之求也懼時之過者情也待士之求者禮也發乎情止乎禮義蓋不獨變風爲然矣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問此詩周出於正風如此急迫何耶朱子

日亦是人之情。嘗見晉魏間有怨父母之詩。讀詩者於此亦欲達男女之情。向見東萊麗澤詩。有唐人女言兄嫂不以嫁之。詩鄙俚可惡。後來思之。亦自是人之情處。爲父母者。能於是而察之。則必使之及時矣。此所謂詩可以觀。女子之情欲婚姻之及時。視桃夭則少。貶矣。行露死靡於漢廣亦然。東萊呂氏曰。是詩也。其詞汲汲如將失之。豈習亂而喜始治者耶。

序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詩經

卷二 召南

五十五

疏言夫人惠及賤妾。使進御於君。二章上二句是也。衆妾自知卑賤。故抱衾而往。御不當夕。下三句是也。此賤妾對夫人而言。則總指衆妾。賤與姪娣皆爲賤妾也。曲禮下云。公侯有妾。謂在九女之外。若內司服女御注。以衣服進者。彼暫時之事。不得次序。進御明不在此賤妾之中。夫人禮命貴與君同。故稱曰小君。衆妾則賤。故喪服注云。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也。妾之貴者。夫人姪娣也。即喪服所謂貴臣。賤妾也。左氏皆言以夫人之姪娣爲繼室。明其貴也。何休云。夫人無子。立右媵之子。右媵無子。立左媵之子。以二媵爲貴。與禮不合。故韓奕箋獨言娣舉其貴者。是姪娣貴於媵之義。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

不同。

傳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嘒。四時更見。肅肅疾貌。宵夜征行寔是也。命不得同於列位也。

箋衆無名之星。隨心嘒在天。猶諸妾隨夫人。以次序進御于君也。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嘒在東方。正月時也。如是終歲。列宿更見。夙早也。謂諸妾肅肅然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

詩經

卷二 召南

五十五

以次序進御者。是其禮命之數不同也。凡妾御於君不當夕。

釋文爾雅云嘒謂之柳寔。

疏言然微者彼小星。此星雖微亦隨三星與禮雖卑者是彼賤妾雖卑亦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所。由夫人不妬忌惠及故也。衆妾自知已賤不敢同於夫人。故肅肅然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夜來早往或夜往而早來不敢當夕。是禮命之數不得同於夫人故也。此言小星故爲微貌。雲漢傳曰嘒星貌。以宣王仰視不止小星故直言星貌。兼大星皆在也。嘒之爲貌不甚大明。比於日月爲小。

詩經

卷二 召南

五十五

故大星小星皆得為小貌知三為心者下章云維參與昂昂不五星則五非下章之節也五既非昂則三亦非參列星之大房心參伐三既非參而心亦三星故知三謂心也網繆傳曰三星參也以其刺昏姻不得其時舉正時以刺之冬日之昏在天在凡唯參為然故知非心也三星在天皆為心心實三星而傳不明說盡從此為心以其心稱三為正故此稱三以對參也箋則三皆為心以其心實三星而列宿之尊故元命苞曰心為天王公羊又云心為大辰故言三星此及網繆荅之華皆云心也知五星嚙者元命苞云柳五星釋天云味謂之柳天文志云柳謂鳥喙則喙者柳星也以其為鳥星之口故謂之喙心東方之宿即南方之宿著明者故以比夫人也言四時更見者見連言在東恐其俱時在東故

云四時之中更迭見之經云在東箋云在天網繆言三星在天傳曰見於東方經取其韻注說其義故皆反其經也書傳曰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鷄鳴大師奏鷄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由此言之夫人往來舒而有儀諸妾則肅肅然夜而疾行是其異也言或早或夜在於君所者謂諸妾夜晚始往及早來也亦異於夫人也內則曰妻不在妾御莫敢當久注女避女君之御日與此不同者彼妻不在妾不往御此自往御之時不敢當夕而往文取於彼義隨所證亦斷章之義也

集傳興也嘒微貌三五言其稀蓋初昏或將

詩經

卷二 召南

五十六

旦時也肅肅齊邀貌宵夜征行也寔與實同命謂天所賦之分也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妬忌以惠其下故其眾妾美之如此蓋眾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所見以起興其於義無所取特取在東在宮兩字之相應耳遂言其所以如此者由其所賦之分不同於貴者是以深以得御於君為夫人之惠而不敢致怨於往來之勤也

嘒彼小星維參與昂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傳參伐也昂留也衾被也裯禪被也猶若也箋此言眾無名之星亦隨伐留在天裯牀帳也諸妾夜行抱衾與牀帳待進御之次序不若亦言尊卑異也

釋文

參星名也一名代昂音卯徐又音萊一名留二星皆西方宿也

疏 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銳

故網繆傳曰三星參也。以伐與參連體參為

列宿統名之若同一宿然但伐亦為大星與

參互見皆得相統故周禮熊旂六旒以象伐

注云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言六旒

以象伐明伐得統參也。是以演孔圖云參以

斬伐公羊傳曰伐為大辰皆互舉相見之文

也故言參伐也。見同體之義元命苞云昂六

星昂之為言留言物成就繫留是也。彼昂留

為一則參伐明亦為一也。為生日錦余綱

今今名曰被古者曰食論語謂之寢衣也。以

食既是被禍亦宜為卧物故為禪被也。鄭

志張逸問此箋不知何以易傳又諸妾抱懷

進御於君有常寢何以碎答曰今人名帳為

禍雖古無名被為禍諸妾何心人抱一帳施

詩經

卷二

召南

詩經

卷二

召南

者因之如今漢抱帳也。內則注云諸侯取九

女姪婦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

也。次夫人連夜則五日也。是五日之中一夜

夫人四夜媵妾夫人御後之夜則次御者抱

衾而往其後三夜御者因之不復抱也。四夜

既滿其來者又抱之而還以後夜夫人所傳

不須帳也。所施帳者為二人共侍於君有須

在帳者故天子九嬪以下九人一夜明九人

更迭而往來矣。其御望前先生望後先尊宜

集傳與也參昂西方二宿之名余被也禍禪

被也與亦取與昂與禍二字相應猶亦同也

程子曰賤妾得御於君是其借恣可行而分

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禍而知命

之不猶則教化至矣

小星二章章五句

集傳呂氏曰夫人無妬忌之行而賤妾安

於其命所謂上好仁而下必好義者也

安成劉氏曰此為衆妾美夫人之

詩則亦周南樛木之類也

序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

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媵備數媵過勞而無

怨嫡亦自悔也

箋勤者以已宜媵而不得心望之

釋文 沱音記江水名媵古者諸侯娶夫人則

同姓二國媵之嫡正夫人也下同沱江

水之別也

篇內同

也。勤者心企望之，望之而不
得，所以成勞。故云遇勞也。
朱子辨說詩中，未
見勤勞無怨之意。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傳興也。決復入爲汜。嫡能自悔也。

箋興者，喻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媵
宜俱行之子，是子也。是子謂嫡也。婦人謂嫁
曰歸，以猶與也。

集傳興也。水決復入爲汜。今江陵漢陽安復

詩經 卷二 召南 五十六

之間蓋多有之。之子，媵妾指嫡妻而言也。婦
人謂嫁曰歸。我，媵自我也。能左右之曰以。謂
挾已而偕行也。是時汜水之旁，媵有待年
於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其後嫡被后妃夫
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媵見江水之有
汜，而因以起興。言江猶有汜，而之子之歸，乃
不我以，雖不我以，然其後也亦悔矣。

爾雅疏曰：凡水之岐流復還本水者曰汜。
朱子曰：夏水自江水而別，以通于漢，漢復入

江冬竭夏流，故謂之夏。而其入江處，今名夏
口，卽所謂江有汜也。宋安州卽今之德安。
府復州，今沔陽州，並隸湖廣。
公羊傳注曰：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入歲備數，
十五從嫡，二十
承事君子。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傳渚，小洲也。水岐成渚，處止也。

箋江水流而渚留，是嫡與已異心，使已獨留
不行，嫡悔過自止。

釋文 渚，韓詩云一溢一否曰
渚。渚，小洲也。本或無此。

詩經 卷二 召南 五十七

集傳興也。渚，小洲也。水岐成渚，與猶以也。處，
安也。得其所安也。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傳沱，江之別者。

箋岷山道江東別爲沱。嘯，蹙口而出聲。嫡有
所思而爲之。旣覺自悔而歌。歌者言其悔過
以自解說。

釋文 岷本又作嶧。山名在蜀道。
本亦作導。慶本亦作蹤。

集傳興也。沱江之別者。過謂過我而與俱也。

嘯感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歌

則得其所處而樂也。

爾雅曰。水自河出爲獮。漢爲潛。江爲沱。孔氏曰。皆大水別爲小水之名。禹貢荆揚皆有沱潛者。以其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故二州皆有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集傳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勝妾。而勝

妾盡其心。江沱之嫡。惠不及勝妾。而勝妾

詩經

卷二 召南

五

不怨。蓋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各盡其

道而已矣。

黃氏曰。居上者當如小星之夫人。居下者當如江沱之勝妾。凡爲人子。爲人弟。爲人

臣。皆當以此詩爲法。東萊呂氏曰。一章曰悔。二章曰處。三章曰

歌。始則悔悟。中則相安。終則相歡。言之序也。

序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

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箋無禮者。爲不繇媒妁。雁幣不至。却脅以成

昏。謂紂之世。

釋文麕本亦作麕。麕麕獸名也。草木

疏經言吉士誘之。女思媒氏導之。故知不由

媒妁也。思其麕肉爲禮。故知雁幣不至也。

欲令舒而脫脫兮。故知却脅以成昏也。箋反

經爲說。而先媒後幣。與經例者。使文見婚禮

先媒。經主惡無禮。故

朱子辨說此序得之。但所謂無者。言

詩經

卷二 召南

五

之野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白茅。取潔

清也。懷思也。春不暇待秋也。誘道也。

箋亂世之民貧。而彊暴之男。多行無禮。故貞

女之情。欲令人以白茅裹束。野中田者。所分

麕肉爲禮而來。有貞女思仲春以禮與男會。

吉士使媒人道成之。疾時無禮而言然。

疏毛言凶荒則殺禮。猶須禮以將之。故貞女

爲禮而來也。既欲其禮。又欲其及時。故有貞

詩經

卷二 召南

六

此吉士先使媒人導成之不欲無媒灼而自行也。鄭唯懷春為異言。思仲春正昏之時。以禮與男會也。言春據成昏之時。吉士誘之。乃於納采之先在春前矣。但以昏時為重。故先言懷春也。此詩所陳皆是女之所欲。但春是合昏之時。故以女懷配春為句。昏禮五禮用鴈。唯納徵用幣。無麋鹿之肉。言死麋者。因荒滅殺其禮。不如豐年也。故有狐序曰。古者凶荒則殺禮。多昏。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故曰多昏。續人注云。齊人謂麋為獐。則麋是獐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以供祭祀。明其潔清。傳以秋冬為正昏。此云春者。此女年二十期已盡。不暇待秋也。此思春思開春。欲其以禮來。若仲春則不待禮會而行之。無為思麋肉矣。此女惡其無禮。恐其過晚。故舉春。

而實其實往歲之秋冬。亦可以為昏矣。釋詁云。誘進也。曲禮注。進客謂導之。故以誘為導也。言吉士誘之者。女欲令吉士使媒人導達成昏禮也。疾時無媒。故言然也。言誘之。自吉士遣媒也。女十五許嫁。已遣媒以納采。二十仲春始親迎。非仲春月始思媒也。吉士者。善士也。述女稱男之意。士如婦妻。求我庶士。皆非女所稱。故不言吉。卷阿云。用吉士。謂朝廷之士有善德。故稱吉士也。

集傳 興也。鹿獐也。鹿屬無角。懷春當春而有懷也。吉士猶美士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為強暴所污者。故詩人因

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或曰賦也。言美士以白茅包其死麋。而誘懷春之女也。

本草注云。麋類甚多。麋其總名也。須溪劉氏曰。稱其人曰吉士。厚也。又愧之也。華谷嚴氏曰。言野有死麋。人欲取其肉。猶以白茅包裹之。有女懷春。欲吉士何不以其禮娶之。乃誘之。乎。無禮者豈吉士。但美其獨以責之。言汝本善良。何乃如此。朱子曰。野有死麋。潘叔恭謂強暴者。欲以不備之禮為侵陵之具。得之。

林有樸楸。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傳 樸楸。小木也。野有死鹿。廣物也。純束。猶包

詩經

卷二 召南

六

之也。德如玉也。

箋 樸楸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以白茅包裹束以為禮。廣可用之物。非獨麋也。純。讀如屯。

如玉者。取其堅而潔白。

釋文

沈云屯。聚也。

疏 言凶荒殺禮。非直麋肉可用。貞女又欲男羣田所分死鹿之肉。以白茅純束而裹之。以為禮而來也。由有貞女堅而潔白。德如玉然。故惡此無禮。欲有以將之。釋木云。樸楸。心。某氏曰。樸楸。斜楸也。有心能淫。江河間以作

杜孫炎云：樸樸一名心，是樸樸爲木名也。純讀爲屯者，以純非束之義，讀爲屯，取肉而裹束之，故傳云：純束猶包之。弁師云：五采玉則非一色，獨以白玉比之者，比其堅而潔白，不可汙以無禮。小戎箋云：玉有五德，不云堅而潔白者，以男子百行，不可止貞潔故也。

集傳：與也。樸樸，小木也。鹿獸名，有肉，純束猶包之也。如玉者，美其色也。上三句與下一句也。或曰：賦也。言以樸樸藉死鹿，束以白茅，而誘此如玉之女也。

詩經

卷二 召南

全三

之者蒙上章意也。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尫也吠。

傳：舒，徐也。脫脫，舒遲也。感動也。悅，佩巾也。尫，狗也。非禮相陵則狗吠。

箋：貞女欲吉士以禮來，脫脫然舒也。又疾時

無禮，彊暴之男相劫脅，奔走失節，動其佩飾。

疏：此貞女思以禮來，我則從之。疾時，劫脅成

也。吠，已所以惡之，是謂惡無禮也。脫脫，舒

遲之貌，不言貌者，畧之。采，紫傳曰：僮僮，竦敬

祁祁舒遲，亦畧而不言貌，定本脫脫舒貌，有貌字，與俗本異。內則云：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皆云左佩紛悅。注云：悅，拭物之巾。又曰：女子設悅於門右，然則悅者是巾爲拭物名之。曰悅，紛其自佩之，故曰佩巾。李巡曰：尫，一名狗，非禮相陵，主不迎客，則有狗吠，此女願其禮來，不川驚狗，故鄭志答張

集傳：賦也。舒，遲緩也。脫脫，舒緩貌。感動悅，巾

尫，犬也。此章乃述女子拒之之辭，言姑徐

徐而來，毋動我之悅，毋驚我之犬，以甚言其

不能相及也。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詩經

卷二 召南

全三

新安胡氏曰：莫動我之悅，拒之使遠其身也。莫驚我之犬，又拒之使遠其家也。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序：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

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

蕭雝之德也。

箋：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勒面績總，服則

綸翟。

釋文：穠，韓詩作茂。說文云：衣厚貌。王姬，武王

女，姬，周姓也。杜預云：王姬以上爲尊，唯

王姬一本作雖則王姬釋名云古者曰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日車音尺奢反云舍也章昭曰古皆音天奢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繫本或作繼下王遐嫁反注同厭翟王后五路之第二者也翟雉也次其羽相迫故曰厭也繪本又作續畫文也總作孔反禴翟音遙翟或作狄王后六服之第二也

疏王姬者王女而姬姓春秋築王姬之館于外杜預云不稱字以王為尊也上無二王也禮記注云周女因魯嫁卒服之如內女天子為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則王姬嫁於王者之後似非下嫁言王姬必下嫁者必二王之後通天三統自行正朔有與天子敵義其實列土諸侯不得純敵天子亦為下

詩經

卷二召南

李西

嫁也。因姑姊妹女子有恩。二王後有敵義。故服之。非實敵也。若二王之後。嫁女於諸侯。爵雖尊。非下嫁也。故魯之孝惠娶於齊。及宋人來媵。皆無異於諸侯也。然得行禮樂。唯祭為然也。此王姬體王之尊。故下王后一等。不繫夫之尊卑。唯二王後之夫人得與王后同。亦降一等。不繫於夫也。此時齊侯子未為諸侯。若為諸侯。其夫人車服自當下王后一等。要本王姬車服不為繫於夫也。天子尊無二上。故其女可下王后一等。若諸侯之女下嫁。則各從夫之爵。不得下其母一等也。何休云。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娣如諸侯禮。義不可以男二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為媵。今何得適齊侯之子。何休事無所出。未可據信也。或以尊故命同族為媵。王后五路。重翟為上。厭

詩經

卷二召南

李西

翟次之。六服禕衣為上。輪翟次之。今言下王后一等。故知車乘厭翟。服則禴翟也。中車職云。王后之五路重則錫而朱。總厭翟勒而續總。安車彫面。鸞總。皆有容蓋。注云。重翟。重翟雉之羽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勒面。謂以如玉龍勒之韋為當面飾也。彫者畫之。不能其韋。安車。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乘。鄭司農云。錫馬面錫也。鸞總者。青黑色。以緇為之。總者。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謂轡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潼容。玄謂朱總。續總。其施之如鸞總。車衡轡亦宜有焉。續。畫文也。蓋。如今小車蓋也。皆有容蓋。則重翟厭翟。謂蔽也。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賓諸侯所乘。安車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謂去飾也。國風碩人曰。翟蔽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見於君。以盛之也。此翟蔽蓋厭

詩經

卷二

召南

李太

言盛也。二劉以五等諸侯夫人初嫁皆乘厭翟與鄭不合。其三公之妻與子男同其孤妻夏筮卿妻夏縵大夫墨車士乘棧車初嫁皆上攝一等其始嫁之衣皆以祭服加以纁衾約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衾故也其諸侯夫人用自祭之服卿大夫之妻用助祭之服此序以經有王姬之車故因言車服謂嫁時之車服耳若其在國則繫於其夫各從其爵也朱子辨說此詩時世不可知其說已見本篇但序云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說者多笑其陋然此但讀為兩句之失耳若讀此十字合為一句而對下文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二等為義則序者之意亦自明白蓋曰王姬雖嫁於諸侯然其車服製度與他國之夫人不同所以其言其貴盛之極而猶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也但立文不善終費詞說耳鄭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傳興也穠猶戎戎也唐棣移也肅敬雝和

箋何乎彼戎戎者乃移之華興者喻王姬顏色之美盛曷何之往也何不敬和乎王姬往

乘車也言其嫁時始乘車則已敬和

釋文

接郭璞云今白移也似白楊江東呼夫棣

詩經

卷二

召南

李太

疏何乎彼戎戎者乃唐棣之華以興王姬之顏色亦如此華然王姬非直顏色之美又能執持婦道何事不敬和乎王姬往乘車時則已敬和矣以其尊而適卑恐有傲慢今初乘車時已能敬和則每事皆敬和矣

集傳興也穠盛也猶曰戎戎也唐棣移也似

白楊肅敬雝和也周王之女姬姓故曰王姬

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於是作詩以美之曰何彼戎戎

而盛乎乃唐棣之華也此何不肅肅而敬雝雝而和乎乃王姬之車也此乃武王以後之

詩不可的知其何王之世然文王太姒之教久而不衰亦可見矣

慶源輔氏曰東萊曰不言王姬而曰王姬之

車者不敢指切之也二南多言后妃夫人大夫妻之美而此詩乃美王姬下嫁而作故取

而附之或近或遠皆所以見文王太姒之教也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

箋華如桃李者興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

盛正王者德能正天下之王

疏言何乎彼戎戎者其華之色如桃李華也

此顏色者是平王之孫與齊侯之子耳上章

言唐棣之華此章不言木名直言華如桃李

則唐棣之華如桃李之華也王姬顏色如

齊侯之子顏色故舉二木也箋云華如桃李

者與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是以華比

華然後為興文者謹之正名也稱之則隨

德不一故以德能正天下則稱平王鄭志張

逕問箋云德能正天下之王然則不必要文

詩經

卷上 召南

李

王也答曰德能平正天下則稱為平故以

文王焉又大詰注受命曰寧王承平日平王

故君夷云割申勸寧王之德是文王也又洛

誥云平來茲殷乃命寧王即云予以相豐二

日明禮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則乃命寧

兼文武矣故注云周公謂文王為寧王成王

亦謂武王為寧王此一名二人兼之武王亦

受命故亦稱寧王理亦得稱平王但無文耳

集傳興也李木名華白實可食舊說平正也

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或曰平王即平

王宣曰齊侯即襄公諸見事見春秋未知孰

是以桃李二物興男女二人也

安成劉氏曰二南乃周公制作時所定則有

武王以後之詩固無可疑其稱文王為平王

猶械模之稱文王初不文王有聲之稱王后

江漢之稱文王初不文王有聲之稱王后

稱為武王稱契為玄王文王有聲稱武王

為皇王韓奕稱厲王為汾王詩人之詞類如

此莊公十有一年冬王姬歸于齊左氏傳曰齊

侯來逆其姬新安胡氏曰以為東遷之王齊國之侯與春

秋其協然以東周之詩得入召南之風而黃

氏所謂周太師編修經吾夫子手不應若此

其失倫者誠為可疑豈泰火之餘漢儒修補

不免簡編之雜耶考索曰此詩乃是平王以後事大抵詩之所

載上起文王下訖陳靈則陳靈之世詩之篇

目皆未定也二南雖為文王之風而文王之

後以至陳靈凡詩之主乎夫婦而言乎人倫

則後世取而附之二南之末亦勢之所不免

也安成劉氏曰集傳疑齊侯為襄公則所謂齊

侯之子蓋指桓公小白也莊公十一年即莊

王十四年以其姬妻桓公莊王乃平王曾孫

未知其姬為何王之女又案齊襄公為莊王

四年亦娶王姬春秋於莊公元年書王姬歸

于齊者是也若以為此事則襄公是僖公子

詩中所指齊侯又當為僖公矣

其釣維何維絲伊緝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傳伊維緝綸也

詩經

卷二 召南

李

目皆未定也二南雖為文王之風而文王之

後以至陳靈凡詩之主乎夫婦而言乎人倫

則後世取而附之二南之末亦勢之所不免

也安成劉氏曰集傳疑齊侯為襄公則所謂齊

侯之子蓋指桓公小白也莊公十一年即莊

王十四年以其姬妻桓公莊王乃平王曾孫

未知其姬為何王之女又案齊襄公為莊王

四年亦娶王姬春秋於莊公元年書王姬歸

于齊者是也若以為此事則襄公是僖公子

詩中所指齊侯又當為僖公矣

箋釣者以此有求於彼何以爲之乎以絲之爲綸則是善釣也以言王姬與齊侯之子以善道相求

釋文綸繩也

疏釣者以此有求於彼執絲繩以求魚娶者道相求呼者乃齊侯之子求平王之孫上章主美王姬適齊侯之子故先言平王之孫此章主說齊侯之子以善道求王姬故先言齊侯之子傳緝綸孫炎云皆繩名也故采絲箋云綸釣綴抑又云言緝之絲傳曰緝被者以荏菜木宜被之以弦故云緝被謂被絲

詩經

卷二召南

主

爲弦也綸禮記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謂音夫所佩與此別

集傳興也伊亦維也緝綸也絲之合而爲綸猶男女之合而爲昏也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

建安胡氏曰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

繫其夫禮亦隆矣夫陽唱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則雖以王姬之貴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舜爲匹夫妻帝二女而曰嬪于虞王姬嫁於諸侯而亦成肅離之德自秦而後列侯之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人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爲治也哉永嘉陳氏曰吾於是詩得君子善善之意不惟及其身

而又及其親矣美王姬則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美莊姜則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美大任則曰文王之母京室之婦美韓侯取妻則曰汾王之甥厥父之子美僖公則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蓋曰其子如此以其父母如此也其孫如此以其祖父如此也其妻如此以其夫如此也其甥如此以其舅如此也君子之善善也周矣

序駒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駒虞則王道成也

箋應者應德自遠而至

詩經

卷二召南

主

釋文駒周書王會草木疏並同又云尾長於身不履生草尚書大傳云尾倍於身蚤多也春獵爲蒐田獵也杜預云蒐索擇取不孕者也穀梁傳云四時之田春日田夏日蒐

秋曰蒐冬曰狩疏鵲巢之化謂國君之化行於天下也人倫治謂以禮自防聽訟決事是也朝廷既王之化謂羔羊以下也故得庶類蕃殖即紀

縱是也國君蒐田以時即章首一句是也仁如駒虞下二句是也朱子辨說此序得詩之大指然語意亦不分明楊氏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爲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終至於仁如駒虞然後王

道成焉。夫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然非諸侯有騶虞之德，亦何以見王道之成哉？歐陽公曰：賈誼新書曰：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而之司獸也。陳氏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則其爲虞官明矣。獵以虞爲主，其實歎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此與舊說不同，今存於此。

永嘉陳氏曰：始於鵲巢之夫婦，而人倫正。終於羔羊之君子而朝廷治。人倫既正，朝廷既治，使天下皆被文王之化，而有騶虞之仁心，則王道成矣。

廬陵歐陽氏曰：漢世詩說四家，毛最後。當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以騶虞爲獸也。文帝時賈誼新書以騶爲文王囿名，亦不經見。書言騶虞者多矣，如七騶六騶，蓋馬御澤虞山虞則山澤之官，月令季秋教田獵，命僕及

詩經

卷二 召南

七

七騶成駕，周官山澤虞皆當田獵，則致禽獸易亦有卽鹿無虞之說，而射義言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則騶虞二官田獵之時，乃其職事，當以多殺爲心，今也五豕而一取，故詩人曰：于嗟乎，而能如是乎？又曰：詩首句言田獵之得時，次言君仁不盡殺，卒嘆虞人之

禮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傳：茁，出也。葭，蘆也。豕，牝曰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

箋：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君射一發而翼五豝者，戰禽獸之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于嗟者，美之也。

釋文：蘆，草也。

疏：言彼茁茁然出而始生者，葭草也。國君於五豝，唯一發者，不忍盡殺，仁心如是，故于嗟乎歎之。歎國君仁心如騶虞，草生茁茁然出，故云茁出也。非訓爲出，葭蘆李逵曰：葭初生，君射一發而翼五豝者，由虞人翼驅五豝，以待公之發，矢也。多士云：取翼殷命，注云：翼驅也，則此翼亦爲驅也。吉日云：漆沮之從

詩經

卷二 召南

七

天子之所傳曰：驅禽而至天子之所，又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傳曰：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之射，又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山虞云：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澤虞曰：若大田獵，則萊澤野諸侯亦然。故駟賦箋云：本是時，壯者謂虞人田獵，云設驅逆之車，則僕人設車，虞人乘之以驅禽也。今五豝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亦不盡殺之，猶如戰然，故云戰禽獸之命也。白虎西方毛蟲，故云義獸。鄭志張逸問：傳曰：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答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備者，取其一發五豝，言多賢也。射注及蒼志皆喻得賢多，引詩斷章也。陸機云：騶虞尾長於騶，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

集傳：賦也。茁，生出壯盛之貌。葭，蘆也，亦名葦。

發發矢，犯牡豕也。一發五犯，猶言中必疊雙也。騶虞，獸名，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者也。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修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春田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且歎之曰：此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強，是即真所謂騶虞矣。

華谷嚴氏曰：葦葦，又名華，一物四名。朱子曰：於田獵之際，見動植之蕃茂，因以贊

詩經

卷二 召南

十古

詠文王仁澤之所及，而非指田獵之事為仁也。禮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故此詩彼苗者，葦仁也。仁在一發之前，一發五犯，義也。東萊呂氏曰：彼苗者，葦，記蒐田之時，蓋曹子桓所謂句芒司節和風扇物，草淺獸肥之時也。一發五犯，獸之多也。反三隅而觀之，則天壤之間，和氣可見，化育之仁，其何以形容？曰：于嗟乎騶虞，非騶虞自然不勉之仁，殆不足以形容之也。

出者蓬。壹發五縱，于嗟乎騶虞。

傳蓬，草名也。一歲曰縱。

箋豕生二曰縱。

詩經

卷二 召南

十五

疏：傳以七月云言私其穡，獻新於公。大司馬彼亦云：一歲曰縱，獻新於公。明其小，故與還傳皆云：三歲曰駉，伐檀傳曰：三歲曰特，蓋異獸別名。故二歲者有二名也。大司馬職注云：一歲為犢，二歲為犝，三歲為特，四歲為肩，五歲為騋，其說與毛或異。或同，不知所據。箋以縱者，豕生之數，非大小之名，故釋獸云：豕生三縱，二師一特。郭璞曰：豬生子常多，故別其少者，鄭志張逸問豕生三曰縱，不知母豕也。豚也。荅曰：豚也。過三以往，猶謂之縱，以自三以上，更無名也。一解雖生數之名，大小皆得名之。言私其穡，謂小時此國君蒐田，所射未必小也。釋獸麋鹿皆云：絕有力者，麋則有懸特，謂豕生一名獸，駉從兩肩為麋，麋鹿也。絕有力者，非二歲矣。肩也。字雖異，音實同也。

集傳賦也。蓬，草名。一歲曰縱，亦小豕也。

豐城朱氏曰：于嗟騶虞之辭，與于嗟麟兮無異。而彼以為與此以為賦者，于嗟麟兮，此與中之比也。于嗟騶虞，此賦中之比也。公子之仁，無以異於麟趾，所以見家道之成，諸侯之仁，無以異於騶虞，所以見王道之成，始是而法度彰，禮樂著，由是而雅頌之聲作，非徒曰風而已哉。

騶虞二章章三句

集傳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於麟趾，則

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蓋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則其熏蒸透徹，融液周遍，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騶虞爲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

詩經

卷二 召南

七

安成劉氏曰：此詩之應鵲巢，亦猶麟趾之終周南也。但作詩者非同一人，而皆以仁獸爲喻，皆以干嗟爲詞，皆以三句成章，皆詞簡而意深，豈其同被文王之化，而吟詠情性，亦有同然者歟？編詩者分置二南之末，得無意乎？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集傳：愚按鵲巢至於采蘋，言夫人大夫妻以見當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修身以正其家也。甘棠以下，又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修之家，以及其國也。其詞雖無及於文王者，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

詩經

卷二 召南

七

溥矣。抑所謂其民皞皞而不知爲之者與？唯何彼穠矣之詩，爲不可曉。當闕所疑耳。周南召南二國，凡二十五篇，先儒以爲正風，今始從之。孔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皆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燕禮又有房中之樂。鄭氏注曰：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云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誦，以事其君子。程子曰：天下之治，正家爲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詠吟諷誦，所以風化天下。

詩經

卷二 召南

主

豐城朱氏曰南方之諸侯罔非一國也而國君之夫人有鵲巢之德大夫之妻有采蘋之敬立乎朝廷者無不節儉而正直處乎閨門者無不專靜而純一為嫡妻者有逮下之仁為媵妾者有安分之義雖里巷僻遠之處民庶微賤之家而其女子之賢猶以貞信而自守無強暴之相陵則推而上之從可知也積而至於仁如騶虞則王道成矣先儒所謂舉一世而言罔無一人之不仁舉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仁者惟此時為然是雖文王意誠心正之功而召伯循行宣布之力亦不可誣也

華谷嚴氏曰詩首二南見夫婦之倫焉見王道之端焉二南係周召見君臣之倫焉見文王心德之微盛德之至焉

眉山蘇氏曰二南皆出於文王而有內外之異內得之深外得之淺故召南之詩不及周南之深也

廬陵李氏曰鄉飲酒禮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能於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之禮鄉射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也合樂謂堂上歌瑟堂下鐘磬合奏此詩也燕禮遂歌鄉樂諸侯與羣臣燕飲酒之禮歌者亦與衆音俱作而歌之鄉飲酒鄉射自歌其樂故言合樂不言鄉樂也

廬陵李氏曰與四方賓燕則有之南軒張氏曰二南皆文王時詩周公取以為萬世后妃夫人大夫士庶人妻之法夫刑家之法雖自於已而於其配必謹所擇是蓋禍福之基所以重宗廟重

詩經

卷二 召南

七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二終

其身正夫婦而為正家之本也

慶源輔氏曰正妻之風雖經無明文然無害於我故姑從之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三

明 後學張溥

纂

邶鄘衛譜

漢鄭玄著

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

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

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

子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

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

詩經

卷三 國風

一

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

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管叔及其

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

不利于孺子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

熟未穫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悅而

迎之反而遂居攝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

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于此三國建

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使爲之長後

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項

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故作

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

之詩焉

疏地理志云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

畿內故知有千里也案禹貢大行屬冀

州地理志云大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以

詩言頓丘桑中淇水漕浚皆在山東故皆

詩經

卷三 國風

二

河衛漳水自土黨而過鄴城之北南距封

都百餘里耳故知踰衛禹貢兗州云桑

土既蠶注云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

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僖二十一年衛遷

于帝丘杜預云帝丘今東郡濮陽縣也濮

陽在濮水之北是有桑土明矣地理志

云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

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王肅服虔皆依

志爲說鄭不然者以書傳曰武王殺紂立

武庚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祿

父及三監叛則祿父已外更有三人爲監

矣古文尚書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

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四蔡

叔于郭都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則以

管蔡霍三叔爲三監明矣書敘唯言伐管

詩經

卷三 國風

三

叔蔡叔不言霍叔者鄭云蓋赦之也王制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謂使大夫三人監州長也此為殷民難化且使監之武庚又作方伯不與王制同也史記云武王為武庚未集恐其有賊心乃令弟管叔蔡叔傅相之三分其地置三監則三叔各監一國不知所監之國為誰也地理志雖云管叔尹鄘蔡叔尹衛以武庚在三監之中未可據信則管蔡所監不足明矣故鄭不指言之監者且令監之非所封也封即管蔡霍是也自紂城而北謂之邯鄲謂之鄘東謂之衛此無文也以詩人之作自歌土風驗其水土之名知其國之所在衛曰送子涉淇至于頓丘頓丘今為郡名在朝歌紂都之東也紂都河北而鄭曰在衛中河鄭境在南明矣都既近西明不分國

故以為鄘在北三國之境地相連接故鄭曰亦流于淇鄭曰送我乎淇之上矣衛曰瞻彼淇奧是以三國皆言淇也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漕地在鄘也而鄭曰土國城漕國人所築之城也思須與漕衛女所經之邑也河水瀾瀾宣公作臺之處也此詩人本述其事作為自歌其土也王肅服虔以為鄘在紂都之西孫毓云據鄘風定之方中楚丘之歌鄘在紂都之南相證自明而城以西無驗其城之西迫於西山南附洛邑檀伯之封溫原樊州皆為列國鄘風所興不出于此鄭義為長鄭注金縢周公初出成王年十三遷居二年成王年十四秋大熟遭雷風成王迎而反之是成王年十五避居三年云二年者不數初出之年故也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

詩經

卷三 國風

四

夷叛注云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開導淮夷與俱叛居攝一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又書傳曰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管蔡疑周公而流言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成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奄君導之祿父遂與二監叛則三監亦導之矣故左傳曰管蔡啓商基間王室是也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書序文也注云黜殷命謂誅武庚是也既殺武庚復伐三監為異時伐者以書序黜殷命伐管蔡別文言之明非一時也殺武庚伐三監皆在攝政二年故書傳曰二年克殷注云誅管蔡及祿父等也以未可建諸侯故置三監今既伐三監明於此建諸侯矣書序曰成王既伐管叔蔡

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攝政二年伐管蔡四年建侯於衛則伐管蔡封康叔異年而書序連言之者注云言伐管蔡者為因其國也王肅康誥注云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既滅管蔡更封為衛侯鄭無明說義或當然或者康誥也言為之長者以周公建國不過五百里明不以千里之地盡封康叔故知更建諸侯也妹邦於諸國屬鄭誥誥命康叔云明大命于妹邦注云妹邦者紂都所處其民尤化紂嗜酒今祿父見滅康叔為其連屬之監是康叔并監鄘也又季札見歌鄘鄘衛言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故知為之長頃公之惡邾人刺之則頃公以前已兼鄘淇鄘或亦然矣周自昭王以後政教陵遲諸侯或強弱相陵故得康彼二國也此殷畿千里不必鄘鄘之

詩經

卷三

國風

五

地止建二國也或多建國數漸并於衛不
 必一時滅之故云稍并兼也地理志云武
 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
 叔號曰孟侯遷邶鄘之民於洛邑故邶鄘
 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
 初卽兼彼二國非子孫矣服虔依以爲說
 鄭不然者以周之大國不過五百里王畿
 千里康叔與之同反過周公非其制也
 衛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立卒子孝伯立
 卒子嗣伯立卒子逋伯立卒子靖伯立卒
 子貞伯立卒子頃侯立除頃侯故七世也
 又曰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爲衛侯故
 知當夷王時此鄭數君世諸國不同齊陳
 并數有詩之君此及曹不數頃公共公又
 不數及魯則并數此皆隨便而言不爲例
 也錄永日月終風燕燕柏舟河廣泉水

竹竿述夫入衛女之事而得分屬三國者
 如此譜說定是三國之人所作非夫人衛
 女自作矣泉水竹竿但述思歸之女而分
 在異國明是二國之人作矣女在他國衛
 人得爲作詩者蓋大夫聘問往來見其思
 歸之狀而爲之作歌也唯載馳一篇序云
 許穆夫人作也左傳曰許穆夫人賦載馳
 列女傳稱夫人所親作或是自作之也若
 許穆夫人所作而得入鄘風者蓋以於時
 國在鄘地故使其詩屬鄘也木瓜美齊猶
 嗟刺魯各從所作之風不入所述之國許
 穆夫人之詩得在衛國者以夫人身是衛
 女辭爲衛發故使其詩歸衛也宋襄之母
 則身已歸宋非復宋婦其詩不必親作故
 在衛焉并邶鄘分爲三國鄭并十邑不分
 之者以邶在鄘都十邑之中無鄭名又皆

詩經

卷三

國風

六

國小二風不異不似邶鄘之地大與衛同
 又先有衛名故分之也雖分從邶鄘其實
 衛也故序每篇言衛明是衛詩猶唐實是
 晉故序亦每篇言晉也其泰仲陳作皆以
 字配國當諡號之稱舜爲國名而施也若
 異國之君必以國配諡恐與其君相亂若
 河廣宋襄木瓜齊桓倚嗟魯莊公之輩是
 也三國如此次者以君世之首在前者爲
 先故世家頃侯卒子釐侯立四十二年卒
 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弟和襲攻共伯於
 墓上共伯自殺衛人立和爲衛侯是爲武
 公以頃公三國詩之最先故邶在前也鄘
 在武公與共伯雖同是武公之詩共姜守義
 後也凡編詩以君世爲次此三國當其君
 之時或作或否其有詩者各於其國以君

世爲次也世家曰武公卽位脩康叔政百
 姓和集五十年卒子莊公揚立二十三年
 卒太子完立是爲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
 桓公黜之十六年州吁襲殺桓公而自立
 九月殺州吁于濮迎桓公子晉於邢而立
 之是爲宣公十九年卒太子朔立是爲惠
 公四年奔齊立公子黔牟黔牟立八年惠
 公復入三十三年卒子懿公赤立九年爲
 狄所滅立昭伯頑之子申爲戴公元年卒
 立弟燬是爲文公此其君次也序者或以
 事明主或言其諡或終始備言或與初見
 末義相發明要在理著而已若一君止一
 篇者明言號諡多則文有詳略邶柏舟云
 頃公之時則頃公詩也錄永莊姜傷已妾
 上僭當莊公時則莊公詩也詩述莊姜而
 作故序不言莊公也燕燕云莊姜送歸妾

也。妾非夫人所當出。不當夫人送。今云送歸妾。明子死乃送之。是州吁詩也。日月終風擊鼓。序皆云州吁。凱風從上。明之皆始。新臺二子乘舟。復言宣公。詳其終。則谷風式微。施丘簡兮。泉水北門。北風靜女。在其間。皆宣公詩也。鄘柏舟云。共伯蚤死。其妻守義。明武公時作。則武公詩也。牆有茨。公子頑。通於君母。君母則惠公母。則惠公詩也。鶉之奔奔。云宣姜。亦是惠公之母。則君子偕老。桑中在其間。亦皆惠公詩也。定之方中。蝦蟆相鼠。于旌。序皆云文公。文公詩可知。載馳序云。懿公為狄人所滅。露於漕邑。則戴公詩也。在文公下。者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屬於下耳。衛淇奥云。美武公。則武公詩矣。考樂頌人序。皆云莊公。則莊公詩也。云宣公之時。則宣公詩也。竹竿。從上言之。亦宣公詩也。芄蘭。刺惠公。則惠公詩也。河廣。云宋襄公。母歸于衛。母雖父所出。而文繫於襄公。明襄公即位乃作。襄公以魯僖十年即位。二十一年卒。終始當衛文公。則文公詩矣。伯兮云。為王前驅。有狐序云。衛之男女失時。皆不言。在河廣木瓜之間。則似文公詩矣。但文公惠公之時。無從王征伐之事。惟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當宣公時。則伯兮宣公詩也。伯兮既為宣公詩。則有狐亦非文公詩也。文公滅而復興。詩無刺者。不得有男。女失時之歌。則有狐亦宣公詩也。與伯兮俱燬於此。本在芄蘭之上。序者於此舉國公以明下。故不復言宣公耳。推此則換燬在作序之後。故舉上明下。君本第於此。則

伯兮宜言。諡以辨嫌。不宜越范。顧河廣而蒙。張詩之序也。木瓜云。齊桓公救而封之。則文公詩也。故鄭於定方中。皆以此知之也。然鄭於其君之下。云某篇某作者。準其時之事而言。其作未必即此君之世作也。何則。文王之詩。有在成王時。作者是不必其時即作也。春秋之義。未踰年。不成君。而州吁以春殺君。九月死。於濮。不成君。而得作詩。以刺之也。柏舟共姜。自誓不為共伯。詩者以共伯已死。其妻守義。當武公之時。非共伯政教之所及。所以為武公詩也。諸變詩。一君有數篇者。大率以事之先後為次。故衛宣公先烝於夷姜。後納伋姜。邶詩先匏有苦葉。後次新臺。是以事先後為次也。舉此而言。則其餘皆以事次也。牆有茨。鶉之奔奔。皆刺宣姜。其篇不次。而使桑中問之。則編篇之意。或以事義相類。或以先後相次。序注無其明說。難以言之。

邶一之三

集傳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逾衡漳。東南跨河。以及兖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

詩經

卷三 邶風

九

康叔之國也。康叔而曰明大命于妹邦。妹邦即紂都則康叔封衛明在武王時矣。邶邶之地。豈始為武庚三叔之封。至成王滅武庚誅三監。乃復以封他國。衛本都河北。而其後又并入於衛也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邶之地。至懿公為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于楚丘。朝歌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所謂殷墟。衛故都。即今衛縣。漕楚丘皆在滑州。大抵今懷衛澶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懷州。今懷慶府。衛州。今開封府。今仍舊。並隸河南。大名府。今仍舊。澶州。今開州。滑州。今滑縣。並隸北京。濮州。今東昌府。濮。但邶邶地既入衛。其詩皆為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則不可曉。朱子其舊號者。豈其聲之異歟。又曰。衛有衛音。邶有邶音。邶有邶音。故詩有邶音者。係之邶之名。不與衛之滅國也。華谷嚴氏曰。存邶。綠永燕燕等詩。莊姜自作。共姜作。柏舟。桑中言洙邶皆正作于衛國。而或係邶。或係

詩經

卷三 邶風

十

邶泉水載馳。馳竹竿。皆作於外國。而一係邶。一係鄭。一係衛。意大師各從得詩之地。而係之也。其所以必係邶鄭故。名者。無乃欲寓興滅繼絕之心。如春秋昭公八年。楚既滅陳。而九年。經書陳災。穀梁以為存陳。亦此意也。是以大師存邶鄭之名。置於衛前。亦如魏風。先於唐之例。夫子存其名。而不削因其序。而不革耳。而舊說以此下十三國皆為變風焉。華谷嚴氏曰。關篇。關雎。風之正也。反乎此者。變也。邶鄭衛皆衛風也。衛禍機於莊。庶單及宗社。居變風之首。二南之變也。竹房張氏曰。正風以關雎為首。得夫婦人倫之至正者也。變風以邶柏舟為首。莊姜處夫婦人倫之變者也。次邶柏舟者。處母于之變者也。眉山蘇氏曰。春秋所見百七十餘國。變風之作。春秋數世矣。而載於大師者。獨十三。國意者。列國不皆有詩。其有詩者。雖檜曹之小。邶邶之亡。而有不能已也。

邶柏舟詁訓傳第三

釋文 邶本又作鄘。柏字亦作栢。

序。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箋。不遇者。君不受已之志也。君近小人。則賢者見侵害。

疏仁人不得進仕言亦汎其流明與小人並列也言不能奮飛是在位不忍去也穀梁傳曰遇者何志相得是不得君志亦為不遇也

朱子辯說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則不可以強而推故凡小序唯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桂林之屬若證驗的切見於書史如載馳碩人清人黃鳥之類決為可疑者其次則詞旨大槩可知必為某事而不可知其為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若為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則雖有所不知亦不害其為不自欺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為某王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為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傳會書史依託名諡鑿空妄語以誑後人其所以

經

卷三

邶風

十一

然者特以恥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見信而已且如柏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爲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爲不遇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爲衛頃公之時則其故爲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矣蓋其偶見此詩冠於三衛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以上衛之諸君事皆無可考者諡亦無甚惡者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諡又爲甄心動懼之名如漢諸侯王必其嘗以罪謫然後加以此諡以是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予之若將以衛其多知而必於取信不知將有明者從旁觀之則適所以暴其真不知而啟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又其爲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爲美刺時君國政

而作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而又拘於時世之先後其或書傳所載當此之時偶無賢君美諡則雖有詞之美者亦例以爲陳古而刺今是使讀者疑於當時之人絕無善則稱君過則稱已之意而一不得志則扼腕切齒嘻笑令語以慰其上者所在而成羣是其輕躁險薄尤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辯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傳興也汎汎流貌柏舟所以宜爲舟也亦汎

汎其流不以濟渡也耿耿猶微微也隱痛也

詩經

卷三

邶風

十二

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也

箋舟載渡物者今不用而與衆物汎汎然俱

流水中興者喻仁人之不見用而與羣小並

列亦猶是也仁人既不遇憂在見侵害

釋文汎流貌本或作汎汎流貌者此從王肅注加放本亦作遊

疏柏木之舟宜用濟渡而不用汎汎然其與衆物俱流水中以與仁德之人宜用輔佐

今乃不用與衆小人並列於朝仁人既與小人並列恐其害於已故夜徹微然不能寐如

人有痛癢之憂言憂之甚也非我無酒可以敖遊而忘此憂但此憂之深非敖遊可釋也

竹竿云檜楫松舟菁菁者莪云汎汎揚舟則松楊皆可爲舟言柏木所以宜爲舟猶仁人所以宜爲官非謂餘木不宜也

集傳比也汎流貌栢木名耿耿小明憂之貌也隱痛也微猶非也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言以栢爲舟堅緻牢實而不以乘載無所依薄但汎然於水中而已故其隱憂之深如此非爲無酒可以放遊而解之也列女傳以此爲婦人之詩今考其辭氣卑順柔弱且居變風之首而與下篇相類豈亦莊姜之詩也歟

詩經

卷三 邶風

十三

慶源輔氏曰人有所憂則其心耿耿然唯於憂之一路分明耳其他固有所不及也安成劉氏曰有全章皆比者如螽斯之類固專屬比矣亦有比意之外繼陳其事如此章之類者今以集傳賦而比之體反觀之此而與之體例求之則此類恐亦可以爲比而賦也又曰薄字訓附以說封雷風相薄證之只讀作伯若以離騷九章芳不得薄之薄證之則音爲傳而亦訓爲附也新安胡氏曰列女傳以爲衛宣夫人之詩此魯詩說也此詩詞氣誠爲卑弱而未云不能奮飛可見婦人詩何則人臣道不合則上是

有可去之義若姜氏則無可去之義矣故曰不能奮飛況以下四篇皆婦人作二南與邶鄘柏舟皆首婦人亦是一證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傳鑒所以察形也茹度也據依也彼彼兄弟箋鑒之察形但知方圓白黑不能度其真偽我心非如是鑒我於衆人之善惡外內心度知之兄弟至親嘗相據依言亦有不相據依以爲是者希耳責之以兄弟之道謂同姓臣也

詩經

卷三 邶風

十四

釋文鑒本又作鑑鏡也仁人不遇故自稱已德宜所親用鑒之察形但能知外之方圓白黑不能度知內之善惡真偽我心則可以度知內之善惡非徒如鑒然又與君同姓當相據依天下時亦有兄弟不可以據依者猶尚希耳庶君應不然何由亦不可以據依乎我既有德又與君至親而不遇我薄往君所愬之反逢彼君之悲怒不受已志也集傳賦也鑒鏡茹度據依愬告也言我心

既匪鑒、而不能度物、雖有兄弟、而又等也。

以爲重、故往告之、而反遭其怒也。

廬陵羅氏曰、量也、謀也、計也、料也、忖也、惟分寸丈尺引曰五度。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

棣棣、不可選也。

傳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君子望之。

儼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威儀耳。棣棣、富而

閑習也。物有其容、不可數也。

詩經

卷五

十五

箋言已心志堅平、過于石席、稱已威儀如此

者、言已德備而不遇、所以愠也。

釋文

棣本或作逮。

疏仁人既不過、故又陳已德、以怨於君、言我

轉也。我心又非如席然、席雖平、尚可卷。我心

平不可卷也。非特心志堅平、過於石席、又有

儼然之威、俯仰之儀、棣棣然富備其容狀、不

可具數。內外之稱其德如此、今不見用、故已

所以怨。左傳云、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

而可象、謂之儀。不可選者、物各有其容、遭時

制宜、不可數。昭九年左傳曰、服以莊禮。

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是也。

集傳賦也、棣棣、富而閑習之貌、選、簡擇也。

言石可轉而我心不可轉、席可卷而我心不

可卷、威儀無一不善、又不可得而簡擇取舍、

皆自反而無闕之意。

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覲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

思之、寤辟有標。

傳愠、怒也。悄悄、憂貌。閔、病也。靜、安也。辟、拊心

也。標、拊心貌。

詩經

卷五

十六

箋羣小、衆小人在君側者、言我也。

疏言仁人憂心悄悄、然而怨此羣小、人在於

君側者、又小人見困病於我、既多、又我受

害、故我於夜中安靜而思念之、則寤覺之中、

拊心而標然、言怨此小人之極也。覲、閔、既多、

受侮不少、言觀自彼、加我之辭、言受從已、受

彼之稱、標、拊心貌、謂

拊心之時、其手標然。

集傳賦也、悄悄、憂貌、愠、怒意、羣小、衆妾也、言

見怒於衆妾也、覲、見、閔、病也、辟、拊心也、標、拊

心貌。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傳曰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謂虧傷也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如衣之不澣矣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箋衣之不澣則積辱無照察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

卷三

卷三

卷三

疏曰當常明月即有虧今日何為與月更迭而虧傷乎猶君何為與臣更迭而屈伸乎日實無虧傷但以日比君假以言之耳君既失道小人縱恣任人不遇故心之憂矣如不澣之衣衣不澣積辱無照察似已之憂煩憤無容樂仁人憂不自勝言我安靜而思君惡如是意欲逃亡但以君臣之故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鳥能擇木故取譬焉。禮器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陰陽之分夫婦之位則日月喻夫婦也孝經誠曰兄月姊日又喻兄弟以其陰陽之象故隨尊卑為喻。檀弓云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注云居語助也左傳曰阜陶庭堅不祀忽諸服虔云諸辭禮運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注云一盈一闕屈伸之義是也十月之交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箋云微謂不明也以爲日月之食知此微非食者

若食則日月同有何責云胡迭而微故知謂虧傷也此仁人以兄弟之道責君則同姓之臣故思厚之至不忍去也以箴膏肓云楚鬻拳同姓有不去之恩論語注云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

集傳比也居諸語辭迭更微虧也匪澣衣謂垢汙不濯之衣奮飛如鳥奮翼而飛去也。

言日常常明月則有時而虧猶正嫡當尊衆妾常卑今衆妾反勝正嫡是日月更迭而虧。

卷三

卷三

卷三

是以憂之至於煩冤憤耗如衣不澣之衣恨不能奮起而飛去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朱子曰婦人不得於其夫宜其怨之深矣而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其詞氣忠厚惻怛怨而不過如此所謂止乎禮義而中喜怒哀樂之節者雖爲變風而繼二南之後者以此臣之不得於君子之不得於父弟之不得於兄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爲法如屈原不忍其憤懷沙赴水此賢者之過也賈誼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又失之遠矣。

詩經

卷三

十九

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猶似未有和平意
日舜號泣于旻天更布於此者喜怒哀
樂但發之不過其則耳如絲衣言我思古
人實獲我心意思却又分外好
竹房張氏曰莊姜處夫婦之變正靜自守
而不忍斥言其夫共姜處母子之變以死
誓無他感動其母然母之慈愛猶可回也
故共姜處之易夫之昏惑不可移也故莊
姜處之難所以冠鄭衛居變風之首也
豐城朱氏曰莊姜不得志於夫而無怨夫
之意不見禮於兄弟而無絕兄弟之情不
見愛於衆妾而無怨衆妾之心所以自反
者惟知心志不可以不專一威儀不可以
不閑習使惡我者無得而簡擇怒我者無
得以瑕疵亦可謂善自處矣此所以居變
風之首也歟又曰莊姜之憂憂已之不得

序絲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
是詩也

箋絲當爲祿故作祿轉作絲字之誤也莊姜
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謂公子州

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

釋文絲毛如字綠東方之閒色也鄭改作祿
篇內各同諡法云賤而得愛曰嬖嬖卑

也嬖也
疏四章皆傷辭此言而作是詩及故作是詩
人序云危國士師之本故作是詩非百姓自
作也雲漢云百姓見憂故作是詩非百姓作
之也若新臺云國人惡之而作是詩碩人云
國人憂之而作是詩即是國人作之各因文
勢言之非一端不得爲例也知絲誤而祿
是者此絲衣與內司服祿衣字同內司服掌
王后之六服五服不言色唯祿衣言色明其
誤也內司服注引雜記曰夫人復稅衣禴翟

詩經

卷三

二十

又喪大記曰士妻以祿衣言祿衣者甚衆字
或作翟此絲衣者實作祿衣也內司服無祿
衣而禮記有之則祿衣正也詩者詠歎宜
因其所有之服而言不宜舉實無之絲衣以
爲喻故知當作祿也隱三年左傳曰衛莊公
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又曰公子州
吁嬖人之子有寵而好兵
石碏諫曰寵而不驕鮮矣
朱子辨說此詩下至終風四篇序皆以爲莊
姜之詩今姑從之然唯燕燕一篇詩文畧可
耳

絲兮衣兮絲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傳與也絲閒色黃正色憂雖欲自止何時能

止也。

箋綠兮衣兮者言祿衣自有禮制也。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為上。展衣次之。祿衣次之。次之者。眾妾亦以貴賤之等服之。鞠衣黃。展衣白。祿衣黑。皆以素紗為裏。今祿衣反以黃為裏。非其禮制也。故以喻妾上僭。

釋文 鞠言如菊花之色也。又去六反。言如麴塵之色。王后之服四曰鞠衣。色黃也。展字亦作禮。音同。王后之服五曰禮衣。毛氏馬融皆云。色赤。鄭云。色白。

詩經

卷三 邶風

三

疏 毛以間色之絲。不當為衣。猶不正之妾。不宜嬖寵。今絲兮乃為衣兮。間色之絲。今為衣而見正色之黃。反為裏而隱。以與今妾兮。乃蒙寵兮。不正之妾。今蒙寵而顯。正嫡夫人反見疏而微。絲衣以邪干正。猶妾以賤陵貴。夫人既見疏遠。故心之憂矣。何時其可以止也。鄭以為婦人之服有祿衣。今見妾上僭。因以祿衣失制。喻嫡妾之亂。言祿衣今反以黃為裏。非其禮制。當以素紗為裏。今祿衣反以黃為裏。非其制也。以喻賤兮妾兮。賤妾自有定分。當以謙恭為事。今賤妾反以驕僭為事。亦非其宜。妾之不可陵尊。猶衣之不可亂制。汝賤妾何為上僭乎。餘同。絲蒼黃之間色。黃中央之正色。言間正者見衣正色不當用間。故玉藻云。衣正色。裳間色。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祿衣。綈翟。闕翟。鞠衣。展衣。祿衣。素紗。

詩經

卷三 邶風

三

注云。后從王祭先王。則服祿衣。祀先公則服綈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后以三翟為祭服。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亦三翟為祭服。眾妾不得服之。故鞠衣以下。眾妾以貴賤之等服之也。內司服又曰。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祿衣。素紗。注云。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祿衣。女御也。鄭以經稱命婦之服。王之三夫人與諸侯夫人名同。則不在命婦之中矣。故注云。三夫人其闕翟以下。手。自九嬪以下三等。故為此也。此服既有二。則眾妾亦分為三等。蓋夫人下姪婦。鞠衣。爵弁。服皮弁。服玄端。及士喪禮陳襲事於房中。爵弁。服皮弁。服祿衣。以祿衣當玄端。玄端黑。則祿衣亦黑也。故內服注以男子之祿衣黑。則知婦人之祿衣亦黑也。又子羔之襲。祿衣。纁。補用纁。則衣用黑。明矣。祿衣既黑。以四方之色。逆而差之。則展衣白。鞠衣黃。可知。皆以素紗為裏者。以周禮六服之。外別言素紗。明皆以素紗為裏也。

集傳 比也。絲。蒼勝黃之間色。黃。中央土之正色。間色賤而以為衣。正色貴而以為裏。言皆失其所也。已止也。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言絲衣黃裏。以比賤妾尊顯。而正嫡幽微。使我憂之。不能自己也。安成劉氏曰。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絲紅碧紫纁。五方之間色也。蓋以木之青。克土。

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為東方之間色

豈由謝氏曰嫡妾易位尊卑不明家不齊則國不治莊姜之心豈但憂一身哉為君憂為君之子憂為國家後日憂其憂何時能止也

傳上曰衣下曰裳

箋婦人之服不殊衣裳上下同色今衣黑而

裳黃喻亂嫡妾之禮亡之言忘也

釋文嫡本亦

疏毛以為間色之綠今為衣而在上正色之黃反為裳而處下以與不正之妾今蒙寵

詩經

卷三 邶風

二十三

而尊正嫡夫人反見疏而卑前以表裏與幽顯則此以上下喻尊卑雖嫡妾之位不易而

莊公禮遇有厚也鄭以婦人之服不殊以喻賤妾當以黑為裳今反以黃為裳非其制

非其宜言不殊裳者謂衣裳連連則色同故云上下同色也定本集注皆云不殊衣裳

喪服云女子子在室為父母總箭笄壘衰三年直言衰不言裳則裳與衰連故注云不言

裳者婦人之服不殊裳是也上昏禮云女次純衣及禮記子羔之襲祿衣總袖為一稱議

藥婦服皆不言裳是古服亦不殊裳也若男子朝服則緇衣素裳喪服則

斬衰素裳吉凶皆殊衣裳也

集傳比也上曰衣下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間

色今以綠為衣而黃者自裏轉而為裳其失所益甚矣亡之為言忘也

綠兮綠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訖兮

傳綠末也絲本也俾使說過也

箋女女妾上僭者先染絲後製衣皆女之所

治為也而女反亂之亦喻亂嫡妾之禮責以

本末之行禮大夫以上衣織故本末絲也古

人謂制禮者我思此人定尊卑使人無過差

詩經

卷三 邶風

二十四

之行心善之也

釋文女崔云毛如字鄭音汝試本或作尤

疏毛以為言綠兮而由於絲兮此莊公之所治由絲以為綠即絲為末絲為本猶承嫡而

使妾則妾為卑而嫡為尊公定尊卑不可亂猶女治絲本末不可易今公何為使妾上僭

而令尊卑亂乎莊姜既見公不能定尊卑使已微而妾顯故云我思古之君子妻妾有序

自使其行無過差者以莊公不能然故思之鄭言為釋示兮當先染絲而後製衣是汝

婦人之所為今汝何故亂之先製衣而後染

使失制度也莊姜既見此妾上僭違於禮制故我思古制禮之人令下不僭上故思之織

絲而為縗。縗之以成縗。故云縗末絲本。以喻
妾卑嫡尊也。上章言其反由顯。此章責公配
尊卑。箋本末者。以先染絲為本。後製衣為
末。大意與毛同。但毛以染絲為末。箋以製衣
為末耳。箋亦以本喻嫡。以末喻妾。故云亂嫡
妾之禮。王藻云。士不示織。士不得明大夫
以上得也。染人掌染絲。
帛。染絲謂示織者也。

集傳比也。女指其君子而言也。治謂理而織
之也。俾使說過也。言緣方為絲。而女又治
之。以比妾方少艾。而女又嬖之也。然則我將
如之何哉。亦思古人有嘗遭此而善處之者。

詩經

卷三 邶風

十五

以自勵焉。使不至於有過而已。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傳淒寒風也。古之君子。實得我心也。

箋絺綌所以當暑。今以待寒。喻其失所也。古

之聖人制禮者。使夫婦有道。妻妾貴賤各有

次序。

疏毛以為絺兮綌兮。當服之以暑時。今用之
於淒其以風之月。非其宜也。以與嫡今妾
分當節之以禮。今使之緼然以亂之。亦非其
宜也。言絺綌不以當暑。猶嫡妾不以其禮。故

莊姜云我思古之君子。定尊卑。實得我心。
鄭以為言絺兮綌兮。不當以今以待淒然
寒風。失其所。以與賤兮妾兮。所以守職分。以
妾處於尊位。亦失其所。故思古之人制禮使
妻妾貴賤有次序。衆妾不得上僭者。實得我
之心也。四月云。秋日淒淒。皆寒涼之名也。
集傳比也。淒寒風也。絺綌而遇寒風。猶已
之過時。而見棄也。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真
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集傳莊姜事見春秋傳。此詩無所考。姑從

詩經

卷三 邶風

十五

序說下三篇同。

序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箋莊姜無子。陳女戴媽生子。名完。莊姜以為

已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媽於是大

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已志。

釋文戴。讀也。媽。陳姓也。完字又

疏隱三年。左傳曰。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
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
生孝伯。早死。其姊戴媽生桓公。莊姜以為已
子。四年春。州吁殺桓公。經書弑其君完。由其

子見殺故戴媽於是大歸。莊姜養其子與之相善故越禮遠送於野。作此詩見志知歸是戴媽者。經云先君之思則莊公薨矣。桓公之時母不當輒歸。雖歸非莊姜所當送歸也。言大歸者不反之辭。故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於齊。左傳曰大歸也。以歸寧者有時而反。此即去不復來。故謂之大歸也。衛世家云莊公娶齊女爲夫人。美無子。又娶陳女爲夫人。生子早死。陳女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莊公命夫人齊女子之立爲太子。禮諸侯不再娶。且莊姜仍在。左傳唯言又娶於陳。不言爲夫人。世家云又娶陳以爲夫人。非也。左傳唯言戴媽生桓公。莊姜養之以爲已子。而言其死云完母死亦非也。然傳言又娶者蓋謂廢也。左傳曰同姓廢之異姓則否。此陳女得勝。莊姜在春秋之世不能如禮。

詩經

卷三 邶風

王十

朱子辨說遠送于南一句可爲送戴媽之驗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傳燕燕。既也。燕之于飛必差池其羽。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郊外曰野。瞻視也。

箋差池其羽。謂張舒其尾翼。與戴媽將歸。顧視其衣服婦人之禮。送迎不出門。今我送是

子乃至于野者舒已憤盡已情

疏上二句謂其將行。次二句言已在路。下二句言既訣之後。釋鳥鵲周燕燕。既孫炎曰。別三名。舍人曰。周名燕燕。又名鵲。郭璞曰。一名玄鳥。齊人呼鵲。此燕即今之燕也。古人重言之。漢書童謡云。燕燕尾涎涎。是也。鵲乙字異音義同。郭氏一音鳥反。差池者。往飛之貌。鵲也。兼言尾者。以飛時尾亦舒張也。鳥有羽翼。猶人有衣服。既飛而有上下。故以鵲之鵲之喻出入前却。既上下而有音聲。故以上下其音喻言語大小。取譬連類。各以

集傳興也。燕。既也。謂之燕燕者。重言之也。差

詩經

卷三 邶風

王十

池。不齊之貌。之子。指戴媽也。歸。大歸也。莊

姜無子。以陳女戴媽之子完爲已子。莊公卒。

完卽位。嬖人之子州吁弑之。故戴媽大歸于

陳。而莊姜送之。作此詩也。

公羊傳註曰。大歸者。廢棄來歸也。臨川王氏曰。燕。方春時。以其匹至。其羽相與

差池。其鳴一上一下。故感以起興。南軒張氏曰。獨言泣涕之情者。蓋家國之

有不可勝悲者。晉褚太后批桓溫廢立詔。云

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有合於詩人之情歟。華谷嚴氏曰。風人含不盡之意。此但敘離別

之恨而于試國危之戚
皆隱然在不言之中矣

燕燕于飛。頡之頡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
弗及。佇立以泣。

傳 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將。行也。佇立。久
立也。

箋 頡頡。與戴嬌將歸。出入前却。將。亦送也。

集傳 興也。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將。送也。
佇立。久立也。

詩經

卷三 邶風

王九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
弗及。實勞我心。

傳 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陳在衛南。

箋 下上其音。興戴嬌將歸。言語感激聲有大
小。

釋文 實。是也。本
亦作寔。

集傳 興也。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送
于南者。陳在衛南。

慶源輔氏曰。泣涕如雨。初別時也。佇立以泣。
已別而久立以泣也。實勞我心。既去而思之
不忘也。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
之思。以勗寡人。

傳 仲。戴嬌字也。任。大塞。塞淵。深也。惠。順也。勗。
勉也。

箋 任者。以恩相親信也。周禮六行。孝友睦姻
任恤。溫。謂顏色和也。淑。善也。戴嬌思先君莊。

詩經

卷三 邶風

三十

公之故。故將歸。猶勸勉寡人以禮義。寡人莊
姜自謂也。

釋文 塞。崔集註
本作寔。

疏 莊姜既送戴嬌。而思其德行。及其言語。乃
稱其字。言仲氏有大德行也。其心誠實而
深遠也。又終當顏色溫和。且能恭順。善自謹
慎其身。內外之德。既如此。又於將歸之時。思
先君之故。勸勉寡人以禮義也。鄭唯任字
為異。言仲氏有任之德。能以恩相親信也。
婦人不以名行。今稱仲氏。明是其字。禮記男
女異長。注云。各自為伯季。故婦人稱仲氏也。
定本任大之下。云塞。瘞也。俗本塞。實也。箋
以此二句說戴嬌之操行。故知為任恤。周禮

注云：善於父壻為壻，善於兄弟為友，睦親於九族，姻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振於憂貧。坊記引此詩，注以為夫人定姜之詩，不同者，鄭志答吳模云：為記注詩，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

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

集傳賦也。仲氏，戴媽字也。以恩相信，曰任。只語辭，塞實淵深，終竟溫，和惠順淑，善也。先君謂莊公也。易勉也。寡人，寡德之人。莊姜自稱也。言戴媽之賢如此，又以先君之思勉我，使我常念之而不失其守也。楊氏曰：州吁之

詩經

卷三 邶風

三一

暴桓公之死，戴媽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答於先君所致也。而戴媽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真可謂溫且惠矣。

朱子曰：古人文字之美，詞氣溫，和理義精密，如此秦漢以後，無此等語。其讀詩於此數語，讀書至先王肇脩人紀，至此惟繫哉，深誦數之。

燕燕四章章六句

新安胡氏曰：國風雖變，猶有如是之婦人。此所謂先王之澤未泯，而康叔之餘烈猶在也。豐城朱氏曰：余讀是詩，未嘗不歎莊公之

狂惑也。使其翻然悔悟，立莊姜以為之主，俾戴媽以為之助，則閭門正矣。立子完以為之嫡，命石碯以為之輔，則國本定矣。若州吁者可教，則姑教之，不可教則去之。夫如是，則衛非今日之衛，即康叔武公之衛矣。顧乃以寵奪正，以孽奪宗，卒貽國家無窮之禍，不謂之狂惑而可乎。

序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于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釋文

以至困窮之詩也。舊本皆爾，俗本或作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誤。

朱子辨說此詩序以為莊姜之作，今未有以見其不然，但謂遭州吁之難而作，則未然耳。

詩經

卷三 邶風

三十一

蓋詩言寧不我顧，猶有望之之意。又言德音無良，亦非所宜施於前人者。明是莊公在時所作，其篇大亦當在燕燕之前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傳：日乎月乎，照臨之也。逝，逮古故也。胡，何定止也。

箋：日月喻國君與夫人也。當同德齊意以治國者，常道也。之人，是人也。謂莊公也。其所以

接及我者。不以故處甚違其初時寧猶曾也。君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乎。曾不顧念我之言。見其所以不能定完也。

釋文

顧本又作頤如字徐音古此亦協韻也後放此

疏

言日乎以照晝月乎月以照夜故得同耀齊明而照臨下土以與國君視外治夫人

視內政常亦同德齊意以治理國事是其常道今乃如是人莊公其所接及我夫人不以古時恩義處遇之是不與之同德齊意失月配日之義也公於夫婦尚不得所於眾事亦何能有所定乎適曾不顧念我之言而已無能有所定也莊公是不能定事之人鄭引

詩經

卷三

邶風

三十三

不能定事之驗

集傳賦也。日居月諸。呼而訴之也。之人。指莊公也。逝。發語辭。古處未詳。或云以古道相處也。胡寧。皆何也。莊姜不見答於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言日月之照臨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處。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為其獨不我顧也。見棄如此。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此詩之所以為

厚也。

慶源輔氏曰。觀綠示之詩。所謂我思古人。則於此歎莊公不以古道處已者宜也。自處以古人為法。而望人以古道處已。莊姜之處已望人。皆有明矣。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傳冒。覆也。不及我以相好。盡婦道而不得報箋覆。猶照臨也。其所以接及我者。不以相好之恩情。甚于已薄也。

詩經

卷三

邶風

三十四

集傳賦也。冒。覆也。報。答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傳日始月盛皆出東方音聲良善也無善恩意之聲語于我也

箋自從也言夫人當盛之時與君同位君子行如此何能有所定使是無良可忘也

疏言日乎月乎日之始照月之盛望皆出東方言月盛之時有與日同以與國君之平

當夫人之隆盛。皆乘其國事。夫人之盛時。亦當與君同。如此。是其常。今乃如之人。莊公。曾無良善之德音。以處語夫人。是疏遠已。不與之同位。失月配日之義。君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使是無良之行可忘也。日月雖分。照晝夜。而日恒明。月則有盈有闕。不常盛。盛則與日皆出。東方。猶君與夫人雖各聽內外。而君恒使夫人有屈。有伸。仲與君同。居尊位。故箋云。夫人當盛之時。與君同位。如箋所云。則當倒讀云。無良德者。謂無善恩意之音。聲處語我夫人也。

集傳賦也。日旦必出東方。月望亦出東方。德

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俾也可忘。言何獨

詩經 卷三 邶風 三十五

使我為可忘者邪。

華谷嚴氏曰。此德音無良。及邶谷風德音莫違。皆婦人言其夫待已之意。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

有定。報我不述。

傳述循也。

箋畜養卒終也。父兮母兮者。言已尊之如父。

又親之如母。乃反養遇我不終也。不述。不循

禮也。

集傳賦也。畜養卒終也。不得其夫。而歎父母養我之不終。蓋憂患疾痛之極。必呼父母人之至情也。述循也。言不循義理也。

安成劉氏曰。日居月諸。呼日月而訴之也。父兮母兮。呼父母而訴之也。猶舜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之意。

日月四章章六句

集傳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

慶源輔氏曰。呼日月而但云照臨下土。尊之。謂也。呼父母而遂言畜我不卒。親之

詩經 卷三 邶風 三十五

之詞也。一章云寧不我顧。言不相顧盼也。二章言寧不我報。言不相酬答也。三章云俾也可忘。則蒙上句胡字。言何獨使我為可忘者。耶。詞雖緩而意則切矣。四章言報我不述。則又言莊公雖有昨報。我而都不循乎義理也。雖為莊公所棄。而猶有望

之之意焉。是其性情之正也。新安胡氏曰。此篇分明作於莊公之時。胡

能有定。只是說莊公心志回惑。反覆無定之意。故不我顧。不我報。俾也可忘。而報我不述也。

問日月終風二篇。據集傳云。當在燕燕之前。以某觀之。終風當在先。日月當次之。蓋

詳終風之詞。莊公於姜猶有往來之時。至日月則見公已絕不顧姜。而姜不免微怨

矣。燕燕則莊公薨後送歸妾。情不能堪耳。

以此視之則終風當先日月當次朱子曰

恐或如是豐城朱氏曰變風之始於莊姜何也曰婦

人夫其所天也以夫則狂惑妄其所使也以

以妾則上僭子其所恃賴以終身也以子

則暴而無禮莊姜之處此亦難矣雖遭人

倫之變而不失乎天理之常則莊姜亦賢矣哉是可以為處變者之法矣

序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也

箋正猶止也疏暴與難一也遭困窮是厄難之事故上篇言難見侮慢是暴戾之事故此篇言暴

詩經

卷三 邶風

三十七

朱子辯說詳味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若果莊姜之詩則亦當在莊公之世而列於燕燕之前序說誤矣須溪劉氏曰州吁無戲笑之理分明是怨莊公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傲中心是悼

傳興也終日風為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言戲謔不敬

箋既竟日風矣而又暴疾興者喻州吁之為不善如終風之無休止而其間又有甚惡其

在莊姜之旁視莊姜則反笑之是無敬心之甚悼者傷其如是然而已不能得而止之

釋文終風韓詩云西風也浪韓詩云起也笑本又作咲俗字也

疏釋天云日出而風為暴孫炎曰陰雲不興而大風暴起釋詁云謔浪笑傲戲謔也

舍人曰謔戲謔也浪意萌也笑心樂也教意舒也戲笑邪笑也謔笑之貌郭璞曰謂調戲也此連云笑教故為不敬也

與云善戲謔今明非不敬也

集傳比也終風終日風也暴疾也謔戲言也浪放蕩也悼傷也莊公之為人狂蕩暴疾

浪放蕩也悼傷也莊公之為人狂蕩暴疾

詩經

卷三 邶風

三十八

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為比言雖其狂暴如此然亦有顧我則笑之時但皆出於戲慢之意而無愛敬之誠則又使我不敢言而心獨傷之耳蓋莊公暴慢無常而莊姜正靜自守所以忤其意而不見答也

終風且暴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傳霾雨土也言時有順心也人無子道以來事已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

事已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

箋肯可也。有順心然後可以來至我旁。不欲

見其戲謔。我思其如是。心悠悠然。

釋文 肯來如字。古協思韻。多音。

疏 毛以爲天既終日風。且又有暴甚雨土之

時。州吁之暴既如是。又不肯數見莊姜。時有

順心。然後肯來。雖來復慢之。與上互也。州

吁無子。道以來事已。已不得以母道往。加之

既莫往。莫來。母子恩絕。思其如是。則悠悠然

也。鄭唯惠然肯來。爲異。以爲若有順心。則

可來我旁。既無順心。不欲見其來而戲謔也。

釋天云。風而雨土爲霾。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

詩經 卷三 邶風 三才

集傳 比也。霾。雨土蒙霧也。惠。順也。悠悠。思之

長也。終風且霾。以比莊公之狂惑也。雖云

狂惑。然亦或惠然而肯來。但又有莫往莫來

之時。則使我悠悠而思之。望其君子之深厚

之至也。

終風且曠。不日有曠。寤言則寐。願言則嚏。

傳陰而風曰曠。嚏。哈也。

箋有。又也。既竟日風。且復曠。不見日矣。而又

嚏者。喻州吁闇亂甚也。言我願思也。嚏。當爲

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

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

之遺語也。

釋文 寤。本又作嚏。又作嚏。劫也。鄭作嚏音都

業反。孫毓同。崔云。毛訓寤爲故。今俗人云

久欠故。故是也。不作劫字。人體倦則伸。志倦

則故。案音丘。據反。王篇云。故欠張口也。

疏 毛以爲天既終日風。且復陰而曠。不見日

光矣。而又曠。以與州吁既常不善。且復怒

而甚。不見喜悅也。而又甚。莊姜言我寤覺而

不能寐。願以母道往加之。我則嚏哈而不行

言且曠者。且陰往曠日。其陰尚薄。不見日

則日曠也。復云晴則陰。雲益甚。天氣彌闇。故

云喻州吁之闇亂甚也。王肅云。願以母道

往加之。則嚏劫而不行。哈與劫音義同也。定

本集注並同。內則云。子在父母之所不敢

嚏咳。

集傳 比也。陰而風曰曠。有。又也。不日有曠。言

既曠矣。不旋日而又曠也。亦比人之狂惑。暫

開而復蔽也。願。思也。嚏。鼃。音仇。病寒

嚏也。人

氣感傷閉鬱，又為風霧所襲，則有是疾也。

蘇氏曰：古有又通。

暄暄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傳如常陰。暄暄然，暴若震雷之聲。虺虺然，懷傷也。

箋懷安也。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安也。

釋文：女音汝，下同。後可以意求之，疑者更出。

疏：毛以為天既暄暄然，其常陰又虺虺然，其震雷也。以興州吁之暴，如是故莊姜言我

詩經

卷三 邶風

四

夜覺常不寐，願以母道往加之。我則傷心，鄭唯下句為異。上終風且暄，且其間有暄

時不常陰，此重言暄暄連云其陰，故云常陰也。言暄復暄，則陰暄之甚也。雨雷則殷殷

然，此喻州吁之暴，故以為震雷奮擊之聲。虺虺然，十月之交曰：暄暄震電，皆此類也。

集傳比也。暄暄陰貌，虺虺雷將發而未震之

聲，以比人之狂惑愈深而未已也。懷，思也。

東萊呂氏曰：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於暄暄之陰，虺虺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集傳說見上

安成劉氏曰：一章言莊公狂暴，二章言其狂惑，皆止一句為比，而莊公猶有顧笑惠

來之時，所謂暴慢無常，狂惑暫開者也。三章則暫開而復蔽，四章則愈深而未已，皆

是以兩句為比，若以此詩繼綠衣之後，次日月，次燕燕，讀之尤可備見。

序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

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箋將者，將兵以伐鄭也。平成也。將伐鄭，先告

陳與宋，以成其伐事。春秋傳曰：宋殤公之即

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

詩經

卷三 邶風

四

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

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

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

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

衛人伐鄭是也。伐鄭在魯隱四年。

疏：怨與刺皆自下怨上之辭，怨者情所悲恨，刺者責其愆咎，故論語注云：怨謂刺上，政

諸云：刺怨謂尋是也。古者謂戰器為兵，左傳曰：鄭伯朝於楚，楚子賜之金，曰：無以鑄兵。兵

者，人所執，因號人亦曰兵。左傳曰：敗鄭徒兵，此箋云：將者，將兵是也。然則此序云：用兵者

詩經

卷三 鄘風

擊鼓

謂用人兵也。經云踴躍用兵，謂兵器也。經五章，皆陳兵役之怨辭。州吁以隱四年春弑君，至九月被殺，其中唯夏秋兩有伐鄭之事。此言州吁用兵暴亂，是伐鄭可知。宋殤公之即位，公子馮所以出奔鄭者，殤公宋穆公之兄子公子馮也。穆公致位於殤公，使馮避之，出居於鄭也。鄭人欲納之，欲納於宋以爲君也。先君之怨，服杜皆云隱二年鄭人伐衛是也。諸侯世家以桓公爲平王三十七年即位，則鄭以先君爲桓公矣。服虔云莊公非也。言求寵於諸侯者，杜預云諸侯雖篡弑而立，既列於會，則不得復討。微宗此寵也。言以除君害者，服虔云公子馮將爲君之害，言以賦與陳蔡從者，服虔云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賦。陳蔡亦從者是時，陳蔡方親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春秋之例，首兵者爲主。今伐鄭之謀，則吁爲首，所以衛人敘於陳蔡之下者，服虔云衛使宋爲主，使大夫將，故敘衛於陳蔡下。傳唯云告宋使爲主，此箋先言告陳與宋者，以陳亦從之。衛告可知。

朱子辯說春秋隱公四年，宋衛陳蔡伐鄭，正州吁自立之時也。序蓋據詩文平陳與宋而引此爲說，理或然也。然傳記魯衆仲之言曰：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按州吁篡弑之賊，此序但識其勇而無禮，因爲淺陋，而衆仲之言亦止於此，蓋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春秋其得不作乎。

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傳：鏜然，擊鼓聲也。使衆皆踴躍用兵也。漕，衛邑也。

箋：此用兵，謂治兵時。此言衆人皆勞苦也。或役土功於國，或修理漕城，而我獨見使從軍南行伐鄭，是尤勞苦之甚。

疏：司馬法云：鼓聲不過間，左傳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又曰：金鼓以聲氣。故先擊其鼓，而衆皆踴躍用兵也。以下始云從孫子仲在路之事，故知此謂治兵時。穀梁傳曰：出

詩經

卷三 鄘風

擊鼓

日治兵。入曰振旅。禮記曰：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注云：力政，城郭道渠之役。則戎事六十始免。輕於土功而言尤苦者，以州吁用兵暴亂，從軍出國，恐有死傷，故爲尤苦。若力政之役，則二十受之，五十免之。故韓詩說二十從役，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是也。戎事則韓詩說曰三十受兵，六十還兵。王制云六十不與服戎是也。蓋力政用力，故取丁壯之時，五十年力始衰，故早役之。早捨之。戎事當須開習三十年，始從役。未六十年力雖衰，戎事希簡，猶可以從軍，故受之。既晚捨之，亦晚戎事，非輕於力役。

集傳：賦也。鏜，擊鼓聲也。踴躍，坐作擊刺之狀也。兵，謂戈戟之屬。土，土功也。國，國中也。漕，衛

邑名。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為，因言衛國之民，或役土功於國，或築城於漕，而我獨南行，有鋒鏑死亡之憂，危苦尤甚也。

華谷嚴氏曰：漕，鄭地也，在河南。鄭氏曰：南行從軍，南行伐鄭。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傳：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平陳於宋，憂心忡忡然。

箋：仲，字也。平陳于宋，謂使告宋曰：君為主，敝

詩經

卷三 邶風

四十五

邑以賦，與陳蔡從，以猶與也，與我南行，不與

我歸期，兵凶事，懼不得歸，豫憂之。

疏：國人從軍之士云：我獨南行，從孫子仲，成

宋與之俱行也。當征之時，不於我以告歸期，不知早晚得還，故我憂心忡忡然。豫憂不得

歸也。箋云：子仲，字仲，長幼之稱，故知是字。則文是謚也。國人所言時未死，不言謚，序從

後言，之故以謚配字也。采薇云：日歸，謂歲亦莫止，是與之歸期也。

集傳賦也，孫氏子仲，字時軍帥也，平和也，合

二國之好也，舊說以此為春秋隱公四年州

吁，自立之時，宋衛陳蔡伐鄭之事，恐或然也，以猶與也，言不與我而歸也。

鄭氏曰：謂使告宋曰：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

新安胡氏曰：必先和陳宋而後進兵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傳：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山木曰林。

箋：爰，於也。不還，謂死也。傷也。病也。今於何居

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于，於也。求，不還

詩經

卷三 邶風

四十六

者及亡其馬者，當于山林之下，軍行必依山

林，求其故處，近得之。

疏：從軍之士，懼不得歸，言我等從軍，或有死

乎。於何喪其馬乎。若我家人，於後求我，往於何處求之。當於山林之下，以軍行必依山，林

死傷病亡，當在其下也。古者兵車十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則死傷及病兼步卒

亡其馬，唯甲士耳。以軍行為所取，給易必

依險阻，故於山林也。是以肆師云：祭兵于山川，注云：蓋軍之所依止也。求其故

處，謂求其所依止之處，近於得之。

集傳賦也，爰，於也，於是居，於是處。

爰喪其

馬而求之於林下見其失伍離次無關志也

死生契濶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傳契濶勤苦也說教也偕俱也

箋從軍之士與其伍約死也生也相與處勤

苦之中我與子成相說愛之恩志在相存救

也執其手與之約誓示信也言俱老者庶幾

俱免於難

釋文契本亦作契韓詩云約束也

詩經

卷三

北風

四一

疏毛以為從軍之士與其伍約云我今死也

子危難相救成其軍伍之數勿得相背使非

理死亡也於是執子之手殷勤約誓庶幾與

子俱得保命以至於老不在軍陳而死王肅

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從生死契濶勤

苦而不相離相與成男女之數相扶持俱老

此似述毛非毛古也卒章傳曰不與我生活

言與是軍伍相約之辭則此為軍伍相約非

室家之謂也鄭唯成說為異言我與汝共

受勤苦之中皆相說受故當與子成此相悅

愛之恩志在相救此敘士眾之辭連云死

生明為從軍勤苦之義則契濶勤苦之狀

大司馬云五人為伍謂與其伍中之人約束

也軍法有兩卒師旅其約亦可相及獨言伍

者以執手相約必與親近故昭二十一年左

傳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是同伍相救故舉以言之

集傳賦也契濶隔遠之意成說謂成其約誓

之言從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始為室家之

時期以死生契濶不相忘棄又相與執手而

期以偕老也

于嗟濶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傳不與我生活也洵遠信極也

箋州吁阻兵安忍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叛

詩經

卷三

邶風

四八

親離軍士棄其約離散相遠故吁嗟歎之闕

兮女不與我相救活傷之歎其棄約不與我

相親信亦傷之

釋文海本或作詢誤也詢音荀韓詩作憂

亦遠也信毛音申案信即古仲字也鄭

如

疏毛以為既臨伐鄭軍士棄約而乖散故其

人今日與我乖離兮不與我相存救而生活

兮又重言之云于嗟乎此軍伍之人與我相

疏遠兮不與我相存救使性命得申極兮乖

闊疏遠及性命不得申極與不得生活兮一

也。下句配成上句耳。鄭唯信今為異言從軍之人與我疏遠不復與我親信由不親信故不與已相救活義相接成也。案左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則不戰矣而軍士離散者以其民不得用雖未對敵亦有難心故有闕今洵今之歎也。信古伸字故易日引而信之伸即終極之義故云信極也。

集傳賦也于嗟歎辭也闊契闊也活生洵信也信與申同言昔者契闊之約如此而今不得活偕老之信如此而今不得伸意必死亡不復得與其室家遂前約之信也。

詩經

卷三 邶風

車木

擊鼓五章章四句

安成劉氏曰按左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出師不為久而衛人之怨如此躬犯大逆衆叛親離莫肯為之用爾。豐城朱氏曰役土功於國者此民也築城於漕者亦此民也南行而平陳與宋者又此民也先王之於民也不得已而用之則必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未聞衆役並興罷民之力以逞已之志若斯之甚者也。是亦可謂忍矣其卒至於敗亡也宜哉。

序飢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

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箋不安其室欲去嫁也成其志者成言孝子自責之意。

疏此母欲有嫁之志孝子自責已無令人不能安母之心母遂不嫁故美孝子能慰其母心也。

朱子辯說以孟子之說證之序說亦是但此乃七子自責之辭非美七子之作也。

飢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

傳興也南風謂之飢風樂夏之長養棘難長

詩經

卷三 邶風

五

養者天天盛貌劬勞病苦也。

箋興者以飢風喻寬仁之母棘猶七子也天天以喻七子少長母養之病苦也。

疏言飢樂之風從南長養之方而來吹彼棘木之心故棘心天天然得盛長以興寬仁之母以已慈愛之情養我七子之身故七子皆得少長然棘木之難長者飢風吹而漸大猶七子亦難養者慈母養之以成長我母氏實亦劬勞病苦也。李巡曰南風長養萬物萬物喜樂故曰飢風飢樂也傳以風性樂養萬物又從南方而來故云樂夏之長養也。

集傳比也南風謂之飢風長養萬物者也棘

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心又其稚弱而未成者也。夭夭，少好貌。劬勞，病苦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以飢風比母，棘心比子之幼時。蓋曰：母生衆子，幼而有之，其劬勞甚矣。本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

字書棘如棗而多刺，木堅，色赤，色白爲白棘，實酸爲棘棘。

飢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詩經

卷三 邶風

五十一

傳棘薪，其成就者，聖，厥也。

箋：厥作聖，令，善也。母乃有厥知之善德。我七子無善人能報之者，故母不安我室，欲去嫁也。

疏：上章言棘心夭夭，是棘之初生，風長之也。此不言長之狀，而言棘薪，則棘長已成薪矣。月令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是薪者木成就。聖者通智之名，故言厥也。箋引洪範以證之，由厥作聖，故得爲厥也。洪範云：思曰厥。注云：厥通於政事，又曰厥作聖。注云：若思厥，則臣賢智是也。然則彼厥謂君也。聖謂臣也，所以得爲一者，以彼五行各以事類相感，由

君厥而致臣聖，則厥聖義同。此母氏聖善人之齊聖，皆以明智言之，非必要如周孔也。集傳：興也。聖，厥，令，善也。棘可以爲薪，則成矣。然非美材，故以興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善聖稱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也深矣。

安成劉氏曰：上章言飢風棘心，而下句無應故屬比。此章言風與棘，而下文以母與子應故屬興。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詩經

卷三 邶風

五十二

傳浚，衛邑也。在浚之下，言有益于浚。

箋：爰，曰也。曰有寒泉者，在浚之下，浚潤之，使浚之民逸樂，以興七子不能如也。

疏：此孝子自責無益於母，使母不安也。言曰：有寒泉在浚邑之下，以喻七子在母之前，寒泉有益於浚，浚潤浚民，使得逸樂，以興七子無益於母，不能事母，使母勞苦，乃寒泉之不如。又自責云：母無子者，容可勞苦，今乃有子七人，而使母氏勞苦，思欲去嫁，是其七子之咎也。母欲嫁者，本爲淫風流行，但七子不可斥言母淫，故言母爲勞苦而思嫁也。于旄云：在浚之都，傳曰：下邑曰旄，是衛邑也。而爰曰：釋詁文，知不以寒泉興母之長養已，而

云喻七子不能如者。以上棘薪爲喻。則子已成長矣。此及下章皆云有子七人。則以寒泉黃鳥喻七子可知也。

集傳興也。浚衛邑。諸子自責。言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益於浚。而有子七人。反不能事母。而使母至於勞苦乎。於是乃若微指其事。而痛自刻責。以感動其母心也。母以淫風流行。不能自守。而諸子自責。但以不能事母。使母勞苦爲詞。婉詞幾諫。不顯其親之惡。

詩經

卷三 邶風

五十五

可謂孝矣。下章放此。

睨睨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傳。睨睨。好貌。慰。安也。

箋。睨睨。以興顏色說也。好其音者。以興辭令順也。以言七子不能如也。

疏。言黃鳥有睨睨之容貌。則又和好其音聲。以興孝子當和其顏色。順其辭令也。今有子七人。皆莫能慰母之心。使有去嫁之志。言母之欲嫁。由顏色不悅。辭令不順故也。自責言黃鳥之不如也。論語曰。色難注云。和顏悅色。是爲難也。又內則云。父母之所。下氣怡。

聲。是孝子當和顏色。順辭令也。

集傳興也。睨睨。清和圓轉之意。言黃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七子獨不能慰悅母心哉。

反源輔氏曰。三章以無情興有情。四章以無知興有知。

凱風四章章四句

止齋陳氏曰。替叟日頑。舜則負罪。聖人豈緣飾哉。其心誠曰。吾罪焉而已矣。此詩母曰。有子七人。蓋曰。吾屬在此無益也。抑以見一門昆弟。皆舜耕歷山氣象。

詩經

卷三 邶風

五十四

慶源輔氏曰。其曰聖善。過爲歸美之詞耳。此唯子可以施之於母。臣而事君如此。則未安也。韓退之作。美里操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雖程子亦以此言爲得文王之心。而先生常云。看得文王之心。不解如此。蓋聖人之處患難。其樂天知命。尊君親上之意。固自不能無。豈有紂如是無道。而乃強以爲聖明者哉。

序。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箋。淫亂者。荒放於妻妾。烝於夷姜之等。國人久處軍旅之事。故男多曠。女多怨也。男曠而

苦其事女怨而望其君子

釋文 利俗作刺同七賜反詩

疏 上二章男驥之辭下二章女怨之辭淫

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淫引黃霸記曰悖人

淫亂者謂宣公上烝夷姜下納宣姜公子頑

通於君母故皆為亂也南山刺襄公鳥獸之

行淫於其妹則亂可知若非其匹配與疏遠

私通者直謂之淫故澤陂云靈公君臣淫於

其國株林云淫於夏姬不言亂是也言荒淫

者故恣情欲荒廢政事故雞鳴云荒淫怠慢

五子之歌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是也言烝

者服虔云上淫曰烝則烝進也自進上而與

之淫也左傳曰文姜如齊齊侯通焉服虔云

傍淫曰通言傍者非其妻妾傍與之淫上下

通名也牆有茨云公子頑通於君母左傳曰

孔懼之母與其豎淫良夫通皆上淫也蘇莊

公通於崔行之妻蔡景侯為太子般娶於楚

通焉皆下淫也以此知通者總名故服虔又

云凡淫口通是也又宣公三年傳曰文公報

鄭子之妃服虔曰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報

復也淫親屬之妻曰報漢律淫季父之妻曰

報則報與亂為類亦鳥獸之行也宣公納伋

之妻亦是淫亂等於是時宣公納伋之妻

也婦人
朱子辯說序所謂大夫久役男女怨曠者得
之但未有以見其為宣公之時與淫亂不恤
國事之意耳兼此詩亦婦
人作非國人之所為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傳興也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詒
遺伊維阻難也
箋興者喻宣公整其衣服而起奮訊其形貌
志在婦人而已不恤國之政事懷安也伊當
作繫繫猶是也君之行如是我安其朝而不
去今從軍旅久不得歸此自遺以是患難
釋文 胎本亦
疏 伊訓為維毛為語助也箋以宣二年左
明云自詒伊維為義既同明伊有義為繫者
故此及兼葭東山白駒各以伊為繫小明不
易者以伊維之文與傳正同為繫可知此云
自詒伊阻小明云心之憂矣宣子所引並與
此不同者杜預云逸
詩也故文與此異
集傳興也雄雉野雞雄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

善闕泄泄飛之緩也。懷思詒遺阻隔也。婦

人以其君子從役于外。故言雄雉之飛舒遲

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思者。乃從役於外。而自

遺阻隔也。

慶源輔氏曰。我之懷矣。指其夫也。自貽伊阻。不以怨人也。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傳展誠也。

箋下上其音。與宣公小大其聲。怡悅婦人。誠

詩經

卷三

邶風

五七

矣。君子。愬于君子也。君之行如是。實使我心

勞矣。君若不然。則我無軍旅之事。

疏言雄雉飛之時。下上其音聲。以怡悅雌雉

既志在婦人。不恤政事。大夫憂之。故以君行

訴於君子。言君之誠如是。志在婦人矣。君子

聞君行如此。實所以病勞我心也。此大夫身

既從役。乃追傷君行者。以君若不然。則無今

日之役。故也。

集傳興也。下上其音。言其飛鳴自得也。展誠

也。言誠又言實。所以甚言此君子之勞我心

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傳瞻視也。

箋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

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女怨之辭。曷何也。

何時能來。望之也。

集傳賦也。悠悠。思之長也。見日月之往來。而

思其君子從役之久也。

詩經

卷三

邶風

五七

程子曰。日月取其迭往迭來之意。又日月陰

陽相配。又旦暮所見。動人情思。總包意其間。

鄭氏曰。視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

獨久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傳忮。害臧。善也。

箋爾。女也。女眾君子。我不知人之德行。何如

者。可謂為德行。事君或有所留。女怨故問此

焉。我君子之行。不疾害。不求備于一人。其行

何用為不善。而君獨遠使之在外。不得來歸。

亦女怨之詞。

釋文 枝字書云狠也。韋昭音泊。

疏 婦人念夫。心不能已。見大夫或有在朝者。而已。君子從役。故問之云。汝爲衆之君子。我不知人何者。謂爲德行。若言我夫無德而從征也。則我之君子不疾害人。又不求備於一人。其行如是。何用爲不善。而君獨使之在外乎。

集傳賦也。百猶凡也。枝害求貪。臧善也。言

凡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若能不枝害。又不貪求。則何所爲而不善哉。憂其遠行之犯患。

詩經

卷三 邶風

季九

冀其善處而得全也。

慶源輔氏曰。不知德行之不。與邪不韡韡之不同。止齋陳氏曰。枝心生於忿怒。求心生於貪慕。故人之耻貧賤患難者。能不枝則或入於求。能不求則或入於枝。故枝者常生嫉人。求者常至於枉已。

雄雉四章章四句

上蔡謝氏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非徒以考其情性。又將以考先王之澤。蓋法度禮樂雖亡於此。猶能併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故其爲言。率皆樂而不淫。憂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如綠衣傷已之詩也。不過曰我思古人。俾

無說。今擊鼓怨上之詩也。不過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至軍旅數起。大夫久役。止曰自詒伊阻。行役無期。度思其危。難以風焉。不過曰苟無餓渴而已。作詩者如此。讀詩者其可以邪心讀之乎。豐城朱氏曰。不枝不求。此孔門克己之術。求仁之方。而行役之婦人能言之。可謂賢已。

序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

箋 夫人謂夷姜。

疏 故經首章三章責公不依禮以娶。二章辛章責夫人犯禮求公。知非宣姜者。以宣姜本適伋子。但爲公所惡。故有魚網難鴻之刺。此責夫人云。雉鳴求其牡。明是夷姜求宣公。故云並爲淫亂。

詩經

卷三 邶風

季十

匏有苦葉。濟則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傳 興也。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濟。渡也。由膝以上爲涉。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

也。揭。褰衣也。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以無禮義。將無以自濟也。

箋 瓠葉苦而渡處深。謂八月之時。陰陽交會。

始可以為昏禮。納采問名。既以深淺記時。因以水深淺喻男女之才性賢與不肖及長幼也。各順其時之宜。為之求妃耦。

釋文 鴈。韓詩云至心口。鴈。說文作咏。云履石渡水也。揭。褰衣渡水也。揭。揭衣並苦例。

反下同。一云下揭字音起。列反。一本作揭。妃音配。本亦作配。下同。

疏 毛以為匏有苦葉。不可食。濟有深涉。不可渡。以興禮有禁法。不可越。又云若過深水。則鴈淺水。則褰衣。過水。隨宜期之。必渡。以興禮。當隨豐儉之異。若時豐則禮隆。時儉則禮殺。遭時制宜。不可無禮。若其無禮。將無以自濟。故雖貧儉。尚不可廢禮。君何為不以正。

詩經

卷三 邶風

空

禮要夫人而與夷姜淫亂乎。鄭以為匏葉先不苦。今有苦葉。濟處先不深。今有深涉。此匏葉苦渡處深。謂當八月之中。時陰陽交會之月。可為昏禮之始。行納采問名之禮也。行之宜。以興男女相配。男賢則娶賢女。男愚則娶愚女。各順長幼之序。以求昏。君何不八月行納采之禮。取列國之女。與之相配。而反犯禮而燕於夷姜乎。陸機云。匏葉少時可為羹。又可淹煮極美。故詩曰。幡幡匏葉。采之烹之。今河南及揚州人。恒食之。八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苦葉。瓠。匏一也。故云謂之瓠。外傳魯語曰。諸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葉不材於人。供濟而已。韋昭注云。言不可食。瓠。匏可以渡水也。彼云取匏供濟。與此傳不。

詩經

卷三 邶風

空

同者賦詩斷章也。以衣涉水為鴈。由膝以上為涉。濡禪也。涉者。渡水之名。非深淺之限。故易曰。利涉大川。謂乘舟也。寒裳涉渡。謂膝下也。深淺者。各有所對。谷風云。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泳則深於鴈矣。但對方之舟之則為淺耳。此深涉。不可渡。則深於鴈矣。鴈言深者。對揭之淺耳。二至寒暑極。二分溫涼中。春分則陰往陽來。秋分則陰來陽往。故言八月之時。陰陽交會也。昏禮目錄云。必以昏時者。取陽往陰來之義。然則二月陰陽交會。禮云。令會男女。則八月亦陰陽交會。可以納采問名。明矣。下章雖離鳴鴈。旭日始旦。陳納采之禮。此記其時。下言其用。義相承接也。納采者。昏禮之始。親迎者。昏禮之終。故皆用陰陽交會之月。然女年二十。納采之禮。雖仲春亦得行之。不必要八月也。男女之際。謂昏姻之始。故禮記云。傳曰。異姓主名。治際會。注云。名謂與婦之名。際會。謂昏姻交接之會。言遭時制宜。不可無禮。况昏姻人道之始。安可以無禮義乎。禮者。人所以立身。行禮乃可度世。不行禮。將無以自濟。言公之無禮。必遇禍患也。集傳比也。匏。瓠也。匏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然今尚有葉。則亦未可用之時也。濟。渡處也。行渡水曰涉。以衣而涉曰鴈。褰衣而涉曰揭。此刺淫亂之詩。言匏未可用。而渡處方深。行者當量其淺深而後可渡。以。

比男女之際亦當量度禮義而行也

埤雅曰長而瘦上曰然短頭大腹曰匏爾雅邢昺疏云此亦謂渾也言水深至於渾以上者而涉渾之名厲

有瀾濟盈有鷺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傳瀾深水也盈滿也深水人之所難也鷺雉聲也衛夫人有淫佚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辭不顧禮義之難至使宜公有淫昏之行

濡漬也由軌以上為軌違禮義不由其道猶

詩經

卷三 邶風

六十五

雉鳴而求其牡矣飛曰雌雄走曰牝牡

箋有瀾濟盈謂過于厲喻犯禮深也渡水深

者必濡其軌言不濡者喻夫人犯禮而不自

知雉鳴反求其牡喻夫人所求非所求

釋文軌謂車轡頭也依傳言直音犯案說文云軌車轡也從車九聲九聲龜美反軌車軌

前也從車九聲九聲龜美反軌車軌也

疏有瀾然深水者人所畏難今有人濟此盈

滿之水不避其難以與有儼然禮義者人所防閑今夫人犯防閑之禮不顧其難又言夫人犯禮猶有鷺雉鳴也有鷺雉然求其妃耦

之聲者雌雉之鳴以與有求為淫亂之辭者是夫人之聲又言夫人犯禮既深而不自知

言濟盈者必濡其軌今言不濡軌是濟者不自知以與淫亂者必違禮義今云不違禮是夫人不自知雌雉鳴也乃鳴求其走獸之牡非其道以與夷姜母也乃媚悅為子之公非

所求也小弁云雉之朝唯尚求其雌則雉

前也然則軌前謂之軌也非軌也但軌聲九軌聲凡於文易為誤也少儀云祭左右軌范

乃飲注云周禮大馭祭兩軌祭軌乃飲軌與軌於車同謂轡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軌前也

詩經

卷三 邶風

六十五

軌前也書或作軌玄謂軌是軌法也謂與下

三面之材軌軌之所樹持車正者大馭注云

古書軌為軌軌為範杜子春云文當如此又

云軌當作軌軌為兩轡範當為軌軌車軌前

鄭不易之是依杜子春軌為正也然則諸言

軌前皆謂軌也小戎傳曰陰揜軌也箋揜軌

在軌前垂軌上文亦作軌非軌也中肅云車

同軌匠人云經途九軌注云軌謂轡廣是也說文又云軌輪小穿也軌車軸端也考工記

注鄭司農云軌輪小穿也又云軌小穿也玄謂軌

轡末也然則轡末軸端共在一處而有軌轡

二名亦非軌也少儀注云軌與軌於車同謂

轡頭者以范當大馭之軌軌當大馭之軌故

並其文而解其義其實少儀軌字誤當為軌

也釋鳥云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

雄左掩右雌是飛曰雌雄也釋獸云麋牡麋

牝鹿是走曰牝牡也若散則通故書曰牝雉

之長傳曰獲其雄狐是也

集傳比也。淵水滿貌。鷺雌雄聲。軌車轍也。飛曰雌雄。走曰牝牡。夫濟盈必濡其轍。雉鳴當求其雄。此常理也。今濟盈而曰不濡軌。雉鳴而反求其牡。以比淫亂之人。不度禮義。非其配耦。而犯禮以相求也。

竹房張氏曰。說文曰。軌車轍也。從車九軌。車軌前也。從車凡音犯諸家辨之詳矣。然集傳獨從軌。蓋以九牡聲之叶也。軌聲則難叶矣。廬陵羅氏曰。周禮稱人疏轍廣謂之軌。轍末亦為軌。韻會曰。車軸謂之轡。頭也。轡即車頭之端。貫轂者。車輪廣狹高下。皆定於軌。軌同則轍迹亦同。後人因謂車轍亦曰軌。曲禮塵不出軌。以高下言。中庸車同軌。以廣狹言。蓋車輪崇六尺六寸。軌居輪中。若濡軌。則水涉三尺三寸。

詩經

卷三 邶風

六十五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傳。雝雝。鴈聲和也。納采用鴈。旭日始出。謂大

昕之時。迨及泮散也。

箋。鴈者。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

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歸妻。使之來

歸于已。謂請期也。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

月可以昏矣。

疏。毛以為宣公淫亂。不娶夫人。故陳正禮以責之。言此雖雖然聲和之鳴。鴈當於旭然

日始旦之時。以行納采之禮。既行納采之等禮成。又須及時迎之。言士如使妻來歸於已。當及夫冰未散。正月以前迎之。若何故不用正禮及時而娶。乃烝父妾乎。鄭唯下二句及冰未散。請期為異。鴈生執之以行禮。故言鴈聲。舜典云。二生。注云。納采鴈也。言納采者。謂始知采擇。舉其始。其實六禮唯納徵用幣。餘皆用鴈也。親迎雖用鴈。非昕時則此鴈不兼迎。迎前經謂納采。下經謂親迎。總終始其餘可知也。旭者。明著之名。大昕為日出。昕者。明也。日未出。已名為昕。生至日出。益明。故言大昕也。禮記注。大昕謂朔日者。以言大昕

詩經

卷三 邶風

六十六

之朝。束種浴於川。若非朔日。恒日出。皆可無為。特言大昕之朝。故知朔日與恒日同。日用昕者。君子行禮貴其始。親迎用昏。箋云。取陽往陰來之義。然男女之家。或有遠近。其近者。即夜而至于夫家。遠者。則宜昏受其女。明發而行。其入蓋亦以昏時也。儀禮士昏禮執燭而往。歸家。其夜即至。夫氏蓋同。城郭者也。箋以冰未散。未二月。非親迎之時。故為使之來歸於已。謂請期也。以正月尚有魚上負冰。則知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月令孟春云。東風解凍。出中云。雨雪載塗。謂陸地也。其水必二月乃散。故溱洧箋云。仲春之時。冰始散。其水渙渙。然是也。

集傳賦也。雝雝聲之和也。鴈鳥名。似鷺。畏寒

秋南春北。旭日初出貌。昏禮納采。用鴈。親迎以昏。而納采。請期以旦。歸妻以冰泮。而納采。請期。迨冰未泮之時。言古人之於婚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如此。以深刺淫亂之人也。

廬陵李氏曰。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以名焉。日入二刻半為昏。

鄭氏曰。用鴈者。取其順陰陽往來。

程子曰。取其不再偶也。

本草注曰。鴈為陽鳥。蓋得中和之氣。熱即北寒即南。以就和氣。所以為贊者。一取其信。一取其和也。

詩經

卷三 邶風

六七

新安胡氏曰。味士如歸妻之辭。可見是刺淫者。若責之曰。士如欲歸妻。自有婚姻之禮。何得如此淫亂也。若刺宣公。不當以士言。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傳。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之道。非德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

也。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之道。非德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

箋。舟人之子。號召當渡者。猶媒人之會男女。無夫家者。使之為妃匹。人皆從之而渡。我獨否。

釋文。王逸云。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韓詩云。招招。聲也。卬。本或作仰。

集傳。比也。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舟人招人以渡。人皆從之。而我獨否者。待我友之招而後從之也。以比男女必待其配耦而相從。而刺此人之不然也。

詩經

卷三 邶風

李人

匏有苦葉。第四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此詩意雖正。而體製異於諸作。若有不敢正言之意。一章言為事當有所度量。二章言苟不能度量。則必至於反常而逆理。三章則詔之以婚姻常理。四章則言人當有不可。以刺淫亂之人。亂常逆理。而無有不可也。

安成劉氏曰。此詩一章二章四章。反覆譏刺。皆以濟涉之事為比。豈所指淫人居津水之傍歟。抑詩人以一時所見。而取譬歟。

序。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箋新昏者新所與為昏禮

疏其婦既與夫絕乃陳夫之棄已見遇非道淫於新昏之事

朱子辯說亦未有意以見化其上之意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鼃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

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傳典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夫婦和則室家成室家成而繼嗣

生言鼃勉者思與君子同心也葑須也菲芳

也下體根莖也

詩經

卷三 邶風

木九

箋所以鼃勉者以為見譴怒者非夫婦之宜

此二葉者蔓菁與蓄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

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者不可以根惡時

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不可

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莫無及與也夫婦

之言無相違者則可與女長相與處至死顏

色斯須之有

色斯須之有

釋文鼃勉本亦作鼃鼃勉勉勉勉也葑徐音

今松菜也案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

異葑音勿爾雅云非芴又云非芴菜郭以非

芴為土瓜解息菜云似蔓菁華紫赤色可食

蔓本又作蕪菹本又作當爾雅菹菹郭云大

葉白華根如指色白可食

疏習習然和舒之谷風以陰以雨而潤澤行

生矣言已鼃勉勉勉勉勉勉勉勉勉勉勉勉

夫婦之道不宜有譴怒故也言采葑菲之菜

者無以下體根莖之惡并棄其葉以與為室

家之法無以其妻顏色之衰并棄其德何者

夫婦之法要道德之音無相違即可與爾君

子俱至於死何必顏色斯須之有乎孫

曰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陰陽

不和則風雨無節故陰陽和乃谷風至此喻

夫婦故取於生物小雅谷風以喻朋友故直

云潤澤行恩愛成而已釋草云須葑菲孫

炎曰須菜名葑從坊記注云葑蔓菁也陳宋

詩經

卷三 邶風

七十

如陸機之言又是一物其氏注爾雅二處引此詩即菲也芴也蔥菜也土瓜也宿菜也五者一物也其狀似葍而非葍故云葍類也葍云此二菜者葍葍與葍之類者葍葍謂葍也葍類謂非也坊記引此詩證君子不盡利於人總註云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與此異也

集傳比也習習和舒也東風謂之谷風葍葍菁也菲似葍莖食葉厚而長有毛下體根也葍菲根莖皆可食而其根則有時而美惡德音美譽也婦人爲夫所棄故作此詩以敘

詩經

卷三 邶風

七上

其悲怨之情言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爲夫婦者當黽勉以同心而不宜至於有怨又言采葍菲者不可以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如爲夫婦者不可以其顏色之衰而棄其德音之善但德音之不違則可以與爾同死矣

華谷嚴氏曰江南有葍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春食葍夏食心秋食葍冬食根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

荼苦其甘如齊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傳遲遲舒行貌畿門內也荼苦菜也宴安也箋徘徊也行於道路之人至將離別尚舒行其心徘徊然喻君子於已不能如也邇近也言君子與已訣別不能遠維近耳送我裁于門內無恩之甚茶誠苦矣而君子于已之苦毒又甚于茶比方之茶則甘如齊

詩經

卷三 邶風

七上

釋文遲如字韓詩云遲狠也訣音決本或作決裁於門內一本作裁至於門又一本

作裁至於門內

疏毛以爲相與行於道路之人至將離別尚遲遲舒行心中猶有乖離之志不忍即別況已與君子猶是夫婦今棄已訣別送我於門內而已是恩意不如行路之人也夫婦坐圖可否有兄弟之道故以兄弟言之鄭唯有違爲異以傳訓爲離無眷戀之狀於文不足故以違爲徘徊也畿者期限之名故周禮九畿及王畿千里皆期限之義故楚茨傳曰畿期也經云不遠言至有限之處故知是門內

集傳賦而比也遲遲舒行貌違相背也畿門內也荼苦菜蔓屬也詳見良耜菁甘菜宴樂

也新昏夫所更娶之妻也。言我之被棄行於道路遲遲不進蓋其足欲前而心有所不忍如相背然而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邇亦至其門內而止耳。又言荼雖甚苦反甘如薺以比已之見棄其苦有甚於荼而其夫方且宴樂其新昏如兄如弟而不見恤蓋婦人從一而終今雖見棄猶有望夫之情厚之至也。

詩經

卷三 邶風

七十三

淫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母逝我梁。母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傳淫渭相入而清濁異屑潔也逝之也梁魚梁笱所以捕魚也閱容也

箋小渚曰沚淫以有渭故見謂濁湜湜持正貌喻君子得新昏故謂已惡也已之持正守初如沚然不動搖此絕去所經見因取以自喻焉以用也言君子不復潔用我當室家母

者論禁新昏也女母之我家取我為室家之道躬身追暇恤憂也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所生子孫也。

釋文

淫濁水也渭清水也湜音雍說文云水清見底沚音止故見渭濁舊本如此一本渭作謂後人改耳笱

捕魚器韓詩云發亂也

疏婦人既言君子苦已又本已見薄之由言見舊室惡本淫水雖濁木有彰見山淫渭水相入而清濁異言已顏色雖衰未見醜惡由新舊並而善惡別新昏既駁已為惡君子益憎惡於已已雖為君子所惡尚湜湜然持正

詩經

卷三 邶風

七十四

守初其狀如沚然不搖動可用為室家矣君子何為安樂汝之新昏則不復潔飾用我故本而禁之言之人梁發人笱當有盜魚之罪以興之我夫家取我婦事必有盜寵之過即自諫言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所生之子孫乎母子至親當相憂念言已無暇所以自恐痛之極也禹貢云淫屬渭汭注云淫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淫小渭大屬於渭而入於河又引地理志云淫水出今安定涇陽西開頭山東南至京兆陵陽行千六百里入渭即淫水入渭也漢書溝洫志云淫水一頃其泥數十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淫是也此已絕去所經見淫渭之水因取以自喻也鄭志張逸問何言絕去答曰辭在東河淫在渭河故知絕去不復還意以淫不在渭境故詩宜歌土風故信絕去此婦人既

詩經

卷三 邶風

十五

絕至涇而自此已志邶人為詩得言者蓋從
 送者言其事故詩人得述其意也禮臣無境
 外之交此詩所述似是庶人得越國而昏者
 左傳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即上以下不禁
 故士昏禮云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
 是士得外娶即庶人得越國娶明矣此與
 小弁及散笱在梁皆云笱者捕魚之器即梁
 為魚梁明矣何人斯云胡逝我梁有狐云在
 彼淇梁傳曰石絕水曰梁似人云維鵜在梁
 傳曰梁水中之梁鵜鵲云鵜鵲在梁箋云石
 絕水之梁白華亦云有鵜在梁又云鵜鵲在
 梁皆易獸所在非人所往還之處即皆非橋
 梁矣故以石絕水解之此石絕水之梁亦是
 魚梁故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人澤梁注
 云梁絕水取魚者白華箋云鵜也鵜皆以
 魚為美食者也鵜之性貪惡而今在梁表記

注云鵜鵲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是梁皆
 魚梁明矣其制鵲人掌以時鵲為梁鄭司農
 云梁水堰堰水而為關空以笱承其空然則
 梁者為堰以障水空中承之以笱也絕水
 者謂兩邊之堰絕水堰則以上皆云石者因
 山石之處亦為梁以取魚也月令孟冬謹關
 梁大明云造舟為梁之類皆謂橋梁非絕水
 故月令注云梁橫橋是也角弓箋云毋禁
 辭說文云毋從女象有奸之
 者禁令勿奸故毋為禁辭
集傳比也涇渭二水名涇水出今原州百泉
 縣筭頭山東南至永興軍高陵入渭渭水出
 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至同州馮翊縣入河湟

詩經

卷三 邶風

十五

湜清貌止水渚也屑潔以與逝之也梁堰石
 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也笱以竹
 為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閱容也涇
 濁渭清然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由
 二水既合而清濁益分然其別出之緒流或
 稍緩則猶有清處婦人以自比其容貌之衰
 久矣又以新昏形之益見憔悴然其心則固
 猶有可取者但以故夫之安於新昏故不以
 我為潔而與之耳又言母逝我之梁母發我
 之笱以比欲戒新昏毋居我之處毋行我之
 事而又自思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恤我已去
 之後哉知不能禁而絕意之辭也

東萊呂氏曰詩人多述土風此詩而遠引
 涇渭者蓋涇濁渭清天下所共知如云海鹹
 河淡也
 原州百泉縣今平涼府鎮原縣永興軍高陵
 今西安府高陵縣渭州渭源縣今平涼府渭
 源縣同州馮翊縣今西安府同州地並隸陝
 西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
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傳舟。船也。有謂富也。亡。謂貧也。

箋方。泝也。潛行為泳。言深淺者。喻君子之家
事無難易。吾皆為之。君子何所有乎。何所亡
乎。吾其黽勉勤力為求之。有求多亡。求有匍
匐。言盡力也。凡於民有凶禍之事。鄰里尚盡
力往救之。况我於君子家之事難易乎。固當

詩經

卷三 邶風

十七

黽勉以疏喻親也。

疏。毛以為婦人既怨君子棄已。反追說已本
勤勞之事。隨水深淺。期於必渡。以與已於
君子之家。隨事難易。期於必成。匪直於君子
之家。事無難易。又於君子之家。財業不問貧
富。吾皆勉力求之。所以皆勉力者。以其凡民
於有喪禍之事。其鄰里尚盡力以救之。况我
於君子家。事難易何得避之。鄭唯何有何
亡為小異。舟者。古名也。今名船。易曰。利涉
大川。乘木舟。虛。注云。舟謂集板。如今自空大
木為之。曰虛。即古。又名曰虛。總名皆曰舟。
生民云。誕實匍匐。謂后稷之生為小兒。匍匐
與此不同也。問喪。注云。匍匐猶顛覆。然則匍
匐者。小兒未行之狀。其盡力顛覆。似之。故取
名焉。鄰里往來。謂營護凶事。若有贈賻也。

集傳。輿也。方。桴。舟。船也。潛行曰泳。浮水曰游。

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甚也。婦人自陳其

治家勤勞之事。言我隨事盡其心力而為之。

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計其有與亡。而勉強

以求之。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也。

安成劉氏曰。泳與游。今俗所謂迷與泗也。

變源輔氏曰。勤勞家事。周恤鄰里。即首章之

不我能慤。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費用不售。音

詩經

卷三 邶風

十七

育恐育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傳。慤。養也。阻。難也。育。長鞠。窮也。

箋。慤。驕也。君子不能以恩驕樂我。反憎惡我。

既難卻我。隱蔽我之善。我修婦道而事之。覲

其察已。猶見疏外。如買物之不售。昔育。育稚

也。及與也。昔幼稚之時。恐至長老窮匱。故與

女顛覆盡力。於眾事難易無所辟。生。謂財業

也。育。謂長老也。于。於也。既有財業矣。又既長

老矣其視我如毒螫言惡已甚也。

釋文 情毛與也說文起也。

疏 毛以爲婦人云君子假不能以善道養我

不報故言既難却我而隱蔽我之善德謂先

有善德已而被隱蔽矣今我更修婦道以事之

說已本勤勞以責之言我昔日幼稚之時恐

至長而困窮故我與汝顛覆盡力於家事難

汝何爲視我如蟲之毒螫乎言惡已至甚不

我能憐當倒之云不能憐我鄭唯不我能憐

爲異 偏檢諸本皆云情養孫疏引傳云情

與非也爾雅不訓情爲情由養之以至於驕

故箋訓爲驕驕者至恩之辭驕者至惡之稱

君子遇已至薄怨切至痛故舉至愛以駭至

惡。

集傳賦也情養阻却鞠窮也 承上章言我

於女家勤勞如此而女既不我養而反以我

爲仇讎惟其心既拒却我之善故雖勤勞如

此而不見取如賈之不見售也因念其昔時

詩經

卷三 邶風

七十九

詩經

卷三 邶風

八十

手張子曰育恐謂生於恐懼之中育鞠謂生

於困窮之際亦通。

廣韻注曰售謂出手也。

三山李氏曰正所謂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

棄予是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

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暨。

傳旨美御禦也洸洸武也潰潰怒也肄勞也

堅息也。

箋蓄聚美業者以禦冬月乏時也君子亦但

以我御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

詒遺也君子洸洸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而

盡遺我以勞苦之事欲窮困我君子忘舊不

念往昔年稚我始來之時安息我。

釋文 蓄本亦作畜御禦也一本下句卽作禦

疏 婦人怨其惡已得新昏而見棄故稱人言

安樂汝之新昏但我禦窮苦之時而已然

於春夏則見遺也。君子既欲棄已，故有洗滌然成武之容，有潰潰然悲怒之色於我。又盡遺我以勞苦之事，不復念昔者我幼稚始來之時，安息我也。

集傳：興也。吉、美、蓄聚、御當也。洗，武貌。潰，怒色也。肄，勞、堅、息也。又言我之所以蓄聚美菜者，蓋欲以禦冬月乏無之時。至於春夏，則不食之矣。今君子安於新昏，而厭棄我，是但使我禦其窮苦之時。至於安樂，則棄之也。又言於我極其武怒，而盡遺我以勤勞之事，曾不

念昔者我之來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容齋：項氏曰：洗，水涌也。其勇如水涌，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為潰。安成劉氏曰：古人塲圃同地，秋抄則築堅圃地為塲，以納禾稼。至來春又耕治之以種菜茹，故蓄菜但

詩經

卷三 邶風

八十一

以禦冬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豐城朱氏曰：谷風雖棄婦所作，而觀其自敘有治家之勤，有睦鄰之義，有安貧之志，有周急之義，皆其節之可取者也。至於見棄矣，而拳拳忠厚之意，猶萬然溢於言表。

庶幾乎夫子所謂可與怨者矣。

序：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箋：寓，寄也。黎侯為狄人所逐，弃其國而寄于衛。衛處之以二邑，因安之，可以歸而不歸，故其臣勸之。

釋文：黎，國名，杜預云：在上黨壺關縣。

疏：此及旄丘皆陳黎臣之辭，而在邶風者，蓋邶人述其意而作，亦所以刺衛君也。以旄丘之敘，故知為狄人所逐，以經云中露泥中，知處之以二邑，勸之云胡不歸，知可以歸。

詩經

卷三 邶風

八十二

而不歸，春秋出奔之君，所在口寄。左傳曰：齊以邾寄衛，侯是也。喪服傳曰：寄公者何？失地之君也。謂割地盡者與此別。朱子辯說詩中無黎侯字，未詳是否，下篇同。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傳：式，用也。微，無也。中露，衛邑名。

箋：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君何不歸乎？禁君留止於此之辭。式，發聲也。我若無君，何為處此乎？臣又極諫之辭。

疏：毛以為黎之臣子責君久居於衛，言君用在此而益微，用此而益微，君何不歸乎？我

等若無君在此之故何為久處於此中露
鄭以式為發聲言微乎微者言君今在此皆
甚至微君何不歸乎左傳曰榮成伯賦式
微服虔云言君用中國之道微亦以式為用
此勸君歸國以為君用中國之道微未若君
用在此微為密也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
也釋訓文郭璞曰言至微也以君被逐既微
又見卑賤是至微也不取式為義故云發聲
也明非衛寵故知中露泥中皆衛邑也王
憂臣勞主辱臣死固當不憚淹恤今言我若
無君何為處此自言已勞以勸君歸是極諫
之辭

集傳賦也式發語辭微猶衰也再言之者言

詩經

卷三 邶風

八三

衰之甚也微猶非也中露露中也言有露濡
之辱而無所庇覆也舊說以為黎侯失國
而寓於衛其臣勸之曰衰微甚矣何不歸哉
我若非以君之故則亦胡為而辱於此哉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傳泥中衛邑也

集傳賦也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
也

式微 章章四句

集傳此無所考姑從序說

序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
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
也

箋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日伯者時為州伯
也周之制使伯佐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
為牧也

詩經

卷三 邶風

八四

釋文旄丘或作古北字字林作旄云旄丘也
山部又有旄字亦云旄丘禮記云十國

以為連連有率
佐牧州牧之牧

疏狄者北夷之號此不斥其國宣十五年左
傳伯宗數赤狄路氏之罪云奪黎氏地三

也服虔曰黎侯之國此詩之作責衛宣公宣
公以魯桓二年卒至魯宣十五年百有餘歲
即此時雖為狄所逐後更復其國至宣公之
世乃赤狄奪其地耳與此不同彼奪地是赤
狄此唯言狄人迫逐不心是赤狄也王制云
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
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
有伯注云此長皆因賢侯為之殷之州長曰
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又曰千里之外設方伯
公羊傳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方伯皆

詩經

卷三 邶風

八十五

謂州長則此方伯亦州長矣周謂之牧而云方伯者以一州之中為長故云方伯若牧下二伯不得云方伯也連率者即十國以為連連有帥是也言屬卒者舉其中也左傳曰晉侯宰公公請屬師是周亦有連屬此宣公為二伯非方伯又非連率而責不能脩之者以連帥屬方伯若諸侯有被侵伐者使其連屬救之宣公為州伯佐方伯今黎侯來奔之經言叔伯則責衛臣矣言責衛伯者以衛為方伯責其諸臣之廢事由君之不使也周之制使伯佐牧牧是州牧伯佐之是州伯也春秋傳曰五侯九伯是侯為牧伯佐之也宣公為侯爵見於春秋明矣今而本之康叔者以諸侯之爵皆因始封之君也顧命云乃同召太保奭畢公衛侯是爵稱侯也秦世家自康叔至貞伯不稱侯項侯賂夷王始為侯又平王命武公為公不恒以康叔言康叔之封者以康叔之後自為時王所黜項侯因康叔本侯故賂夷王而復之命武公為公謂為三公爵仍侯也此云責衛伯何以知宣公非州牧為方伯而以為牧下二伯者以周之州長曰牧以長一方言之得謂之方伯未有謂之州伯者此若是牧當言責衛牧今言責衛伯明非牧也方伯連率皆是諸侯之身相為長耳王制云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注云使佐方伯領諸侯者謂天子命人為方伯國內大夫監之非此牧伯之類王制雖是殷法於周亦當然故燕禮注云言諸公者容牧有三監是鄭言周之牧國亦有三監也一解云蓋牧國在先王之時有舊法者聖王因而不改周之牧國則無三監矣太宰職云建其

詩經

卷三 邶風

八十六

牧立其監注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又非牧下三監也所引春秋傳曰傳四年仲對楚辭也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服虔云五侯公侯伯子男九伯九州之長太公為王官之伯掌司馬職以九伐之法征討邦國故得征之鄭不然者以司馬征伐由王命乃行不得云汝實征之且夾輔者左右之辭也故因漢張逸受春秋異讀鄭云五侯侯為州牧也九伯伯為州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太公為正官之伯二人共分陝而治自陝以東當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九伯則九人若王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是天子何異乎云夾輔之有也知侯為牧伯者周禮上公九命作伯則東西二伯上公為之八命作牧非上公也公下唯侯耳且傳當言五牧而云五侯明牧於外曰侯是牧本侯爵故曲禮下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於外曰侯是牧本侯爵也侯既為牧其佐自然伯矣此衛侯爵而為伯者鄭志答張逸云實當用伯而侯德適任之何嫌不可命人位以德古亦然也以此言則宣公德適任伯故為伯下泉序云思明王賢伯經云四國有王鄭伯勞之傳曰鄭伯有賢德亦為伯者蓋其時多賢故鄭伯亦為伯為伯言其正法耳亦有侯為伯伯為牧者故周禮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謂侯與伯皆得為牧也是以羅問志云五侯九伯選州中諸侯以為牧以二伯為之佐此正法也若一州之中無賢侯選伯之賢者以為牧是也

朱子辯說序見詩有伯兮二字而以爲青衛伯之詞誤矣陳氏曰說者以此爲宣公之詩然宣公之後百餘年衛穆公之時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其奪黎氏地然則此其穆公之詩乎不可得而知也

安成劉氏曰以此詩爲作於衛宣公之時固無可考但上篇黎臣有勸歸之辭則此時黎之宗社疑未滅也豈其後黎侯復國至衛穆公時方爲赤狄所滅故晉人數赤狄之罪立黎侯而還以此意之武微旄丘二詩雖未有以見其必作於衛宣公之時

恐亦未必作於衛穆時也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傳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諸侯以國相連屬

詩經卷三邶風八十七

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誕濶也日月以逝而不我憂

箋土氣煖則葛生濶節興者喻此時衛伯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也叔伯字也

呼衛之諸臣叔與伯與女期迎我君而復之

可來而不來日數何其多也先叔後伯臣之

命不以齒

疏毛以爲言旄丘之葛兮何爲濶之節兮以當蔓延相及以與方伯之國兮何爲使之

連屬兮亦當憂患相及今衛伯何爲不使連屬救已而同其憂患乎又責其諸臣久不憂已言叔兮伯兮我處衛邑已久汝當早迎我而復之何故多日而不憂我哉鄭以爲言旄丘之葛兮何由誕之節兮旄丘之土其氣和緩故其葛之生長皆濶節以興衛伯之臣兮何由廢其事兮由衛伯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臣既廢事故責之云叔兮伯兮汝所期來迎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何其多日數也釋丘云前高旄丘李巡云謂前高後卑下以前高後必卑下故傳亦言後下

集傳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誕濶也叔伯衛之諸臣也舊說黎之臣子自言久寓於衛

詩經卷三邶風八十七

時物變矣故登旄丘之上見其葛長大而節疎濶因託以起興曰旄丘之葛何其節之濶也衛之諸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其優柔而不迫也

東萊呂氏曰葛始生其節蹙而密既長其節濶而疎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傳言與仁義也必有以有功德

箋我君何以處於此乎必以衛有仁義之道

經 69—182

故也。責衛今不行仁義，我君何以久留于此乎？必以衛有功德故也。又責衛今不務功德也。

疏 黎之臣子既責衛之諸臣，故又本已之情而責之，言我何其久處於此也，必以衛有仁義之道與我，何其久留於此也，必以衛有功德與我故也。汝今何為不行仁義，不務功德而迎我復之乎？迎已復國是有仁恩，且為義事，已得復國由衛之功，是衛之德，則仁義功德一也。言與言以者，互文以者，曰已於彼之辭與者，從彼於我之稱。

詩經

卷三 邶風

八十九

集傳 賦也。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

因上章何多日也而言，何其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他故而不得來耳。詩之曲盡人情如此。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傳 大夫狐蒼裘，蒙戎以言亂也。不東，言不來東也。無救患恤同也。

箋 刺衛諸臣形貌蒙戎然，但為昏亂之行。女

非有戎車乎？何不東來迎我君而復之？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衛之諸臣行如是不與諸伯之臣同，言其非之特甚。

釋文 蒙戎，依左傳。

疏 毛以為黎之臣子責衛諸臣服此狐裘，其形貌蒙戎然，但為昏亂之行，而不務行仁義也。豈非有戎車乎？何為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乎？言實有戎車不肯迎已，故又責之言叔兮伯兮，爾無救患恤同之心迎我也。鄭唯下二句為異。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緇衣以裼之。青蒼色同。大夫息民之服，有黃衣狐裘，又狐貉之厚以居。在家之服，傳以

詩經

卷三 邶風

九

此刺其徒服其服，明非蜡祭與在家之服，知為狐蒼裘也。蒼裘所施，禮無明文，唯玉藻注云：蓋玄衣之裘，禮無玄衣之名，鄭見玄緇衣以裼之，因言蓋玄衣之裘，兼無明說。大夫士玄端，裳雖異，衣皆玄。裘象衣色，故皆用狐青。是以玉藻注云：君子大夫士也。此傳亦云：大夫當是大大夫玄端之裘也。左傳曰：士為賦詩云：狐裘蒙戎，杜預云：蒙戎亂貌，以此傳為說。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者，杜預云：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是在衛之西也。

集傳 賦也。大夫狐蒼裘，蒙戎亂貌，言弊也。又自言客久而裘弊矣，豈我之車不東告於女乎？但叔兮伯兮不與我同心，雖往告之而

不肯來耳。至是始微諷切之。或曰狐裘蒙戎。指衛大夫。而譏其憤亂之意。匪車不東。言非其車不肯東來救我也。但其人不肯與俱來耳。今按黎國在衛西。前說近是。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衰如充耳。

傳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長醜。始而偷樂。終以微弱。衰。盛服也。充耳。盛飾也。大夫衰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也。

詩經

卷三 邶風

九十一

箋衛之諸臣。初有小善。終無成功。似流離也。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顏色衰然。如見塞耳。無聞知也。人之耳聾。恒多笑而已。

釋文

瑣。依字作瑣。流。本又作離。離如字。衰。本亦作哀。鄭笑貌。

疏。毛以為黎之臣子。責衛諸臣。言瑣兮而少。尾兮而好者。乃流離之子也。此流離之子。少而美好。長即醜惡。以與衛之諸臣。始而偷樂。終以微弱。言無德自將。不能常為樂也。故又責之。言叔兮伯兮。汝徒承衰然之盛服。汝有充耳之盛飾。而無德以稱之也。鄭以為衛之諸臣。初許迎黎侯而復之。終而不能。故責之。言流離之子。少而美好。長即醜惡。以與

衛之臣子。初有小善。終無成功。故又疾而言之。叔兮伯兮。汝顏包衰然。如似塞其耳。無所聞知也。釋訓云。瑣。瑣小也。釋鳥云。鳥少美。長醜。為鵲。陸機云。流離。鳥也。自關西謂鳥為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奐云。鵲。鵲食母。許慎云。梟不孝。鳥是也。流與鵲蓋古今之字。爾雅。離。或作栗。傳以上三章皆責衛不納已之辭。故以此章為黎之臣惡衛之諸臣。言汝等今好而苟且為樂。不圖納我。爾無德以治國家。終必微弱也。

集傳。賦也。瑣。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衰。多笑貌。充耳。塞耳也。耳聾之人。恒多笑。言黎之君臣。流離瑣尾。若此其可憐也。而衛之諸臣。衰然如塞耳而無聞。何哉。至是然後盡其詞焉。流離患難之餘。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知矣。

詩經

卷三 邶風

九十一

旄丘四章章四句

集傳說同上篇

須溪。劉氏曰。一章何多日也。未有怨望之意也。二章必有與也。必有以也。有望於衛。未怨也。三章應所與同。微怨也。四章衰如充耳。不能不怨也。眉山蘇氏曰。諸侯雖異國而相為救。苟黎亡。則衛及矣。奈何靡所與同哉。蓋時衛在

河北黎衛壤地相接故狄之為患黎衛共之

三山李氏曰衛不救黎非惟失穆乃四鄰之道抑亦唇亡齒寒矣其後衛為狄所滅齊侯以管仲之言而救之觀衛之德齊為最深則知黎之怨衛為最切

序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承事王者也

箋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

釋文簡字從竹或作簡是草名非也冷音零字從水亦作伶

詩經

卷三 邶風

九三

疏伶官者樂官之總名經言公庭萬舞即此疏任於伶官在舞職者也周禮掌舞之官有舞師舞師施人舞師也舞師云凡野舞則皆教之不教國子下傳曰教國子弟則非舞師也舞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箎則不教萬舞經言公庭萬舞則非舞師也施人舞師皆教夷樂非萬舞又不教國子且夷狄之樂諸侯所無非賢者所得為也唯大司樂云以樂教國子樂師云以教國子小舞其用人則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此乃天子之官也諸侯之禮亡其官屬不可得而知燕禮註云樂正于天子為樂師也則諸侯有樂正之屬乎首章傳曰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庭二章傳曰祭有界釋脫羅闕寺者應下之道禮記云瞽者樂吏之賤者也則此賢者身在舞位賤吏之

列必非樂正也又刺衛不用賢而箋云擇人擇人則君所置用又非府史也若府史則官長所自辟除非君所擇也祭統曰尸飲九以散爵獻士下言祭之末乃賜之一爵又非士也蓋為樂正之屬祭廟教國子皆在舞位則為舞人也若周官施人舞者眾寡無數舞師舞者十有六人之類也周官司樂樂師其下無舞人此蓋諸侯官而有之然則此非府史而言樂吏者以賤故以吏言之故韓胞闕寺悉非府史皆以吏言之也言皆可以者見不用者非一或在其餘賤職故言皆也時周室卑微非能用賢而言可以承事王者見碩人德大堪為王臣而衛不用非要周室所能任也仕於伶官首章是也二章言多才多藝卒章言宜為王臣左傳鍾儀對晉侯曰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周語曰周景王鍾成伶

詩經

卷三 邶風

九四

人告縣魯語云伶蕭詠歌及鹿鳴之三此云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呂氏春秋及律歷志云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斷兩節間而吹之為黃鐘之宮周語景王鑄無射而問於伶州鳩是伶氏世掌樂官朱子辯說此序畧得詩意而詞不足以達之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

俣俣公庭萬舞

傳簡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以干羽為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于四方教國子弟以日

中爲期。碩人大德也。僕僕容貌大也。萬舞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庭。

箋簡擇將且也。擇今擇今者爲且祭祀當爲舞也。萬舞干羽也。在前上處者。在前列上頭也。周禮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

學舍采合舞。

釋文 僕 韓詩在扈 扈 云美貌

疏 毛以爲言衛不用賢有大德之人今大德之人今祭山川之時乃使之於四方行在

詩經

卷三 邶風

九十五

萬舞之位又至于日之方中。教國子弟習樂之時又使之在舞位之前行而處上頭。親爲舞事以教之。此賢者既有大德復容貌美大僕僕然而君又使之在宗廟公庭親爲萬舞是大失其所也。鄭以爲衛君擇人今擇人今爲有方且祭祀之時使之當爲萬舞。又日之方中仲春之時使之在前列上頭而教國子弟習樂爲此賤事不當用賢而使大德之人容貌僕僕然者於祭祀之時親在宗廟公庭而萬舞言擇大德之人使爲樂吏是不用賢也。萬舞名也。謂之萬者何休云象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民樂之故名之耳。商頌曰萬舞有奕。殷亦以武定天下蓋象湯之伐桀也。何休指解周舞故以武王言之。萬舞之名未必始自武王也。萬者舞之總名。干戚與羽籥皆是祭山川宗廟宜于羽籥有故云用之宗

廟山川由山川在外故云於四方周禮舞師教舞師而舞四方之祭祀教兵舞師而舞

山川之祭祀則山川與四方別此言山川而云四方者以周禮言天子法四方爲四望故

注云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大司樂注云四望謂五嶽四鎮四瀆然則除此以外乃是山

川也。故山川與四方別舞諸侯之祭山川其在封內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無嶽瀆之異

唯祭山川而已。故以山川對宗廟在內爲四方也。此傳干羽爲萬舞宗廟山川同用之而

樂師注云宗廟以人山川以干皆非羽舞宗廟山川又不同此得同者天子之禮大故可

爲之節文別祀別舞諸侯唯有時王之樂禮數少其舞可以同也。下云公言錫爵當祭

未則公庭萬舞是祭時萬舞不兼羽籥者春秋云萬入去籥別文公羊傳曰籥者何籥舞

詩經

卷三 邶風

九十六

萬者何干舞言干則有成矣禮記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言籥則有羽矣籥師曰教國子舞羽吹籥羽籥相配之物則羽爲籥舞不得爲萬也以干戚武事故以萬言之羽籥文事故指體言籥耳是以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注云干戈萬舞象武也羽籥籥舞象文也是干羽之異也且此萬舞非兼羽籥則碩人故能籥舞也。下二章論碩人之才藝無爲復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也。明此言干戚舞下說羽籥舞也。以此知萬舞唯干無羽也。孫毓亦云萬舞干戚也。羽舞翟之舞也。傳以干羽爲萬舞失之矣。知教國子者以言在前上處在前列上頭唯教者爲然祭祀之禮旦明而行事非至日之方中始在前上處也。傳言日中爲期則謂一日之中非春秋日夜中也。若春秋言不當爲期也。故

王肅云教國子弟以日中爲期欲其徧至是也。公羊傳曰諸侯四份則舞者爲四列使此碩人居前列上頭所以教國子諸子學舞者令法於已也春官大胥職注云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版籍也大胥主此版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卿大夫之諸子則案此籍以召之又云春入學者註云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合舞等其進退使應節奏月令仲春之月命樂正習舞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先師謂蘋藻之屬也此賢者非謂大胥也引此者以證此日之方中即彼春入學是矣謂二月日夜中也尚書云日中星鳥左傳曰馬日中而出皆與此同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詩經

卷三 邶風

九七

集傳賦也簡簡易不恭之意萬者舞之總名武用于戚文用羽籥也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言當明顯之處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故其言如此若自譽而實自嘲也

東萊呂氏曰萬舞二舞之總名于舞者武舞之別名籥舞者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安成劉氏曰干盾也戚斧也羽籥此詩三章所言者是也皆舞者所執之物須溪劉氏曰簡兮簡兮則川施施有慢世玩

物之意味方將字可見慶源輔氏曰此章既自以爲簡易次章又自以爲碩人只此便可見其爲不恭也當明顯之處公然爲此而不以爲辱亦是不恭之意與次章所謂公庭萬舞同

碩人俟俟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集傳賦也碩大也俟俟大貌轡今之韁也組織絲爲之言其柔也御能使馬則轡柔如組矣又自譽其才之無所不備亦上章之意也

詩經

卷三 邶風

九八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傳組織組也武力比於虎可以御亂御衆有文章言能治衆動於近成於遠也籥六孔翟翟羽也赫赤貌渥厚漬也祭有昇輝胞翟聞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

箋碩人有御亂御衆之德可任爲王臣碩人多才多藝又能籥舞言文武道備碩人容色

赫然如厚傅丹君徒賜其一爵而已不知其賢而進用之散受五升。

釋文

簫以竹爲之長三尺執之以舞鄭注禮云三孔郭璞同云形似笛而小廣雅云

孔七

疏言碩人既有武力比如虎可以能御亂矣。又有文德能治民如御馬之執轡使之有文章如織組矣。以御者執轡於此使馬騁於彼織組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皆動於近成於遠以與碩人能治衆施化於已而有文章在民亦動於近成於遠矣碩人既有御衆御亂之德又有多才多藝之伎能左手執管簫右手秉翟羽而舞復能爲文舞矣且其類

詩經

卷三 邶風

左九

色赫然而赤如厚漬之丹藉德能容貌若如是而君不用至於祭祀之末公唯言賜一爵而已是不用賢人也。治民似執轡執轡又似織組轉相如故經直云執轡如組以喻御衆有文章也大叔于田云執轡如組謂段之能御車此碩人堪爲王臣不宜但爲御矣。釋樂云大簫謂之產郭璞曰簫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鄭於周禮笙師及少儀明堂位注皆云簫如笛三孔此傳云六孔與鄭不同蓋以無正文故不復改傳翟羽謂雉之羽也故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簫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故得舞名是以賓之初筵云簫舞笙鼓公羊傳曰簫者何簫舞是也而人有多才

經

卷三 邶風

十有

類之則皆非府史不在獻又非士庖人於天子爲士於諸侯故亦非士引之證此碩人亦樂吏故於祭末乃是賜也知此亦是樂吏者以經云錫爵若士則尸飲九而獻之不得既祭乃賜之故知在惠下之中經云爵傳言散者禮器云禮有以小爲貴者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祭統云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士猶以散獻爵賤無過散故知不過一散散謂之爵爵總名也。

左手執簫右手秉翟赫然渥赭公言錫爵。

集傳賦也執簫秉翟者文舞也簫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翟雉羽也赫赤貌渥厚漬也赭

赤色也。言其顏色之充盛也。公言錫爵，卽後禮燕飲而獻工之禮也。以碩人而得此，則亦辱矣。乃反以其賚予之親洽爲榮，而誇美之，亦玩世不恭之意也。

燕禮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一人拜受爵。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傳榛，木名。下濕曰隰。苓，大苦，乃宜在王室。

詩經

卷三 邶風

一百一

箋榛也。苓也。生各得其所，以言碩人處非其位。我誰思乎？思周室之賢者，以其宜薦碩人，與在王位。彼美人，謂碩人也。

疏：山之有榛，木，隰之有苓，草，各得其所，以興衛之有碩人，而在賤職，可謂處非其位。乃榛苓之不如碩人，既不能用，故令我云誰思之乎？思西方周室之美人，若得彼美人，當薦此碩人，使在王朝也。彼美好之碩人兮，乃宜在王朝爲西方之人兮，但無人薦之耳。榛陸機云：栗屬，其子小似柿子，表皮黑，味如栗。榛字或作養，蓋一木也。釋草云：蒿，大苦，孫炎曰：本草云：蒿，今甘草，蔓延生，葉似荷，青黃，其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蒿似地黃。

集傳興也。榛似栗而小，下濕曰隰。苓，一名大苦，葉似地黃。卽今甘草也。西方美人，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離騷亦以美人目其君也。又曰西方之人者，歎其遠而不得見之辭也。賢者不得志於衰世之下國，而思盛際之顯王，故其言如此，而意遠矣。

安成劉氏曰：楚詞湘夫人歌曰：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越人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秋風辭曰：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皆與此章起興。

詩經

卷三 邶風

一百一

之例同。故朱子嘗曰：知此則知興體矣。竹房張氏曰：榛之實甘美，而山有之，苓之莖甘美，而隰有之，以興爲人之君而美好者，惟西周有之，所以思之者，其人也。思之而不得見之，故重歎之，而思之深也。此蓋伶官碩人之辭，其詞甚婉，而實諷衛國之無賢君也。然思盛世之聖明，而不責衰世之幽厲，此詩人之忠厚也。

簡今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集傳舊三章章六句，今改定。張子曰：爲祿仕而抱關擊柝，則猶恭其職也。爲伶官則難於侏儒俳優之間，不恭甚矣。其得謂

之賢者雖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
又能卷而懷之是亦可以為賢矣東方朔
似之

問如張子之說是固可以為賢然以聖賢
出處律之恐未可以為盡善朱子曰古之
伶官亦非甚賤其所執者猶是先王之正
樂故獻工之禮亦與之交酬但賢者而為
此則自不得志耳

三山李氏曰伶官者賤役耳今以賢人為
之正猶君子陽陽之詩序言君子遭亂
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屈於賤役也

序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

詩經

卷三

邶風

一百三

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箋以自見者見已志也國君夫人父母在則

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衛女之思歸雖

非禮思之至也

釋文

思之至一
本思作思

疏此時宣公之世宣父莊兄桓此言父母已
終未知何君之女也言嫁於諸侯必為夫

人亦不知所適何國蓋時
簡札不記故序不斥言也

瑟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彼

諸姬聊與之謀

傳興也泉水始出瑟然流也淇水名也變好
貌諸姬同姓之女聊願也

箋言泉水流入淇猶婦人出嫁於異國懷

至靡無也以言我有所至念于衛我無日不

思也所至念者謂諸姬諸姑伯姊聊且畧之

辭諸姬者未嫁之女我且欲畧與之謀婦人

之禮觀其志意親親之恩也

詩經

卷三

邶風

一百四

釋文瑟韓詩作秘說文
作秘云直視也

疏毛以為瑟彼然而流者是泉水亦流入於
於異國故我有所至念於衛無一日而不思

念之也我所思念者念變然彼諸姬未嫁之
女願欲與之謀婦人之禮鄭唯以聊為且

欲畧與之謀為異言且者意不盡故言畧

之辭以言諸姬是未嫁之辭又衛衛所見宜

據未嫁者傳言同姓之女亦謂未嫁也言諸
姬容兄弟之女及五服之親故

言同姓以廣之姑姊尊故云問

集傳興也瑟泉始出之貌泉水即今衛州共
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今河南彰
德府林縣

東流泉水自西北而東南來注之變好貌諸
姬謂姪娣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
寧而不得故作此詩言嗟然之泉水亦流于
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是
以卽諸姬而與之謀爲歸衛之計如下兩章
之云也

慶源輔氏曰讀首章四句便可見其思歸之
心蓋與泉水日流於衛而不息此是興體中
說得好者凡人之情營私背公故不詢謀惟
恐人之或知也衛女思歸博謀於諸姬而無
所隱則其情之正大可知矣

卷三 邶風

一百五

出宿于泂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
我諸姑遂及伯姊

傳泂地名祖而舍輶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
有事于道也禰地名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
姊

箋泂禰者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故思宿餞
行道也婦人有出嫁之道遠於親親故禮緣

人情使得歸寧寧則又問姑及姊親其類也
先姑後姊尊姑也

釋文 送行飲酒也禰地名韓

疏 衛女思歸言我思欲出宿於泂先飲餞於
歸寧故言女子生而有適人之道遠於父母
兄弟之親故禮緣人情使得歸寧今何爲不
聽我乎我之嚮衛爲親問諸姑遂及伯姊而
已豈爲犯禮也哉而止我也言聘禮記曰
出祖釋輶祭酒脯乃飲酒於其側注云祖始
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上陳車騎釋酒
脯之奠於輶爲行始詩傳曰輶道祭謂祭道
路之神春秋傳曰輶涉山川然則輶山行道

卷三 邶風

一百六

之名也道路以阻險爲難是以委土爲山或
伏軾其上使者爲輶祭酒脯所告卿大夫處
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轅之而
遂行舍于近郊矣其牲大羊可也大駟掌馭
玉輅及犯輶遂驅之注云封土爲山象以苦
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之以車轅之而去喻無
險難也以此言之輶者本山行之名以祭道
路之神求無險難故取名焉聘禮丞民韓奕
皆言出祖則不在國內祖爲行道之始則不
得至郊故如在國門外也以輶者輶壤之名
與中需行神之位同知委土爲山言或伏牲
其上者據天子諸侯有牲卿大夫用酒脯而
已夫人云伏瘞亦如之明天子以犬伏於輶
上羊人無伏祭之事則天子不用羊詩云取
羝以輶謂諸侯也故云其有牲則大羊耳謂
天子以犬諸侯以羊尊卑異禮也卿大夫之

詩經

卷三

一頁

聘出國則釋輶聘禮于家又釋幣於衞注云告將行也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大夫三祀日門日行日厲士喪禮有毀宗躋行出于大門以行神之位之遺禮是在家釋幣告將行出大門用酒脯以祈告故二處不同也月令冬其祀行注依中雷之禮云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輶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有主有尸用特牲是天子諸侯常祀在冬與輶異也輶祭則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於國外為之又名祖聘禮及詩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以其為犯輶祭行道之神為行道之始故一祭而三名也先言出宿者見飲餞為出宿而設出宿當在郊而傳云涕不言郊者下干云所適國郊則此涕亦在郊也此涕云地名則干亦地名矣干涕傳以為在郊則言彌蓋近在國外耳計宿餞當各在一處而涕彌干言別地者要是衛女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見故思之耳下傳或兼云干言所適國郊者一郊不得二地宿餞不得同處言衍字耳以此篇不得歸寧而自傷故為由遠親親而望歸寧輶輶刺其淫奔故為禮自得嫁何為淫奔竹竿以不見答思而能以禮故為出嫁為常不可違禮孫炎曰始之言古尊老之名也然則姑姊尊長則當已嫁父母既沒當不得歸所以得問之者諸侯之女有嫁于卿大夫者去歸則見之不問兄弟宗族而問姑及姊由親其類也

集傳賦也涉地名飲餞者古之行者必有祖

詩經

卷三

一頁

道之祭祭畢處者送之飲於其側而後行也禍亦地名皆自衛來時所經之處也諸姑伯姊即所謂諸姬也言始嫁來時則固已遠其父母兄弟矣况今父母既終而復可歸哉是以問於諸姑伯姊而謀其可否云耳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

安成劉氏曰夫人之嫁必有姪姊二人為媵而同姓二國往媵之亦有姪姊皆謂之媵凡八人集傳以此詩為夫人作而以諸姬為姪姊又謂諸姑伯姊即諸姬然則八人之中亦好輩行者乎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牽還車言邁邁臻

于衛不瑕有害

傳干言所過國郊也脂牽其車以還我行也

邁疾臻至瑕遠也

箋干言猶涉禍未聞遠近同異言還車者嫁

時乘來今思乘以歸瑕猶過也害何也我還

車疾至于衛而返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止我。

釋文 秦車軸頭金也。

疏 毛以爲我思欲出宿于干先飲饌于言而歸衛國耳則爲我脂車則爲我設秦而還迴其車我則乘之以行而欲疾至衛不得爲違禮遠義之害何故不使我歸寧乎傳以瑕爲遠王肅云言願疾至於衛不遠禮義之害是也鄭唯不瑕有害爲異古者車不駕則脫其秦故車秦云間關車之秦今傳曰間關設秦貌是也今將行既脂其車又設其秦故云脂秦其車。

詩經

卷三 邶風

一百九

集傳 賦也干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其秦使滑澤也秦車軸也不駕則脫之設之而後行也還回旋也旋其嫁來之車也遄疾臻至也瑕何古音相近通用言如是則其至衛疾矣然豈不害於義理乎疑之而不敢遂之辭也。

隋志 邢州內丘縣有干山言山華谷嚴氏曰載脂謂先以脂塗其秦其用在脂故曰載脂載秦謂塗畢乃設秦於車其用在秦故曰載秦。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言出遊以寫我言。

傳 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須漕衛邑也寫除也。

箋 茲此也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歎自衛而來所經邑故又思之既不得歸寧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我憂。

釋文 肥字或作漕音同。

詩經

卷三 邶風

一百十

疏 釋水云泉歸異出同流肥須漕是衛邑故知此肥泉是衛水鄭云以處於漕漕是衛邑須與漕連明亦衛邑以此不得歸寧而出遊不過出國故言且出遊竹竿不見答故以出遊爲歸。

集傳 賦也肥泉水名須漕衛邑也悠悠思之長也寫除也既不敢歸然其思衛地不能忘也安得出游於彼而寫其憂哉。

慶源輔氏曰思歸寧者思之正也謀及姪姪謀之正也恐害義理而卒於不歸事之正也始終一出於正雖賢士且難之況婦人乎。

泉水四章章六句

集傳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詩經

卷三

邶風

新安胡氏曰一章託泉水起興而謀於諸姬也二章述初嫁時宿餞衛郊既遠父母今夕母終而欲歸故以問諸姑伯姊何如耳三章又欲效初嫁時宿餞于所嫁國之正謀諸姬之語也四章既不可歸於是但思肥泉思須漕以重衛國悠悠之景慕欲往遊以寫憂而已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
止齋陳氏曰泉水竹竿載馳皆衛女思歸也泉水竹竿歷道欲歸之意終篇唯欲出遊以驅吾愁思而已所謂止乎禮義載馳之詩其歸尤急末章無有愧止之辭蓋泉水竹竿作於無事之時故其辭緩以宛載馳賦於故國已亡之日故其辭切以怨
豐城朱氏曰禮女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所以厚別也則閨門之內所可同坐而共食者唯母姑姊妹耳使父母歿而歸寧則誰與同坐誰與共食而孰為之主乎聖人於此寧以義斷恩不以恩捨義故制為父母終不得歸寧之禮以此為防猶有含微其行如齊襄魯

桓夫人之所為者

序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箋不得其志者君不知已志而遇困苦

疏謂衛君之問不知士有才能不與厚祿使之困苦故刺之也

安成劉氏曰朱子以此序稍平故不詳然集傳以此詩為仕者自作則序意與詩亦微不合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

詩經

卷三

邶風

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傳興也北門背明鄉陰窶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

箋自從也興者喻已仕于闇君猶行而出北門心為之憂殷殷然艱難也君於已祿薄終不足以為禮又近困於財無知已以此為難者言君既然矣諸臣亦如之謂勤也詩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于天我勤身以事君

何哉。忠之至。

釋文 殷本又作慇。爾雅云憂也。鄉本又作慇。宴無禮也。爾雅云貧也。案為貧無可為禮。

疏 人出自北門者。背明嚮陰而行。猶已仕於亂世。嚮於闇君而仕。若於已雖祿薄。已又不忍去之。止得守此貧困。故自決云。已焉哉。我之困苦。天實為之。使我遭此君。我止當勤以事之。知復奈何哉。傳以嚮陰者必背明耳。不取背明為義。何者。此人既仕闇君。雖困不去。非恨本不擇君。故知不以背明為喻也。釋言云。宴貧也。傳此經云。終宴且貧。為二事之辭。是以箋云。祿薄終不足以為禮。是終宴也。又近困於財。是且貧也。言近者。已所資給。

詩經

卷三 邶風

王事

故言近。對以之為禮者為遠也。二者皆無財之事。故爾雅貧宴通也。終宴且貧。言君於已祿薄。是君既然矣。莫知我艱。總謂人無知已。是諸臣亦如之。以顯祿由君。故怨已貧。宴祿薄。不由諸臣。故但恨其不知已也。

集傳 比也。北門背陽向陰。殷殷憂也。宴者。貧而無以為禮也。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又嘆其貧。宴人莫知之。而歸之於天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自入外。室人交徧。

謫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傳 適之埤厚也。謫責也。

箋 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則不以之彼。必來之。我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以益我。言君政偏已兼其苦。我從外而入。在室之人更迭徧來責我。使已去也。言室人亦不知已志。

釋文 徧古遍字。注及下同。凡徧字從行。徧字從人。後皆放此。

疏 此仕者言君既昏闇。非直使已貧。宴又若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則不以之彼。必來之。

詩經

卷三 邶風

王事

我使已勞於行役。若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厚益我。使已困於資財。君既政偏。已兼其苦。而我入自外而歸。則室家之人更迭徧來責我。言君既政偏。爾何不去。此忠臣不忍去。而外為君所用。內為家人不知。故下文自決歸天。役使使我勞而彼逸。賦稅使彼少而我多。此王事不必天子事。直以戰伐行役。皆王家之事。猶鴟羽云。王事靡盬。

集傳 賦也。王事。王命使為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其國之政事也。一猶皆也。埤。厚。室家謫責也。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勞如此。而宴貧又甚。室人至無以自安。而

交徧謫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

華陽范氏曰。關雎之化行。則婦人能閑其君子。至於哀世。則室家以見。而有不知其心者。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

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傳敦厚。遺加也。推沮也。

箋敦猶投擲也。摧者刺譏之言。

釋文敦。毛如字。韓詩云敦迫。鄭投擲也。通與擲同。本或作擲。非。推或作崔。韓詩作誰。音千佳。子崔。

二反就也。

詩經

卷三 邶風

五十五

集傳賦也。敦猶投擲也。遺加。推沮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集傳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

忠臣。至於寔貧而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

道矣。仕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手

足。豈有以事投遺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

擇事而安之。無懟憾之辭。知其無可奈何

而歸之於天。所以爲忠臣也。

疊山謝氏曰。鹿鳴。四牡之燕樂。出車。伏軾

之功。若無不報。此先王所以體羣臣也。北門

之忠臣。至於終窶且貧。祿不足以代耕矣。

出則當王事之獨勞。入則當政事之煩使。

室人不能忍饑寒。而交徧謫之。此人情所

難堪。有上不怨其君。下不怨其家。而呼

天亦無一毫怨天之辭。此樂天知命之士

也。有臣如此。而不能忠信重祿。以勸之。衛之所以亡也。

詩經

卷三 邶風

五十六

朱子辨說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虐之

政。如序所云者。此恐非是。

程子曰。序謂百姓不親相携而去。然考詩之

辭。乃君子見幾而作。相招無及於禍患者也。

其邪。既亟只且。

傳興也。北風寒涼之風。雱盛貌。惠愛行道也。

虛虛也。亟急也。

箋寒涼之風。病害萬物。興者。喻君政教酷暴。

使民散亂。性仁愛而又好我者。與我相攜持。

同道而去。疾時政也。邪讀如徐。言今在位之

人其故威儀虛徐寬仁者今皆以爲急刻之行矣所以當去以此也

疏

言天既爲北風其寒涼矣又加之雨雪其

政酷暴病害百姓也百姓既見病害莫不散人攜手同道而去欲以共歸有德我所以去之者非直爲君之臨虛而在位之臣雖先日其寬虛其舒徐威儀謙退者今莫不盡爲急刻之行故已所以去之既盡也且語助也釋訓云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孫炎曰虛徐威儀謙退也然則虛徐者謙虛閑徐之義故箋云威儀虛徐寬仁者也但傳實詰訓疊經文耳非訓虛爲徐此作其邪爾雅作其徐

詩經

卷三

邶風

重七

字雖異音實同故箋云邪讀如徐

集傳比也北風寒涼之風也涼寒氣也雩雪

盛貌惠愛行去也虛寬貌邪一作徐緩也亟

急也只且語助辭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

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欲與其相好之

人去而避之且曰是尚可以寬徐乎彼其禍

亂之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矣

慶源輔氏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不忘故舊之仁也其虛其邪既強且且見幾而作之智

也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

其邪既亟只且

傳喈疾貌霏甚貌歸有德也

集傳比也喈疾聲也霏雨雪分散之狀歸者

去而不反之辭也

豐山謝氏曰北風怒而有聲不止於涼矣雨雪霏霏而密不止於雩矣喻禍害愈急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

詩經

卷三

邶風

重八

其邪既亟只且

傳狐赤烏黑莫能別也攜手就車

箋赤則狐也黑則烏也猶今君臣相承爲惡

如一

疏衛之百姓我其時政以狐之類皆赤烏之

非烏者以與今君臣爲惡如一似狐烏相

類人莫能別其同異已所以攜持而去之

集傳比也狐獸名似犬黃赤色烏鴉黑色皆

不祥之物人所惡見者也所見無非此物則

國將危亂可知。同行同歸。猶賤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矣。

慶源輔氏曰：國家將亡，觀其氣象，慘慘如北風雨雪之寒，耳目所見者無非赤狐烏鴉，不祥之物，亦非有先見者不能然也。作此詩者，其可知矣。

北風三章章六句

安成劉氏曰：詩中有同車之語，疑此為仕於衛者所作，其虛其邪，既至只且三章三言之，豈果於忘君哉？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若國已危，則無可去之義矣。

序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詩經

卷三

邶風

首七

箋以君及夫人無道德，故陳靜女遺我以彤管之法，德如是，可以易之，為人君之配。

疏經三章皆是陳靜女之美，欲以易今夫人，庶輔贊於君，使之有道，非謂陳古也。

朱子辨說此序全然不似詩意，須溪劉氏曰：只是男女相遺之詩。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傳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

姝，美色也。俟，待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言

志往而行正。

箋女德貞靜，然後可畜。美色然後可安。又能服從待禮而動自防，如城隅故可愛也。志往謂踟躕行正，謂愛之而不往見。

釋文姝說文作設，云好也。

疏言有貞靜之女，其美色姝然，又能服從君，有德如是，故我愛之，欲為人君之配。心既愛之，而不得見，故搔其首而踟躕然。東方之日傳姝者，初昏之貌。施傳曰：姝，順貌，亦謂色美也。周禮王城高七雉，隅九雉，是高於常處也。

詩經

卷三

邶風

首七

集傳賦也。靜者，閒雅之意。姝，美色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也。踟躕，猶躑躅也。

此淫奔期會之詩也。

問淫奔之人，方相與狎暱，又何取乎閒雅？朱子曰：淫奔之人，不知其為可醜，但見其可愛耳。以女而俟人於城隅，安得謂之閒雅？而此曰靜女者，猶所謂德音無良也。無良則不足以為德音矣。而曰德音，亦愛之之辭也。

然則其他可知。

靜女其姝，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詩經

卷三 鄘風

首五

然女史以之說釋妃妾之德美之

釋文 貽本又作詒遺也下同下句協韻形赤也管筆管說本又作悅

疏 毛以為言有貞靜之女其色變然而美又遺我以形管之法不違女史所書之事成

其妃妾之美我欲易之以為人君之妃因靜女能循形管之法故又悅美形管之能成靜

女王肅云嘉形管之煒煒然喜樂其成女美也鄭唯說釋女美為異以上句既言遺我

形管之法故說形管以有法由女史執之以筆陳說而釋此妃妾之德美有進退之法而

靜女不違是遺我形管之法也周禮女史八人注云女史女奴曉書者其職云掌王后

之禮職掌內治之政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夫人女史亦如之

傳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形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煒赤貌形管以赤心正人也箋形管筆赤管也說釋當作說釋赤管煒煒

詩經

卷三 鄘風

首五

女史若有不記妃妾之過其罪則殺之凡后妃羣妾序御使女史書其日月使知某日某當御某日當次某也生子月辰謂將生子之月故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是也此以月辰將產為文實有娠即宜退之故生民箋云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是也赤心正人謂赤心事夫人而正妃妾之次序也女史執此赤管而書記妃妾進退日月所次序使不違失宜為書記而陳釋之成此妃妾之德美故美之也集傳賦也變好貌於是則見之矣形管未詳何物蓋相贈以結殷勤之意耳煒赤貌言既得此物而又悅釋此女之美也

疏 陵歐陽氏曰古者鍼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不知此管是何物但形是色之美者

自牧歸美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傳牧田官也美茅之始生也本之於美取其有始心終非為其徒說美色而已美其人能

遺我法則

箋洵信也茅潔白之物也自牧田歸美其信

美而異者可以供祭祀猶貞女在窮窶之處

媒氏達之可以配人君遺我者遺我以賢妃

媒氏達之可以配人君遺我者遺我以賢妃

也。

釋文 牧州牧之牧。

疏 毛以爲詩人既愛靜女而不能見思有人歸之。言我欲令有人自牧田之所歸我以茅蕘信美好而且又異者我則供之以爲祭

祀之用進之於君以與我願有人自深宮之所歸我以貞信之女信美好而又異者我則

進之爲人君之妃又言我非徒悅其美色又美此女人之能遺我彤管之法故欲易之以

配人君鄭唯下二句爲異言若有人能遺我貞靜之女我則非此女之爲美言不美此

女乃美此人之遺於我者愛而不見冀於得之故有人遺之則美其所遺之人也傳以

茅則可以供祭祀之用美者茅之始生未可

詩經

卷三

邶風

五十五

供用而本之於美者欲取與女有始有終故舉茅生之名也言始爲美終爲茅可以供祭

祀以喻始爲女能貞靜終爲婦有法則可以配人君

集傳賦也牧外野也歸亦貽也美茅之始生

者洵信也女指美而言也言靜女又贈我

以美而其美亦美且異然非此美之爲美特

以美人之所贈故其物亦美耳

東陽許氏曰首言城隅末言自牧蓋不特俟於城隅抑且相廷於野矣

靜女三章章四句

序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箋伋宣公之世子

釋文 新臺脩舊曰新爾雅云四方而高曰臺孔安國云土高曰臺

疏 此時伋妻益自齊始來未至於衛公聞其美恐不從已故使人於河上爲新臺待其

至而要若已至國則不須河上要之矣

新臺有泚河水瀾瀾燕婉之求遂條不鮮

傳泚鮮明貌瀾瀾盛貌水所以潔汙穢及于

詩經

卷三

邶風

五十六

河上而爲淫昏之行燕安婉順也遂條不能

俯者

箋鮮善也伋之妻齊女來嫁於衛其心本求

燕婉之人謂伋也反得遂條不善謂宣公也

遂條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爲之辭故不能俯

者也

釋文 泚說文作玼云新色鮮也瀾說文云水滿也

疏 毛以爲衛人惡公納伋之妻故言所要之

瀾瀾之處而要齊女以爲淫昏也。水者所以
潔乎穢。反於河上作臺而爲淫昏之行。是失
其所也。又言齊女來嫁本燕婉之人。是求欲
以配伋。乃今爲所要。反得行。遂除伋媚之行
不少者之宜。公是非所求也。鄭唯不鮮爲
異。臺此言鮮明。下言高峻。見臺體高峻而
其狀鮮明也。河瀾言盛貌。下言平地。見河在
平地而波流盛也。遂除戚施。本人疾之名。
故晉語云。遂除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但
人口柔者必仰面觀人之顏色。而爲辭似遂
除不能俯之人。因名口柔者爲遂除。而柔者
必低首下人。媚以容色。似戚施之人。因名面
柔者爲戚施。時宣公爲此二者。故惡而比之。
非宣公實有二病也。李巡曰。遂除巧言好辭。
以口饒人。是謂口柔。戚施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

詩經

卷三 邶風

宣王

集傳賦也。泚鮮明也。瀾瀾盛也。燕安婉順也。
遂除不能俯。疾之醜者也。蓋遂除本竹席之
名。人或編以爲困。其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
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疾也。鮮少也。舊說以
爲衛宣公爲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欲自
娶之。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
作此詩以刺之。言齊女本求與伋爲燕婉之
好。而反得宣公醜惡之人也。

三山李氏曰。新臺臨河。今臺址尚存。
壘山謝氏曰。遂除乃惡疾。宣公非有此疾。因
人惡其無禮義。亂人倫。故以惡
疾比之。既無人道。亦非人形也。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傳洒高峻也。浼浼平地也。殄絕也。

箋殄當作腆。腆善也。

釋文酒韓詩作灌。音同。云鮮
貌。浼韓詩作泥。云盛貌。

疏殄絕言齊女反得遂除之行。而不絕者。謂
傳言少與不絕。非類也。故以上章鮮爲善。讀
此殄爲腆。腆與殄古今字之異。故儀禮注云。

詩經

卷三 邶風

宣王

腆古文字
作殄是也。

集傳賦也。洒高峻也。浼浼平地也。殄絕也。言其
病不已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傳言所得非所求也。戚施不能仰者。

箋設魚網者。宜得魚。鴻乃鳥也。反離焉。猶齊
女以禮來求世子。而得宣公。戚施面柔。下人

以色。故不能仰也。

以色。故不能仰也。

集傳興也鴻鴈之大者離麗也戚施不能仰亦醜疾也言設魚網而反得鴻以興求燕婉而反得醜疾之人所得非所求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集傳凡宣姜事首末見春秋傳然於詩則皆未有考也諸篇放此

詩經

卷三 邶風

一百五

三山李氏曰聖人存此以垂戒後世宜懲其轍而乃有踵其惡者楚平王納太子建妻唐明皇納壽王妃此三君者其惡一也其後宣公之子伋壽皆為所殺惠公奔齊子認為狄所滅楚平王有鞭尸之禍唐明皇身竄南蜀幾失天下則知淫亂之禍其報如此可不戒哉

序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相爭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朱子辯說二詩說已各見本篇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傳二子伋壽也宣公為伋取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慙伋于公公令伋之齊

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令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願每也養養然愛不知所定

詩經

卷三 邶風

一百五

箋願念也念我思此二子心為之憂養養然疏毛以為二子伋壽爭相為死赴死似歸不顧其生如乘舟之無所薄觀之汎汎然見其影之去往而不礙猶二子爭死遂往而亦不礙也故我國人傷之每有所言思此二子則中心為之憂養養然不知所定鄭唯以願言思子為念我思此二子為異傳言二子爭死之由與桓十六年左傳小異大同此言慙伋於公傳言構伋子服虔云構會其過惡亦是慙之也此言先待於隘傳言使盜待諸莘服虔云莘衛東地則莘與隘一處也此言君命不可逃也壽竊其節而先往傳言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此文不足亦當如傳飲以酒也旌節不同蓋載旌旗以為節信也衛世家所說與左傳畧同云壽盜其白旄而先言白旄者或以旌節也

集傳賦也。二子謂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景古影字。養養猶漾漾。憂不知所定之貌。

舊說以爲宣公納伋之妻。是爲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也。

詩經

卷三 邶風

重九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傳逝往也。言二子之不遠害。

箋瑕猶過也。我思念此二子之事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不去也。

疏此國人思念之至。故追言其本何爲不去而取死。深閤之辭也。

集傳賦也。逝往也。不瑕疑辭。義見泉水。此則見其不歸而疑之也。

慶源輔氏曰。字義雖與泉水同。泉水所謂害者。害於義也。此所謂害者。害其身而已。故先

生謂此則見其不歸而疑之之辭。蓋不忍正言其死。且爲君諱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集傳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歸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殘。亦獨何哉。

詩經

卷三 邶風

重九

也。壽無救於兄。而重父之過。其死也亦何爲乎。但國人憐而哀之。故聖人錄國人之情。著宣公之過。亦以見二子事親之道有未盡也。舜之事瞽瞍。烝烝又不得格姦。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此舜之所以爲法於天下也。

邶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安成劉氏曰。衛三十九篇而邶風才十有九。然觀綠衣則妾僭嫡矣。燕燕則臣弑君矣。谷風則夫婦之道乖。新臺則男女之倫滅。二子乘舟則父子之恩絕。旄丘則無恤憐之義。簡兮則無尊賢之心。北門則失勸士之道。亂常敗政。莫甚於此。所以居變風之首。歟。於呼。渡河野處。已兆矣。不待讀定之方中而后知也。終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四

明 後學張溥 纂

鄘一之四

鄘柏舟詁訓傳第四

釋文 陸曰鄘音容鄭云紂都以南曰鄘王云王城以西曰鄘也

序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詩經

卷四 鄘風

箋共伯僖侯之世子

釋文

共音恭共姜共伯之妻也婦人從夫諡姜姓也

疏

父母欲嫁之作是詩以絕止父母奪已之意此誓云已至死無他心與鄭伯誓母云不及黃泉無相見皆豫為來事之約即盟之類也言衛世子者依世家共伯之死時釐侯已葬入釐侯美自殺則未成君故繫之父在之辭言世子以別於衆子魯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之類也春秋公羊之說云存稱世子君薨稱子其既葬稱子左氏之義既葬稱君與此不同此詩便文說事非史策屬辭之例也共姜伯字以未成君故不稱爵早死不得為君不必年幼也世家武公和纂共伯而立五十五年卒楚語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

矣猶嚴微于國則未必有死年九十五以後也則武公即位四十一二以上共伯是其兄則又長矣其妻蓋少猶可以嫁喪服傳曰夫死妻稱子幼子無大功之親妻得與之適人是於禮得嫁但不嫁為善故云守義禮記云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是夫妻之義也史記僖字皆作釐列女傳曰曹大家云釐音僖則古今字異而音同也朱子辨說此事無所見于他書序者或有所傳今姑從之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髮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傳典也中河河中髮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

詩經

卷四 鄘風

二

子事父母之飾儀匹也矢誓靡無之至也至已之死信無它心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我天謂父也

箋舟在河中謂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兩髦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纒笄總拂髦冠綏纓

釋文 髮本又作僖髦說文作紫音同禮子生三月剪髮為髻長大作髦以象之只音紙亮本亦作諒

經 69—204

詩經

卷四 鄘風

三

疏

伯實維是我之匹耦同德齊意其人雖死

我終不嫁而父母欲奪已志故與之誓

既夕禮云既殯主人脫髦注云兄生三月剪

髮為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為

之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

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髦之形象未

聞內則注云髦者用髮為之象幼時髦其制

未聞內則云子事父母總拂髦是子事父母

之飾也言兩者以象幼時髦則知髦以挾佩

故兩髦也喪大記云小飲主人脫髦注云士

既殯而脫髦此云小飲蓋諸侯禮也士之既

殯諸侯之小飲於死者俱三日也則脫髦諸

侯小飲而脫之此共伯之死時信侯已葬去

髦久矣仍云兩髦者追本父母在之飾故爰

引世子昧爽而朝明君在時事也髦者事父

母之飾也若父母有先死者於死三日脫之

服閔又著之若二親並沒則因去之矣玉藻

云親沒不髦是也以其伯已死不忍斥言

故以兩髦言之也世子昧爽平日而朝君初

亦如是拂髦乃櫛纓篋內則注云纓所以韜

髮者也并今之簪則著纓乃以簪約之又著

總又拂髦而著之故內則注云拂髦振去塵

而著之既著髦乃加冠又著纓纓然後朝君

也禮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寢門外又內則

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文王

之為世子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者鄭

玄云非禮之制不與常世子同也內則云子

事父母雞初鳴端韞紳注云端玄端士服也

庶人以深衣然則命士以下亦於雞鳴之時

朝者因早起而適父母之所不主為朝也異

耳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咸漱飾纓并
總拂髦冠綏纓端韞紳搢笏謂命士以上父
子異宮昧爽而朝更不言衣服之異則纓并
以下同故云亦櫛纓并總拂髦冠綏纓也禮
記文王世子云親疾世子親齊玄冠而養養
亦衣不端矣并不引端韞紳搢笏者以證經
之兩髦故知首服而已士冠禮曰皮弁笄爵
弁笄注云有笄者屈組為紒無笄者綏而結
其條然則此冠言綏纓則無笄矣上言纓并
者為纓而著笄也問喪曰親始死雞斯注云
雞斯當為笄纓是
者纓必須笄也

詩經

卷四 鄘風

四

集傳

與也中河中於河也髮髮垂貌兩髦者

剪髮夾凶

音信廣韻注曰頭會屬蓋也

子事父母之飾親

死然後去之此蓋指共伯也我共姜自我也

儀匹之至矢誓靡無也只語助辭諒信也

舊說以為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共姜守義

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此以自誓言柏

舟則在彼中河兩髦則實我之匹雖至於死

誓無他心母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而

何其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時獨母在

或非父意耳

容齋項氏曰：內則注云：髦象幼時髮兒生三月，翦髮爲髻，男角女髻，夾曰角，兩髻也。午達曰髻，三髻也。又曰髦者以髮作偽髻，垂兩眉之上，如今小兒用一帶連雙髻橫繫額上也。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髮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傳特匹也。慝邪也。

釋文特如字。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

集傳興也。特亦匹也。慝邪也。以是爲慝。則其

詩經

卷四 鄘風

五

絕之甚矣。

柏舟二章章七句

華陽范氏曰：衰亂之世，淫風大行，共姜得禮之正，而能守義，故以首鄘風也。孔叢子曰：於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

序：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箋：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

人。

釋文：頑，宣公庶子，昭伯名也。

疏：此注刺君，故以宣姜繫於君，謂之君母，鴆之奔奔，則主刺宣姜與頑，亦所以惡公之不防閑，詩人主意異也。左傳：閔二年曰：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服虔云：昭伯，衛宣公之長庶，及之兄，宣姜，宣公夫人，惠公之母。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詩經

卷四 鄘風

六

傳：興也。牆，所以防非常。茨，蒺藜也。欲埽去之。

反傷牆也。中冓，內冓也。於君醜也。

箋：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今其宮內有淫昏之行者，猶牆之生蒺藜。內冓之言，謂宮中所冓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

釋文：冓，本又作遘。韓詩云中冓，中夜謂淫僻之言也。

疏：言人以牆防禁一家之非常。今上有蒺藜毀家以興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之非法。今宮中有淫昏之行，不可滅而除之，欲除而滅之。

反違禮而害國夫人既淫昏矣宮中所弄成此頑與夫人淫昏之語其惡不可道所可道言之於君醜也君奈何以不防閑其妹至今有此淫昏媒氏云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掩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宜露即引此詩以證之

集傳興也茨蒺藜也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中葍謂舍之交積材木也道言醜惡也

舊說以爲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故詩人作此詩以刺之言其閨中之事皆

詩經

卷四 鄘風

七

醜惡而不可言理或然也

本草曰一名卽藜注云子有刺狀如菱而小軍家鑄鐵作之以布敵路亦呼蒺藜東萊呂氏曰前漢梁王共傳應劭注云中葍材構在堂之中也顏師古云構謂舍之交積材木也當從應顏說蓋閨內隱奧之處也中葍之言若曰閨門之言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葍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傳襄除也詳審也長惡長也

釋文詳如字韓詩作揚揚猶道也

集傳興也襄除也詳詳言之也言之長者不欲言而託以語長難竟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葍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傳束而去之讀抽也辱辱君也

箋抽猶出也

疏上云不可詳則此爲讀誦於義亦通必以爲抽者以讀誦非宜露之義傳訓爲抽箋中抽爲出也

詩經

卷四 鄘風

八

集傳興也束束而去之也讀誦言也辱猶醜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集傳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汙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爲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爲惡者知雖閨

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爲訓戒深矣。
序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箋夫人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人君小君也。或者小字誤作人字。

疏毛以爲由夫人失事君子之道。故陳別有其服。宜與君子偕老者。刺今夫人有淫佚之行。不能與君子偕老。鄭以爲由夫人失事君

詩經

卷四 鄘風

九

子之道。故陳此夫人既有舉動之德。服飾之盛。宜應與君子俱至於老。反爲淫佚之行。而不能與君子偕老。故刺之。此人君之德。謂宣姜服飾之盛。行止有儀。不謂內有其德也。夫妻一體。婦人從夫之爵。故同名曰人君。碩人傳曰人君以朱纓鑲。亦謂夫人也。夫人雖理得稱人君。而經傳無謂夫人爲人君者。故箋云或者小字誤作人耳。俗本亦有無此一句者。定本有之。

朱子辨說公子頑事見春秋傳。但此詩所以作亦未可考。鵲之奔奔放此。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傳能與君子俱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委委者。行可委曲。縱迹也。佗佗者。德平易也。山無不容。河無不潤。象服。尊者所以爲飾。有子若是。何謂不善乎。

箋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象服者。謂綸翟闕翟也。

詩經

卷四 鄘風

十

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子乃服飾如是。而爲不善之行。於禮當如之何。深疾之。

釋文委佗。韓詩云。德之美貌。綸音遙。字又作綸。秋。本又作翟。王后第二服曰綸。秋。

疏毛以爲言夫人能與君子俱至於老者。首服副飾而著衡笄。以六珈玉爲之飾。既服此服。其行委委然。行可委曲。佗佗然。其德平易。如山之無不容。如河之無不潤。德能如是。以象骨飾服而著之。是爲得宜。此子之德與服相稱。以此可謂不善云如之何乎。言其宜善也。今之夫人何以不善而爲淫亂。不能與君子偕老乎。鄭以爲言此夫人宜與君子

詩經

卷四 鄘風

十一

借老何者今夫人既有首服副笄而著六璅
 又能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綸翟闕翟得
 其宜服飾如是宜為善以配君子今子之反
 為不善之行欲云如之何乎深疾之副者
 祭服之首飾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
 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
 今之步搖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為
 之其遺象若今假紒髮服之以告桑也次大
 第髮長短所謂髮髻服之以見王是也言編
 若今假紒者編列他髮為之假作紒形加於
 首上次者亦髻他髮與已髮相合為紒是編
 次所以異也以此笄連副則為副之飾是衡
 笄也故追師又云追衡笄注云王后之衡笄
 皆以玉為之唯祭服有衡笄垂於副之兩傍
 當耳其下以純懸瑱是也編次則無衡笄言
 珈者以玉加於笄為飾后夫人首服之尤尊

詩經

卷四 鄘風

十二

言象服則非首服也以象骨飾服則書傳之
 所未聞下云其之翟也明此為綸翟闕翟也
 翟而言象者象鳥羽而畫之故謂之象以人
 君之服畫日月星辰謂之象故知畫翟羽亦
 為象也故引古人之象以證之皇陶謨云帝
 日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
 會宗彝藻火粉米
 繡黼緋繡是也
 集傳賦也君子夫也借老言偕生而偕死也
 女子之生以身事人則當與之同生與之同
 死故夫死稱未亡人言亦待死而已不當復
 有他適之志也副祭服之首飾編髮為之笄
 衡笄也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純懸瑱
 珈之言加也以玉加於笄而為飾也委委佗
 佗雍容自得之貌如山安重也如河弘廣也
 象服法度之服也淑善也言夫人當與君
 子偕老故其服飾之盛如此而雍容自得安
 重寬廣又有以宜其象服今宣姜之不善乃
 如此雖有是服亦將如之何哉言不稱也
 盧陵羅氏曰純緇如條上屬於衡者瑱以
 玉為之以緇縛之而屬於純懸之當耳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屑髦也。王之
填也。象之掃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
而帝也。

傳玼。鮮盛貌。禴翟。闕翟羽飾衣也。鬢。黑髮也。

如雲。言美長也。屑。祭也。填。塞耳也。掃。所以摘

髮也。揚。眉上廣皙。白皙。尊之如天。審諦如帝。

箋侯伯夫人之服。自禴翟而下。如王后焉。鬢。

髮也。不榮者。不用髮爲善。胡。何也。帝。五帝也。

詩經

卷四 鄘風

十三

何由然。女見尊敬如天帝乎。非由衣服之盛。

顏色之莊。與反爲淫昏之行。

釋文

玼音此。說文云。新色鮮也。字林云。鮮也。

並作玼。解王肅云。顏色衣服鮮明貌。本或作

瑳。此是後文瑳兮。王肅注。好美衣服潔白之

貌。若與此同。不容重出。今檢王肅本。後不釋。

不如沈所言也。然舊本皆前作玼。後作瑳。字

鬢。說文云。髮稠也。服虔注。左傳云。髮美爲鬢。

填。充耳也。摘。摘也。本亦作摘。本又作摘。又作

摘。並非。莊

本又作壯

疏。毛以爲夫人能與君子偕老者。故宜服此

玼兮玼兮。其鮮盛之翟衣也。又其鬢髮如

雲。言其美長。不用髮而自紫美也。又以玉爲

之填也。又以象骨爲之掃也。又其眉上揚廣。

且其面之色。又白皙。既服飾如此。其德又稱

之。其見尊敬如天帝。何由然。見尊敬如天子。

由其填實如天。何由然。見尊敬如帝乎。由其

審諦如帝。故能與君子偕老。今夫人何故淫

亂而不填。實不審諦。使不可尊敬乎。鄭以

指據宜姜。今爲淫亂。故責之言夫人何由見

尊敬如天乎。何由見尊敬如帝乎。非由衣服

之盛。顏色之莊。與既由衣服顏色以見尊敬

何故反爲淫昏之行乎。鄭注。周禮三翟皆

刻繒爲翟。雉之形。而彩画之以爲飾。孫毓云。

自古衣飾。山龍華蟲藻火粉米及周禮六服

無言以羽飾衣者。羽施於旌旂。蓋則可。施於

衣裳。則否。蓋附人身。動則卷舒。非可以羽飾

故也。鄭義爲長。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有仍

詩經

卷四 鄘風

十四

氏生女。鬢黑而甚美。光可以鑒。名曰玄妻。

鬢一名髮。故云鬢髮也。說文云。髮益髮也。言

已髮少。聚他人髮益之。哀十七年左傳曰。衛

莊公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髮之以爲呂姜鬢

是也。既夕記云。瑳塞耳充耳是也。或曰充

耳。淇與云。充耳瑳瑳是也。以象骨搔首。因以

爲飾。名之。掃故云。所以摘髮。葛屨云。佩其象

掃是也。運斗樞云。帝之言諸大人審諦似

帝德。故云如帝。元命包云。天之言瑳。則此蓋

亦爲瑳。取其瑳實也。二者皆取名以見德也。

此章論祭服。言其德當神明。故尊之以比天

帝。卒章論事。君子見賓客之服。故以美女言

之。天帝名雖別。而一體五帝。謂五精之帝

也。春秋文耀勾曰。倉帝其名靈威仰。赤帝其

名赤熛怒。黃帝其名含樞紐。白帝

其名白招拒。黑帝其名汁光紀。

華谷嚴氏曰鄭氏云江淮而西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愉愉翟則畫愉雉爵侯爵夫人服

主

愉翟掃若
今之篋兒

嗟兮嗟兮。其之展也。蒙彼縹緇。是繼祚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穀爲衣。蒙覆也。絺之靡者爲縹。是當暑袞延之服也。清視清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展誠也。美女爲媛。

笄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縗絺絺之感。登者展衣。夏則裏衣。縗絺。此以禮見於君及賓。

客之盛服也。展衣字誤。禮記作禮衣。褱者邦人所依倚以爲援助也。疾宜姜有此盛服。而以淫昏亂國故云然。

瑤說文云玉色鮮白縞靡也衣著也下裏衣同媛韓詩作援援取也

疏 毛以爲言夫人能與君子偕老者故服此
嗟兮嗟兮其鮮盛之展衣以覆彼綢繻之
上綢繻是當暑繼去袷延烝熱之服也子之
夫人非直服飾之盛又日視清明而眉上平
廣且額角豐滿而德以稱之誠如是德服相
稱之人宜配君子故爲一國之美女兮今夫
人何爲淫亂失事君子之道而不爲美女之
行乎 鄭以言宣姜服飾容貌如是故一邦

卷四 廟屋

亂國乎。綈者以葛爲之。精曰綈。麤曰綌。其
 積尤細靡者縞也。言細而縷縞縞綈是繼袷
 之服。展衣則非是也。繼袷者去熱之名。故言
 袷延之服。袷延是熱之氣也。傳言展用丹。穀
 餘五服傳無其說。丹穀亦不知所出。而孫毓
 推之以爲禕衣赤。綌翟青。闕翟黑。鞠衣黃。展
 衣赤。祿衣黑。鞠名與趙同。雖毛亦當色黃。祿
 衣與男子之祿衣名同。則亦宜黑。然則六服
 逆依方色。義或如毓所言。以婦人尚華飾。赤
 爲色之著。因而右行以爲次。故禕衣赤。綌翟
 青。闕翟黑。次鞠衣。鞠衣宜白。以爲疑於凶服。
 故越取黃。而展衣同赤。因西方闕其色。故祿
 衣越青而同黑也。二章傳曰。綌翟闕翟。羽飾
 衣。則禕衣亦羽飾衣。禕衣以翬鳥羽。綌翟以
 搖鳥羽。闕翟次綌翟。則亦用搖羽矣。但飾之

華谷嚴氏曰此詩唯述夫人服飾之盛容貌之尊不及淫亂之事但中獨有子之不淑一語而諷刺之意盡見

安成劉氏曰與倚聲詩同意

序桑中刺奔也衛之宮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箋衛之宮室淫亂謂宣惠之世男女相奔不待媒氏以禮會之也世族在位取姜氏弋氏庸氏者也竊盜也幽遠謂桑中之野

詩經

卷四 鄘風

十九

疏定本云而不可止止下有然字此叙其淫亂之由經陳其淫亂之辭

朱子辨說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爲刺奔誤矣其下云云者乃復得之樂記之說已畧見本篇矣而或者以爲刺詩之體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閑借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者此類是也豈必譙讓質責然後爲刺也哉此說不然夫詩之爲刺固有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清人倚聲之屬是已然嘗試玩之則其賦之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而詞意之間猶有賓主之分也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爲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又況此等之人安於爲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所爲之如此亦豈畏吾之閔

詩經

卷四 鄘風

二十

相恃者也今不察此乃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秦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爲邪之法又豈不爲陽守而陰叛之邪其亦誤矣曰然則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夫子所謂思無邪者又何謂邪曰大序指柏舟綠衣泉水竹竿之屬而言以爲多出於此耳非謂篇篇皆然而桑中之類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爲其有邪正美惡之雜故特言此以明其皆可以懲惡勸善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類亦以無邪之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太史公亦謂三百篇者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也曰荀卿之言固爲正經而發若史遷之說則恐亦未定爲據也豈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強

合於韶武之音也邪

朱子曰孔子之稱思無邪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皆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開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伏其醜者若所以爲戒警恐懼懲創之資耶而其所以爲訓說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心爲易也巧爲辨數而歸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於我之切也若夫雅也鄭也衛也求之諸篇固各有其自矣是則自衛反魯以來未之有改而風雅之篇說者又不可止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爲桑間又

詩經

卷四 鄭風

三

不爲無所據者今必曰三百篇皆雅而鄭風不爲鄭鄭風之風不爲衛桑中不爲桑間亡國之音則其篇悞亂邪正錯綜非復孔子之舊矣且於小序之無稽可笑者篤信之而於其有據者反不之信此又何邪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鄭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是或見於序文或出於傳記皆有可考至於變雅則固已無施於事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其頌在樂官者以爲可以識時變觀士風而賢於四夷之樂耳蓋古者天子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固不可問其美惡而悉存以訓也然其與先王雅頌之正篇快不同施用亦異如前所陳則固不容於麗雜之名畏之又太甚顧乃引夫淫放之鄙辭而文以風刺之美說必欲強而

置諸先王雅頌之列是乃反爲麗雜之甚而不自知也夫以雅樂於鄭衛合奏猶曰不可而況強以桑中漆洧爲雅樂又欲合於鹿鳴

文王清廟之什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乎其以二詩爲猶止於中聲者太史公所謂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之音其誤蓋亦如此然古樂既亡無所考正則吾不敢必爲之說獨以其理以其詞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爲近於勸百諷一而止乎禮義則又信大序之過者夫有所謂諷者若漢廣知不可而而不求大車有所謂諷者若漢廣知謂禮義之止也若桑中漆洧則吾不知其何詞之諷而何禮義之止乎哉若曰孔子嘗欲放鄭聲矣不當於此又收之以備六籍此則魯南豐於戰國策劉元城於三不足之論皆嘗言之又豈俟吾言而後白也哉大抵吾說

詩經

卷四 鄭風

三

之病不遇得罪於桑間洧外之人而其力猶足完先王之樂彼說而善則二詩之幸而雅樂之不幸甚矣抑其於漆洧而取范氏之說則又似以鄭詩爲鄭聲者豈理之自然固有不可奪者邪因讀桑中之說而借前論之不及竟又痛伯恭父之不可作也因書其後以爲使伯恭父而聞此雖未必遽以爲然亦當爲我道然而一嘆也嗚呼悲夫
安城劉氏曰上文朱子前後辨說皆爲東萊而發觀其序讀詩記曰某少時淺陋之說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未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方將相與反覆其說以求真是之疑而伯恭父已沒世矣嗟乎東萊朱子一時同志皆大有功於詩經者也豈固欲相見哉因附錄于此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
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傳爰於也。唐蒙采名。沫衛邑姜姓也。言世族
在位。有是惡行。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
也。

箋於何采唐。必沫之鄉。猶言欲為淫亂者。必
之衛之都。惡衛為淫亂之主。淫亂之人。誰思
乎。乃思美孟姜。孟姜列國之長女。而思與淫

詩經

卷四 鄘風

三

亂疾世族在位。有是惡行也。此思孟姜之愛
厚已也。與我期於桑中。而要見我於上宮。其
送我則於淇水之上。

疏言沫鄉唐所生。衛都淫所主。雖世族在位
云。我誰思乎。乃思美姜。之孟姜。孟姜愛厚於
我。與我期往於桑中之野。要見我於上宮之
地。又送我於淇水之上。故思之也。釋草云。
唐蒙女蘿。女蘿菟絲。舍人曰。唐蒙名女蘿。女
蘿又名菟絲。孫炎曰。別三名。郭璞曰。別四名。
則唐與蒙或并或別。以經直言唐而傳言唐
蒙也。類升傳曰。女蘿菟絲松蘿也。則又名松
蘿矣。釋草又云。蒙王女。孫炎曰。蒙唐也。一名

詩經

卷四 鄘風

三

菟絲一名王女。則通松蘿王女為六名。酒
誥註云。沫邦。紂之都。於詩國屬。鄭故其風有
沫之鄉。則沫之北。沫之東。朝歌也。然則沫為
紂都。故言沫邦。後三分殷畿。則紂都屬鄭。諸
云。自紂城而南。據其大率。故猶云之北之東。
明紂城北與東。猶有屬鄭者。今鄭并於衛。故
言衛邑。紂都朝歌。明朝歌即沫也。時衛之
淫風流行。偏於境內。獨言都者。淫風所行。相
習成俗。公室所在。都尤甚焉。故舉都為主。言
淫亂主者。猶左傳云。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
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淫在其都。而君不
禁。似若為之主然。知孟姜列國之長女者。以
衛朝貴族。無姓姜者。故為列國。列國姜姓。齊
許申呂之屬。不斥其國。未知誰國之女也。臣
無境外之交。得取列國女者。春秋之世。因聘
逆妻。故得取焉。言孟故知長女。當時列國姓
庸弋者。無文以言之。桑中言期。上宮言
要。傳并言所期者。見設期而相要一也。
集傳賦也。唐蒙菜也。一名兔絲。沫衛邑也。書
所謂妹邦者也。孟長也。姜齊女。言貴族也。桑
中。上宮。淇上。又沫鄉之中小地名也。要猶迎
也。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故此人
自言將采唐於沫。而與其所思之人相期會
迎送如此也。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

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傳弋姓也

集傳賦也麥穀名秋種夏熟者弋春秋或作

姒春秋定姒公穀作定弋蓋杞女夏后氏之後亦貴族

也

白虎通曰麥金也金旺而生火旺而死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

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詩經

卷四 鄘風

五

傳庸姓也

箋葑蔓菁

集傳賦也葑蔓菁也庸未聞疑亦貴族也

長樂劉氏曰采唐麥葑者欲適幽遠行其淫亂不敢正名而託以采此也

安成劉氏曰孟姜孟弋孟庸亦託言貴族以指所私之人非必當時實有此三姓之女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集傳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

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

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按桑間即

此篇故小序亦用樂記之語

鄭氏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沉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為晉平公鼓之是之謂也

安成劉氏曰朱子以桑間即此桑中詩而証以樂記之語然則鄭氏謂師涓所聞者自是濮上之音也

序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鶉

之不若也

詩經

卷四 鄘風

五

箋刺宣姜者刺其與公子頑爲淫亂行不如

禽鳥

釋文

鶉音純鶉鳥

疏二章皆上二句刺宣姜下二句責公不防

者以宣姜衛之小君當母儀一國而與子淫尤爲不可故作者意有所主非謂頑不當刺也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爲兄亦是惡頑之辭

鶉之奔奔鶉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傳鶉則奔奔鶉則疆疆然良善也兄謂君之

兄

箋奔奔疆疆言其是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

刺宜姜與頑非匹耦人之行無一善者我君

反以爲兄君謂惠公

釋文

疆音姜韓詩云奔奔疆疆乘匹之貌

疏言鴉則鴉自相隨奔奔然鴉則鴉自相隨

疆疆然各有常匹不亂其類今宣姜爲母

頑則爲子而與之淫亂失其常匹自鴉鴉之

不如矣又惡頑言人行無一善者我君反以

爲兄而不禁之也惡頑而責惠公之辭未

記引此證君命逆則臣有逆命故注云疆疆

奔奔爭鬪

惡貌也

集傳興也鴉鴉屬奔奔疆疆居有常匹飛則

相隨之貌人謂公子頑良善也衛人刺宣

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也故爲惠公之言以

刺之曰人之無良鴉鴉之不若而我反以爲

兄何哉

本草曰鴉初生謂之羅鴉至初秋謂之

早秋中秋以後謂之白鴉一物四名也

鵲之疆疆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傳君國小君

箋小君謂宣姜

疏夫人對君稱小君以夫人一體言之亦得

也日君襄九年左傳箋穆姜曰君其出乎是

集傳興也人謂宣姜君小君也

慶源輔氏曰詩人疾惡宣姜至矣而猶不敢

不以爲小君也彼謂彼童頑鼠爲稱其君者

哉何

鵲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詩經

卷四鄘風

三八

集傳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

疾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

君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鴉之奔奔是也

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中國無以

異於夷狄人類無以異於禽獸而國隨以

亡矣胡氏曰楊時有言詩載此篇以見衛

爲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

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

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講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三山李氏曰。淫亂非美事。而不刪之者。所以示鑒戒也。亦如春秋亂臣賊子。一一書之。亦所以示戒也。唐太子弘受左傳。至於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請更受他書。是不知聖人垂訓之意也。近世有建言經筵不進國風。是亦不知聖人之意也。

序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

詩經

卷四 鄘風

三九

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箋春秋閔公二年冬。狄人入衛。衛懿公及狄人戰於焚澤而敗。宋桓迎衛之遺民渡河。立戴公以廬于漕。戴公立一年而卒。魯僖公二年。齊桓公城楚丘而封衛。於是文公立而建國焉。

釋文

定星名。爾雅云。營室謂之定。孫炎云。定正也。前爲狄所滅。一本作狄人。本或作

衛懿公爲狄所滅。非也。

疏言封者。衛國已滅。非謂其有若新造之然。故云封也。毛則定之方中。揆之以日。皆爲得其制。既得其制。則得時可知。鄭則定之方中。得其時。揆之以日。爲得其制。既營室得其時。樹木爲豫備。雨止而命駕。辭於桑田。故百姓說之。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是悅之辭也。

公末年。故左傳曰。元年。華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明其駭化三千。亦未年之事也。此詩蓋末年始作。或卒後爲之。閔二年左傳曰。狄人侵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決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縑衣曰。聽於二子。渠

詩經

卷四 鄘風

三九

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榮澤。衛師敗績。遂滅衛。傳言滅。經書人者。賈逵云。不與夷狄得志於中國。杜預云。若死國敗。經不書滅者。狄不能赴。衛之君臣皆盡無復。文告齊桓爲之告諸侯。言狄已去。言衛之存。故但以入爲文。是春秋書入之意也。詩則據實而言。以時君死。民散。故云滅耳。言東徙渡河。則戰在河北也。禹貢豫州榮波。既緒注云。沈水溢。出河爲澤。今寒爲平地。榮陽民猶謂其處爲榮澤。其在縣東。春秋魯閔公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榮澤。此其地也。如禹貢之注。則當在河南。時衛都河北。狄來伐而禦之。既敗而渡河。在河北明矣。故杜預云。此榮澤當在河北。但沈水發源河北。入于河。乃溢爲榮。則沈水所溢。被河南北。故河北亦有榮澤。但在河南多耳。故指其豬水大處則

詩經

卷四 鄭風

三十二

在豫州此戰於葵園在其北時相連故云此其地也左傳又曰及敗宋桓公逆諸河齊流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盧於濮杜預云盧舍也言國都亡滅且舍於此也此渡河處清戴公時也傳雅言戴公之立不言其卒而世家云戴公中元年卒復立其弟文公二十五年文公卒案經傳二十五衛侯燬卒則戴公之立其年即卒故云一年然則狄以十二月入衛懿公死其月戴公立而卒又文公立故閔二年傳說衛文公未大布之末大帛之冠服虔云戴公卒在於此年杜預云衛文公以此年冬立是也戴公立未踰年而成君稱謚者以衛既滅而立不繫於先君故臣子成其表而為之謚而為之謚者與繫世者異也左傳無攘戎狄救衛之事此言攘戎狄者以

定之方中作於楚宮揆之以日作於楚室樹之

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傳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楚宮楚丘之宮

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揆度也度日出日

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室猶

宮也椅梓屬

詩經

卷四 鄭風

三十二

箋楚宮謂宗廟也定星昏中而正于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楚室居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爰日也樹此六木于宮者曰其長大可伐以為琴瑟言預備也

釋文視字又作賦

疏之以毛以為言定星之昏正四方而中取則視之以正其南因準極以正其北作為楚丘

之宮也度日出之影與日入之影以知東西以作為楚丘之室也東西南北皆既方乃為宮室別言宮室異其文平既為宮室乃樹之以榛栗椅桐梓漆六木於其中曰此木長大可伐之以為琴瑟言公非直營室得其制又能樹木為豫備故美之鄭以為文公於定星之昏正四方而中之時謂夏之十月以此時而作為楚丘之宮廟又度之以日影而營表其位正其東西南北而作楚丘之居室室與宮俱於定星中而為之同度日影而正之各於其文互舉一事耳鄭志張逸問楚宮今何地仲梁子曰何時人答曰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中仲梁子曰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然衛本河北至懿公滅乃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矣又此二章升漕墟望楚丘楚丘與漕不甚相遠亦河南明

矣故疑在東郡界中杜預云楚丘濟陰成武縣西南屬濟陰郡猶在濟北故云濟河間也但漢之郡境已不同鄭疑在東郡杜云濟陰也毛公魯人而春秋時魯有仲梁懷為毛所引蓋承師說而然釋天云營室謂之定孫炎曰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為正此言定星昏中而正四方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是取爾雅為說也然則毛不取記時而名營室者為視其星而正南北以營宮室故謂之營室十二月皆有節氣有中氣十月立冬節小雪中於此時定星昏而正中又解中得方者由其體與東壁相成故得正四方以與列宿室與壁別星故指室云其體又壁居南則在室東故因各東壁釋天云姬背之口營室東壁也孫炎曰姬背之口鄭則口間方營室東壁四方似以故因各

度其影也故公劉傳曰考於日影是也其術則匠人云水地以縣置禁以縣視以影為規識日出之影與日入之影畫參諸日中之影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竊下既定乃為位而平也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視之以其影將以正四方也日出日入之影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為視以識之者為其難審也自日出而晝其影端以至日入既則為現測影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其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也日中之影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也是按日瞻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事也如匠人注度日出日入之影不假於視定視極而東西南北皆知之此傳度日出入以知東西視定極以正南北者考工之文止言以正朝夕無正南北之語

詩經 卷四 鄘風 三

故規影之下別言考之極星是視極乃南北正矣但鄭因屈極度之繩即可以知南北故細言之與此不為乖也唯傳言南視定者鄭意不然何者以匠人云畫參諸日中之影不言以定星參之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者故上箋以定為記時也釋宮以宮室為一謂通而言之其對文則異故上箋楚宮謂廟此楚室謂居室釋木云椅梓也舍人曰梓一名椅郭璞曰即楸也湛露曰其桐其椅桐椅既為類而梓一名椅故以椅桐為梓屬言梓屬則椅將別而釋木椅梓為一者陸機云梓者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為梓梓實桐皮曰椅則大類同而小別也箋云樹此六木於宮中明其別也定本椅梓屬無桐字

集傳賦也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

正中、夏正十月也。於是時可以營治宮室。故謂之營室。楚宮、楚丘之宮也。揆度也。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之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楚室、猶楚宮。互文以協韻耳。榛栗二木其實榛小栗大皆可供籩實。椅、梓實桐皮。桐、梧桐也。梓、楸之疎理白色而生子者漆木有液黏黑可飾器物。四木皆琴瑟之材也。爰於也。衛爲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是詩以美之。蘇氏曰。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此類也。

詩經

卷四 鄘風

三十五

晉天文志曰。營室二星。一曰女宮。一曰清廟。又爲土功事。安成劉氏曰。夏正十月建亥。春秋時十二月也。農事已畢。可以興作。而人君居必南面。故亥月昏時。見定星當南方之午位。因記此星爲每歲營作之候。又因號爲營室。此蓋成周以後之制。上考唐虞之時。定星以戌月昏中。歲久而差。至周時定星始以亥月昏中。下逮今日。此星又以子月昏中矣。又曰彭魯叔云。繫柱也。懸。垂繩也。柱有四角。四中垂以八繩。

繩皆附柱。則其柱正矣。柱正然後視之以測日景也。又轉筵畫地爲圖。現朝議曰。景其端指西。暮識日景。其端指東。兩端長短必與現齊。測其端則東西正。就其中屈之。則南北亦可正矣。又於晝漏午時參此日中之景。可以正南方之位。因以正北方之位也。此周禮定方制度。衛文公建宮室。定四方之法。蓋亦如此。

詩經

卷四 鄘風

三十六

本草注曰。榛樹高丈許。子如小栗。栗樹高二三丈。花青黃色。實有房。葉大者中子三五小者子唯一二。又曰。桐有四種。一種白桐。可斲琴。葉三枚。開白花。不結子。一種荏桐。子可作油。一種梧桐。今人收其子炒作果。一種圓桐。無花。不可作琴。體重。梓似桐而葉小花紫。亦有三種。漆樹高三二丈。皮白。葉似椿。花似槐。以斧斫其皮。開以竹筒承之。汁滴則成漆也。

華谷嚴氏曰。陸機言有青桐白桐赤桐。此中琴瑟者白桐也。椅桐梓漆之桐爲白桐。梧桐生矣之桐爲青桐。又曰。椅桐可爲琴瑟。榛栗可備籩實。梓漆可供器用。但言伐琴瑟者。取成句耳。

華陽范氏曰。此詩美其新造而志於永久。埤雅云。言其所植皆能預備禮樂之用。語曰。一年之計莫如種穀。十年之計莫如種木。故文公於初作室之時。早計如此。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傳虛。漕虛也。楚丘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

丘也。地勢宏闊。可以居民。龜曰卜。允信。滅善也。建國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諱。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

箋自河以東夾於濟水。文公將徙登漕之虛。以望楚丘。觀其旁邑。及其丘山。審其高下。所依倚。乃後建國焉。慎之至也。

詩經

卷四 鄘風

三七

釋文。虛。本武作墟。鄭志。問曰。山川能說何謂也。答曰。兩讀。武言說。說者說其形勢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事也。述讀如述事。不諫之。謂本又作調。又作諫。說文云。謂壽也。累功德以求福也。沫。溢也。

為卿大夫。一本無卿字。

疏。言文公將徙。先升彼漕邑之虛矣。以望楚丘之地矣。又望其傍堂邑及景山與京丘。言其有山林之饒。高丘之阻。可以居處。又下漕墟而往。觀於其處之桑。既形勢得宜。蠶桑又茂美。可以居民矣。人事既從。乃命龜卜之。云從其吉矣。終然信善。非直當今而已。文公自漕而徙楚丘。故知升漕墟。蓋地有故墟。高可登之。以望。猶傳二十八年左傳稱晉侯登有莘之墟也。升墟而升望楚堂。明其相近。故言楚丘有堂邑。楚丘本亦邑也。但今以為

詩經

卷四 鄘風

三八

都。故以堂繫楚丘而言之。釋名云。堂。大也。故知景山為大山。京與山相對。故為高丘。釋丘云。絕高為之京。郭璞曰。人力所作也。又云。非人為之丘。郭璞曰。地自然生。則丘者自然而有。京者人力所為。形則相類。故云。京高丘也。公劉箋云。絕高為之京。與此一也。皇矣傳曰。京。大阜也。以與我陵我阿相接。類之。故為大阜。箋解楚丘所在。故云。白河以東夾於濟水。言楚丘在其間。禹貢云。道洸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榮。又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漕。又東北會于汶。是濟自河北而南入于河。又出而東。楚丘在於其間。西有河。東有濟。故云。夾於濟水也。大卜曰。國大遷。大師則貞龜。是建國必卜之。綿云。爰契我龜。是也。大遷必卜。而筮人掌九筮。一曰筮。更注云。更謂筮遷都邑也。鄭志。答趙商云。此都邑北於國為小。故筮之。然則都邑則用筮。國都則卜也。此卜云。終吉。而傳三十一。年又遷于帝丘。而言終善者。爵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文公徙居楚丘。與復祖業。國家殷富。吉莫如之。後自更以時事不便而遷也。建邦能命龜者。命龜以遷取吉之意。若少牢史述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其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其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士喪卜曰。哀子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如此之類也。建邦亦言其事。以命龜。但辭亡也。田能施命者。謂於田獵而能施教命。以設誓。若士師職云。三曰禁。用諸田役。注云。禁則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其類也。大司馬職云。斬牲以左右御陳。曰不用命者。斬之。是也。田所以習戰。故施命以戒眾也。作者能銘者。謂既作器。能為其銘。若栗氏為釐。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

詩經

卷四 鄘風

三九

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雖則。是也。大戴禮說。武王盤盂。几杖皆有銘。此其存者也。銘者。名也。所以因其器名。而書以爲戒也。使能造命者。謂隨前事應機。造其辭命。以對若屈完之對齊侯。國佐之對晉師。君無常辭也。升高能賦者。謂升高有所見。能爲詩賦。其形狀鋪陳其事勢也。師旅能誓者。謂將帥能誓戒之。若鐵之戰。趙鞅誓軍之類。山川能說者。謂行過山川。能說其形勢。而陳述其狀也。喪記能誄者。謂於喪記之事。能累列其行爲文辭。以作謚。若子棠之誄楚恭之類。故曾子問。云。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以作謚是也。祭祀能語者。謂於祭祀能祝告鬼神。而爲言語。若荀偃禱河。蒯賁禱祖之類。是也。獨言可以爲大夫者。以大夫事人者。當賢著德盛。乃得位極人臣。大夫臣之最尊。故責其九能。天子

諸侯嗣世爲君。不可盡責其能。此九者。

集傳賦也。虛故城也。楚楚丘也。堂楚丘之旁邑也。景測景以正方面也。與既景迺闢之景同。或曰。景山名。見商頌。京高丘也。桑木名。葉可飼蠶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允信臧善也。此章本其始之望景觀卜而言。以至於終而果獲其善也。

傳寅群書百攷曰。當是傳州堂邑。安成劉氏曰。衛詩多言桑。如桑中與氓詩及

詩經

卷四 鄘風

四

此皆再三言之。蓋衛地跨冀兗二州。桑者尤其土所宜。而民生之所資也。據楚丘在冀河之東。兗州之境。則文公所觀所說。其桑土之野乎。又曰。建國之制。必先辨方。辨方之法。必考日景。故謂之景。此章景山與京先審其丘山之方向也。上章揆之以日。復定其宮室之方向也。三山林氏曰。將遷國。必考之卜。如綿詩曰。爰笑我龜。楚丘之遷。亦曰卜云其吉是也。長樂劉氏曰。建國之初。憂民之不得其所。不敢遑寧。曰終焉允臧者。喜其果遂於志願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騶牝三千。

傳零落也。倌人主駕者。非徒庸君秉操也。馬七尺以上曰騶。騶馬與牝馬也。

箋靈善也。星雨止見星。夙早也。文公於雨下命主駕者雨止。爲我晨早駕。欲往爲辭說於桑田。教民稼穡務農急也。塞充滿也。淵深也。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一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兼邠鄘而有之。而馬數過禮

制。今文公滅而復興。徙而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

釋文 說文云小臣也。星言。韓詩云星精也。說毛始銳反。舍也。鄭如字。辭說駉牝上音來。馬六尺已上也。

過禮 一本作過禮制。

疏 此章說政治之美。言文公於善雨既落之時。命彼信人云。汝於雨止。星見。當爲我早駕當乘之往。辭說於桑田之野。以教民之稼穡。言文公既愛民務農如此。則非直庸庸之人。故秉操其心。能誠實。且復深遠。是善人也。既政行德實。故能興國以致殷富。駉馬與牝馬乃有三千。可美之極也。七尺曰駉。庚人

文也。定本云六尺。恐誤也。此三千言其總數。

詩經

卷四 鄭風

早

國馬供用。牝牡俱有。或七尺六尺。舉駉牝以互見。故言駉馬與牝馬也。輸人職注云。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田馬七尺。駉馬六尺。此天子國馬有三等。則諸侯國馬之制不一等。明不獨七尺也。乘車兵車及田車高下各有度。則諸侯亦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駉馬高六尺。獨言駉馬者。舉中言之。言國馬謂君之家馬也。其兵賦則左傳曰。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是也。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皆校人文也。其天子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諸侯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推校人而計之。校人又曰。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圍三乘爲阜。阜一趣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駉馬三良馬之數。註云。二耦爲乘。自乘至廐。其數二百一十六。

詩經

卷四 鄭風

四三

以三駉之數共廐爲一閑。諸侯言六閑。馬四種。則不種爲二閑。明因駉三良之數而分爲三閑。與上三種各一閑。而六閑皆二百一十六匹。以六乘之。故諸侯千二百九十六匹也。是以校人又云。大夫四閑。馬二種。鄭因諸侯不種爲二閑。亦分駉馬爲三。故注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爲皆分爲三。是也。故鄭志趙商問曰。校人職。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爲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爲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爲千七百二十八匹。商案大夫食縣。何由能供此馬。司馬法論之一句之。凡方八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今大夫采四甸。一句之。稅以給王。其餘三甸。裁有十二匹。今就校人職。相覺甚矣。答曰。邦國六閑。馬四種。其數適當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閑。馬二種。

又當八百六十四今子何術計之乎此馬皆國君之制非民之賦司馬法何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此謂民出軍賦無與於天子國馬之數是鄭計諸侯大夫之明數也趙商因校有左右謂二廐爲一開故其數皆倍而誤鄭以十二廐卽十二開數諸侯大夫開數驚與良同故云子以何術計之鄭以諸侯之馬千二百九十六匹而此亦諸侯之國馬有三千過制明非始文公所從遠矣故本之先君言由衛之先君兼邶鄘而有之謂有此邶鄘之富而馬數過禮制故今文公過制也然則三千之數違禮者也而校人注引詩云駟牡三千王馬之大數者以三千與王馬數近相當故因言之其實此數非王馬之數也

集傳賦也靈善零落也信人主駕者也星見

詩經

卷四 鄘風

四三

星也說舍止也秉操塞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爲駟言方春時雨旣降而農桑之務作文公於是命主駕者晨起駕車亟往而勞勸之然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也蓋其所畜之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於三千之衆矣蓋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爲而不成其致此富盛宜矣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駟牝之衆如此則生息之蕃

可見而衛國之富亦可知矣此章又要其終而言也

墨山謝氏曰秉心也實故事事朴實不尚高虛之談秉心也淵故事事深長不爲淺近之計富國強兵豈談高虛務淺近者之所能辦哉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集傳案春秋傳衛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及狄人戰於焚澤而敗死焉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而南立宣姜子申以廬於

詩經

卷四 鄘風

四四

漕是爲戴公是年卒立其弟燬是爲文公於是齊桓公合諸侯以城楚丘而遷衛焉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安成劉氏曰春秋紀事用周月定星中時乃周之十二月衛懿公九年十二月狄滅衛戴公立而卒文公繼立以次年爲元年至文公二年歲首之月齊桓始城楚丘則詩人所指定星方中其在文公元年之終楚丘未成之先歟然詩言終焉允臧駟牝

三千則是詩蓋作於文公之季年而追言其始遷時一事耳故二章以前皆本其始二章以後則要其終也

序蝮螭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國人不齒也

箋不齒者不與相長稚

釋文蝮螭爾雅作蝮螭音同

朱子辨說定之方中一篇經文明白故序得以不誤蝮螭以下亦因其在此而以爲文公之詩耳他未有考也

詩經

卷四 鄘風

聖

蝮螭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傳蝮螭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

箋虹天氣之戒尚無敢指者况淫奔之女誰敢視之行道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何憂於不嫁而爲淫奔之過乎惡之甚

疏釋天云蝮螭謂之雲蝮螭虹也郭璞曰俗名爲美人音義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

雄曰虹間者爲雌雌曰蜺此與爾雅字小異音實同是爲虹也序云止奔而經云莫之敢

指是虹爲淫戒夫婦過禮謂不以道妄淫行夫婦之事也月令孟冬虹藏不見則十月以前當自有虹言由夫婦過禮者天垂象因事以見戒且由過禮而氣更盛不謂凡平無虹也君子見而戒懼諱惡若指而視之則似慢天之戒不以淫爲懼諱然故莫之敢指也

集傳比也蝮螭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

天地之淫氣也在東者莫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莫東也此刺淫奔之詩言蝮螭

在東而人不敢指以比淫奔之惡人不可道

詩經

卷四 鄘風

聖

况女子有行又當遠其父母兄弟豈可不顧

此而冒行乎

須溪劉氏曰何獨非陰陽之交而虹獨以不正之氣著見於野詩之託物如此

安成劉氏曰虹之爲質不映日不成蓋雲薄漏日映雨氣則生也今以水異日亦成青

紅之暈東萊呂氏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此詩蓋言女子終當適人非久在家者何爲而犯禮也泉水竹竿蓋衛女思家言女子分當適人

雖欲常在父母兄弟之側不可得也一則欲常居家而不可得一則欲亟去家而不能得其善惡可見矣

朝隋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傳隋升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終朝。

箋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

以言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亦性自然。

疏言朝有升氣於西方終朝其必有雨。有隋

必當嫁亦性自然矣。故又責之言女子生有

適人之道遠其兄弟父母何患於不嫁而為

至奔乎。爾雅山東曰朝陽。今言終朝故至

食時矣。左傳曰子文治兵終朝而畢。子玉終

日而畢。是終朝非竟日也。視殺注云。隋虹

也。詩云朝隋于西。則隋亦虹也。言升氣者以

詩經

隋升也。由升氣所為。故號虹為隋。鄭司農亦

云。隋者升氣是也。上蠓蟬虹也。色青赤。因雲

而見。此言兩微則與彼同也。視殺注云。十輝之

法以觀妖祥。注云。輝謂日光氣也。則隋亦日

之光氣也。蠓蟬亦日光氣。但日在東則虹見

西方。日在西方。虹見東方。無在日旁之時。鄭

注周禮見隋與此同。復引

以證非謂此為妖祥也。

今俗謂虹能截雨信然。

春官注。賦殺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

輝謂日旁之光氣。一曰侵。陰陽氣相侵。赤雲

為陽。黑雲為陰。二曰象。如赤鳥。三曰鑄。日旁

雲氣刺日。四曰監。赤雲在日旁。如冠耳。五曰

閭。日月食。六曰背。日月無光。七日彌。雲氣貫

日而過。八曰叙。雲氣次序。如山在日上。九曰

隋。虹也。十曰想。雜氣有似可形像。

南軒張氏曰。蠓蟬見則雨止。初無東西之分。

驗之多矣。陰陽和則成雨。陰氣方凝聚。而日

氣自他方來感。不以正陰受其感。其正反為

之解散。故雨不能成也。

慶源輔氏曰。淫惡之氣。害陰陽之和。以此淫

奔之惡。害人道之

正。蓋理所不容也。

詩經

乃如之人也。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傳乃如是淫奔之人也。不待命也。

箋懷思也。乃如是之人。思婚姻之事乎。言其

淫奔之過。惡之大。淫奔之女。大無貞潔之信。

是不能自守其貞信之節、而不知天理之正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以道制欲，則能順命。

蝮螭三章章四句

序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群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詩經

卷四 鄭風

聖九

疏：由文公能化之，使有禮，而刺其無禮者，所以美文公也。鼠，風美孝子，而反以刺君，此刺無禮而反以美君作者之本意也。在位無禮儀，文公不黜之者，以其承先君之化，弊風未革，身無大罪，不可廢之故也。

南軒張氏曰：宣公無道，國人化之，讀桑中之詩，無耻如此。文公復興一以身率下，於是無禮者見惡於相鼠，淫介者不齒於蝮螭，下所趨向，係于一人如此。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傳：相，視也。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爲闇昧之行。

箋：儀，威儀也。視鼠有皮，雖居高顯之居，偷食

苟得，不知廉耻，亦與人無威儀者同。人以有威儀爲貴，今反無之，傷化敗俗，不如其死，無所害也。

疏：鼠有皮，猶人之無儀，何則？人有皮，鼠亦有皮，鼠猶無儀，故可耻也。人無禮儀，何異乎於鼠。

集傳：興也。相，視也。鼠，蟲之可賤惡者。言視

彼鼠而猶必有皮，可以人而無儀乎？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爲哉。

詩經

卷四 鄭風

李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傳：止，所止息也。俟，待也。

箋：止，容止。孝經曰：容止可觀。無止，則雖居尊，無禮節也。

集傳：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傳：體，支體也。遄，速也。

集傳：興也。體，支體也。遄，速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華嚴氏曰凡獸皆有皮齒體獨言鼠舉卑污可惡之物以惡人之無禮也

序于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箋賢者時處士也

子子于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傳子子于旄之貌注旄於干首大夫之旄也

詩經

卷四 鄘風

五

浚衛邑古者有大功世其官邑郊外曰野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願以素絲

紕組之法御四馬也姝順貌畀予也

箋周禮孤卿建旄大夫建物首皆注旄焉時

有建此旄來至浚之郊卿大夫好善也素絲

者以為縷以縫紕旌旗之旒繆或以維持之

浚郊之賢者既識卿大夫建旄而來又識其

乘善馬四之者見之數也時賢者既說此卿

大夫有忠順之德又欲以善道與之心誠愛厚之至

疏毛以為衛之臣子好善故賢者樂告之以善道言建子然之干旄而食邑在於浚之郊此好善者我願告之以素絲紕組之法而御善馬四轡之數以此法而治民也織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猶如御者執轡於此馬驛於彼以裕治民立化於已而德加於民使之得所有文章也賢者既願告以御衆之德又美此臣之好善言彼姝然忠順者之子知復更何以予之言雖有所告意猶未盡也鄭以為浚郊處士言衛之卿大夫建此子然之干旄來在浚之郊以素絲為縷縫紕此旌旗之旒繆又以維持之而乘善馬乃四

詩經

卷四 鄘風

五

見於已也故賢者有善道樂以告之云彼姝然忠順之子好善如是我有何善道以予之言心誠愛之情無所隱釋天云注旄首日旌李巡曰旄牛尾著于首孫炎曰析五采羽注旄上也其下亦有旒繆郭璞曰載旄於干頭如今之幢亦有旒也如是則干之首有旒有羽也故周禮序官夏采注云夏采夏翟羽色再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綬後世武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其職注云綬以旄牛尾為之綴在幢上所謂著旄於干首者也言大夫之旌者以經言于旄唯言于首有旄不言旒繆明此言于旄者乃是大夫之旌也周禮孤卿建旄衛侯無孤當是卿也大夫者總名故春秋書諸侯之卿皆曰大夫是也天子以下建旄旄者干首皆注旄獨以為卿之建旄者以臣多好善當據貴者

詩經

卷四 鄘風

五十三

為言故知是卿旂也。大夫得言在浚之郊，則此臣子食邑於浚也。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左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二章言于旂，傳曰：鳥單曰旂。於明禮則州里之所建。大司馬職曰：百官載旗。注云：百官卿大夫也。載旗者，以其屬衛主也。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然則平常建旂出軍，則建旗是卿。有建旗之時，旗亦有旌。二章言于旂，則卿有旌。旌言旂，則亦有旌矣。卒章言于旂，傳曰：析羽為旂。於周禮則遊車之所載。鄉射記注云：旌，總名也。爾雅云：旌，旂首曰旌。則于旂，旌一也。旌設旒，旒有旒，旒之稱，未設旒，旒空有旒。旒謂之旌，卿建旌者，設旒旒而載之。遊車，則空載旒旒，無旒旒也。孤卿建旌，大夫建物，司常文也。又曰：通帛為旌，雜帛為物。注云：凡九旗之帛，皆用絳，則通帛大赤也，雜帛以白為飾，絳之側也。知首皆注旌者，以夏采王崩以綏復魄，綏有旌牛尾也。注云：王祀四郊，乘玉輅，建太常。今以之復去其旒，異於此亦因先王有徒綏，是太常之有旒也。又出車云：設此旒矣。建彼旒矣。此亦云于旂，是九旗之有旒矣。故知旒物首皆注旒焉。以序言多好善，故卿大夫兼言之。以二章言旌卒章言旂，故於此總解之。言紕所以繼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家語文：紕謂繫於旌旗之體。旒謂綖末之垂者，須以紕縫之，使相連。釋天云：纁帛綖，郭璞曰：衆旒所著，孫炎曰：爲旒于紕是也。或以維持者，謂旒之垂數非一，故以紕相綴連之。服氏云：六人維王之太常。注云：維之以紕。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紕綴連之。傍三人持之。禮天子旌曳地，諸侯旌九旒。釋天又曰：練旒九維以紕。孫炎曰：維持

詩經

卷四 鄘風

五十四

以纁不欲其曳地，然則諸侯以下旒數少而且短，維之以否，未可知也。經直言紕之，不言其所用，故言或爲疑辭。四之者，四見之數也。集傳賦也。子子，特出之貌。于旂，以旌牛尾注於旗干之首而建之車後也。浚，衛邑名。邑外謂之郊。紕，織組也。蓋以素絲織組而維之也。四之，兩服兩驂，凡四馬以載之也。姝，美也。子指所見之人也。界，與也。言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旌旒，以見賢者，彼其所見之賢者，將何以界之，而答其禮意之勤乎。程子曰：旌旒旒皆通言耳，謂卿大夫建旒而來親浚之都，禮下賢者。子子于旂，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傳：鳥隼曰旂，下邑曰都，總以素絲而成組也。驂馬五轡。箋：周禮州里建旌，謂州長之屬以素絲纁縫組於旌旗以爲之飾。五之者，亦謂五見之也。

詩經

卷四 鄘風

五十五

疏箋以為賢者見時臣子實悲憤而來此為
 非賢者所當見也。周禮州長中大夫天子之
 州長也。鄉射日錄云州長射於州序之禮經
 日釋獲者執鹿中記云士則鹿中是諸侯之
 州長士也言之屬者見鄉遂官非一司常云
 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都建旗注云師都六
 卿六遂大夫也州里縣都鄉遂之官互約言
 之如鄭之意則以鄉遂同建旗鄉之下有州
 州為第二黨為第三族為第四閭為第五比
 鄰為第六其遂之下有縣縣為第二閭為第三
 比鄰為第四里為第五鄉為第六今云州里建
 旗則六卿內州長黨正及六遂內鄉長里宰
 鄰長等五人同建旗也又云縣都建旗謂六
 遂內縣正都師及六鄉內族師閭胥比長等
 五人同建旗也諸侯之鄉亦大夫故鄉飲酒

詩經

卷四 鄘風

五十六

一驂更益一轡故六之也王肅云古者一轡
 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轡車夏后
 氏駕兩謂之駟殷益以一駟謂之駟周人又
 益一駟謂之駟本從一駟而來亦謂之駟經
 言駟則三馬之名又孔晁云作者歷言三王
 之法此似述傳非毛旨也何則馬以引重左
 右當均一轡車以兩馬為駟傍以一馬駟之
 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株林曰乘我乘駒傳
 曰大夫乘駒則毛以大夫亦駕四也且殷之
 制亦駕四故王基云商頌曰約軼錯衡八鸞
 鑾是則殷駕四不駕三也又異義天子駕
 數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
 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牡彭彭武
 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
 駟駟周道委遲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云
 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
 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互之間也周禮
 校人掌三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
 一師四圍四馬為乘此二圍者養一馬而一
 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
 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校
 人則何不以馬與圍以六為數顧命諸侯何
 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所
 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前云子子干旗
 言旌旗之狀此云素絲組之為旌旗之飾可
 知周禮九旌皆不言組飾釋天說龍旂云飾
 以組而此卿大夫鄉遂之官亦有組則九旌
 皆以組為飾故郭璞日用奈組飾旒之邊是

集傳賦也旗州里所建鳥隼之旗也上設旌

旄其下繫旂、旂下屬繆、皆畫鳥隼也、下邑曰都、五之、五馬、言其盛也、

考工記曰、鳥旗七旂、以象鸛火、蓋畫朱鳥及隼於旂繆之上也、

子子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傳析羽爲旌、城、都城也、祝、織也、四馬六轡、

箋祝、當作屬、屬、著也、六之者、亦謂六見之也、

集傳賦也、析羽爲旌、干旌、蓋析翟羽設於旗、

詩經

卷四 鄘風

至七

干之首也、城、都城也、祝、屬也、六之、六馬、極其

盛而言也、

朱子曰五之六之取協韻耳、

干旌三章章六句

集傳此上三詩小序皆以爲文公時詩、蓋

見其列於定中載馳之間故爾他無所考

也然衛本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其

國今破滅之餘人心危懼正其有以懲創

往事而興起善端之時也故其爲詩如此

蓋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者小序之言

疑亦有所本云

安成劉氏曰淫亂者有蠶絲之刺無禮者有相鼠之惡樂善道者又有干旌之詩非文公之更化何以臻此

序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

能救也衛懿公爲狄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

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

詩經

卷四 鄘風

至八

唁其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箋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露於漕邑

者謂戴公也懿公死國人分散宋桓公迎衛

之遺民渡河處之於漕邑而立戴公焉戴公

與許穆夫人俱公子頑烝於宣姜所生也男

子先生曰兄

疏作詩所以鋪陳其志故作詩名曰賦左傳

曰許穆夫人賦載馳是也此思歸唁其兄首章是也又義不得二章以下是也此實五章故左傳叙係約鄭子家賦載馳之四章四

詩經

卷四 鄘風

五

猶未卒明其五也然波賦載義取性引大國今按于大邦乃在卒章言賦四章者杜預云非賦四章以下賦詩雖意有所主欲為首引之勢并上章而賦之也左傳服虔注載馳五章屬鄘風許夫人問衛戴公失國欲馳驅而唁之故作以自衛國小力不能故在禮婦人父母既沒不得寧兄弟於是許人不嘉故賦二章以喻思不遠也許人尤之遂賦三章以卒章非許人不聽遂賦四章言我遂往無我有尤也服虔既云載馳五章下歷說唯有四章者服虔意以傳稱四章義取控於太國此卒章乃是傳之所謂四章也因以差次章數以當之首章論歸唁之事總其所思之意下四章為許人所尤而作之置首章於外章謂除首章而更有二章即此二章三章是

跋涉我心則憂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

也凡詩之作首尾接連未有除去首章更為次第者也服氏此言無所案據正以傳有四章之言故為此釋不如杜氏并賦之說也春秋之例滅有二義若國被兵寇敵人入而有之其君雖存而出奔國人多喪滅則謂之滅故左傳曰凡勝國曰滅齊滅譚譚子奔莒伏滅溫溫子奔衛之類是也若本國雖存若與敵戰而死亦謂之滅故云君死於位曰滅即昭二十三年胡子兒沈子逞滅之類是也朱子辨說此亦經明白而序不誤者又有春秋傳可証

傳載辭也弔失國曰唁悠悠遠貌漕衛東邑草行曰跋水行曰涉

箋載之言則也衛侯戴公也夫人願御者驅馬悠悠乎我欲至于漕跋涉者衛大夫來告難于許時

釋文韓詩云不由蹊

疏夫人言已欲驅馳而往歸於宗國以弔唁疾至於漕邑我所以思願如是者以衛大夫跋涉而告難於我我心則憂閱其亡傷不能

詩經

卷四 鄘風

六

救故且驅馳而唁之鄭雅載之言則為異昭二十五年公孫於齊次於陽州齊侯唁公於野非穀梁傳曰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于魯是也此據失國言之若對弔死曰弔則弔生曰唁何人斯云不入唁我左傳曰齊人獲滅堅齊侯使風沙衛唁之服虔云弔生曰唁以生見獲故唁之也左傳云跋涉山川則跋者山行之名也言草行者跋本行草之名故傳曰反首羞余以行山必有草故山行亦曰跋集傳賦也載則也弔失國曰唁悠悠遠而未至之貌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宣姜之女為許穆公夫人問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

侯於漕邑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
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
心以為憂也既而終不果歸乃作此詩以自
言其意爾

朱子曰此詩之作在定之方中之前
則未知其為戴公時歟文公時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
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閔

傳不能旋反我思也不能遠衛也濟止也閔

詩經

卷四 鄘風

六十一

閉也

箋既盡嘉善也言許人盡不善我欲歸唁兄
爾女女許人也臧善也視女不施善道救衛

釋文

遂于
萬反

疏夫人既欲歸唁而許大夫不聽故責之云
汝許人盡不善我欲歸唁其兄然不能旋
反我中心之思使不思歸也既不得去而又
責之言我視汝許大夫不施善道以救衛由
此故我思不遠於衛恒欲歸唁
之爾既不能救何以止我也

集傳賦也嘉臧皆善也遠猶忘也濟渡也自

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也閔閉也止也言思
之不止也言大夫既至而果不以我歸為

善則我亦不能旋反而濟以至於衛矣雖視

爾不以我為善然我之所思終不能自己也

臨川王氏曰宗廟顛覆變之大者人情之至
痛也夫人致其思如此然後盡於人心夫人
致其思大夫致其義非先
王之澤孰能使人如此

陟彼阿丘言采其蕝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
尤之衆穉且狂

詩經

卷四 鄘風

六十二

傳偏高曰阿丘蕝貝母也升至偏高之丘采
其蕝者將以療疾行道也尤過也是乃衆幼
穉且狂進取一槩之義

○升丘采貝母猶婦人之適異國欲得為助
安宗國也善猶多也懷思也女子之多思者
有道猶升丘采其蕝也許人許大夫也過之
者過夫人之欲歸唁其兄

釋文

蕝音育藥名也
尤本亦作詵

疏夫人既為許人所止而不得歸故說已歸其意以非之言為人所止而不得歸故說已歸其意者欲得其意以察我猶婦人適於異國欲得力助以安宗國是我女子之多思亦各有道理也既不能救思得暫歸許人守禮尤我是乃眾童釋無知且狂狷之人也唯守一槩之義不知我宗國敗滅不與常同何為以常禮止我也偏高阿丘釋丘文李巡曰謂丘邊高陸機疏云蓋今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括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白四方連累相著有分解是也

集傳賦也偏高曰阿丘蟲貝母主療鬱結之疾善懷多憂思也猶漢書云岸善崩也行道

詩經

卷四 鄘風

本

尤過也又言以其既不適衛而思終不止也故其在塗或升高以舒憂想之情或采蕝以療鬱結之疾蓋女子所以善懷者亦各有道而許國之眾人以為過則亦少不更事而狂妄之人爾許人守禮非穉且狂也但以其不知已情之切至而言若是爾然而卒不敢違焉則亦豈真以為穉且狂哉

我行其野芄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

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傳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控引極至也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

箋麥芃芃者言未收刈民將困也今衛侯之欲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亦誰因乎由誰至乎閱之故欲歸問之君子國之賢者無我有尤無過我也爾女女眾大夫君子也

詩經

卷四 鄘風

本

疏夫人冀得歸唁說已往意我所以歸唁於衛者我比欲行衛之野觀其芃芃然方盛行之又欲問衛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亦由誰因乎由誰至乎我之歸唁為此而巳爾許之大夫及國中君子無以我為有過而不聽問爾之過我由不思念於衛汝百眾大夫君子縱有所思念於衛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由情不及已故不聽我耳此時宋桓公迎衛之遺民立戴公是夫人所知不須問矣又於時十二月也草木已枯野無生麥而云問所控引言欲觀麥者夫人志在唁兄思歸訪問非是全不知也又思欲衛衛得於三月四月民飢麥盛之時出行其野不謂當今十二月也故鄭志答趙商云狄人入衛其時明然戴公廬漕及城楚丘二者是還復其國也許夫人傷宗國之滅又問其民欲歸行其野視其麥是時之憂思乃引日月而不

得歸責以冬夏與誰因誰極
未通於許夫人之意是也

集傳賦也芄芃麥盛長貌控持而告之也因
如因魏莊子之因極至也大夫即跋涉之大
夫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又言歸途在野
而涉芃芃之麥又自傷許國之小而力不能
救故思欲爲之控告于大邦而又未知其將
何所因而何所至乎大夫君子無以我爲有
過雖爾所以處此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盡
其心之爲愈也

詩經

卷四 鄘風

五十五

左傳襄公四年無終子使孟樂如晉因魏莊
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
華谷嚴氏曰味詩意夫人蓋欲赴愬
於方伯以圖救衛而托歸信爲詞耳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集傳事見春秋傳舊說此詩五章一章六

句二章三章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蘇

氏合三章三章以爲一章按春秋傳叔孫

豹賦載馳之四章而取其控于大邦誰因

誰極之意與蘇說合今從之范氏曰先王
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
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

朱子曰載馳詩煞有首尾委屈詳盡非大
段會底說不得又曰聖人錄泉木於前所
以者禮之經列載馳於後所以盡事之變
大宗國覆滅莫大之變顧以父母既終而
不得歸則事變之微於是可知矣然則許
穆夫人亦賢矣哉

慶源輔氏曰宣公宣姜之惡極矣而其子
如詩如文公其女如許穆夫人宋桓夫人
則皆有賢德是何所觀法哉以是知人能
自強於善則惡人不能汚邪世不能亂也

詩經

卷四 鄘風

五十六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四終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五

明 後學張溥 纂

衛一之五

衛淇奥詁訓傳第五

釋文 鄭云俱云紂都之東也

序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釋文 淇水名。奥隈也。草木疏云。奥亦水名。

詩經

卷五 衛風

疏 汚水箋云。規者正圓之器也。司諫注云。以義正君曰規。然則方圓者度之準。禮義者德之則。正圓以規。使依度。猶正君以禮。使入德。故謂之規諫。諫于也。于君之意。而告之。卒章傳曰。重較。卿士之車。則入相為卿士也。賓之初筵云。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則武公當幽王之時。已為卿士矣。又世家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其有功。平王命為公。則平王之初。未命為公。亦為卿士矣。此云入相于周。不斥其時之王。或幽或平。未可知也。若平王則為公。而云卿士者。卿為典事。公其兼官。故顧命注。公兼官以六卿為正。次是也。言美武公之德。總叙三章之義也。有文章。即有斐君子。是也。聽其規諫。以禮自防。即切磋琢磨金錫圭璧是也。入相于周。即充耳會弁。猗重較。今是也。其餘皆是武公之德。從可知也。諸言美者。

也。其餘皆是武公之德。從可知也。諸言美者。

美所施之政教。此乃言美其身之德。案世家云。武公以其略略士。以襲攻共伯。而殺兄篡國。得為美者。美其逆取順守。德流於民。齊桓晉文。皆纂殺而立。終建大功。亦皆類也。朱子辨說此序疑得之。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傳興也。與隈。綠。王芻也。竹。篇竹也。猗猗。美盛貌。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匪。文章貌。

詩經

卷五 衛風

二

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也。瑟。矜莊貌。僩。寬大也。赫。有明德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諼。忘也。

釋文 絲竹並如字。爾雅作葉音同。韓詩竹作蕤。音徒沃反。云蕤。篇筑也。石經同。隈。孫炎云。水曲中也。郭璞云。今呼白脚。莎。一云即萊。草也。蕤。音辱。篇竹本亦作扁。又音篇。竹音如字。韓詩作筑。音同。草木疏云。有草如竹。高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萊竹也。之烈。一本作之餘烈。匪。本又作斐。韓詩作邛。美貌也。皆本又作摩。僩。韓詩云。美貌。說文云。武貌。咺。

皆本又作摩。僩。韓詩云。美貌。說文云。武貌。咺。

韓詩作宜宣顯也。謏音况元反。又音况遠反。

詩經

卷五 衛風

三

疏視彼淇水隈曲之內則有王芻與篇竹倚質美德盛然則王芻篇竹所以美盛者由得淇水浸潤之故武公所以德盛者由得康叔之餘烈故又言此有斐然文章之君子謂武公能學問聽諫以禮自修而成其美德如骨之見切如象之見磋如玉之見琢如石之見磨以成其寶器而又能瑟兮顏色矜莊備今容裕寬大赫兮明德外見喧兮威儀宣著有斐然文章之君子盛德之至如此故民稱之終不可以忘今孫炎曰隈水曲中也又云匡內為隈李巡曰匡內近水為隈是也陸機云淇隈二水名非也釋草云萊王芻舍人曰萊一為王芻某氏曰萊鹿藿也又曰竹篇蓋李巡曰一物二名郭璞曰似小萊赤莖節好生道傍可食此作竹篇竹字異音同故孫炎某氏皆引此詩明其同也陸機云綠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隈傍生此人謂此為綠竹此說亦非也詩有終朝采綠則綠與竹別草故傳依爾雅以為王芻與篇竹異也郭璞曰骨象須切磋而為器人須學問以成德玉石之被琢磨猶人自修飾也瑟憫者自矜持之事故云恂慄也言其嚴峻戰慄也赫喧者容儀發揚之言故言威儀也其實皆是威儀之事

集傳與也淇水名與隈也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倚倚始生柔

詩經

卷五 衛風

四

弱而美盛也匪斐通文章著見之貌也君子指武公也治骨角者既切以刀斧而復磋以鑢錫治玉石者既琢以槌鑿而復磨以沙石言其德之修飭有進而無已也瑟矜莊貌備威嚴貌喧宣著貌謏忘也衛人美武公之德而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與其學問自修之進益也大學傳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今憫今者恂慄也赫今喧今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謏今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漢志武帝塞軻子決河薪柴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為鍵又寇恂傳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朱子曰切琢裁物使成形質磋磨治物使其滑澤武公大段是有學問底人抑之一詩義理精審詩中如此者甚不易得恂慄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光輝之著乎外也北溪陳氏曰切是窮究事物之理逐件分析有倫有序磋是講究到純熟道理瑩徹所以如切而又磋琢是克去物欲之私使無瑕纇磨是磨礪至那十分純粹處所以如琢而又磨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僾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傳青青美盛貌。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

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所以會髮。

箋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皦皦而處。狀似

星也。天子之服皮弁。以日視朝。

釋文。青本或作菁。琇音秀。沈又音誘。說文作琇。云石之次玉者。瑩音榮。徐又音營。又

詩經

卷五 衛風

五

音瑩。唐之瑩。會說文作論。本又作礫。

疏。毛以爲有斐然文章之君子。謂武公。其充

言有其德而稱其服。故宜入王朝而爲卿相

也。案冬官玉人職云。天子用全上公。用龍

侯用瓚。伯用將。鄭注云。公侯四玉一石。伯子

男三玉二石。由此言之。此傳云諸侯以石。謂

玉石雜也。禮記云。周弁殷犀。及收言收者。所

以收髮則此言會者。所以會髮可知。弁師

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瑱注云。會縫中也。皮

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

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此云

武公所服。非爵弁。是皮弁也。皮弁而言會。與

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注云。皮弁則侯伯瑱飾七。子男瑱飾五。玉亦三采。武公本

畿外諸侯。入相於周。自以本爵爲等。則玉用

三采。而瑱飾七。故云飾之以玉。皦皦而處。狀

似星。若非外土諸侯。事王朝者。則卿瑱飾六。

大夫瑱飾四。及諸侯孤卿大夫各依命數。並

玉用二采。其韋弁飾與皮弁同。此皮弁天子

視朝之服。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是也。

在朝君臣同服。故言天子之朝也。諸侯亦皮

弁。以視朝。以序云。又相於周。故爲在王朝之

服。

集傳。興也。青青。堅剛茂盛之貌。充耳。瑱也。琇

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會縫也。皮

弁也。以玉飾皮弁之縫中。如星之明也。以

竹之堅剛茂盛。興其服飾之尊嚴。而見其德

之稱也。

瞻彼淇奧。綠竹如簣。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

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傳。簣。積也。金。錫。鍊而精。圭。璧。性有質。寬。能容

衆。綽。緩也。重較。卿士之車。寬。緩弘大。雖則戲

謔。不爲虐矣。

詩經

卷五 衛風

六

箋圭璧亦琢磨四者亦道其學而成也綽兮
謂仁於施舍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當矜
莊而時戲謔

釋文音責倚依也較車兩傍上出軾也

疏言有斐然文章之君子謂武公器德已成練精如金錫道業既就琢磨如圭璧又性寬容今而情綽緩今既外修飾而內寬弘入相為卿士倚此重較之車今實稱其德也又能善戲謔公而不為虐今言其張弛得中也
初須琢磨此論道德既成之時言如器未成之初須琢磨此論道德既成之時故言如圭璧已成之器與人注云較兩轡上出軾者則

詩經

卷五 衛風

七

較謂車兩傍今謂之平較案大車以子男入為大夫得乘子男車服則此重較謂侯伯之車也但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

集傳與也箚棧也竹之密比似之則盛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圭璧言其生質之溫潤寬宏裕也綽開大也倚嘆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較兩轡上出軾者謂車兩傍也善戲謔不為虐者言其樂易而有節也以竹之至盛與其德之成就而又言其寬廣而自

如和易而中節也蓋寬綽無餘束之意戲謔
非莊厲之時皆常情所忽而易致過差之地
也然猶可觀而必有節焉則其動容周旋之
間無適而非禮亦可見矣禮曰張而不弛文

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一張一弛
文武之道也此之謂也

詩經

卷五 衛風

八

凡五尺五寸古人立乘若平常則憑較若應為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
止齋陳氏曰古人張不廢弛屏不廢還肅肅不廢離離僮僮不廢祁祁有所拘者必有所從也
安成劉氏曰前章瑟僖僖赫嘒張之時也此章弛之時也

淇奥三章章九句

集傳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傲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

遂作懿戒之詩以自警而賓之初筵亦武

公悔過之作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

禮自防也可知矣衛之他君蓋無足以及

此者故序以此詩為美武公而今從之也

序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

而窮處

箋窮猶終也

疏言先君者雖今君之先以通於遠要利不

詩經

卷五 衛風

九

又曰棄先君之舊臣先君謂穆公也此刺不
能繼先君之業謂武公也 不以澗阿為窮
處者以經皆賢者怨君之辭而言成樂在澗
成其樂之所在是終處之義故以窮為終也
朱子辨說此為美賢者窮處而能安其樂之
詩文意甚明然詩文未有見棄于君之意則
亦不得為刺莊公矣序蓋失之而未有害于
義也至于鄭氏遂有誓不忘君之惡誓不過
君之朝誓不告君以善之說則其害義又有
甚焉于是程子易其訓詁以為陳其不能忘
君之意陳其不得過君之朝陳其不得告君
以善則其意忠厚而和平矣然未知鄭氏之
失生于序文之誤若但直據
詩詞則與其君初不相涉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傳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

箋碩大也有窮處成樂在于此澗者形貌大

人而寬然有虛乏之色寤覺永長矢誓諼忘

也在澗獨寐覺而獨言長自誓以不忘君之

惡志在窮處故云然

疏此篇毛傳所說不明但諸言碩人者傳皆

進則是大德之人卒章碩人之軸傳訓軸為

寬過之義皆不得與箋同矣王肅之說皆述

詩經

卷五 衛風

十

言先王之道長自誓不敢忘也美君子執德
弘信道篤也歌所以詠志長以道自誓不敢
過差其言或得傳旨今依之以為毛說鄭以
為成樂在於澗中而不仕者是形貌大人寬
然而有虛乏之色既不為君用飢乏退處故
獨寐而覺則言長自誓不忘君之惡莊公不
用賢者反使至飢困故刺之 傳以澗為窮
處下文阿陸亦為窮處矣故釋地云大陵曰
阿而下傳曰曲陵曰阿以大雅云有卷者阿
則阿有曲者於隱遯為宜釋地又云高平曰
陸大陵曰阜則陸與
阜類亦可以隱居也

集傳賦也考成也槃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

之室也陳氏曰考扣也槃器名蓋扣之以節

歌如鼓盆拊缶之爲樂也。二說未知孰是。山夾水曰澗。碩大寬廣。永長矢。誓。諼。忘也。詩人美賢者隱處澗谷之間。而碩大寬廣。無戚戚之意。雖獨寐而寤言。猶自誓其不忘此樂也。

華谷嚴氏曰。碩人之寬。易所謂肥遯者也。永嘉陳氏曰。碩人在澗。考槃樂歌。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雖寤寐永誓。不忘此樂。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詩經

卷五 衛風

十一

傳曲陵曰。阿邁。寬大貌。

箋邁。飢意。弗過者。不復入君之朝也。

釋文。邁。韓詩作。健。健。美貌。

集傳賦也。曲陵曰。阿邁。義未詳。或云亦寬大之意也。永矢弗過。自誓所願不踰於此。若將終身之意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傳軸。進也。無所告語也。

箋軸。病也。不復告君以善道。

疏。傳軸爲吏釋詁云。進也。箋以與陸爲韻。宜讀爲逐。釋詁云。逐。病逐與軸。蓋古今字異。

集傳賦也。高平曰。陸軸。盤桓不行之意。寤宿。已覺而猶臥也。弗告者。不以此樂告人也。

眉山蘇氏曰。盤桓不行。從容自廣之謂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

孔叢子曰。吾於考槃。見逝世之士。無悶於世。

詩經

卷五 衛風

十二

序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于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朱子辨說此序。據春秋傳得之。

碩人其碩。衣錦褰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傳碩。長貌。錦。文衣也。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褰襜。東宮。齊太子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

箋碩大也言莊姜儀表長麗佼好碩碩然聚禪也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尚之以禪衣爲其文之太著陳此者言莊姜容貌既美兄弟皆正大

釋文

又作姁姬姓國諡國名

疏

此文錦之服而上加以聚禪之禪衣在塗

詩經

卷五 衛風

十三

形貌碩大爲異綺嗟云碩而長今孔世家云碩然而長故爲長貌下箋云放放猶碩順也故亦爲長貌王制云錦文珠玉書傳云文錦故知錦文衣也禮亦禪而在上玉藻云禪爲綱故知聚禪衣也國君夫人當翟衣而嫁今言錦衣則是在塗之所服也非云錦衣錦裳庶人之妻嫁時之服非爲在塗也士昏禮云女次紵衣纁褙士禮故不用錦衣庶人之妻得與夫人同者賤不嫌也釋親云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孫炎云同出俱已嫁也私無正親之言然則謂吾姨者我謂之私春秋譚子奔莒則譚子爵言公者蓋依臣子之稱便

集傳賦也碩人指莊姜也碩長貌錦文衣也

聚禪也錦衣而加聚焉爲其文之太著也東

宮太子所居之宮齊太子得臣也繫太子言

之者明與同母言所生之貴也女子後生曰

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侯譚公

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也諸侯之女嫁於

諸侯則尊同故歷言之莊姜事見邶風綠

衣等篇春秋傳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爲之

賦碩人卽謂此詩而其首章極稱其族類之

詩經

卷五 衛風

十四

貴以見其爲正嫡小君所宜親厚而重歎莊公之昏惑也

朱子曰聚儀禮作景禮記作綱古註以爲禪衣所以襲錦衣者沈存中謂聚與絲同是用

絲麻織布爲之不知是否

華谷嚴氏曰聚以穀爲之

許山蘇氏曰邢周公之後譚近齊

東萊呂氏曰白虎通云臣子於其國中皆褒

其君爲公華谷嚴氏曰風人不直言莊姜不見答之事但首章歷述其親族欲讀之者知其爲莊姜則不見答之事困人自知之不待察察言之矣

傳如美之新生如脂之凝領頸也螭螭蜴蜴也瓠犀瓠瓣螭首頽廣而方偉好口輔吟白黑分

箋螭謂蜻蜻也。此章言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幸。

釋文 齋本亦作蟻。又作齊。郭云蟻蟻在糞土中。蠋在水中。蠋蠋也。蟻方頭有文。王肅

卷五 朔風

十五

云如蟬而小倩本亦作倩韓詩云蒼自
色盼韓詩云黑色也字林云美目也

疏 有凝有釋散文則膏脂皆總名對例卽內

則注所云脂肥凝者釋者曰膏釋器云水脂也孫炎曰膏凝曰脂是也領一名頸故禮

記曰其頸五寸又名項士冠禮云緇布冠頃

謂之蟻
是也釋
云蟻蟻
蟻蟻蟻
蟻蟻蟻
蟻蟻蟻
蟻蟻蟻
蟻蟻蟻

又曰、蜎、蜎、蜎、孫炎曰、蜎、木蟲也。又曰、蜎、桑蟲。

也。詰，屬也。桑，蠶也。喝也。一。孫而六名也。以在。

木中白而長故以比頸今定本云蟠蟻蜎也

無蟲字與爾雅合。釋草云。瓠。棲瓣也。今定

本亦然孫炎曰樓鍾中辨也慍與犀字異音

某氏曰鳴蜚蜚者孫炎曰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蜚郭氏曰如蟬而小有文左傳曰輔車相依服虔云輔上領車也與牙相依則是牙外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也故易云咸其輔頰舌明輔近頰也而非頰也笑之貌美在於口輔

集傳賦也茅之始生曰蕒言柔而白也凝脂

脂寒而凝者、亦言白也、領頸也、蝓、蠐、木蟲之

白而長者瓠犀。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

整齊也。螭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蛾蠹蛾。

也其眉細而長曲倩口輔之美也盼黑白分

詩經

卷五 衛風

十六

明也。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本草注曰郭璞云腐木根下有之瘦而白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幘鑣鑣。翟茀

以朝。大夫夙還。無使君勞。

傳教教長貌、驕壯貌、憤飾也、人君以朱纒鑲

扇汗且以爲飾。鑣鑣、盛貌。翟、翟車也。夫人以

翟羽飾車。茀蔽也。大夫未退君聽朝於路寢。

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大夫退然後罷。

箋教教猶頤頤也。說當作禕。禮春秋之禕。讀皆空同。衣服曰禕。今俗語然。此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于衛近郊。此又言莊姜自近郊。既正衣服。乘是車馬以入君之朝。皆用嫡夫人之正禮。今而不答。莊姜始來時。衛諸大夫朝夕者皆早退。無使君之勞倦者。以君夫人新爲妃。耦宜親親之故也。

釋文 教說本武作稅。毛始銳反。舍也。憤。說文云馬纏。纏肩汗也。纏馬銜外鐵也。一名

詩經

卷五 衛風

十七

扇汗又曰排洩。爾雅云。纏謂之鐵。風還韓詩退罷也。案禮記云。朝廷曰退。妃曰配。疏。毛以爲言有大德之人。蒸蒸日上。其形貌長美。其初來嫁。則說舍於衛之近郊。而整其車。飾則乘四牡之馬。驕驕然壯健。以朱飾其轡。則纏然盛美。又以翟羽爲車之蔽。其車馬之飾如此。乃乘之以入君之朝。既入朝而諸大夫聽朝者。皆爲早退。以君與夫人新爲妃。耦宜相親。幸無使君之勞倦。此言莊姜容貌之美。皆用嫡夫人之正禮。君何爲不答之乎。鄭以爲形貌大人而倭好。長麗教教然。欲至於國。舍其在塗之服。而更正衣服於近郊。乃馳車馬以入國。餘同。下云翟弗以朝。明此在國近郊。毛於詩皆不破字。明此說爲舍。孫毓述毛云。說之爲舍。常訓也。前章衣錦聚衣。謂在塗之服。明至近郊更正翟衣。

詩經

卷五 衛風

十八

而入國。故爲禕。不言聲之誤。從可知。士喪禮云。兄弟不以禕進。雜記云。禕者曰寡君使某。此禮之禕。春秋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禕。隱元年。公羊傳曰。衣被曰禕。穀梁傳曰。衣衾曰禕。此春秋之禕也。禕於農郊之禕。與禮及春秋之禕。謂皆同也。禮與春秋之禕。謂之衣服。曰禕。贈死者。故何休云。禕猶遺也。以衣服可以遺人。因謂衣服爲禕。雖遺吉之衣服。亦謂爲禕。今俗語猶然。以禮文施於死者。故引俗語以證之。傳云。衣被衣衾。此云衣服者。以夫人所更正而服之。不必爲衾也。故云。服總名也。夫人所嫁之服。稱翟之等也。朱熹朱爲飾之物。故憤爲飾。又解朱所飾之狀。故言人君以朱纏。纏肩汗。且因以爲馬之飾。此纏纏之纏。自解飾之所施。非經中之纏也。故又言纏纏盛貌。言既以朱飾其纏。而四牡之馬。纏纏而盛。非謂唯纏之盛。清人云。駟介應應傳曰。盛貌。與此同也。車之所以有翟者。夫人以翟羽飾車。弗車蔽也。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弗。因以翟羽爲之飾。中車注引詩。乃云。此翟弗蓋厭翟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重翟厭翟。謂蔽是也。君聽外治。夫人聽內職。事與君皆同。大夫退。然後罷。王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君出視朝。事畢。乃之路寢。以待大夫之所諮決。事之多少。大夫所主。故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罷。明非由於大夫要事畢否在夫。

集傳賦也。教教。長貌。說舍也。農郊。近郊也。四

詩經

卷五 衛風

九

事不得與夫人相親而歎今之不然也

鄭氏曰朝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小寢燕寢也釋服服玄端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罟濊濊鱣鮪發發葭莩

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暵

傳洋洋盛大也活活流也罟魚罟濊濊施之

水中鱣鯉也鮪鮪也發發盛貌葭蘆莢龍也

揭揭長也孽孽盛飾庶士齊大夫送女者暵

武壯貌

箋庶姜謂姪娣此章言齊地廣饒士女伎好禮儀之備而君何為不答夫人

釋文 眾音孤馬云大魚綱目大諸諸也韓詩

與鯉全異鮪似鮪大者名王鮪小者曰叔鮪

沈云江淮間曰叔伊洛曰鮪海濱曰鮪發馬

云魚著鬣尾發發然韓詩作鮪孽韓詩作獻

長貌揭韓詩作榮云健也龍江東呼之鳥龍

丘疏釋器云魚罟謂之罟李巡曰魚罟捕魚具

人曰鯉一名鮪郭璞曰鯉今赤鯉魚也鮪大

魚似鯉而短鼻口在頰下體有邪行甲無鱗

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為黃魚即是

也釋魚又有鯉鮪孫炎曰鯉一名鮪郭璞曰

鯉今鯉鮪白魚鮪別名鯉江東通呼鮪為鯉

舍人以鯉鯉為一魚孫炎曰鯉鮪為一魚郭璞

以四者各為一魚陸機云鯉鮪出江海三月

中從河下頭來上鯉身形似龍鮪頭口在頰

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於盟津

東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可蒸為臠又

可為鮓魚子可為鮓鮓魚形似鮪而青黑頭

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頰下其甲可以摩

為王鮪小者為鮓鮓一名鮓肉色白味不如

郭云則蘆葦別草大車傳曰葵雖也蘆之初
生則毛意以葦葵爲一草也陸機云蘆或謂
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荻其初生三月中其
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筍上銳而細揚州人謂
之馬尾以今語驗之則蘆葦別草也桓三年
左傳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公子則下卿送之
於時齊衛敵國莊姜齊侯之子則送者下卿
也大夫卿之總名士者男子之大稱故云庶
士齊大夫送女者齊所以得有河者左傳
曰賜我先君之履西至於河是河在齊西北
也流

集傳賦也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洋盛
大貌活活流貌施設也魚豔也濺濺豔入

詩經

卷五 衛風

王

水聲也鱣魚似龍黃色銳頭口在頰下背上

腹下皆有甲大者千餘斤鮪似鱣而小色青

黑發發盛貌葵葦也亦謂之花揭揭長也庶

姜謂姪娣孽孽盛飾也庶士謂媵臣媾武貌

言齊地廣饒而夫人之來士女佼好禮儀

盛備如此亦首章之意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華谷嚴氏曰此詩無一語及莊姜不見答
之事但言其姻族之貴容貌之美禮儀之

備又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以深寓其間
惜之意而已惟大夫風遐無使君勞二句
微見其意而辭亦深婉風人之辭大抵然
也
新安胡氏曰黃氏云綠衣詩言嬖妾之不
當僭而僭碩人詩言夫人之宜見答而不
見答
慶源輔氏曰觀邸風燕燕等篇則莊姜之
德行文章皆未易及而此詩不之言何也
朱子曰此但指其所易見者以刺莊公
之昏惑而不知耳莊姜
之美則固不止此也

序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
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因

詩經

卷五 衛風

王

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

淫佚也

釋文氓民也韓詩云美貌
華或音花背音佩

朱子辨說此非刺時宣公未有考故序其
事以下亦非是其曰美反正者尤無理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送子

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

秋以爲期

傳氓民也蚩蚩者敦厚之貌布幣也丘一成

爲頓丘。愆過也。將願也。

箋幣者。所以買賣物也。季春始蠶。孟夏賣絲。匪非。卽就也。此民非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與我謀爲室家也。子者。男子之通稱。言民說已。已乃送之。涉淇水。至此頓丘。定室家之謀。且爲會期。良善也。非我以欲過子之期。子無善媒。來告期時。將請也。民欲爲近期。故語之曰。請子無怒。秋以與子爲期。

詩經

卷五 衛風

三

釋文

出。尺之反。買。莫豆反。愆。起虔反。字又作營。

疏。毛以爲此婦人言已本見誘之時。有一民絲。此民於時本心。非爲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謀爲室家之道。以買絲爲辭。以誘已。我時爲男子所誘。卽送此子涉淇水。至於頓丘之地。與之定謀。且爲會期。男子欲卽於夏中以爲期。已卽謂之。非我欲得過子之期。但子無善媒。來告其期時。近恐難可會。故願子無怒。於我。與子秋以爲期。鄭唯以將爲請爲異。其以時對面與之言。宜爲請。氓民之一名。對文則異。故遂人注云。變民言也。異內外也。氓猶憚憚無知貌。是其別也。其實通論語及靈臺註皆云。民者。其也。此婦人見棄。乃追本。男子誘已之時。已所未識。故以愆愆天下之

詩經

卷五 衛風

三

民言之不取於冥與無知。既求謀已與之相識。故以男子之通稱言之。送子涉淇。將子無怒。是也。旣因有廉耻之心。以君子所近。而託號之。以望復聞是也。以婦人號夫爲君子。是其常稱。故傳曰。復聞君子之所近。又因男子告已云。爾卜爾筮。已亦答之云。以爾車來也。三章言士女者。時賢者所言。非男女相謂也。士者。亦男子之大號。因賢者所言。故四章言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禮弓注云。古者謂錢爲泉布。所以通布貨財。泉亦爲布也。此言幣者。以言抱之。則宜爲幣也。戴師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引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司農之言。事無所出。故鄭易之云。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也。此布幣。謂絲麻布帛之布。幣者。布帛之名。故鹿鳴云。實幣帛筐篚是也。釋丘云。丘一。成爲敦丘。再成爲陶丘。三成爲崑崙丘。孫炎曰。飛如覆敦。敦器似孟。郭璞曰。成猶重也。周禮曰。爲壇三成。又云。如覆敦者。敦丘。孫炎曰。丘一。成之形象也。郭璞曰。敦。孟也。音頓。與此字異音同。集傳賦也。氓。民也。蓋男子而不知其誰何之稱也。出。無知之貌。蓋愆而鄙之也。布幣。買也。貿絲。蓋初夏之時也。頓丘。地名。愆過也。將願也。請也。此淫婦爲人所棄。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夫旣與之謀。而不遂往。

又責所無以難其事再爲之約以堅其志此其計亦狡矣以御蚩蚩之氓宜其有餘而不免於見棄蓋一失其身人所賤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以時而悟是以無往而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者何以異此可不戒哉

朱子曰始見其來莫知其爲誰何也既與之謀則爾汝之矣此言之序也
華谷嚴氏曰在朝歌之東漢志陳郡有頓丘縣師古云以丘爲縣也丘一成爲頓丘謂一

詩經

卷五

詩經

卷五

三

頓而

乘彼坭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傳坭毀也復關君子所近也言其有一心乎君子故能自悔龜曰卜著曰筮體兆卦之體賄財遷徙也

箋前既與民以秋爲期期至故登毀垣鄉其

所近而望之猶有廉恥之心故因復關以託號民云此時始秋也用心專者怨必深則笑則言喜之甚爾女也復關既見此婦人告之曰我卜女筮女宜爲室家矣兆卜之繇無凶咎之辭言其皆吉又誘定之女女復關也信其卜筮皆吉故答之曰徑以女車來迎我我以所有財遷徙就女也

釋文漣泣貌體如字卦兆之辭也韓詩作履履幸也繇卦兆之辭也

疏復關者非人之名號而婦人望之故知君因其近復關之地箋又申之猶有廉恥之心故既見復關皆號此民爲復關又知此時始秋者上云秋以爲期下四章桑之落矣爲季秋三章桑之未落爲仲秋故知此時始秋也左傳云其繇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是龜之繇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是卦之繇也此男子實不卜筮而言皆吉無凶咎者又誘以定之前因賄繇以誘之今復言卜筮以誘之故言又也

集傳賦也坭毀垣墻也復關男子之所居也不敢顯言其人故託言之耳龜曰卜著曰筮

體卦兆之體也。賄財遷徙也。與之期矣。故

及期而乘境垣以望之。既見之矣。於是問其

卜筮所得卦兆之體。若無凶咎之言。則以爾

之車來迎。當以我之賄往遷也。

朱氏曰。龜歲久則靈。著生百年一本百莖。亦物之靈者。卜筮實問鬼神。以著龜神靈之物。故假之以驗其卦兆。卜法以明火焚柴灼龜。為兆。筮法以四十九著分卦揲。凡十八變而成卦。慶源輔氏曰。此章可見古人之尚卜筮。然使其知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則亦不敢求之筮矣。

詩經

卷五 衛風

三

安成劉氏曰。卜筮之法。所以開物成務。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曾謂有淫人之瀆問。而尚得無凶咎之言乎。以其猶能自疑而欲決之也。則請以蒙之六三告之。蓋使此振而知勿用。取行不順之戒。此女而知不有躬。無攸利之戒。則必各求正應。豈復至於相棄也哉。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吁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

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傳桑女功之所起。沃若猶沃沃然。鳩鵲鳩也。

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耽樂也。女與士耽則傷禮義。

箋桑之未落。謂其時仲秋也。於是時國之賢者刺此婦人見誘。故于嗟而戒之。鳩以非時食葚。猶女子嫁不以禮耽。非禮之樂說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無外事。維以貞信為節。

釋文。其本又作堪。音其桑實也。

詩經

卷五 衛風

三

疏。毛以為桑之未落之時。其葉則沃沃然盛。以興已色未衰之時。其貌亦灼灼然美。君子則好樂於已。已與之耽樂。時賢者見已為夫所寵。非禮耽樂。故吁嗟而戒之。言吁嗟鳩兮。無食桑葚。猶吁嗟女兮。無與士耽。鳩食桑葚過時。則醉而傷其性。女與士耽過度。則淫而傷禮義。然耽雖士女所同。而女思於男。故言士之耽兮。尚不可說。女之耽兮。則不可解。而自悔。鄭以為男子既秋來見已。已使之取車。男子既去。當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仲秋之時。國之賢者刺已見誘。故言吁嗟鳩兮。無得非時食葚。吁嗟女兮。無得非禮與士耽。士之耽兮。尚不可說。女之耽兮。則不可解。說已時不用其言。至季秋乘車而從之。故今思而自悔。言桑者女功之所起。故此女取桑落。

詩經

卷五 衛風

三九

高熱於周世，是以功除過也。

集傳比而興也。沃若，潤澤貌。鳩，鵲鳩也。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甚桑實也。鳩食甚多，則致醉，耽相樂也。說解也。言桑之潤澤，以比已之容貌光麗。言又念其不可恃此而從欲忘反，故遂戒鳩無食桑甚，以興下句戒女無與士耽也。士猶可說而女不可說者，婦人被棄之後，深自愧悔之辭。主言婦人無外

與未落以興已色之盛衰。毛氏之說詩，未有不為記時者。明此以為興也。釋鳥云：鵲鳩，鵲鳩。其氏曰：春秋云：鵲鳩氏司事，春來冬去。孫炎曰：一名鳴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郭璞曰：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宛彼鳴鳩，亦此鳩也。陸機云：班鳩也。爾雅：鳩類非一，知此是鵲鳩者，以鵲鳩冬始去，今秋見之，以為喻。故知非餘鳩也。其時仲秋，則無棋，賢者禁鳩食之。山當時無也。假有而食之，為非時。鄭之張逸問箋云：我非禮之樂。小雅云：和樂且耽。何謂也？答曰：禮樂者五聲八音之謂也。小雅亦言過禮之盛，和樂過禮之言也。燕樂嘉賓，過厚賢也。不以禮耽者，非禮之名。故此禁女為之。小雅論燕樂，言作樂過禮，以見厚意。故亦言耽而文連和樂也。士有大功，則掩小過。齊桓晉文皆殺親戚篡國而立，終能建立

詩經

卷五 衛風

三十

事唯以貞信為節，一失其正，則餘無足觀爾。不可便謂士之耽惑，實無所妨也。華谷嚴氏曰：鳩，莊子所謂鵲鳩也。郭璞云：似山鵲，呼為鵲鳩。音骨嘲。本草曰：鵲鳩尾短，黃色多聲。安成劉氏曰：此章比自比，與自興。下章則就以此辭起興，蓋有兩例。後凡言比而興者，各以文意求之可也。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傳隕，墜也。湯湯，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爽，差也。極，中也。箋：桑之落矣，謂其時季秋也。復關以此時車來迎已。徂，往也。我自是往之女家。女家乏穀，食已三歲貧矣。言此者，明已之悔不以女今貧故也。幃裳，童容也。我乃渡深水至漸車童容，猶冒此難而往，又明已專心於女。我心於女，故無差貳，而復關之行有二意。

釋文 漸清也。濕也。

詩經

卷五 衛風

三十一

疏 毛以爲桑之落矣之時其葉黃而墮墜以
君則棄已使無自以託故追說見薄之漸
言自我往爾男子之家三歲之後貧於衣食
而見困苦已不得其志悔已本爲所誘涉湯
湯之洪水而漸車之惟裳而往今乃見棄所
以自悔也既追悔本之見誘而又怨之言我
心於汝男子也不爲差貳而士何謂二三其
行於已也士也行無中正故二三其德及年
老而棄已所以怨也鄭以爲婦人言已本
桑之落矣其黃而墮之時當季秋之月我往
之爾家已聞汝家三歲已來乏於穀食已貧
矣我不以汝貧之故猶涉此湯湯之洪水漸
車之惟裳日難而來言已專心於汝如是今

而見棄所以悔也傳以大夫之車立乘有
蓋無幃裳此言惟裳婦人之車也王肅曰言
其色黃而墮墜也婦人不慎其行至於色衰
無以自託我往之汝家從華落色衰以米三
歲食貧矣貧者乏食飢而不充喻不得志也
此婦人但當悔其來耳而言穀食先貧者
於時君子家貧恩意之情遇已漸薄已遭困
苦所以悔言已先知此貧而來明已之悔不
以汝今貧之故直以二三其德恩意疎薄故
耳幃裳一名童容故巾車云重翟厭翟安車
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謂僮車山東謂之裳
幃或曰童容以幃障車之傍如裳以爲容飾
故或謂之幃裳或謂之童容其上有蓋四傍
垂而下謂之幃故釋記曰其精有袵注云袵
謂僮車者以有童容上必有袵故謂之爲僮

車也此唯婦人之車飾爲然故士
昏禮云婦車亦如之有轎是也

集傳比也墮落徂往也湯湯水盛貌漸漬也
惟裳車飾亦名童容婦人之車則有之爽差
極至也言桑之黃落以比已之容色凋謝
遂言自我往之爾家而值爾之貧於是見棄
復乘車而度水以歸復自言其過不在此而
在彼也

詩經

卷五 衛風

三十二

慶源輔氏曰女也不爽此但言其誓約之言
不差耳豈不悔其初之失哉雖云曲不在已
殊不知始既如此則其終固宜然也
安成劉氏曰此婦首稱日氓繼而曰子繼而
日爾又繼而謂之士繼而復日爾又復日士
或鄙之或親之或貴之此所以爲怨婦之辭
歟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
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
躬自悼矣

傳咥咥然笑悼傷也

箋靡無也無居室之勞言不以婦事見困苦

有舅姑曰婦。無有朝者。常早起夜卧。非一朝
然。言已亦不解情。言我也。遂猶久也。我既久
矣。謂三歲之後。見遇浸薄。乃至見酷暴。兄弟
在家。不知我之見酷暴。若其知之。則啞啞然
笑我。靜安躬身也。我安思君子之遇已無終。
則身自哀傷。

釋文

啞。說文云。
大笑也。

疏。婦人追說已初至夫家。三歲爲婦之時。顏
色未衰。爲夫所愛。夫不以室家婦事以勞

詩經

卷五 衛風

三十三

於已時。夫雖如此。已猶不恃寵自安。常自早
起夜卧。無有一朝一夕而自解惰。我已三歲
之後。在夫家久矣。漸見疎薄。乃至於酷暴矣。
我兄弟不知我之見遇如此。若其知之。則啞
啞然。其笑我矣。我既本爲夫所誘。遇已不終
安靜而思之。身自哀傷矣。公羊傳曰。僂婦
有姑之辭。傳以因君無父。故云有姑。其實婦
亦對舅。故士昏禮云。贊見婦於舅姑是也。
集傳賦也。靡。不風。早興起也。啞。笑貌。言我
三歲爲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務爲勞。早
起夜卧。無有朝旦之暇。與爾始相謀約之言
既遂。而爾遽以暴戾加我。兄弟見我之歸。不

知其然。但啞然其笑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爲
兄弟所齒。故其見棄而歸。亦不爲兄弟所恤。
理固有必然者。亦何所歸咎哉。但自痛悼而
已。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
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
亦已焉哉。

傳。泮。坡也。總角。結髮也。晏晏。和柔也。信誓旦

詩經

卷五 衛風

三十四

旦然。

箋。及。與也。我欲與女俱至于老。老乎。汝反薄
我。使我怨也。泮。讀爲畔。畔。涯也。言淇與隰皆
有涯岸。以自拱持。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
拘制。我爲童女。未笄結髮。晏然之時。女與我
言笑晏晏。然而和柔。我其以信誓旦旦耳。言
其懇惻款誠。反復也。今老而使我怨。曾不念
復其前言。已焉哉。謂不可奈何。死生自決之。

辭

釋文 坡本亦作股澤陂詩傳云障也呂忱云
破字未詳觀王述意似作破拱本又作共
如字本或作非者非且說文作是側本亦作
思

疏 言男子本謂已云與汝為夫婦俱至於老
不相棄背何謂今我既老反薄我使我怨
然洪則有岸阻則有泮以自拱持今君子反
薄而棄已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言淇阻之
不如本我總角之宴然幼穉之時君子與已
言笑晏晏然和柔而相親與已為信誓許偕
至於老耄且旦然懇惻欵誠如是曾不思念
復其前言而棄薄我我反復是君子不思前

詩經

卷五

衛風

三五

言之事則我亦已焉哉無可奈何以阻者
下濕猶如澤故以泮為陂澤陂傳云陂澤障
是也箋以泮不訓為陂故讀為畔以申傳也
但毛氏於詩無易字者故箋易之其義猶不
異於傳也畔者水厓之名甫田云總角弗
今未幾見兮突而弁兮是男子總角未冠則
婦人總角未笄也內則亦云男女未冠笄者
總角衿纓以無笄直結其髮聚之為兩角故
內則注云故髮結之甫田傳云總角聚兩髦
也釋訓云晏晏柔也又曰晏晏且旦悔與武
也謂此婦人恨夫差貳其心變本言信故言
此晏晏且旦而自悔解言此之意非訓此字
也定本云旦旦猶但但箋言結髮宴然之
時解經總角之宴經有作非者因甫田總角
非今而誤也定本云曾不念復其前言俗
本多誤復其前言者謂前要誓之言守而不

忘使可反復今乃違棄
是不思念復其前言也

集傳賦而興也及與也泮涯也高下之判也

總角女子未許嫁則未笄但結髮為飾也晏

晏和柔也旦旦明也言我與汝本期偕老

不知老而見棄如此徒使我怨也淇則有岸

矣阻則有泮矣而我總角之時與爾宴樂言

笑成此信誓曾不思其反復以至於此也此

則興也既不思其反復而至此矣則亦如之

詩經

卷五

衛風

三五

何哉亦已而已矣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

思其反之謂也

安成劉氏曰詩言總角之宴則此女未笄而

已奔矣又言老使我怨則至老而後見棄也

故前章以桑之黃落自比其色之衰也所謂

三歲為婦三歲食貧者言其在夫家貧勞之

歲月耳此章興在賦外他章亦有就賦其事

以起興如黍離之類者蓋亦有兩側也後凡
言賦而興者當各以其文意求之
襄公二十五年注曰思使終可成思其可復
行也
慶源輔氏曰凡人處事須當思其反不然鮮
有不陷於
凶咎者

氓六章章十句

慶源輔氏曰：谷風與氓二詩皆怨然。谷風雖怨而責之，其辭直，蓋其初以正也。氓之詩則怨而悔之耳，其辭隱，蓋其初之不正也。嘗謂二詩皆出於衛之婦人，其文辭序次雖後世工文之士所不能及，然考其行則一賢一否，如是之不同，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豈不信哉？
安成劉氏曰：此詩及邶谷風皆棄婦所作，故其辭意多同。桑之黃隕，即涇濁之色也。食貧靡斃，即方舟泳游之苦也。至於暴矣，即有洗有漬之意也。借老而使，我怨即既生育而比予于毒也。然則妾爾新婚，以我御窮，則其過今在於夫矣。今之過在夫，故呼責也。則其過昔在於已矣。今之過在夫，故呼責也。

詩經

卷五 衛風

三

其不念昔者之來，豈昔之過在已故終於自悔。昔者之不思其反，此詩自悔之深，故不得如谷風歸怨之深也。

序：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朱子辨說：未有不見答之意。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傳：興也。籊籊，長而殺也。釣，以得魚。如婦人待禮以成爲室家。

箋：我豈不思與君子爲室家乎？君子疏遠已，已無由致此道。

疏：籊籊，然長而殺之竹竿，以釣於淇，必得魚乃成爲室家。今君子不以禮答已，已豈不思與爾君子爲室家乎？但君子疏遠於已，已無由致此室家之道耳。

集傳：賦也。籊籊，長而殺也。竹，衛物。淇，衛地也。

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故作此詩。言思以竹竿釣于淇水而遠不可至也。

詩經

卷五 衛風

三

慶陵羅氏曰：竹竿，長而根大，其末漸漸衰小。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傳：泉源，小水之源。淇水，大水也。

箋：小水有流入大水之道。猶婦人有嫁於君子之禮。今水相與爲左右而已，亦以喻已不見答行，道也。女子有道當嫁耳，不以不答而遠婦禮。

疏：泉源者，泉水初出，故云小水之源。淇則衛地之川，故知大水。箋申說之，言小水有流

入大水合爲二之道猶婦人於君子有相親幸之禮今淇水與泉源左右而已不相入猶君子與已異處不相親故以喻已之不見荅

集傳賦也泉源卽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淇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思二水之在衛而自歎其不如也

新安胡氏曰以北爲左南爲右慶源輔氏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安之之辭

詩經

卷五 衛風

无尤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傳瑳巧笑貌儺行有節度

箋已不見荅猶不惡君子美其容貌與禮儀也

釋文儺說文云行有節也

集傳賦也瑳鮮白也笑而見齒其色瑳然猶所謂粲然皆笑也儺行有度也承上章言二水在衛而自恨其不得笑語遊戲於其間

也

淇水漣漣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傳漣漣流貌檜栢葉松身楫所以擢舟也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出遊思鄉衛之道

箋此傷已今不得夫婦之禮適異國而不見荅其除此憂惟有歸耳

詩經

卷五 衛風

卑

釋文漣本亦作漣檜木名楫本又作楫方言云楫謂之棹或謂之櫂釋名云楫捷也

疏釋木云檜書作栢字禹貢云桼榦栢栢注云栢葉松身曰栢與此一也

集傳賦也漣漣流貌檜木名似栢楫所以行舟也與泉水之卒章同意

竹竿四章章四句

眉山蘇氏曰泉水載馳竹竿皆異國詩而在衛者以其聲衛聲賦記云鄭聲好淫淫志衛音促數頌志齊音傲解驕志蓋諸國之音未有同者衛女思歸而作詩其爲衛音也

序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箋 惠公以幼童卽位。自謂有才能而驕慢于大臣。但習威儀。不知爲政以禮。

釋文 芄。本亦作丸。

疏 童者未成人之稱。年十九以下皆是也。閔蓋年十五六。杜氏以傳言初衛宣公娶於夷姜。生伋子。爲之娶於齊。而夷姜公娶之。生壽及朔。宣公以隱四年冬立。假令五年卽娶齊女。至桓十二年見經。凡十九年。而朔尚有兄壽。則宣公卽位三十四年。始生惠公也。故疑爲十五六也。

詩經

卷五 衛風

聖

朱子辨說此詩不可考。當闕。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傳 興也。芄蘭草也。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觿。早成其德。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

箋 芄蘭柔弱。恒蔓延于地。有所依緣則起。與

者。喻幼穉之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此幼穉之君。雖佩觿與。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

所知爲也。惠公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所以見

刺。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

有節度。容刀也。遂。瑞也。言惠公佩容刀與

瑞及垂紳帶三尺。則悸悸然行止有節度。然

其德不稱服。

釋文 蔓音万。木或作蔓。延於地者。後人輒加耳。佩字從人。或玉傍。作者非。觿。解結之

器。悸。韓詩作萃。垂貌。

詩經

卷五 衛風

聖

疏 毛以爲言芄蘭之支。性柔弱阿。觿以興君人之德。當柔潤溫良。君今雖童子而佩成

人之觿。則當治成人之事。當須溫柔。何爲今

雖則佩觿。而不自謂我無知。以驕慢人

也。君非直驕慢。又不知爲政。當以禮而徒善

其外飾。使容儀可觀。今佩玉遂遂然。垂其紳

帶。悸悸兮。而內德不稱。無禮以行之。鄭以

爲言芄蘭之支。以柔弱恒蔓延於地。有所依

緣則起。以興幼穉之君。以幼時恒閑昧於政

有所任用。乃能成其德教。君雖童子。佩成人

之觿。雖則佩觿。欲治成人之事。其才能實不

德以稱之。釋草云：薜荔、蘭、郭璞曰：薜荔生斷之有白汁可啖。陸機疏云：一名薜荔，南州人謂之雀瓢。內則云：子事父母，左佩小鴈，右佩大鴈。下別云：男女未冠笄者，故知成人之佩。內則注云：鴈，貌如鴈，以象骨爲之，是解結也。尚書注云：人君十二而冠，佩爲成人，則似十二以上。要人君雖未十二，亦治成人之事，不必至冠也。此解鴈以成人自當佩之，不必因君爲父母在乃服也。下章鞶亦佩時有之，舉以言焉，不必因君爲父母在乃服也。止可觀大東云：韜鞶佩璫，璫，本所佩之物，因其貌，故言佩玉璫。璫，然有節度，總三者耳。故知垂其紳帶也。悻悻然有節度，總三者之辭。箋以容及遂與帶相類，故以容刀與璫知紳帶垂三尺者，禮記玉藻云：紳長制三尺，是也。

詩經

卷五 衛風

三星

集傳：興也。芄蘭草，一名蘿摩，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支枝同，鴈，錐也，以象骨爲之，所以解結，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知猶智也，言其才能不足以知於我也。容遂，舒緩放肆之貌。悻，帶下垂之貌。

芄蘭之葉，童子佩鞶。雖則佩鞶，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悻兮。

傳：鞶，決也，能射御則佩鞶。甲，狎也。

箋：葉猶支也。鞶之言沓，所以彊沓手指。此君雖佩鞶，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狎習。

釋文：玼，本又作決。

疏：傳云：玼者，以禮及詩言決拾，車攻傳曰：決也。著右手巨指，引士喪禮曰：玼用正玉，棘若擇棘，則天子用象骨爲之，著右臂大指，以鉤弦，間體大射士喪注皆然，以士用棘，故推以不用骨，大射注諸侯亦用象骨，以大夫用骨，拾一名遂，以韋爲之，著於左臂，所以遂弦與玼別。鄭以禮無以鞶爲玼者，故易之爲沓，士喪禮曰：續極二，注云：極，猶放弦也，以沓指放弦，今不韋也。生者以朱韋爲之，而三死用續又二，明不用也。知生用朱韋而三者大射云：朱極三，注云：以朱韋爲之，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此是彊沓手指也。車攻云：決拾，既快，箋云：手指相比次，亦謂巨指既著玼，左臂加拾，右手指又著沓而相比次也。

集傳：興也。鞶，決也，以象骨爲之，著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間體。鄭氏曰：沓也，卽大射所謂朱極三是也，以朱韋爲之，用以彊沓右手食指，將指無名指也。甲，長也，言其才能不足以長於我也。

儀禮大射小射正取決與贊設決朱極三鄭氏曰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

荏蘭二章章六句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慶源輔氏曰猶有茨傳謂宣公卒惠公幼而杜預又謂惠公即位時方十五六則小序以此詩屬之惠公亦可但他無所見而詩文又不明言其所以故先生直斷以爲不知此關疑之義

序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

詩經

卷五 衛風

聖

也

箋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卽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

疏左傳云公子頑烝於宣姜生文公及宋桓夫人故知文公之妹襄公桓公之子故知襄公之母今定本無襄公之母四字然子無

出母之道故知當桓公之時生襄公而出襄公卽位夫人義不得往者以夫人爲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爲一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也大戴禮及家語皆云婦有七出不順父母出爲逆無子出爲絕人世淫佚出爲其亂族嫉妬出爲其亂家有惡疾出爲其不可供衆盛多口出爲其離親益竊出爲

其反義有三不去有所要無所歸不去更三年喪不去前貧後富貴不去於今令犯七出雖在三不去之中若不順父母與淫無子亦出雖古亦應然以其終不可絕嗣與勃德故也諸侯之夫人雖無子不出以嬪妾既多不爲絕嗣故易同人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不出是也知者以春秋魯夫人無子多矣皆不出若犯餘六出則去故雜記有出夫人禮又春秋杞伯姬來婦及此宋桓夫人皆是也王后犯出則廢之而已皆不出非徒無子故易鼎卦注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遠之而已以天子天下爲家其後無所出故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傳杭渡也

詩經

卷五 衛風

聖

箋誰謂河水廣與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耳非爲其廣予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跂足則可以望見之亦喻近也今我之不往直以義不往耳非謂其遠

疏言一葦者謂一束也可以浮之水上而渡若桴檣然非一根葦也此假有渡者之辭

非喻夫人之謂宋渡河也河者此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宋去衛甚遠杜預云宋今梁國睢陽縣

集傳賦也。葦、蒹葭之屬。杭，度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宣姜之女，爲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卽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爲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言誰謂河廣乎，但以一葦加之，則可以渡矣。誰謂宋國遠乎，但一跂足而望，則可以見矣。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也，乃義不可而不得往耳。

詩經

卷五 衛風

早

東陽許氏曰：以昭穆言，廬陵羅氏曰：孫爲王父，只

華谷嚴氏曰：箋謂宋襄公卽位，其母思之而作河廣之詩。孔氏因以爲衛文公時，非也。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衛自魯閔公二年秋入之後，戴公始渡河而南。河廣之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則是作於衛未遷之前矣。時宋桓公猶在襄公方爲世子，衛戴公文公俱未立也。傳說誤矣。孔氏以河廣屬衛風，當爲衛人所作，非宋襄公母所親作。然宋襄公母本衛女，又歸衛而作此詩，不屬之衛，何所屬乎。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箋不容刀，亦喻狹也。小船曰刀，崇，終也。行不

終朝，亦喻近也。

釋文 乃如字，字書作舠，說文作舠，並音刀。

疏 上言一葦，桴楫之小，此刀宜爲舟船之小。故云小船曰刀。說文作舠，明小船也。字異音同。劉熙釋名云：二百斛以上曰舠，三百斛曰刀。江南所謂短而廣安，不傾危者也。集傳賦也。小船曰刀，不容刀，言小也。崇，終也。行不終朝而至，言近也。

東源輔氏曰：但言非河之廣，而不可渡，非宋之遠而不可至，以極其情思焉。而終不明言其義之不得往也。此意最可玩。范氏以爲知禮而畏義者得之矣。

詩經

卷五 衛風

早

河廣二章章四句

集傳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爲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其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此者。

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焉，故也。

序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返焉。

箋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為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

釋文 從王伐鄭，讀者或連下伯也為句者非。

疏 此言過時者，謂三月一時，穀梁傳伐不踰時，故何草不黃箋云，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尊民之性，是也。此叙婦人所思之由，經陳所思之辭。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

詩經

卷五 衛風

思

桓五年經也。當衛宣公之時，服虔云，言人者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人。公羊傳曰，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鄭答臨碩引公羊之文，言諸侯不得專征伐，有從天子及伯者之禮，然則宣公從王為得其正，以兵屬王，節度不由於衛君，而以過時刺宣公者，諸侯從王雖正，其時天子微弱，不能使衛侯從已，而宣公自使從之，據其君子過時不反，實宣公之由，故主責之。

宣公而云刺時者也。朱子辨說舊說以詩有為王前驅之文，遂以此為春秋所書，從王伐鄭之事，然詩又言自伯之東，則鄭在衛西，不得為北行矣。序言為王前驅，蓋明詩文，然似未識其文意也。

伯兮 揭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傳伯州伯也，揭武貌，桀特立也，殳長丈二而無刃。

箋伯，君子字也，桀，英桀，言賢也。兵車六等，軫也，戈也。人也，殳也。車戟也，酋矛也，皆以四尺為差。

釋文 軾本亦作軾。

疏 州伯，謂州里之伯，內則云，州使獻諸州伯，謂州里之伯，伯仲叔季，長幼之字，婦人所稱，云伯也，宜呼其字，不當言其官。前驅，執兵

詩經

卷五 衛風

手

則有勇力為車右，當亦有官，但不必州長為之。考功記云，殳長尋有四尺，尋八尺，又加四尺，是丈二也。治氏為戈戟之刃，不言殳者，是無刃也。考工記曰，兵車六等之數，車軾四尺，謂之一等，戈祕六尺有六寸，既建而進，崇於軾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軾四尺，謂之三等，受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軾四尺，謂之六等，注云，戈殳戟矛皆插車軾，此云執之者，據用以言也。又廬人先言戈殳車戟酋矛夷矛之長短，乃云攻國之兵，又云六建既備，車不反覆，注云六建，五兵與人也，則六建於六等不數軾而數夷矛，不引之者，因六等自軾歷數人殳以上為差之備，故引之。六等者，自地以上數之，其等差有六，故注云法易之三才六畫，非六建

詩經

卷五

商風

至

也建者建於車上非車上所建也凡兵車皆
有六建故盧人先言戈受車戟齒牙夷矛乃
云攻國之兵又云六建既備六建在車則矣
但記者因首矛夷矛同為矛稱故自諱至矛
為六等象三材之六畫故不數夷矛其實六
建與六等一也若自戈以上數為六等則人
於六建不處其中故鄭云車有天地之象人
在其中焉明為由此故自軫數之以戈軫為
地材人受為入材矛戟為天材人處地上故
在戈下如此則得其象矣或以為凡兵車則
六建前驅則六等知不然者以考工記兵車
六等之數鄭云此所謂兵車也明兵車皆然
非獨前驅也前驅在車之右其當有勇力以
用五兵不得無夷矛也司兵云掌五兵鄭司
農云五兵者戈受戟齒牙夷矛又曰軍事建
車之五兵注云車之五兵司農所云者是也

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則前驅非
步卒必有夷矛明矣知步卒五兵與在車不
同者司右云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
屬焉注云勇力之士屬焉者選右當於中司
馬法云弓矢受矛戟相助凡五兵長以衛
短短以救長以司兵云建車之五兵則步卒
五兵與車兵異矣夷矛長非步卒所宜用故
以司馬法五兵弓矢受矛戟當之車之五
兵云建與六建文同故以司農所云戈受戟
齒牙夷矛當之勇力之士屬焉選右當於
中則仍是步卒未為右也故以步卒五兵解
之步卒無夷矛數弓矢為五兵在車則六建
除人即五兵以弓矢不曰建中故不數也其
實兵車皆有弓矢故司弓矢云唐大利車戰
野戰在左又左傳曰前驅獸犬射而殺之是
射者在左又左傳曰前驅獸犬射而殺之是

皆有弓矢也

集傳賦也伯婦人目其夫之字也揭武貌祭

才過人也受長丈二而無刃婦人以夫久

從征役而作是詩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

今方執受而為王前驅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傳婦人夫不在無容飾適主也

疏此時從王伐鄭鄭在衛之西南而言東者

詩經

卷五

商風

至

東行伐鄭也上云為王前驅即云自伯之東

明從王為前驅而東行故據以言之非謂鄭

集傳賦也蓬草名其華如柳絮聚而飛如亂

髮也膏所以澤髮者沐滌首去垢也適主也

言我髮亂如此非無膏沐可以為容所以

不為者君子行役無所主而為之故也傳曰

女為說已容

東萊呂氏曰膏所以膏首面沐蓋滌也左傳

遺之潘沐杜預云潘米汁可以沐頭魯遺展

喜以膏沐勞齊師則膏非專婦人用也
新安胡氏曰內則女事父母姑舅五日燂湯
請沐三日具沐其間面脂燂燂請顧
足垢燂湯請洗注潘浙米泔醎洗面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傳杲杲然日復出矣甘厭也

箋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言我
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願念也我念思伯
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所貪口味不能絕也

我憂思以生首疾

詩經

卷五

衛風

聖

疏毛於二子乘舟傳曰願每也則此願亦爲
於心由此故生首疾凡入飲食口甘遂至

於厭足故云甘厭也箋以甘心者思之不
能已如口味之甘故左傳云請受而甘心焉
始欲取以甘心則甘心未得爲厭故云我念
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甘

口不能絕甘與子同憂義亦然

集傳比也其者冀其將然之詞冀其將雨

而杲然日出以比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

是以不堪憂思之苦而寧甘心於首疾也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癢

傳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癢病也

箋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

釋文諼本又一聲說
文作憲或作獲

疏毛以爲君子既過時不反已思之至甚既
生首疾恐以危身故言我憂如此何處得

一忘憂之草樹之於北堂之上冀觀之以忘
憂伯也既久而不來每有所言思此伯也使
我心病鄭以願爲念爲異諼訓爲忘非
草名故傳本其意言焉得諼草謂欲得令人
善忘憂之草不謂諼爲草名故釋訓云諼忘

也孫氏引詩云焉得諼草是諼非草名也背
者嚮北之義故知在北婦人所常處者堂也
故知北堂士昏禮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

詩經

卷五

衛風

聖

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房室所居之地總謂
之堂房半以北爲北堂房半以南爲南堂也
昏禮注云洗南北直室東西東西直房戶與
隅間謂在房室之內也此欲樹草蓋在房室
之北堂者總名房
外內皆名爲堂也

集傳賦也諼忘也諼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

者背北堂也癢病也言焉得忘憂之草樹

之北堂以忘吾憂乎然終不忍忘也是以寧

不求此草而但願言思伯雖至於心癢而不

辭爾心癢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

本草注曰一名鹿蔥其花各宜男懷胎婦人
佩其花生男也萱草味甘令人好歡樂忘憂
廬陵李氏曰北堂有北牕賈氏云房與
室相連爲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

伯兮四章章四句

集傳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
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
婦士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
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
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者也孤

詩經

卷五 衛風

五

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
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婦
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在已是以治
世之詩則言其君上閔恤之情亂世之詩
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爲人情不出乎
此也

三山李氏曰古者師出不逾時所以重民
力也春秋時用兵多矣未有書師還者獨
於莊公八年書之以見逾時不返也然采
薇之役逾年而歸東山之師三年而歸詩

人乃美之者蓋用之得其道則民無怨懟
之心不得其道則逾時之久而人怨矣
序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
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
者所以育人民也

箋育生長也

釋文所以育人民也本
或作蕃育者非

疏大司徒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日多
昏注云荒凶年也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
多也經皆陳喪其妃耦不
得匹行思爲夫婦之辭

詩經

卷五 衛風

五

朱子辨說男女失時之句朱安其曰殺禮多
婚者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
日多昏者是也序者之意蓋曰衛于此時不
能舉此之政耳然亦非詩之正意也長樂劉
氏曰夫婦之禮雖不可不謹於其始然民有
細微貧弱者或因於凶荒必詩禮而後昏則
男女之失時者多無室家之養聖人傷之卑
邦典之或違而不忍失其婚嫁之時也故有
荒政多婚之禮所以使之相依以爲生而又
以育人民也詩不云乎惟憐君子民之父母
苟無覆育兆庶之主其能
若此哉此則周禮之意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子之無裳

傳典也綏綏匹行貌石絕水曰梁之子無室

家者在下曰裳所以配衣也

箋之子是子也如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是

子無裳無爲作裳者欲與爲室家

疏有狐綏綏然匹行在彼淇水之梁而得其

乃狐之不如故婦人言心之憂矣是子無室

家已思欲與之爲室家裳之配衣猶女之配

男故假言之子無裳已欲與爲作裳以喻已

欲與之爲室家傳皆以衣喻夫以裳帶喻

詩經

卷五 衛風

五

集傳比也狐者妖媚之獸綏綏獨行求匹之

貌石絕水曰梁在梁則可以裳矣國亂民

散喪其妃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託

言有狐獨行而憂其無裳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傳厲深可厲之旁帶所以申束衣

集傳比也厲深水可涉處也帶所以申束衣

也在厲則可以帶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傳言無室家若人無衣服

集傳比也濟乎水則可以服矣

有狐三章章四句

序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

清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

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疏有狄之敗懿公時也至戴公爲宋桓公迎

詩經

卷五 衛風

五

故戴公卒文公立齊桓公又城楚丘以封之

則戴也文也皆爲齊所救而封之也下總言

遺之車馬器服則二公皆爲齊所遺左傳齊

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戌漕婦公乘

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婦

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是遺戴公也外傳齊

語曰衛人出廬於漕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

畜散而死三月齊桓公與之繫馬三百是遺

文公也繫馬繫於廐之馬言遺其善者也

安成劉氏曰桓公封衛以王法律之固爲春

秋之罪人自衛人視之則天地再造之恩也

果如序說則桓公之德僅可比于草木之實

而衛人之報者未見乃遽自擬以重寶尚爲

知恩也哉序說非詩意矣集傳固不得從之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傳木瓜、楸木也、可食之木。瓊、玉之美者。琚、佩

玉名。匪、非也。我非敢以瓊琚為報木桃之惠。欲令齊長以為玩好結已國之恩也。

釋文 瓊說文云赤玉也。楸字亦作茂。爾雅云楸、木瓜也。

疏 以衛人得齊桓之大功思厚報之而不能報之而不能乃假以言設使齊投我以木瓜我則瑤報齊之木瓜欲令齊長以為玩好結我以此瑤恩情而已。今國家敗賊出處於齊桓救而封我如此大功知何以報之。木瓜郭璞云

青經 卷五 新風 玉

實如小瓜。酸可食。琚是玉名。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聘義注云。瑜玉之美者。亦謂玉中有美處謂之瑜。瑜非玉名也。有女同車云。佩玉瓊瑤。琚言佩玉名。琚玖亦佩玉名。琚言美石。玖言玉名。明此三者皆玉。石雜也。故丘中有麻傳云。玖石次玉。是玖非全玉也。

集傳 比也。木瓜、懸木也。實如小瓜。酢可食。瓊

玉之美者。琚、佩玉名。言人有贈我以微物。

我當報之以重寶。而猶未足以為報也。但欲

其長以為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贈答之

詞。如靜女之類。

本草曰。木狀如奈。花生於春末。深紅色。其實大者如瓜。小者如拳。爾雅謂之楸。徐氏曰。瓜有瓜。楸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枝蔓也。故言木瓜。木瓜、桃木。李以別之也。廬陵羅氏曰。瑤處佩之中。所以貫瑱。珠而上繫於珩。下維璜。衡牙者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傳瓊瑤美玉

釋文 瑤說文云美石

集傳 比也。瑤、美玉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青經 卷五 新風 李

傳瓊玖玉名孔子曰吾于木瓜見苞苴之禮

行。

箋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尚書曰厥包橘柚。

釋文 玖音久。書云玉黑色。

疏 孔叢曰。孔子讀詩自二南至於小雅。惘然嘆曰。吾於二南見周道之所成。於柏舟見

匹夫執志之不易。於淇奧見學之可以為君。於考槃見遷世之士而無悶於世。於木瓜

見苞苴之禮。行於緇衣見好賢之至是也。尚書曰厥包橘柚。橘柚在苞。明果實皆苞之

曲禮注曰。苞苴。聚魚肉。不言苞果實者。注舉重而畧之。曲禮注云。或以葦或以茅。故既夕

禮云葦苞二野有死麕白
茅苞之是或葦或茅也

集傳比也亦玉名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集傳張子曰衛國地濱大河其地土薄

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

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

其人情性如此則其聲音亦淫靡故開

其樂使人懈慢而有邪僻之心也鄭詩

放此

詩經

卷五 衛風

空

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五終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六

明 後學張溥

王城譜

漢鄭玄著

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

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關北得

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

之宗周是為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

豐欲定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

詩經

卷六 周風

一

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

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

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至于夷厲

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

申后太子宜咎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

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于申

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

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

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疏車攻序云復會諸侯於東都謂王城也
周以鎬京為西都故謂王城為東都至
城即洛邑漢書地理志云初洛邑與宗周
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
昭云通在二封之地共千里也臣攷按西
周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為方百里者六
十四東周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為方百
里者三十六二都方百里者百方千里也
秦諸云橫有西周畿內八百里之地是鄭
以西都為八百東都為六百其言與增同
也鄭志趙商問定四年左傳曰曹公伯何
言爵為伯服在甸案曹國實今定陶去王
城六七百里甸服在二服去王城一千五
百里亦復不合政開其故答曰東都之傳

卷六 國風

二

方六百里半之三百里定陶去王城八百
里有餘豈六七百也除畿內三百里又侯
五百里定陶在外何謂之不合以子魚言
為伯甸本其始封而在甸服明東都六百
初則然矣西都初則亦八百相通可知周
禮每言王畿千里者制禮設法據方圓而
言其實地形不可如圖也蓋以西都先王
所居東都貢賦所均不可並為二畿故通
數之共為千里禹貢云荆河惟豫州注
云州界自荆山而至于河而王城在河南
洛北是屬豫州也太華即華山也外方即
嵩高也地理志華山在京兆華陰縣南外
方在潁川嵩高縣則東都之域西距太華
東至於外方故云之間傳二十五年左
傳稱襄王賜晉文公陽樊溫原之田晉於
是始改南陽杜預云在晉山南河北故曰

詩經

卷六 國風

三

南陽是未賜晉時為周之畿內故知北得
河陽夏官職方氏云河內曰冀州知河北
之地漸冀南境也文王有聲云宅是鎬
京武王成之是武王作邑於鎬京也正月
云赫赫宗周謂鎬京也後平王居洛邑亦
謂洛邑為宗周祭統云即宮于宗周謂洛
邑也以洛邑為東都故謂鎬京為西都
洛誥云周公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
乃卜瀾水東瀾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瀾水
東亦惟洛食注云我以乙卯日至於洛邑
之泉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
服田相食瀾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
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
是也則成周洛邑同年營矣書傳云周公
攝政五年營成周則知此二邑皆五年營
之也成王在豐徵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
書序文彼注云徵釋土中建王國使召公
在蒲觀所居者主與周公將自後征也武
王已都鎬京成王尚云在豐者豐有文王
廟將行旅告之故召諸王王初步自商
至于豐注云於此從鎬京行至于豐觀告
文王廟是也此王城於漢時為河南縣也
洛誥云成王在新邑烝是成王居洛
邑也書序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本紀
云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
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十居之遷
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成王復還歸西
都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郊特牲
曰觀禮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
自夷王始昭二十六年左傳曰至於厲王
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囂是王室之
衰始於懿王至於夷厲政教尤衰也周本

紀云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崩子康王釗立
 崩子昭王瑑立崩子穆王滿立崩子共王
 繁立崩子懿王囂立崩子厲王胡立崩子
 宣王靜立崩子幽王宮皇立自武王至幽
 王凡十二王除孝王辟方是十一世也本
 紀又云幽王三年嬖褒姒生伯服幽王欲
 廢太子太子申母申侯女而為后幽王得褒
 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為后
 以其子伯服為太子鄭語云王嬖褒姒使
 至於為后而生伯服王欲殺太子以成伯
 服必求之申是申后見廢太子奔申王欲
 於申求之故韋昭云太子時奔申也周
 本紀云幽王之廢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
 與緄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
 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麗山下虜褒姒盡取

周賂而去魯語里革對成公云幽王滅於
 戲孔晁曰戲西周地名史記云麗山國語
 言於戲則是麗山之下有地名戲皇甫謐
 云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亭是也潘岳
 西征賦述幽王之亂滅云軍敗戲水之上
 身死麗山之北則戲亦水名韋昭云戲山
 名非也鄭語云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
 隱六年左傳稱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
 東遷晉鄭焉侯地理志幽王敗桓公死其
 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周本紀云於是諸侯
 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咎是為
 平王地理志云幽王淫褒姒滅宗周子平
 王東居洛邑鄭所據之文也於時王室
 雖衰天命未改春秋王人之微猶尊矣言
 與諸侯無異者以其王爵雖在政教纔行
 於畿內化之所及與諸侯相似故言無異

也詩者緣政而作風雅繫政廣狹故王爵
 雖尊猶以政狹入風此風雅之作本自有
 體猶而云賦之謂之風者言作為雅頌既
 之而作風非謂採得詩乃賦之也鄭志
 張逸謂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
 於彘幽王滅於戲在雅何答曰幽厲無道
 酷虐於民以強暴至於流滅豈如平王微
 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於百姓乎其意言
 幽厲以酷虐之政被於諸侯故為雅平桓
 則政教不及畿外故為風也言王國變風
 者謂以王常國故服虔云尊之猶稱王德
 春秋之王人稱王而列於諸侯之上在風
 則卑矣已此列國當言周而言王則尊之
 故題王以當國而敘以實應故每言周
 也周本紀云平王即位五十二年崩太子
 泄父早死立其子林是為桓王二十三年

崩子莊王他立十五年崩維此三王有詩
 山黍離序云閔周室之顛覆言鎬京毀滅
 則平王時也君子行役及揚之水葛藟皆
 序云平王是平王詩矣君子陽陽中谷有
 蓴居下從呼知免爰序云桓王則本在葛
 藟之下但簡禮換處失其大耳免爰既言
 桓王舉上以明下明采葛大車從可知矣
 采葛箋云桓王之時政事不明明大車亦
 桓王詩也丘中有麻序云莊王不明即莊
 王詩明矣故鄭於左方中以此而知皇甫
 謐云平王時王室微弱詩人怨而為刺今
 王風自黍離至中谷有蓴五篇是也桓王
 失信禮義陵遲男女淫奔譏偽並作九族
 不親故詩人刺之今王風自免爰至大車
 四篇是也如謐此言以葛藟為桓王之詩
 今葛藟序云平王則謐言非也定本葛藟

序云刺桓王誤也王詩次在鄭上謹退
幽下者欲近雅頌與王世相次故也

王之一之六

集傳王謂周東都洛邑王城畿內方六百
里之地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
河陽漸冀州之南也周室之初文王居豐
武王居鎬至成王周公始營洛邑為時會
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
也自是謂豐鎬為西都而洛邑為東都東

詩經

卷六 王風

六

陳氏曰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為天下所宗
也洛邑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
於此也洛邑天下之中豐鎬天下之至
險於洛邑定鼎以朝諸侯宅土中以莊
處其示天下也公於鎬京定都以據形勝
建兩京蓋亦深識天下形勢之所
在而有得於成王周公之遺意歟至幽王
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曰宜曰
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攻宗周弑幽王于戲
晉文侯鄭武公迎宜曰于申而立之是為
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遂卑與諸

侯無異故其詩不為雅而為風然其王號

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問王風是他風
如此不是降為

國風朱子曰其辭語可見風多出於在下
之人雅乃士大夫所作雅雖有刺而其辭
與風異黃氏曰黍離之為國風以其詩
之體為風也周室未遷則其聲天下之正
聲也平王遷而東之則其音
乃東土之音耳故曰王曰風其地則今河
南府及懷孟等州是也河南府即今河南
孟州今孟縣
並隸河南

王黍離詁訓傳第六

詩經

卷六 王風

七

釋文陸曰王國者周室東都王城畿內之
地在豫州今之洛陽是也幽王滅平
王東遷政遂微弱詩不能復雅下
列稱風以王當國猶春秋稱王人
序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
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
去而作是詩也

箋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之東
周幽王之亂而宗周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
下列于諸侯其詩不能復雅而同于國風焉

釋文 離如字說文作穉而同於國風焉集注本此下更有猶尊之故稱王也今詩

無本皆

疏 周室顛覆正謂幽王之亂王室覆滅致使志恨幽王之敗但王傷宮室生黍稷非是追刺幽王故爲平王詩耳又宗周喪滅非平王之咎故不刺平王也周語云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是鎬京謂之西周也即知王城謂之東周也論語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注云據時東周則謂成周爲東周者以敬王去王城而遷於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故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入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

詩經

卷六 王風

八

何東周也孔子設言之時在敬王居成周之後且意取周公之教頑民故知其爲東周據鎬京相對故言王城謂之東周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傳彼彼宗廟官室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憂無所愬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昊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閉

下則稱昊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

箋宗廟官室毀壞而其地盡爲禾黍我以黍離時至稷則尚苗行道也道行猶行道也知我者知我之情謂我何求怪我久留不去遠乎蒼天仰愬欲其察已言也此亡國之君何等入哉疾之甚

釋文 穉音通蒼天本亦作倉莊子云天之蒼蒼其正色邪

詩經

卷六 王風

九

疏言彼宗廟官室之地有黍離離而秀又有遲遲然而安舒中心憂思搖搖然而無所告訴大夫乃言人有知我之情者則謂我爲心憂不知我之情者見我久留不去謂我何求索知我者希無所告語乃訴之于天悠悠而遠者彼蒼蒼之上天此亡國之君是何等人哉而使宗廟立墟至此也湛露傳曰離離垂然則黍離離亦謂秀而垂也苗謂禾未秀出車云黍稷方華則二物大時相類但以黍秀時至稷則尚苗六月時也未得還歸遂至於稷之穗七月時也又至於稷之實八月時也是故三章歷道其所更見稷則穗實變易黍則常云離離欲記其初至故不變黍文靡靡行舒之意澤訓云遲遲徐也戰國

詩經

卷六

十

策云楚威王謂蘇秦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薄釋天云穹蒼蒼天李巡曰古詩人質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皇君也故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吳大貌故言其混元之氣吳吳廣大則稱昊天吳門也言其以仁慈之恩覆罔在下則稱昊天從上而下視萬物則稱上天據人遠而視之其色蒼蒼然則稱蒼天釋天云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李巡曰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蒼天夏萬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秋萬物成熟皆有文章故曰旻天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上天郭璞曰旻猶愍也愍萬物凋落冬時無事在上臨下而已今尚書歐陽說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爾雅亦云古尚書說與毛同謹案尚書堯典義和以昊天總敕以四時

故知昊天不獨春也左傳夏四月孔丘卒稱曰昊天不平非秋也玄之闇也爾雅者孔氏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誤也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大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闇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至尊之號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之耳非必於其時稱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昊天求天之生殺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為當順其時也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其至耳爾雅春蒼夏昊天既言不誤又從歐陽之說以春吳夏蒼者鄭爾雅與孫郭本異故許慎既載今尚書說即言爾雅亦云明見爾雅與歐陽說同雖蒼吳有春夏之殊未知孰是二物理相符合故鄭和而釋之史記宋世家云箕子朝周

詩經

卷六

十

過殷故墟城壞生黍箕子傷之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今彼狡童兮不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過殷墟而傷紂明此亦傷幽王但不是王刺幽王雅耳

集傳賦而興也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離離垂貌稷亦穀也一名稭似黍而小或曰粟也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播播無所定也悠悠遠貌蒼天者據遠而視之蒼蒼然也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周廟室之類覆物也

不忍去故賦其所見黍之離離與稷之苗以興行之靡靡心之搖搖既歎時人莫識已意又傷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追怨之深也

華谷嚴氏曰黍似粟而非粟有二種米粘者為稭可以釀酒不粘者為黍本草注曰黍有數種又有丹黑黑黍謂之稷丹黍皮赤米黃

三山李氏曰呼天而慙曰致此者何人哉蓋含蓄其辭不欲指斥其人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

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傳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歷道其所更見。醉於憂也。

釋文穗音遂更音庚

集傳賦而興也。穗秀也。稷穗下垂。如心之醉。故以起興。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

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傳自黍離離。見稷之實。噎憂不能息也。

疏噎者咽喉蔽塞之名

集傳賦而興也。噎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稷之實。如心之噎。故以起興。

黍離三章章十句

集傳元城劉氏曰。常人之情。於憂樂之事。

初遇之則其心變焉。大遇之則其變少衰。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固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所感之心。終始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

臺山謝氏曰。吾觀書至文侯之命。知平王之不足。以有為矣。所以訓戒晉文侯者。惟曰。自保其國而已。王室之盛衰。故都之興廢。悉置度外。吾於黍離之詩。重有感也。

詩經卷六王風十五

安成劉氏曰。小弁詩曰。取取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然如搗。正若此詩之意。然則黍離之感。概有不待於大夫行役之時而已。兆於褒姒母子。僭亂之日。大夫追怨之辭。有所歸矣。豐城朱氏曰。官室所以奉至尊。宗廟所以安先王。而今乃鞠為禾黍。徘徊顧瞻。安得而不憂。追思所以致此者。又安得而不怨。雖然。憂之怨之。誠是也。憂之怨之。而作之無可奈何。則非也。問之王業。公劉開拓之於幽。太王創造之於岐。文王光大之於豐。武王成就之於鎬。皆在西都八百里之內。其土地則先王之土地。其人民則先王之人民也。為子孫者。正當以死守之。而不主今。乃無故舉八百里舊都棄之。而即安於東。平王亦可謂不君矣。行役之大夫。苟無

所見則已。既已見之而且憂之。且追怨之。豈容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耶。謂宜請於平王泣血嘗膽。號令諸侯。整師輯旅。光復舊物。諸侯見王之有志。孰不奔走而服從。當是時。晉之義和。鄭之掘突。既皆王室之舊勳。太公之故基。魯承周公之遺烈。衛憑康叔之威靈。亦皆足以左右王室。苟有宣王中興之志。則侯國之甲兵。即吾之甲兵。侯國之財賦。即吾之財賦也。而王自棄之。為之臣者。又安無一人以爲言。則其偷安忍耻。顛墜委靡。豈特王之罪。亦羣臣之罪。噫。周祚之不西。有由矣夫。

序。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詩經 卷六 王風 十四

疏 大夫思其危難。謂在家之大。夫思君子僚友在外之危難。朱子辨說此。國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辭。序說誤矣。其曰刺平王。亦未有考。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傳 鑿牆而棲曰塒。箋 曷。何也。君子于往行役。我不知其反期。何時當來至哉。思之甚。雞之將棲。日則夕矣。羊牛從下牧地而來。言畜產出入尚使有期節。

至于行役者乃反不也。行役多危難。我誠思之。

釋文 曷音寒。未反。棲音西。時如字。本亦作塒。音同。爾雅同。王篇時理反。鑿牆以棲雞。

疏 鑿牆而棲曰塒。李巡曰。塞鄉鑿牆。爲雞作棲曰塒。

集傳 賦也。君子婦人目其夫之辭。鑿牆而棲曰塒。日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之。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曰。君子行役。不知其反還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于塒矣。

詩經 卷六 王風 十五

日則夕矣。牛羊則下來矣。是則畜產出入。有旦暮之節。而行役之君子。乃無休息之時。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

傳 雅曰。羊性畏露。晚出而早歸。常先於牛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恬。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傳 恬。會也。雞棲于桀。桀。至也。

箋 行役反無日月。何時而有來會期。苟且也。

且得無飢渴憂其飢渴也

釋文

估說文韓詩至也括弋本亦作代

集傳賦也。估會桀杙括至苟且也。君子行役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庶幾其免於飢渴而已矣此憂之深而思之切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詩經

卷六

王風

十六

疊山謝氏曰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也舟木美妻勞還率而詳言歸期也

杜之使寧幾何時勞之曰我心傷悲吉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吾觀先王之心惟恐一人之勞苦惟恐一人之怨咨何也不如是非所以體羣臣也本於推已及物之恕發而為序情閑勞之仁豈有無期度者哉今君子于役至于不知其期仁恕之意泯然矣文武宣王之治何時而可復見乎

序○君子陽陽○閑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箋祿仕者苟得祿而已不求道行

慶源輔氏曰此序得之古之樂官實掌教事如命變典樂教胥子周官大司樂掌教國

子可見故賢者多隱於樂工如簡兮詩之類至春秋時如魯太師摯諸人猶知踰河蹈海以去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傳陽陽無所用其心也簧笙也由用也國君有房中之樂

箋由從也君子祿仕在樂官左手持笙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于房中俱在樂官也我者

君子之友自謂也時在位有官職也君子遭

詩經

卷六

王風

十七

亂道不行其自樂此而已

釋文

且子徐反又作且七

疏毛以為君子祿仕職職招呼其友此君子然無所用心在於樂官之位左手執其笙簧右手招我用心在於樂官之位言時世衰亂道教不行其且相與樂此而已鄭唯以由為從為異史記稱晏子御搖大蓋策四馬意氣陽陽甚自得則陽陽是得志之貌賢者在職職而亦意氣陽陽是其無所用心故不憂黃者笙管之中金薄鏤也春官笙師注鄭司農云笙十三簧笙必有簧故以簧表笙傳以笙簧一器故云簧笙也月令仲夏調笙笙笙簧破於笙笙笙三器之下而別言簧者欲

詩經

卷六

王風

十六

見三器皆有簨簠非別器也。若然何知此非
 簠而必以為簠者以笙師備言樂器有笙
 簠鹿鳴云吹笙鼓簧是簠之所用。本施於笙
 言笙可以見簠言簠可以見笙也。此執笙招
 友欲令在房則其人作樂在房內諸侯路寢
 之常樂風之正經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
 是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也。鄭志張逸
 問何知在位有官職又男子焉得在房答曰
 房中而招人豈遠乎故知可招者當在位也
 招之者樂官有祿而無言責苟免賂耳路寢
 房中可用男子是說男子得在房招友之事
 也。斯于箋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天子
 路寢有五室無左右房矣言路寢房中可用
 男子者此路寢之樂謂路寢之下小寢之內
 作之非於正寢作樂也何則王孫云君日出
 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
 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聽政小寢以燕
 息也下箋云欲使從之於燕舞之位以燕育
 之明不在路寢也。諸云路寢之樂者以小寢
 是路寢之下室繫路寢言之。天官官人掌六
 寢之脩注云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是小寢
 繫于路寢之事也。天子小寢如諸侯之路寢
 故得有左右房。

集傳賦也。陽陽得志之貌。簠簠管中金葉
 也。蓋笙竿皆以竹管植於匏中而竅其管底
 之側以薄金葉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所謂
 簠也。故笙竿皆謂之簠。笙十三簠或十九簠

詩經

卷六

王風

十九

竿十六簠也。由從也。房東房也。只且語助辭。
 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蓋其夫既歸不
 以行役為勞而安於貧賤以自樂其家人又
 識其意而深嘆美之皆可謂賢矣。豈非先王
 之澤哉。或曰序說亦通宜更詳之。

董氏曰陽陽者氣充於內容貌不枯也。
 朱子曰房只是人出入處古人於房前有壁
 後無壁所以通內。
 廬陵李氏曰堂屋大棟之架曰楹後楹以此
 為室與房人君左右房大夫東房西室而已
 新安胡氏曰朱子初解云君子知道之不行
 為貧而仕所以辭尊居卑辭富居貧相招
 祿仕雖役于伶官之賤而陽陽自得若誠有
 樂乎此者其所以全身遠害之計深矣。雖非
 聖賢出處之正然此於不量其力貪利以沒
 身者豈不賢哉。

君子陶陶左執翺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傳陶陶和樂貌。翺翺也。翳也。

箋陶陶猶陽陽也。翳舞者所持謂羽舞也。君
 子左手持羽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于燕舞
 之位亦俱在樂官也。

釋文 本又作安

疏 李巡曰：翻舞者所持義也。孫炎曰：義舞者所持羽也。郭璞云：所持以自蔽翳也。然則翻訓為義，義所以為翳。

集傳 賦也。陶陶和樂之貌。翻舞者所持羽旄之屬。敖，舞位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序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詩經

卷六 王風

二十

箋 怨平王恩澤不行於民，而久屯戍不得歸，思其鄉里之處者。言周人者，時諸侯亦有使人戍焉。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強楚。王室微弱，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

釋文

楊如字，或作楊木之字。非。戍，韓詩云舍。

疏 諸侯之戍亦由於王。諸侯之人所以不怨者，時王政不加於諸侯。諸侯自使戍耳。假有所怨，自怨其君，故周人獨怨王也。車牽白華之序亦云周人，但其詩在雅，天下為一。此則下同列國，故須辨之。杜預云：申，今南陽宛縣，在陳鄭之南，後竟為楚所滅。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傳 興也。揚，激揚也。戍，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

箋 激揚之水至湍迅而不能流移束薪。興者喻平王政教煩急而恩澤之令不行于下民之子。是子也，彼其是子獨處鄉里，不與我來守申，是思之言也。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懷，安也。思鄉里處者。故曰：今亦安不哉。安不哉，何月我得歸還見之哉。

詩經

卷六 王風

二十一

釋文

迅音信。又蘇俊反。其音記。詩內皆放此，或作已亦同。

疏 毛以為激揚之水豈不能流移一束之薪乎。言能流移水以興王者之尊，豈不能施恩澤於下民乎。言其能施行之，今平王不撫下民，自不為耳。非不能也。王既不撫下民，又復政教煩急，彼其之子在家，不與我共戍申國，使我獨行，偏當勞苦，自我之來，日月已久，此在家者今日安否哉。安否哉，何月得還歸見之哉。美其得在家，思願早歸見之。久不得歸，所以為怨。鄭唯上二句為異。役人所思，當思其家，但既怨王政不均，美其在家處。

者雖託辭於處者願早歸而見之其實所思之甚在於父母妻子耳

集傳興也揚悠揚也水緩流之貌彼其之子

戍人指其室家而言也戍屯兵以守也申姜

姓之國平王之母家也在今鄧州信陽軍之

境懷思曷何也平王以申國近楚數被侵

伐故遣畿內之民戍之而戍者怨思作此詩

也興取之不二字如小星之例

鄧州即今鄧州屬南陽府信陽軍今改信陽縣屬汝寧府並隸河南

詩經

卷六

王風

三十一

慶源輔氏曰彼其之子是戍人指其室家而言則不與我戍申云者蓋言不得同其室家

以在耳懷哉懷哉言其思念不一而足也曷

月予還歸哉言不知何日可以還歸以安其

室家也興取之不二字如小星之例此興體

之中又別是一例不然則又似比體此興體

安成劉氏曰先儒多以爲水弱不流薪楚喻

平王微弱不能發諸侯蓋由誤認此詩之

體此詩乃興之不取義者特取之不二字

字相應耳故集傳特指其例以明之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

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傳楚木也甫諸姜也

疏尚書有呂刑之篇禮記引之皆作甫刑孔

安國云呂侯後爲甫侯周語云甫四岳爲

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雖衆齊

許猶在是申與甫許同爲姜姓平王母家申

國所戍唯應戍申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

俱爲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

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皆伯益之後

同爲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爲趙亦此類也

集傳興也楚木也甫即呂也亦姜姓書呂刑

禮記作甫刑而孔氏以爲呂侯後爲甫侯是

也當時蓋以申故而并戍之今未知其國之

所在計亦不遠於申許也

詩經

卷六

王風

三十一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

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傳蒲草也許諸姜也

箋蒲蒲柳

釋文蒲如字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

耳協箋義爲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

疏箋以首章言薪下言蒲楚則蒲楚是薪之

木名不宜爲草故易傳以蒲爲柳陸機疏

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

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似柳葉皆可以爲

箭幹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今又以爲其體之投也

集傳興也蒲蒲柳春秋傳云董澤之蒲杜氏云蒲楊柳可以爲箭者是也許國名亦姜姓今穎昌府許昌縣是也

華谷嚴氏曰毛以爲草鄭以爲蒲柳皆蒲蒲草見陳澤陂蒲柳見陳東門之楊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集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弑幽王則申

詩經

卷六 王風

王申

侯者王法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讐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爲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爲可怨至使復讐討賊之師反爲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又况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

衛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其威令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爲諸侯戍守故周人之戍申者又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則其衰懦微弱而得罪於民又可見矣嗚呼詩亡而後春秋作其不以此也哉

詩集

卷六 王風

王申

安成劉氏曰小弁詩曰何辜于天又曰君子信讒又曰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又曰舍彼有罪予之他矣皆爲怨父之詞吾意平王所以但知母家之重而不知弑父之讐者皆自其昔怨父一念之差所致也究其忘親逆理之罪吾於其傳與有責焉

三山李氏曰以公存心則如采薇以私存心則如揚之水遺戍則同而美刺則異也慶源輔氏曰忘親逆理以賊人之秉翼非法枉道以使人之勞役民之所以怨思也此正平王之詩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南軒張氏曰胡文定公云案邱鄰而下多春秋時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秦離降爲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夫秦離所以爲國風者平王自爲之也平王忘國於是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天下賢賢焉日趨於夷狄禽獸之歸故孔子懼而作春秋

序中各有推。閨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

室家相棄兩。

疏

夫婦日以衰薄。三章。章。首二句是也。凶年饑饉。室家相棄。下四句是也。夫婦哀薄。以

凶年相棄。假陸草遇水而傷。以喻夫恩薄。閨周之傷於水。始則濕中則脩。久而乾猶夫之於婦。初已衰。稍而薄。久而甚。其乃至於相棄。婦既見棄。先舉其重。然後倒本。其初故章首二句。先言乾次言脩。後言濕。見夫之遇已用凶年。深淺為薄厚也。下四句言婦既被棄。怨恨以漸而甚。初而嘆。次而獻。後而泣。既歎而後乃獻。艱難亦輕於不淑。何嗟及矣。是決絕之語。故以爲篇終。難或逆。或順。各有大也。

詩經

卷六 王風

三

中谷有推。嘆其乾矣。有女此離。嘒其歎矣。嘒其歎矣。遇人之艱難矣。

傳興也。推。離也。嘆。菸貌。陸草生于谷中。傷於水。此。別也。艱。亦難也。

箋興者。喻人君平安之世。猶離之生於陸。自然也。遇衰亂凶年。猶離之生谷中。得水將死。

有女遇凶年而見棄。與其君子別離。嘒然而歎。傷已見棄。其恩薄。所以嘒然而歎者。自傷

歎。傷已見棄。其恩薄。所以嘒然而歎者。自傷

歎。傷已見棄。其恩薄。所以嘒然而歎者。自傷

歎。傷已見棄。其恩薄。所以嘒然而歎者。自傷

歎。傷已見棄。其恩薄。所以嘒然而歎者。自傷

歎。傷已見棄。其恩薄。所以嘒然而歎者。自傷

遇君子之窮厄。

釋文

離。爾雅又作推。菸。說文云。鬱也。廣雅云。是也。此。四指反。徐符。鄙反。又。敷。姊反。字林。父

几扶。罪二反。嘒。口愛反。嘆。本亦作歎。吐丹反。協韻也。

疏

言谷中之有推草。為水浸之。嘆然其乾燥矣。以喻凶年之有婦人。其夫遇之。恩情甚

衰薄矣。有女與夫別離。嘒然其長嘆矣。所以長嘆者。自當逢遇人之艱難於已矣。人者。斥其夫。艱難。謂無恩情而困苦之。釋草云。推。李巡曰。臭機草也。郭璞曰。今荒蔚也。葉似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菴蘭是也。

詩經

卷六 王風

三

韓詩及三蒼說。悉云。益母。故曾子見益母而感。案本草云。益母。荒蔚也。一名益母。故劉歆曰。推。臭穢。臭穢。即荒蔚也。說文云。嘒。燥也。易曰。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文云。菸。續也。然則由菸死而至於乾燥。以嘒為菸也。釋水云。水注川曰澗。注澗曰谷。谷是水之所注。推處其中而乾。故知以陸草傷水為喻。

集傳興也。推。離也。葉似推。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即今益母草也。嘆。燥。此。別也。嘒。歎聲。艱難。窮厄也。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婦人覽物起興。而自述其悲歎之詞也。

興。而自述其悲歎之詞也。

本草曰茺蔚一名益母節節生花如雞冠其子三稜

華谷嚴氏曰據本草茺蔚正生海濱池澤其性宜濕

中谷有雅賸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猷矣條其猷矣遇人之不淑矣

傳脩且乾也條條然猷也

箋淑善也君子於已不善也

釋文脩木或作脩猷猶文肅字本又作肅

集傳興也脩長也或曰乾也如脯之謂脩也

詩經

卷六 王風

二十八

條條然猷猷猷猷口出聲也悲恨之深不止

於嘆矣淑善也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

蓋以吉慶為善事凶禍為不善事雖今人語

猶然也 魯氏曰凶年而遽相棄背蓋衰薄

之甚者而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

之不淑而無怨懟過甚之詞焉厚之至也

永嘉陳氏曰長茂者亦為所賸 董氏曰古人傷死者之詞曰如何不淑

中谷有雅賸其濕矣有女仳離嘔其泣矣嘔其

泣矣何嗟及矣

傳離遇水則濕嘔泣貌

箋離之傷于水始則濕中而脩久而乾有似君子於已之恩徒用凶年深淺為厚薄及與

也泣者傷其君子棄已嗟乎將復何許為室

家乎此其有餘厚於君子也

釋文徒空也沈云當作從張劣反

疏言其意自薄已空假凶年為離嗟乎復何與為室家乎其意言舍此君子則無所

詩經

卷六 王風

二十九

與

集傳興也賸濕者旱甚則草之生於濕者亦

不免也嘔泣貌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

之何窮之甚也

眉山蘇氏曰嘔之者知其不得已也猷作怨之深也泣則窮之甚也

中谷有雅三章章六句

集傳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

養也世亂則室家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

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故讀詩者於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周之政荒民散，而將無以為國。於此亦可見矣。

詩經

卷六

王風

三十

疊山謝氏曰：夫婦人之大倫也。饑饉而相棄，人道之大變也。婦無一語怨其夫，而有哀矜惻怛之意焉，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義婦也。真忠臣孝子同道人，不幸而處三綱之變，以存此心，則綽綽然有餘裕矣。

序：免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搆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箋：不樂其生，寐不欲覺之謂也。

疏

隱三年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及平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粟。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是桓王失信之事也。桓五年左傳曰：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是諸侯背也。傳又曰：秋，王以諸侯伐鄭，王為中軍。

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伯禦之，受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戰於緡葛。蔡衛陳皆奔，王卒敗，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視矚射。王中肩，是王師傷敗之事也。朱子辨說：君子不樂其生一句得之，餘皆衍說。其指桓王蓋據春秋傳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卒大敗，視矚射王中肩之事，然未有以見此詩之為是而作也。

有免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詩經

卷六

王風

三十一

急用心之不均尚無成人為也。罹，憂吪，動也。

箋：有緩者有所聽縱也。有急者有所躁蹙也。

尚，庶幾也。言我幼稚之時，庶幾於無所為，謂

軍役之事也。我長大之後，乃遇此軍役之多

憂，今但庶幾于寐，不欲見動，無所樂生之甚。

釋文：操本亦作操，今作躁。與定本異。與箋義合。蹙本亦作戚。羅本又作羅。吪本亦作

疏：言有免無所拘制，爰然而緩，有雉離於羅網之中而急，以喻王之為政有所聽縱。

者則緩有所躁處者則急此言用心之不均也故君子傷之言我生初幼壯之時庶幾無此成人之所為言其冀無征役之事也今我生之後年已長大乃逢此軍役之百憂既不能殺身庶幾服寐而無動耳言不樂其生也釋器云鳥罟謂之羅李巡曰鳥飛張網以羅之庶幾幸也幾覲也

隼傳比也兔性陰狡爰爰緩意雉性耿介離麗羅網尚猶罹憂也尚庶幾也叱動也周室衰微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言張羅本以取兔今兔狡得脫而雉以耿介

詩經

卷六

王風

三

反離于羅以比小人致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也為此詩者蓋猶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然既無如之何則但庶幾寐而不動以死耳或曰興也以免爰與無為以雉麗與百羅也下章放此東萊呂氏曰此因所見為比也兔之大以此諸侯雉之小以自比也言諸侯之背叛者恣睢自如而周人反受其禍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罟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傳罟覆車也造偽也

釋文罟音倮郭云大網

疏傳罟覆車下傳罟覆與此一也釋器云罟謂之罟罟覆也罟謂之罟罟覆車也孫炎曰覆車網可以掩兔者也一物五名方言異也郭璞曰今之翻車也右兩轆中施罟以捕鳥

集傳比也罟覆車也可以掩兔造亦偽也覺

詩經

卷六

王風

三

寤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罟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傳罟覆也庸用也聰聞也

箋庸勞也百凶者王構怨連禍之內

集傳比也罟覆也即罟也或曰施羅於車上也庸用聰聞也無所聞則亦死耳

兔爰三章章七句

序葛葛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箋九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

釋文葛似葛廣雅云葛藤也。刺桓王本亦作

爲桓王之詩。崔集注本亦作桓王。

疏率其九族者不復以族食族燕之禮敘而

王之職定本云刺桓王義雖通不合鄭請

載禮尚書既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

與其子爲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

一族已之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

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

弟適人者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

妻之母姓爲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上從高

祖下至玄孫凡九皆爲同姓諸家禮總麻三

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

族不得但施於同姓玄之聞也婦人歸宗女

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

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

所云則三族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總麻總

麻之服不嫁女娶妻是爲異姓不在族中

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喪服小記說

族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言

之知高祖至玄孫昭然察矣

是鄭以古說長宜從之也

朱子辨說序說未有據詩

意亦不類說已見本篇

詩經

卷六

王風

王風

絲絲葛葛在河之畔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

人父亦莫我顧

傳興也絲絲長不絕之貌水涯曰汧兄弟之

道已相遠矣

箋葛也葛也生于河之涯得其潤澤以長大

而不絕興者喻王之同姓得王之恩施以生

長其子孫兄弟猶言族親也王寡於恩施今

已遠棄族親是我謂他人爲已父族人尚親

親之詞謂他人爲已父無恩於我亦無顧養

我之意

釋文詩呼五反涯本亦作厓施

疏王族宜得王之恩施猶葛葛宜得河之潤

於兄弟無復恩施於我是我謂他人爲已父

也謂他人爲已父則無恩於我亦無肯於我

有顧戀之意言王無恩於已與他人爲父同

責王無父之恩也李巡曰汧水邊地名厓

也

詩經

卷六

王風

王風

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嘆。言絲絲葛藟，則在河之游矣。今乃終遠兄弟而謂他人爲己父，已雖謂彼爲父，而彼亦不我顧，則其窮也甚矣。絲絲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傳涘，厓也。王又無母恩。

箋有識有也。

詩經

卷六 王風

三六

釋文

涘音侯，厓也。

疏

李巡曰：涘，一名厓。郭璞曰：謂水邊。箋又無母恩，定本及諸本又作后，義亦通。

集傳興也。水涯曰涘，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母也。有識有也。春秋傳曰：不有寡君。

盧陵羅氏曰：識音志，記而不忘也。華谷嚴氏曰：莫我有言，視之皆然也。

絲絲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

人昆亦莫我聞。

傳涘，水隈也。昆，兄也。

箋不與我相聞命也。

釋文

陳何音檢。郭云：形似累兩重，既上大下。小，李巡云：隙，阪也。詩木又作水旁，兼者。

字書音呂括理，染二反。廣雅云：涘，清也。與此義乖。

疏

釋丘云：夷上，洒下水，涘。李巡曰：夷上，平上。洒下，階下，故名涘。孫炎曰：平上，階下，故名涘。郭璞曰：平上，階下，故名涘。

曰：涘，不行者，益行字。郭璞曰：用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爲涘，不發聲也。此在河之涘，即彼涘也。郭山云：重，臨。孫炎曰：止基有重岸也。隙是山岸，涘是水岸，故云水隙。

集傳興也。夷上，洒，音跌。猶下曰涘，涘之爲言

好也。昆，兄也。聞，相聞也。

詩經

卷六 王風

三七

東陽許氏曰：岸上而平夷，而其下爲水洗滂，蓄入若府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序采葛懼讒也。

箋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大小使出者，則

爲讒人所毀，故懼之。

朱子辨說此淫奔之詩，其篇與大車相屬，其事與采唐采葍采麥相似，其辭與鄭子衿正

同序說誤矣。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傳興也。葛所以為締絡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

箋與者，以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

疏 彼采葛草以為締絡兮，以興臣有使出而為小事兮，其事雖小，憂懼於讒，一日不見於君，如三月不見，君今日久精疎，為懼益甚，故以多時況少時也。言所以為締絡者，以其所采疑作當暑之服，比於祭祀瘵疾，乃緩而且小，故以喻小事使出也。大事容或多過，小事當無違咎，但恒信縈之故其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已憂懼於讒矣。

集傳賦也，采葛所以為締絡，蓋淫奔者託以

詩經

卷六 王風

三九

行也，故因以指其人，而言思念之深，未久而似久也。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傳蕭所以共祭祀。

箋彼采蕭者，喻大臣以大事使出。

疏 釋草云蕭，李巡曰，獲一名蕭，陸機云，今人所謂獲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葉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焚之為香，許慎以為艾蒿非也，郊特牲云，既奠然後焚蕭合馨香，王氏云，取蕭祭脂，是蕭所以供祭也，成十三年左傳曰，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以祭祀所須者，喻大事使出。

集傳賦也，蕭，獲也，白葉莖，葉科生，有香氣，祭

則燭以報氣，故采之，曰三秋則不止三月矣。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傳艾所以療疾。

箋彼采艾者，喻臣以急事使出。

集傳賦也，艾，蒿屬，乾之可灸，故采之，曰三歲

則不止三秋矣。

詩經

卷六 王風

三九

爾雅曰一名米臺，注今艾蒿也。東萊呂氏曰，葛為締絡，蕭共祭祀，艾療疾，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

采葛三章章三句

序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疏 經三章皆陳古者大夫善於聽訟之事也。陵遲猶陵陷，男女淫奔，謂男淫而女奔之也。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然則周法始合葬也，經稱死則同穴，則所陳古者，陳周公以來賢大夫。

朱子詩說非刺大夫之詩乃畏大夫之詩

大車檻毳衣如茨豈不爾思畏子不戒

傳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大夫之服茨離蘆之初生者也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訟畏子大夫之政故不敢

箋茨藎也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為大夫者毳

詩經

卷六 王風

四十一

衣之屬衣績而裳縹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雖此二句者古之欲淫奔者之詞我豈不思與女以為無禮與畏子大夫來聽訟將罪我故不敢也子者稱所尊敬之辭

釋文 雖本亦作 崔音佳

疏言古者大夫乘大車而行其聲檻檻然身行邪圓決男女之訟於時男女莫不畏之有女欲奔者謂男子云我豈不於汝思為無禮之交與畏子大夫之政必將罪我故不敢也古之大夫使民畏之若此今之大夫不能然

詩經

卷六 王風

四十一

故陳古以刺之也春官巾車職云革路以封四衛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謂蠻服以內又云大夫乘墨車然則王朝大夫於禮當乘墨車以大夫出封如子男之服則車亦得乘諸侯之車此大車蓋革路也郭璞曰茨草色如離在青白之間釋草云葭蘆茨藎孫炎郭璞皆以蘆藎為二草李巡舍人樊光以蘆藎為一草此傳茨為蘆之初生則以蘆藎為一也春官司服曰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卿大夫之服白玄冕而下則大夫不服毳冕傳又解其得服之意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故得服毳冕也春官典命職曰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鄭解周禮出封謂出於畿內封為諸侯加一等褒有德也謂大夫為子男卿為侯伯其命加於王朝一等耳非謂使出封畿外即加命也今傳言大夫四命出封五命則毛意以周禮出封謂出於封畿非封為諸侯也尊王命而重其使出於封畿即得加命反於朝廷還服其本鄭以周禮出封謂為諸侯乃加一等出封行使則不得然此詩陳古天子大夫服毳冕以決訟則是其人於禮自得服之緣此服之貴賤準其官之尊卑解得服之所由故云則是子男入為大夫者也王朝之卿大夫出封於畿外褒有德加一等使卿為侯伯大夫為子男其諸侯入於王朝為卿大夫者以其本爵仍存直以人仕為榮耳不復更加其命數故侯伯入為卿子男入為大夫諸侯之數眾王朝之官少或亦侯伯為大夫非唯子男耳隱十一年左傳曰滕侯曰我周之卜正顧命孔安國注云齊侯呂伋為天子虎賁氏是侯伯入為大夫者也以

詩經

卷六 王風

聖主

其本爵先尊服其於國之服故鄭志答趙商云諸侯入為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是由尊諸侯使之以其命此陳子男為大夫仍得服毳冕也毳衣之屬衣則畫給為之裳則刺繡為文由皆有五色其青色者則如驩故得如葵色言毳衣之屬者自毳以上當有袞冕驚冕與毳冕之服其衣皆用緇也若緇冕則衣刺粉米唯用緇玄冕則衣無文不復用繡明毳衣之屬正謂袞驚耳知衣績裳繡者考工記言畫績之事則繡謂畫之也阜陶謨云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緇績於華蟲以上言作績明畫為績文宗彝以下言緇績明是緇為績文但王者相變禮制不同周法火與宗彝亦畫而為衣不復在裳故鄭於司服引尚書以校之周禮考之而立說云古者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緇以為績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驚畫以緇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雄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緇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緇而已是以謂之玄焉如鄭此言是毳以上則衣用績緇見則衣亦繡也知繡皆有五色者考工記曰畫績之事雜五色又曰五色備謂之繡是績繡皆五色其情者如驩其赤者如頰故二章各舉其一耳特以葵為驩畫以葵為龍似如易傳又言其青者如驩復以葵為龍張連疑而問之鄭答云驩

詩經

卷六 王風

聖主

鳥青非草名龍亦青故其青者如驩集傳賦也大車大夫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天子大夫之服葵蘆之始生也毳衣之屬衣繪而裳繡五色皆備其青者如葵爾淫奔者相命之詞也子大夫也不敢不敢奔也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然其去二南之化則遠矣此可以觀世變也

劉氏曰毳衣以宗彝為首蓋畫虎雖虎雖淺毛故謂毳

安成劉氏曰毳衣所畫者三章宗彝也藻也粉米也裳所繡者二章黼也黻也所畫所繡皆備五色所謂以五采彰施于五色者也眉山蘇氏曰其止之有道民間其車聲而見其衣服則畏而不敢矣非待刑之而後已也慶源輔氏曰漢廣之遊女端莊靜一人見而知其不可求野有死麕之女子貞潔自守人見而知其不可犯此所以為二南之化也豈至於有淫奔之心待有所畏而後不敢哉

大車嘽嘽毳衣如璚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傳嘽嘽重遲之貌璚類也

釋文 瑞音門說文作瑞云以堯為屬也解此瑞云玉類色也木之赤苗謂之瑞玉色

如之類

疏 釋器云一染謂之緇再染謂之赫郭璞云淺赤也

集傳 賦也。噶噶重遲之貌。瑞玉赤色。五色備

則有赤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傳 穀生皦白也。生在於室則外內異。死則神

合同為一也

詩經

卷六 王風

四十五

箋 穴謂塚壙中也。此章言古之大夫聽訟之

政。非但不敢淫奔。乃使夫婦之禮有別。今之

大夫不能然。反謂我言不信。我言之信如白

日也。刺其闇於古禮。

釋文 皦本又作皎

疏 言古之大夫聽政也。非徒不敢淫奔。反令

室家有禮。使夫之與婦。生則異室而居。死

則同穴而葬。男女之別如此。汝今時大夫若

謂我此言為不信乎。我言之信有如皦然之

白日。言其明而可信也。刺今大夫闇於古禮

而不信此言也。穀生。釋言文。皦者。明白之

貌。故為白也。內則曰。禮始於謹。夫婦宮室辨

外內。男不入女。女不出。是禮也。祭統曰。鋪筵設

同几。春官司几筵。注云。周禮雖合葬。及同時

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中。同几。情氣

合也。是既葬之後。神合為一。神合故可以同穴也。

集傳 賦也。穀生穴壙皦白也。民之欲相奔

者。畏其大夫。自以終身不得如其志也。故曰

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幾死得合葬以同穴

而已。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約誓之辭也。

詩經

卷六 王風

四十五

序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

思之。而作是詩也。

箋 思之者。思其來已得見之。

疏 毛以為放逐者。本在位有功。今去而思之。

鄭以為去治職事。所在有功。故思之。意雖

小異。三章俱是思賢之事。箋以為施施為

見已之貌。來食謂已得食之。故以思之為思

其來已得見之。毛以來食為子國復來。我乃

得食。則思其更來在朝。非徒思見而已。其意

與鄭小異。子國是子嗟之父。俱是賢人。不應

同時見逐。但作者既思子嗟。又美其來世有

德。遂言及子國耳。

朱子辨說此亦淫奔者之詞其篇上屬大車而語意不莊非望賢之意序亦誤矣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傳留大夫氏子嗟字也丘中境墉之處盡有

麻麥艸木乃彼子嗟之所治施施難進之意

箋子嗟放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所

在則治理所以為賢施施舒行伺間獨來見

已之貌

釋文或作遠此從孫義而誤耳

詩經

卷六 王風

四

疏毛以為子嗟在朝有功今而放逐在外國

人觀其業而思之言丘中境墉之處所以

得有麻者乃留氏子嗟之所治也由子嗟教

民農業使得有之今放逐於外國人思之乃

遙述其行彼留氏之子嗟其將來之時施施

然甚難進而易退其肯來乎言不肯復來所

以思之特甚鄭以為子嗟放逐於朝去治

卑賤之職言丘中境墉之處今日所以有麻

者彼留氏之子嗟往治之耳故云所在則治

理信是賢人國人之意願得彼留氏之子嗟

其將欲來舒行施施然伺候間暇獨來見已

痛生。物所。以為賢也。

集傳賦也麻穀名子可食皮可績為布者子

嗟男子之字也將願也施施喜悅之意婦

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故疑丘中有麻之

處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然

而來乎

本草曰一名麻勃此麻上花勃勃者麻子味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詩經

卷六 王風

四

傳子國子嗟父子國復來我乃得食

箋言子國使丘中有麥著其世賢言其將來

食庶其親已已得厚待之

集傳賦也子國亦男子字也來食就我而食

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傳玖石次王者言能遺我美寶

箋丘中而有李又留氏之子所治留氏之子

於思者則朋友之子。庶其敬已而遺已也。

疏美寶猶美道。傳言以為作者思而不能見。

乃陳其昔日之功。言彼留氏之子。有能遺

我以美道。謂在朝所施之政教。箋亦以佩

玖喻美道所異者。正謂今日冀望其來。敬已

而遺已耳。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詩經

卷六 王風

思人

慶源輔氏曰。詩詩者可以思。則詩人固無忿懣過甚之辭。然予讀王風。則見其怨詩。尤為平和。此可見周人之風俗也。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六終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七

明 後學張溥 纂

鄭譜 漢鄭玄著

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

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云

為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

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

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

詩經

卷之七 國風

子男之國。號鄆為大。號叔恃勢。鄆仲恃險。

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

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

必將背君。以成周之衆。奉辭罰罪。無不克

矣。若克二邑。鄆蔽補丹。依嘯歷華。君之土

也。脩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從

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為犬戎所殺。桓公

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

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漆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

疏 漢書地理志云。周宣王母弟友為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為鄭桓公。鄭據此為說也。春秋之例。母弟稱弟。繁兄為墓。以異於其餘公子。僖二十四年左傳曰。鄭有厲宣之親。以厲王之子。而兼云宣王。明是其母弟也。服虔杜預皆云。母弟。鄭世家云。宣王庶弟。皇甫謐亦云。庶弟。又史記年表云。鄭桓公友。宣王母弟。世家年表同出。馬遷而自華。異是無明文可據也。地理志云。京兆鄭縣。周宣王母弟鄭桓公邑。其地

詩經

卷之七 國風

五

一日咸林。又云以下盡可以少固。背鄭語文。謂得西周之泉。與東土河洛之人心也。多故謂多難。難及已也。濟西。東河南。潁北。是四水之間。其子男之國有十。推號鄭為大。叔仲皆當時二國之君字也。勢謂地勢阻固。險謂境多阨塞。郭蒙補丹依。嘯歷華八國皆在四水之間。與號鄭為隣。若克號鄭二邑。則其餘八邑自然可滅。為君之土也。傳典法以守之。惟有是處。可以少固。餘方不可入也。號鄭實國。而言邑者。以國邑相對。為異散。則國亦為邑。殷武云。商邑翼翼。左傳每言弊邑者。皆公侯之國。而稱邑也。鄭語又云。公悅。乃東寄幣與賂。號鄭受之。是桓公從之也。鄭語云。幽王八年。桓公為司徒。鄭世家云。桓公為司徒。一歲。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余安

詩經

卷之七 國風

五

述死。是問。史伯在九年。至十一年。而幽王被殺。是言然之後。三年也。世家又云。犬戎殺幽王。并殺桓公。鄭人立其子掘突。是為武公。地理志云。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是其事也。隱元年左傳曰。制嚴邑也。號叔死焉。桓十一年。公羊傳曰。先鄭伯有善於鄭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鄭見處號鄭之地。明是武公滅號鄭。則其餘八邑。亦武公取之可知。故云卒取十邑之地。案鄭世家。史伯云。號鄭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號鄭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是卒言於王。東其民於洛東。而號鄭果獻十邑。竟國之。如世家。則桓公皆自取十邑。而云死後。武公取者。馬遷見國語。有史伯為桓公謀。取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傳會為此說耳。外傳云。皆子男之國。號鄭為大。則八邑各為其國。非號鄭之地。無由得獻之。桓公也。桓公雖未得號鄭。既寄幣賄臣民。亦從而寄焉。故昭十六年左傳。子產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處次北。稱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翟。而共處之。是桓公寄幣之時。商人亦從而寄。至武公遂取而與居之也。史伯言子男之國。號鄭為大。設令十邑皆方百里。開方除之。尚三百有餘。鄭當侯爵。而為伯者。周禮五等。封建言大法耳。其土地不可一如其制。度春秋之序。鄭伯在那侯之上。曹伯在許男之下。是不可以爵之尊卑計其地之大。小也。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漆洧焉。亦鄭語文也。韋昭云。華。華國也。食。謂居其土而

食其水也。鄆譜云居濠溝之地。此云食濠
溝焉。則鄆都在鄆地。故服虔云。鄭東鄭古
鄆國之地。是鄭雖處其地。不居其都。僖三
十三年左傳。稱文夫人薨。公子瑕於鄆城
之下。服虔云。鄆城故鄆國之城。杜預云。鄆
國在滎陽密縣東北。新鄭在滎陽宛陵縣
西南。是鄭非鄆都。故別有鄆城也。若然。昭
十七年左傳曰。鄭視融之墟。鄆譜亦云。則
鄆鄭同地。而云鄭非鄆都者。正以鄆國別
有鄆城。決知鄆國之都非鄆也。但二城不
其相遠。故於鄆言視融之墟。見鄆因國其
地。言其境界所及。非謂鄭居鄆都也。鄆在
東周畿外之國。隱元年穀梁傳曰。宴內諸
侯。不正其外交。然則畿內之國。非正南面
之君。政教稟於天子。善惡歸於其上。無假
風諫。不當有詩。鄆國見有變風。不在畿內。

先說得國之由。故云又作卿士。其實作卿
士在并十邑之前也。序又云。善於其職。國
人宜之。故美其德。是國人宜之。而作變風
也。對上鄆風已作。故云又作案左傳及鄭
世家。武公生莊公。莊公娶鄆曼生太子忽。
是為昭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公子突。是為
厲公。又生公子亹。公子儀春秋桓十一年
夏五月。莊公卒。而昭公立。其年九月。昭公
奔衛。而厲公立。桓十五年夏。厲公奔蔡。六
月。昭公入桓十七年。高渠彌弑昭公。而立
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子亹。鄭人立公子儀。
莊十四年。傳取殺子儀。而納厲公。厲公前
立四年。而出奔。至此而復入。至莊二十一
年卒。前後再在位。凡十一年。厲公卒。子文
公踐立。四十五年卒。此其君世之次也。詩
緇衣序云。美武公。則武公詩也。將仲子叔
于田。大叔于田。序皆云。刺莊公。而清人之
下有羔裘遵大路。女曰離鳴。遵大路。序云。
莊公失道。則此三篇通上。將仲子等六篇。
皆莊公詩也。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蔣兮
童及揚之水。皆云。刺忽。則案案手東門之
墮。風雨子矜。在其間。皆為昭公詩也。忽於
桓十一年。以太子而承正統。雖未逾年。要
君於其國。有女同車。序云。至於見逐。則為
被逐而作。是忽前立時事也。山有扶蘇。蔣
兮校童。刺忽所美。非賢權臣。擅命忽之前
立。時月既淺。則此三篇蓋後立時事也。案
襄思見正言。突篡國之事。是突前篡之初。
國人欲以降國。正之春秋之義。君雖篡弑
而立。已列於會。則成為君。案突以桓十一
年篡。十二年公會。鄭伯盟於武父。自是以
後。頻列於會。則成為鄭君。國人不應思大

詩經

國之見正。寡矣。宜是初田事也。丰東門之
輝風雨子於直云。刺亂世耳。不指君事。或
當突篡之時。或當忽入之後。其時難知。要
是忽為其王。雖當突前篡時。亦宜繫忽。故
序於揚之水。又言忽以明之。揚之水。言無
忠臣良士。終以死亡。經云。終鮮兄弟。則兄
弟已爭。是後立之事。出其東門。序云。公
五爭。野有蔓草。序云。民窮於兵革。深源序
云。兵革不息。三篇相類。皆三公子既爭之
後事也。公子五爭。突最在後。之則此三
篇屬公詩也。清人刺文公。文公詩也。鄭於
左六中皆以此而知。文公。公之子。清人
當處卷末。由爛脫失。次。則於莊公詩內所
以得錯亂者。鄭答趙商云。詩本無文字。後
人不能盡得其義。錄者直錄其義而已。如
志之言。則作序乃始雜亂。故羔裘之序。從
上大夫叔于田為
莊公之詩也。

卷之七

國風

木

鄭一之七

集傳鄭邑名。本在西都畿內咸林之地。宜
王以封其弟友為采地。後為幽王司徒。而
死於犬戎之難。是為桓公。其子武公攝作
音鶴。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又得號
檜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為
新鄭。咸林在今華州鄭縣。即今陝西新

鄭緇衣詁訓傳第七

山川詳見檜風

鄭。即今之鄭州是也。即今河南開封府鄭州。其封域

釋文

陸曰。鄭者國名。周宣王母弟桓公友
之地。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漢書地理志
云。京兆鄭縣。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是也。至
桓公之子武公滑突。隨平王東遷。遂滅號
鄭。而居之。即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
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
新鄭是也。在滎陽宛陵縣西南。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七

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箋父謂武公父桓公也。司徒之職掌十二教。
善善者。治之有功也。鄭國之人皆謂桓公武
公居司徒之官。正得其宜。
疏。諸侯有德。乃能入仕。王朝武公既為鄭國
之君。又復入作司徒。已是其善。又能善其
職。此乃有國者善中之善。經三章皆是國人
宜之美其德之辭也。以桓公已作司徒。武
公又復為之。子能繼父。是其美德。周禮大司
徒職曰。因民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
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
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教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人

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日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日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祀禮謂祭祀之禮教之恭敬則民不苟且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教之謙讓則民不爭鬪陰禮謂男女昏姻之禮教之和親則民不怨曠樂謂五聲八音之樂教之和睦則民不乖戾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辨其等級則民不踰越俗謂土地所生習教之安存則民不偷惰刑謂刑罰教之中正則民不殘暴誓謂戒教之相愛則民不游怠度謂宮室衣服之制教之節制則民知止足世事謂士農工商之事教之各能其事則民不失業以賢之大小制其爵之尊卑則民皆謹慎其德相勸為善以功之多少制其祿之數量則民皆興立功效自求多福司徒之職所掌多矣此十二事是教民之大者故舉以言焉此與淇澳國人美君有德能仕王朝是其一國之事故為風蘇公之刺暴公吉甫之美中伯同寮之相刺美乃所以刺美時王故為雅作者主意有異故所繫不同朱子辨說此未

有據今姑從之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

傳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改更也有德

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焉適之館舍粢餐也諸侯入為天子卿士受采祿

箋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官如今之諸廬也自館還在采地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九

疏毛以為武公作卿士服緇衣國人美之言武公於此緇衣之宜服之今言其德稱其服也此衣若敝我願王家又復改而為之今願其常居其位常服此服也卿士於王官有館舍於畿內有采祿言武公去鄭國人王朝之適子卿士之館舍今自朝而還我願王家授子武公以采祿今欲使常朝於王常食采祿也采祿王之所授衣服王之所賜而言子為子授者其意願王為然非民所能改受之也鄭以為國人愛美武公緇衣若祭我願為君改作今自館而還我願授君以飲食今愛之願得作衣服與之飲食也鄭以授之以食為民授之則改作衣服亦民為之也考工記言染法三入為纁五入為緇七入為緇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乃成緇是緇為黑色此緇衣卿士冠禮所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譚是也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故禮通謂此服為朝服周緇衣卿士所服也天子與其臣皮弁以日視朝則卿士旦朝於王服皮弁不服緇衣故知是卿士聽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十

朝之正服。謂既朝於王。退適治事之館。釋皮弁而服。以聽其所朝之政也。退適治事之處。為私對在天子之庭。為公。此私朝在天子宮內。即下句適子之館。今是也。辭典云。闕四門者。注云。卿士之職。使為已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相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彼言私朝者。在國門。謂卿大夫夕治家事。私家之朝耳。與此不同。何則。王藻說視朝之禮。曰。君既視朝。退適路寢。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君使人視其事。盡然後休息。則知國之政教。事在君所斷之。不得歸適國門。私朝。明國門私朝。非君朝矣。論語冉子退朝。注云。朝於季氏之私朝。亦謂私家之朝。與此異也。王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是天子之朝服。皮弁。故退適諸曹服。細衣也。定本

云。天子之朝朝服。皮弁服。郭璞曰。今河北人呼食為漿。謂餐食也。采謂田邑。采取賦稅。祿謂賜之以穀。二者皆天子與之以供飲食。故謂之授子漿也。考工記說王宮之制。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云。內路寢之裏。外路寢之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處也。六卿三孤。為九卿。彼言諸曹治事處。此言諸廬。正謂天子宮內卿士各立曹司有廬舍。以治事也。言適子之館。則有所從而適也。言還授子漿。則還有所至也。既為天子卿士。不可還歸鄭國。明是從采邑而適公館。從公館而反采邑。故云還在采地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傳言受采祿者。以采祿解漿義也。箋言還在采地之都者。自謂迴還所至。國人授漿之處。其意與傳不同。雖在采地之都。願授之食。其授之者。謂鄭國之人。非采

地之人。何則。此詩是鄭人美君。非采地之人美之。且采邑之主。非邑民。常君善惡繫於天子。不得曲美鄭國君也。鄭國之人。所以能遠就采地。授之食者。言愛之。願飲食之耳。非即實與之食也。易傳者。以言子者。鄭人自授之食。非言天子與之祿也。飲食雖云小事。聖人以之為禮。伐柯言王迎周公。言我觀之子。蓬豆有踐。奉迎聖人。猶願以飲食。故小民愛君。願飲食之。

集傳賦也。緇。黑色。緇衣。卿大夫居私朝之服也。宜。稱改更適之。館舍。漿餐也。或曰。漿。粟之精鑿者。舊說鄭桓公武公相繼為周司徒。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十一

善於其職。周人愛之。故作是詩。言子之服緇衣也。甚宜。敝則我將為子更為之。且將適子之館。既還而又授子以漿。言好之無已也。東陽許氏曰。粟一石得米六斗。為糲。糲米一石春為八斗。為鑿。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漿兮。

傳好猶宜也。

箋造為也。

集傳賦也好，猶宜也。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

傳蓆大也。

釋文

蓆音席。韓詩云：儲也。說文云：廣多。

疏

言服緇衣大得其宜也。

集傳賦也。蓆大也。程子曰：蓆有安舒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也。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十三

緇衣三章章四句

集傳記曰：好賢如緇衣，又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華陽范氏曰：桓公武公上得於君，下得於民，君子好之愈久而愈不厭。

序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箋莊公之母，謂武姜，生莊公及弟叔段，段好

勇而無禮，公不早為之所而使驕慢。

疏

左傳隱元年傳曰：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不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二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不與，則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入於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共。是謂共城大叔。朱子辨說事見春秋傳，然蒲田鄭氏謂此實淫奔之詩，無與於莊公叔段之事，序蓋失之，而說者又從而巧爲之說以實其事，誤益甚矣。今從其說。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十三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傳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二十五

家爲里。杞，木名也。折，言傷害也。

箋祭仲驟諫莊公不能用其言故言請固距之無踰我里喻言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傷害我兄弟也仲初諫曰君將與之臣請事之君若不與臣請除之段將爲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與以父母之故故不爲也懷私曰懷言仲子言可私懷也我迫於父母有言不得從也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十四

疏祭仲數諫莊公莊公不能用之反誦於仲子今汝當無踰越我里之垣無損新我

所樹之杞木以喻無干犯我之親戚無傷害我之兄弟段將爲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與但畏我父母也以父母愛之若誅之恐傷父母之心故不忍也仲子之言可私懷也雖然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言莊公以小不忍至於大亂故陳其拒諫之辭以刺之里者民之所居故爲居也池官遂人云五家爲隣五隣爲里是二十五家爲里也四牡傳云杞柳屬此直云木名則與彼別也陸機疏云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庵而白色理微赤故今人以爲車轂今共北淇水傍魯國泰山汶水邊純杞也哀二十年左傳云吳公子慶忌驟諫吳王服虔云驟數也

集傳賦也將請也仲子男子之字也我女子

自我也里二十五家所居也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庵而白色理微赤蓋里之地域溝樹也莆田鄭氏曰此淫奔者之辭

慶源輔氏曰此雖爲淫奔之詩然其心猶有所畏未至於蕩然而無忌也故列於鄭詩之首以見其爲風之始變也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十五

傳牆垣也桑木之衆也諸兄公族

集傳賦也牆垣也古者樹牆下以桑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傳園所以樹木也檀強韌之木

釋文檀木名強忍本亦作办依字木旁作办旁亦音办女巾反離騷云

紉秋蘭以爲佩是也疏大宰職云園圃毓草木園者圃之蕃故其內可以種木也檀木可以爲車故云檀輅之木陸機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與繫迷相似又似駁馬駁馬梓榆故里語曰所檀不請

得繫迷繫迷尚可得駁馬繫迷一名繫
盤故齊人諺曰上山斫檀挈盤先殫

集傳賦也園者圃之藩其內可種木也檀皮

青滑澤材彊韌可爲車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序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
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箋繕之言善也甲鎧也

疏世本云仲作甲朱仲子云少康子名
行也經典皆謂之甲後世乃名爲鎧

詩經卷之七鄭風十六

朱子辨說國人之心或於叔而歌其田狩適
野之事初非以刺莊公亦非說其出於田而
後歸之也或曰段以國君貴弟受封大邑有
人民兵甲之衆不得出居閭巷下雜民伍此
詩恐亦民間男
女相說之詞耳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
仁

傳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

箋叔往田國人注心于叔似如無人處洵信
也言叔信美好而又仁

疏時人言叔之往田獵也里巷之內全似無
如叔也信美好而且且有仁德國人注心
於叔悅之若此而公不知禁故刺之

集傳賦也叔莊公弟共叔段也事見春秋田
取禽也巷里塗也洵信美好也仁愛人也

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故作此詩言叔出
而田則所居之巷若無居人矣非實無居人
也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是以若無人耳

或疑此亦民間男女相悅之詞也

詩經卷之七鄭風十七

華谷嚴氏曰叔段豈其美且仁哉其黨
私之之言猶河朔之人謂安史爲聖也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
好

傳冬獵曰狩

箋飲酒謂燕飲也

集傳賦也冬獵曰狩

杜氏曰狩圍守也冬物畢
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

武

箋適之也。郊外曰野。服馬猶乘馬也。武有武節。

疏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是野在郊外也。易稱服牛乘馬。俱是駕用之義。故云服馬猶乘馬。夾。

載兩馬謂之服馬。

集傳賦也。適之也。郊外曰野。服乘也。

龜山楊氏曰。仁且有武。焉固宜。國人之所悅而歸之也。雖使之一天下。朝諸侯。無不可矣。而詩猶以爲不義得衆。何也。蓋先王之達德而禮義消亡。政教不明。而國俗傷敗。故人之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十八

好惡。不足以當是非。而毀譽不足以公善惡。叔段不義而爲衆所悅者。亦以哀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序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朱子辨說此詩與上篇意同。非刺莊公也。下兩句得之。

大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禮稱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

傷女

傳叔之從公田也。驂之與服。和諧中節。藪澤禽之府也。烈。列。具。俱也。禮稱。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加習也。

箋如組者。如組織之爲也。在旁曰驂。列人持

火具舉。言衆同心。獻于公所。進於君也。狃。復也。請叔無復者愛也。

釋文叔于田。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誤乘。乘上如字。下釋證反。組音粗。藪。韓詩云禽獸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十九

居之曰藪。禮本又作祖。將請也。毋音無。本亦作無。

疏叔馬既良。叔之御人又善。執持馬轡如織。組織組者。總紐於此。成文於彼。御者執轡於手。馬驍於道。如織紐之爲。其兩驂之馬。與兩

服馬和諧如人舞者之中。於樂節也。大。叔乘馬。從公田獵。叔之在於藪澤也。火有行列。俱

時舉之。言得衆之心。故同時舉火。叔於是禮去。陽衣。空手搏虎。執之而獻於公之處。所公

見其如是。恐其更然。謂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戒慎之。若復爲之。其必傷汝矣。言大。叔得衆

之心好勇如此。必將爲亂。而公不禁。故刺之。鄭唯以狃爲復餘同。下云禮稱暴虎。獻

于公所。明公亦與之俱田。故知從公田也。此二句言叔之所乘。馬良御善耳。非大。叔親

自御之下言又良御忌乃云叔身善御地
官序澤虞云每大澤大數小澤小數注云澤
水所鍾水希曰數然則數非一而此云數澤
者以數澤俱是曠野之地但有水無水異其
名耳地官數澤共立澤虞掌之夏官職方氏
每州云其澤數曰某明某是一也釋地說十
數云鄭有圃田此言在數蓋在圃田也此言
府者貨之所藏謂之府致澤亦禽獸之所藏
故云禽之府燭熱謂之烈火烈燄為火猛此
無取燭義故轉烈為列言火有行列也火有
行列由布列人使持之故箋申之云列人持
火此為宵田故持火燄之具備即偕俱之義
故為俱也李巡曰禮燭脫示見體曰肉袒
孫炎曰袒去襦示釋言云袒復也孫炎曰
袒伏前事復為也復亦貫習之意故傳
以袒為習也箋以爾雅正訓故以為復

詩經

卷之七 鄘風

二十

集傳賦也叔亦段也車衡外兩馬曰駮如舞
謂諧和中節皆言御之善也數澤也火焚而
射也烈熾盛貌具俱也禮燭肉袒也暴空手
搏獸也公莊公也狂習也國人戒之曰請叔
無習此事恐其或傷汝也蓋叔多材好勇而
鄭人愛之如此

董氏曰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即所謂如舞
也服馬制於衡不得如舞其如舞者駮也
曹氏曰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故爾雅
謂火田為狩惟冬田乃用火若夫刈草以爲

防驅禽而納諸防中然後焚而射焉則四時
之田皆然也
勉齊黃氏曰暴徒搏
也亦有侵侮欺陵之意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馬行叔在數火
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著控忌抑縱送

傳四馬皆黃揚揚光也忌辭也驂馬曰啓止

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

箋兩服中央夾轅者襄駕也上駕者言為衆

詩經

卷之七 鄘風

二十一

馬之最良也馬行者言與中服相次序良亦
善也忌讀如彼已之子之已

疏言叔之往田也乘一乘之黃馬在內兩服
行相次序也叔乘此四馬從公田獵叔之在
於數澤也火有行列俱時揚之叔有多才既
善射矣又善御矣抑者止叔能禁驂馬矣又
能控止馬矣言欲疾則走欲止則往抑者此
叔能縱矢以射禽矣又能縱送以逐禽矣言
發則能中逐則能及是叔之善御善射也叔
既得衆多才如是必將為亂而公不禁故刺
之小戎云騏驎是中騏驎是驂驂中對文
則驂在外外者為驂則知內者為服故言兩
服中央夾轅者也馬之上者謂之上駕曲禮

注云馬行未與之並差退此四馬同駕其兩服則齊首兩驂與服馬馬行其首不齊故左傳云如驂之有斲言衆火而揚其光耳非訓揚爲光也馬之進退唯驂止而已今止馬猶謂之控是古遺語也從謂放縱故知發矢送謂逐後故知從禽

集傳賦也乘黃四馬皆黃也衡下夾轅兩馬曰服襄駕也馬之上者爲上駕猶言上駟也馬行者驂少次服後如馬行也揚起也忌抑皆語助辭驂馬曰驂止馬曰控舍拔曰縱覆彌曰送

齊經

卷之七 鄭風

二十二

虞陵羅氏曰補傳云蔡謂使之曲折如驂控謂控制不逸又曰括也矢銜弦處又曰與箭同弓猶也廣韻注云彌弓弭弭弓末

叔于田乘乘鵠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數火烈其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棚忌抑與忌

傳驪白雜毛曰鵠馬首齊也進止如御者之手阜盛也慢遲罕希也棚所以覆矢也弓弢弓

箋如人左右手之相助也田事且畢則其馬行遲發矢希射者蓋矢發弓言田事畢

釋文鵠音保依字作鵠鵠本又作慢其晏反

疏毛以爲叔往田獵之時乘一乘之鵠馬其內兩服則齊其頭首其外兩驂進止如御者之手乘此車馬從公田獵叔之在於數也火有行列其光俱盛及田之將罷叔之馬既遲矣叔發矢又希矣及其田畢棚者叔釋棚以覆矢矣抑者叔執也以發弓矣既美叔之多才遂終說其田之事鄭唯如手如人手相助爲異以如者止諸外物故易傳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公徒執冰而踞字雖異音義同服虔云冰積先蓋杜預云或說積冰是箭

齊經

卷之七 鄭風

二十三

集傳賦也驪白雜毛曰鵠今所謂烏驪也齊首如手兩服並首在前而兩驂在旁稍次其後如人之兩手也阜盛慢遲也發發矢也罕希釋解也棚矢箭蓋春秋傳作冰也弓囊也與輶同言其田事將畢而從容整暇如此亦喜其無傷之詞也

華谷嚴氏曰用矢則舉棚以開箭既用則納矢箭中釋下棚以覆箭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陸氏曰首章作大叔于田者誤蘇氏曰二詩皆曰叔于田故加大以別之不知者乃以段有大叔之號而讀曰泰又加大于首章失之矣

永嘉鄭氏曰段以國君介弟之親京城大叔之貴而所好者馳騁弋獵也所矜者禮之者飲酒服馬之儔也氣習到此而又恃其君母之愛寵於莊公之惟其所欲而不誰何也微不為亂得乎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二十四

序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翔翔河上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箋好利不顧其君注心于利也禦狄于竟時狄侵衛

釋文克一本作尅

疏高克若據兵作亂則是危國若將眾出奔亡師之本故作是清人之詩以刺之春秋

閔公三年冬十二月狄人衛鄭棄其師左傳曰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春秋經書入衛而箋言侵者狄人初實侵衛衛人與戰而敗後遂入之此據其初侵故言侵也案襄十九年晉侯使士句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左傳稱爲禮也公羊傳亦云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然則高克禮當自還不須待召而文公不召久留河上者其戰伐進退自由將帥若罷兵還國必須君命故不召不得歸也傳善士句不伐喪耳其得反國亦當晉侯有命故善之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二十五

朱子辨說按此序蓋本春秋傳而以他說廣之未詳所據孔氏正義又據序文而以是詩爲公子素之作然則進之當作之進今文誤也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翔翔

傳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介甲也重英矛有英飾也

箋清者高克所帥眾之邑也駟四馬也二矛首矛表矛也各有畫飾

釋文旁土云疆也駟四馬也一本駟介四馬也亦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

謂之鉞其柄謂之鈴或謂之鉞

疏言高克所率清邑之人今在於彭地狄人

遊旁旁然不息其車之上建二種之矛重有

英飾河水之地於是期翔言其不復有事可

召之使還而文公不召故刺也言期翔河

上是管軍近河而衛境亦至河南故云衛之

河上鄭之郊也郊謂二國郊境非近郊遠郊

也碩鼠云適彼樂郊亦期謂境為郊也下言

消軸傳皆以為河上之地蓋久不得歸師有

遷移三地亦應不甚相遠故俱於河上介是

甲之別名北山傳云旁旁然不得已則此言

旁旁亦為不得已之義與下庶庶為武貌陶

陶為驅馳之貌互相見也魯頌說矛之飾

謂之朱英則以朱英為英飾二矛長短不

其飾重累故謂之重英也考工記云酋矛

常有四尺夷矛三尋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

常酋夷長短名也酋近夷長也是矛有二等

也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

禦狄于境是守國之兵長宜有夷矛故知二

矛為酋矛夷矛魯頌以矛與重弓共文弓無

二等直是一弓而重之則知三矛亦一矛而

有二故彼箋云二矛重弓備折壞直是酋矛

有二無夷矛也經言重英嫌一矛有重飾故

集傳賦也清邑名清人清邑之人也彭河上

地名駟介四馬而被甲也旁旁馳驅不息之

貌二矛酋矛夷矛也英以朱羽為矛飾也酋

貌二矛酋矛夷矛也英以朱羽為矛飾也酋

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並建於車上則

其英重疊而見期翔遊戲之貌鄭文公惡

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于河上久而不召

師散而歸鄭人為之賦此詩言其師出之久

無事而不得歸但相與遊戲如此其勢必至

於潰散而後已爾

清人在消駟介庶庶二矛重喬河上乎追遙

傳消河上地也庶庶武貌重喬累荷也

詩經卷之七鄭風

箋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

釋文庶表駟反喬雉名詩作騶趙本又作

荷葉相重累也沈謂兩矛之飾相負荷也矜

字又作桑題頭也室劒削名也方言云劒

削自河而北燕趙之間謂之

室此言室謂矛頭受刃處也

疏釋詩云喬高也重喬猶如重英以矛建於

車上五兵之最重者也而二矛同高其高

復有等級故謂之重高傳解稱高之意故言

累荷候人傳曰荷揭也謂此二矛亦有高下

重累而相負揭矜謂矛柄也室謂矛之登

孔襄十年左傳云舞師題以旌夏杜預云題

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烈然題者表識之言

箋中說負荷之意言喬者矛之柄近於二頭

及矛之蓋室之下。當有旌以題識之。其題識者所以懸毛羽也。二矛於其上頭。皆懸毛羽也。以題識之。似如重累相負。荷然。故謂之累荷也。經傳不言矛有毛羽。鄭以時事言之。猶今之鵝毛。

集傳賦也。消亦河上地名。庶庶武貌。矛之上句曰喬。所以懸英也。英弊而盡。所存者喬而已。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傳軸河上也。陶陶驅馳之貌。左旋講兵。右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二十八

抽抽矢以射。居軍中為容好。

箋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為將也。高

克之為將。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車。車

右抽乃自居中央。為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

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

釋文軸音延地名。陶徒報反。抽說文作陷。云抽乃以習擊刺也。

疏毛以為高克開戰。無為道遙河上。乃左迴旋其師。右手抽矢以射。高克居軍之中。以高克使御人在車左者。習迴旋其車。勇士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二十九

在右者習抽乃擊刺。高克自居中央為軍之容好。指謂一車之上事也。毛以為左右中。總謂一軍之事。左旋以講習兵事。在軍之人皆右手抽矢而射。高克為將。在軍中。以此左旋右抽。矢為軍之容好。言其無事故道還也。必左旋者。少儀云。軍尚左。注云。右陽也。陽主生。將軍有廟筭之策。左將軍為上。貴不敗。然則此亦以左為陽。故為左旋。箋以左右為相敵之言。傳以左為軍之左旋。右為人右手。於事不類。故易傳以為一車之事。左為御者在車左。右謂勇力之士在車右。中謂將居車中也。車是御之所主也。故習旋迴之事。右主持兵。故抽乃擊刺之。亦是習之也。高克自居車中。以此一車所為之事。為軍之容好。成二年左傳。說晉之伐齊云。卻克將中軍。解張御。鄭兵緩為右。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張侯解張也。卻克傷矢。言未絕鼓音。是卻克為將在鼓下也。張侯傷手而血染左輪。是御者在左也。此謂將之所乘車耳。若士卒兵車。則閭宮箋所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御車不在左也。此二箋皆言兵車之法。則平常乘車不然矣。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注云。君存惡空其位。則人君平常皆在車左。御者在中央。故月令說辨籍之義云。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保介謂車右也。置耒耜於車右。御者之間。御者在中央。與兵車異也。將居鼓下。雖人君親將。其禮亦然。夏官太僕職云。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注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是天子親鼓也。成二年左傳云。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齊侯親

鼓之是為將乃然。
故云將居鼓下。

集傳賦也。軸亦河上地名。旃樂而自適之貌。左謂御在將軍之左。執轡而御馬者也。旋還軍也。右謂勇力之士。在將軍之右。執兵以擊刺者也。抽拔劍也。中軍謂將在鼓下。居軍之中。即高克也好。謂容好也。東萊呂氏曰。言師久而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以自樂。必潰之勢也。不言已潰而言將潰。其詞深。其情危矣。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三十

清人三章章四句

集傳事見春秋。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亦可也。烏可假以兵權。委諸竟上。坐視其離散而莫之卹乎。春秋書曰。鄭棄其師。其責之深矣。

序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箋言猶道也。鄭自莊公而賢者陵遲。朝無忠正之臣。故刺之。

疏桓武之出。朝多賢者。陵遲自莊公為始。

朱子辨說序以變風不應有美。故以此為言。古以刺今之詩。今詳詩意。恐未必然。且當時鄭之大夫如子皮子產之徒。豈無可以當此詩者。但今不可考耳。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傳如濡潤澤也。洵均侯君也。渝變也。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三十一

箋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

釋文濡音儒。侯韓詩云美也。舍音赦。王云受也。

疏言古之君子在朝廷之上。服羔裘皮為裘。其色潤澤。如濡濕之然。身服此服。德能稱之。其性行均直。且有人君之度也。彼服羔裘之是子。其自處性命。躬行善道。至死不變。刺今朝廷無此人。玉藻云。羔裘緇衣以視之。論語云。緇衣羔裘。是羔裘必緇衣也。士冠禮云。

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鞶注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是緇衣為朝服也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故知緇衣羔裘是諸侯之朝服也以臣在朝廷服此羔裘故舉以言是皆均直且君言其有人君之度孔子稱雍也可使南面亦美其堪為人君與此同也

集傳賦也羔裘大夫服也如濡潤澤也洵信直順侯美也其語助辭舍處淪變也言此

羔裘潤澤毛順而美彼服此者當生死之際

又能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不可奪蓋美其

大夫之詞然不知其所指矣

詩經

卷之七 鄘風

三三

慶源輔氏曰舍命不渝所包者謂命有一在指理而言者有指氣而言者此蓋兼之以理而言則居其理而不變以氣而言則居其分而不渝理可以兼氣故集傳止以理言之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傳豹飾緣以豹皮也孔甚也司王也

疏言古之君子服羔裘皮為裘以豹皮為袖飾

者其人甚武勇且有力可禦亂也彼服羔裘之是子一邦之人主以為直刺今無此人

唐風云羔裘豹祛羔裘豹袖然則緣以豹皮謂之為祛袖也禮君用

純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集傳賦也飾緣油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

羔裘而以豹皮為飾也孔甚也豹甚武而有力故服其所飾之裘者如之司王也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傳晏鮮盛貌三英三德也彥士之美稱

箋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粲衆意

疏言古之君子服羔裘皮為裘其色晏然而鮮盛兮其人有三種英俊之德粲然而衆多

兮彼服羔裘之是子一邦之人以為彥士兮

刺今無此人洪範之言謂人性不同各有

一德此言三英粲兮亦謂朝夕賢臣具此三德非一人而備有三德也地官師氏以三德

詩經

卷之七 鄘風

三三

教國子主德敘德孝德彼乃德之次者教國子使邦之耳非朝廷之人所能有故知此二德是洪範之三德周語稱三女為粲是粲為衆意釋訓云美士為彥舍人曰國有美士

為人所

言道集傳賦也晏鮮盛也三英裘飾也未詳其制

粲光明也彥者士之美稱

程子曰若素絲五紵之類蓋承服制度之節

羔裘三章章四句

豐城朱氏曰舍命不渝則必不微倖而苟得而於守身之道得矣邦之司直則必不

諫悅以求容而於事君之道盡矣既能順命以持身又能忠直以事上此所以為邦之彥也

序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棄之國人思望焉

朱子辨說此亦淫亂之詩序說誤矣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袂兮無我惡兮不寔故也

傳 遵循路道摻摩袂袂也寔速也

箋 思望君子於道中見之則欲摩持其袂而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三五

留之子無惡我摩持子之袂我乃以莊公不

速於先君之道使我然

釋文 故也一本作故

疏 國人思望君子假說得見之狀言已猶彼

君子之衣袂兮君子若念我留之我則謂之

云無得於我之處然我留兮我乃以莊公

不速於先君之道故也言莊公之意不速於

先君之道不愛君子令子去之我以此固留

子地官送人云上有道川上有路對文

又與執共文故為攬也說文摻字山音反聲

訓為攬也摻字舉此還反聲訓為奉也二者

義皆小異喪服云袂屬幅袂尺二寸則袂是袂之本袂是袂之末唐羔裘傳云袂袂末則袂袂不同此云袂袂者以袂袂俱是衣袖本未別耳故舉類以曉人唐風取本末為義故言袂末舍人

日寔意之速

集傳 賦也遵循摻摩袂袂寔速故舊也淫

婦為人所棄故於其去也摩其袂而留之曰

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絕也宋玉

賦有遵大路兮擇子袂之句亦男女相說之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三五

安成劉氏曰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鄭衛秦

洳之間群女出桑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

大路兮摻子袂贈以芳花詞甚妙注云摻示

由欲與同歸折芳謂詩以贈遊女也集傳援

此為證者蓋宋玉去此詩之時未遠其所引

用當得詩人之本旨彼為男語女之詞猶此

詩為女語

男之詞也

傳 觀棄也

箋 言執手者思望之甚觀亦惡也好猶善也

子無惡我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善道使我然

釋文或云鄭音爲醜

集傳賦也，醜與醜同，欲其不以已爲醜而棄

之也，好情好也。

慶源輔氏曰：無我惡兮，不寔故也。猶假義以責之。至於無我醜兮，不寔好也，則其情見而詞益哀矣。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序：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三本

箋：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

疏：陳陳愛好賓客，思贈問之故。知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

朱子辨說此亦未有以見其陳古刺今之意。慶源輔氏曰：詩詞正是說德而不配于色。序者意鄭國之風不宜有此，故強以爲陳古義以刺今。其思窄狹固滯其矣。鄭風雖曰淫亂，而天理民彝豈容遂於滅哉？唯其鄭風而有此詩，此聖人之所以錄之也。觀歐陽公于五代史載逆旅婦人事，則可見矣。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

將翔，弋鳬與鴈。

傳：言小星已不見也。間於政事，則歸翔習射。

箋：此夫婦相警覺以夙興言，不留色也。明星

尚爛爛然，早於別色時。弋，繳射也。言無事則

往弋鳬鴈，以待賓客爲燕具。

疏：言古之賢士不留於色，夫妻同寢，相戒夙興。其女曰雞鳴矣，而妻起。士曰昧旦矣，而夫起。夫起即子興也。此子於是同興而視夜之早晚，明星尚有爛然，早於別色之時。早朝於君，君事又早終，閒暇無事，將翱翔以學。習射事。弋射鳬之與鴈，以待賓客爲飲酒之羞。古士好德不好色如此，而今人不好有德，唯悅美色，故刺之。雞鳴女起之常節，昧旦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三本

士自起之常節，皆是自言起節，非相告語。而云相警覺者，見賢思齊，君子恒性，彼既以時而起，此亦不敢淹留，即是相警之義也。玉藻：朝服之禮，云羣臣別色始入，以別色之時。當入公門，故起又早於別色時。夏官司弓矢，辨矢弗失，用諸弋射。注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弗失，象焉。弗之言射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刺羅之也。然則繳射謂以繩繫矢而射也。說文云：繳，謂生絲爲繩也。

集傳：賦也。昧，晦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晦明未

辨之際也。明星，啟明之星，先日而出者也。弋，

繳射，謂以生絲繫矢而射也。鳬，水鳥，如鴨，青

色背上有文。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言女曰雞鳴以警其夫。而士曰昧旦則不止於雞鳴矣。婦人又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夜之如何。意者明星已出而爛然。則當翱翔而往。弋取鳬鴈而歸矣。其相與警戒之言如此。則不留於宴昵之私可知矣。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三八

傳宜。肴也。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賓主和樂。無不安好。

箋言我也。子謂賓客也。所弋之鳬鴈。我以為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也。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與之俱至老。親愛之言也。

疏弋取鳬鴈。我欲為加豆之賓而用之。與子賓客作肴羞之饌。共食之。安乎我以燕樂賓客而飲酒。與子賓客俱至於老。言相親之極。沒身不衰也。於飲酒之時。琴瑟之樂在於侍御。有肴有酒。又以琴瑟樂之。則賓主和樂。又莫不安好者。古之賢士親愛有德之賓客。

如是刺今不然。傳宜肴。李巡曰宜飲酒之有。曲禮云凡進食之禮。左肴右胾。食居人之左。美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醢醬處內。蔥醢處末。酒漿處右。注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案公食大夫禮皆無用鳬鴈之文。此得用鳬鴈者。公食大夫。皆是食禮。此則飲酒。彼以正禮而食。此以相好私燕。其饌不得同也。曲禮所陳燕食之饌。與禮食已自不同。明知燕飲之肴。又當異於食法。故用鳬鴈為加三也。牲牢之外。別有此肴。故謂之加也。箋宜乎者。謂閒暇無事。宜與賓客燕。與上宜肴別也。

集傳賦也。加中也。史記所謂以弱弓微繳加諸鳬鴈之上是也。宜。和其所宜也。內則所謂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三九

鴈宜麥之屬是也。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婦人之職。故婦謂其夫。既得鳬鴈以歸。則我當為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之飲酒相樂。期於偕老。而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和好。其和樂而不淫可見矣。

卑雅曰。加與玄鵠加。加雙鴈之加。同意。蓋弱弓微矢。乘風振之曰弋。故史記謂楚人好以諸鳬鴈之上。

知子之來之。維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襍佩以

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傳雜佩者珩璜琕琕衡牙之類問道也

箋贈送也我若知子之必來我則豫儲雜佩

去則以送子也與異國賓客燕時雖無此物

猶言之以致其厚意其若有之固將行之士

大夫以君命出使主國之臣必以燕禮樂之

助君之歡順謂與已和順好謂與已和好

釋文珩音衡璜上玉也半璧曰璜琕音珩石次玉也衡狀如牙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四十一

疏古者之賢士與異國賓客燕飲相親設辭

以侃謝之或若知子之今日必來之我當

豫儲雜佩去則以贈送之若知子之與我和

順之當豫儲雜佩去則以問遺之若知子之

與我和好之當豫儲雜佩去則以報答之正

爲不知子之來愧無此物親愛有德之甚言

此以致厚意刺今不然說文云珩琕上玉

也璜圭璧也琕佩玉名也琕琕石次玉也玉

藻云佩玉有衡牙注云珩中央以前後觸也

則衡牙亦玉爲之其狀如牙以衡突前後也

玉藻說佩有黝珩列女傳稱阿谷之女佩璜

而琕下云佩玉璜琕丘中有麻云貽我佩玖

則琕玖與琕皆是石次玉玖是佩則琕亦佩

也玉藻又云天子佩白玉諸侯佩山玄玉大

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瑞琕玉則佩

府云共玉之服玉佩玉琕玉注引詩傳曰佩

玉上有苞珩下有雙璜衡牙璜琕以納其間

下傳亦云佩有琕玖所以納間謂納衆玉與

珩上下之間聘禮云公於賓一食再饗大

夫於賓一饗一食不言燕者以燕非大禮故

不言之饗食猶尚有之明當燕樂之矣曲

禮云凡以苞苴筭筭問人者哀二十六年左

傳云衛侯使以弓問子貢皆遣人物謂之問

集傳賦也來之致其來者如所謂修文德以

來之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橫曰珩下繫三

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琕末懸

一玉兩端皆銳曰衡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

長博而方曰琕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

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下交貫

於琕而下繫兩璜行則衡牙觸璜而有聲也

呂氏曰非獨玉也觸燧箴管凡可佩者皆是

也贈送順愛問遺也婦又語其夫曰我苟

知子之所致而來及所親愛者則當解此雜

佩以送遺報答之蓋不惟治其門內之職又

欲其君子親賢友善結其驩心而無所愛於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四十一

服飾之玩也

建安熊氏曰婦人左佩紛悅刀礪小鴈金燧也鴈解結狀如鴈木燧之屬備尊者使令為之燧取火燧貯以管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序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

箋忽鄭莊公世子祭仲逐之而立突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釋文

以女適人曰妻

疏桓六年傳曰北戎侵齊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貝少貝甲首三百以獻於齊傳又云公之未婚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帶也人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如左傳文齊侯前欲以文姜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忽再請之此言齊女賢而忽不娶非文姜也鄭志張逸問曰此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

雄狐之刺詩有敝笱之賦何德音之有乎答曰當時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於此

又桓十一年左傳曰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醉祭仲曰必娶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弗從夏鄭莊公卒秋昭公出奔衛傳亦以出奔之年追說不婚於齊與詩刺其意同也張逸以文姜為問鄭隨時答之此箋不言文姜鄭志未為定解也若然前欲以文姜妻之後欲以他女妻之他女必幼於文姜而輕謂之孟姜者秦中刺奔相竊妻妾言孟姜孟庸孟代青其大國長女為此姦淫其行可耻惡耳何必三姓之女皆處長也此忽實不同車假言同車以刺之足明齊女未必實賢實長假言其賢長以美之不可兼文以害意也此陳同車之禮欲忽娶為正妻也案隱八年左傳云鄭公子忽如陳迎婦焉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則是已娶正妻矣齊侯所以得請妻之者齊秋之世不必如禮或者陳媽已死忽將娶二者無文以明之此請妻之時在莊公之世不為莊公詩者不要齊女出自忽意及其在位無援國人乃追刺之序言嘗有功於齊明是忽為君後追刺前事非莊公之時故不為莊公詩也傳稱忽不娶文姜君子謂之善自為謀言其謀不及國非善之也經書鄭世子忽是為莊公子也桓十一年左傳曰祭仲有寵於莊公為公娶鄭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結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已亥

朱子辨說按春秋傳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忽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偶也詩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其後北戎侵齊鄭伯使忽帥師救之敗戎師齊侯又請妻之忽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祭仲謂忽曰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忽又不聽及即位遂為祭仲所逐此序文所據以為說者也然以今考之此詩未必為忽而作序者但見孟姜二字遂指以為齊女而附之於忽耳假如其說則忽之辭昏未為不正而可刺至其失國則又特以勢孤援寡不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之罪也序乃以為國人作詩以刺之其亦誤矣後之讀者又襲其誤必欲鍛鍊羅織文致其罪而不肯放徒欲以狗說詩者之謬而不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知其失是非之正害義理之公以亂聖經之本指而壞學者之心術故予不可以不辨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翔將翔佩玉瓊瑤彼美

孟姜洵美且都

傳親迎同車也舜木槿也佩有瓊瑤所以納

閒孟姜齊之長女都開也

箋鄭人刺忽不娶齊女親迎與之同車故稱

同車之禮齊女之美洵信也言孟姜洵美好

且開習婦禮

釋文同車讀與何彼穠矣詩同舜尸順

疏鄭人刺忽不娶齊女假言忽實娶之與之

色如舜木之華然其將翔將翔之時所佩之

玉是瓊瑤之玉言其玉聲和諧行步中節也

又歎美之言彼美好之孟姜信美好而又且

開習於婦禮如此之美而忽不娶使無大國

之助故刺之土昏禮云婿揖婦出門乃云

婿御婦車授綏釋草云檝木槿觀木槿樊光

曰別二名也其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與草

同氣故在草中陸機疏云舜一名木槿一名

觀一名曰檝齊魯之間謂之王蒸今朝生暮

落者是也五月始華故月令仲夏木槿榮

治開郭亦以都為開也

陸氏曰舜取瞬之義

慶源輔氏曰鄭詩惟此篇為男悅女之詞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翔將翔佩玉將將彼美

孟姜德音不忘

傳行行道也英猶華也將將鳴玉而後行

箋女始乘車。壻御輪三周。御者代壻。不忘者。後世傳其道德也。

集傳賦也。英猶華也。將將聲也。德音不忘。言其賢也。

臨川王氏曰。於瓊琚言德之容。於將將言德之音。各以其類也。慶源輔氏曰。所謂德音。是亦日月詩之德音類也。世衰道降。徇情肆欲。所美非美者多矣。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序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四六

箋言忽所美之人。實非美人。

疏毛以二章皆言用臣不得其宜。鄭以上章言用之失所。下章言養之失所。箋傳意雖小異。皆其所美。

非美人之事。

朱子辨說此下四詩。及揚之水。皆男女戲謔之辭。序之者不得其說。而例以爲刺忽。殊無理情。

山有扶蘇。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傳興也。扶蘇扶胥皆小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菌萐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子都世之

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辭也。

箋興者。扶胥之木生於山。喻忽置不正之人於上位也。荷華生於隰。喻忽置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臣顛倒失其所也。人之好美

色不往觀子都。乃反往觀狂醜之人。以興忽

好善不任賢者。反任用小人。其意同。

釋文苗本作畎。又作蒼。蒼本又作欲。又作蕒。苗本亦作荷華也。未開口苗萐已發曰芙渠。

觀本亦作賸。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四七

疏毛以爲木生於山。草生於隰。高下各得其宜。以喻君子在上。小人在下。亦是其宜。今忽置小人於上位。置君子於下位。是山隰之

不如也。我適忽之朝。上觀其君臣。不見有美好之。子。閱習禮法者。乃唯見狂醜之。昭公耳。

鄭以高山喻上位。下隰喻下位。言小木之處高山。茂草之生下隰。喻忽置不正之人於上位。置美德之人於下位。所以然者。由不識善

惡之故。有人自言愛好美色。不往見子都之

美好。閑習者。乃往見狂醜之人。喻忽之好善

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所美非矣。荷其

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意。李巡曰。皆分別蓮華實莖葉之名的。蓮實。意中心苦者也。

下傳以伎童爲昭公。則此亦謂昭公也。

集傳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芙蕖也。子

都男子之美者也。狂，狂人也。且語辭也。淫女戲其所私者曰山，則有扶蘇矣。隰，則有荷花矣。今乃不見子都，而見此狂人，何哉？

山有喬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傳：松，木也。龍，紅草也。子充，良人也。狡童，昭公也。

箋：游龍，猶放縱也。橋松在山上，喻忽無恩澤於大臣也。紅草放縱枝葉於隰中，喻忽聽恣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早八

小臣此又言養臣顛倒，失其所也。人之好忠良之人，不往覩子充，乃反往覩狡童，有貌而無實。

釋文

橋本亦作喬，毛作橋，王云高也。鄭作橋，枯槁也。

疏：鄭以為松木葉生高山，而柯條枯槁，龍草雖生於下隰，而枝葉放縱，喻忽之養臣，君子在於上位，則不加恩澤，小人在於下位，則祿賜豐厚，言忽養臣顛倒失其所也。釋草云：紅龍古，其大者龍舍人曰紅名龍古，其大者名龍是龍紅一草而別名，故云龍紅草也。陸機疏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

集傳：興也。上竦無枝曰橋，亦作喬。游，枝葉放縱也。龍，紅草也。一名馬蓼，葉大而色白，生水

澤中，高丈餘。子充，猶子都也。狡童，狡獪之小兒也。

張子曰：龍是薤草，其枝幹膠屈著土處，便有根如龍也。本草云：薤草一名鴻藹，如馬蓼而大，即水紅也。詩注云：一名馬蓼，馬蓼自是一草也。鵲音穎。董氏曰：子充不見於書，疑亦以美著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早九

序：摯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箋：不倡而和，君臣各失其禮，不相倡和。

釋文：摯，他洛反，倡，本又作唱。

摯兮摯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傳：興也。摯，稿也。人臣待君倡而後和。叔伯，言羣臣長幼也。君倡臣和也。

箋：稿，謂木葉也。木葉稿待風乃落，興者風喻號令也。喻君有政教，臣乃行之。言此者，刺今

不然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無其君而行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也叔伯兄弟之稱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五

和君

集傳也也、捧、木槁而將落者也、女、指捧而言也、叔伯、男子之字也、予、女子自予也、女、叔伯也、此淫女之詞、言捧兮捧兮、則風將吹女矣、叔兮伯兮、則盍倡予而予將和女矣、

傳漂猶吹也、要、成也、

集傳與也、漂飄、同、要、成也、

捧兮二章章四句

序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箋權臣擅命、祭仲專也、

疏權者稱也、所以銓量輕重、大臣專國之政、輕重由之、是之謂權臣也、桓十一年左傳稱祭仲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是忽之前立、祭仲專政也、其年宋人誘祭仲而執之、使立突、祭仲遂忽立突、又專突之政、故十五年傳稱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祭仲殺雍糾、厲公奔蔡、祭仲又迎昭公而復立、是忽之復立、祭仲又專、此當是忽復立時事也、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五

朱子辨說昭公嘗為鄭國之君、而不幸失國、非有大惡、使其民疾之如寇讐也、况方刺其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則是公猶在位也、豈可忘其君臣之分、而遽以狡童目之耶、且昭公之為人、柔懦疎濶、不可謂狡、即位之時、年已壯大、不可謂童、以是名之、殊不相似、而序於山有扶蘇、所謂狡童者、方指昭公之所美、至於此篇、則遂移以指公之身焉、則其舛又甚、而非詩之本旨明矣、大抵序者之於鄭詩、凡不得其說者、則舉而歸之於忽、文義一失、而其害於義理、有不可勝言者、一則使昭公無辜而被謗、二則使詩人脫其淫詭之實罪、而麗於詆訕上悖理之虛惡、三則厚誣聖人刪述之意、以為實賤昭公之守正、而添與詩人之無禮於其君、凡此皆非小失、而後之說者、猶或主之、其論愈精、其害愈甚、學者不

可以不察也。朱子曰：鄭忽之罪，不至已甚，往往如宋襄道

般人，失之无常，有甚狡處。若鄭突却是狡，詩

意本不如此。又曰：鄭忽如何做得狡童？若是

狡，自會托婚大國而借其助矣。謂之頑童可

也。許多鄭風，只是孔子一言斷了。曰：鄭聲淫

如將仲子，自是男女相與之詞。却下祭仲其

叔段其事，如泰來自是男女相答之詞。却下

忽與突爭國甚事。華谷嚴氏曰：狡童或以為指忽，或以為指祭

仲。忽為鄭君，國人不得目為狡童也。若指祭

仲則祭仲自莊公時已為卿，且為莊公取鄆

曼而生昭公，當昭公即位，仲已老矣，不應目

為童也。永嘉陳氏曰：說者以衛有雄雉，鄭有狡童

唐有碩鼠，皆以目君，不然也。序文誤耳。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手三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

分。傳昭公有壯狡之志，憂懼不遑餐也。

箋不與我言者，賢者欲與忽圖國之政事，而

忽不能受之，故云然。

疏忽雖年長，而有壯狡之志，童心未改，故謂

之為狡童。言彼狡好之幼童兮，不與我賢

人言說國事兮。維子昭公，不與我言之故，至

令權臣擅命，國將危亡，使我憂之不能餐食

分。襄三十一年左傳：稱魯昭公

集傳賦也。此亦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言

悅已者衆，子雖見絕，未至於使我不能餐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

分。傳不與賢人共食祿，憂不能息也。

集傳賦也。息，安也。

一 狡童二章章四句

序纂裳思正見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手三

已也。箋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

大國正之。

釋文 襄本或作驚非

疏經二章皆上四句，思大國正已。下句言狂

童恣行。忽是莊公世子，於禮宜立，非詩

人所當疾。故知狂童謂突也。忽以桓十一年

繼世而立，其年九月，經書突歸於鄭，鄭忽出

奔衛。是突入而忽出也。桓十五年，經書鄭伯

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於鄭，是忽入而突

出也。此箋言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則是

其年九月鄭伯突入於櫟櫟是鄭之大都突入據之與忽爭國忽以微弱不能誅逐去突諸侯又無助忽者故國

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朱子辨說此序之失蓋本於子太叔韓宣子之言而不察其斷章取義之意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傳惠愛也溱水名也狂行童昏所化也

箋子者斥大國之正卿子若愛而思我國有突篡國之事而可征而正之我則揭衣渡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五十四

溱水往告難也言他人者先鄉齊晉宋衛後

之荆楚狂童之人目為狂行故使我言此也

疏鄭人以突篡國無若之何思得大國正之乃設言以語大國正卿曰子大國之卿若

愛而思我知我國有突篡國之事有心欲征而正之我則褰裳涉溱水往告難於子矣

若子大國之卿不於我鄭國有所思念我豈無他國疏遠之人可告之乎又言所以告急

之意我國有狂悖童之人目為狂行故使我言此也

行也是為狂不止故所思大國正之

鄭國之水自鄭而過他國當涉之也 宛丘云子之湯兮山有樞云子有衣裳子皆斥君此子不斥大國之君者鄰國之君爵位尊重鄭人所告不宜徑告於君國之政教正卿所

王且云子惠思我平等相告之辭故知子者必是大國正卿論語及左傳說陳恒弑其君孔子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是國內之人勸君行義不可則止哀公不能自專其事故孔子以為不可此則鄭國之人欲告他國不敢徑告其君故當告其大臣使

之致達於君 齊晉宋是諸夏大國與鄭境接連楚則遠在荊州是南夷大國故箋舉以

為言見子與他人之異耳其實大國非獨齊晉他人非獨荆楚也定本云先鄉齊晉宋衛

後之荆楚也義亦通若然案春秋突以桓十五年入于鄭之櫟邑其年冬經書公會宋公

衛侯陳侯于袤伐鄭十六年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左傳稱謀納厲公也則

是其諸侯皆助突矣而云告齊晉宋衛者此述鄭人告難之意耳若當時大國皆不助突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五十五

自然征而正之鄭人無所可思由宋衛蔡魯助突為篡故思大國正已耳

集傳賦也惠愛也溱水名狂童猶狂且狡

童也且語辭也淫女語其所私者曰子惠

然而思我則將褰裳而涉溱以從子子不我

思則豈無他人之可從而必於子哉狂童之

狂也且亦謔之之辭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

之狂也且

傳洧水名也士事也

箋他士猶他人也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

疏傳言士事也以其堪任於事謂之為士故

箋之云他士猶他人正謂遠國之卿也大夫

與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

命以大夫既四命則上士當三命也故注云

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又云公

之孤四命其卿三命侯伯之卿亦如之是大

國之卿亦三命當天子之上士也曲禮曰列

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至襄二十六年

左傳曰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

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族是由

命與王之士同故稱士也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王夫

集傳賦也洧亦鄭水名士未娶者之稱

前漢地理志曰洧水出潁州

寒裳二章章五句

序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

而女不隨

箋昏姻之道謂嫁娶之禮

釋文丰面貌豐滿

疏若指男女之身則男以昏時取婦婦因男

而來婚姻之名本生於此若以婦黨壻黨

相對為稱則釋親所云壻之父為姻婦之父

為婦婦之黨為婦兄弟壻之黨為姻兄弟是

婦黨稱婦婿黨稱姻也對文則有異散則可

以通我行其野箋云新特謂外婚謂婦為壻

也隱元年左傳說葬之月數云

言門外外姻至非獨謂壻家也

詩序說誤矣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傳丰豐滿也巷門外也時有違而不至者

箋子謂親迎者我我將嫁者有親迎我者面

貌丰丰然豐滿善人也出門而待我於巷中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王夫

悔乎我不送是子而去也時不送則為異人

之色後不得耦而思之

疏鄭國衰亂婚姻禮廢有男親迎而女不從

後乃追悔此陳其辭也言往日有男子之

顏色丰然豐滿是善人今來迎我出門而待

我於巷中今子當時別為他人不肯共去今

日悔恨我本不送是子今所為留者亦不得

為耦由此故悔也叔于田傳云巷里塗此

言門外者以迎婦自門而出故繫門言

之其實巷是門外之道與里塗一也

集傳賦也丰豐滿也巷門外也婦人所期

之男女已俟乎巷而婦人以有異志不從既

而女不隨

箋昏姻之道謂嫁娶之禮

釋文丰面貌豐滿

疏若指男女之身則男以昏時取婦婦因男

而來婚姻之名本生於此若以婦黨壻黨

則悔之而作是詩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傳昌盛壯貌將行也。

箋堂當為棖。棖門柵上木近邊者將亦送也。

疏毛以為女悔前事言有男子之容貌昌然盛壯兮來就迎我待我於堂上兮我別為他人不肯共去今日悔我本不共是子行去矣鄭以堂為棖將為送為異餘此傳不解

之堂謂之塾謂出俟於塾前詩人此句故言堂耳毛無易字之理必知其不與鄭同案此篇所陳庶人之事人君之禮尊故於門設塾

詩經卷之七鄭風

庶人不必有塾不得待之於門堂也著云俟我於堂文與著庭為類是待之堂室非門之

堂也士昏禮主人揖賓入于廟主人升堂西面賓升堂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

自西階是則士禮受女於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堂故以王為毛說箋以著

篇言堂文在著庭之下可得為廟之堂此篇上言於巷此言於堂巷之與堂相去懸遠非

為文大故轉堂為棖棖是門柵上堅木近門之兩邊者也釋宮云扶謂之闕棖謂之棖孫

炎曰扶門限也李巡曰棖謂柵上兩傍木上言待於門外此言待之於門事之次故易為

也棖

集傳賦也昌盛壯貌將亦送也

集傳賦也昌盛壯貌將亦送也

集傳賦也昌盛壯貌將亦送也

集傳賦也昌盛壯貌將亦送也

衣錦娶衣裳錦娶裳叔兮伯兮駕子與行。

傳衣錦娶裳嫁者之服叔伯迎已者

箋娶禪也蓋以禪穀為之中衣裳用錦而上

加禪穀焉為其文之太著也庶人之妻嫁服

也士妻紵衣纁襦言此者以前之悔今則叔

也伯也來迎已者從之志又易也

釋文紵本或作純又作緇並同

疏言已衣裳備足可以行嫁乃呼彼迎者之字云叔兮伯兮若復駕車而來我則與之

詩經卷之七鄭風

行矣悔前不送故來則從之婦人之服衣

裳連俱用錦皆有娶故傳衣錦娶裳互言之

玉藻云禪為網綱與娶音義同衣裳所用

書傳無文而婦人之服尚輕細且欲露錦文

必不用厚縵矣故云蓋以禪穀為之士昏禮

云女次紵衣纁襦立於房中南面云次紵

仲也紵衣紵衣女從者畢袷玄則此亦玄矣

神亦緣也神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

上任也凡婦人之服不常施神之衣盛拜禮

為此服耳是士妻嫁時服紵衣纁襦也迎

已者一人而已叔伯並言之者此作者設為

女悔之辭非知此女之夫實字叔伯託而言

之耳不得配耦志又變易於前故叔伯來則從之也

集傳賦也娶禪也叔伯或人之字也婦人

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此人也則曰我之服飾既盛備矣豈無駕車以迎我而偕行者乎裳錦聚裳衣錦聚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集傳賦也婦人謂嫁曰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序東門之墀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釋文墀音善依字當作墀此序舊無注而崔集注本有鄭注云時亂故不得待禮而

卷之七

六十

行朱子辨說此序得之

東門之墀如蒹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傳東門城東門也墀除地町町者蒹葭茅蒐也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墀遠而難則如蒹在阪邇近也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箋城東門有墀墀邊有阪茅蒐生焉茅蒐之為難淺矣易越而出此女欲奔男之辭其室則近謂所欲奔男之家望其來迎已而不來

則為遠

疏毛以為東門之墀除地町町其踐履則易如蒹在阪則為礙阻其登陟則難以與為

婦姻者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若得禮其室則近人得相從易可為婚姻若不得禮則室雖相近其人甚遠不可為婚矣今鄭國之女有不待禮而奔男者故舉之以刺當時之淫亂也鄭以為女欲奔男之辭東門之外有墀墀之邊有阪如蒹之草生於阪上女言東門之外有墀如蒹在於阪上其為禁難淺矣言其易越而出與已未嫁之女父兄之禁難亦淺矣言其易可以奔男止自男不來迎已耳又言已所欲奔之男其室去此則近為欲使此男迎已已則從之出其東門有女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李士

如雲是國門之外見女也東門之池可以濯麻是國門之外有池也則知諸言東門皆為城門也襄二十八年左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墀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墀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上言舍不為墀下言今子草舍明知墀者除地去草矣故云墀除地町町者也備檢諸本字皆作墀左傳亦作墀其禮記尚書言墀墀者皆指土者謂之墀除地者謂之墀墀墀字異而作此墀字讀音曰墀蓋古字得通用也今定本作墀如蒹李巡曰茅蒐一名蒹可以染絳陸機疏云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蒹徐州人謂之牛蒹然則今之蒹草是也婚姻之禮是男女交際之事禮記大傳云異姓之名治際會亦謂婚姻交際之會也墀阪各自為喻墀是平地又除前阪是高阜又草生焉箋

以下章栗與有踐家室連文。以此章壇與茹
薦在阪連文。則是同在一處。不宜分之爲二。
故易傳

集傳賦也。東門城東門也。壇除地町町者。茹
薦茅蒐也。一名茜。可以染絳。破者曰阪。門之
旁有壇。壇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識其所與
淫者之居也。室邇人遠者。思之而未得見之
詞也。

本草曰。一名地血。葉似棠葉。頭尖下潤。莖葉
沮澁。四五葉對生。節間蔓延。草木上。根紫赤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六十二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邇思。子不我卽。

傳栗行上栗也。踐淺也。卽就也。

箋栗而在淺家室之內。言易竊取。栗人所啗
食而甘者。故女以自喻也。我豈不思望女乎。
女不就迎我而俱去耳。

釋文行上並如字。行道也。啗

疏毛以爲東門之外有栗樹。生於路上。無人
守護。其欲取之。則爲易。有物在淺。室家之

內雖在淺室。有主守之。其欲取之則難。以與
爲婚者。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故貞女謂男
子云。我豈不於汝思。爲室家乎。但子不以禮
就我。我無由從子。貞女之行。非禮不動。今鄭
國之女。何以不待禮而奔乎。故刺之。鄭以
爲女呼男。迎已之辭。言東門之外有栗樹。有淺
陋家室之內。生之栗在淺家。易可竊取。喻已
在父母之家。亦易竊取。正以栗爲興者。栗有
美味。人所啗食。而甘之言。已有美色。亦男所
親愛而悅之。女當待禮從男。今欲男就迎。卽
去。故刺之。傳以栗在東門之外。不處園圃
之間。則是表道樹也。故云栗行上栗。行謂道
也。襄九年左傳云。趙武魏絳
斬行栗。杜預云。行栗表道樹。

集傳賦也。踐行刻貌。門之旁有栗。栗之下有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六十三

成行列之家室。亦識其處也。卽就也。

東門之壇二章章四句

序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朱子辨說序意甚美。然考詩之
詞。輕佻狎昵。非思賢之意也。

風雨淒淒。鷄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傳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鷄猶守時而鳴。喈喈

然。胡何夷說也。

箋興者。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思

而見之云何而心不說

疏 雞雖逢風而不變其鳴喻君子雖居亂世不改其節今日時世無復有此人若既得見此不改其度之君子云何而得不悅

集傳 賦也淒淒寒涼之氣喈喈雞鳴之聲風雨晦冥蓋淫奔之時君子指所期之男子也夷平也淫奔之女言當此之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悅也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李四
傳 瀟瀟暴疾也膠膠猶喈喈也瘳愈也
集傳 賦也瀟瀟風雨之聲膠膠猶喈喈也瘳病愈也言積思之病至此而愈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傳 晦昏也
箋 已止也雞不為如晦而止不鳴
集傳 晦昏也已止也

華谷嚴氏曰
群雞之聲

風雨三章章四句

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刺學校不修焉

箋 鄭國謂學為校言可以校正道藝

釋文 衿音金本亦作襟徐音琴世亂本或以世字在下者誤

疏 襄三十一年左傳云鄭人游於鄉校然明謂子產毀鄉校是鄭國謂學為校校是學之別名非鄉曰獨謂校也漢書公孫弘奏云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序是古亦名學為校也冠人君立大學小學言學校廢者謂鄭國之人廢於學問耳非謂廢官也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李五

朱子辨說疑同上篇蓋其詞意俱薄施之學校尤不相似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傳 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

箋 學子而俱在學校之中已留彼去故隨而思之耳禮父母在衣純以青嗣續也女曾不傳聲問我以恩責其忘已

釋文 嗣如字韓詩作詒詒寄也曾不寄問也

疏

毛以為鄭國學校不脩學人散去其留者

此青衿之子棄學而去悠悠乎我心思而不

見又從而責之義使我不往彼見子子寧得

不來學習青衿乎責其廢業去學也鄭唯

下句為異言汝何曾不嗣續音聲傳聞於我

責其遺忘已也釋器云衿皆謂之襟李延

曰衿皆衣領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衿與襟

音義同衿是領之別名衿領一物色雖一青

而重言青者古人之復言也下言青青子

佩正謂青組綴耳都人士狐裘黃黃謂裘色

黃耳非有二事而重文也箋云出所思之人

父母在故言青衿若無父母則素衿深衣云

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古者教

學子以詩樂誦之謂背文誦誦之謂以手

弄長詠之絃之謂以琴瑟播之舞之謂以手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李六

足舞之學樂學詩皆是音聲之事故黃其不
來孔疏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
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云春誦夏
絃太師詔之注云誦謂歌樂也絃謂以絃
誦是學詩學樂皆經誦歌樂之箋以下章
云子寧不來責其不來見已不言來者有所
學則此云不嗣音不
宜為習樂故易傳

集傳賦也青青純綠之色具父母衣純以青

子男子也衿領也悠悠思之長也我女子自

我也嗣音繼續其聲問也此亦淫奔之詩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傳佩玉也士佩璫珉而青組綴不來者言

不一來也

釋文

瑞本又作璫

疏玉璫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於玉比德

焉禮不佩青玉而云青青子佩者佩玉以

組綴帶之士佩璫珉而青組綴故云青青謂

組綴也案玉璫士佩璫珉而青組綴此云青

組綴者蓋毛讀禮記作青字其本與鄭異也

學子非士而傳以士言之以學子得依士禮

故也

集傳賦也青青組綴之色佩玉也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李七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傳挑達往來相見貌乘城而見闕言禮樂不

可一日而廢

箋國亂人廢學業但好登高見於城闕以候

望為樂君子之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獨學

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

釋文

挑說文作岵達說文云達不相遇也

疏毛以爲學人廢業候望爲樂故留者責之

云汝何故棄學而去挑兮達兮在在來在於城之闕於禮樂之道不學則廢一日不見此禮樂則如三月不見今何爲廢學而遊觀鄭言一日不與汝相見如三月不見分言已思之甚也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舊章懸焉使民觀之因謂之觀如爾雅之文則闕是人君宮門非城之所有且宮門觀闕不宜乘之候望此言在城闕分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乘城乘猶登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序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

詩經卷之七 鄭風 李

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疏忠臣良士一也言其事君則爲忠臣指其德行則爲良士終以死亡謂忽爲其臣高

渠嗣所

試也朱子辨說此男女要結之詞序說誤矣

揚之水不流東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

傳揚激揚也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東楚

乎廷誰也

箋激揚之水喻忽政教亂促不流東楚言其

政不行于臣下鮮寡也忽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後竟寡於兄弟之恩獨我與女有耳作此詩者同姓臣也

疏毛以爲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一束之

楚乎言能流漂之以與忠臣良士豈不能誅除逆亂之臣乎言能誅除之今忽既不能誅除逆亂又復兄弟爭國親戚相疑終竟寡於兄弟之恩唯我與汝二人而已忽既無賢臣多被欺誑故又誠之汝無信他人之言彼他人之言實欺誑於汝臣皆誑之將至亡滅故閔之箋言激揚之水是水之迅疾言不

詩經卷之七 鄭風 李

流東楚實不能流故以喻忽政教亂促不行臣下由政令不行於臣下故無忠臣良士與之同心與下勢相連接同爲閔無臣之事毛與雖不明以王及唐揚之水皆與故爲此解

集傳與也兄弟婚姻之稱禮所謂不得嗣爲

兄弟是也予女男女自相謂也人他人也廷

與誑同淫者相謂言揚之水則不流東楚

矣終鮮兄弟則維予與汝矣豈可以他人離

間之言而疑之哉彼人之言特誑女耳

爾雅兄弟注云古人皆謂婚姻爲兄弟禮記曾子問篇陳榘解曰夫婦有兄弟之義

夫唱婦隨。猶見兄弟從。所謂宴爾新婚。如兄弟。是也。陳澧解曰。兄弟者。亦親之之辭也。

揚之水不流東。薪終鮮兄弟。維予一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傳二人同心也。

箋二人者。我身與女忽。

集傳與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序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十一

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箋公子五爭者。謂突再也。忽子聲子儀各一也。

疏

忽立之後。公子五度爭國。桓十一年左

傳云。祭仲為公娶鄆曼生昭公。故祭仲立

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生厲公。故宋人誘祭

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

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昭公奔衛。已亥。厲公

立。是一爭也。十五年。傳曰。祭仲專。鄭伯患之。

使其壻雍糾殺之。雍糾知之。以告祭仲。祭仲

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鄭世子忽復

歸于鄭。是二爭也。十七年。傳曰。初。鄭伯將以

其殺已也。弑昭公而立公子亯。是三爭也。十八年。傳曰。齊侯師于首止。子亯會之。高渠彌相。七月。齊人殺子亯而較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服虔云。鄭子。昭公弟子儀也。是四爭也。莊十四年。傳曰。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舍之。六月。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是五爭也。忽亦再為鄭君。前以太子糾立。不為爭篡。故唯數後為五爭也。

朱子辨說五爭事。見春秋傳。然非此之謂也。此乃惡淫奔者之詞。序誤。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綯衣

綯巾。聊樂我員。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十一

傳如雲。衆多也。思不存乎相救急。綯衣。白色

男服也。綯巾。蒼艾色。女服也。願室家得相樂

也。

箋有女。謂諸見棄者也。如雲者。如其從風東

西南北。心無有定匪。非也。此如雲者。皆匪我

思所存也。綯衣。綯巾。所為作。百之妻服也。時

亦棄之。迫兵革之難。不能相畜。心不忍絕。故

言且留樂我員。此思保其室家。窮困不得有

其妻。而以衣巾言之。思不忍斥之。綦綦文也。

釋文

思如字。沈息嗣反。毛音如字。鄭息嗣反。樂音洛。一音岳。或云箋留樂。又音岳。員

詩作魂。魂神也。

疏

毛以為詩人言我出其鄭城東門之外。有

我思慮所能存。故以其衆多不可救拯。唯願

彼服縞衣之男子。服綦巾之女人。是舊時夫

妻。還自配合。則可以樂我心云耳。云貞古今

字。助句辭也。鄭以為男女相棄。心不忍絕。

詩人述其意。而陳其辭。言鄭國之人。有棄其

妻。自言出其東門之外。見有女被棄者。如雲

之從風。東西無定。此女被棄。心亦無定。如雲

然。此女雖則如雲。非我思慮之所存在。彼有

者。猶素之衣。綦色之巾者。是我之妻。今亦絕

去。且得少時留任。則以喜樂我云。迫於兵革

不能相畜。故所以閱之。廣雅云。縞。細繒也。

戰國策云。強弩之餘。不能穿魯縞。然則縞是

薄繒。不染。故色白也。顧命云。四人綦弁。注云

青黑。白綦。說文云。綦。蒼艾色也。然則綦者青

色之小別。顧命為弁色。故以為青黑。此為衣

巾。故為蒼艾色。蒼即青也。艾謂青而微白。為

艾草之色也。傳以聊為願。故云願室家得相

樂。箋以序稱。民人思保其室家。言夫思保

妻也。經稱有女如雲。是男言有女也。經序皆

據男為文。則縞示綦巾。是男之所言。不得分

為男女二服。示巾既共為女服。則此章所言

皆是夫自言妻非他人言之。故首尾皆易傳

訓。聊為且。故言且。留可以樂我云也。箋亦以

綦為青色。但綦是文章之色。亦染繒之色。故

云。綦。綦文謂巾上為此蒼文。非全用蒼色為巾也。

集傳賦也。如雲。美且衆也。縞。白色。綦。蒼艾色。

縞衣綦巾。女服之貧陋者。此人自目其室家

也。負與云同。語辭也。人見淫奔之女而作

此詩。以為此女雖美且衆。而非我思之所存

也。如已之室家。雖貧且陋。而聊可以自樂也。

是時淫風大行。而其間乃有如此之人。亦可

謂能自好。而不為習俗所移矣。蓋惡之心。人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主上

皆有之。豈不信哉。

華谷嚴氏曰。猶

云。荆欒布裙也。

出其闔閭。有女如茶。雖則如茶。非我思且。縞衣

茹蘆。聊可與娛。

傳闔。曲城也。闔。城臺也。茶。英茶也。言皆喪服

也。茹蘆。茅蒐之染。女服也。娛。樂也。

箋闔。讀當如彼都人士之都。謂國外曲城之

中市里也。茶。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匪我

思且猶非我思存也茅蒐染巾也聊可與娛

且可留與我爲樂心欲留之言也

釋文 關鄭郭音都孫炎云積土如水清所以

禮音秀音酉 秀木或作秀音同劉昌宗周

疏 毛氏爲詩人言我出其鄭國曲城門臺之

外見有女被棄者衆多皆着喪服色白如

茅然雖則衆多如茶非我思所存救惟願昔

日夫妻更自相得彼服綈衣之男子服茹薏

之女人是其舊夫妻也還得配合可令相與

娛樂鄭以爲國人有棄其妻者自言出其

曲城都邑市野之外見有女被棄者如茶飛

揚無所常定比女被棄心亦無定如茶然此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士十

女雖則如茶非是我之所思以非已妻故不

思之其中有着綈素之衣茹薏染巾者是我

之妻今亦絕去且得少時留任可與之娛樂

也情深如此而不能相畜故問之釋官云

關謂之臺是關爲臺也出謂出城則關是城

上之臺謂當門臺也關是門外之城即今之

門外曲城是也說文云關開城曲重門謂關

爲曲城釋草有茶苦菜又有茶委葉鄭風誰謂茶苦即苦菜也周頌以薏茶麥即委菜也鄭於地官掌茶注及既夕注與此薏皆云茶茅秀然則此言如茶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茶草也言茶英茶者六月云白旃央央是白貌茅之秀者其穗色白吳語說吳王夫差於黃池之會陳兵以脅晉萬人爲方陳皆白常白旃素甲白羽之類望之如茶韋昭云茶茅秀亦以白色爲如茶女見棄所以喪

服者王肅云見棄又遭兵革之禍故皆喪服也

也 箋以爾雅謂臺爲閭不在城門之上此

言出其不得爲出臺之中故轉爲彼都人士

之都都者人所聚會之處故知謂國外曲城

中之市里也以詩說女服言茶中茹薏則非

盡喪服不得爲其色如茶故易傳以茶飛行

無常與上章相類爲義也

集傳賦也闢曲城也闢城臺也茶茅華輕白

可愛者也且語助辭茹薏可以染絳故以名

衣服之色娛樂也

永嘉陳氏曰門之外有副

城回曲 障門者謂之闢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士五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慶源輔氏曰鄭詩以女曰雞鳴與此詩爲

得夫婦之道

南豐曾氏曰氓以華落色衰而相棄背谷

風以淫於新昏而棄舊室唯出其東門則

不

然

序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

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箋 不期而會謂不相與期而自俱合

疏 作野有蔓草詩者言思得逢遇男女合會

之時由君之恩德潤澤不流及於下又征

伐不伐，國內之民皆窮困於兵革之事，男女失其時節，不得早相配耦，思得不與期約而相會遇焉，是下民窮困之至，故述其事以刺時也。男女失時，謂失年盛之時，非謂婚之時也。毛以爲君之潤澤不下流，下章首二句是也。思不期而會，下四句是也。鄭以經皆是會之辭。

朱子辨說：東萊呂氏曰：君之澤不下流，頌詩師見零露之語，從而附益之。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傳：典也。野，四郊之外。蔓，延也。漙，漙然盛多也。

卷之七 鄘風

七

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適，其時願。

其時願。

箋：零，落也。蔓草而有露，謂仲春之時，草始生。

霜爲露也。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

家者。

釋文：漙，本亦作團。

疏：毛以爲郊外野中有蔓延之草，草之所以能延蔓者，由天有潤澤之露，漙漙然露潤之兮，以與民所以得養息者，由君有恩澤之化養育之兮，今君之恩澤不流於下，男女失

時，不得婚娶，故於時之民，乃思得有美好之一人，其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兮，不設期約，邂逅得與相遇，適我心之所願兮，由不得早婚，是君政使然，故陳心刺君。鄭以蔓草零露記時爲異，王肅云：草之所以能延蔓，被盛露也，民之所以能蕃息，蒙君澤也。靈作零露，故爲落也。仲春，仲秋俱是晝夜等溫涼中，九月霜始降，仲秋仍有露，則知正月猶有霜，二月始有露，故云仲春時，鄭以仲春爲媒月，故引以證此爲記時。

集傳：賦而興也。蔓，延也。漙，露多貌。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也。男女相遇於野，田草露之漙，故賦其所在以起興，言

詩經

卷之七 鄘風

七

野有蔓草，則零露漙漙矣。有美一人，則清揚婉矣。邂逅相遇，則得以適我願矣。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相遇與子偕臧。

傳：漙，盛貌。臧，善也。

集傳：賦而興也。漙漙，亦露多貌。臧，美也。與子偕臧，言各得其所欲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箋救猶止也。亂者士與女合會溱洧之上。

釋文
說文漆作澗云澗水出鄭漆水出桂陽也

朱子辨說鄭俗淫亂乃其風聲氣習流傳已久不爲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後然也

漆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諠。贈之以勺藥。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七十八

傳溱洧鄭兩水名渙渙盛也蘭蘭也訐大也

勺藥香草

箋仲春之時、冰以釋、水則渙、渙然男女相棄。

各無匹偶感春氣並出托采芬香之草而爲

淫佚之行女曰觀乎欲與士觀於寬間之處

既已也。士曰已觀矣。未從之也。洵信也。女情

急故勸男使往觀於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實

犬又樂也。於是男則往也。伊因也。士與女行。

觀因與相戲謹行夫婦之事其別則送女以
勺藥結恩情也。

釋文
從草。韓詩作洹。洹音丸。說文作汎。汎蘭字。

字耳。洵韓詩作恂。訏韓詩作盱。云恂盱樂貌也。

疏 鄭國淫風大行。述其爲淫之事。言溱水與洧水。春冰既泮。方欲渙渙然流盛兮。於此

之晴有士與女方適野田執芳香之蘭草兮
既感春氣託采香草期於田野共爲淫佚士
既與女相見女謂士曰觀於寬間之處乎士
曰已觀乎止其欲觀之事未從女言女情急
又勸男云且復更往觀乎我聞洧水之外信
寬大而且樂士於是從之維士與女固卽其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圭老

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及其別也士愛此女贈送之以芍藥之草結其恩情以爲信約

陸機疏云。蘭卽蘭香草也。春秋傳曰。刈蘭而卒楚辭云。紉秋蘭。孔子曰。蘭當爲王者香草。

皆是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

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傳勺藥香草。陸儀疏云。今藥草勺藥無香氣。非是也。未

審今何草

集傳賦而興也。渙渙春水盛貌。蓋冰解而水

散之時也。藺蘭也。其莖葉似澤蘭。廣而長節。

節中赤、高四五尺、且語辭、洵信訐大也、勾摹、

亦香草也。三月開花，芳色可愛。鄭國之俗。

三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故其

女問於士曰：盍往觀乎？士曰：吾既往矣。女復

要之曰：且往觀乎？蓋洧水之外，其地信寬大

而可樂也。於是士女相與戲謔，且以勺藥相

贈，而結恩情之厚也。此詩淫奔者自序之詞。

朱子曰：蘭與澤蘭相似，生水旁，紫莖，赤節，綠葉，光潤，尖長，有岐，陰小紫。

本草注曰：芍藥有二種，有草芍藥，木芍藥。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八十一

溱與洧，渌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

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

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傳：渌，深貌。殷，衆也。

箋：將，大也。

集傳：賦而興也。渌，深貌。殷，衆也。將當作相聲

之誤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慶源輔氏曰：鄭國之土地寬平，人物繁麗，情意馳蕩，風俗淫佚，讀是詩者，可以盡得之。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

句

集傳：鄭衛之樂，皆爲淫聲，然以詩考之，

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

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翅七

之五，衛猶爲男悅女之詞，而鄭皆爲女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八十一

戒男之語，衛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而

鄭人幾於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是

則鄭聲之淫，有甚於衛矣。故夫子論爲

邦獨以鄭聲爲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

言，固自有次第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

華陽范氏曰：亂關雎者，莫如鄭衛，故鄭

詩終於亂之極焉。詩考曰：公羊疏許氏云：鄭詩二十一

篇，說婦人者十九。安成劉氏曰：鄭詩之有緇衣羔裘女曰

雞鳴，出其東門救薪，乃樂中之玉也。他

如大叔于田及清人詩雖無足尚猶幸
非為淫奔而作若叔于田則亦未免有
男女相悅之疑是其二十一篇之中曉
然不為淫奔而作者五六篇而已故曰
淫奔之詩不翅七之五然自昔說詩者
唯以東門之墮與漆洧為淫詩今朱子
乃例以淫奔斥之者蓋即其辭而得其
情正以發明放鄭聲之旨不然則衛齊
陳詩諸篇非無淫聲夫子
何獨以鄭聲為當放哉

詩經註疏大全合集卷之七終

詩經

卷之七 鄭風

今十二

詩經註疏大全合集卷之八

齊譜

漢鄭玄著

明 後學張溥

纂

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
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
里都營丘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
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
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

詩經

卷八 齊風

一

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
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淄濰之野其
子丁公嗣位于王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
淫怠慢紀侯譜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人
變風始作

疏

昭二十年左傳云齊侯飲酒樂公曰古
而無死其樂如何晏子對曰昔爽鳩氏
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薄姑
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
之樂非君之所願也又昭十七年左傳鄭
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

詩經

卷八 國風

二

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祝鳩氏司徒也
鳩氏司徒也杜預云爽鳩鷹也舊故爲司
寇王盜賊少暉以鳥名官其言爽鳩猶周
之司寇其人之名氏則未聞也齊世家
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也其先祖世
爲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於虞夏之際
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尚其後苗裔也
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獵遇太公於渭
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
聖人適周周與子實是耶吾太公望子久
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而立爲太
師文王崩武王伐紂師尚父堪君多難於
是武王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都
營丘王制云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五十里有五等之爵則非殷制其言千七
百七十三國又非夏制是武王時也故注

云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以
子男而循因殷之地是武王之時大國百
里太公以元勳封齊爲大國百里可知也
水所營繞故曰營丘釋丘云水出其左營
丘孫炎曰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
是也以丘臨水謂之臨淄與營丘一地也
故漢書地理志云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
封也應劭曰齊獻公自營丘徙此臣瓚按
臨淄卽營丘也今齊之城內有丘卽營丘
也應劭言獻公自營丘徙臨淄是勳之謬
也當云自薄姑徙臨淄耳齊世家云東公
之弟胡公始徙都薄姑而周夷王之時東
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立是爲獻公
因徙薄姑都治臨淄據此則齊唯胡公一
世居薄姑耳以後復都臨淄也孫氏云仲
山甫祖齊傳曰古者諸侯逼隨則王者遷

詩經

卷八 國風

三

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遷於臨淄以爲
宣王之時始遷臨淄與世家異者史記之
文事多疏畧夷王之時哀公弟山殺胡公
而自立後九年而卒自武公九年厲王之
奔止自胡公之所殺爲十八年而本紀云
厲王三十七年出奔計十九年不及夷王
之末則遷說自違也如此則所言獻公之
遷臨淄未可信也毛公在馬遷之前其言
當有準據故不與馬遷同也阜陶謨云
彌成五服至于五千禹貢五百里甸服百
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鉅三百里納結服四
百里納粟五百里納米五百里侯服百里
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
三百里侯文教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
百里蠻二百里流分此五服者美之舊制也

五服距面至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而基
方五千里禹既敷土廣而彌之故爲殘數
居其間今以彌成而至於五千里四面相
距乃萬里焉大司馬職曰乃以九畿之統
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
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
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
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
百里曰藩畿注云畿猶限也自王城以外
五千里爲疆有分限者九則四面相距其
方萬里此周公致太平制禮所定故云數
土言其復夏禹之舊制彌成五服實是堯
時以夏禹所定故云禹制也王者相因禮
有損益雖名前後變易而疆域則同故禹

詩經

卷八

何官耳以太公爲王官之伯丁公又在王朝故去嗣位謂嗣王官之位耳不必嗣爲太師也孔安國顧命注云汲爲天子虎賁氏謂當時爲之耳亦未終於此官也齊世家云太公卒于丁公汲立卒子乙公得立卒子癸公慈母立卒子哀公不辰立是爲五世至哀公也莊四年公羊傳齊哀公烹於周紀侯譜之世家亦云紀侯譜之周烹哀公二文皆言周烹之耳不言懿王也徐廣以爲周夷王烹之鄭知是懿王者以世家旣言烹哀公乃云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當周夷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義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言夷王之時山義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譜之人則是衰闕之臣夷王上有孝王耆傳之文不言孝王者有大罪去國周本紀云懿王

詩經

卷八 國風

六

襄公則襄公詩也。敝荀刺文姜。衛嗟刺魯莊公。皆由襄公淫妹而作。亦襄公詩也。故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自哀公至於襄公。其間有八世。皆無詩。孫疏以為哀公荒淫。留色。怠慢。朝政。晏起。內朝。羣臣所患。故作雞鳴之歌。蟲飛月光之辭。安能侵夜失節之漏。而當早興乎。如此何意。愛之有也。何惜之戒也。自哀公至襄公。其間八世。未審此詩指刺何公耳。斯不然矣。于夏親承聖立。齊之君世。號諡未亡。若有別責餘君。作歌無容不悉。何得闕其所刺。不斥言乎。夫人留色。雞鳴作歌。刺哀公怠慢。非性然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夫人不能警戒。切以目之。之。歌。華。壺。氏。廢。其。所。掌。責。以。顛。倒。之。故。曰。失。作。詩。刺。之。故。曰。不。能。晨。夜。不。則。慕。昭。哲。若。此。復。何。所。疑。且。衛。門。謗。傳。

齊一之八

集傳齊國名。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在禹貢為青州之域。周武王以封太公望。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

齊雞鳴詁訓傳第八

詩經

卷八 齊風

七

無棣。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為大國。勿軒熊氏曰。齊乃東方形勝要害之地。世號為東西秦。秦得百二。齊亦得十二。蓋可見矣。大抵齊地富強近利。今青齊淄濰德棣等州是其地也。青州即今青州府。濰州今為濰縣。棣州今為濰縣。棣州今為樂安州。與德州並隸山東。

釋文。陸曰。齊者太師呂望所封之國也。其地少昊爽鳩氏之墟。在禹貢青州為

序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朱子詳說此序得之。但哀公未有所考。豈亦以謠惡而得之歟。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傳。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

箋。雞鳴朝盈。夫人也。君也。可以起之。常禮。夫

人以蠅聲爲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敬也

疏以哀公荒淫怠慢無賢妃之助故陳賢妃

宿至於將旦之時乃言曰雞既鳴矣

上既以盈清矣言雞鳴道已可起之節言朝

盈道君可起之節作者又言夫人言雞既鳴

矣之時非是雞鳴則鳴乃是蒼蠅之聲耳夫

人以蠅聲爲雞鳴聞其聲而即起是早於常

禮恭敬過度而哀公好色淹留夫人不戒令

起故刺之朝盈之後復來告君也朝盈謂

羣臣辨色始入灌於朝上書傳說夫人

於君所之禮云太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

玉佩於房中告主則雞鳴以告當待太師告

之然此夫人自聽雞鳴者後言告節之正法

有司當以時告君此說夫人和書戒不必待

告方起故

自聽之也

集傳賦也言古之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

之時必告君曰雞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盈

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然其實非雞之鳴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傳東方明則夫人纓笄而朝朝已昌盈則君

聽朝見月出之光以爲東方明

箋東方明朝既昌亦夫人也君也可以朝之

常禮君日出而視朝夫人以月光爲東方明

則朝亦敬也

疏上言夫人早起此又言其早朝言東方已

明道已可朝之節言朝既昌矣道君可朝

之節作者又言夫人言東方明矣之時非是

東方則實已明乃是月出之光耳今哀公怠

慢晚朝而夫人不戒故刺之

士昏禮注纓

緋髮纓廣充幅長六尺笄今時纓傳言夫人

纓笄而朝首服纓笄以朝若案禮特性饋食

及士昏禮皆云纓笄纓笄注云纓笄屬此衣

染之以黑其纓本名曰纓則首服纓笄必以

纓衣配之此以纓笄朝君則當身服纓衣也

天官內司服鄭注差次服之所用鞠衣黃桑

之所服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祿衣御

服差矣所用為此說耳非有經典明文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善戒其女云平日纓笄而朝莊二十四年公羊傳何休注其言同或以爲夫人纓笄而朝謂聽治內政案列女傳稱纓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謂朝於夫非自聽朝也此傳文與彼同安得聽內政乎君於外政尚日出而朝夫人何當先君之朝而聽內政日東方始明君時初起衆妾皆當朝君夫人有何可治而以東方既明便即聽之足知纓笄而朝君矣朝旦謂日出時也

集傳賦也東方明則日將出矣昌盛也此再告也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廢子子情

詩經

卷八 齊風

十

傳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會於朝也卿大夫朝會於君朝聽政夕歸治其家事無庶子子情無見惡于夫人

箋蟲飛薨薨東方早明之時我猶樂與子臥而同夢言親愛之無已庶衆也蟲飛薨薨所以當起者卿大夫朝者且罷歸故也無使衆臣以我故憎惡於子戒之也

釋文

妃音配本亦作配且七也反沈子餘反

疏夫人告君云東方欲明蟲飛薨薨之時我甘樂與君臥而同夢所以必欲令君早起朝者以卿大夫會聚我君之朝且欲得早罷歸矣無使衆臣以我之故於子之身加憎惡也刺今不能然今定本作與子情據鄭云我我是予之訓則作與者非也大戴禮羽蟲三百八十族鳳爲之長則鳥亦稱蟲此蟲飛薨薨未必唯小蟲也成十二年左傳日世之治也百官承事朝而不久是於夕而不治公事故歸治家事也夫人謂卿大夫

集傳賦也蟲飛夜將旦而百蟲作也甘樂會朝也此三告也言當此時我豈不樂與子

同寢而夢哉然羣臣之會於朝者俟君不

詩經

卷八 齊風

十

將散而歸矣無乃以我之故而并以子爲情乎

雞鳴三章章四句

三山李氏曰自古人君脩身謹行而無流連荒亡之禍者非特有忠臣義士亦由賢妃貞女夙夜警戒以成其德周宣之姜后齊桓之衛姬楚莊之樊姬是也不獨人君爲然吳許升爲博徒妻呂榮躬勤家業以養其姑數勸升脩學升每爲不義輒流涕進規升感激自勵乃尋師遠學遂成名賢女之助如此

序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

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聞於驅逐。謂之好焉。

箋荒謂政事廢亂。

釋文 還音旋。韓詩作旋。旋好。豹。厥本或作廢止也。

子之還兮。遭我乎獺之聞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儼兮。

傳還。便捷之貌。獺。山名。從逐也。獸三歲四肩。儼。利也。

詩經

卷人齊風

十二

箋子也。我也。皆士大夫也。俱出田獵而相遭也。並。併也。子也。我也。併驅而逐禽獸。子則稱稱我謂我儼。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

釋文 獺。說文云。獺。山名。在齊。崔集注本作獺。便捷本亦作便。旋。本又作旋。肩。如字。說

文云。三歲。系肩。相及者。本又作獺。音同。又音牽。儼。韓詩作儼。音禮。好貌。譽音除。

疏 國人以君好田獵。相化成俗。士大夫在田。相逢。歸說其事。我本在田。語子曰。子之便捷。還然兮。當爾之時。遭值我於獺山之聞兮。於是子即與我並行。驅馬逐兩肩獸兮。子又揖稱我謂我甚儼利兮。聚說田事。以為戲樂。而流廢政事。故刺之。大司馬云。大獸公之。

小禽私之。七月云。言私其獺。獻獺于公。則獺是大獸。故言三歲曰肩。儼。利。言其便利。馳逐

集傳賦也。還。便捷之貌。獺。山名也。從逐也。獸

三歲曰肩。儼。利也。獵者交錯於道路。且以

便捷輕利相稱譽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則

其俗之不美可見。而其來亦必有所自矣。

子之茂兮。遭我乎獺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傳茂。美也。

詩經

卷人齊風

十三

箋譽之言好者。以報前言茂也。

集傳賦也。茂。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獺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傳昌。盛也。狼。獸名。臧。善也。

箋昌。狡好貌。

疏 釋文云。狼。牡。獺。化。狼。其子。獺。絕有力。迅。舍人曰。狼。牡。名。獺。化。名。狼。其子。名。獺。絕有力。者。名。迅。孫炎曰。迅。疾也。陸機疏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為小兒。帝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

捷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為裘。故禮記狼臄膏，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

集傳賦也。昌盛也。山南曰陽，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滅善也。

還三章章四句

序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箋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

疏毛以為首意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言人君親迎，俱是受女於堂，由而

卷八 齊風

十四

至庭至者各舉其已以相互見，鄭以為三章以述人臣親迎之禮，雖所據有異，俱是陳刺全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傳俟，待也。門屏之間曰著。素，象瑱、瓊華、美石、士之服也。

箋我，嫁者自謂也。俟我於著，謂從君子而出。至於著，君子揖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為

充耳，謂所以懸瑱者。或名為紃，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此言素者，目所先見而云尚，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懸紃之末。所謂瑱也。人君以玉為瑱，瓊華，石色似瑱也。

疏毛以為士親迎，夫既受婦於堂，導之而出，妻見其夫衣冠之飾，言君子待我於門內之著乎而，我見君子塞耳之瑱以素，象為之乎。又見其身之所佩，飾之以瓊華之石乎。

而，言士親迎，妻見其服飾，今不親迎，故舉以刺之也。鄭以為總言人臣親迎，其妻見其冠飾，君子待我於著之時，我見君子充耳以素，緣為之，其末飾之以瓊華之石，言用素釋

卷八 齊風

十五

為紃以懸瓊華之石為瑱也。釋宮云門屏之間為之室，李巡曰門屏之間謂正門內兩塾間，名室。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親朝所立處也。著與室音義同，楚語稱白公子張驟諫靈王，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置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屏於兒象，其可盡乎，其又以繩為瑱，韋昭云瑱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為瑱，是象可以為瑱，此言充耳以素，可以充耳而色素者，唯象骨耳。故知素是象瑱，毛以此章陳士蓋士以象為瑱也。士婚禮時親迎至於女家，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於廟門，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降階，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是受女於堂，導之以出，故婦從君子而出，至於著，君子揖之下，箋亦云揖我於庭，不言揖

我于堂者，婦禮女立于房中南面，壻於堂上待之，拜受，即降，禮於堂上，無揖，故不言之。婦禮止言以從，不言在庭者，揖之，知揖之者，言待我，明其往待之也。下，婦禮婦至夫家，至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至夫家引入之時，每門而揖，明女家引出之時，亦每門而揖，故知至者，君子揖之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為充耳，所謂懸瑱，言懸瑱之繩，用素，非為瑱耳。桓二年左傳云：衛統紼紼，是懸瑱之繩，故云。或名為統，紼語故姜云：王后親織玄統，織線為之，即今之條繩，必用雜絲線為之，故言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人君與臣，不辨尊卑之異，蓋天子諸侯皆五色，卿大夫士皆三色，其色無文，正以人君位尊，備物當具五色，臣下之宜降以兩人，臣位尊，備物當具五色，以其素色分，則日所先見，故先言之。壻父

集傳賦也，俟待也，我嫁者自謂也，著門屏之間也，充耳以續懸瑱，所謂統也，尚加也，瓊華

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為瑱也。東萊呂氏曰：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而先歸，俟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壻門，始見其俟已也。
朱氏曰：古者五等之爵，朝會祭祀皆以充耳，不知此詩是說何人，尚之以青黃素瓊瑤英，大抵押韻，不知古人充耳以瑱或用玉，或用象，是以線穿垂在當耳處。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

傳青，青玉，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也。
箋待我於庭，謂揖我於庭時，青統之青，石色似瓊似瑩也。

疏傳意充耳以青，謂以青玉為瑱，故云青謂下，皆玉，石雜言青玉。
黃玉，亦謂玉，石雜也。

集傳賦也，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瓊瑩，亦美石似玉者，呂氏曰：此昏禮所謂壻道婦及寢門揖入之時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傳黃黃玉瓊英美石似玉者人君之服也。

箋黃統之黃瓊英猶瓊華也。

疏釋草云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榮而不實者謂之英然則英是華之別名。

集傳賦也瓊英亦美石似玉者呂氏曰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

東萊呂氏曰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婿家之禮塔道婦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

詩經

卷八 齊風

十八

著三章章三句

序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釋文刺本或作刺襄公非也。南山已下始是襄公之詩。

疏毛以為陳君臣盛明化民以禮之事以刺當時之衰鄭則指陳當時君臣不能化民以禮雖屬意異皆以章首一句東方之日為君失道東方之月為臣失道下四句為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之之事也。

朱子辯說此男女淫奔者所自作非有刺也其曰君臣失道者尤無所謂。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傳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姝者初昏之貌履禮也。

箋言東方之日愬之乎耳有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室欲與我為室家我無如之何也日在東方其明未融喻君不明即就也在我室

者以禮來我則就之與之去也言今者逮子不以禮來也。

詩經

卷八 齊風

十九

疏毛以為東方之日兮猶言明盛之君今日出東方無不鑒照喻君德明盛無不察理君能以禮化民民皆依禮嫁娶故其時之女言彼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之室兮此子在

我室兮由其以禮而來故我往就之今言古人君之明盛刺今之昏闇言昏姻之正禮以刺今之淫奔也鄭以為當時男女淫奔假為女拒男之辭以刺時之衰亂有女以男逼已乃訴之言東方之日兮以喻告不明之君今由君不明致此強暴今有彼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之室兮又言此子在我室兮若以禮而來我則欲就之兮今不以禮來故不得

從之不能以禮化民。至使男淫女誦。故刺之。
被姝者女。言其就女親迎之事。故以姝為
初昏之貌。與箋云。美好亦同。箋以序言君
臣失道。不言陳善刺惡。則是當時實事也。故
易傳比君於日。以情訴之也。日之明盛。在於
正南。不以南方之日為與者。以日在東方。其
明未融也。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明而未
融。其當旦乎。服虔云。融。高也。案既醉。昭明有
融。傳云。融。長也。謂口高其光。照長遠。
日之旦明未高。故以喻君不明也。

集傳與也。履躡。即就也。言此女躡我之跡而
相就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

詩經

卷八 齊風

三十

我發兮。

傳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
若日之闔門內也。發行也。

箋月以興臣。月在東方。亦言不明。以禮來則
我行而與之去。

釋文

闔。韓詩云。門
屏之間曰闔。

集傳與也。闔。門內也。發行去也。言躡我而行
去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慶源輔氏曰。東方之日。東方之月。恐是因
其時以起興。言彼淫奔之女。旦則躡我之
跡而來。暮則躡
我之跡而去也。

序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與居無節。號令不
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箋號令。猶招呼也。挈壺氏。掌刻漏者。

疏挈壺氏。於天子為司馬之屬。其官士辯說
夏官序云。挈壺氏。下士六人。注云。挈。讀如
挈。挈之挈。壺。盛水器也。世主挈壺水。以為漏
然則挈壺者。懸繫之名。刻為置箭壺內。刻以

詩經

卷八 齊風

三十一

為節。而浮之水上。令水漏而刻
下。以記晝夜昏明之度數也。

朱子辯說。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挈。懸挈之
名。壺。盛水器。蓋置壺浮箭。以為晝夜之節也。
漏刻不明。固可以見其無政。然所以與居
無節。號令不時。則未必皆挈壺氏之罪也。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傳上曰衣。下曰裳。

箋挈壺氏失漏刻之常。東方未明。而以爲明。
故羣臣促遽。顛倒衣裳。羣臣之朝。別色始入。
自從也。羣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

而召之漏刻失節。君又早興。

疏 上示下裳相對定稱散則通名曰衣。由禮曰兩手拒衣去齊尺。注云齊謂裳下緝也。是裳亦稱衣也。

集傳 賦也。自從也。羣臣之朝。別色始入。此

詩人刺其君與居無節。號令不時。言東方未

明而顛倒其衣裳。則既早矣。而又已有從君

所而來召之者焉。蓋猶以為晚也。或曰所以

然者。以有自公所而召之者故也。

詩經

卷八 齊風

王三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傳 晞。明之始升。令。告也。

疏 晞。是日之光氣。湛露云。匪陽不晞。謂見日

之光而物乾。故以晞為乾。兼葭云。白露未晞。言露在朝旦。未見日氣。故亦為乾義。此言

東方未明。無取於乾。故言明之始升。謂將旦

之時。日之光氣始升。與上未明為一事也。

集傳 賦也。晞。明之始升也。令。號令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傳 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為

藩園。無益於禁矣。瞿瞿。無守之貌。古者有瞿

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辰。時。風早

莫晚也。

箋 柳木之不可以為藩。猶是狂夫不任挈壺

之事。此言不任其事者。恒失節數也。

疏 言折柳木以為藩。菜果之圃。則柳木柔脆

無益於圃之禁。以喻用狂夫以為挈壺之

官。則瞿瞿然不任於官之職。由不任其事。不

能時節。此夜之漏刻。不太早則太晚。常失其

宜。故令起居無節。以君任非其人。故刺之。

孫炎曰。樊。圃之藩也。郭璞曰。謂藩籬也。種菜

詩經

卷八 齊風

王三

之地。謂之圃。其外藩籬謂之園。故云圃菜園

也。大宰九職。一曰園圃。毓草木。注云。樹果蔬

曰圃。因其藩也。是園內可以種菜。又可以樹

果蔬。其外列藩籬以為樊。蟋蟀云。良士瞿瞿。

瞿。良士貌。故傳云。瞿瞿然顧禮義。此言狂

夫瞿瞿。謂狂愚之夫。精神不立。志無所守。故

不任居官也。以水火分日夜。謂以水為漏。夜

則以火照之。冬則冰凍不下。又當置火於傍。

故用水用火。準晝夜。共為百刻。分其數以為

日夜。以告時節於朝。職掌如此。而今狂夫分

日夜。則參差不齊。告時節則早晚失度。故責

詩經

卷八 齊風

二十四

共百刻。冬夏之間，則有長短焉。案乾象曆及諸曆法，與今大史所候皆云：冬至則晝四十五，夜五十五；夏至則晝六十五，夜三十五；春秋分則晝五十五，夜四十五；從春分至秋分，晝漸長，增九刻半；從夏至至秋分，晝漸減，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春分，晝漸增，增十刻半。晝夜之數，加減刻數，有少，其事在於曆術，以其筭數，有少，不可通而為率。故太史之官，立為法定，作四十八箭，以一年有二十四氣，每一氣之間，又分為二，通率七日，強半而易一箭，故周年而用箭四十八也。曆言晝夜者，以昏明為限。馬融注：尚書以晝日永，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日短，則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日中宵中，則晝夜各五十刻者，以尚書有日出日入之語，遂以日見為限。尚書緯謂刻為商，鄭作士民禮且錄云：日入三商為昏，舉全數以言耳。其實日見之前，日入之後，距昏明各有二刻半，晝晝五刻，以神夜故於曆法皆多校五刻也。鄭於堯典注云：日中宵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日永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又與馬王不同者，鄭言日中宵中者，其漏齊則可矣。其言日永日短之數，則與曆甚錯。馬融言晝漏六十，夜漏四十，減晝以裨夜矣。鄭意謂其未減又減晝五刻以增之，是鄭之妄說耳。漏刻之數，見在史官，古今曆者莫不台，鄭君獨有此異，不可強為之辭。案挈壺之職，唯言分以日夜，不言告時於朝。春官雞人云：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注云：象雞知時，然則告時於朝，乃是雞人，蓋天子備官，挈壺掌漏，雞人告時，諸侯兼官，不立雞人，故

詩經

卷八 齊風

二十五

挈壺告也。庭燎箋云：王有雞人之官，是鄭意以為唯王者有雞人，諸侯則無也。
集傳比也。柳楊之下垂者，柔脆之木也。樊藩也。圃，萊園也。瞿瞿，驚顧之貌。夙，早也。折柳樊圃，雖不足恃，然狂夫見之，猶驚顧而不敢越，以比晨夜之限甚明，人所易知，今乃不能知而不失之早，則失之莫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序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

是惡作詩而去之。

箋：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襄公素與淫通，及嫁，公諄之，公與夫人如齊，夫人愬之。襄公、襄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而搯殺之。夫人久留於齊，莊公即位後乃來，猶復會齊侯于禚，于視丘，又甜齊師，齊大夫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之，又非魯桓公不能禁制夫人而去之。

詩經

卷八 齊風

三六

疏 經上二章刺襄公淫乎其妹下章責魯桓以敵苟猶嗟之序知襄公所淫之妹文姜也桓十八年左傳云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諱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莊元年公羊傳云夫人諸公子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拉幹而殺之春秋經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是文姜以桓三年歸魯也左傳於桓十八年如齊之下始云齊侯通焉箋知素與通者以奸淫之事生於聚居不宜既嫁始然也且桓六年九月經書丁卯子同生即莊公也猶嗟序稱人以莊公為齊侯之子公羊傳稱桓公云同非吾子明非如齊之後始與齊侯通也公羊

拉幹而殺之史記稱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上車搢其脇公死於車搢與拉音義同此言搢殺者說文云搢提也何休云幹脇拉折聲正謂手提其脇而折拉然為聲此指言殺狀故言搢也夫人以桓十八年與公如齊經書公之喪至自齊傳不言文姜來歸莊元年傳云不書即位文姜出故也莊元年經書三月夫人遜于齊公羊傳云夫人固在齊矣其言遜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何休及賈逵服虔皆以為桓公之薨至是年三月葬而小祥公憂思少殺念及於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遜于齊耳其實先在子齊本未歸也至二年夫人會齊侯于禚是從魯往之則於會之前已反魯矣服虔云蓋魯桓公之喪從齊來以文姜為二年始來杜預以莊元年歲首即位之時文姜來公以母出之

詩經

卷八 齊風

三七

故不忍即位文姜於時感公意而來既至為魯人所尤故三月又遜于齊謂文姜來而復去非先在齊二者說雖不同皆是莊公即位之後乃來也杜預創為其說前儒盡不然也鄭於喪服小記之注引公羊正月存親之事則亦同於賈服至二年乃歸也春秋經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視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是夫人復會齊侯如齊師也莊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亦是淫事此不言者畧舉其先三會以包其後二會也左傳於會禚書奸於會防言齊志杜預以為意出于夫人則云書奸意出于齊侯則云齊志則視丘與如齊師奸由從夫人防穀奸徐于齊侯鄭意或亦當然去之者謂棄齊而去

朱子辨說此序據春秋經傳為文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傳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貌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崔然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蕩平易也齊子文姜也懷思也箋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興者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為淫泆之行其

威儀可恥惡如狐婦人謂嫁曰歸言文姜既以禮從此道嫁于魯侯也懷來也言文姜既曰嫁於魯侯矣何復來爲乎非其來也

疏毛以爲南山雄狐各自爲喻言南山高大崔崔然以喻國君之位尊高如山也雄狐相隨綏綏然雄當配雌理亦當然也今二雄無別失陰陽之匹以喻夫當配妻今襄公兄與妹淫亦失陰陽之匹以襄公居尊位而失匹配故舉淫事以責之言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侯之子女文姜用此道而歸嫁於魯既曰歸於魯止自有夫矣襄公何爲復思之止而與之會爲此淫乎鄭以爲狐在山上爲喻言南山高大崔崔然有雄狐在此山上

詩經

卷八

齊風

三十九

以未配耦形貌綏綏然其狀可恥惡也既言公淫可惡又責文姜會公言魯之道路有蕩然而易齊子文姜從此道而歸於魯既曰歸於魯止當專意事夫何爲又復來止責文姜之來會襄公也詩人自歌土風山川不出其境故云南山齊南山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散則可以相通牧誓曰牝雞之晨飛得稱牝明走得稱雄僖十五年左傳稱秦伯伐晉筮之遇蠱其繇曰獲其雄狐亦謂杜爲雄

集傳比也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貌狐邪媚之獸綏綏求匹之貌魯道適魯之道也蕩平易也齊子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襄

公通焉者也由從也婦人謂嫁曰歸懷思也止語辭言南山有狐以比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且文姜既從此道歸于魯矣襄公何爲而復思之乎

葛屨五兩冠綏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傳葛屨服之賤者冠綏服之尊者庸用也

箋葛屨五兩喻文姜與姪娣傳姆同處冠綏

詩經

卷八

齊風

三十九

喻襄公也五人爲奇而襄公往從而雙之冠屨不宜同處猶襄公文姜不宜爲夫婦之道此言文姜既用此道嫁於魯侯襄公何復送而從之爲淫泆之行

疏屨以兩隻爲貝五爲數之奇言葛屨服之賤雖有五兩其數雖奇以冠綏往配而雙止則非其宜以喻文姜是襄公之妹雖與姪娣傳姆有五人矣其數雖奇以襄公往配而雙之亦非其宜襄公兄也文姜妹也兄妹相配是非其宜既云不宜相配又責非理爲淫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子文姜用此道以歸魯止曷又用此道以歸魯止彼自有夫襄

詩經

卷八

齊風

三十

公何為復從雙止責其復從文姜為淫泆之行履必兩隻相配故以一兩為一物綏必屬之於冠故冠綏共為一同莊十九年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媵之皆有姪婦從姪者何兄之子婦者何女弟也是諸侯夫人有姪有婦也襄三十年公羊傳曰宋灾伯姬存焉有司請出伯姬曰吾聞之婦人夜出不見傳姆不下堂傳至姆未至逮火而死是諸侯夫人有傳姆也士昏禮云姆在其右注云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士妻之姆如此則諸侯夫人其姆亦當然也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傳姆教之執麻枲治絲繭則傳是姆類亦當以婦人老者為之矣何休云選老大夫為傳大夫妻為姆以男子為傳書傳未有云焉且大夫之妻當自處家無由從女而嫁使

夫人動輒待之也責襄公從之言以意從送與之為淫耳非謂從之至魯也

集傳比也兩二屨也綏冠上飾也履必兩綏

必雙物各有耦不可亂也庸用也用此道以

嫁于魯也從相從也

廬陵羅氏曰複下曰舄禪下曰屨下謂底禮書二組屬於舄順頭而下結之謂之綏綏之垂者謂之綏

蕤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傳蕤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然後得麻必告父

母廟鞠窮也

箋樹麻者必先耕治其田然後樹之以言人

君取妻必先議于父母取妻之禮議於生者

十於死者此之謂告鞠盈也魯侯女既告父

母而取何復盈從令至于齊乎又非魯桓

釋文蕤本或作藝技藝字耳衡音橫亦作橫

西耕曰橫從韓詩作由云南北耕曰由

詩經

卷八

齊風

三十

毛以為種麻之法如之何乎必橫縱獵其畝畝種之然後得麻以與娶妻之法如之

何乎必告廟畝其父母娶之然後得妻魯桓

既曰告廟而娶得之正宜以婦道禁之何為

又使窮極邪意而至齊乎止責魯桓不祭制

文姜鄭唯以鞠為盈為異此云蕤麻后稷

生民云蕤之荏菹大司徒云教稼穡樹藝則

樹藝皆種之別名在田逐禽謂之獵則獵是

行步踐履之名謂既耕而東西踐躡繫摩之也今定本云重之然後得麻義雖得通不如

為種字也婚有納吉之禮上而得吉使告

女家是要妻必卜之士冠禮云筮於廟門明

卜亦在廟也曲禮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

爲卜者以納吉爲六禮之一故舉卜言之案
婚禮受納采之禮云主人筵於戶西注云主
人女父也筵爲神布席也將以先祖之遺體
許人故受其體於廟也其後諸禮皆轉以相
似則禮法皆告廟矣女家尚每事告廟則夫
家將行六禮皆告於廟非徒一卜而已明以
卜爲大事故特言之

集傳興也藝樹鞠窮也欲樹麻者必先縱
橫耕治其田畝欲娶妻者必先告其父母今
魯桓公既告父母而娶矣又曷爲使之得窮
其欲而至此哉

詩經

卷八 齊風

三十一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傳克能也極止也

箋此言析薪必得斧乃能也此言取妻必待
媒乃得也女既以媒得之矣何不禁制而恣
極其邪意令至齊乎又非魯桓
集傳興也克能也極亦窮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集傳春秋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
齊公薨于齊傳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
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濱也謂之
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
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享公
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此詩前二章
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也

詩經

卷八 齊風

三十二

序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
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疏求大功與求諸侯一也若諸侯從之則大
功克立求大功者欲求爲霸主也天子衰
諸侯興故曰霸中侯霸免注云霸猶把也把
天子之事於時王室微弱諸侯無主齊是大
國故欲求之鄭以國語云齊莊侯於是乎小
伯章昭曰小伯主諸侯盟會襄即莊孫僖子
以父祖已作盟會之長可以爲霸業之基又
自以國大民衆負恃強力故欲求爲霸也至
其弟桓公即求而得之是齊國可以爲霸但
襄公無德而不可求耳上二章刺其求大功
卒章刺其不能脩德皆言其所求
非道之事勞心忉忉是志大心勞
朱子辯說未見
其爲襄公之詩

無田甫田維秀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切切

傳興也甫大也大田過度而無人功終不能獲切切憂勞也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

切切耳

箋興者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脩德積

小以成高大

疏上田謂墾耕下田謂土地以襄公所求非道故設辭以戒之言人治田無得田此大

田若大田過度力不克給田必蕪穢維有秀草驕驕然以喻公無霸德思念遠人若思彼

詩經

卷八 齊風

三十四

遠人德不致物人必不至維勞其心切切然

口準功治田穀乃可獲勤身脩德功亦不

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也言無田甫田猶多方云宅爾宅田爾田今人謂佃食古之

遺語也周禮授民田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

百畝下地家三百畝謂其人力堪治故禮以

此為度過度謂過此數而廣治田也

集傳比也田謂耕治之也甫大也秀害苗之

草也驕驕張王之意切切憂勞也言無田甫田也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草盛矣無思遠人也思遠人而人不至則心勞矣以戒時人

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徒勞而無功也

眉山蘇氏曰田必自其小者始小者有餘而甫田可啟矣思遠人必自其近者始近者既服而遠者自至矣

無田甫田維秀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傳桀桀猶驕驕也怛怛猶切切也

集傳比也桀桀猶驕驕也怛怛猶切切也

婉兮變兮總角卯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傳婉變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卯幼穉也弁

詩經

卷八 齊風

三十五

冠也

箋人君內善其身外脩其德居無幾何可以立功是是婉變之童子少自脩飾卯然而稚

見之無幾何突耳加冠為成人也

釋文總本又作總見今一本作見之突

疏言有童子婉然而少變然而好今總聚其

幾時而更見之突然已加冠弁為成人今言

童子少自脩飾未幾時而即得成人以喻人

君能善身脩德未幾時而可以立功今君不脩其德欲求有功故刺之內則云男女未

今不作若字

壽經

卷人 齊風

三太

韻書曰、陀骨皮大從穴中暫出也、

南田三章章四句

序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疏 用畢以掩兔、用弋以射鴈、釋天云、噶謂之畢、李巡曰、噶、陰氣獨起、陽氣必止、故曰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詩經

卷八 齊風

毒

疏言吾君之盧犬其環鈴鈴然爲聲又美其君言吾君其爲人也美好且有仁恩言古

集傳賦也。盧田犬也。令令犬領下環聲。此

詩大意與還略同、

盧重環其人美且鬖

傳重環子母環也、鬖好貌、

箋鬖當爲權、權勇壯也、

釋文重直龍反、鬖音權、

疏箋以諸言且者皆辭兼二事、且仁且德、既美而復有仁才、則且鬖不得爲好貌、故易

之巧言云無拳無勇、是鬖爲勇壯也、以君能盡其仁愛、與百姓同樂、故美其且仁、以君身

有勇壯能捕取猛獸、故美其且鬖、以君善於射御、多有才能、故美其且德、皆是獵時之事

詩經卷八 齊風

故歷言之大叔于田序云、叔多才而好勇、亦謂獵時有才勇也、

集傳賦也、重環子母環也、鬖鬖好貌、

盧重鉤其人美且偲

傳鉤一環貫二也、偲才也、

箋才多才也、

釋文鉤音悔、偲說文云強也、

疏環謂大環貫一小環也、重鉤謂一大環貫二小環也、說文亦云、鉤環也、一環貫二、

集傳賦也、鉤一環貫二也、偲多鬚之貌、春秋

傳所謂于思卽此字、古通用耳、

安成劉氏曰、左傳宣公二年、宋之城者、譏華元曰、于思于思、棄甲復來、陸氏曰、思、西才反、

多鬚貌、則此思字音顯、

盧令三章章二句

序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

間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

釋文敝本又作弊、敗也、

疏文姜淫亂、由魯桓微弱使然、經三章皆是惡魯桓、以刺文姜之辭、夏官虎賁氏云、舍

詩經卷八 齊風

則守王閔、注云、舍、王出所止宿處也、開、杜子春云、杜、杜、謂行馬、玄謂行馬、再重者、以

周衛有外內列、周衛防守之物、名之曰開、則周亦防禁之名、故此及猗嗟之序、皆防閑並

言之也、齊則襄公通妹、魯則夫人外淫、桓公見殺於齊、襄公惡名不滅、是爲二國患也、文

姜既嫁於魯、齊人不當刺之、齊人惡君而復惡文姜、亦所以刺君、故編之爲襄公詩也、

朱子辨說桓當作莊、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傳與也、鰈、大魚、如雲、言盛也、

箋鰈、魚子也、魴也、鰈也、魚之易制者、然而敝

敗之筍不能制。與者喻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終其初之婉順。其從姪娣之屬。言文姜初嫁于魯桓之時。其從者之心意如雲然。雲之行順風耳。後知魯桓微弱。文姜遂淫恣。從者亦隨之爲惡。

詩經

卷八 齊風

單

疏 毛以爲筍者捕魚之器。魴鰈之大魚。非弊之夫所能制。又言文姜難制之意。齊子文姜初歸於魯國。正其從者庶姜庶士其數眾多。如雲然。以此強盛。故魯桓不能禁也。鄭以爲魴鰈自是魚之易制者。但筍以弊敗不能制。以喻文姜是婦人之易制者。但由魯桓以微弱不能制。齊子文姜初歸於魯國。正其從者之心如雲然。雲行順風。東西從者隨。猶善惡由文姜淫佚。故從者亦淫。孔叢子云。衛人釣於河。得魴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鰈過而不視。又以豚之半。鰈則吞矣。子思歎曰。魚貪餌以死。士貪祿以亡。是鰈爲大魚也。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鰈也。鰈字異。蓋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鰈也。魯語云。宜公夏濫於泗。黃里革斷其罟而弃之。曰。魚禁鰈鰈。鳥翼鰈鰈。鰈鰈物也。是亦以鰈爲魚子也。毛以鰈爲大魚。鄭以鰈爲魚子。而與魴相配。則魴之爲魚中魚也。故可以爲大。亦可以爲小。陸機疏云。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於

中國魴。故其鄉語曰。居就糧。梁水魴是也。孫毓云。齊爲大國。初嫁寵妹庶姜庶士盛如雲。而故妹來自桓公。不能禁制。言從者之盛。傳意當然。文姜歸魯之日。襄公未爲君。言寵妹則非也。

集傳比也。敝壞。筍。罟也。魴鰈大魚也。歸歸齊也。如雲言衆也。齊人以敝筍不能制大魚。比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故歸齊而從之者衆也。

詩經

卷八 齊風

單

說文曰。曲竹捕魚。朱子曰。防所以止水。閑所以存物。

敝筍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傳魴鰈大魚。如雨言多也。

箋魴似魴而弱。鱗如雨言無常。天下之則下天不下則止。以言姪娣之善惡。亦文姜所使止。

釋文 魴廣雅云。魴也。音連。

疏 陸機疏云。魴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魴不如啗。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魴。或謂之胡魴。幽州人謂之鵠。或謂之胡魴。

集傳比也、缺似魴厚而頭大、或謂之魴、如雨、亦多也、

譚雅曰、魴性旅行、故其字從與、亦謂之魴也、
龜山楊氏曰、如雲如雨、言從之者衆也、許穆
夫人思歸唁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
止、若魯莊公剛而有制、使魯人無肯從者、如
許人焉、則文姜雖
欲適齊、尚可得乎、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傳唯唯、出入不制、水喻衆也、

箋唯唯、行相隨順之貌、水之性可停可行、亦

詩經

卷八 齊風

聖一

言姪娣之善惡在文姜也、

釋文 唯唯、韓詩作遺、遺、言不能制也、

疏 上二章言魚名、此章言魚貌、傳以大魚出
入不制、箋以小魚行相隨順、故爲辭異耳、

其於唯唯、義亦同也、

集傳比也、唯唯、行出入之貌、如水、亦多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集傳按春秋魯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

侯于禚、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觀丘、五

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會齊
侯于防、又會齊侯于穀、

杜氏曰、禚、齊地、觀丘、魯地、
武夷、胡氏曰、兩君相見、享于廟中、禮也、非
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其矣、曰會
曰享、猶爲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
亡矣、又曰防、魯地、穀、齊地、一歲而再會焉、
其爲惡益遠矣、

春秋莊公十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十九年、
夫人姜氏如莒、二十年、夫人姜氏如莒、胡
氏傳云、禮義者、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
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思歸
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思唁其兄
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錄於國風、以示

詩經

卷八 齊風

聖三

後世、使知男女之別也、今夫人如齊、以寧
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
得往、宗國猶爾、而况如莒乎、婦人從人者
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
其妹、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
觀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
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廢
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
知防閑之道矣、

序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

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箋故、猶端也、

疏 國人刺君乃是常事諸序未有宋國之名

言其民刺君此獨云齊人刺襄公者以文

姜魯之夫人襄公征入魯境以

其齊魯交錯須言齊以辨嫌

載驅薄薄簟第朱鞞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傳 薄薄疾驅聲也簟方文席也車之蔽曰第

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發夕自夕

發至旦

箋 此車襄公乃乘焉而來與文姜會襄公既

詩經 卷八 齊風 四十五

無禮義乃疾驅其乘車以入魯境魯之道路

平易文姜發夕由之往會焉魯無慚恥之色

釋文 薄魯各反徐扶各反第音弗鞞

疏 言襄公將與妹淫則驅馳其馬使之疾行

其車之聲薄薄然用方文竹簟以為車蔽

又有朱色之革為車之飾公乘此車馬往就

文姜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子文姜乃由

此道發夕至旦來與公會公與妹淫曾無愧

色故刺之斯干說鋪席燕樂之事云下莞

上簟簟字從竹用竹為席其文必方也車之

蔽曰第謂車之後戶也說文云鞞革也獸皮

治去毛曰革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其上

又以翟羽為之飾也釋器云與革前謂之鞞

後謂之第李巡曰與革前謂與前以革為車

飾曰鞞第車後戶名也郭璞曰鞞以韋鞞車

鞞也第以韋鞞後戶也又云竹前謂之鞞後

謂之蔽李巡曰竹前謂編竹當車前以掩蔽

名之曰鞞禦止也孫炎曰禦以鞞為車飾也

郭璞曰蔽以鞞衣後戶也如爾雅之文車前

後之飾皆有鞞有鞞故此說車飾云鞞第朱

鞞也彼文華飾後戶謂之蔽則第蔽異矣此

言車之蔽曰第第蔽為一者彼因革與竹別

而異其文耳其實革竹同飾後戶俱為車之

蔽寒故此傳第蔽通言之春官巾車掌王后

之車輅有重翟厭翟碩人說衛侯夫人云翟

第以朝是婦人之車有翟羽飾矣經傳不言

諸侯路車有翟飾者今傳言羽飾必當有所

案據不知出何書也言發夕謂夕時發行

故為發夕至旦小定云明發不寐謂此至明

詩經 卷八 齊風 四十五

之開發未嘗寢寐故為發夕至明下言汶

水湯湯則魯在汶側齊在魯北水北曰陽傷

元年左傳稱公賜季友汶陽之田當齊襄公

之時汶水之北尚是魯地故知襄公乘車入

魯境也兄則盛飾而行妹則疾行會之

集傳 賦也薄薄疾驅聲簟方文席也第車後

戶也朱朱漆也鞞獸皮之去毛者蓋車革質

而朱漆也夕猶宿也發夕謂離於所宿之舍

○齊人刺文姜乘此車而來會襄公也

四驪濟濟垂轡濶濶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傳四驥言物色盛也。濟濟美貌垂轡轡之垂者。淵淵衆也。言齊子於是樂易然。

箋此又刺襄公乘是四驥而來。徒爲淫亂之行。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爲閭弟古文尚書以弟爲閭。閭明也。

釋文爾爾本亦作淵同乃禮反徒一本作從

疏毛以爲襄公將與妹淫乘其一駟之馬皆其六轡淵淵然衆爲此盛飾往就文姜魯之道有蕩然平易齊子文姜於是樂易然

詩經

卷八 齊風

四七

來與兄會曾無慚色故刺之鄭唯慚爲異言文姜開明而往會之夏官校人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物馬齊其力言四言驥道其物色俱盛也箋以爲齊子愷悌文在魯道之下則愷悌爲在道之事若是其心樂易非獨在道爲然且上云發夕此當爲發夕之類故與其餘愷悌不同也故讀愷爲閭易稱閭物成務說文云閭開也古文尚書卽今鄭注尚書是也無以悌爲閭之字唯洪範稽疑論十兆有五曰閭注云閭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閭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閭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爲閭閭明也上言發夕謂初夜卽行此言閭明謂侵明而行釋言云愷悌發也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云閭明發行郭璞又引此詩云齊子愷悌是閭亦爲行之義也今定本云此愷悌發也猶

言發夕又云悌古文尚書以爲閭更無悌字義並得通

集傳賦也驥馬黑色也濟濟美貌淵淵柔貌

豈弟樂易也言無忌憚羞恥之意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傳湯湯大貌彭彭多貌翱翔猶彷彿也

箋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

疏序言疾驅於通道大都行人彭彭是爲通應言汶水也此襄公入於魯境往會文姜若是魯桓尚存不應公然如此此篇所陳蓋

詩經

卷八 齊風

四七

是莊公時事亦不知大都爲何邑

集傳賦也汶水名在齊南魯北二國之竟湯

湯水盛貌彭彭多貌言行人之多亦以見其

無恥也

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傳滔滔流貌儻儻衆貌

釋文滔吐刀反儻表

集傳賦也滔滔流貌儻儻衆貌遊敖猶翱翔

也。

載驪四章章四句

序。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釋文 猗字或作猗。

朱子辯說 此序得之。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

詩經

卷八 齊風

車人

踰兮。射則臧兮。

猗。猗嗟。歎辭。昌。盛也。頎。長貌。抑。美色。揚。廣揚。

好目揚眉。踰。巧趨貌。

箋。昌。佼好貌。臧。善也。

疏。齊人傷魯莊公。猗嗟。此莊公之貌。甚昌。盛

今其形狀頎然而長。好兮。然而美者。其頎上揚。廣兮。又有美目揚眉兮。巧為趨步。其舉動踰然兮。射則大善兮。威儀技藝。其美如此。而不能防閑其母。使之淫亂。是其可嗟傷也。猗。是心內不平。嗟。是口之暗咀。皆傷歎之聲。若猶然也。此言頎若長兮。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說文王之狀云。黜然而黑。頎然而長。

是也。今定本云。頎而。今而與若義並通也。傳昌為盛。不言為其貌。故申足之云。佼。好貌。

揚。是頎之別名。抑。若揚之貌。故知抑為美。色。頎。貴潤。故言揚廣揚。美目揚兮。目揚俱美。又傳解揚為眉。蓋以眉。毛揚起。故名眉為揚。

集傳。賦也。猗。嗟。歎詞。昌。盛也。頎。長貌。抑。而若

揚。美之盛也。揚。目之動也。踰。趨翼如也。臧。善

也。齊人極道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如此。

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若曰。惜乎其

獨少此耳。

詩經

卷八 齊風

車人

受源輔氏曰。抑若揚兮。所以甚言其美也。雖抑之而猶若揚。而況於揚之手。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

正兮。展我甥兮。

傳。目上為名。二尺曰正。外孫曰甥。

箋。成。猶備也。正。所以射于侯中者。天子五正。

諸侯三正。大夫二正。外皆居其侯中。參分之

一焉。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容貌技藝如此。

誠我齊之甥。言誠者。拒時人言齊侯之子。

釋文 正音征畫

疏齊人傷魯莊公狩嗟此莊公目上之名甚

儀容貌既備足今又善於為射終日射侯其

矢不出正之內今此又誠是我齊之外甥今

威儀技藝如此又實是齊之外甥不能使母

不淫令人以為齊侯之子是其可嗟傷也

正者侯中所射之處經典雖多言正鵠其正

之廣然則無文鄭於周禮考之以為大射則

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正大

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侯身長一丈八

尺者正方六尺侯身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

六寸大半寸侯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少

半寸正以絲畫為之其外之廣雖則不同其

內皆方二尺毛於正鵠之事唯此言三尺曰

詩經 卷八 齊風 五十

正耳既無明說鄭言正之內方二尺者亦更

無明文蓋應顧此傳耳外孫曰甥王肅云據

外祖以言也謂不指襄公之身總據齊國為

甥孫孫云姊妹之子曰甥謂吾舅者吾謂之

甥此爾雅之明義末學者之所及豈毛公之

博物王氏之通識而當亂於此哉抑者以襄

公雖舅而鳥獸其行犯親亂類使時人皆以

為齊侯之子故絕其相名之倫更本於外祖

以言也凡異族之親皆稱甥然此是毛傳之

言不應代詩人為絕其相名之倫孫毓之

非也夏官射人以射法治射義王以六耦

射三侯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

二侯樂以狸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

射一侯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

侯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下所射之

正數也彼文大夫士同射二正今定本云大

夫二正士一正誤耳外皆居其侯中三分之

一者其外畔準侯廣狹各居其侯三分之一

其內皆方二尺故彼注云九節七節五節者

奏樂以為射節之差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

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

正而已畫五正之侯者中朱次白次蒼次黃

玄居外三正者損玄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畫

以朱絲其外之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鄭言

中二尺是中央之采方二尺以外準其采之

多少正之廣狹均布之以至於外畔也言居

侯三分之一侯之廣狹則有三等不同五正

之侯則方一丈八尺三正之侯方一丈四尺

一正之侯則方一丈一尺知者以大射之鵠賓射

之正雖其侯正鵠不同侯道遠近一也儀禮

大射禮者諸侯射禮經曰司馬命量人量侯

道以狸步大侯九十穆七十射五十鄉射記

記射之侯云侯道五十弓則大射所云九十

有九十五十皆謂弓也諸侯大射三侯之道既

數亦當然故射人注云量侯道者以弓為度

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者五十

弓弓之下制長六尺是侯道遠近有三等不

同也鄉射記又云弓二寸以為侯中侯中謂

侯身也鄉射之侯既弓取二寸則餘侯亦當

然天官司裘注說大射之侯引鄉射記曰弓

二十以為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

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

一丈大射既然則賓射亦爾考工記云梓人

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司衣

掌大射之禮云設其鵠射人治賓射之儀則

云五正三正二正有正者無鵠者无正則正

與鵠大小同矣。故射人注云：鵠乃用皮，其大如正鵠，居侯中三分之一，則知正亦在侯三分之一，各準其侯之廣狹而畫之耳。謂之正者，射人注云：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大。射注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正鳥之捷點者，射之難也。以中為侯，故射取名焉。大射射鵠，賓射射正。此言不出正，今據賓射為文也。

集傳賦也，名猶稱也。言其威儀伎藝之可名也。清目清明也。儀既成，言其終事而禮無違也。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

詩經

卷八 齊風

五十二

侯而設正，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言稱其為齊之甥，而又以明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詞也。按春秋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子同生，即莊公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

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傳：變，壯好貌。婉，好眉目也。選，齊貫中也。四矢，

乘矢。

箋：選者，謂於倫等最上。貫，習也。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

釋文

選，雪縣反。貫，毛古亂反。鄭古患反。反如字。韓詩作變，變易。

疏：毛以為齊人傷魯莊公，猗嗟此莊公容貌，變然而好。今其清揚眉目之間，婉然而美，非徒能中而已。每番重射四矢，皆反復其故處，善射如此，足以捍禦四方之亂。今威儀伎藝如此，而不能防閑其母，故刺之。鄭唯

詩經

卷八 齊風

五十三

舞則選兮，射則貫兮。乘車必駕四馬，因今其射，即貫習為之。今乘車必駕四馬，因即謂四馬為乘。大射，卿射，皆以四矢為乘。矢，故傳侯用之。大射皆三番射，訖上而不復射，是禮射三而止也。必三而止者，案儀禮大射初使三耦射之，而未釋獲，射訖取矢以復君與卿大夫等射，釋獲飲不中者訖。君與卿大夫等又射取中於樂節。注云：君子之於事也，始取苟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然則初射惟三耦，其後兩番，君始與卿大夫等射。此言禮射三而止，通三耦等為言。射法三而止，而云終日射侯者，美其久射而常中，非禮射終一日也。每射四矢，皆復故處，言常中正鵠也。

集傳：賦也。變，好貌。清目之美也。揚眉之美也。

婉亦好貌。選異於衆也。或曰：齊於樂節也。貫中而貫革也。四矢禮射，每發四矢，反復也。中皆得其故處也。言莊公射藝之精，可以禦亂。

如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可見矣。

猗嗟三章章六句

集傳：或曰：子可以制母乎？趙子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風

詩經

卷人齊風

五十四

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哀敬之不至，威命之不行耳。東萊呂氏曰：此詩三章譏刺之意，皆在言外。嗟歎再三，則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

華谷嚴氏曰：變風之體，意在言外，有全篇首尾皆託之他辭，但中間令下一二語自然使人默會。如此詩極言其人容貌威儀，伎藝之美，而以嘆息之詞發之，是其人所

不足者，必有在於容貌威儀伎藝之外矣。中間展我甥兮一句，只是一甥字，便見得是刺魯莊公，只一展字，便見得是以莊公爲齊侯之子，讀者既默會其意，見得自猗嗟而下，句句是稱美處，節節是歎息不滿處，詞不急迫而意深切矣。

豐山謝氏曰：一章射則臧兮，射則善矣。德則未見其善，亦可惜也。二章展我甥兮，莊公誠爲我齊國之甥，今人乃以爲齊侯之子，亦可惜也。三章以禦亂兮，莊公善射，似可以禦亂也。齊侯文姜之淫亂，則無兼以禦之，亦可惜也。

詩經

卷人齊風

五十五

三山李氏曰：夫人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世人乃專心於此而忘其本，故莊公有威儀，伎藝之美，而不能止乾侯之禍，漢成帝善修儀之亟，而不能止乾侯之禍，漢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而不能制趙氏之橫，雖多才多藝，而不能務本，何所補哉？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一百四十三句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八終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九

明後學張溥纂

魏譜 漢鄭玄著

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晉舜耕于歷山。陶於河濱。禹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飯。見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

詩經

卷之九

一

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晉且福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目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

疏地理志云。河東郡有河北縣。詩魏國也。所營都或云蒲坂。即河東縣是也。禹受禪都于陽城。安邑皆屬河東。五子之歌。怨太

詩經

卷之九

二

康失邦。其歌云。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風道。乃底滅亡。左傳引其文。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不遷居。不易民。其陶唐虞夏之都。大率相近。不出河東之界。故書貴太康亡失。然則魏都河北蒲坂。故安邑皆偏近之。故云。魏者舜禹所都之地。謂境內有其都耳。魏不居其墟也。禹貢云。壺口雷首。至於太岳。底柱析城。至於王屋。地理志云。雷首在蒲坂南。析城在濩澤西南。皆在河東界內。是其屬冀州也。襄二十九年左傳曰。虞號焦。滑霍陽韓魏皆姬姓。是與周同姓也。魏世家絕不知所封為姬姓。言周以封同姓子。地理志云。魏國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實諸河之干。今是南枕河曲也。汾沮洳。日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刺君采其菜於汾。明其境險汾矣。故知北涉汾水。尚書傳注云。歷山在河東。是舜耕之處。在魏境也。河北之濱。歷山相近。同為魏地。皇甫謐云。言陶於河濱。即禹貢所謂陶丘。今濟陰定陶之西南。陶丘亭是也。言河濱。明近河。不宜在濟陰。謐之言謬耳。感舜禹之化。則應皆儉約。而碩鼠伐檀。又以刺君貪鄙者。難遺風尚在。人性不同。不能使貪者皆儉。因著屨等刺儉者多。又其詩在先。故言儉約之化耳。晉有唐之遺風。詩稱唐國。此有舜禹舊化。其詩不稱虞夏者。晉初唐叔封為唐侯。又能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故謂之唐。魏初無虞夏之名。虞夏又非諸侯之國。徒感儉約之化。尚且稱急。故諸本於舜禹耳。無義言虞夏也。堯舜道同。而感有深淺者。時君政異故也。魏國西接於秦。北鄰於

晉桓四年左傳曰秦師圍魏是秦數伐之終為晉所滅明晉亦侵之魯閔公已前魏國尚存故平桓之世得作詩也魏無世家而鄭於左方中云葛屨至十歲之間為一君伐禮頑鼠為一君知者以上五篇刺儉下二篇刺貪其事相反故分為異君或父祖或子孫不可知案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為季札歌魏曰美哉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為明主也季札美其有儉約之餘風而無德以將之失於太儉故詩人刺之

魏一之九

集傳魏國名本舜禹故都在禹貢冀州

詩經

卷之九

三

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其

地陘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

東萊呂氏曰水經注魏國城西南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此去首山十餘里處河曲

之間土周初以封同姓後為晉獻公所滅地迫陘

而取其地安成劉氏曰先儒以魏所封今為文王于畢公高之後也

河中府解州即其地也解州今隸山西平陽府蘇氏

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為晉而作故

列於唐風之前猶邯鄲之於衛也眉山蘇氏曰

者鄭所滅也檜詩不為鄭而邯鄲為衛魏為晉何也邯鄲魏之詩作於既滅其詩所為者衛晉也至於檜詩未亡而先作矣今按篇中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疑實晉詩又恐魏亦嘗有此官蓋不可考矣

魏葛屨詁訓傳第九

釋文陸白案魏世家及左氏傳云姬姓國禹所都之域地在古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

序葛屨刺褊也魏地陘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

詩經

卷之九

四

儉書福急而無德以將之

箋儉音而無德是其所以見侵削

疏若地廣民稀則情不趨利地陘民稠耕稼無所衣食不給機巧易生人君不知其美反覆儉音福急德教不加於民所以日見侵削故舉其民俗君情以刺之以下圖有桃

及陟岵序皆云國小而迫日以侵削故箋採下章而言其刺之意

朱子辨說此未必為其君而作崔靈思集注其君作君子義雖稍通然未必序者之本意也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

襪之好人服之

傳料料猶線線也夏葛屨冬皮屨葛屨非所

以履霜慘慘猶纖纖也婦人三月廟見然後

執婦功要褻也祿領也好人好女手之人

笄葛屨賤皮屨貴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

履霜利其賤也六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爲婦

裳男子之下服賤又未可使縫魏俗使未三

月婦縫裳者辨其事也服整也褻也領也在

詩經

卷九 風

五

上好人尚可便整治之謂屬著之

疏魏俗趨利言料料然夏日所服之葛屨魏

俗利其賤至冬日猶謂之可以履寒葛屨

慘然未成婦之女手魏俗利其事新來嫁猶

謂之可以縫衣裳又深譏魏俗言褻之也領

之也在上之衣尊好人可使整治之裳乃服

之褻者亦使女手縫之是其趨利之甚料

料當爲稀疏之貌士冠禮云屨夏用葛冬皮

屨可也士喪禮云夏葛屨冬白屨注云冬皮

屨變言白者明夏時用葛亦白也月令季秋

霜始降則履霜自秋始言冬者冬爲寒其故

傳據儀禮而言凡屨冬皮夏葛則無用絲之

時而少儀云國家靡幣君子不履絲屨者謂

皮屨以絲爲飾也天官屨人說屨曰之儀有

約德純是屨用絲爲飾夏日之有葛屨猶絲

詩經

卷九 風

六

出注云婚禮畢將卧息又駭異義云昏禮之

幕枕席相連是其當夕成昏也以婦人之

服不殊裳故知所言裳者指男子之下服也

曲禮曰諸母不漱裳唯舉裳不漱則衣可漱

明裳爲賤士喪禮云衽者左執領右執要

又曰衽者以謂必有裳執衣如初注云帛爲

褶無絮雖復與褶同有裳乃成稱然則襦

有衣有裳而左右執之則左執衣領右執裳

要此要爲裳要字宜從衣故云要褻也要是

裳褻則褻爲衣領說文亦云褻衣領也二者

於衣於裳各在其上且又功

少故好人可使整治屬著之

集傳興也料料線戾寒涼之意夏葛屨冬皮

屨慘慘猶纖纖也女婦未廟見之稱也娶婦

行禮之服雖夏猶當用皮鄭於周禮注及志

言朝祭屨各從其裳之色明其不用葛也

慘慘爲女手之狀說文云纖好手古詩云

纖纖出素手是也下云宛然左辟是已入夫

家既入夫家仍云女手明是未成婦也魯子

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又云女未廟見而

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三月廟見

謂無舅姑者婦入三月乃見於舅姑之廟若

有舅姑則士祭禮所云贊明贊見婦於舅姑

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要袞，要褊，衣領，好人猶大人也。魏地陜隘，其俗儉嗇而褊急，故以葛屨履霜起興，而刺其使女縫裳，又使治其要褊而遂服之也。此詩疑卽縫裳之女所作。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傳提提，安諦也。宛，辟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象，婦所以爲飾。

詩經

卷九 鄘風

七

箋婦新至，慎於威儀，如是使之非禮，魏俗所以然者，是君心褊急，無德教使之耳。我是以刺之。

疏言好人初至，容貌安詳審諦，提提然至門之時，其夫揖之不敢當夫之揖，宛然而左辟之，又佩其象骨之揅，以爲飾，敬慎威儀如是，何故使之縫裳，魏俗所以然者，維是魏君褊心，無德教使然。我是以爲此刺也。釋訓云提提，安也。孫炎曰，提提，行步之安也。言安諦，謂行步安舒而審諦也。士昏禮云，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是婦至門，夫揖而入也。此好人不敢當夫之尊，故宛然而左還辟之，不敢當主，故就客位。

集傳賦也。提提安舒之意。宛然，讓之貌也。讓而辟者，必左，揅所以摘髮，用象爲之，貴者之飾也。其人如此，若無有可刺矣，所以刺之者，以其褊迫急促，如前章之云耳。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集傳廣漢張氏曰，夫子謂禮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

至於吝嗇迫隘，計較分毫之間，而謀利之

詩經

卷九 鄘風

八

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三詩皆言急迫瑣碎之意。

序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釋文其君子一本無子字

彼汾一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

殊異乎公路。

傳汾水也。沮洳，其漸洳者，莫，菜也。路，車也。

箋言我也。於彼汾水漸洳之中，我采其莫以

爲菜。是儉以能勤之子。是子也。是子之德美。無有度。言不可尺寸。是子之德美。信無度矣。雖然其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耗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耗車之族是也。

詩經

卷九 魏風

本

疏 由魏君儉以能勤於彼汾水漸洳之中。我彼其采莫之子。能勤儉如是。其美信無度矣。非尺寸可量也。美雖無度。其采莫之事。殊異於公路。賤官尚不爲之。君何故親采莫乎。刺其不得禮也。沮洳漸洳之處。故爲漸洳。

陸機疏云。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假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纔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爲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述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案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其集注序云。君子儉以能勤。案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其君美亦得通。宛丘云。游蕩無度。宿之初筵云。飲酒無度。皆謂無節度也。此不得爲美。無節度故爲無復度。限言不可以尺寸量也。公路與公行一也。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兵車之行。列者。則謂之公行。正是一官也。宣二年左傳云。晉成公立。乃宦卿之適。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公許之。冬。趙盾爲耗車之族。是其事也。趙盾自以爲庶子。讓公族而爲公行。言爲耗車之族。明公行掌耗車。服虔云。耗

詩經

卷九 魏風

十

車戎車之倅。杜預云。公行之官是也。其公族則適子爲之。掌若宗族。成十八年左傳曰。晉荀會樂。屬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恭儉孝弟。是公族主君之同姓。傳有公族餘子公行。此有公路公行。公族知公路。非餘子者。餘子自掌餘子之政。不掌公車。不得謂之公路。明公路即公行。變文以韻句耳。此公族公行。諸侯之官。故魏晉有之。天子則巾車。掌王之五路車。僕掌戎車之倅。則禮六官皆無公族公行之官。是天子諸侯異禮也。

集傳與也。汾水名。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莫菜也。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可爲羹。無度。言不可以尺寸量也。

公路者。掌公之路車。晉以卿大夫之庶子爲之。此亦刺儉不中禮之詩。言若此人者。美則美矣。然其儉嗇福急之態。殊不似貴人也。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傳萬人爲英。公行。從公之行也。

箋采桑。親蠶事也。從公之行者。主君兵車之行。列。

集傳興也。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垣

一方人英華也。公行，即公路也。以其主兵車

之行列，故謂之公行也。

彼汾一曲，言采其蕒。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

殊異乎公族。

傳蕒，水鳥也。公族，公屬。

箋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

釋文蕒音積，昭說文作侶。

詩經

卷九 魏風

十一

疏釋草云：蕒，牛屑。李巡曰：別二名，郭璞引毛

詩傳曰：水鳥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

復陸機疏云：今澤蕒也。其葉如車前

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

集傳興也。一曲，謂水曲流處。蕒，水鳥也。葉如

車前草。公族，掌公之宗族。晉以卿大夫之適

子爲之。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序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

以膏，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

詩也。

朱子辨說園小而迫，日以侵削者得之，除非是。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

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

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傳興也。園有桃，其實之殽。國有民得其力，曲

合樂曰歌。徒歌曰謠。夫人謂我欲何爲乎。

箋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於民食園桃而

詩經

卷九 魏風

十一

已不施德教，民無以戰。其侵削之由，由是也。

我心憂君之行如此，故歌謠以寫我憂矣。士

事也。不知我所爲歌謠之意者，反謂我於君

事驕逸故。彼人謂君也。曰於也，不知我所爲

憂者。既非責我，又曰君儉而膏，所行是其道

哉。子於此憂之何乎。如是，則衆臣無知我憂

所爲也。無知我憂所爲者，則宜無復思念。

以自止也。衆不信我，或時謂我謗君，使我得

罪也。

疏毛以為國有桃得其力為君用今魏君不用民力又不用民德教使國日以侵削故大夫憂之言已心

之憂矣我遂歌而且謠以寫中心之憂不知

我者見我無故歌謠謂我於君事也驕逸然

故彼人又言云君之行是哉子之歌謠欲何

其為乎彼人既不知我而責我矣而我心之

憂矣其誰能知之既無知我者或謗我使我

得罪其有誰能知之我蓋欲亦自止勿復思

念之彼人正謂不知我者曰其並為辭鄭

以為國有桃魏君取其實為之殺又以彼人

為君曰為於言不知我者謂我於君事驕逸

又言從君之行偷而畜是其道哉子於此憂

之何謠孫炎曰聲消搖也謠既徒歌則歌

詩經 卷九 魏風 十

不徒矣故云曲合樂曰歌樂即琴瑟行葦傳

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則歌

為德名論語云子與人歌檀弓稱孔子

歌曰泰山其顛乎之類未必合樂也

集傳興也殺食也合曲曰歌徒歌曰謠其語

辭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言國

有桃則其實之殺矣心有憂則我歌且謠矣

然不知我之心者見其歌謠而反以為驕且

曰彼之所為已足矣而子之言獨何為哉蓋

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為驕也

於是憂者重嗟歎之以為此之可憂初不難

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

非我而自憂矣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

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

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傳棘棗也極中也

笑聊且畧之辭也聊出行於國中觀民事以

寫憂見我聊出行於國中謂我於君事無中

正

集傳興也棘棗之短者聊且畧之辭歌謠之

不足則出遊於國中而寫憂也極至也罔極

言其心縱恣無所至極

埤雅曰大者棗小者棘於文重束為棗並束

為棘蓋棗性重喬棘則抵矣故其制字如此

本草注棘有赤白二種小棗也棗

高三四尺花葉莖實俱似棗也

園有桃三章章十二句

墨山謝氏曰使忠臣義士之心畧見知於人通國上下不群吠而衆惡之問其所憂者何說今之所當行者何事魏侯問而大悔悟急爲扶顛持危之謀晉豈能驟滅其國哉
慶源輔氏曰黍離之憂憂王室之已覆也國有桃之憂憂魏國之將亡也憂其已覆而不我知則亦已矣憂其將亡而不我知則欲其思之者亦宜也

序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箋役乎大國者爲大國所徵發

詩經

卷九 魏風

十五

釋文

岵音戶此傳及解吧共爾雅不同王肅依爾雅侵削本或作國小而迫數見侵

誤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傳山無草木曰岵旃之猶可也父尚義

箋孝子行役思其父之戒乃登彼岵山以遠瞻望其父所在之處予我夙早夜莫也無已無解倦上者謂在軍事作部列時

疏孝子在役之時以親戚離散而思念之言已登彼岵山之上今瞻望我父所在之處今我本欲行之時而父教戒我曰嗟汝我子也汝從軍行役在道之時當早起夜寐無得已止又言若至軍中在部列之上當慎之哉可來乃來無止軍事而來若止軍事當有刑誅故深戒之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岵傳言無草木曰岵下云有草木曰岵與爾雅正反當是轉寫誤也定本亦然孝子所以稱父戒已之意由父之於子尚義故戒之文十八年左傳曰齊舉入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思即慈也親則友也

集傳賦也山無草木曰岵上猶尚也孝子

詩經

卷九 魏風

十六

行役不忘其親故登山以望其父之所在因想像其父念已之言曰嗟乎我之子行役夙夜勤勞不得止息又祝之曰庶幾慎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或曰止獲也言無爲人所獲也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傳山有草木曰屺。季，少子也。無寐，無耆寐母尚恩也。

箋此又思母之戒，而登屺山而望之也。

集傳賦也。山有草木曰屺。季，少子也。尤憐愛

少子者，婦人之情也。無寐，亦言其勞之甚也。

棄謂死而棄其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

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詩經

卷九 魏風

十

傳偕，俱也。兄尚親也。

集傳賦也。山脊曰岡。必偕，言與其儕同作同

止，不得自如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安成劉氏曰：詩人以已之思親而知親之念已。雖曰設為親念已之言，實以深寓已念親之心也。章末二句，所以自警，亦所以自悲，可以見其忠孝之心。

序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釋文 畝古作畝，俗作畝，皆同。

朱子辨說國削則其民隨之，序文殊無理，其說已見本篇矣。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傳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或行來者或

來還者。

箋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間，往來者閑閑

然，削小之甚。

疏 魏地陝隘，一夫不能百畝。今縱在十畝之

間，采桑者閑閑然，或男或女，共在其間，往

詩經

卷九 魏風

十

來無別也。又叙其往來者之辭，乃相謂曰：行與

子俱還，還兮，雖則異家，得往來俱行，是其削

小之甚也。一家之人共采桑於其間，地陝隘，無所相避，故言男女無別，閑閑然為往來

之貌。此章既言之，故下章言之。地傍徑路，行非一家，故言泄泄為多人之貌。王制

云：制農田百畝，地官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司馬法曰：畝百為夫，是一夫百畝也。此言其

正法耳。周禮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又云：遂上地有菜五十畝，其廢

易相通，皆二百畝也。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野田不樹，桑、漢書食貨志云：田中不

得有樹，用妨五穀。此十畝之中，言有桑者，孟子及漢志言其大法耳。民之所便，雖田亦樹

桑，故上云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古者侵其地而虜其民，此得地陝民稠者，以民有畏寇而內入，故地陝也。一夫百畝，今此十畝，相率十倍，雖削小，未必即然。舉十畝以喻其陝隘。

耳。云還今相呼而共歸下云逝今相呼而共往傳探下章之意見往來相須故總解之

集傳賦也十畝之間郊外所受場圃之地也

聞聞往來者自得之貌行猶將也還猶歸也

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而思與其

友歸於農圃故其詞如此

張子曰周制國邦之外有聽為場圃之地者疑家受十畝以毓草木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傳泄泄多人之貌

詩經卷之九 風

十九

箋逝遠也

集傳賦也十畝之外隣圃也泄泄猶聞聞也

逝往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序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

得進仕爾

疏此言在位則刺臣明是君貪而臣効之雖責臣亦所以刺君也

朱子辨說此詩專美君子之不素餐序言刺貪失其指矣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取爾庭有縣貍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傳坎坎伐檀聲寘置也干厓也風行水成文

曰漣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種之

曰稼歛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廛貍獸名素空

也

箋是謂君子之人不得進仕也是謂在位貪

詩經卷之九 風

十

鄙無功受祿也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胡何也

貉子曰貍彼君子者斥伐檀之人仕有功乃

宜受祿

釋文猗本亦作漪同廛本亦作廛又作廛古

之故孟子云五畝之宅是也貍本亦作貍音

林云吞食也

疏言君子之人不得進仕坎坎然身自新伐

伐檀之人既不見用必待明君乃仕若待河水澄清且有波漣猗然也君子不進由在位

辛

三

經 69—370

而歎之以爲是真能不空食者。後世若徐穉之流，非其力不食，其厲志蓋如此。

安成劉氏曰：後漢徐穉子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又如范文正公居官，每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無復愧耻。苟或不然，終夜不能安寢，亦可謂能厲其志矣。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詩經

卷九 魏風

王

傳輻，檀輻也。漘，猶厓也。直，直波也。萬萬曰億。

獸三歲曰特。

箋十萬曰億，三百億，禾秉之數。

疏九章算法，皆以萬萬爲億。箋以詩書古人之言，故今古數言之，知古億十萬者，以田方百里於今數爲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是億爲十萬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隲，皆以數相十。是億十萬也。詩內諸言億者，毛鄭各從其家，故楚茨箋：傳與此同，三百億與三百廛三百困相類，若爲釜斛之數，則大麥不類，故爲禾秉之數。秉，把也。謂刈禾之把數，聘禮注云：秉謂刈禾盈把是也。

集傳賦也。輻，車輻也。伐木以爲輻也。直，波文之直也。十萬曰億，蓋言禾秉之數也。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飭兮。

傳檀可以爲輪。淪，厓也。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鶉者爲困，鶉鳥也。熟食曰飭。

詩經

卷九 魏風

王

箋飭，讀如魚飭之飭。

釋文漘，本亦作脣。韓詩云：順流而風曰淪。淪，淪文貌。飭，素門反。

疏月令：修國舍，方者爲倉，故國者爲困。考工記：匠人注云：風，圓倉是也。釋鳥云：鶉，鶉其雄鶉牝，庫李巡曰：別雄雌異方之言。鶉，一名鶉。

雄鶉牝庫李巡曰：別雄雌異方之言。鶉，一名鶉。郭璞曰：鶉，鶉之屬也。傳意以飭爲飭，養之。客始至之大禮，其食熟致之。秋官掌客云：公飭五牢，侯伯飭四牢，子男飭三牢。卿飭二牢，大夫飭一牢，士飭少牢。注云：公侯伯子男飭皆飭一牢，則卿大夫亦有低，故曰爲熟食也。宣六年：公羊傳曰：晉靈公使勇士將殺趙盾，入其門，則無人焉。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之，方食魚飭。鄭以爲魚食飭，則非傳所云無食也。說文：飭，小澆飯也。從夕，食言。

人旦則食飯飯不可停故夕則食殮是殮爲
飯之別名易傳者鄭志荅張逸云禮殮大
多非可素不得與不
素殮相配故易之也

集傳賦也輪車輪也伐木以爲輪也淪小風
水成文轉如輪也困園倉也鵠鵠屬熟食曰
殮

伐檀三章章九句

孔叢子曰於伐檀見
賢者之先事後食也

序碩鼠刺重飲也國人刺其君重飲蠶食於民

詩經

卷九 魏風

三

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疏也猶君重飲漸漸以稅使民困也

朱子辨說此亦託于碩鼠以刺其有
司之詞未必直以碩鼠比其君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

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傳貫事也

箋碩大也大鼠大鼠者斥其君也女無復食

我黍疾其稅歛之多也我事女三歲矣曾無

教令恩德來顧眷我又疾其不修政也古者
三年大比民或於是徙逝往也往矣將去女
與之訣別之辭樂土有德之國爰曰也

疏鼠屬有鼯鼠孫炎曰五技鼠郭璞曰大鼠
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

關西呼鼯音置鼠舍人樊光同引此詩以碩
鼠爲彼五技之鼠也詩慎云碩鼠五技能飛

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
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此之謂五技陸

機疏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
頭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

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
鼠也魏國今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

詩經

卷九 魏風

三

鼠非鼯鼠也按此經作碩鼠訓之爲大不作
鼯鼠之字其義或如陸言也地官小司徒及

卿大夫職皆云三年則大比言比者謂大按
比其民之數而定其版籍明於此時民或得

徙地官比長職曰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
之注云徙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

郊或郊民入徙國中皆從而付所
處之吏是大比之際民得徙矣

集傳比也碩大也大也三歲言其久也貫習顧念

逝往也樂土有道之國也爰於也民困於

貧殘之政故託言大鼠害已而去之也

虞源輔氏曰三歲貫女則民之於上至矣莫
我肯顧則上之於民甚矣於是而決去焉非

民之罪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傳直得其直道。

箋不肯施德於我直。正直也。

集傳比也。德。婦恩也。直。猶宜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詩經

卷九

魏風

主

傳苗嘉穀也。號呼也。

箋不肯勞來我。郊外曰郊。之往也。永。歌也。樂

郊之地。誰獨當往而歌號者。言皆喜說。無憂

苦。

疏黍麥指穀實言之。是鼠之所食苗之莖葉

於苗。故言苗以韻句。傳云號呼。是歌之呼。樂記及關雎矣。皆云永歌之。與云聲依永。故以永為歌。歌必長言之。

集傳比也。勞動苦也。謂不以我為勤勞也。永

號長呼也。言既往樂郊。則無復有害已者。當復為誰而永號呼。

疊山謝氏曰。食黍不足而食麥。食麥不足而食苗。苗者禾方樹而未秀也。食至於此。以此其貪之甚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一百二十八句

華谷嚴氏曰。魏唐無淫詩。蓋猶有先聖之風化焉。

慶源輔氏曰。寬裕者其流長。急迫者其意短。魏以地隘而偏急如此。其何以傳

詩經

卷九

主

世至於長久哉。故變風作於平桓之世。而國遂滅於惠公之十七年。止五十六年。固憂之矣。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九終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十

明 後學張溥

唐譜 漢鄭玄著

詩經

卷十 國風

一

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燹。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膏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閤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

疏 漢書地理志云。太原晉陽縣。詩唐國晉水所出。東入汾。史記晉世家云。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堯爲諸侯始居此。地理志河東郡平陽縣。應劭云。堯都也。則是堯爲天子。乃都平陽。故云遷也。皇甫謐云。堯爲天子。都平陽。禹受舜禪。都平陽。或於安邑。

詩經

卷十 國風

二

或於晉陽。則夏都亦在晉境。故定四年左傳云。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是也。論語注云。未知六百里者。晉與衛與。則晉初六百里矣。而世家云。百里者。言古唐國之大耳。非謂晉初唯方百里也。昭十五年左傳。稱周景王謂晉籍談曰。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晉世家云。成王與叔虞戲。剖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君。史佚因言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於是封叔虞於唐。地理志云。唐有晉水。叔虞子燹爲晉侯。是燹以晉水改爲晉侯。蓋時王命使改之也。皇甫謐云。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後徙晉陽。及爲天子都平陽。於詩爲唐國。則唐國爲平陽也。漢書音義曰。瓊案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又云。堯居唐東。於絳十里。應劭曰。順帝改絳曰永安。則瓊以唐國爲永安。此二說詩之唐國不在晉陽。燹何須改爲晉侯。明唐正晉陽是也。地理志云。太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恒山在故縣上曲陽西北。以太行恒山皆在河北。故屬冀州。晉之東境。迫此二山。故云之西。禹貢云。既脩太原。至于岳陽。鄭注云。岳陽縣。太岳之南。於地理志太原今以爲郡名。太岳在河東故縣。魏東名霍。太山河東太原皆晉境所及。故云太原太岳之野。案晉世家云。唐叔生晉侯燹。燹生武侯。燹族生成侯。服人地理志云。河東郡聞喜縣。故曲沃也。晉成侯自晉陽徙此。是鄭所據之文也。案晉世家云。成侯生厲侯。厲侯生靖侯。宜曰。日生僖侯。司徒是僖侯。乃成侯曾孫也。世家又云。靖侯十七年。

厲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云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則僖侯元年，當共和二年也。故知當共和之時。案晉世家云：僖侯生獻侯，籍籍生穆侯。費王是也。成侯徙居曲沃，則曲沃為晉都矣。至昭公之時，分曲沃以封桓叔，則正都不在曲沃。明昭公已前已徙絳矣。知穆侯徙者，蓋相傳為然。地理志云：河東絳縣，晉武公自曲沃徙此者，以桓叔別封曲沃。武公既并晉國，徙就晉都，故云自曲沃徙此耳。非謂武公始都絳也。然則穆侯以後，晉恒都絳，而隱五年左傳云：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又謂之為翼者，杜預云：翼晉舊都。在平陽絳邑縣東。穆侯徙絳，昭侯以下又徙於翼，及武公并晉，又都絳也。莊二十六年左傳稱晉獻公命士蔿城絳，以深其宮，明是武公徙絳也。晉世

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父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六年，傳曰：翼九宗五正，須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則哀侯之立，鄂侯未卒。世家言卒，非也。其詩則蟋蟀刺僖公，為僖公詩也。山有樛楊之水，椒聊，鴇羽，序言昭公，則昭公詩也。綢繆，杜杜，羔裘，在其間，從可知也。無示，有秋之杜，則皆刺武公，則武公詩也。葛生，采芣，刺獻公，則獻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案鄭詩出其東門序云：公為厲公之詩。鴇羽序云：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小子侯處五世之末，鴇羽不為小子侯詩者，以昭公肇為亂階，五世不息。君子從役，昭公所為，雖復後世始作，而主刺昭公，故序云：昭公之後，明其刺昭公也。出其東門，由兵革不息，而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乃是當時之事，故為厲公之詩。但序本為亂之由，故言公子五爭耳。此實晉也。而題之曰唐，故序每篇言晉。鴇羽杜杜，既言刺時，於文不可言晉。從上明之可知也。

唐一之十

集傳：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為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其地土

瘠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

焉。前漢志曰：河東本唐堯所居，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南軒張氏曰：

堯之遺風，只是儉而用禮一事，亦不必事事稱有遺風也。其詩不謂之

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耳。安成

曰叔虞封唐，變侯號晉，十七傳至晉侯緡，為曲沃武公所并，然武公能滅晉之宗，而

不能滅唐之號，猶晉之號而不能滅唐之號，君子欲絕武公於晉而不可，故總名

其詩為唐，以寓意焉。然則晉詩稱唐，見曲沃武公滅宗國之罪，而寓風首晉，又以見

曲沃獻公滅同姓之惡，世變唐叔所都在如此春秋，欲不作不可也。

詩經

卷十

五

今太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太原府

原府曲沃及絳今平陽府屬縣並隸山西

唐蟋蟀詁訓傳第十

釋文 陸曰：唐者周成王之母弟叔虞所封也。其地帝堯夏禹所都之墟，漢曰太

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其南有晉水，叔虞之子燮父因改爲

晉侯，至六世孫僖侯名司徒，習堯儉約遺化，而不能以禮節之。今詩本其風俗，故云

也。

序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

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餘風焉。

箋憂深思遠，謂宛其死矣。百歲之後之類也。

釋文 說文：蟋蟀，作蜺，僖公史記作釐侯。

疏 僖公太儉，偏下，不中禮度，故作是蟋蟀之詩，以閔傷之。以其太儉，故欲其自樂，樂失

於盈，又恐過禮，欲令節之以禮，欲其及時者，三章上四句是也。以禮自娛，樂者，下四句是

也。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其憂之遠也！是憂思深遠之事。

詩經

卷十

六

情見於詩，詩為樂章，樂音之中，有堯之風俗也。

朱子辯說：河東地瘠民貧，風俗勤儉，乃其風土氣質，有以使之。至今猶然，則在三代之時

可知矣。序所謂儉不中禮，固當有之。但所謂刺僖公者，蓋特以謚得之，而所謂欲其及時

以禮自娛，樂者，又與詩意正相反耳。況古今風俗之變，常必由儉以入奢，而其變之漸，又

必由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于初，而民之俗猶知用禮，則尤恐其無是理也。獨其憂

深思遠，有堯之遺風者，為得之。然其所以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者，又初不為此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

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傳蟋蟀。養也。九月在堂。聿遂除去也。已甚康樂。職主也。荒大也。瞿瞿然。顧禮義也。

箋我。我僖公也。養在堂。歲時之候。是時農功畢。君可以自樂矣。今不自樂。日月且過去。不復暇爲之。謂十二月當復命農計耨耕事。君雖當自樂。亦無甚大樂。欲其用禮爲節也。又當王思於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荒廢亂也。良善也。君之好樂不當。至於廢亂政事。當如

詩經

卷十 唐風

七

善士瞿瞿然顧禮義也。

疏。毛以爲九月之時。蟋蟀之蟲在於室塗之。上歲遂其將欲晚矣。此時農功已畢。我君僖公不於此時自樂。日月其將過去。農事又起。不得閒暇而爲之。既勸君自樂。又恐其過禮。若若自樂無甚太樂。當王思其所居之事。以禮樂自居。無得勿忘之也。又戒僖公君若好樂無得太好之。當如善士瞿瞿然顧於禮義。勿使踰越於禮也。鄭唯其居謂國中政令。荒謂廢亂政事。爲異。李巡曰。養一名蟋蟀。蟋蟀。蜻蛚也。郭璞曰。今趨織也。陸機疏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養。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曰。趨織鳴。蟋蟀是也。七月之篇說蟋蟀之事云。九月在戶。傳云。九月在堂。堂

詩經

卷十 唐風

八

者室之基也。戶內戶外。總名爲堂。禮運曰。醴在戶。案醴在堂對文言之。則堂與戶別。散則近戶之地亦名堂也。故禮言升堂者。皆謂從階至戶也。此言在堂。謂在室戶之外。與戶相近。九月歲未爲暮。而言暮者。過此月後。則歲遂將暮耳。采薇云。日歸日歸。歲亦暮止。其下章云。日歸日歸。歲亦陽止。十月爲陽。明暮止亦十月也。小明云。歲聿云暮。采芣苢。采芣苢是九月之事也。聿爲遂。遂者。從始而末之言也。除者。棄去之名。故爲去也。月令季冬云。告民出五穀。命農計耨。耕脩耒耜。具曰。云。注云。大寒氣過。農事將起。是十二月以後。不暇復爲樂也。禮。國君無故不徹懸。必須農功之隙。乃作樂者。場功未畢。勸課農桑。雖不徹鐘鼓。有時擊奏。未得大設燕飲。適意娛樂也。七月云。九月肅霜。十月落場。朋酒斯饗。言肅

外至四境也。四境之外則有鄰國。故其憂為鄰國侵伐之憂。詩人戒君所思。思其自近及遠。故從內而外也。釋訓云。瞿瞿。休休。魯也。李巡曰。皆良士顧禮節之儉也。

集傳賦也。蟋蟀。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或謂之促織。九月在堂。聿遂莫晚。除去也。大康。過於樂也。職。王也。瞿瞿。却顧之貌。唐俗勤儉。故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務閑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為樂。而言今蟋蟀在堂而歲忽已晚矣。當此之時而不為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然其憂深而思遠也。故方燕樂而又遽相戒曰。今雖不可以不為樂。然不已過於樂乎。盍亦顧念其職之所居者。使其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而却顧焉。則可以不至於危亡也。蓋其民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

詩經 卷十 唐風

慶源輔氏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好樂無荒。良士瞿瞿。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傳邁。行也。外。禮樂之外。蹶蹶。動而敏於事。

箋外。謂國外至四境。

疏釋訓云。蹶蹶。敏也。釋訓云。蹶蹶。敏也。

集傳賦也。逝。邁。皆去也。外。餘也。其所治之事。固當思之。而所治之餘。亦不敢忽。蓋其事變或出於平常。思慮之所不及。故當過而備之。

詩經 卷十 唐風

也。蹶蹶。動而敏於事也。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太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傳慆。過也。憂。可憂也。休休。樂道之心。

箋庶人乘役車也。休。農功畢無事也。憂者。謂

鄰國侵伐之憂。

疏庶人乘役車。春官巾車文也。彼注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然則收納禾稼。亦用此車。故役車休息。是農功畢無事也。酒誥云。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則庶人

之車。冬月亦行。而云休者。據其農功既終。載運事畢。故言休耳。不言冬月不行也。

集傳賦也。庶人乘役車。歲晚則百工皆休矣。悵過也。休休安閑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

慶源輔氏曰。庶人之役車。猶休矣。則君子可無一日之樂乎。職思其居。謂所居之職也。職思其外。謂所職之外也。職思其憂。謂思之極也。至於憂也。瞿瞿顧慮周旋之貌。未見於憂也。瞿瞿則見於為矣。瞿瞿動而敏於事之貌。未見其安也。安則瞿瞿瞿瞿之效也。始則瞿瞿然而思。中則瞿瞿然而為。終則休休然而安。必如是始可以樂。而謂之良士爾。其意皆

詩經

卷十 唐風

十一

自近而遠。自淺而深。是則所謂憂深而思遠者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安成劉氏曰。此詩必曰蟋蟀在堂。而後曰今我不樂。則能不遊於逸矣。既曰今我不樂。又曰無已太康。則能不淫于樂矣。曰職思其外。則微戒無虞矣。曰好樂無荒。則無怠荒矣。矣。以詩人之克勤克儉。所憂所思。雖無唐虞君臣之德業。而其發於詩者。與伯益告戒之辭同條共貫。信乎前聖遺風之遠也。

序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

掃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釋文 樞本或作舊。昭公左傳及史記作昭侯。掃本又作掃。朱子辯說此詩蓋亦答蟋蟀之意而寬其憂。非臣子所得施于君父者。序說大誤。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傳典也。樞。莖也。國君有財貨而不能用。如山隰不能自用其財。婁。亦曳也。宛。死貌。愉。樂也。

詩經

卷十 唐風

十一

箋愉讀曰偷偷取也。

釋文

莖。田節反。沈又直黎反。婁。馬云牽也。宛。本亦作荒。愉。毛以朱反。鄭作偷。

集傳典也。樞。莖也。今刺榆也。榆。白粉也。婁。亦曳也。馳。走。驅。策也。宛。坐見貌。愉。樂也。此詩蓋亦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故言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乘。則一旦宛然以死。而他人取之以為已樂矣。蓋言不可不及時為樂。然其憂愈深而意愈

感矣

東萊呂氏曰陸機云樞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為茹美滑於白榆也榆之皮色白者名枹郭璞云枹榆先生葉却著莢皮白色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灑弗掃。子有鐘鼓。

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傳栲山栲杻櫪也。洒灑也。考擊也。保安也。

箋保居也。

釋文鼓如字。本或作擊非。

詩經

卷十 唐風

十三

疏栲山栲杻櫪舍人曰栲名山栲杻名櫪郭璞曰栲似栲色小而白生山中正名云亦謂漆樹俗語曰種栲漆相似如一陸機疏云山栲與下田栲畧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為茗方俗無名此為栲者似誤也今所云為栲者葉如櫪木皮厚數寸可為車輻或謂之栲櫪許慎正以栲讀為櫪今人言栲失其聲耳杻櫪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為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華如練而細莖正白蓋樹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莖歲既取名於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共汲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櫪林柯為弓弩幹也洒謂以水濕地而掃之故轉為灑灑是散水之名

集傳興也栲山栲也似栲色小白葉差狹杻

櫪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其理多曲少直材可為弓弩幹者也考擊也保居有也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傳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永引也

疏貴昭公言子既有酒食矣何不日鼓瑟而飲食之且得以喜樂已身且可以永長此日何故弗為乎言永日者人而無事則長日難度若飲食作樂則忘憂愁可以永長此日白駒云以永今朝意亦與此同也曲禮下云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懸士

詩經

卷十 唐風

十四

無故不徹琴瑟注云憂樂不相干也故謂災患喪病彼量其所有節級立文此言君子總謂大夫士以上也

集傳興也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永長也

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日也

山有樛三章章八句

東萊呂氏曰前漢地志云蟋蟀山有樛皆思春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序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

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箋封沃者封叔父桓叔於沃也沃曲沃晉之邑也。

疏昭公分國封沃已為不可國人將叛又不
有德而盛強國人叛從桓叔國危矣而昭公
不知故陳桓叔有德民樂從之所以刺昭公
也封沃者使專有之別為沃國不復屬晉
桓二年左傳云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
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
命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
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
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

詩經

卷十 唐風

十五

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
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
諸侯立家今晉何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
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
叔不克是封桓叔於沃之事也此邑本名曲
沃序單言沃則既封之後謂之沃國地理志
云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武帝元鼎六年行
過更名應劭曰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
喜

朱子辨說詩文明白序說不誤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

子云何不樂

傳興也鑿鑿鮮明貌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

中衣沃曲沃也

箋激揚之水激流湍疾洗去垢濁白石鑿鑿
然興者喻桓叔盛強除民所惡民得以有禮
義也繡當為綃綃黼丹朱中衣中衣以綃
為領丹朱為純也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
君子謂桓叔

釋文

鄭改為宵宵本作綃

詩經

卷十 唐風

十六

之德政教寬明行於民上除去民之疾惡使
沃國之民皆得有禮義也桓叔既有善政其
國日以盛彊晉國之民皆欲叛而從之以素
為衣丹朱為緣綃黼為領此諸侯之中衣也
國人欲得進此服進之以從桓叔于沃國
唯恐不見桓叔皆云我既得見此君子則云
何乎而得不樂桓叔之得民心如是而昭公
不知故刺之釋器云繡領謂之褊孫炎曰
繡刺黼文以褊領是褊為領也郊特牲云
繡丹朱中衣大夫之褊也大夫服之則為
褊知諸侯當服之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
衣也其制如深衣故禮記深衣曰緣云深衣
連衣裳而純之以綃者有表則謂之中衣大
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詩云素衣朱襮玉藻
云以帛裏布非禮也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
明矣是言中衣之制與深衣同也其異者中

詩經

卷十 唐風

十

衣之袖小長耳。玉藻云：中衣繼袷，尺。注云：中衣繼袷，揜一尺，深衣緣而已。是中衣之神長也。言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謂自祭耳。其助祭則士服爵弁之服，以絲為衣，則士以上助祭之服中衣皆用素也。少牢饋食之禮，是大夫自祭家廟，其服用朝服，朝服以布為之，則中衣亦用布矣。而深衣目錄云：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謂大國之孤也。雖記云：大夫祭服中祭于公，弁而祭於已。注云：弁而祭於已，唯孤耳。弁謂爵弁，爵弁是絲衣，明中衣亦用素用素則同，不必以繼袷為領。繼袷唯諸侯乃得服之耳。晉封桓叔於沃，別為諸侯之國，故晉人欲以諸侯之服往從之。桓叔雖受封於晉，非天子之命，天子不賜以爵。晉是諸侯，不得以爵賜諸侯。桓叔莊伯皆以字配，蓋雖君其國，未有爵命。左傳每云：曲沃伯，或可自稱伯也。傳不注序，故於此解沃為曲沃也。傳之所言，郊特牲文，彼注云：繼袷丹朱以為中衣，領緣也。繼讀為緇，緇者，引詩云：素衣朱緇。彼注此箋，皆破緇為緇，緇者，以其緇之與緇共作中衣之領。案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緇，五色備謂之緇。若五色聚居，則白黑共為緇，文不得別為緇。緇，緇不得同處。明知非緇字也。故破緇為緇。緇是緇名，士昏禮注引詩云：素衣朱緇。魯詩以緇為緇，然則緇是緇綺別名。於此緇上刺為緇，故謂之緇。緇也，緇上刺緇以為衣領，然後名之為緇。故爾雅：緇，謂之緇。緇為領之別名也。此已破為緇，禮記注從破引之。猶月令云：鮮羔開冰。注云：鮮當為獻。七月引之，徑作獻羔開冰。與此同也。此則鄭之說耳。案下章傳曰：緇，謂也。則是緇為義，未必如鄭為緇也。如傳意，緇得為

詩經

卷十 唐風

十

繼者，績是畫，績是刺之。雖五色備具，乃成為緇。初刺一色，即是作緇之法。故緇為刺名，傳言緇者，謂於緇之上，緇刺以為緇。非訓緇為緇也。孫炎注爾雅云：緇刺緇，又以緇領是取毛緇，緇為義，其意不與。箋同，不破緇字，義亦通也。

集傳比也。鑿鑿巉巖貌。緇領也。諸侯之服，緇領而丹朱純也。子指桓叔也。沃，曲沃也。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其後沃盛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言水緩弱而石巉巖，以比晉衰而沃盛。

故欲以諸侯之服從桓叔于曲沃，且自喜其見君子而無不樂也。

華谷嚴氏曰：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素絲也。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凡服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緇衣，衣上加朝服，此以素為衣，是以絲為之謂冕及爵弁之中衣也。

慶源輔氏曰：晉昭侯非有大無道之事，以自絕於民也。特以其微弱不振，日就萎蕩，故國人以為不足恃賴，而相與離叛。惟沃之強，是歸焉。以是知君人者，蓋不必淫刑酷罰，厚賦重斂，為足以失民心，而威靈氣，故又有以興起人氣，天下之大，人心之衆，固非奄奄欲盡之氣所能統屬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纁。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傳皓皓潔白也。纁黼也。鵠曲沃邑也。言無憂也。

疏晉封桓叔非獨一邑而已其都在曲沃其旁更有邑

集傳比也。朱纁即朱褌也。鵠曲沃邑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傳粼粼清澈也。聞曲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

舊經

卷十 唐風

十九

人。

箋不敢以告人而去者畏昭公謂已動民心。

釋文 繇本又作磷同。

集傳比也。粼粼水清石見之貌。聞其命而不敢以告人者。爲之隱也。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爲之隱。蓋欲其成矣。李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衆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於齊。亦猶是也。故其召公

子陽生於魯。國人皆知其已至而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

華谷嚴氏曰。命謂桓叔命其徒以舉事。將作矣。我聞其事不敢以告人也。言不敢告人乃所以深告昭公。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序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釋文 椒聊椒木名。聊辭也。蕃音蕃。衍延善反。

詩經

卷十 唐風

二十

朱子辯說此詩未見其必爲沃而作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傳興也。椒聊椒也。朋比也。條長也。

箋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抹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興者喻桓叔晉君之支別耳。今其子孫衆多。將日以盛也。之子是子也。謂桓叔也。碩謂壯貌。佼好也。大謂德美廣博也。無

朋平均不朋黨椒之氣日益遠長似桓叔之

德彌廣博

釋文

比王肅孫毓申毛必履反謂無比

疏

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椒聊一抔之實乃

君之支別今子孫衆多亦非其常也桓叔子

孫既多又有美德其人形貌盛壯德美廣大

以與桓叔之德彌益廣博必將并有晉國而

昭公不知故刺之聊且皆語助也釋木云

椒人椒郭璞曰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爲機

刺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者皆合實

其葉以爲香今成臯諸山間有椒謂之竹葉

椒其甜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合藥也可養

飲食中又用蒸雞豚最佳香東海諸島亦有

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似

橘皮島山獐鹿食此椒葉其肉自然作椒香

香李巡曰椒菜黃也椒菜黃皆有房故曰抹

抹實也郭璞曰菜黃子聚生成房是椒之房

裏名爲抹也若論一樹則不啻一升攪據一

實又不足滿升今椒實一裏之內唯有一實

時有二實者少耳今言一抔滿升假多爲喻

非實事也王肅云種一實蕃衍滿一升若種

一實則成一樹非徒一升而已孫毓云桓

叔阻已不臣以孽傾宗與潘父比至殺昭公

而求入焉能均平而不朋黨乎斯不然矣此

言桓叔能脩國政撫民平均望桓叔之美刺

詩經

卷十 唐風

三

且遠條且

詩經

卷十 唐風

三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實未且篤椒聊

而實益蕃也此不知其所指序亦以爲沃也

則碩大而無朋矣椒聊且遠條且歎其枝遠

辛而香烈聊語助也朋比也且歎詞遠條長

枝也椒之蕃盛則采之盈升矣彼其之子

集傳興而比也椒樹似茱萸有針刺其實味

沃自是鄰國相陵安得責其不臣

昭公之惡耳不得以傾宗阻邑爲桓叔罪也

卽如號言桓叔罪多矣詩人何得稱其碩大

且篤能修其政乎且桓叔別封於沃

傳兩手曰匊篤厚也言聲之遠聞也

釋文 匊本又作

梅九六反

集傳興而比也兩手曰匊篤厚也

三山李氏曰陸農師云兩手爲匊兩

匊爲升先日升後日匊互相備而已

椒聊二章章六句

華谷嚴氏曰此詩言桓叔之強而不及昭

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言在此而意在彼

也

慶源韓氏曰揚之水椒聊二詩連當時民

情華舊君而樂桓叔也。其俗薄甚矣。聖人錄此以見民無常懷。而在上者不可不強治也。

序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

箋不得其時謂不及仲春之月。

疏毛以為不得初冬冬未開春之時故陳婚姻之正時以刺之。鄭以為不得仲春之正時。四月五月乃成婚。故直舉失時之事以刺之。毛以為婚之月自季秋盡於孟春皆可以成婚。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乃得以仲春行嫁。自是以外餘月皆不得為婚也。三星者參也。首章言在天謂始見東方十月之時故王肅述毛云三星在天謂十月也。二章在隅謂在

詩經

卷十 唐風

三

東南隅。又在十月之後也。謂十一月十二月也。辛章在戶言參星正中直戶謂正月中也。故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是參星直戶在正月中也。此三章者皆婚姻之正時。晉國婚姻失此三者之時故三章各舉一時以刺之。鄭以為婚姻之禮必在仲春過涉後月則為不可。今晉國之亂婚姻皆後於仲春之月。賢者見其失時指天候以責要者三星者心也。一名火星。凡嫁娶者以二月之昏火星未見之時為之首章言在天謂昏而火星始見東方三月之末四月之中也。二章言在隅又晚於在天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也。辛章言在戶又晚於在隅謂五月之末六月之中也。故月令季夏之月昏火中是六月之中心星直戶也。此三者皆晚矣。失仲春之月三章歷言其失以刺之。

朱子辯說此但為婚姻者相得而喜之詞未必為刺晉國之亂也。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

子兮如此良人何。

傳興也。綢繆猶纏綿也。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男女待禮成。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良人美室也。子兮者嗟茲也。

箋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

詩經

卷十 唐風

三

又為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焉。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我束薪於野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今夕何夕者言此夕何月之夕乎。而女以見良人言非其時。子兮子兮者斥嫁取者子取後陰陽交會之月當如此良人何。

釋文

說文云芻刈草也。象苞束草之形。

詩經

卷十 唐風

二十五

疏 毛以為綢繆猶纏綿束薪之貌言薪在田
野之中必纏綿束之乃得成為家用以與
女在父母之家必以禮娶之乃得成為室家
三星在天始見東方於禮可以婚矣故無妻
之男思詠嫁娶之夕而欲見此美室言今此
三星在天之夕是何月之夕而得見此良人
美其時之善思得其時也思而不得乃自咨
嗟言子兮子兮當如此良人何言三星在天
之月不得見此良人當奈之何乎鄭以為
嫁娶者當用仲春之月心星未見之時今晉
國大亂婚姻皆不得其月賢者見而責之言
已纏綿束薪於野及夜而歸見三星見於東
方已在天矣至家而見初為婚者因責之云
今夕是何月之夕而汝見此良人言晚矣子
兮子兮汝當如此良人何言失婚姻為禮之
時是損良人之善當如之何乎參有三星

故言三星參也漢書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
星是也孝經援神契云心三星中獨明是
心亦三星也天文志云心為明堂也大星天
王前後星子屬然則心之三星星有大小大
者為天王小者為子屬則大者尊小者卑大
者象夫父小者象子婦二月日體在戌而斗
柄建卯初昏之時心星在於卯上二月之昏
合於本位故稱合宿心星又是二月之合宿
故嫁娶者以為為候焉昭十七年左傳曰火出
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小星
參云心在東方三月時則心星始見在三月
矣此箋云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者以卒章言
在戶謂正中直戶必是六月昏也運而差之
則二章當五月首章當四月也凡取星辰為
候多取昏旦中為義此獨取心星未出為候
者以火者天之大火星有夫婦之象此星若

詩經

卷十 唐風

二十六

見則為失時故取將見為候夏官司燿云季
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納火民亦如之鄭司
農云三月昏時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
月黃昏心星伏於戌上使民納火又哀十二
年左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此取將見為候
彼取已伏為候其意同也此篇三星與標有
梅三章箋據時節其理大同彼文王之化有
故不以仲春者至夏尚使行嫁所以管齊人
民故張而美之此則晉國之亂不能及時至
使晚於常月故陳而刺之小戎云厭厭良
人妻謂夫為良人知此美室者以下云見此
梁者梁是三女故知良人為美室也說苑
稱郭君與越人同舟越人擁揖而歌曰今夕
何夕兮得與寡人同舟水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
子同舟如彼歌意則嘉美此夕與箋意異者
彼意或出於此但引詩斷章不必如本也

集傳典也綢繆猶纏綿也三星心也在天昏
始見於東方建辰之月也良人夫稱也國
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婚姻之
禮者詩人敘其婦語夫之詞曰方綢繆以束
薪也而仰見三星之在天今夕不知其何夕
也而忽見良人之在此既又自謂曰子兮子
兮其將奈此良人何哉喜之甚而自慶之詞
也

安成劉氏曰心宿之象三星鼎立故因謂之三星然此三星者非止心之一宿而如此詩為指心宿者蓋春秋之初辰月未日在畢昏時日淪地之酉位而心宿始見於地之東方此詩男女既過仲春之月而得成婚故適見心宿也

綢繆東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如此邂逅何

傳隅東南隅也邂逅解說之貌

箋心星在隅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

釋文選本亦作解觀本又作近避觀解說也韓詩云避觀不固之貌

詩經卷十唐風王

集傳興也隅東南隅也昏見之星至此則夜久矣邂逅相遇之意此為夫婦相語之詞也

綢繆東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絮者子兮子兮如此絮者何

傳參星正月中直戶也三女為絮大夫一妻

二妾

箋心星在戶謂之五月之末六月之中

釋文絮字林作發

疏周語云密康公遊於溱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女三為絮絮美物也故則小醜何以堪之曲禮下云大夫不名姪婦大夫有妻有妾有一妻二妾也此刺失時當是民之婚姻而以大夫之法為辭者此時貴者亦婚姻失時故王肅云言在位者亦不能及禮也

集傳興也戶室戶也戶必南出昏見之星至此則夜分矣絮美也此為夫婦婦之詞也或曰女三為絮一妻二妾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

詩經卷十唐風王

三山李氏曰淫佚之禍生於奢侈唐之風俗尚儉婚姻雖不得其時猶未至於淫奔也

序秋杜刺時也君子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

釋文秋杜本或作夷秋字非也

朱子辯說此乃人無兄弟而自歎之詞未必如序之說也况曲沃實晉之同姓其服屬又平

有秋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

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伙焉

傳興也杜特貌杜赤棠也滑滑枝葉不相比也踽踽無所視也伙助也

箋他人謂異姓也言昭公遠其宗族獨行於國中踽踽然此豈無異姓之國乎顧思不如同姓親親也君所與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也比輔也此人女何不輔君為政令異姓卿

詩經

卷十 唐風

手九

大夫女見君無兄弟之親親者何不相推伙而助之

疏言有扶然特生之杜其葉滑滑然而盛但不與相親猶似杜之枝葉不相比次然也君乃獨行於國內踽踽然無所親暱者豈無異姓之臣乎顧其恩親不如我同父之人耳君既不親同姓之人與之為治則異姓之臣又不肯盡忠輔君將為沃國所并故又戒之云嗟乎汝君所與共行之人何不輔君為政令焉汝既見人無兄弟之親何不推伙而助之焉釋木云杜赤棠白者棠變光云赤者為杜赤者為棠陸機疏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為白棠甘棠也少酢

滑美赤棠子澁而酢無味俗語云澁如杜是也赤棠木理韌亦可以作弓幹是也棠棠者華亦云其葉滑滑今則滑滑與菁菁皆茂盛之貌傳於此云滑滑枝葉不相比下章言菁菁葉盛互相明耳言菁雖茂盛而枝條稀疏以喻宗族雖彊不相親暱也箋以此刺不親宗族不宜以盛為喻故下章易傳以菁菁為稀少之貌菁菁實是茂盛而得為稀少貌者以菁密則同為一色由稀少故見其枝以菁菁者菁菁為茂貌但不取菁為興耳君既疏其宗族宗族不與君行故知君所與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也比輔彼輔作備亦是輔之義也伙古大夫欲使相推以次第助之耳非訓伙為助也

詩經

卷十 唐風

手九

集傳興也杜特也杜赤棠也滑滑盛貌踽踽無所親之貌同父兄弟也比輔伙助也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詞言扶然之杜其葉猶滑滑然人無兄弟則獨行踽踽曾杜之不如矣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其不如我兄弟是以不免於踽踽耳於是嗟嘆行路之人何不問我之獨行而見親憐我之無兄弟而見助乎

有林之杜其葉菁菁。獨行景景。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傳菁菁葉盛也。景景無所依也。同姓同祖也。

箋菁菁稀少之貌。

釋文菁木又作菁。景木亦作景。又作榮。

集傳興也。菁菁亦盛貌。景景無所依貌。

杜杜二章章九句

詩經

卷十 唐風

王

序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箋恤憂也。

釋文郵本亦作恤。

朱子辯說詩中未見此意。

羔裘豹袂。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予之故。

傳袂袂也。本末不同。有位與民異心。自用也。

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

箋羔裘豹袂。卿大夫之服也。其役使我之民。

人其意居居然有恃惡之心。不恤我之困。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也。故云豈無他人可歸往者乎。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

釋文袂袂末也。

疏在位之臣服羔裘豹袂。晉人因其服舉以爲喻。言以羔裘爲裘。豹皮爲袂。裘袂異皮。本末不同。以興民欲在上憂已。在上疾惡其民。是上下之意亦不同也。在位之心既與民異。其用使我之衆人。居居然有恃惡之色。不與我民相親。不憂我之困苦也。卿大夫於民如此。民見君子無憂。民今欲去之。言我豈無他人賢者可歸往之乎。維予之故舊思好不

詩經

卷十 唐風

王

忍去耳。作者是卿大夫采邑之民。故言已與在位故舊思好。玉藻說深衣之制云。袂可以回肘。注云。二尺二寸之節。又曰。袂又二寸。注云。袂口也。袂是袖之大名。袂是袖頭之小稱。以深衣云。袂之長短反屈之及肘。是通袂皆爲袂。故以爲袂袂也。裘身爲本。裘袂爲末。釋詁云。由用也。自由也。是自由用也。釋訓云。居居究究惡也。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惡。孫炎曰。究究窮極人之惡。此言懷惡而不與民相親。是不狎習也。用民力而不憂其困。是窮極人也。鄭風羔裘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經稱羔裘豹袂。孔武有力。是知在位之臣服此豹袖之羔裘也。傳亦解與喻之義。箋又解所以用裘。與意在位身服此裘。故取其裘爲興。召南羔裘亦以大夫身服此羔裘。即言其人有羔羊之德。與此同也。卿大夫世

食采邑在位者幼少未仕之時與此民相親相愛故稱好也作詩者雖是采邑之民所便乃是一國之事何則采邑之民與故舊尚不存恤其餘非其故舊不恤明矣王肅云我豈無他國可歸乎維念子與我有故舊也與鄭同

集傳賦也羔裘君純羔大夫以豹飾祛袂也居居未詳

羔裘豹裘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傳衰猶祛也究究猶居居也

箋我不去而歸往他人者乃念子而愛好之

詩經

卷十 唐風

羊生

也民之厚如此亦古之遺風

釋文 哀徐究反本又作衰同

疏 北風刺虐則云攜手同行碩鼠刺貪則云適彼樂國皆欲奮飛而去無顧戀之心此則念其恩好不忍歸他人之國其情篤厚如此猶有帝堯遺化故風俗淳也

集傳賦也衰猶祛也究究亦未詳

羔裘二章章四句

集傳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序揚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

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箋大亂五世者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

釋文 揚音保似馬而大無後指

疏 君子之人當居平安之處不有征役之勞今乃退與無知之人共從征役故言下也

左傳桓二年稱魯隱公三十年晉清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

侯隱五年傳稱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賁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隱六年傳

稱翼人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桓二年傳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郇啟曲沃伐翼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

詩經

卷十 唐風

羊生

逐翼侯于汾陰夜獲之桓七年傳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春滅翼是大亂五世

之事案桓八年傳云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則小子侯之後復有緡為晉君

此大亂五世不數緡者自昭公數之至小子而滿五也此言大亂五世則亂後始作但亂

從昭起追刺昭公故為昭公詩也

朱子辯說序意得之但其時世則未可知耳

肅肅揚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

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傳興也肅肅揚羽聲也集止苞稷樹杆也揚

之性不樹止。鹽不攻緞也。怙恃也。

箋與者。喻君子當居安平之處。今下從征役。其為危苦如鵠之樹止然。種者根相迫。迮相致也。藝樹也。我迫王事。無不攻致。故盡力焉。既則罷倦。不能播種五穀。今我父母將何怙乎。曷何也。何時我得其所哉。

釋文 慎本又作藝之忍反。何之入反。

疏 言肅肅之為聲者是鵠。鵠之羽飛而集于苞栩之上。以與君子之人。乃下從於征役。

詩經

卷十 唐風

王風

之事然鵠之性不樹止。今乃集于苞栩之上。極為危苦。喻君子之人當居平安之處。今乃下從征役。亦甚為危苦。君子之人既從王事。此王家之事。無不攻致。盡力為之。既則罷倦。雖得還家。不能復種。藝黍稷。既無黍稷。我之父母當為何所依怙乎。乃告於天云。悠悠乎遠者。蒼蒼之上天。何時乎使我得其所免。此征役復平常人乎。人窮則反本。困則告天。此時征役未止。故訴天告怨也。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穉。郭璞曰。今人呼物叢叢生也。穉。郭璞曰。穉者根相迫。迮相致。亦謂叢生也。穉。郭璞曰。穉者根相迫。迮相致。亦謂叢生也。徐州人謂穉為穉。或謂之為穉。其子為皂。或言皂斗。其說為汁。可以染皂。今京洛及河內多言穉汁。謂穉為穉。五方通語也。鵠鳥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為苦。故以喻君子從征。

役為危苦也。鹽與蠱字異義同。昭元年左傳云。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杜預云。皿器受蟲害者為蠱。穀久積則變為蠱。蠱名曰蠱。然則蠱害器敗穀者。皆謂之蠱。是鹽為不攻牢不堅緻之意也。此云鹽不攻緻。四杜傳云。鹽不堅固。其義同也。定本緻皆作致。

集傳比也。肅肅羽聲。鵠鳥名。似鴈而大。無後趾。集止也。苞。叢生也。栩。梓櫟也。其子為皂斗。穀可以染皂者是也。鹽不攻緻也。藝樹怙恃也。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言鵠之性不樹止。而今乃飛集于苞栩之上。

詩經

卷十 唐風

王風

如民之性本不便於勞苦。今乃久從征役而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也。悠悠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乎。

本草注曰。櫟木。三四月開黃花。八九月結實。其實為皂斗。櫟櫟皆有斗。爾雅曰。櫟其實櫟。釋曰。櫟盛實之房也。其實櫟也。有櫟。櫟自裏。梓櫟也。梓也。櫟也。皆櫟之通名。櫟斗子煮食。可止飢。穀堪染皂。

肅肅鵠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集傳比也、極已也、

肅肅鵠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藝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傳行翮也

釋文

爾雅云羽木謂之翮

疏

鳥翮之毛有行列故稱行

集傳比也行，列也。稻卽今南方所食稻米，水

詩經

卷十 唐風

三

生而色白者也。梁粟類也。有數色。嘗食也。常復其常也。

本草注曰凡云梁米皆是粟類青梁穀穗有毛粒青米亦微青而細於黃白梁黃梁穗大毛長穀米俱麤於白梁

鵠羽三章章七句

安成劉氏曰變風多作於春秋時斯時也天下不知有王之時也而北門云王事遘我伯兮云爲王前驅此詩亦云王事而目以靡盬爲言雖皆怨者之詞猶幸王命之行於列國亦可以見君臣之義悞於人心也亦可以見文武成康之遺澤也

序○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
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天子之使是時使來者

疏

晉昭公封叔父成師於曲沃，號爲桓叔。桓叔生莊伯，莊伯生武公，繼世爲曲沃之君。

常與晉之正適戰爭不息。及今武公始滅晉而有之。其大夫爲之請王。賜命於天子之吏。

而作是無衣之詩以美之其大夫者武公之

之請命。案左傳桓八年王使立緡於晉。至

莊十六年乃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爲晉侯不言滅晉之事晉世家云哀侯二年曲沃莊

伯卒。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

詩經

奉子 廟風

美

緒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僖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於是盡并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卽位三十七年矣。計緒以桓八年立。至莊十六年乃得二十八年。然則虢公命晉侯之年始并晉也。虢公未命晉之前。有使適晉。晉大夫就之請命。其使名號書傳無文也。或以爲使卽虢公。當來賜命之時。大夫就之請命。斯不然矣。傳稱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爲晉侯。則虢公適晉之時。齋命服來賜。大夫不假請之。豈虢奉使適晉。藏其命服待請而與之哉。若虢公於賜命之前。別來適晉。則非所知耳。若當時以命賜之。卽命晉之時。不須請也。

朱子辯說序以史記爲文詳見本篇但此詩若非武公自作以述其降王請命之意則詩

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耳。序乃以爲美之。失其旨矣。且武公執君篡國。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而不教者。雖曰尚知王命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是亦禦人於白晝。大都之中。而自知其罪之甚重。則分薄賦。餌貪吏。以求私有其重寶。而免於刑戮。是乃得賊之尤耳。以是爲美。吾恐其獎姦誨盜。而非所以爲教也。小序之陋。固多。然其顛倒順逆。亂倫悖理。未有如此之甚者。故予特深辨之。以正人心。以誅賊黨。意庶幾乎大序所謂正其得失者。而因以自附於春秋之義云。

詩經

卷十

唐風

平九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傳侯伯之禮七命。見服七章。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

箋我豈無是七章之衣乎。晉舊有之。非新命之服。武公初并晉國。心未自安。故以得命服爲安。

疏此皆請命之辭。晉太夫美武公能并晉國。而未得命服。故爲之謂於天子之使曰。我晉國之中。豈曰無此衣之七章乎。但不如天子之衣。我若得之。則心安而且又吉兮。天子

命諸侯必賜之以服。故請其衣。就天子之使。請天子之衣。故云子之衣也。晉唐叔之封。爵稱侯。侯伯之禮。冕服七章。故請七章之衣。春官典命云。侯伯七命。其國家官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秋官大行人云。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冕服七章。春官巾車云。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注云。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爲侯伯。其車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然則唐叔是王之母弟。車服猶如上公。上公之服九章。此請七章者。王子母弟。車服得如上公。無正文。正以周之建國。唯二王之後。稱公。其餘雖大皆侯伯也。如上公者。唯王子母弟一身。若唐叔耳。其後世子孫。自依爵命之數。故請七章之衣也。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公羊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是

詩經

卷十

唐風

平九

王命諸侯必皆以衣賜之。故請示也。案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頒莊元年。穀梁傳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然則諸侯當在就天子受命。此在國請之者。天子賜諸侯之命。其禮亡。案春秋之世。魯文公成。公晉惠公齊靈公。皆是天子遣使賜命。左傳不讓之。則王賜諸侯之命。有召而賜之者。有遣使賜之者。穀梁之言。非禮意也。此武公以尊尊宗。故心不自安。得命乃安也。及世家稱武公厚賂周僖王。僖王乃賜之命。是於法武公不當賜之。美之者。其臣之意美之耳。

集傳賦也。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爲節。子天子也。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

詩經

卷十 唐風

早一

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為
晉君、列於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之意、言我
非無是七章之衣也、而必請命者、蓋以不如
天子之命服之為安且吉也、蓋當是時周室
雖衰、典刑猶在、武公既負弑君篡國之罪、則
人得討之、而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故賂王
請命、而為說如此、然其倨慢無禮、亦已甚矣、
釐王貪其寶玩、而不思天理民彝之不可廢、

是以誅討不加、而爵命行焉、則王網於是乎
不振、而人紀或幾乎絕矣、嗚呼痛哉、

東萊呂氏曰、周禮注、鷩見七章、衣三章、一曰
華蟲、畫以雉、即鷩也、二曰火、三曰宗彝、皆畫
為績、裳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三曰黼、四曰
黻、皆以爲繡、鷩音鸞、
三山李氏曰、桓叔生莊伯、解生武公、稱
慶源、輔氏曰、安謂不桎梏、吉謂無後患、此特
以利害言耳、非誠知義命之所在也、
華谷嚴氏曰、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動於惡、
彼其請命于天子之使、豈真知有王哉、正以
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則終不能定晉也、此
正與唐蕃鎮戍其主帥而代
之以坐邀旌節者無以異、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煥兮、

傳、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為節、煥、煥
也、

箋、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
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

疏、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國家
文也、云車旗者、蓋謂卿從車六乘、旌旗六族、

衣服者、指謂冠弁也、飾則六玉、冠則六辟、積
夏官射人云、三公執璧與子男同也、則其服
亦毳毼見矣、三公既毼見、則孤卿服緋見、大夫

詩經

卷十 唐風

早一

服玄冕、則司服注云、緋見衣一章、裳二章、玄
見衣無文、裳刺緋而已、然則緋見之服、止有
三章、而此云六為節、不得為卿六章之衣、故
毛鄭並不云章、或者司服之注、自說天子之
服、隆殺之差、其臣自當依命數也、檢晉之
先君、見經傳者、燮父事康王、文侯輔平王、有
為天子卿者、但侯伯人為卿士、依其本國之
命、不服六章之衣、故鄭答趙商云、諸侯人為
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
是其不降本國、不服六章也、鄭知然者、以大
車陳古之天子大夫行、決男女之訟、經云、毳
衣如葵、則是子男入為大夫、得服毳見、故知
入仕王朝者、各依本國之命、晉之先世不得
有六章之衣、而云豈曰無衣六者、從上章之
文、飾辭以請命
耳、非實有也、

集傳賦也天子之卿六命變七言六者謙也
不敢以當侯伯之命得受六命之服比於天
子之卿亦幸矣煥煖也言其可以久也

臨川王氏曰六者子男之服也子男之服以
五爲節而曰六者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
服故也
藍田呂氏曰義理有所未安雖食不飽雖衣
不煖

無衣二章章三句

華谷嚴氏曰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也以
晉世家考之初潘父弑昭侯而迎桓叔欲

詩經

卷十

唐風

無衣

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
晉人共立昭侯子平是爲孝侯此桓叔初
舉而國人不與也其後曲沃莊伯弑孝侯
于冀晉人又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
復立孝侯子頵是爲鄂侯此莊伯再舉國
人又不與也及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立
鄂侯子光是爲哀侯此莊伯三舉而國人
又不與也及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
哀侯弟緡此武公四舉而國人終不與也
最後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
周僖王王命武公爲諸侯然後晉人不得
已而從之耳然聖人致嚴於名分之際陳
成子之事至沐浴而請討蓋以人倫之大
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討之無衣之詩
不剛者所以著世變之窮傷周之衰也
東萊呂氏曰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

六年晉昭侯封成師于曲沃專封而王不
問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年潘父弑昭侯欲

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四十七年曲
沃莊伯弑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

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討反使
尹氏武氏助之四失也至是武公篡晉僖

王反受賂命爲諸侯五失也以此五失觀
之則禮樂征伐移於諸侯降於大夫竊於

陪臣其所由來者漸矣
安成劉氏曰春秋之始魯惠公以其妾仲

子爲妻及仲子沒平王則使宰咺來歸
魯桓公以弟狄兄及沒莊王則使榮叔來

賜命周之典禮皆周之自壞也歲改月化
下僉陵上僉替於是武公篡晉僖王命爲

侯三晉又滅武公之祀亦得以威烈王之
命爲侯嗚呼司馬公之通鑑固不得不後

詩經

卷十

唐風

無衣

春秋而作也然以僖王武公之事
觀之則朱子所謂遠先幾者信矣

序有林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
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釋文 宗族本亦
朱子詩說此
序全非詩意

有林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

好之曷飲食之

傳典也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噬逮也

〔箋〕道左，道東也。日之熱，恒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也。與者，喻武公初兼其宗族，不求賢者與之在位，君子不歸，似乎特生之杜，然肯可適之也。彼君子之人，至於此國，皆可求之。我君所，君子之人，義之與比，其不來者，君不求之，曷何也？言中心誠好之，何但飲食之，當盡禮極歡以待之。

詩經

卷十 唐風

國風

〔釋文〕

陰，又如字，本亦作陰同。噓，韓詩作遊，遊及也。

〔疏〕言有杜，然特生之杜，生於道路之左，人所宜休息。今日所以人不休息者，由其孤特獨生，陰涼寡薄故也。以與武公一國之君，人所宜往仕，今日所以人不往仕者，由其孤特為君不求賢者故也。因教武公求賢之法，彼君子之人，今但能來逮於我國者，皆可使之適我君之所，今不來者，由君不求之耳。君當忠誠實好之，何但飲食而已。當盡禮極歡以待之，則賢者自至矣。王制云：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言左右，據南嚮西嚮為正。在陰為右，在陽為左。故傳言：道左之陽，箋以為道東也。物積而後始極，既極而後方衰。從旦積煖，故日中之後乃極熱，從昏積涼，故半夜之後始極寒。計一歲之日，分乃為陰陽，當以

仲冬極寒，仲夏極暑，而六月始大暑，至冬乃大寒，亦此意。噓，逮釋言：文，逮又別訓為至。故箋云：君子之人至於此國。

〔集傳〕比也。左，東也。噓，發語詞。曷何也。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故言此杜然之杜，生于道左，其蔭不足以休息，如已之寡弱，不足恃賴，則彼君子者，亦安肯顧而適我哉。然其中心好之，則不已也，但無自而得飲食之耳。夫以好賢之心如此，則賢者安有不至，而何寡弱之足患哉。

詩經

卷十 唐風

國風

有杜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噓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傳〕遊，觀也。

〔釋文〕

周韓詩作右。

〔疏〕

言道周，逮之，故為曲也。

〔集傳〕比也。周，曲也。

有杜之杜二章章八句

序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箋：喪，棄亡也。夫從征役，棄亡不反，則其妻居家而怨思。

釋文：攻音貢，又如字。

疏：公以莊十八年立僖，九年卒。案左傳莊

姬，閔元年傳曰：晉侯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

魏。二年傳云：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

氏。僖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傳曰：八月，晉侯

圍上陽，冬，武彘，又執虞公。八年傳稱：晉里克

詩經

卷十 唐風

第七

程子曰：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

葛生蒙楚，藋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傳：興也。葛生延而蒙楚，藋生蔓於野，喻婦人

外成於他家。

箋：予我亡無也。言我所美之人無於此，謂其

君子也。吾誰與居乎？獨處家耳。從軍未還，未

知死生，其今無於此。

疏：葛言生，則藋亦生。藋言蔓，則葛亦蔓。葛言

蒙，則藋亦蒙。藋言于野，則葛亦當言于野。

言葛生於此，延蔓而蒙於楚木，藋亦生於此

延蔓而蒙于野中，以興婦人生於父母，當外

成于夫家，既外成于夫家，則當與夫偕老。今

我所美之人，身無於此，我誰與居乎？獨處家

耳。由獻公好戰，令其夫亡，故婦人怨之也。

陸機疏云：藋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

燕巢，不可食也。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煮以哺牛，除熱。

集傳：興也。藋，草名，似栝樓，葉盛而細，蔓延也。

予美，婦人指其夫也。婦人以其夫久從征

役而不歸，故言葛生而蒙于楚，藋生而蔓于

野，各有所依託，而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是，則

詩經

卷十 唐風

單人

誰與而獨處於此乎？

葛生蒙棘，藋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傳：域，營域也。息，止也。

集傳：興也。域，塋域也。息，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傳：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欵枕篋衾席，獨

而藏之。

箋：夫雖不在，不失其祭也。攝王、王婦猶自齊

而行事旦明也我君子無於此吾誰與齊乎

獨自潔明。

釋文

齊則皆反本亦作齊
婦人夫既不在獨齊而行祭當齊之時出

疏

夫之衾枕親物思夫言此角枕祭然而鮮

明

公錦衾爛然而色美公雖有枕衾無人服

用

故思言我所美之人身無於此當與誰齊

乎

獨自取潔明耳傳以婦人怨夫不在而

言

角枕錦衾則是夫之衾枕也夫之衾枕非

妻

得服用且若得服用則終常見之又不得

見

其衾枕始恨獨旦知此衾枕是有故乃設

非

常服也家人之大事不遇祭祀故知衾枕

齊

乃用之夫在之時用此以齊今夫既不在

詩經

卷十

唐風

四九

妻

將攝祭其身既齊因出夫之齊服故親之

而

思夫也內則云夫不在敝枕篋簟席褥而

燕

之此傳引彼變

篋

爲余順經衾文

集

傳賦也繁爛華美鮮明之貌獨旦獨處至

旦

也

夏

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傳

言長也

箋

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故極言之以盡

情

居墳墓也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

盡。

集傳賦也夏日永冬夜永居墳墓也夏日

冬夜居獨憂思於是爲切然君子之歸無期

不可得而見矣要死而相從耳鄭氏曰言此

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蘇氏曰思之深

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傳室猶居也

詩經

卷十

唐風

五

箋

室猶塚壙

集

傳賦也室壙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序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釋文

苓卽甘草
葉似地黃

疏

以獻公好聽用讒之言或見貶

朱

子辯說獻公固喜攻戰而好讒傳

然未見此二詩之果作於是時也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

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何得焉

傳興也。苓大苦也。首陽山名也。采苓細事也。首陽幽僻也。細事喻小行也。幽僻喻無徵也。苟誠也。

箋采苓采苓者言采苓之人衆多非一也。皆云采此苓於首陽山之上。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然而今之采者未必於此山。然而人必信之。興者喻事有似而非。苟且也。爲言謂爲

詩經

卷十 唐風

五十一

人爲善言以稱薦之。欲使見進用也。旃之言焉也。舍之焉。舍之焉謂謗訕人。欲使見貶退也。此二者且無信受之。且無荅然人以此言來不信受之。不荅然之。從後察之。或時見罪何所得。

釋文 爲或如字。本或作偽。字非。爲言謂爲人並于偽反。若經文侯字讀則此上爲字亦依字。

疏 毛以爲言人采苓采苓於何處采之。於首陽之巔采之。以興獻公問細小之行於何

處求之。於小人之身求之。采苓者細小之事。以喻君求細小之行也。首陽者幽僻之山。喻小人是無徵驗之人也。言獻公多問小行於小人。言語無徵之人。故所以謗訕與也。因教君止謗之法。人之詐偽之言。有妄相稱薦。欲令君進用之者。君誠亦勿得信之。若有言人罪過。令君舍之者。誠亦無得荅然。若君但能如此。不受偽言。則人之偽言者復何所得。爲旃舍旃者。亦是人之偽言也。舍旃者謂謗訕人。欲使見貶退。則人之偽言。謂稱薦人。欲使見進用。是互相明。王肅諸本皆作爲言。定本作偽言。鄭以采苓采苓者皆言我采此苓於首陽之巔。然首陽之巔信有苓矣。然而今人采之者未必於首陽。而人必信之。以其事有似也。以興天下之事。亦有似之而實非

詩經

卷十 唐風

五十一

者。君何得聞人之謗而輒信之乎。首陽之山在河東蒲坂縣南。集傳比也。首陽首山之南也。巔山頂也。旃之也。此刺聽謗之詩。言子欲采苓於首陽之巔乎。然人之爲是言以告子者。未可遽以爲信也。姑舍置之而無遽以爲然。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得而謗止矣。或曰興也。下章放此。

三山李氏曰亦名雷首山。安成劉氏曰集傳以首爲山名。陽爲山之南。

春秋傳亦曰趙宣子田于首山然此詩下章又云首陽之東則似首陽二字同爲山名論語集註亦嘗指首陽爲山名矣豈泛名其山則曰首山至山南而言則又獨得首陽之稱乎東萊呂氏曰采苓采苦采葑不曰郊野而曰首陽者與采聽之當遠也孔子曰浸潤之譴膚受之愆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不輕聽易動而徐觀其是非惟遠者能之

采苦采葑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傳苦苦菜也無與勿用也

詩經

卷十 唐風

五十五

疏此茶也陸機云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恬脫而美所謂董茶如飴內則云濡豚包

苦用苦菜是也

集傳比也苦苦菜也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與許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傳葑菜名也

集傳比也從聽也

采苓三章章八句

埤雅曰苓生於隰葑生於圃則首陽之巔不必有苓其下不必有苦其東不必有葑則理可以無聽從矣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十終

詩經

卷十 唐風

五十四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十一

明 後學張溥 纂

秦譜 漢鄭玄著

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有伯翳者。實皐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禽獸。賜姓曰嬴。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孝王爲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爲附庸。邑之於秦谷。至魯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翳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與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遼山。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至玄孫德

公又徙於雍云。

疏 漢書地理志云。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於禹貢鳥鼠之山在雍州也。鳥鼠與

秦今俱在隴西。故云近鳥鼠之山也。爾雅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鴝。其鼠爲鼯。是鳥鼠共處一山。以爲名。既有鳥鼠之山。又別有同穴之山。禹貢王肅注云。鳥鼠同穴皆山名是也。鄭語云。嬴伯翳之後。地理志云。嬴伯益之後。則伯翳伯益聲轉字異。猶一人也。地理志又云。秦之先曰伯益。助禹治水。爲舜虞官。養草木鳥獸。賜姓嬴氏。秦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貫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娶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太費。太費與禹平水土。又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二

是爲伯翳。舜賜姓嬴氏。是治水賜姓之事也。如本紀之言。則益又名太費。太費之父名大業。列女傳曰。皋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皋子。皋陶之子伯益也。然則皋陶大業一人也。且秦是伯益之後。而中候苗典云。皋陶之苗爲秦。秦出伯益。明是皋陶之子也。虞書稱舜曰。嚳若子。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益汝作朕虞。是舜命作虞官也。本紀又云。太費生子二人。一曰太康。實鳥谷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爲湯御。以敗桀。大康玄孫曰孟賁。中行。帝大戊使爲御。而妻之。自大戊以下。中行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名顯。遂爲諸侯。其女孫曰中流。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

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是世有人焉。本紀又云：惡來有子曰女妨，女妨生旁皋，旁皋生大几，大几生大維，大維生非子，非子於大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大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為大維適嗣，申侯之女為大維之妻，生子成，為適。於是孝王曰：昔伯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復使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為大維適者，是孝王使養馬封之事也。言將以非子為大維之嗣，則從中滴以來，世保西垂，常有國土，非子分其國地，別為附庸也。本紀直云：伯翳為舜主畜，不云能知禽獸之言，地理志稱孝王云：昔伯翳知禽獸，是知其言語也。信二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三

十九年左傳：說介葛盧聞牛鳴而知其音，賈逵云：伯益曉是術。蔡邕云：伯翳綜聲於語鳥，葛盧辯音於鳴牛，是伯翳知禽獸之言也。本紀又云：秦嬴生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是仲為非子曾孫也。又云：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西戎滅大丘，大維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是宣王又命作大夫也。王制云：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附於諸侯。曰附庸。周禮：男國百里，則附庸又無百里矣。邠滕紀莒之等，以其國小，蔑而不錄。其詩而錄秦仲附庸之風者，鄭語云：桓公問於史伯曰：姜嬴其孰與？對曰：國大而德者近，與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也。且大，其將與乎？言秦仲國大，將與，是其土地廣寬，雖未得爵命，而大於邠莒，詩者緣政而作。

故附庸而得有詩也。且秦於襄公之後，國大而錄其詩，因秦仲先已有詩，故并錄之耳。案年表：秦仲以宣王六年卒，計桓公問史伯之時，乃在幽王九年，所以仍言秦仲者，秦仲之後，遂為大國，以秦仲有德，故繫而言之。秦仲以字配國者，附庸未得爵命，無諡，可稱春秋附庸君，例稱名。襄之則書字。秦仲又作宣王大夫，史策之文，正當書字。故稱字。體國以美之也。本紀稱秦仲生莊公，莊公生襄公，又云：大戎殺幽王，襄公將兵救周，戰其有功，周避戎難，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山以西之地，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是平王之初救周，賜地之事也。襄公始為諸侯，莊公已稱公者，蓋追諡之也。地理志：初洛邑與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四

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則周之二都相接為畿，其地東西橫長，西都方八百里也。本紀云：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如本紀之言，則襄公所得自岐以西，如以鄭言橫有西都八百里之地，則是全得西畿言與本紀異者，案終南之山在岐之東南，大夫之成，襄公已引終南為喻，則襄公亦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也。即如本紀之言，文公收周餘民，又獻岐東於周，則秦之東境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境東至於河，襄公已後更無功德之君，復是何世得之也。明襄公救周，即得之矣。本紀之言不可信也。通謂歷述境界廣被之意，於禹貢無違山，鄭據時山之名，案秦境所及而言之，禹

貢雍州云荆岐既旅終南淳物則此山皆
屬雍州秦居其傍故云之野也不言西至
獨言東至者以秦居隴西東拓上境上已
云近鳥鼠之山不須更言其西故直言東
至而已鄭既云變風作而又言此者以襄
公之時又能取周地與秦仲時異故復說
其得地之由境界所在案本紀襄公生
文公文公生靖公靖公生寧公寧公生武
公武公卒立其弟德公是德公為襄公玄
孫也本紀又言秦仲自中湫已後世保西
垂至大雒生非子非子別居於大丘厲王
時西戎滅大雒之族秦仲之子莊公伐西
戎破之并得大雒之地為西垂大夫文公
元年居西垂宮三年冬獵至汧渭之會曰
昔周也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為諸侯乃卜
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寧公二年徙居平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五

陽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徐廣云大丘今槐
里縣也平陽今郿縣平陽亭是也雍今扶
風雍縣也如本紀之言則大雒之族世居
西垂非子封為附庸別居槐里及莊公伐
戎并得大雒之地即就大雒舊居西垂也
至文公還居非子舊墟在汧渭之間即槐
里是也寧公徙平陽至德公乃徙雍鄭獨
言德公徙雍者以德公之後常居雍故特
言之僖十三年左傳云秦輸粟于晉自雍
及絳昭元平左傳云秦后子享晉侯自雍
及絳是秦自德公已後常居雍也或本作
穆公徙雍者誤耳何則穆公者德公之子
於襄公為玄孫之子非玄孫也又中侯觀
期注秦本在隴西襄公玄孫德公始徙雍
是鄭依本紀以為德公徙雍非穆公也本
紀又云德公立二年卒子宣公立十二年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六

卒弟成公立四年卒弟穆公任好立三十
九年卒子懿代立是為康公此其君次也
其詩則車鄰美秦仲為秦仲詩也駉小
戎兼葭終南序皆云襄公是襄公詩也黃
鳥刺繆公是繆公詩也晨風渭陽權與序
皆云康公是康公詩也無衣在其中明亦
康公詩矣故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
襄二十九年左傳季札見歌秦曰美哉此
之謂夏聲服虔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
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其孫襄
公列為秦伯故兼葭蒼蒼之歌終南之詩
追錄先人車鄰駉小戎之歌與諸夏同
風故曰夏聲如服之意以駉駉小戎為秦
仲之詩與序正違其言非也言夏聲者杜
預云秦本在西戎汧渭之西秦仲始有車
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
之夏聲耳不由在諸
夏追錄故稱夏也

秦一之十一

集傳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鳥

鼠山初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問

氏如何分別朱子曰姓是大總屬處氏是

後來次第分別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

氏季氏同為姬其後中湫居西戎以保西

垂六世孫大駘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
王養馬於汧音牽地理志曰汧水出渭之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七

間馬大繁息。孝王封爲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爲孫秦仲爲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爲西戎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爲諸侯。曰能逐犬戎。卽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秦卽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是也。秦州卽今華昌

府秦州京兆府興平縣卽今西安府興平縣並隸陝西。豐城朱氏曰按成與非子本兄弟也。成之族既爲犬戎所滅。而非子之孫秦仲復敗死。于西戎。則二戎者固秦之世讐也。及幽王爲西戎犬戎所殺。則二戎者又豈非周之世讐歟。使平王而有志焉。則於襄公之封。宜命之糾合侯伯。統率師徒而討之。則王轍可以不東。戎難可以必除。而先王之讐。亦可以少報矣。既不能然。乃曰能逐犬戎。卽有岐豐之地。夫岐豐之地。與王之地也。不惟其土地人民之不可棄。抑先王之墳墓在焉。宗廟在焉。宮室之美。官府之富。皆在焉。如之何其可委之而去也。且先王之封國有常制矣。八百里之地。封方百里者入。以開方計之。則又不止於是矣。而一旦舉而畀之於秦。藉曰其

秦車鄰詁訓傳第十一

地已爲犬戎所侵。令其自取。然秦能取之。王獨不能率諸侯以取之乎。王而少有越句踐之志。則必不若是憊矣。故嘗謂平王之東也。忘先王之仇讐。而不報。棄先王之土地人民而不恤。舍先王之宗廟墳墓而不顧。廢先王之典章法度而不守。卒使典待他日。而其兆已見於此矣。可勝歎哉。

序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八

釋文 鄰本亦作隣。又作隣。始大絕句。或連下句非。

疏 王肅云。秦爲附庸。世處西戎。秦仲修德。爲宜王大夫。遂誅西戎。是以始大。鄭語云。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且大其將興乎。韋昭注引詩序曰。秦仲始大。是先儒斷始大爲句。朱子辨說未見其必爲秦仲之詩。大率秦風唯黃鳥渭陽爲有據。其他諸詩皆不可考。安成劉氏曰。秦仲但爲宜王大夫。未必得備寺人之官。此詩疑作于平王命襄公爲侯之後。

有車鄰鄰。有馬白顙。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傳鄰鄰。衆車聲也。白顙。的顙也。寺人。內小臣也。

箋欲見國君者必先令寺人使傳告之時秦仲又始有此臣。

釋文 寺如字又音侍本亦作侍字寺人奄人令韓詩作伶云使伶

疏 此美秦初有車馬侍御之好言秦仲車馬既多又有侍御之臣未見君子秦仲之時使寺人傳告然後人得見之車有副貳明非一車故以鄰鄰為衆車之聲車既衆則馬亦多矣故於馬見其毛色而已不復言衆多也釋畜云馬的額白額舍人曰的白也額額也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天官序官云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則天子之官內小臣與寺人別官也燕禮諸侯之禮也經云獻左右正與內小臣是諸侯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九

之官有內小臣也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之官有寺人也然則寺人與內小臣別官矣此云寺人內小臣者解寺人官之尊卑及所掌之意言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即是內小臣之官也內小臣之官與寺人之官猶自別矣若然巷伯箋云巷伯內小臣奄官上士四人與寺人之官相近彼言巷伯即是內小臣者以寺人作詩而篇名巷伯明巷伯非寺人序言巷伯奄官則巷伯與寺人之官同掌內事相近明矣巷者宮中道名也伯者長也主宮巷之官最長者唯有內小臣耳故知巷伯即是內小臣之官也附庸雖未爵命自若其國猶若諸侯故言欲見國君使寺人傳告之秦夏官小臣掌王之命天官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然則天子之官自有小臣主王命寺人主內

令不主王命矣燕禮云小臣戒與者則諸侯之官有內小臣亦應小臣傳君命此說國君之禮使寺人傳命者天子備官故外內異職諸侯兼官外內其掌之也僖五年左傳說晉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昭十年傳說宋平公之喪使寺人柳熾炭於位則諸侯寺人傳達君命是禮之常也

集傳賦也鄰鄰衆車之聲白顛額有白毛令謂之的額君子指秦君寺人內小臣也令使也 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十

臨川王氏曰白顛蓋名馬驕驕蓋驪赤兔的顛之稱

蕭山蘇氏曰凡此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昔所未嘗有也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耄。

傳與也。阪者曰阪。下溼曰隰。又見其禮樂焉。耄。老也。八十曰耄。

箋與者。喻秦仲之君臣。所有各得其宜。既見

既見秦仲也。並坐鼓瑟。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今者不於此君之朝自樂。謂仕焉而去仕他國。其徒使自老。言將後寵祿也。

疏言版上有漆木。隰中有栗木。各得其宜。以得其宜。既見此君子秦仲。其君臣閒暇。無為燕飲相樂。並坐而鼓瑟也。既見其善政。則願仕焉。我今者不於此君之朝。仕而自樂。若更之他國者。其徒自使老。言將後於寵祿。無有得樂之時。美秦仲之賢。故人皆欲願仕也。釋地云。下濕曰隰。李巡曰。下濕謂土地。水常沮洳。名為隰也。又云。陂者曰阪。下者曰隰。李巡曰。陂者謂高峰山陂。下者謂下濕之地。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十一

隰也。由其君明臣賢。政清事簡。故皆並坐而觀鼓瑟。作樂必飲酒。故云燕飲相安樂。檀弓稱尹商陽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注云。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彼言正法耳。秦仲君臣安樂。或士亦與焉。故作者美之而願仕也。孫炎曰。董者。色如生鐵。易離卦云。大耋之嗟。注云。年踰七十。僖九年左傳曰。伯舅耄老。服虔云。七十曰耄。此言八十曰耄者。耄有七十八十。無正文也。以仕者七十致事。仕者慮色之耄。欲得早致事。故以爲也。

集傳與也。八十曰耄。阪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矣。失今不樂。則

逝者其耄矣。

須溪劉氏曰。俯仰一時之景。以爲其中之所其快者。此所以爲興也。華谷嚴氏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耄。悲壯感歎之氣止於爲秦。亦以此而。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傳簧。笙也。亡。喪棄也。

集傳與也。簧。笙中金葉。吹笙則鼓動之以出聲者也。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十二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華谷嚴氏曰。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世道升降之機在是歟。

序駟騶。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箋始命。命爲諸侯也。秦始附庸也。

釋文。騶。驪馬也。始。命絕句。園。音又沈又尤菊反。

疏。諸侯之君。乃得順時遊田。治兵習武。取會祭廟。附庸未成。諸侯其禮則闕。故今襄公

始命為諸侯乃得有此田狩之事。故云始命也。獵則就於園中。上二章園中事也。調習則在園中。下章園中事也。有舊日園有舊日園。園固大同。蕃靖異耳。園者城養禽獸之處。其制諸侯四十里。處在於郊。靈臺云。王在靈園。鄭駁異義引之云。三靈辟雍。在郊明矣。孟子對齊宣王云。臣聞郊關之內有園焉。方四十里。是在郊也。園者種菜植果之處。因在其內。調習車馬。言遊於北園。蓋近於園北。地官載師云。以場圃任園地。明其去國近也。安成劉氏曰。朱子雖以此序稍平。不復辨說。然又謂秦詩時世多不可考。今據詩中言公乃臣子。稱其君之詞。疑此詩亦作于襄公受命為侯之後也。

駟驥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十三

傳驥驥。阜大也。能以道媚于上下者。冬獵曰狩。

箋四馬六轡。六轡在手。言馬之良也。媚于上下。謂使君臣和合也。此人從公往狩。言襄公親賢也。

疏言襄公乘一乘。駟驥色之馬。馬既肥大而

又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須控制之也。公乘此良馬。與賢人共獵。公之臣有能媚于上下之子。從公而往田狩。公又能親賢如是。故國人美之。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驥。則驥黑色。驥者言其色黑如驥也。

○每馬有二轡。四馬當八轡矣。諸文皆言六轡者。以駟馬內轡納之於軾。故在手者唯六轡耳。聘禮云。賓親總乘黑注云。總八轡牽之。贊者謂步牽馬。故八轡皆在手也。大叔于田。言六轡如手。謂馬之進退如御者之手。故為御之良。此言六轡在手。謂在手而已。不假控制。故為馬之良也。卷阿云。媚于天子。媚于庶人。謂吉士之身。媚上媚下。此媚者。明是大賢之人。能和合他人。使之相愛。非徒已身能受人而已。文王四友。子曰有疏附。能使疏者親附是也。謂之媚于者。王肅云。卿大夫稱子。

集傳賦也。駟驥四馬皆黑色如鐵也。孔甚也。

阜。肥大也。六轡者。兩服兩駟。各兩轡。而駟馬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十四

兩轡納之於軾。故惟六轡在手也。媚子。所親愛之人也。此亦前篇之意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傳時。是辰牡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群獸。拔矢末也。

箋奉是辰牡者。謂虞人也。時牡甚肥大。言禽

獸得其所。左之者。從禽之左射之也。拔。括也。

舍拔則獲。言公善射。

疏 言美公田獵之時虞人奉是時節之壯獸
 矣公戒御者曰從左而逐之公乃親自射之
 舍放矢括則獲得其獸言公之善射也冬獻
 狼以下皆天官獸人文所異者彼言獸物此
 言群獸耳彼注云狼齊聚麋齊散聚則溫散
 則涼以救時之苦也獸物凡獸皆可獻及狐
 狸也然則獸之供養各有時節故謂之時壯
 地官山虞云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
 弊田植虞旗于中以致禽獸人獻時節之獸
 以供膳故虞人亦驅時節之獸以待射虞人
 無奉獸之文故引獸人之文以解時壯耳
 言舍放矢括則獲是放矢得獸故以括為矢末以
 鐵為首故放矢為末王制云佐車止則百姓
 田獵注云佐車驅逆之車得不以從左驅禽
 謂之佐車者使驅逆之車依周禮田僕所設
 非君所乘此公曰左之是公命御者從禽之
 左逐之欲從禽之左而射之也此是君所乘
 田車非彼驅逆之車也逐禽由左禮之常法
 必言公曰左之者公見獸乃命逐之家語孔
 子與子路論矢之事云括而羽之鐵而礪
 之其入之不益深乎是謂矢末為括也
 集傳賦也時是辰時也壯獸之壯者辰壯者
 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之類奉之者虞
 人翼以待射也碩肥大也公曰左之者命御
 者使左其車以射獸之左也蓋射必中其左
 乃為中殺五御所謂逐禽左者為是故也板

矢括也曰左之而拾拔無不獲者言獸之多
 而射御之善也
 建安何氏曰公曰左之御者從左以逐之君
 從左以射之公羊傳解第一殺第二殺第三
 殺皆自左膘射之達于右則左當人
 君之左指禽獸之左膘而言膘音標
 遊于北園駟馬既閑輶車鸞鏤載儉歌駢
 傳閑習也輶輕也儉歌駢田犬也長喙曰儉
 短喙曰歌駢
 箋公所以田則克獲者乃遊于北園之時時
 則已習其四種之馬也輕車驅逆之車也置
 鸞於鏤異於乘車也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
 其搏噬始成之也此皆游於北園時所為也
 釋文 歌本又作得
 駢本又作獨
 疏 此則倒本未獵之前調習車馬之事言公
 於是之時調試輕車置鸞於鏤以試之既調
 和矣又始試習儉與歌駢之犬皆馳逐搏噬
 之事遊于北園已試調習故今特於園中多
 所獲得也夏官校人辨六馬之屬種馬戎
 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天子馬六種諸侯四
 種鄭以陸殺差之諸侯之馬無種戎也此說

獵事止應調習田馬而云四種之馬皆調之者以其田獵所以教戰諸馬皆須調習故作者因田馬調和廣言四種皆習也夏官田僕掌設驅逆之車注云驅驅禽使前起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圍然則田僕掌田而設驅逆之車若君所乘者則謂之田車不宜以輔輕為名且下句說犬明是車驅之而犬獲之故知是驅逆之車非君車也冬官考工記云乘車之輪崇六尺有六寸注云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言置營於鑣異於乘車謂異於被玉金象也夏官大馭及玉藻經解之注皆云營在衡和在軾謂乘車之營也此云營鑣則營在於鑣故異於乘車也營和所在經無正文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營在衡和在軾又大戴禮保傳篇文與韓詩說同故鄭依用之夢蕭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營箋不易之異義

戴禮戴毛氏二說謹案云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亦不駁商頌烈祖箋云營在鑣以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為兩解釋訓云暴虎徒搏也則搏者殺獸之名哀十二年左傳曰國狗之營無不噬也則噬謂營也此小犬初成始解搏噬故云始成之也

集傳賦也田事已畢故遊於北園閑調習也輶輕也鸞鈴也効鸞鳥之聲鑣馬銜也驅逆之車置營於馬銜之兩旁乘車則營在衡和在軾也獵獸皆田犬名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韓愈畫記

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

坪雅云輶車置營於鑣異於乘車者驅逆之車則尚輕疾故也

駟驥三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駟驥孔阜言其馬之盛也六轡在手言其御之善也公之媚于從公子猶言公有所親愛之人隨公以田獵疑即指御者而言也奉時辰牡辰牡孔碩虞人奉翼犬獸以待公之射禮義之備也公曰左之舍拔則獲射御之精也遊于北園因出狩而遊觀也四馬既閑車馬皆閑習也輶車營鑣載檢歌騶雖用犬而亦處得宜也此皆昔無而今有故歷叙其事而誇美之也然觀其所美者如此則其所缺者亦

多矣南軒張氏曰讀車鄰駟驥之詩則知秦之方國自其始創不遺盛其車馬奉養之事競為射獵之為不及於用賢制民也則其流風亦習乎是而已前漢地理志曰天水隴山西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武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鄰駟驥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

序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疆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

君子焉

箋矜，夸大也。國人夸大其車甲之盛，有樂之意也。婦人閔其君子，思義之至也。作者叙內外之志，所以美君政教之功。

釋文

小戎，王云：駕兩馬者。

疏：於是之時，西戎方漸強盛，而襄公征伐不絕，以使人應若久勞。婦人應多怨曠，襄公能甲之盛，婦人無怨曠之志，則能閔念其君子。皆襄公使之得所，故序外內之情，以美之。三章皆上六句，是矜其車甲，下四句是閔其君。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七

子：僖九年，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板者九國矜者何？猶曰：莫若我也。班固云：矜，夸宮室，是矜。

為夸大之義也。朱子辨說此詩時世，未必然而義則得之。

小戎，伐收五檠梁，游環脅驅，陰鞿鑿續，文茵。

暢轂，駕我騏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

亂我心曲。

傳：小戎，兵車也。伐，淺收軫也。五，五束也。檠，歷錄也。梁，輶，輶上句衡也。一輶五束，束有歷錄。

游環，鞿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慎駕具，所以止入也。陰，揜軌也。鞿，所以引也。鑿，白金也。續，續鞿也。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騏驎，文也。左足白曰騏驎。西戎板屋。

箋：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駟之外，轡以禁其出。脅驅者，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駟之入。揜軌在軾前，垂轡上，鑿續白金，飾續鞿之環。此上六句者，國人所矜。

言我也。念君子之性，溫然如玉，有五德。心曲，心之委曲也。憂則心亂也。此上四句者，婦人所閔。閔其君子。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十

釋文：檠，音木。本又作檠，檠，歷錄也。曲，轅上束也。歷錄，一本作歷，歷，驅本亦作。鞿，音。亂，鑿音沃。舊音惡。續，義如字。徐辭，屢反。鞿，本又作鞿。沈云：舊本皆作斷，斷者言無常處。許在駟馬背上，以駟馬外轡貫之，以止駟之出。左傳云：如駟之有轡，居柔反，無取於鞿也。其或作順，義亦兩通。文茵，以虎皮為茵，茵，車席也。

疏：國人夸其兵車之善，云我襄公羣臣卑小之戎車，既淺短其軾矣，又五節束縛，歷錄此。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王

梁輅使有文章矣。貫駟馬之外轡。則有游環。以止駟馬之外轡。自衛至軫。當服馬之外轡。則有骨驅。以止駟馬之內入。陰板之前。又有皮鞞。以白全飾其相續之處。車上又有虎皮文章之茵。其車又是長轂之戎車。又駕我之駟馬與馬。車馬備具如是。以此伐我。何有不克者乎。又言婦人聞其君子云。我念君子之德。行其心。性溫然。其如玉。無有瑕惡之處也。今乃遠在其西。戎板屋之中。終我思而不得見之。亂我心中委曲之事也。兵車兵戎之車。小大應同。而謂之小戎者。六月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元大也。先啓行之車。謂之大戎。從後行者。謂之小戎。收軫者。相傳為然。軫者。上之前後兩端之橫木也。蓋以爲此軫者。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馬。軫者。轅也。言五梁梁輅。五梁是轅上之飾。故以五爲五束。言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王

車之轂長尺半也。兵車之轂比之爲長。故謂之長轂。考工記又云。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注云。兵車之隧四尺四寸。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也。則兵車當輿之內。從前軫至後軫。深四尺四寸也。車人云。大車軹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注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軹服長八尺。謂較也。則大車之用。內前軹至後軹。其深入尺。兵車之軹比之爲淺。故謂之淺軹也。人之升車也。自後登之。入於車內。故以深淺言之。名之曰隧。隧者。深也。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玄謂讀如遂。字之遂。是軹有深淺之義。故此言淺軹也。游環者。以環貫軹。游在背。上故謂之游環也。貫兩駟馬之外轡。引轡爲環。所束駟馬欲出。此環牽之。故所以禦出也。定本作轡。環有轡者。以一條皮上繫於軹。後繫於較。當服馬之脅。愛慎乘駕之具也。駟馬欲入。則此皮約之。所以止入也。陰揜執者。謂輿下三面。村以木板。橫側車前。所以陰映此軹。故云揜軌也。軹者。以皮爲之。繫於陰板之上。今駟馬之引。何則。此車衡之長。唯六尺六寸。止容二服而已。駟馬頸不當衡。別爲二轡。以引車。故云所以引也。太叔于田云。兩服齊首。兩駟屬行。明駟馬之首不與服馬齊也。襄十四年左傳。稱皮公差。追衛獻公。射兩駒而還。服虔云。駟車軹也。兩軹又馬頸者。是一衡之下。唯有服馬二頸也。哀二年左傳。稱郵無恤。說已之御云。兩駟將絕。吾能止之。駕而乘材。兩駟皆絕。是橫軹之前。別有駟馬二轡也。釋器云。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鏐。謂銷此白金以沃金。此說兵車之飾。或是白銅白鐵。未必皆白金。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主

銀也。劉熙釋名云：游環在服馬背上，驂馬之外轡貫之。游移前卻無定處也。轡，當服馬脅也。陰，蔭也。橫，則車前所以蔭軾也。軾，所以引車也。蓋，沃也。治白金以沃灌軾環也。續，謂陰板垂轡上。劉熙釋名云：文齒車中所坐也。用虎皮有文采是也。色之青黑者名爲綦。馬名爲騏驎，其色作綦文。釋畜云：馬後右足白曰驥，左足白曰騊。樊光云：後右足白曰驥，左足白曰騊。釋畜又云：豚上皆白曰惟，郭璞聘義云：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維審以栗，知也。廉而不刺，義也。垂之如墜，禮也。乎尹旁達，信也。沈文又云：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誦然樂也。取不揜瑜，喻不揜瑕也。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玉璫

特達德也。言五德者，以仁義禮智信五者人之常，故舉五常之德言之耳。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屋，然則秦之西垂民亦板屋。言西成板屋者，念想君子伐得之也。
集傳：賦也。小戎，兵車也。倭，淺也。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也。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爲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軾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倭收也。五，五束也。綦，歷錄然文章之貌也。梁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主

輈從前軾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鉤之。橫衡於軾下，而輈形穹隆上世如屋之梁。又以皮革五處束之。其文章歷錄然也。游環，軾環也。以皮爲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却無定處，引兩驂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外出。左傳曰：如騂之有軾是也。脅驅亦以皮爲之，前係於衡之兩端，後係於軾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所以驅驂馬使不得內入也。陰，揜軌也。軌在軾前，而以板橫側揜之，以其陰映此軌，故謂之陰也。軾以皮二條前係驂馬之頸，後係陰版之上也。蓋續陰版之上，有續軾之處。消白金沃灌其環以爲飾也。蓋車衡之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馬之頸不當於衡，故別爲二軾以引車。亦謂之軾。左傳曰：兩軾將絕是也。文齒，車中所坐虎皮褥也。暢，長也。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輻

內受軸者也。大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故兵車曰暢轂。騏文也，馬左足白曰騏。君子婦人，其夫也，溫其如玉，美之之詞也。板屋者，西戎之俗，以版爲屋，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讐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與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也。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主

董氏曰：六月言元戎，此天子之車也。諸侯之戎車謂之小戎，宜也。永嘉陳氏曰：輶車，環也。前駕於服馬之壯，衡之後則承前軫，宜通後軫。梁輶則亨其上，以便服馬之進退，車之進退以轉爲主，俱轉之不堅也。故一轉五分其穹，每分以皮束之，使堅是謂之五檠。安成劉氏曰：梁輶，卽所謂輶也。廬陵羅氏曰：車軾前曰軾，蓋軾頭也。軾車輪當胸之皮，驂馬之首當服馬之胸，胸前有軾。朱子曰：襄公報君父之仇，秦人所以樂爲之用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騶驪是騶。龍盾之合，鎡以輶軻。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傳：黃馬黑喙曰騶，龍盾，畫龍其盾也。合，合而載之。軻，驂內轡也。在敵邑也。

鎡，赤身黑鬣曰駟，中，中服也。騶，兩駢也。鎡以輶軻，軻之輶，以白金爲飾也。軻繫於軾前，方今以何時爲還期乎？何以然了不來，言望之也。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主

也。

釋文

輶，本又作輶，輶音納，內也。

疏

此國人夸馬之善，云我君之兵車所駕四牡，此四馬甚肥大也。馬既肥大而又良義，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假控制之也。此四牡之馬，何等毛色，騏驎，騶驪，是其中謂爲中服也。騶驪，騶驪，是其中謂爲中服也。騶驪，騶驪，是其中謂爲中服也。

所載攻戰之具，則有龍盾之合，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蔽車也。其驂馬內轡之末，鎡金以爲輶軻之於軾前，車馬備具如是，以此伐戎豈有不克者乎？又云婦人閱其君子云：我念君子其體性溫然，其在敵人之邑，方欲以何時爲還期乎？何爲了然不來而使我念之也。釋音云：馬黑喙曰騶，不言身黃，傳以爲黃馬也。

者蓋相傳爲然故郭璞云今之淺黃色者爲駟馬爾雅有駟白駟駟馬白腹駟則駟是色名說者皆以駟爲赤色若身駟俱赤則爲駟馬故爲赤身黑鬣今人猶謂此爲駟馬也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駟故云中服駟兩駟也春秋時鄭有公子駟字子駟是有駟乃成駟也看以木爲之而畫龍於看也王肅云合而載之以爲車蔽也言塗以輻輳謂白金飾皮爲輻以納物也四馬八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也馬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意駟馬欲入則偏於脅驅內轡不須牽挽故知納者納駟內轡繫於軾前其繫之處以白金爲輻也

集傳賦也赤馬黑鬣曰駟中兩服馬也黃馬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王

黑喙曰駟駟黑色也看干也畫龍於看合而載之以爲車上之衛必載二者備破毀也輻環之有舌也輻內轡也置輻於軾前以係輻故謂之輻輳亦消沃白金以爲飾也邑西部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爲歸期乎何爲使我思之極也

伐駟孔羣左矛塗錡蒙伐有苑虎韞鏐膺交韞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

秩秩德音

傳伐駟四介馬也孔甚也左三隅矛也錡鏐也蒙討羽也代中干也苑文貌虎虎皮也韞弓室也膺馬帶也交韞交二弓於韞中也閉緄緄繩縢約也厭厭安靜也秩秩有知也

箋伐淺也謂以薄金爲介之札介甲也甚羣者言和調也蒙厖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厖伐鏐膺有刻金飾也此既閱其君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王

子寢起之勞又思其性與德

釋文

伐駟韓詩云駟馬不著甲曰伐駟去音求錡一音敦說文云矛載下銅錡伐如字本或作戟介甲也韞本亦作暢鄭

疏

此國人李兵甲之善言我有淺薄金甲以被四馬甚調和矣三隅之公矛以白金爲其鏐矣繪畫雜羽所飾之看其文章有苑然

而美矣其弓則有虎皮之韞其馬則有金鏐之膺其未用之時備其折壞交韞二弓於韞之中以竹爲閉置於弓腹然後以繩約之然則兵甲矛盾備具如是以此伐戎豈有不克者乎又言婦人閱其君子云我念我之君子則有寢則有興之勞我此君子體性厭厭然安靜之善人秩秩然有哲知其德音遠聞如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三十九

此善人今乃又供軍云云念之成二年
 左傳說齊侯與晉戰云不介馬而馳之是戰
 馬皆被甲也公不三隅矛亦有三角也禮曰
 進戈者前其鋒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鏃其
 矛之下端當有鏃也彼注云銳底曰鏃取其
 鏃地平底曰鏃取其鏃地則鏃鏃異物言鏃
 鏃者取類相明也夏官司兵掌五盾各辨其
 等以待軍事注云五盾千櫓之屬其名未盡
 問也言辨其等則看有大小櫓十年左傳說
 狄虎蒙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櫓
 是大盾故以伐爲中干干伐皆指之別名也
 金甲堅剛則苦其不和故美其能甚羣言
 和調也物不和則不得羣聚故以和爲羣言
 左傳及施丘言狐裘蒙茸皆虎蒙同音周禮
 用牲用王言虎者皆謂雜色故轉蒙爲虎傳
 以蒙爲討箋轉討爲虎皆以義言之無正訓

也弟子職曰執箕箒則箒是胸也鏃箒
 謂箒上有鏃明是以金飾帶故知箒是馬帶
 若今之婁胸也春官巾車說五路之飾皆有
 樊纓注云樊讀如盤帶之聲謂今馬大帶也
 彼謂在腹之帶與箒異也交二弓於箒中謂
 顛倒安置之既夕記說明器之弓云有鞞注
 云鞞弓繫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也以
 竹爲之然則竹閉一名鞞也說文云繼繫也
 謂置弓於裏以繼之因名鞞爲繼考工記
 弓人注云繼弓鞞也角長則送矢不疾則見
 繼於鞞矣是繼爲繫名也謂以繩約弓然後
 內之箒中也釋器說治器之名云金謂之
 鏃巾車云金路樊纓九就同姓以封彼注云
 玉路金路象路其樊及纓皆以五采屬飾之
 革路樊纓以條絲飾之不言馬帶用金玉象
 爲飾也此兵車馬帶用力尤多故用金爲箒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三十九

飾取其堅牢金者銅鐵皆是不要黃金也
 且詩言金路皆云鈎箒不作鏃箒知此鏃箒
 非金路也釋訓云
 厭厭安也秩秩知也
 集傳賦也伐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爲甲欲
 其輕而易於馬之旋習也孔甚群和也公矛
 三隅矛也鏃鏃以白金沃矛之下端平底者
 也蒙雜也伐中干也看之別名苑文貌畫雜
 羽之文於盾上也虎鞞以虎皮爲弓室也鏃
 箒鏃金以飾馬當胸帶也交鞞交二弓於鞞
 中謂顛倒安置之必二弓以備壞也閉弓繫
 也儀禮作鞞緹繩膝約也以竹爲閉而以繩
 約之於弛弓之裏繫弓體使正也載寢載興言
 思念之深而起居不寧也厭厭安也秩秩有
 序也
 廬陵李氏曰
 必狀如弓
 小戎三章章十句
 慶源輔氏曰一章主言車二章主言馬三
 章主言兵器所謂婦人必其卿大夫爲將

師之妻也。蓋君子良人。澤其如玉。厭厭秩秩。皆非士卒所能當也。極其憂思。情也。無所怨刺。義也。二者並行而不相悖。此詩所謂板屋者。可見是伐西戎時事。故先王於序下。雖以為時出無所據而未可知。然於詩之首章下。復以襄公為說也。

序。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箋。秦處周之舊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新為諸侯。未習周之禮法。故國人未服焉。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主

朱子辨說此詩未詳所謂。然序之鑒則必不然矣。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傳。興也。蒹葭。蘆也。蒼蒼。盛也。白露凝矣。為霜。然後歲事成。興國家待禮。然後興伊維也。一方難至矣。逆流而上曰遡洄。逆禮則莫能。以至也。順流而涉曰遡游。順禮求濟道來迎之。

箋。蒹葭在眾草之中。蒼蒼然彊盛。至白露凝。戾為霜。則成而黃。興者。喻眾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教之。則服伊。當作緊。緊。猶是也。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此言不以敬順往求之。則不能得見。宛。坐見貌。以敬順求之。則近耳。易得見也。

釋文

蒹音廉。緊。於奚反。遡。蘇路反。洄音同。宛。本亦作苑。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主

疏。毛以為蒹葭之草。蒼蒼然雖盛。未堪為用。必待白露凝矣。為霜。然後堅實。中用。歲事得成。以興秦國之民。雖眾。而未順德教。必待周禮以教之。然後服從上命。國乃得興。所謂維是得人之道。乃遠在大水一邊。大水喻禮。樂言得人之道。乃在禮樂之一邊。若逆流遡洄。而往從之。則道險阻且長。遠不可得。至言逆禮以治國。則無得入。道終不可至。若順流遡游。而往從之。則宛然在於水之中央。言順禮治國。則得入。道自來迎已。正近在禮樂之內。君何以不求用周禮乎。鄭以為欲求周禮。當得知周禮之人。所謂是知周禮之人。在於何處。在大水之一邊。賢者難進而易退。故不以敬順求之。則不可得。郭璞曰。蒹似荏而細。高數尺。蘆。草也。陸機疏云。蒹。水草也。堅實。牛食之。令牛肥。蘆。青徐州人謂之蘆。充

州遼東通語也。祭義說養蠶之法云。風戾以食之。注云。使露氣燥乃食蠶。然則戾為燥之義。下章未晞。謂露未乾為霜。然則露凝為霜。亦如乾燥然。故云凝戾為霜。探下章之意。以為說也。八月白露節。秋分八月中。九月寒露節。霜降九月中。白露凝戾為霜。然後歲事成。謂八月九月。戾成葦。可以為曲。薄充歲事也。傳以詩刺未能用周禮。則未得人心。則所謂維是得人之道也。在大水一方。喻其遠而難至。言得人之道。須用禮樂以求之。故王肅云。維得人之道。乃在水之一方。一方難至矣。箋以上句言用周禮。敎民則民服。云經當是勸君求賢人。使知周禮。故易傳。孫炎曰。逆渡者。逆流也。順渡者。順流也。定本未濟作求流義。亦通也。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三

集傳賦也。蘼似荏而細。高數尺。又謂之蘼。蘼蘼也。蘼蘼未敗而露始為霜。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也。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遡洄。逆流而上也。遡游。順流而下也。宛然。坐見貌。在水之中央。言近而不可至也。言秋水方盛之時。所謂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華谷嚴氏曰。蘼一名蘼。又名荻。一物而三名。山陰陸氏曰。今人以為蘼。因以得名。蘼蘼。

也。葦也。又名華。一物而四名。孔氏曰。初生為葦。長大為蘼。成則名葦。荻。葵也。又名雞。亦一物而四名。蘼蘼荻。三物共十二名。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傳萋萋。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隈也。躋。升也。坻。小渚也。

箋未晞。未為霜。言其難至如升阪。

釋文。蒹本亦作萋。躋本亦作躋。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三

疏。蒹葭云。匪陽不晞。言見日則乾。此言未晞。謂未乾為霜。與彼異。故箋云。未晞。未為霜也。釋水云。水草交為湄。湄。水草交際之處。

水之岸也。釋山云。重巒。隈。隈是山岸。水是水岸。故云水隈。釋水云。小洲曰渚。小渚曰坻。

小坻曰坻。然則坻是小坻。言小渚者。渚。坻皆水中之地。小大異也。

集傳賦也。萋萋。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草之交也。躋。升也。言難至也。小渚曰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傳采采猶萋萋也。未已猶未止也。涖厓也。右

出其右也。小渚曰汙。

箋右者言其迂迴也。

疏此說道路艱難而云且右故知右謂出其

右也。若正與相當行則易到今乃出其右

左亦迂迴言右取其與涖汙爲韻

集傳賦也言其盛而可采也已止也右采采

蒹葭三章章八句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三

序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

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疏美之者美以功德受顯服戒勸之者戒令

有常德因以爲戒此主戒襄公因

戒言其美主意不同故字異也

廬陵歐陽氏曰周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

渥丹其君也哉

傳興也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條稻梅柵也

宜以戒不宜也錦衣采色也狐裘朝廷之服

箋問何有者意以爲名山高大宜有茂木也

興者喻人君有盛德乃宜有顯服猶山之木

有大小也此之謂戒勸之至止者受命服于

天子而來也諸侯狐裘錦衣以謁之渥厚漬

也顏色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其君也哉

儀貌尊嚴也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三

釋文條本又作條柵山榎也沈云孫炎稱荆

柵淳漬丹如字韓詩作汙汙

疏彼終南大山之上何所有乎乃有條有梅

宜有榮顯之服若無盛德則不宜矣若當務

崇明德無使不宜言其宜以戒其不宜也既

王朝至止之時何所得乎受得錦衣狐裘而

來既受得顯服德亦稱之其顏色容貌赫然

如厚漬之丹其儀貌尊嚴如是其得人君之

度也哉地理志稱扶風武功縣東有大山

古文以爲終南其山高是爲周地之名山

也昭四年左傳曰荆山中南九州之險是此

一名中南也釋木云柵山榎李巡曰山榎

名稻也。孫炎曰：條，稻也。郭璞曰：今之山楸也。梅補釋水云：孫炎曰：荆州曰梅，楊州曰嶺，郭璞曰：似杏實酢，陸機疏云：稻，今山楸也。亦如下田楸耳。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作車板。能濕，又可爲棺木。宜陽共北山多有之。梅樹皮葉似檉，檉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不可食。材堅，子白者，材脆。木理細緻，於豫樟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江南及新城中，庸蜀皆多樟樹。終南山與上庸新城通，故亦有樟也。錦者，雜采爲文，白狐皮爲裘，其上加錦衣，以爲襪，其上加皮弁服也。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但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裼也。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是鄭以錦衣之上，有皮弁服也。正以錦文大

廟而已。於後不復服之，知視朝受聘服麋裘，此美其受賜而歸，故言錦衣狐裘耳。
集傳 興也。終南山名，在今京兆府南，即今陝西。條，山楸也。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爲車版。君子指其君也。至止，至終南之下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渥，漬也。其君也哉。言容貌衣服稱其爲君也。此秦人美其君之詞，亦車鄰駟賦之意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敝衣綰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傳 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黑與青謂之敝。

五色備謂之繡。

箋 畢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墻然。

疏 按集注本作紀，定本作紀，以下文有堂，故以爲基，謂山基也。釋丘云：畢，堂墻。李巡曰：堂，墻名。崖似堂墻曰畢。郭璞曰：今終南山道名，其邊若堂之墻，以終南之山見有此堂，知

一 是畢道之側其崖如堂也據經云基堂二物箋唯釋堂者以基亦是堂 飯皆在裳言

緇衣者衣大名 緇裳異其文耳與

集傳興也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

飯之狀亞兩已相戾也繡刺繡也將將佩玉

聲也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安寧也

而安寧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序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三

是詩也

箋三良三善人也謂奄息仲行鍼虎也從死

自殺以從死

疏文六年左傳云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

人哀之爲之賦黃鳥服虔云子車秦大夫氏

也穆公卒葬於雍從死者百七十人主傷善人

故言哀三良也殺人以殉葬當是後主爲之

死此臣自殺從之非後主之過故箋辯之

朱子辨說此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

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

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傳興也交交小貌黃鳥以時往來得所人以

壽命終亦得其所子車氏奄息名乃特百夫

之德慄慄懼也殲盡良善也

箋黃鳥止于棘以求安已也若不安則移興

者喻臣之事君亦然今穆公使臣從死刺其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四

不得黃鳥止于棘之本意言誰從穆公者傷

之百夫之中最雄俊也穴謂塚壙中也秦人

哀傷此奄息之死臨視其墳皆爲之悼慄言

彼蒼者天憫之如此奄息之死可以他人贖

之者人皆百其身謂一身百死猶爲之惜善

人之甚

疏毛以爲黃鳥飛而往來止於棘木之上得

使良臣從死是不得其所也鄭以爲交交

然之黃鳥止於棘木以求安棘若不安則移

去以與臣仕於君以求行道若不行則移去
言臣有去留之道不得生死從君今穆公以
臣從死失仕於君之本意餘同黃鳥小鳥
也故以交交為小貌桑扈箋云交交猶佼佼
飛而往來貌則此亦當然故云往來得其所
是交交為往來狀也子車左傳作子與與
車字異義同傳以奄息為名仲行亦為名箋
以仲行為字者以伯仲叔季為字之常故知
仲行是字也然則鍼虎亦
名矣或名或字取其韻耳

集傳興也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從穆公從死
也子車氏奄息名特傑出之稱穴墻也惴惴
懼貌慄慄殲盡良善賸賸也秦穆公卒以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望

子車氏之三子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
為之賦黃鳥事見春秋傳即此詩也言交交
黃鳥則止于棘矣誰從穆公則子車奄息也
蓋以所見起興也臨穴而惴惴蓋生納之墻
中也三子皆國之良而一旦殺之若可買之
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
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

良人如可賸今人百其身

傳防比也

箋仲行字也防猶當也言此一人當百夫

集傳興也防當也言一人可以當百夫也

東萊呂氏曰訓防為當
者蓋如隄防之防水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
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
良人如可賸今人百其身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望

傳禦當也

集傳禦猶當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集傳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為盟

主也宜哉死而秦民先王違世猶貽之法

而况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

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

秦之不復東征也愚按穆公於此其罪不

可逃矣。但或以爲穆公遺命如此而三子自殺以從。則三子亦不得爲無罪。今觀臨穴惴惴之言。則是康公從父之亂命。迫而納之於墳。其罪有所歸矣。又按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於戎狄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爲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四十五

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爲非也。嗚呼。俗之弊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哉。

董氏曰。陳乾昔子魏顆。皆從其治命。不以爲殉。君子美之。然則康公得無罪乎。永嘉陳氏曰。穆公悔過自誓。見於秦誓。舉人之周。用人之一。未易得如穆公者。至從死一事。說者以爲穆公之命。夫屬續方亂。未可遽從。惟堂未徹。無所復請。以未可從。

之命。而康公從之。是不孝也。以不可復請之命。而康公行之。是不仁也。朱子曰。始皇葬驪山下。銅三泉。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之。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工匠爲機者。皆閉之墓也。

安成劉氏曰。古之葬者。有明器。但備物而不可用。如芻靈亦其類也。不幸流俗之弊。而至於作俑。又不幸而至於用人。然作俑者。夫子且以爲不仁。而謂其無後。況秦武公既用殉。五傳至穆公。而又用殉。夫子之言。反似無驗。孰知穆公之後。二十一年。至莊襄王。而呂氏之子。遂絕嬴氏之統。維夫始皇不知所監。驪山葬後。未三年而呂氏之禍。及于孫如此。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四十六

序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朱子辨說此婦人念其君子之詞。序說誤矣。

鴛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忘我實多。

傳。鴛。疾飛也。晨風。鷦鷯也。鬱。積也。北林。林名也。

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鴛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思望之。心中欽欽然。今則忘之矣。

箋。先君。謂穆公。言穆公始未見賢者之時。思

望而憂之。此以穆公之意責康公。如何如何乎。女忘我之事實多。

釋文 鳩說文作鵠。尹愔反。疾飛貌。字林于叔反。鵠字又作鵠。草木疏云。似鵠青色。

疏 北林由鬱茂之故。故晨風飛疾而入之。以與疾歸於秦朝者。是彼賢人能招者是彼穆公。穆公能招賢故賢者疾往而歸之。穆公未見君子之時。思望之。其憂在心。欽欽然。唯恐不見。故賢者樂往。今康公乃棄其賢臣。故以穆公之意責之云。汝康公如何乎。忘我之

功業實大多也。駢者。鳥飛之狀。故為疾貌。舍人曰。晨風一名鵠。鵠。擊鳥也。郭璞曰。鵠屬陸機疏云。鵠似鵠。青黃色。燕領勾喙。鵠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鵠。鵠燕雀食之。鵠者林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里

木積聚之貌。

集傳 興也。駢。疾飛貌。晨風。鵠也。鬱。茂盛貌。君子指其夫也。欽欽。憂而不忘之貌。婦人以

夫不在而言。駢彼晨風。則歸于鬱然之北林矣。故我未見君子。而憂心欽欽也。彼君子者

如之何。而忘我之多乎。此與展屨之歌同意。

蓋秦俗也。

安成劉氏曰。晉獻公滅虞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秦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

之。授以國政。後因作樂。所貨滌婦。自言知音。呼之援琴而歌曰。百里奚。五羊皮。臨別時。烹我為因問之。乃其妻也。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傳 櫟。木也。駮。如馬。倨牙。食虎豹。箋 山之櫟。隰之駮。皆其所宜有也。以言賢者亦國家所宜有之。

疏 釋木云。櫟其實櫟。孫炎曰。櫟實櫟也。有櫟。葉自裏也。陸機疏云。秦人謂作櫟為櫟。河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里

內人謂木。鬱為櫟。椒櫟之屬也。其子房生為楸木。鬱子亦房生。故說者或曰。作櫟。或曰。木

鬱。機以為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作櫟是也。釋畜云。駮如馬。倨牙。食虎豹。郭璞引山

海經云。有獸名駮。如白馬。黑尾。倨牙。音如駮。食虎豹。然則此獸名駮而已。言六駮者。王肅

云。言六。據所見而言也。倨牙者。蓋謂其牙倨曲也。言山有木。隰有獸。喻國君宜有賢也。陸

機疏云。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遠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下章云。山有苞櫟。隰有

樹檉。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此言非無理也。但箋傳不然。

集傳 興也。駮。梓榆也。其皮青白如駮。山則有苞櫟矣。隰則有六駮矣。未見君子。則憂心

有苞櫟矣。隰則有六駮矣。未見君子。則憂心

靡樂矣。靡樂則憂之甚也。

山有苞棣。隰有樹檍。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傳棣。唐棣也。檍。赤羅也。

釋文。棣音遂。或作遂。

疏。釋木。有唐棣。常棣。傳必以為唐棣。未詳闕也。釋木云。棣。赤羅。郭璞云。今楊檍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陸機疏云。檍亦名赤羅。一名山梨。今人謂之楊檍。實如梨。但小耳。一名鹿梨。一名鼠梨。今人亦種之。極有脆美者。亦如梨之美者。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車

集傳。興也。棣。唐棣。檍。赤羅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如醉則憂又甚矣。

山陰陸氏曰。其文細密。如羅。又有白羅。皆文木。

晨風三章章六句

序無示。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疏。康公以文七年立。十八年卒。案春秋文七年。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是其好攻戰也。

朱子辨說序意與詩情。不協說已見本篇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傳。興也。袍。襦也。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仇。匹也。

箋。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嘗曰女無衣。我與女共袍乎。言不與民同欲于於也。怨耦曰仇。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車

君不與我同欲。而於王與師。則云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往戍之。刺其好攻戰。

疏。毛以為古之朋友。相謂云。我豈曰子無衣乎。我真欲與子同袍。同欲如是。故成其思。好。以與明君能與百姓同欲。故百姓樂致其死。至於王家。於是與師之時。百姓皆自相謂。修我戈矛。與子同欲。非王與師而自好攻戰。故百姓怨也。鄭以為康公平時。豈肯言曰汝百姓無衣乎。吾與子同袍。及王法於是與師。則曰修治我之戈矛。與子百姓同往。伐此怨耦之仇敵。不與百姓同欲。而唯同怨故刺之。玉藻云。纁為襦。纁為袍。注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纁謂今纁及舊絮也。然則純著新綿名為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卷九

補雜用舊絮名爲袍雖者有異名其制度是
一故云袍補也王肅云豈謂子無衣乎樂有
是袍與子爲朋友同共弊之以與上與百姓
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如朋友樂同衣袍也
箋以仁者在上恤民飢寒知其有無救其
困乏故假同袍以爲辭耳非百姓皆欲望君
與之共袍也戈長六尺六寸考工記盧人
文也記又云酋矛常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尋
倍尋曰常常有四尺是矛長二丈也矛長二
丈謂酋矛也表矛則二尋長二丈四尺矣記
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言與
師以伐人國知用二丈之矛非夷矛也諸侯
不得專輒用兵故言王也王肅云疾其好吹
戰不由王命故思王與師是也案此時當
周頃王匡王天子之命不行於諸侯檢左傳
於時天子未常出師又不見康公從王征伐

且從王出征及是爲臣之義而刺其好攻戰
者箋言王於與師謂於王法與師今是康公
自與之王不與師也以出師往伐是王者之
法故以王爲言耳齊北門言王事數我擄孫
云王事靡盬皆非天
子之事亦稱王事
集傳賦也袍補也戈六尺六寸矛長二丈王
于與師以天子之命而與師也○秦俗強悍
樂於戰鬪故其人平居而相謂曰豈以子之
無衣而與子同袍乎蓋以王于與師則將修
我戈矛而與子同仇也其懽愛之思足以相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卷九

死如此蘇氏曰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
盛時而稱先王焉或曰與也取與子同三字
爲義後章放此
周禮曰戈秘六尺有六寸秘猶柄也
止齊陳氏曰襄公攘西戎救王室之難得列
諸侯故秦雖遠處西垂而其民知有王室之
尊王事之重東還之後王室雖微而在於人
心者未泯也讀文侯之命者
嘆平王之無志其有以哉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子與師修我矛戟與子
偕作

傳澤潤澤也作起也

箋釋褻衣近污垢戟車戟常也

疏衣服之煖於身猶甘雨之潤於物故言與
子同澤正謂同袍裳是共潤澤也箋以上

袍下裳則此亦名衣故易傳爲襦說文云襦
袴也是其褻衣近污垢也釋是袍類故論語
注云褻衣袍釋也車戟常
考工記盧人文常長六尺

集傳賦也澤褻衣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
謂之澤戟車戟也長丈六尺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子與師修我甲兵與子

偕行。

傳行往也。

集傳賦也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集傳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於詩如此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十一

至於如此則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隋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疆毅果敢之資亦足以疆兵力農而成富彊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嗚呼後世欲為定都立國之計者誠不可不監乎此而凡為國者其於導民之路尤不可不審其所知也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十一

慶源輔氏曰堯與文武皆聖人也然堯之風歷三代而垂有造於世至文武之風則一變為秦而不復有造於世者何哉蓋堯之時風氣方開純朴未散時之人則孩提之時也至文武時則其人壯大矣今人於孩提之時教之則雖老大有不忘者至於年日益壯雖強聒之旋得旋失終不能久而不忘也
墨山謝氏曰幽王沒於驪山此中國之大耻周家萬世不可忘之大誓也讀文侯之命可以知諸侯無復誓之志矣獨無衣一詩毅然以天下大義為己任其心忠而誠其氣剛而大其詞壯而直吾乃知岐豐之地被文武周公之化最深雖世降俗末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者尚異於列國也
豐城朱氏曰與子同袍恩愛相結於無事之時也與子同仇患難相恤於有事之日也先王之時居而為此閭族黨之民出而為伍兩軍師之衆其所以使之相保相愛相扶持者要非一日之積矣岐豐之地雖已屬秦然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故其所以相告語者如此然曰王于興師則非從其君之私也誠欲其君奉王命而為討賊復讐之舉也惜也周既不能以此而令諸侯秦復不能以此而匡王室卒之數傳之後討賊復讐之志既衰貪功謀利之心益熾而其歸然好戰之習非復先王之民真秦之民也

序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

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卽位思而作是詩也

釋文 禮本又

疏 案左傳莊二十八年傳晉獻公烝於齊姜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是康公之母爲文公異母姊也僖四年傳稱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僖五年傳稱晉侯使寺人披伐蒲重耳奔翟是大公遭驪姬之難也僖十五年秦穆公獲晉侯以驪尚有夫人爲之請至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秦風

二十四年穆公納文公然則秦姬之卒在僖十五年之後二十四年以前未知何年卒也以秦國夫人而其姓爲姬故謂之秦姬案齊姜驪姬皆以姓繫所生之國此秦姬以姓繫於所嫁之國者外國者婦人不以名行以姓爲字故或繫於父或繫於夫事得兩施也秦姬生存之時欲使文公反國康公見舅得反憶母宿心故念母之不見見舅如母存也謂舅爲氏者以舅之與甥氏姓必異故書傳通謂爲舅氏秦康公以文七年卽位文公時亦卒矣追念送時之事作此詩耳經二章皆陳贈送舅氏之思悠悠我思念母也因送舅氏而念母爲念母而作詩故序主言念母也朱子辨說此序得之但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兩句若爲康公之辭者其情哀矣然解所繫

屬不成文理蓋此以下又別一手所爲也及其卽位而作是詩蓋亦但見首句云康公而下云時爲太子故生此說其淺暗拘滯大率如此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傳母之昆弟曰舅贈送也乘黃四馬也

箋渭水名也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

送舅氏于咸陽之地

疏母之昆弟曰舅孫炎曰舅之言舊尊長之稱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地理志云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秦風

集傳賦也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爲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之於咸陽之地也路車諸侯之車也乘黃四馬皆黃也董氏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華路以封四鄰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華谷嚴氏曰何以贈舅氏乎惟路車乘馬而已歟然猶以爲薄意有餘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琬玉佩

傳瓊琬石而次玉

疏瓊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琬是美石之名也

以佩玉之制唯天子用純諸侯以下則玉石雜用此贈晉侯故知瓊琬是美石次玉成十七年左傳稱聲伯夢涉垣或與已瓊琬食之泣而為瓊琬盈其懷懼不敢言後三年而言言之至莫而卒服虔云聲伯惡瓊琬贈死之物故畏而不言然則瓊琬是贈死之玉康公以贈舅者玉之所用無生死之異喪禮飯舍用玉聲伯惡見食之故惡之耳

集傳賦也悠悠長也序以為時康公之母穆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五十五

姬已卒故康公送其舅而念母之不見也或

曰穆姬之卒不可考此但別其舅而懷思耳

瓊琬石而次玉

曹氏曰玉佩珩璜琕琕之屬

渭陽二章章四句

集傳按春秋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

夫人太子申生娶大戎胡姬生重耳小戎

子生夷吾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

諧申生申生自殺又諧二公子二公子皆

出奔獻公卒奚齊卓子繼立皆為大夫里

克所弑秦穆公納夷吾是為惠公卒子圉

立是為懷公立之明年秦穆公又召重耳

而納之是為文公王氏曰至渭陽者送之

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黃瓊

琬玉佩者贈之厚也廣漢張氏曰康公為

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五十六

而卒不能自免於令狐之役怨欲害乎民

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克之則

怨欲可消矣

序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

而無終也

疏康公遺忘其先君穆公之舊臣不加禮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

權輿

傳夏大也承繼也權輿始也

箋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設

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此言君今遇

我薄其食我纔足耳

疏此述賢人之意責康公之辭言康公始者

勤然於我甚厚也至於今日禮意疏薄設饌

故少使我每食纔足無復盈餘也于嗟乎此

君之行不能承繼其始案崔駰七依說官

室之美云夏屋渠渠王肅云屋則立之於先

君食則受之於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義

似可通鄭不然者詩刺有始無終始則大具

今終則無餘猶下章皆說

歎食之事不得言屋宅也

集傳賦也夏大也渠渠深廣貌承繼也權輿

始也此言其君始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

者而其後禮意寢衰供億寢薄至於賢者每

食而無餘於是嘆之言不能繼其始也

華谷嚴氏曰造衛自權始造車自與效

杜氏曰供給億安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

傳四簋黍稷稻粱

釋文簋音軌內方外圓曰簋以盛黍稷外方

疏考工記云旣人為簋其實一穀豆實三而

成穀昭三年左傳云四升為豆然則簋是

瓦器容斗二升也易損卦二簋可用享注云

離為日日體圓異為木木器圓簋象則簋亦

以木為之也地官舍人注云方曰簠圓曰簋

則簠簋之制其形異也案公食大夫禮云宰

夫設黍稷六簋又云宰夫授公梁公設之宰

夫膳稻于梁西注云膳猶進也進稻梁者以

簋秋官掌客注云簋稻梁器也簋黍稷器也

然則稻梁當在簋而云四簋黍稷稻梁者以

詩言每食四簋稱君禮物大具則宜每器一

物不應以黍稷二物分為四簋以公食大夫

禮有稻有粱知此四簋之內兼有稻粱公食

大夫之禮是王國之君與聘客禮食備設器

物故稻粱在簋此言每食則是平常燕食器

物不具故稻粱在簋公食大夫黍稷六簋猶

有稻粱此唯四簋者

亦燕食差於禮食也

集傳賦也簋瓦器容斗二升方曰簠圓曰簋

簠盛稻粱簋盛黍稷四簋禮食之盛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集傳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公穆生穆生

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為穆生設醴及王

戎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還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申公白公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亦此詩之意也

詩經

卷十一 秦風

五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十一終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十二

明 後學張溥

纂

陳風

陳者大皞虞戲氏之墟帝舜之冑有虞閼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媯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太姬其封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

詩經

卷十二 陳風

一

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豬太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

陳宛丘詒訓傳第十二

陸曰陳者胡公媯滿之所封也其先虞舜之冑有虞閼父者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器用與其神明之後故妻以元女其子滿乃封於陳以備三恪其地宛丘之墟在古豫州之界宛丘之側

疏 昭十七年左傳梓慎曰陳者大隗之墟也漢書地理志云淮陽古東國舜後胡公所封也大隗又號處戲故連言之處戲即伏羲字異音義同也襄二十五年左傳稱子產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是鄭所據之文也樂記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車封帝舜之後于陳則胡公是武王封之太姬又武王之女也世家云陳胡公滿者虞舜之後也昔舜為庶人居于妫汭其後因姓妫氏舜既傳禹天下舜子商均為封國夏后氏之時或失或續至周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得滿封之于陳以奉舜祀是為胡公是胡公姓妫名滿也昭八年左傳史趙云胡公不淫胡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妫武王所賜陳世家以爲胡公之前已姓妫者非也哀元年左傳解夏后氏少康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虞思在胡公之前仍爲姚姓明是胡公始姓妫耳何知胡公非閼父之身而知是其子者以傳言虞閼父以虞爲號不爲陳也以元女太姬配胡公不言配閼父明胡公非閼父也故杜預亦云胡公閼父之子不封閼父而封其子者蓋當時閼父已喪故也恪者敬也王者敬先代封其後鄭駿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則把宋以外別有三恪謂黃帝堯舜之後也惟杜預云周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之後爲三國其禮轉降示微而已故三恪以爲陳與把宋共爲三恪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于

蕲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于杞投殷之後于宋明陳與蕲祝共爲三恪把宋別爲三王之後矣禹貢豫州云導荷澤被盟諸又口熊耳外方至於陪尾注云屬豫州然則外方明諸皆豫州之地案地理志外方即嵩高山也明諸在梁國睢陽縣東北檢鄆居榆地在外方屬鄭宋都睢陽在明諸西南明諸屬宋也故榆諸云在豫州外方之北商諸稱宋西及豫州明諸之野是陳境不及外方明諸故無名山大澤明諸猶屬豫州陳在明諸之西則是豫州境內明諸尚書作盟諸即左傳稱孟諸之虞爾雅云宋有孟諸是也但聲訛字變耳地理志云周武王封僞滿于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太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詩稱擊鼓于宛丘之上婆娑于粉棚之下是有大姬歌舞之遺風也志不言無子鄭知無子者以其好巫好祭明爲無子禱求左傳子產云我周之自出杜預曰陳周之出者蓋大姬於後生子以禱而得子故彌信巫覡也楚語云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巫是揔名故漢書唯言好巫世家云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卒弟相公皐羊立卒申公子突立是爲孝公卒子慎公圍戎立卒子幽公寧立除相公一及餘父子相生爲五世也世家又云幽公十二年周厲王奔于虢是當周厲王時也宛丘刺幽公淫荒昏亂是政衰也東門之粉云子仲之子婆娑其下傳曰子仲陳大夫氏是大夫淫荒也此二篇皆刺幽王故云國人傷而刺之也世家又云幽公卒子僖公孝立卒子武公靈立卒子

詩經

卷十二 陳風

四

夷公說立卒，弟平公說立，卒子文公圉立。卒，長子桓公鮑立，三十八年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厲公娶蔡女，數如蔡淫。七年，太子免之三弟長者名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其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爲莊公。七年卒，立少弟杵臼，是爲宣公。四十五年卒，子款立，是爲穆公。十六年卒，子共公朔立，十八年卒。子靈公平國立，此世家所言君次也。案春秋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在傳曰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則是佗自殺免，非蔡人爲佗殺免也。桓六年經云：蔡人殺陳佗。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經云：蔡人殺陳佗。傳言蔡人殺五父，則五父與佗一人，不得云爲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二年陳侯躍卒，則厲公卽是躍，躍既爲厲公，則無復利公矣。馬遷既誤以佗爲厲公，又妄稱躍爲利公。檢春秋世次，不得有厲公也。遷蓋見公羊傳云：陳佗淫于蔡人，蔡人殺之，因傳會爲說云：誘以好女而殺之，案蔡人殺佗在桓六年，世家佗死而躍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之經躍卒在桓十二年，距佗之死非徒五月，皆史記之謬也。其詩宛丘東門之汾序云：幽公爲幽公詩矣。衛門云：誘僖公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從上明之，亦僖公詩也。蔡門刺陳佗，陳佗詩也，防有鵲巢云：宣公月出亦從上明之，亦爲宣公詩也。洙林澤陂序云：靈公爲

靈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

陳一之十二

集傳：陳國名，大皞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周武王時，帝舜之冑有虞開父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于陳，都於宛丘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爲

詩經

卷十二 陳風

五

三恪，是爲胡公，大姬婦人尊貴，好樂至現歌舞之事，其民化之，陳州卽其地也。序：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朱子辨說：陳國小無事實，幽公但以謚惡，故得遊蕩無度之詩，未敢信也。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傳：子，大夫也。蕩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洵，信也。箋：子者，斥幽公也。游蕩無所不爲，此君信有

淫荒之情其威儀無可觀望而則傲

疏

毛以為子大夫之游蕩兮在于彼宛丘之

觀望兮大夫當朝夕恪勤助君治國而游蕩
高丘荒蕪政事此縣幽公化之使然故舉之
以刺幽公也鄭以為子者斥幽公為異其
義則同釋丘云宛中宛丘言其中央宛宛
然足為四方高中央下也郭璞曰宛丘謂中
央隆峻狀如一丘矣與此傳正反案爾雅上
文謂說丘形有左高右高前高後高若此宛
丘中央隆峻言中央高矣何以變言宛中明
毛傳是也故李巡孫炎皆云中央下取此傳
為說箋以下篇刺大夫淫荒序云疾風此
序主刺幽公則不宜以為大夫隱四年公羊
傳公子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則

詩經

卷十二 陳風

六

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山有樞云子有
衣裳子有車馬子者斥昭公故易傳也

集傳賦也子指遊蕩之人也蕩蕩也四方高

中央下曰宛丘洵信也望人所瞻望也國

人見此人常遊蕩於宛丘之上故叙其事以

刺之言雖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

瞻望也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傳坎坎擊鼓聲值持也鷺鳥之羽可以為翳

箋翳舞者所持以指麾

疏

毛以為坎坎然為聲者其是大夫擊鼓之

聲在於宛丘之下無問冬無問夏常持其
鷺鳥羽翳身而舞也釋鳥云鷺春鉏郭璞
曰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翎毛今江東人
取以為翳據名之曰白鷺縵陸機云鷺水鳥
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春
鉏連東樂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青鸕高尺
七八寸尾如鷹尾象長三寸頭上有毛十數
枚長尺餘純然與衆毛異好欲取魚時則
頡之今吳人亦養焉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杏
爪用而來舞則復有赤者舊鼓吹朱鷺曲是
也然則鳥名白鷺赤者少耳此舞所持持其
白羽也

詩經

卷十二 陳風

七

集傳賦也坎擊鼓聲值植也鷺春鉏今鷺鷥

好而潔白頭上有長毛十數枚羽以其羽為

翳舞者持以指麾也言無時不出遊而鼓舞

於是也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植其鷺翮

傳益謂之缶翮翳也

釋文

益本亦作參

疏益謂之缶孫炎曰缶瓦器郭璞曰益益也
此云擊缶則益是樂器易離卦九三不鼓

在而飲則大臺之嗟注云民父也位近且上值升星升星似主詩云坎其擊鼓則樂器亦有金又史記蘭相如使秦王鼓金是樂器為金也案坎卦六四樽酒簋二用金注云又辰在丑且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似星或謂也建星上有升星升星之形又如金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於蓋則設玄酒以金則金又是酒器也此卦初六爻有孚盈缶注云爻辰在木上值東井井之水人所汲用缶缶汲器案九年宋災左傳曰其饑缶備水器則缶是汲水之器然則缶是瓦器可以節樂若今擊甕又可以盛水盛酒即今之瓦盆也郭璞曰舞者所以自蔽蔽彼謂作舞音義同

集傳賦也缶瓦器可以節樂翻甕也

詩經

卷十二陳風

人

宛丘三章章四句

序東門之枌疾風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釋文

枌符云反亟欺莫反

疏

男棄其業子仲之子是也女棄其業不續其麻是也會于道路者首章上二句是也

歌舞于市井者案娑是也市井者白虎通云因井為市故曰市井應劭通俗云市侍也養贖老少侍以不價也俗說市井謂至市者當于井上洗濯其物香潔及自嚴飾乃到市也謹案古者二十畝為一井因為市交易故稱市井然則縣本井田之中交易為市故國都

之市亦因名市井案禮制九夫為井應劭二十畝為井者劭依漢書食貨志一井八家家有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為井廬廬舍據其交易之處在廬舍故言二十畝耳因井為市或如劭言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傳枌白榆也栩杼也國之交會男女之所聚

子仲陳大夫氏婆娑舞也

箋之子男子也

釋文

枌况蒲反杼常典反說文文與反婆娑文作娑音同

詩經

卷十二陳風

九

疏

孫炎曰枌白者名枌風俗之敗自上行之今所刺宜刺在位之人若是庶人不足顯其名氏此云子仲之子猶云彼留之子明是大夫之氏姓也禮孫以王父字為氏此人上祖必有字子仲者故氏子仲也李巡曰婆娑盤辟舞也孫炎曰舞者之容婆娑然定本云之子是子也

集傳賦也枌白榆也先生葉邵著莢皮色白子仲之子子仲氏之女也婆娑舞貌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穀旦於差南方之原不續其麻市也婆娑

傳穀善也原大夫氏也

箋旦明于曰差擇也朝日善明曰相擇矣以

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爲上處績麻者婦人之
事也疾其今不爲

釋文日鄭音旦本亦作口苟且也差工音嗟
韓詩作嗟徐七何反沈云毛意不作嗟

案毛無改字
宜從鄭讀

疏言陳國男女素其事業候良辰美景而歌
舞淫佚見朝日善明無陰雲風雨則曰可

以相擇而行樂矣彼南方之原氏有美女圖
中之最上處可以從之也男既如是彼原氏

詩經

卷十二 陳風

十

之女印不復績麻於市也與男子聚會婆娑
而舞是其可疾之甚春秋莊二十七年季
友如陳蔡原仲是陳有大夫姓原氏也佚
游戲樂不宜風俗故刺其以美景廢事發意
相擇則是男子擇女上處
者言是一國最上之處也

集傳賦也穀善差擇也既差擇善旦以會

于南方之原於是棄其業以舞於市而往會

也

黃氏曰邠之風俗其男耕其婦織其女桑至
于八月載績則登事畢而麻事起今陳之俗
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也

穀旦於逝越以騶邁視爾如收貽我握椒

傳逝往騶數邁行也收芘茅也椒芬香也

箋越於騶揔也朝旦善明曰往矣謂之所會
處也於是以揔行欲男女合行男子交會而

相說曰我視女之顏色美如芘茅之華然女
乃貽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此本淫亂之所

錄

疏毛以爲陳之女人見美景而說曰朝日善
明曰可以往之所會之處矣女人即素其

詩經

卷十二 陳風

十

事業假有績者于是以麻總而行至于會所
要見男子男子乃陳往日相好之事語女人
云我往者語汝云我視女顏色之美如收之
華然見我說女則遺我以一握之椒棄其事
業作如此淫荒故疾之也鄭唯以騶爲總
言于是男女總集令行爲此淫亂餘同
謂麻縷每數一升而用繩紀之故騶爲數王
肅云騶數績麻之縷也商頌稱騶假無言爲
總集之意則此亦當然故以騶爲總 舍人
口夜一名蚺郭璞曰今荆葵也似葵紫色
謝氏云小艸多華少葉葉又翹起陸機疏云
芘茅一名荆葵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
是也椒之實芬香故以
相遺也定本云椒芳物

集傳賦也逝往越於騶衆也邁行也收芘也

又名荆葵紫色椒芬芳之物也言又以善
且而往於是以其衆行而男女相與道其慕
悅之詞曰我爾顏色之美如芘茅之華於是
遺我以一握之椒而交情好也

濮氏曰芘茅紫荊春時開花紫未生花紫色
自根及幹而上連接甚密有類蟻窠故爾雅
名蚘蟻俗
曰火蟻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龍舒王氏曰陳風多言東門豈此門之
獨甚歟慶源輔氏曰夫民勞則思思則

詩經

卷十二 陳風

十一

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
陳國之地廣平又以大姬之化其俗遊蕩
無度已見於宛丘之詩其
逸甚矣故繼以東門之枌

序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
掖其君也

箋誘進也掖扶持也

釋文衡橫也沈云
此古文橫字

疏誘使自強行道
令與國致理也

朱子辨說僖者小心畏忌之名故以爲愿無
立志而配以此詩不知其爲賢者自樂而無

求之
意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傳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棲遲遊息也泌

泉水也洋洋廣大也樂飢可以樂道忘飢

箋賢者不以衡門之淺陋則不遊息于下以

喻人君不可以國小則不與治致政化飢者

不足於食也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

飲以療飢以喻人君慈惠任用賢臣則政教

詩經

卷十二 陳風

十一

成亦猶是也

釋文樂本又作療沈云舊皆作樂字遺詩本
字當從療下作療案說文云療治也療或

療字也則毛正作樂鄭本作療下注放此

疏毛以爲雖淺陋衡門之下猶可以棲遲遊

政君何以不與治致政乎說泌水之流洋洋

廣大君可以樂道忘飢何則泌者泉水涓流

不已乃至廣大況人君寧不進德積小成大

言泌水之流廣大洋洋然飢者可飲之以樂
飢以興有大德賢者人君可任之以成德教
餘同考工記玉人注云衡古文橫假借字
也然則衡橫義同故知衡門橫木爲門之

深者有阿。整堂宇。此唯橫木爲之。言其淺也。釋詁云。棲遲息也。舍人曰。棲遲行步之息也。

即國有法。彼泉水。知必爲泉水。王肅云。洋洋。水可以樂道。忘飢。魏巍南面。可以樂治。

思亂。孫毓難。肅云。既魏巍矣。又安得亂。此言臨水歎逝。可以樂道。忘飢。是感激立志慷慨。

之。論猶孔子曰。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案此傳云。必者泉水。又云洋洋廣大。則不可以逝川。喻年老。故今爲別解。案今定本。

作樂飢。觀此傳亦作樂。則毛讀與鄭異。

集傳賦也。衡門橫木爲門也。門之深者有阿。

整堂宇。此惟衡木爲之。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洋洋水流貌。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

詩經 卷十二 陳風 衡門

詞言衡門雖淺陋。然亦可以游息。泌水雖不可飽。然亦可以玩樂而忘飢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箋此言何必河之魴。然後可食。取其口美而已。何必大國之女。然後可妻。亦取貞順而已。

以喻君任臣。何必至人。亦取忠孝而已。齊姜姓。

集傳賦也。姜齊姓。

山陰陸氏曰。里語云。洛鯉河魴。貴於牛羊。則魴鯉乃魚之美者。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箋宋子姓。

疏齊者伯夷之後。伯夷主四岳之職。則語作四岳。陽姓曰姜。宋者殷之苗裔。契之後也。殷本紀云。舜封契於商。賜姓曰子。

集傳賦也。子宋姓。

山陰陸氏曰。里語云。洛鯉河魴。貴於牛羊。則魴鯉乃魚之美者。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箋宋子姓。

疏齊者伯夷之後。伯夷主四岳之職。則語作四岳。陽姓曰姜。宋者殷之苗裔。契之後也。殷本紀云。舜封契於商。賜姓曰子。

集傳賦也。子宋姓。

山陰陸氏曰。鯉魚之貴者。故爾雅釋魚。以鯉冠篇。而神農書曰。鯉最爲魚之主。

衡門三章章四句

詩經 卷十二 陳風 衡門

序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箋孔安國云。停水曰池。

朱子辨說。此淫奔之詩。序說蓋誤。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以晤歌。

傳興也。池。城池也。漚。桑也。晤。遇也。

箋於池中。桑麻。使可緝績作衣服。興者。喻賢女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晤。猶對也。言淑姬

女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晤。猶對也。言淑姬

女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晤。猶對也。言淑姬

女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晤。猶對也。言淑姬

賢女君子宜與對歌相切化也。

釋文

滙為緝叔音淑本亦作淑善也。

疏

以池繫門言之則此池近在門外諸詩言東門皆是城門故以池為城池考工記櫨

氏以澆水滙其絲注云滙漸也楚人曰滙齊人曰淩為禾反然則滙是漸漬之名此云滙柔者謂漸漬使之柔韌也傳以晤為遇亦為對偶之義故王肅云可以與相遇歌樂室家之事歌詩陳善惡之事以感戒人君君子得此賢女宜與之對歌相感切相風化以為善故思之美女而謂之姬者以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貴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為婦人之美稱成九年左傳引逸詩云雖有姬姜無棄慙悻是也

詩經

卷十二

十七

集傳興也池城池也滙漬也治麻者必先以

水漬之晤猶解也此亦男女會遇之詞蓋

因其會遇之地所見之物以起興也

東門之池可以滙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釋文

紵字又作苧

疏

陸機疏云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揚之間一歲

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刈刈便生割之以鐵若竹挾之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者

謂之微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

集傳興也紵麻屬

東門之池可以滙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傳言道也

疏

釋草云白華野菅郭璞曰茅屬白華箋云人刈白華于野已滙之名之為管然則菅者已滙之名未滙則但名為茅也陸機疏云

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為索滙乃尤善矣

集傳興也菅葉似茅而滑澤並有白粉柔韌

宜為索也

詩經

卷十二

十七

漢氏曰左傳云雖有絲麻無棄菅刺與菅皆謂苧也黃華者俗名黃芒即苧也白華者俗名白芒

即管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序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

女猶有不至者也

疏

毛以昏姻失時者失秋冬之時鄭以為失仲春之時言親迎女猶不至明不親迎者

衆矣

東門之楊其葉牂牁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傳興也。牂牁然盛貌。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期而不至也。

箋楊葉牂牁。三月中也。興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親迎之禮。以昏時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

疏毛以爲楊葉初生。與昏之正時。楊葉長大。然而大矣。以興歲之時。月已至於春夏。不復從男子。親迎者。用昏時以爲期。至于明星煌煌。然夜已極深。而竟不至也。鄭以失時謂

詩經

卷十二

陳風

在仲春之後。爲興。毛以秋冬爲昏之正時。秋冬爲昏。無正文也。抑風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知迎妻之禮。當在冰泮之前。荀卿書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二月也。然則荀卿之意。自九月至於正月。于禮皆可爲昏。荀在焚書之前。必當有所憑據。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爲秋冬家語云。羣生閉藏。爲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于此。又云。冬令男女。春頒爵位。家語出自孔家。毛氏或見其事。故依用焉。地官媒氏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唯謂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所以蕃育人民。持令以仲春會耳。其男未三十。女未二十者。皆用秋冬。不得用仲春也。箋亦以楊葉之盛。興曉失正時也。鄭言楊葉牂牁。三月

中者。目言葉盛之月。不以楊葉爲記時也。董仲舒曰。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數天道。霜降始逆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而陽遠也。鄭不見家語。不信荀卿。以周禮指言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故以仲春爲昏。月其抑風所云。自謂及冰泮。行請期禮耳。非以冰之未泮。已親迎也。毛鄭別自憑據。以爲定解。詩內謂言昏月。皆各從其家。士昏禮執燭前馬。是親迎之禮。以昏也。用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故云女留他色。不肯時行。

詩經

卷十二

陳風

集傳興也。東門。相期之地也。楊柳之楊起者也。牂牁。盛貌。明星。啓明也。煌煌。大明貌。此

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晡晡。

傳肺肺。猶牂牁也。晡晡。猶煌煌也。

釋文肺音兒反。又蒲具反。晡之世反。

集傳肺肺。猶牂牁也。晡晡。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自宛丘而爲東門之楊。自東門之楊而爲東門之池。東門之楊。蓋俗之

序墓門刺陳陀也陳陀無良師以至于不義惡
加於萬民焉

雙不義者謂弑君而自立

釋文 作本亦作作五父也史記以爲厲公殺音試本又作試同

疏 惡加萬民定本直云民無萬字 春秋桓
五年正月甲戌乙丑陳侯鮒卒左傳云再

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作弑太子免而代之。
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免當代父
爲君。陳作殺之而取國。故以弑君言之。經云
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欲

詩經

卷十一 陳風

子

今佗誅退惡師，則弑君之復，惡師仍在，何則？詩者民之歌詠，必惡加于民。民始怨刺，陳佗未立爲君，則身爲公子，爵止大夫，雖則惡紳非民所恨，今作詩刺之，明是自立之後也。朱子辨說陳國君臣無事可紀，獨陳佗以亂賊被刺，見書于春秋，故以無良之詩與之，序之作大抵類此，不知其信然否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
不已誰咎然矣。

傳興也。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幽閒希行。用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夫傳相也。昔久。

也、

箋與者。喻陳佗由不親賢師傳之訓。至陷於

誅絕之罪。良善也。陳佗之師傳不善。羣臣皆知之。言其罪惡著也。已猶去也。誰昔昔也。國

人皆知其有罪惡而不誅。遐終致禍難。自古

昔之時常然。

釋文 斯所宜反。又如字。又音梳。鄭注尚書云。斯析也。爾雅云。斯。侈難也。孫炎云。析。所

之離、請
者如字、

詩經

卷十二 陳風

王

疏言墓道之門幽閒由希觀人行之跡故有
此棘此棘既生必得斧乃可以開析而去
之以興陳佗之身不明由希觀良師之教故
有此惡此惡既成必得明師乃可以訓道而
善之非得明師惡終不改必至誅絕故又戒
之云汝之師傅不善國內之人皆知之矣何
以不退去之乎春官墓大夫職注云墓冢
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然則塋域謂之墓
墓人有門故云墓門弑君之賊于法當誅其
身絕其祀故云脂于誅絕之罪夫也不良
正謂師傳不良也郊特牲云夫也者以知師
人者也注云夫之言丈夫也夫或爲傳言或
爲傳者正謂此訓夫爲傳也師
傳當以輔相人君故云傳相

集傳興也、墓門、凶僻之地、多生荆棘、斯析也。

夫指所刺之人也。誰昔昔也。猶言疇昔也。○言墓門有棘。則斧以斯之矣。此人不良。則國人知之矣。國人知之。猶不自改。則自疇昔而已然。非一日之積矣。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慶源輔氏曰。人之爲惡。初動于隱微。猶有懼人知之心。至於公然形肆于外。則已無所忌憚矣。然猶幸其爲人所規正。刺譏而有改也。今至于國人皆知之。而猶不自改。自疇昔而已然。不可得而救藥之也。

詩經

卷十二 陳風

圭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詆之。詆予不顧。顛倒思予。

傳梅。枏也。鴉。惡聲之鳥也。萃。集也。詆。告也。

箋。梅之樹善惡自有。徒以鴉集其上而鳴。人則惡之。性因惡矣。以喻陳佗之性本未必惡。師傳惡而陳佗從之。而惡歌。謂歌此詩也。既作。又使工歌之。是之謂告。予。我也。歌以告之。汝不顧念我言。至于破滅顛倒之急。乃思我

之言。言其晚也。

釋文

反。訊。又作諛。音信。徐息梓。反。告也。韓詩諛。諫也。

疏。言墓道之門。有此梅樹。此樹善惡自具。本未必惡。徒有鴉鳥來集于其上而鳴。此鴉。惡聲之鳥也。從而惡矣。以與陳佗之身。有此體性。此性善惡自然。本未必惡。正內有惡師來教之。此師既惡。陳佗亦從而惡也。佗師既惡。而不能退去。故又戒之。汝之師傳也。不善。故我歌是詩。以告之。我既告汝。汝得我言。而不顧念之。至急乃思。則無及于事。今何以不用我言乎。鴉。一名鴞。與泉。一名鴟。賈誼云。鴞。俗說以爲鴉。即土泉非也。陸機疏云。鴞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內。賈誼所賦。鴞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爲羹。鷹又

詩經

卷十二 陳風

圭

可爲羹。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鴉冬夏尚施之。以其美故也。

集傳。典也。鴉。鴉。惡聲之鳥也。今謂之鴉。鴉。萃。集。詆。告也。顛倒。狼狽之狀。墓門有梅。則有

鴉萃之矣。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詆之者矣。詆之而不予顧。至於顛倒。然後思予。則豈有所及哉。或曰。詆。予之予。疑當依前章作而字。

漢氏曰。漢書云。霍山家鴉數鳴。楚辭注。鴉。鴉。二物。又云。鴉似鴉。本草云。其實一耳。其肉甚

美、可爲美、腹又可爲炙、莊子見彈鵲求鵲炙是也、

墓門二章章六句

序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言信讒。君子憂懼焉。

朱子辨說此非刺其君之詩、

防有鵲巢、**卬有旨苕、誰侑予美、心焉忉忉、**

傳興也、防、邑也、卬、丘也、苕、草也、侑、張証也、

箋防之有鵲巢、卬之有美苕、處勢自然興者、

詩經

卷十二 陳風

王

喻宣公信多言之人、故致此讒人、誰誰讒人也、女衆讒人、誰侑張欺我所美之人乎、使我心忉忉然、所美、謂宣公也。

釋文

卬、其恭反、苕、徒彫反、侑、說文云有難蔽也、予、美、韓詩作媿、音尾、媿、美也、忉、憂也、

疏

防、多樹木、故鵲鳥性巢焉、卬、丘地、美、故苕苕生焉、以言宣公信讒、故讒人集焉、君子懼已得罪、告語衆讒人輩、汝等是誰誰欺我所美之人、宣公乎、其使侈心忉忉然而憂之、

○鵲之爲鳥、畏人而近人、非邑有樹木、則鵲不應巢焉、故知防是邑也、土之高處、少生尤美、故卬爲丘、鄉風稱旄丘有葛藟、風稱阿丘有蕨、是美艸多生於高丘也、苕之華、傳云、苕

陵苕、此直云、苕草、彼陵苕之草、好生下濕、此則生于高丘、與彼異也、陸機疏云、苕、苕草也、幽州人謂之翅、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臣之事、君欲君美好、不欲使讒人誑之、故謂君爲所美之人、

集傳興也、防、人所築以捍水者、卬、丘、旨、美也、

苕、苕、饒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侑、張也、猶鄭

風之所謂廷也、予美、指所與私者也、忉忉、憂貌、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詞、故曰

防則有鵲巢矣、卬則有旨苕矣、今此何人、而侑張予之所美、使我憂之、而至於忉忉乎、

詩經

卷十二 陳風

王

中唐有甕、**卬有旨鵲、誰侑予美、心焉惕惕、**

洪氏曰、侑、謂誑誕、則字與詩同、書云、詩張爲幻、然似有裝載增加之意、以其字之從舟也、

中唐有甕、**卬有旨鵲、誰侑予美、心焉惕惕、**

傳中、中庭也、唐、堂塗也、甕、甕甕也、鵲、綬草也、

惕惕、猶忉忉也、

疏、以唐是門內之路、故知中是中庭、釋宮云、中庭、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李巡曰、唐、廟

門之徑也、然則唐之與陳、廟庭之異名耳、其

實一也。故云唐堂塗也。釋言又云。瓊瓠謂之。瓠。李巡曰。瓠。一名。郭璞曰。瓠。瓠也。今江東呼爲瓠。瓠。郭璞曰。小草有雜色。似瓠也。陸機疏云。瓠。五色作絞文。故曰絞草。

集傳與也。廟中路謂之唐。瓠。瓠也。瓠。小草。

雜色如絞。惕惕。猶怵怵也。

安成劉氏曰。埤雅云。鴝。本鳥名。亦名絞鳥。咽下有囊如小絞。具五色。此傳所釋鴝草之名。豈同其似鴝鳥而取義乎。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序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詩經

卷十二 陳風

三

朱子辨說此不得爲刺詩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窕兮。勞心悄兮。

傳與也。皎。月光也。僚。好貌。舒。遲也。窈窕。舒之

姿也。

箋與者。喻婦人有美色之白皙。思而不見則

憂。

釋文

皎又作皎。佼字又作姣。方言云。自閩而東。河濟之間。凡好謂之皎。僚本亦作僚。

同音

疏。言月之初出。其光皎然而白兮。以與婦人

白皙。其色亦皎然而白兮。非徒面色白皙。又見佼好之人。其形貌僚僚然而好兮。行止舒

遲。安容又窈窕。然美兮。思之既甚而不能見之。勤勞我心。悄然而憂。悶兮。在位如是。故

陳其事以刺之。大車云。有如瓠日。則瓠亦日光。以其與月出共文。故爲月。皎兮。喻

面色皎然。謂其形貌僚僚爲好貌。謂其形貌姣言色美。身復美也。舒者遲緩之言。婦人行步

貴在舒緩。言舒時窈窕兮。故知窈窕是舒遲之安容。釋訓云。悄悄。愠也。故爲憂。

集傳與也。皎。月光也。佼人。美人也。僚。好貌。窈

幽遠也。窕。愁結也。悄。憂也。錢氏曰。此亦男

詩經

卷十二 陳風

三

女相悅而相念之詞。言月出則皎然矣。佼人

則僚然矣。安得見之而舒窈窕之情乎。是以

爲之勞心而悄然也。

月出皓兮。佼人懽兮。舒憂受兮。勞心慍兮。

釋文

劉本又作懽。懽。好貌。釋蒼作。懽。妖也。懽。舒貌。懽。憂也。

集傳與也。懽。好貌。懽受。憂思也。慍。猶悄也。

臨川王氏曰。懽言不安而騷動也。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天紹兮。勞心慘兮。

集傳燎明也天紹糾緊之意慘憂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東萊呂氏曰此詩用字聲牙意者其方言歟

序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箋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南夫字御叔

疏說于株野是夕至也朝食于株是朝至也宣九年左傳稱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

詩經

卷十二陳風

王

通于夏姬十年經云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昭二十八年左傳叔向之母論夏姬云是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子子路之妹也子路早歿而天鍾美于是楚語云昔陳公子夏爲御叔娶於鄭穆公女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朱子辨說陳風獨此篇爲有據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傳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

箋陳人責靈公君何爲之株林從夏氏子南

之母爲淫佚之行匪非也言我非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佚之行自之他耳艱拒之辭

詩經

卷十二陳風

王

疏國人責之云君何爲于彼株林之邑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佚今靈公爲人所責艱拒之云我非是適彼株林之邑從夏氏子南之母分我別自適之他處耳徵舒祖字子南故爲夏氏徵舒字子南以氏配字謂之夏南楚殺徵舒左傳謂之戮夏南是知夏南卽徵舒也實從夏南之母言從夏南者婦人夫从從子夏南爲其家主故以夏南言之以文辭反覆若似對答前人故假爲艱拒之辭非是面爭王肅云言非欲適株林從夏南之母反覆言之疾之也孫毓以王爲長

集傳賦也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徵舒字也靈公淫於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爲乎株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耳蓋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

三山李氏曰王氏以爲株邑也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野外曰林板詩中曰株林

又曰株野又曰株王氏之言是也

駕我乘馬說於株野乘我乘駒朝食於株

傳大夫乘駒

箋我國人我君也君親乘君乘馬乘君乘駒

變易車以至株林或說舍焉或朝食焉又

責之也馬六尺以下曰駒

疏言君何為駕我君之一乘之馬嚮夕而說

舍于株林之野何故得乘我君之一乘之駒

詩經

卷十二 陳風

三

使經云我馬維駒是大夫之制禮當乘駒也

此傳質略王肅云陳大夫孔寧儀行父與君

然

集傳賦也說舍也馬六尺以下曰駒

株林二章章四句

集傳春秋傳夏姬鄭穆公之女也嫁於陳

大夫夏御叔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

通焉洩冶諫不聽而殺之後卒為其子徵

舒所弑而徵舒復為楚莊王所誅

宣公九年傳曰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

夏姬皆棄其祖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

鄉宣淫民無効焉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

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

宣公十一年傳曰楚子為陳夏氏亂故遂

入陳殺夏徵舒報諸栗門

豐城朱氏曰衛之亂至于墻有茨而極于

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于株林而極

于是有楚人衛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

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

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比事以

觀可以為淫亂者之戒也

序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

詩經

卷十二 陳風

三

說憂思感傷焉

箋君臣淫於國謂孔寧儀行父也感傷謂淫

泗滂沱

疏毛以為男女相悅為此無禮故君子惡之

之無禮也鄭以為由靈公君臣淫於其國故

國人淫淫男女相悅聚會則兵相悅愛別離

則憂思感傷言其相思之極也毛于首章言

荷指芙蓉之美卒章言荷葉指芙蓉之華二

者皆取華之美以喻女色但變文以取韻耳

二章言蘭者蘭是芬香之草喻女有善聞此

淫佚之女必無善聲聞但悅者之意言其善

喻女之言信卒章言
菡萏以喻女之色美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
無爲涕泗滂沱

傳陂澤障也荷芙蕖也傷無禮也自目曰涕
自鼻曰泗

箋蒲柔滑之物芙蕖之莖曰荷生而倭大與
者蒲以喻所說男之性荷以喻所說女之容
體也正以陂中三物與者喻淫風由同姓生

詩經

卷十二 陳風

三

傷思也我思此美人當如何而得見之寤覺
也

釋文

本亦作夫渠
本亦作渠

疏毛以爲彼澤之陂障之中有蒲與荷之二
草蒲之爲草甚柔弱荷之爲葉極美好以
與陳國之中有男悅女云汝體之柔弱如蒲
然顏色之美如荷然男女淫泆相悅如此君
子見其淫亂乃感傷之彼男所悅者有美好
之一人美好如是不能自防以禮不以禮可
傷乎知可如之何既不可奈何乃發思時世
之淫亂寤寐之中更無所爲念此風俗傷敗
目涕泗滂沱一時俱下滂沱然也鄭以爲彼澤
之陂障之中有蒲與荷之二草以喻同姓之

詩經

卷十二 陳風

三

中有男與女之二人蒲之草甚柔滑荷之莖
極倭好女悅男云汝之體性滑利如蒲然男
悅女云汝之形容倭大如荷然聚會之時相
悅如是及其分離則憂思相憶男憶女云有
美好之一人我思之而不能見當如之何乎
既不能見益復感傷覺寢之中更無所爲念
此美女涕泗滂沱然淫風如此故舉以刺時
也澤障謂澤畔障水之岸以陂內有此二
物故舉陂畔言之二物非生于陂上也釋草
云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蓮其本密其華菡萏
其實蓮其根藕其莖中的中意李巡曰皆分
別蓮莖葉華實之名菡萏蓮華也的蓮實也
意中心也郭璞曰密莖下白弱在泥中者今
江東人呼荷華爲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爲荷
亦以蓮爲荷蜀人以藕爲茄或用其母爲華
名或用根子爲母葉號此皆名相錯習俗傳
誤失其正體者也陸機疏云蓮青皮裏白子
爲的的中有青爲莖味甚苦故里語云苦如
莖是也如爾雅則芙蓉之莖曰茄此言荷
者意欲取莖爲喻亦以荷爲大名故言荷耳
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然則詩本有作
茄字者也以漆消桑中亦刺淫泆舉其事
而惡自見其文皆無哀傷之言此何獨傷其
無禮至于涕泗滂沱輾轉伏枕也故易傳以
爲思美人不得見之而憂
傷也孫毓以箋義爲長

集傳興也陂澤障也蒲水草可爲席者說文
似莞而偏有荷芙蕖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泗
春滑柔而溫荷芙蕖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泗
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言彼澤之陂則有

蒲與荷矣有美一人而不可見則雖憂傷而如之何哉寤寐無爲涕泗滂沱而已矣

彼澤之陂有蒲與蘭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悵悵

傳蘭蘭也卷好貌悵悵猶悒悒也

箋蘭當作蓮蓮芙蕖實也蓮以喻女之言信

釋文蘭毛古顏反卷本又作倦悵烏玄反

疏漆洧秉蘭爲執蘭則知此蘭亦爲蘭也蘭是芬香之草蓋喻女有聲聞箋以上下

詩經

卷十二 陳風

三十五

皆言蒲荷則此章亦當爲荷不宜別據他草且蘭是陸草非澤中之物故知蘭當作蓮蓮是荷實故喻女言信實俗本多無之

集傳興也蘭蘭也卷髮髮之美也三山李氏曰虛令其

人美且髮字雖不同其義則一悵悵猶悒悒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

無爲輾轉伏枕

傳菡萏荷華也儼矜莊貌

箋華以喻女之顏色

釋文菡本又作萏又作藺戶感反菡本又作藺大感反

集傳興也菡萏荷華也儼矜莊貌輾轉伏枕卧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

集傳東萊呂氏曰變風終于陳靈其間

男女夫婦之詩一何多邪曰有天地然

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

詩經

卷十二 陳風

三十五

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

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

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

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爲正者舉

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爲變者

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

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成生於是乎在錄

之煩悉篇之重複亦何疑哉

眉山蘇氏曰變風終于陳靈何也陳靈以後未嘗無詩而仲尼有所不取也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十二終

詩經

卷之十二

三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十三

明後學張溥纂

檜譜 漢鄭玄著

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姁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絮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

詩經

卷之十三

上元李一龍刊

其國北隣於號

疏 昭十七年左傳梓慎云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之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為高辛氏之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黎為火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命之歷及高辛仍為此職故二文不同也黎實祝融重為南正而楚世家同以重黎為祝融馬遷謬也尚書鄭志荅趙商云火當為北則黎為北正也章昭亦以火當為北北陰位以五行官有火正祝融則火官之號若天地之官據陰陽之位對南正為文則為北正是黎一人居二官也鄭順外傳之文故云火正耳禹貢云

詩經

卷十三 檜風

熊耳外方注云屬豫州檜即鄭地外方在鄭之南界故檜居其北也禹貢豫州云榮波既豬注云流水溢出所為澤也合塞為平地榮陽民猶謂其處為榮澤在汴縣東榮澤榮波一澤名也檜城在榮陽密縣東北遠在河南杜預云檜城在榮陽密縣東北是在榮陽之南也鄭語云祝融其後八是檜居漆洧之間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已姓昆吾蘇顧溫葛也董姓禮夫黎龍也彭姓彭祖系章諸稽也秃姓舟人也姁姓鄧槍路偏陽也曹姓鄒落也斟姓無後也通楚為羊姓是八姓也姓雖同出祝融皆不處其地唯姁姓檜者處其地焉楚世家云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

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案世本會人即檜之祖也故章昭服虔皆云檜是陸終第四子求言後然則八姓乃為黎弟吳回之後鄭語云以八姓為黎後者以吳回黎黎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且黎有大功後世當與故伯據黎言耳楚世家言以吳回為重黎似是官號而云名黎者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皞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重黎皆是其名而史記以重黎為一人又言以吳回為重黎皆是謬耳案鄭語史伯於幽王之世為桓公謀滅虢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則幽王以前檜國仍在史伯云檜仲恃險則仲是檜君之字檜之世家既絕作序者不言檜仲則蓋秦之作在檜仲之前不知其幾世也幽王上有宣王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不得有

詩經

卷十三 檜風

周道滅而令匪風思周道也故知檜風之作非宣王之時也宣王之前有夷厲二王是衰亂之王考其時事理得相當故為周王夷厲之時檜無世家詩止四篇事頗相類或在一君時作故鄭於左方中不復分之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為季札歌詩云自檜以下無譏焉言季札聞此二國之歌不復譏論以其國小故也季札不譏風俗無以言焉故鄭不言檜之風俗地理志河南榮陽縣應劭云故虢國也然則虢在榮陽檜在密縣北是其國北鄰於虢也地理志河南有成臯縣故虎牢也一日制隱元年左傳曰制岩邑也號叔死焉然則號國當在成臯而又以榮陽為號國者傳言號叔特制與榮陽相近在號之境内故特之耳不言其都在制也言北隣於號者以鄭滅號檜而處之先諸檜而接說鄭故特著此句為史伯之言張本也此與檜隣者謂東虢耳猶自別於西虢杜預云西虢在弘農陝縣東南東虢今榮陽其東虢鄭武公滅之西虢則晉獻公滅之

集傳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榮波之南盧陵羅氏曰為一水周禮職方云其川居漆洧之間其榮維其浸波澨則二水也居漆洧之間其君姁姓祝融之後周衰為鄭桓公所滅而

遷國焉。今之鄭州，卽其地也。鄭州今隸河南開封府。蘇氏以爲檜詩皆爲鄭作，如邛邛之於衛也，未知是否。

檜羔裘詁訓傳第十三

釋文 陸曰：檜本又作鄒。檜者，高辛氏之火正祝融之後，姁姓之國也。其封域在古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漆南之間。祝融之故墟，是子男之國，後爲鄭武所并焉。王云：周武王封之於濟洛河穎之間，爲檜子。

序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

詩經

卷十三 檜風

四

范玉升

道好絮其衣服，逍遙游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箋以道去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去。

疏 春秋莊二十四年，戎侵曹，曹驀出奔陳。公羊傳曰：曹無大夫，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戎將侵曹，曹驀諫曰：戎衆而無義，請君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逐去之。故君子以爲曹君臣之義也。曲禮下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不聽，於禮得去也。喪服齊衰三月，章曰：爲舊君，傳曰：大夫以道去君，而猶未絕。春秋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公羊傳曰：近正也。其爲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宣二年穀梁傳稱：趙盾諫靈公，公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盾諫之，出至郊而舍。明大夫待放在於郊也。得玦乃去者，謂君與之決別。在其去，然後去也。荀卿書云：聘上以圭，復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范甯穀梁注：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用荀卿之言，以爲說，則君與之決別之時，或當賜之以玦也。曲禮云：大夫去國，踰境爲壇，位嚮國而哭。三月而復服。此箋云：待放於郊，禮記言踰境，公羊傳言待放三年，禮記言三月者，禮記所言謂既得玦之後，行此禮而後去，非待放時也。首章言狐裘以朝，謂視路門外之朝也。二章云：狐裘在堂，謂在路寢之堂也。視朝之服，卽服之於路寢，不更易服。玉藻云：君朝服以日

詩經

卷十三 檜風

五

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聽政服視朝之服，是在朝在堂，同服羔裘。今檜君變易衣服，用狐裘在朝，因用狐裘在堂，故首章言在朝，二章言在堂。卒章言羔裘之美，如脂膏之色，則狐裘亦美可知。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傳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國無政令，使我

心勞。

箋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

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絮衣

服也。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于政治爾。女也。三諫不從。待放而去。思君如是。心切切然。

疏。羔裘是適朝之常服。今服之以道遠。狐裘是息民之祭服。今服之以在朝。言其志好鮮。紫變易常服也。大夫諫而不聽。待放於郊。思君之惡言。我豈不於爾思乎。我誠思之。君之惡如是。使我心切切然。而憂也。道遠遊燕之事。輕視朝聽政之事。重今先言燕後言朝者。見君不能自強於政治。唯好道遠。忽於聽政。故後言朝也。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是諸侯視朝之服。名曰朝服也。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鞶。注云。玄冠

詩經

卷十三

贈風

六

委貌。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是朝服本色。玄玄即緇色之小別。論語說孔子之服云。緇衣羔裘。玉藻亦云。羔裘細衣以裼之。是羔裘裼用細衣。明其上正服亦細色也。論語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是羔裘所用配玄冠。羔裘之上必用細布衣。爲裼。裼衣之上。正服亦是細色。又與玄冠相配。明是朝服可知。人君以歲事成。執事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郊特牲既說蜡祭。其下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云。祭謂既蜡

詩經

卷十三

贈風

七

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息民之祭。用黃衣也。論語說孔子之服云。黃衣狐裘。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案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然則諸侯有狐白裘矣。又曰。君子狐青裘。約裘。玄緇衣以裼之。則禮又有狐青裘矣。此經直云。狐裘。而知是黃衣狐裘者。以諸侯之服。則素衣麕裘。唯在天子之朝耳。在國視朝之服。則素衣麕裘。無狐白裘矣。若檜君用狐白以朝。則違禮僭上。非徒好繁而已。玉藻言君子狐青裘者。注云。君子大夫士也。天官司裘云。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麕謂狐青麕裘之屬。然則狐青乃是人功微。麕之裘。檜君好繁。必不服之矣。禮記云。燕朝服於寢。若依法設燕。則服羔裘可矣。今川以遊燕。故大夫刺之。遊燕之服。於禮無文。不過用

玄用深衣而已。故刺其服羔裘也。序云。以道去其君。則此臣已棄君去。若其已得玦之後。則與君臣義絕。不應復思。故知此是三諫不從。待放而去之時也。集傳賦也。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錦衣狐裘。其朝天子之服也。舊說檜君好繁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詩人憂之。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傳堂。公堂也。箋。翱翔。猶逍遙也。

集傳賦也猶逍遙也堂公堂也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傳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悼動也

箋悼猶哀傷也

疏上言變易衣裘此言裘色鮮美

集傳賦也膏脂所清也日出有曜日照之則

有光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詩經卷十三 檜風

序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箋喪禮子為父父卒為母皆三年時人恩薄

禮廢不能行也

疏喪禮諸侯為天子父為長子妻為夫妾為

君皆三年此箋獨言父母者以詩人所責

當責其尊親至極而不能從禮耳故知主為

父母父母尚不能三年其餘亦不能三年可

知矣首章傳曰素冠練冠禮三年之喪十三

月而練則此練冠是十三月而練服也二章

傳曰素冠故素衣則素衣與冠同時亦既練

之衣是上二章言思既練之人卒章庶見素

輿索喪服斬衰有衰裳經帶而已不言其經

履角項鹿裘亦不言有禪則喪服始終皆無

禪矣禮大祥祭服朝服縞冠朝服之制縞衣

素裳禮輿從裳色素輿是大祥祭服之輿然

則毛意亦以卒章思大祥之人也作者以時

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故從初禫末而思之

有不到大祥者故上二章思既練之人皆不

能三年故卒章思祥祭之人事之次也鄭以

首章思見既祥之後素縞之冠下二章思見

祥祭之服素冠於輿以時人不能行三年之

喪先思長遠之服故先思祥後卻思祥時也

南豐魯氏曰不能三年雖不知為服歲月然

宰我謂期可已矣齊宣王曰為期之喪猶愈

於已乎古之不能三年者意皆如此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勞心博博兮

傳庶幸也素冠練冠也棘急也樂樂瘠貌博

博憂勞也

箋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紕時人皆解緩無

三年之恩於其父母而廢其喪禮故觀幸一

見素冠急於哀戚之人形貌樂樂然腹瘠也

勞心者憂不得見

疏毛以為時人不能行三年之喪亦有練後

詩經

卷十三 惜風

十

傳傳然而憂之今鄭以素冠為既祥素冠之冠思見既祥之人其文義則同傳以素冠是喪服之冠也若練前已無此冠則是本不為服不得云不能三年若在大祥之後則三年已終於禮自除非所當刺今作者思見素冠則知是既練之後大祥之前冠也素白也此冠練在使熟其色益白是以謂之素焉喪禮至替而練至祥乃除練後常服此冠故為練冠也練急也釋文言彼棘作戒音義同身服喪服情急哀感者其人必腹故以樂練布為之而經傳之言素者皆謂白絹未有以布為素者則知素冠非練也且時人不行三年之喪當先思長遠之服何得先思其近乃思其遠又不能三年者當謂三年將終少月日耳若全不見練冠便是期即釋服三年

之喪纔行其半達禮甚矣何止刺於不能行三年也故易傳以素冠為既祥之冠王藻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注云紕緣邊也既祥祭而服之也是喪禮既祥而縞冠素紕也問傳注云黑經白緯曰縞其冠用縞以素為紕故謂之素冠也王肅亦以素冠為大祥之冠孫毓以箋說為長

集傳賦也庶幸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黑經白緯曰縞緣邊曰紕棘急也喪事欲其總總爾哀遽之狀也樂樂瘠貌傳傳憂勞之貌祥冠祥則冠之禪則除之今人皆不能行

詩經

卷十三 惜風

士

三年之喪矣安得見此服乎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於憂勞也

慶源輔氏曰言庶見素冠今而繼之以棘人樂樂今蓋言情與服之相稱也不然服於外而忘於內則亦何以為哉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傳素冠故素衣也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

箋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縞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聊猶且也且

與子同歸欲之其家觀其居處

疏毛以為幸得見既練之素衣今今無可見使我心傷悲今若得見之願與子同歸於家今言欲與共歸已家鄭以為幸得見祥祭之素衣今今無可見使我心傷悲今若得見之且欲與子同歸於子之家今以其身既得禮則居處亦應有法故欲與歸彼家而觀其居處傳以冠衣當相稱冠既練則衣亦練故云素冠故素衣謂既練之後服此白布衣也箋亦以素非布故以易傳也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喪服小記文彼注云成成人也縞冠未純吉是祥祭當服朝服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縞帶素鞶鞶從裳色故大祥之祭其服以素為裳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裳而言衣衣是大名曲禮云兩手振

云謂振裳緝也。是裳得稱衣。故取衣爲韻。喪服小記。唯據諸侯。若天子除喪則無文。亦當弁服。

集傳賦也。素冠則素衣矣。與子同歸。愛慕之詞也。

疊山謝氏曰。同歸。如書云。同歸于治。同歸于亂。非與之同歸其家也。

庶見素韞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傳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

詩經

卷十三 檜風

十二

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于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箋祥。祭朝服。素韞者。韞從裳色。聊與子如一。且欲與之居處。觀其行也。

疏毛以爲幸。望見祥祭之素韞。今今無可見。使我心憂。愁如蘊結。今若有人。我則願與子行。如一兮。愛其人。欲同其行也。鄭惟下一句言且與子共處如一兮。欲與之聚居而觀其所行。餘同。傳以此篇既終。總三章之義。舉此二人之行。言三年之喪。是聖人中制。使賢與不肖共爲此行。時不能三年。故制之。檀弓云。子夏既除喪。而見夫子。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彼說子夏之行。與此正反。二者必有一誤。或當父母異時。鄭以毛公當有所憑據。故不正其是非。箋以作詩之人。莫非賢者。不須美彼有禮。願與如一。故以爲且欲與之居處如一。觀其行也。

集傳賦也。韞。蔽膝也。以韞爲之。冕服謂之韞。其餘曰韞。韞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韞矣。蘊結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甚於同歸矣。

詩經

卷十三 檜風

十三

素冠三章章三句

集傳按喪禮爲父爲君斬衰三年。昔宰子欲短喪。夫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衍衍而樂。作而曰。

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
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切切
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
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
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
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
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序、隰有萋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
詩經 卷十三 贈風 十四

無情慾者也。

箋恣、謂狡狴淫戲、不以禮也。

隰有萋楚、倚儺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傳、興也、萋楚、鉞弋也、倚儺、柔順也、天、少也、沃

沃、壯佼也。

箋、鉞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倚

儺而柔順、不妄尋蔓草木、與者、喻人少而端

慈則長大無情慾知、匹也、疾君之恣故於人
年少沃沃之時、樂其無妃匹之意。

疏、此國人疾君淫恣情慾、思得無情慾之人
其猶儺然、枝條柔弱、不妄尋蔓草木、以興人
於小小之時、能正直端恣、雖長大亦不妄淫
恣情慾、故我今日於人、天天然少壯沃沃壯
疾之時、樂得今是子之無妃匹之意、若少小
無配匹之意、則長大不恣其情慾、疾君淫恣
故思此人、舍人曰、萋楚一名鉞弋、本草云、
鉞弋名羊桃、郭璞曰、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
似桃花、花白、子如小麥、亦似桃、陸機疏云、今羊
桃是也、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
尺引蔓于草上、今人以爲汲灌、重而善沒、不
詩經 卷十三 贈風 十五

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

著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

集傳賦也、萋楚、鉞弋、今羊桃也、子如小麥、亦

似桃、倚儺、柔順也、天、少好貌、沃沃、光澤貌、子

指萋楚也、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嘆其不

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

隰有萋楚、倚儺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箋、無家、謂無夫婦室家之道。

集傳賦也、無家、言無累也。

隰有萋楚，猗猗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隰傳賦也。無室，猶無家也。

隰有萋楚三章章四句

序：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朱子辨說詩言周道，但謂適周之路，如四牡所謂周道，透遲耳。序言思周道者，蓋不達此意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詩經

卷十三 檜風

十六

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疾驅非有道之車也。傷也。下國之亂，周道滅也。

箋：周道，周之政令也。回首曰顧。

疏：此詩周道既滅，風為之變，俗為之改。言今日之風，非有道之風。發發，今大暴疾。今日之車，非有道之車。偈，然大輕。由周道廢滅，故風車失常。此周道在於前世，既已往過，今迴顧視此周道，見其廢滅，使我心中怛然。而傷之。今此風車失常，非獨憐因，但憐人傷之。而作此詩耳。車者，人所乘駕也。時世無道，人無節度，可得隨時改易。風乃天地之氣，亦為無道變者。尚書洪範：咎徵言政教之失，能感動上天。十月之交：稱暈、孛、震、電為不善。

之微是世無道，則風雷變易。

集傳：賦也。發，飄揚貌。偈，疾驅貌。周道，適周之路也。怛，傷也。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此詩。言常時風發而車偈，而中心怛然。今非風發也，非車偈也，特顧瞻周道而思王室之陵遲，故中心為之怛然耳。

匪風飄兮，匪車嘒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傳：迴風為飄。嘒嘒，無節度也。弔，傷也。

詩經

卷十三 檜風

十七

釋文：嘒，本又作票。

疏：李巡曰：迴風，旋風也。一口飄風。

集傳：賦也。回風謂之飄。嘒，漂搖不安之貌。弔，亦傷也。

誰能亨魚，漑之釜鬻。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傳：漑，滌也。釜，釜屬。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周道在乎西，懷，歸也。

箋：誰能者，言人偶能割亨者。誰將者，亦言人

偶能輔周道治民者也。檜在周之東。故言西
歸。有能西仕於周者。我則懷之以好音。謂周
之舊政令。

釋文 亨。煮也。澆。本又作旼。音尋。又音岑。說
文云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旼曰

疏 此見周道既滅。思得有人輔之。言誰能亨
魚者乎。我則澆滌而與之釜。以與誰能
西歸輔周治民者乎。我則歸之以周舊政令
之好音。澆之釜。欲歸與亨者之意。原之好
音。欲備具好音之意。釜言澆亦歸與之而
好音言歸亦備具之而互相曉。大宗伯云。

詩經

卷十三 檜風

十一

祀大神則視澆。澆。少牢禮祭之曰。雍人澆。鼎
原人澆。旼。是澆滌皆洗器之名。釋器云。謂謂
之澆。旼。錢也。孫炎曰。關東謂旼為釜。梁州謂
旼為釜。郭璞引詩云。澆之釜。然則旼是旼
非釜類。亨魚用釜。不用旼。雙舉者。以其俱是
食器。故連言耳。人偶者。謂以人思尊偶之
也。論語注。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禮注云。人偶
相與為禮儀。皆同也。亨魚小伎。誰或不能。而
云誰能者。人偶此能。割亨者尊貴之。若言人
皆不能。故云誰能也。檜在榮陽。周都豐鎬。
周在於西。故言西也。若能仕周。則當自知
政令。詩人欲歸之以好音者。愛其人欲贈之
耳。非謂彼
不知也。

集傳興也。澆。滌也。釜。屬。西歸。歸于周也。

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為之澆其釜。誰將
西歸乎。有則我願慰以好音。以見思之之甚。
但有西歸之人。即思有以厚之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東萊呂氏曰。匪風下泉。思周之詩。獨作於
曹。檜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強不凌弱。各得
其所。政出諸侯。則微發之。煩共億之。困征
伐之。暴虐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穆懷宗周
為。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
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
明益。

詩經

卷十三 檜風

十一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十三終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十四

明 後學張溥 纂

曹譜 漢鄭玄著

詩經

卷十四 國風

一

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日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昔堯常游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禾食以致畜

積夾于魯衛之間又寡于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曹之後世雖為宋所滅宋亦不數伐曹故得寡于患難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疏 禹貢云濟河惟兗州王肅云東南據濟西北距河不言距濟而云據者則州境東南踰濟水也禹貢又云導流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萊東出于陶丘北漢書地理志云濟陰定陶縣故曹國周武王弟叔振鐸所封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是也

詩經

卷十四 國風

二

言丘在曹之西南則曹在丘之東北止言北者舉其大望所在耳雖在濟南猶屬兗州故言兗州地名也曹世家云曹叔振鐸者周武王母弟也武王克殷封叔振鐸於曹曹都雖在濟陰其地則踰濟北春秋僖二十一年取濟西左傳曰濟西田分曹地也案禹貢濟自北之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曹在濟南東據魯而言是濟西是曹地在濟北也禹貢兗州云雷夏菏澤又云導河澤故孟猪案地理志雷夏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荷澤在濟陰定陶縣東二澤同屬濟陰濟陰曹都所在是曹之封或在二澤地理志又云濟陰成陽縣有堯冢由堯舜二帝嘗經遊處故民俗化而效之魯在其東南衛在其西北魯衛雖大於曹非如齊秦晉楚自專征伐畏懼霸主不敢侵曹由此所以寡於患難又言其改變堯舜之化而驕侈無復重厚之風也蟬螭序云刺奢也是驕侈之事也言末時者正謂周王惠襄之間作詩之時鄰國非獨魯衛而已舉魯衛以協句畧餘國而不言也曹世家云叔振鐸卒子大伯辟立卒子仲君平立卒子官伯侯立卒子孝伯雲立卒子夷伯喜立卒弟幽伯強立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為戴伯三十年卒子惠伯兜立三十六年卒子頊甫立其弟武攻之代立是為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終生立五十五年卒子莊公射姑立三十一年卒子釐公夷立九年卒子昭公班立九年卒子共公襄立此其君次也自叔振鐸至昭公凡十五君以頊甫不成為君幽伯戴伯二人又不數叔振鐸始封

之君故十一世昭公以魯閔公元年即位
僖七年卒周惠王以莊十八年即位傳八
年崩是當周惠王時也其詩蜉蝣序云昭
公昭公詩也候人下泉序云共公鳩鳴在
其間亦共公詩也鄭於
左方中皆以此而知

曹一之十四

集傳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

雷夏荷音歌亦作荷澤之野周武王以封其弟

振鐸今之曹州即其地也曹州今改為曹縣隸山東兗州府

府

詩經

卷十四 曹風

三

曹蜉蝣詒訓傳第十四

序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

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釋文

國小一本作昭公國小而迫案鄭諸云
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此

詩箋

云喻昭公之朝是蜉蝣為昭公詩也諸
又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今諸本此

序多無昭公字崔集

注本有未詳其正也

朱子辨說言
昭公未有攷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傳興也蜉蝣渠畧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

自修飾楚楚鮮明貌

箋興者喻昭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也徒整

飭其衣裳不知國之將迫脅君臣死亡無日

亡之難將無所就往

下之難將無所就往

釋文楚楚如字說文作鮮鮮云會五鮮鮮色

也渠本或作蝶音同其居反畧本或作

詩經

卷十四 曹風

四

疏君任小人又奢如是故將滅亡詩人言我

心緒為之憂矣此國若亡於我若之身當

何所歸處乎舍人曰南陽以東曰蜉蝣渠

宋之間曰渠畧孫奭曰夏小正云蜉蝣渠

也朝生而暮死郭璞曰似蜉蝣身狹而長有

角黃黑色粟生糞土中朝生暮死猶好噉之

陸機疏云蜉蝣方土節也通謂之渠畧似甲

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

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曉炙噉之美如蟬也

樊光謂之糞中蠅蠅隨陰雨時為之朝生而

夕死定本亦云渠畧俗本作渠螻者誤也

此言衣裳楚楚亦刺昭公之身非刺小人也

卒章麻元謂諸侯之身夕服

深衣則知此章亦君之衣裳

集傳比也蜉蝣渠畧也似蜉蝣身狹而長角

黃黑色、朝生暮死、楚楚、鮮明貌。此詩蓋以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爲比、而刺之言蜉蝣之羽翼、猶衣裳之楚楚可愛也、然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故我心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耳、序以爲刺其君或然而未

有考也、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傳采采、衆多也、息、止也、

詩經

卷十四 曹風

五

疏 楚楚爲衣裳之貌、今采采在衣服之上、故知言多有衣服、非裳之貌也、

集傳比也、采采、華飾也、息、止也、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傳掘閱、客閱也、如雪、言鮮潔、

箋掘閱、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以解閱喻

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麻衣、深衣、諸侯之朝

朝服、朝夕則深衣也、說猶舍息也、

釋文 掘求勿反、閱音悅、解音蟹、說音悅、協韻如字、

疏 蜉蝣之蟲、初掘地而出、皆鮮閱、以與昭公

夕死、掘地而出、其鮮閱後、又生其羽翼、爲此

脩飾、以與昭公君臣、不知死亡無日、亦朝夕

變易衣服、而爲脩飾也、君既任小人、又奸奢

如是、故言我心爲之憂矣、此因若亡、於我君

之身、當何所依歸、而說舍乎、言小人不不足依

恃也、此蟲土裏化生、問者悅憚之意、掘閱

者、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麻衣者、白布

衣、定本云掘地解閱、謂開解而容閱、義亦

通也、上言翼、謂其成蟲之後、此掘閱、舉其始

生之時、蟲以朝夕容貌不同、故知喻君臣朝

夕變易衣服也、玉藻說諸侯之禮云、夕深衣

祭、半肉是諸侯之服、夕深衣也、雜記云、朝服

十五升、然則深衣之布亦十五升矣、故聞傳

云、大祥素縞麻衣、注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

也、純用布、無采飾、是鄭以深衣之布爲十五

升也、彼是大祥之服、故云無采飾耳、而禮記

深衣篇云、孤子衣純以素、非孤子者皆不用

素純、此諸侯夕服當用十五升布深衣、而純

集傳比也、掘閱、未詳、說舍息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東萊呂氏曰、曹之賢者、憂其君危亡、近在

旦夕、僅無所依、其於我處乎、蓋欲如楚芊

尹申亥舍靈王於家之爲也、彼曹君方深

其衣服、志氣揚揚、而賢者已閱之、如亡國

喪家之人
可哀也哉

序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朱子辨說此詩但以三百赤芾合於左氏所記晉侯入曹之事。序遂以爲共公未知然否。

彼候人兮何戈與祿。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傳候人道路迎送賓客者。何揭祿父也。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彼彼曹朝也。芾。韞也。一命

組芾黼珩。再命赤芾黼珩。三命赤芾蔥珩。大

夫以上赤芾乘軒。

詩經

卷十四 曹風

七

箋是謂遠君子也。之子是子也。佩赤芾者三

百人。

釋文。何何可及。又音何。殺都外反。又都律反。揭音竭。又其謁反。及音朱反。其音記。服

謂之芾。緇音溫。赤黃之色。黑。黑也。

疏。諸侯之制大夫五人。今有三百赤芾。愛小

人。過度也。夏官序云。候人上士六人。下

士十有二人。史云。人徒百有二十人。注云。候

人。迎賓客之來者。彼天子之官。候人是上士

下士。則諸侯之候人。亦應是士。此說賢者爲

候人。乃身荷戈祿。謂作候人之徒。屬非候人

之官長也。天子候人之徒百二十人。諸侯候

人之徒數必少於天子。賢者之身。充此徒中

之一員耳。其職云。候人各掌其方之通治。其禁令以設候人。注云。禁令備姦寇也。以設

候人者。選士卒以爲之。引此詩云。彼候人兮。何戈與祿。言以設候人。是其徒亦名爲候人。

也。其職又云。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境。注云。方治。其方來治國事者也。春

秋傳曰。晉欒黶過周。王使候人出諸軒轅。是

其送之也。案秋官環人掌送迎邦國之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又掌訝掌待賓客。有賓客

至。逆於境。爲前驅而入。及歸。送亦如之。環人

掌執節導引。使門關無禁。掌訝以禮送迎。節

送迎而職掌不同。故異官也。戈。殺須人。猶揭

故以荷爲揭也。考工記。廬人云。戈秘六尺有

六寸。及長尋有四尺。戈。但。是短兵。相類。故

也。且殺字從父。故知殺爲父也。說文云。殺。父

也。桓二年左傳云。充見飯延。則芾是配見

之服。易困卦九五。困于赤芾。利用享祀。則芾

非祭祀所用也。士冠禮。陳服皮弁素韞玄纁

爵韞。則韞之所用。不施於祭服矣。玉藻。說韞

之制云。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

寸。肩革帶。博二寸。書傳更不見芾之別制。明

芾之形制。亦同於韞。但尊祭祀。異其名耳。言

芾韞者。以其形制大同。故舉類以曉人也。一

命。緇芾黼珩。再命。赤芾黼珩。三命。赤芾蔥珩。皆玉藻文。彼注云。玄冕爵弁服之韞。尊祭服

異其名耳。韞之言蔽也。緇。赤黃之間色。所謂

緇也。韞。玉之形也。黑爲之。黼。青爲之。意。周

禮公侯伯之卿三命。下大夫再命。上士一命。

然則曹爲伯爵。大夫再命。是大夫以上。皆服

赤芾。於法。又得乘軒。故連言之。定十三年左

傳云。齊侯斂諸大夫之軒。哀十五年傳。稱衛

詩經

卷十四 曹風

八

太子謂渾良夫曰。苟使我入國。服冕乘軒。是大夫乘軒也。閔二年傳。稱齊桓公遣衛夫人以魚軒。以夫人乘軒。則諸侯亦乘軒。故云大夫以上也。僖十八年左傳。稱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杜預云。軒。大夫之車也。言其無德而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彼正當共公之時。與此三百文同。故傳因言乘軒。以爲共公近小人之狀。

集傳興也。候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何。揭。祓。父也。之子。指小人。芾。冕服之韠也。一命。緇芾。

黜珩。再命。赤芾。黜珩。三命。赤芾。蔥珩。大夫以。

詩經

卷十四 曹風

九

上。赤芾。乘軒。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

之詞。言彼候人而何戈與祓者宜也。彼其之。

子。而三百赤芾。何哉。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

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歟。

孔氏曰。戈。鈎子戟也。如戟而橫安刀。但頭不向上。爲鈎。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刀下接柄。處四寸。並廣二寸。戈。及俱是短兵。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傳。鵜。洿澤鳥也。梁。水中之梁。鵜在梁。可謂不。

濡其翼乎。

箋。鵜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

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不稱者。言德薄而服。

尊。

疏。毛以爲維鵜鳥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言必濡其翼。以與小人之在朝。可謂不亂其。

常乎。言必亂其政。鄭上二句別義。舍人曰。鵜。一名洿澤。郭璞曰。今之鵜。鵜也。好羣飛入。

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爲洿河。陸機疏云。鵜水鳥。形似鵝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

中正赤。額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舂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陸。

詩經

卷十四 曹風

十

地乃共食之。

故曰洿河。

集傳興也。鵜。洿澤水鳥也。俗所謂洿河也。

本草曰。如蒼鷺。身是水沫。惟背有兩塊肉。如拳云。昔爲人竊而入河。化爲此鳥。因名逃。

河。

維鵜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傳。味。喙也。媾。厚也。

箋。遂。猶久也。不遂其媾。言終將薄於君也。

釋文。鵜。鳥口也。

疏 重昏媾者情必深厚故媾為厚也

集傳 興也。味喙遂稱媾寵也。遂之曰稱。猶今人謂遂意曰稱意。

蒼兮蔚兮。南山朝隤。婉兮變兮。季女斯飢。

傳 蒼蔚雲興貌。南山。曹南山也。隤升雲也。婉

少貌。變好貌。季人之少子也。女民之弱者。

箋 蒼蔚之小雲。朝升于南山。不能為大雨。以

喻小人雖見任於君。終不能成其德教。天無

詩經 卷十四 曹風 十一

大雨。則歲不熟而幼弱者飢。猶國之無政令。

則下民困病矣。

疏 蒼兮蔚兮之小雲。在南山而朝升。不能與

其德教。此接勢為喻。天者無大雨。則歲穀不

熟。婉兮而少。變兮而好。季子少女幼弱者。斯

必飢矣。以喻德教不成。國無政令。則其

集傳 比也。蒼蔚草木盛多之貌。朝隤雲氣升

騰也。婉少貌。變好貌。蒼蔚朝隤言小人衆

反飢困言賢者守道而反貧賤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

序 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釋文 鵲音尸本亦作尸

疏 經四章皆美用心均壹之人。舉善以駁時

務在教言其子七兮言生子之數下章云在

長大而處他木也。鵲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

去乎常不移也。朱子辯說此

詩經 卷十四 曹風 十二

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

一兮。心如結兮。

傳 興也。鵲鳩結鞠也。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

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言執義一。則用心固

箋 興者喻人君之德。當均一於下也。以刺今

在位之人。不如鵲鳩。淑善儀義也。善人君子

其執義當如一也。

釋文 結居八反。又音吉。鞠居六反。莫音慕。下上時掌反。

疏言有鴈鳩之鳥在於桑木之上為巢而其

與人君之德養其國人亦當平均如壹以

心不不均也均壹在心不在威儀以儀義理

通故轉儀為義

集傳興也鴈鳩結鞠也亦名戴勝今之布穀

也飼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也如

結如物之固結而不散也詩人美君子之

用心均平專一故言鴈鳩在桑則其子七矣

詩經

卷十四 曹風 十三

淑人君子則其儀一矣其儀一則心如結矣

然不知其何所指也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

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

見於威儀動作之間者有常德矣豈固為是

拘拘者哉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是以由

其威儀一於外而心如結於內者從可知也

應陵羅氏曰爾雅作鳩鳩又名獲穀陸機又

名擊穀又名桑鳩或謂之肩題齊人名擊正

本草曰北人云撥穀似鷄長尾華谷嚴氏曰郊子所謂鳴鳩氏司空鴈鳩平

均故為司空平水土也

鴈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

伊絲其弁伊騏

傳飛在梅也騏騏文也弁皮弁也

變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

飾焉騏當作璫以玉為之言此帶弁者刺不

稱其服

釋文騏音其集文也說文作璫云弁

詩經

卷十四 曹風 十四

疏言鴈鳩之鳥在桑其子飛去一梅是其平

亦能均壹養民得成就而安樂彼善人君子

執義如壹者其帶維是絲為之其弁維作騏

曹君不稱其帶弁言德稱其服故民愛之刺

言皮為之璫以玉為之餘同馬之青黑也

也春官司服凡兵事章弁服視朝皮弁服凡

田冠弁服凡服事弁服知此是皮弁者以

韋弁冠弁弁非諸侯常服且不得與絲帶

相配唯皮弁是諸侯視朝之常服又朝天子

亦服之作者美其德能養民舉其常服知是

皮弁玉璫說大帶之制云天子素帶朱裏

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

詩經

卷十四

曹風

十五

絲謂大帶也。玉藻又云：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是其有雜色飾焉。夏官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注云：會，逢中也。璫，結也。皮弁之逢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爲飾，謂之綦。引此詩云：其弁伊綦。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注云：皮弁，侯伯綦飾，七子男綦飾三。玉用采，如彼周禮之文。諸侯皮弁有綦，王之飾，此云其弁伊綦，知綦當作璫。故易傳也。孫毓云：皮弁之飾有三璫，而無綦文。綦文弁所以飾弁，義爲長，若然，顧命云：四人駢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駢，不被駢字爲玉綦者，以顧命之文於四人駢弁之下，每云一人冕，身服冕，則是大夫也。於四人駢弁之上云：二人爵弁執惠，身服爵弁，則是士也。於爵弁之下云：駢弁，明亦是士弁師之文。上云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不言

士之皮弁，則士之皮弁無璫飾矣。故弁師注云：士之皮弁，之會無結飾，以士之皮弁無玉璫飾。故知顧命士之駢弁，正是弁作青黑色。非綦王之皮弁矣。禮無駢色之弁，而顧命有之者，以新王即位特設此服，使士服此駢弁，執兵衛王，綦常服也。此言諸侯常服，故知駢

當作

集傳興也。鴈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帶，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弁，皮弁也。駢，馬之青黑色者，弁之色亦如此也。書云：四人駢弁，今作綦，言

詩經

卷十四

曹風

十六

鴈鳩在桑，則其子在梅矣。淑人君子，則其帶伊絲矣。其帶伊絲，則其弁伊駢矣。言有常度，不差忒也。肩山蘇氏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居一以俟之，無不及者。鴈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傳忒，疑也。正，長也。

箋：執義不疑，則可爲四國之長。言任爲侯伯

疏：執義如一，無疑忒之心。

集傳興也。有常度而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大學傳曰：其爲父子兄

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鴈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國人，胡不萬年。

箋：正，長也。能長人，則人欲其壽考。

釋文：榛，側巾反。木名也。又仕巾反。字林云：木叢生也。字林：榛，木之字從辛，木云似榛。

實如小栗

集傳興也儀不志故能正國人胡不萬年願其壽考之詞也

鵲鳩四章章六句

豐城朱氏曰首章即其儀之一而知其心之誠二章即其服之盛而知其德之稱三章言由其身之脩故化有以行於國四章皆頌美之詞末章胡不萬年則祝願之詞也

序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

詩經

卷十四

曹風

十七

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朱子辨說曹無他事可攷序因候人而遂以爲共公然此乃天下之大勢非共公之罪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與也冽寒也下泉泉下流也苞本也稂童

梁非漑草得水而病也

箋興者喻共公之施政教徒困病其民稂當

作凉凉艸蕭著之屬愾嘆息之意寤覺也念

周京者思其先王之明者

釋文

寢本作浸子鳩反稂音郎徐又音良愾歎息也說文云大息也

疏

冽然而寒者彼下流之泉浸彼苞稂之草

教甚酷虐於民下民不堪侵刻遭之亦困病

愾然我寤寐之中覺而歎息念彼周室京師

之明王也鄭唯稂草有異七月云二之日栗烈字從水是遇寒之意故爲寒也釋水

云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李巡曰水泉從上溜下出此言下泉謂泉下流是爾雅之沃泉

也易稱繫於苞桑謂桑本也泉之所浸必浸其根本故以苞爲本舍人曰稂一名童梁郭

璞曰莠類也陸機疏云禾秀爲穗而不成則稂然謂之童梁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宿田

也甫田云不稂不莠外傳曰馬不過稂莠皆是也此稂是禾之秀而不實者箋以苞稂

詩經

卷十四

曹風

十八

則是童梁爲禾中別物作者當言浸禾不應獨舉浸稂且下章蕭著皆是野草此不宜獨爲禾中之草故易傳以爲稂當作凉釋草不見草名凉者未知鄭何所據周京者周室

所居之京師也京周者京師所治之周室也桓九年公羊傳云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

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大衆言之

集傳比而興也冽寒也下泉泉下流者也苞

草叢生也稂童梁莠屬也愾歎息之聲也周

京天子所居也王室陵遲而小國困弊故

以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爲比遂興其愾然

以念周京也。

洌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傳蕭蒿也。

集傳比而興也。蕭蒿也。京周猶周京也。

陸氏曰今俗謂之牛尾蒿。

洌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傳蕭蒿也。

集傳比而興也。著筮草也。京師猶京周也。詳

詩經

卷十四 曹風

十九

見大雅公劉。

陸氏曰似蕭蒿青色科生。

本草注曰其生如蒿高五六尺一本多者至三五十莖生便條直異於衆蒿秋後有花出枝端上紅紫色形如菊用其莖爲筮以知吉凶故謂之神物史記云蕭蒿百莖者其下有神龜守之上有青雲覆之。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傳芄芄美貌。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逮

職。

箋有王謂朝聘于天子也。郇侯文王之子爲

州伯有治諸侯之功。

疏言芄芄然盛者黍之苗也。此苗所以得盛者由上天以陰雨膏澤之故也。以興四方

之國有從王之事所以得治者由有郇國之侯爲伯以恩德勞來之故也。今無賢伯致曹

國之不治故思之。鄭唯說伯有異其文義則同。知郇爲侯爵者定四年左傳祝鮀說

文王之子唯言曹爲伯。明自曹以外其爵皆尊於伯。故知爵爲侯也。諸侯有事二伯逮職

謂東西大伯分主一左。各自逮省其所職之諸侯者。昭五年左傳云。小國有述職。大有巡功。

服虔云。諸侯適天子曰述職。謂六年一會王官之伯。命事考績述職之事也。莊二十三

年左傳曰。諸侯有王。王有巡守。巡守是天子巡省諸侯。則知有王是諸侯朝聘天子。思古

詩經

卷十四 曹風

二十

明王賢伯也。若上有明王。下有賢伯。則諸侯以時朝聘。善惡則有黜陟之義。大司馬掌九

伐之法。正邦國。賊賢。害民。則伐之。爾時諸侯必不敢暴虐。今由無明王。賢伯不復朝聘。共

公侵刻下民。無所畏懼。故思治世有朝聘之時也。僖二十四年左傳說富辰稱畢原鄭郇

文之昭也。知郇伯是文王之子也。時爲牧下二伯治其當州諸侯也。易傳者以經傳考之

武王成王之時。東西大伯唯周公召公太公畢公爲之。無郇侯也。

集傳比而興也。芄芄美貌。郇伯郇侯。文王之

後。嘗爲州伯。治諸侯有功。言黍苗既芄芄

然矣。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

一有郇伯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

三山李氏曰郇國今河中府氏縣王制謂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伯是九州中有九伯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集傳程子曰易剝之爲卦也諸陽消剝已

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果不見食

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

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

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

詩經

卷十四 曹風

二十一

當思治故衆心願載於君子君子得與也

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陳氏

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

人道絕矣聖人於變風之極則係之以思

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

之可正也

華谷嚴氏曰匪風思周而宣王中興下泉

思周而周不復興無其人也慶源輔氏曰匪風下泉二詩雖皆思周道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十四終

周道之復興故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若下泉則作於齊桓之後不復有觀望之意矣直既嘆想慕之而已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詩經

卷十四 曹風

二十二

詩經註疏大全合集卷之十五

明 後學張溥

幽譜 漢鄭玄著

幽者后稷之曾孫也公劉者自郤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

詩經

卷十五 國風

商之末世太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歸之公劉之出太王之人雖有其異由有事難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思公劉太王居幽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已志後成王迎之反之攝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於公劉大王之所為太師大述其志主意

於幽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為幽國變風焉

疏 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卒于鞠陶紀云舜封后稷于郤公劉因封不改故知公劉自郤而出也公劉篇說公劉為狄迫逐而徙居經云度其夕陽幽居允荒本紀稱公劉在戎狄間知幽是戎狄之地名也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郿縣有幽鄉詩公劉所邑是漢時屬扶風郿縣也言自郤而出者杜預云幽在新平漆縣東北郤今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郤近而幽遠從內出外故言出國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韋昭云幽西近戎北近狄周本紀亦云不窋

詩經

卷十五 國風

奔戎狄之間此云公劉竄於此地者案公劉篇說遷幽事皆詳悉自郤徙幽必從公劉始矣蓋不窋之時已竄幽地尚往來郤國至公劉而盡以郤民遷之也本紀云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幽是也定國於幽自公劉始也韋昭注國語以為不窋當太康之時而云公劉以太康時失官守者周語止云夏之衰也不言始衰之王書序云太康失邦則夏后之衰自太康為始故繫太康言之其實公劉適幽不當太康之世鄭據外傳取不窋事為說耳本紀云公劉雖在戎狄間復修后稷之業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周道之興自此始也又公劉篇具述居幽愛民事是民歸之而成國也禹貢雍州云荆岐既旅原隰底績是岐山原隰屬雍州也太王始入居岐之陽明幽在岐

詩經

卷十五 國風

十一

山之北。公劉篇說公劉居豳。度其原隰。以治田。是豳居原隰之野。本紀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古公復修后稷公劉之業。是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也。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金縢唯云。居東。不言東都。周公避居亦當不出畿內。自然在東都。於時實未為都。而云都。據後營洛而言之耳。周公在東。實出入三年。言二年。順金縢之成文。公劉遭夏人之亂。太王有戎狄之難。或出或入。其居豳之時。教民以蠶農為務。使衣食充足。憂念民事。有至苦之功。由其積德愛民。子孫卒成王業。周公明出居東都。恐王業毀壞。亦憂念民事。庶成周道。其意與公劉大王之志同。不得自言已身憂國之心矣。無以幾明已志。故作七月之詩。仰陳公劉大王。以比已身。序已志。序云。周公遭變。是遭流言乃作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季札見歌。南曰。美哉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明在東都作之也。七月之詩。非判成王。非美成王。無故說先王之風化。陳王業之艱難。則是思念先公。用以此序已志也。先公在豳。凡經十世。知唯念公劉太王者。以公劉初居豳之至太王終豳之若。則是先公之後。皆有事難之故。周公身遭事難。追念處豳先君。明是念其後者。故知周公所念。念此二人。然太王既遭事難。能守后稷之教。乃在居岐之後。周公思居豳之事。知其亦念太王者。餘篇云。民之初生。自土沮漆。言居豳之時。得民之意。民戀其德。故與

詩經

卷十五 國風

四

俱遷明。知思念豳事。其意亦及太王也。鄭明七月之作。在此二年之中。非謂居東二年始作七月也。序云。周公遭變。即作當是初出之年也。金縢云。惟朕小子其新造。是成王迎而反之。代成王治國政。而致太平。其出居東都也。其入攝王室也。常守專一之德。不有回邪。純似公劉太王之所為也。周公作詩之時。自有此二人之意。及其終得攝王政。其事又純似之。太師別其詩不合在周之風雅。而以為豳國之變風。蓋此乃連論豳公為諸侯之政。周公陳之。亂以比序已志。不美王業之本。不得入周書之正風也。又非判美成王。不得入成王之正雅。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進退既無所繫。因其上陳豳公故為豳之變風。若所陳本非豳事。無由得繫於豳周公事。若不似於理。亦不可繫。此詩追述豳公事。又相似。故繫之為宜也。春官箴章云。吹箴以歌。豳詩則周制之前已繫豳矣。謂之變者。以其變風變雅。各述時之善惡。七月陳豳公之政。東山以下至述周公之德。正是變詩美者。故亦為之變風。公劉亦陳豳事。不繫豳者。召康公陳公劉以戒成王。猶召穆公陳文王以傷大壞王者。意為雅不得列為風也。鷓鴣以下。不陳豳事。亦繫豳者。以七月是周公之事。既為豳風。鷓鴣以下。亦是周公之事。尊周公使專一國。故并為豳風。鄭志張逸問。豳七月專詠周公之德。宜在雅。今在風。何答曰。以周公專為一國。上冠先公之業。亦為優矣。所以在風下。次於雅前。在於雅分。周公不得專之。遂言詠周公之德也。據鷓鴣以下。發問也。鄭言

詩經

卷十五 國風

五

上冠先公之業謂以七月冠諸篇也以先公之業冠周公之詩考周公之德繫先公之業是於周公為優矣次之風後雅前者言周公德高於諸侯事司於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諸國為倫次之小雅之前言其近堪為雅使周公專有此善也此兩詩七篇七月鴟鵂是出居時作其餘多在入攝政後鄭以為周公避居之初是武王崩後三年成王年十四也迎周公反而居攝成王年十五也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一也後金縢注云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八十三矣於文王受命為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矣崩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五年秋反而居攝四年作康誥五年作召

詩經

卷十五 國風

六

矣至此則九十一也武王九十三而崩故知瘳後二年崩也禮君薨百官總已而聽政於冢宰三年定四年左氏云周公為太宰以右王室武王初崩總攝王政自是常事管蔡不應流言成王不應致疑明是三年喪畢周公不授王政故流言耳案周書武王以十二月崩則崩後一年十二月替而練二年十二月祥而祭除崩後三年管蔡乃流言也金縢云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無以告我先王是避位而出是武王崩後三年也金縢又云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注云罪人周公之屬與知攝者周公出肯喪二年盡為成王所得言三年者并數出年是崩後四年也又曰於後公乃為詩注云於二年後也上既言二年又別言於後明是二年之後也又曰秋大熟未獲注云秋謂周公出二年之後明年秋也此秋文承於後之下於後既二年之後明此秋是二年之後謂居東二年武王崩後五年也金縢云秋大熟未獲之下即云惟朕小子其新迎是周公即以其年反也周公將攝出避流言今成王自新迎之明其反即居攝武王崩後五年即是攝政之元年書傳稱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成王言建侯衛是封衛侯康誥論洛邑成周之事是五年作洛誥也洛誥論致政成王之事是七年作洛誥也鄭言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作洛誥時二十一然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生所以知者書傳略說云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

詩經

卷十五 國風

七

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注云孟也康誥云王若曰孟侯則封康叔時成王年十八
 書傳言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據孟侯之
 文知攝政四年成王年十八又攝政七年
 成王年二十一也通而推之則知成王於
 攝政元年年十五周公出年十三武王
 崩年十歲計文王崩後十年武王始崩
 自然文王崩之明年生武王也故知成王
 年十三之時周公初出居東二年十四之
 時罪人斯得十五年之時反而居攝也此
 詩言居東二年思公劉太王以此序已志
 則七月之作出居二年之中不知其作
 之在何年當在賜鶚之前賜鶚之作則在
 居東三年金縢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于
 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鶚鶚既言二
 年別言於後既與罪人斯得別年則上文

詩經

卷十五 國風

八

居攝之時亦矣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
 自此而來歸然則周公之歸在攝政三年
 東山勞歸士之時經云自我不見于今三
 年明周公以秋反而居攝其年則東征三
 年而後歸既歸乃大夫美之作東山也若
 然周公以秋反而仰東征必是秋冬遣兵
 而東山經云倉庚于飛昭昭其羽箋云倉
 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歸士始行之時
 新合昏禮秋冬行而云新合昏者周公悅
 勞歸士言其新昏也非是六軍之士皆新
 昏設令發兵之前一二年為昏猶是新昏
 不必以起兵之月始為昏也破斧經稱東
 征則是征時之事其作必是東山之前未
 知定是何年狼跋序云美周公也美不失
 其聖經云公孫碩膚言周公遜邇去位避
 成功也案書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

爲東征也。居東二年既爲征伐，則我之不振，當訓辟爲法，謂以法誅之。如是則毛氏之說，周公無避居之事矣。但不知毛意以周公攝政爲是喪中即攝爲在除喪之後，此不明耳。王肅之說，祖述毛氏，傳意或如肅言，王肅金縢注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矣。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至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武王六十而後有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已十三，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肅意所以然者，以家語武王崩時成王年十

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言武王崩三監叛，明武王崩後即叛，周公即征可知。故以爲武王崩之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也。金縢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故知二年而克殷，殺管叔也。東山序云：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明堂位稱周公踐天子之位六年，制禮作樂，故知三年歸制禮作樂至六年而成也。東征實三年，金縢言二年者，王肅於彼注云：或曰詩序三年而歸，此言居東二年，其錯向也。曰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也。知管洛邑作康誥，召誥，皆在七年者，以召誥說營洛邑之事，洛誥說致政成王治於新邑之事，明此二篇同是致政之年作也。康誥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亦言洛邑之事，明與召誥同時，故知三篇皆七年作也。肅又云：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二歲，致政時年二十，所以知者，以周公居攝七年而致政，明是二十成人，故致之耳。致政之時，成王年二十，進而推之，攝政元年，年十四，武王崩年，年十三，文王先武王十年而崩，是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二歲也。由此而驗之，則武王崩之明年，成王年十四，其年周公攝政，管蔡流言，周公東征之作七月也，所以作七月者，王肅之意，以爲周公以公劉太王能憂念民事，成此王業，今管蔡流言，將絕王室，故陳幽公之德，言已攝政之意，必是攝政元年作此七月。左傳季札見歌，幽曰：其周公之東乎，則至東居乃作也。居東二年，既得管蔡，乃作鴈鴒，三年而歸。大夫美之而作東山也。大夫既美周公來歸，喜見天下平定，又

追惡四國之破敗禮義追刺成王之不迎
周公而作破斧伐柯九戩也伐柯序云刺
朝廷之不知王肅云朝廷斥成王也肅又
云或曰東山既歸之詩而朝廷不知猶在
下何曰同時之作破斧惡四國而其辭曰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猶追而刺之所以極
美周公是肅意以破斧伐柯九戩作在東
山之後故編東山於前也狼跋美周公遠
則四國流言近則成王不知進退有難而
不失其聖當是三年歸後天下太平然後
美其不失其聖耳彼在後作故以爲終此
則王肅義耳未知傳意必然與否其編緯
史傳言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及言周公攝
政四年建侯十五年營成周及太子十八
稱孟侯此等皆肅所不信

詩經

卷十五 國風

十一

幽一之十五

集傳幽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陽
之野虞夏之際棄爲后稷而封於郃及夏
之衰棄稷不務棄子不甯失其官守而自
竄於戎狄之間不甯生鞠陶鞠陶生公劉
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
宜而立國於幽之谷焉十世而太王徙居
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

世而武王遂爲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

不能蒞作周公旦以冢宰攝政

陰周公因攝其政此謂不能蒞作而乃連

周公攝政則通免喪以後而言也

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

幽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爲周公

而作之詩以附焉新安胡氏曰詩乃周家

蓋七月惟言幽民之風俗故得處變風之

未廬陵彭氏曰七月公劉皆言民事其

爲詩一也然七月之詩微而及於昆蟲草

木衣服飲食之末較之公劉莫非興王氣

象其體固不同也安成劉氏曰七月而

後附以鴟鴞東山者亦周公所作也附以

伐柯破斧九戩狼跋者衆幽在今郃州三

水縣郃在今京兆府武功縣郃州即今郃

今西安府並隸陝西

幽七月詰訓傳第十五

序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

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箋周公遭變者管蔡流言辟居東都

詩經

卷十五 國風

十一

詩經

卷十五

幽風

十五

疏 毛以爲周公遭管蔡流言之變舉兵而東
 伐之憂此王業之將壞故陳后稷及居
 地之先公先公遭難乃能勤行風化已今遭
 難亦欲勤修德教所以陳此先公之事將以
 此序已志此詩王意於幽之事則所陳者處
 幽地陳先公劉太王之等耳不陳后稷之
 教今言后稷者以先公脩行后稷之教故以
 后稷冠之鄭以爲周公遭流言之變避居
 東都非征伐耳其文義則同變者改常之
 名周公欲攝管蔡毀之是於攝事變改也金
 滕云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
 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我無以
 告我先王即云居東二年是其避流言居東
 都也流謂水流造作虛語使人傳之如水之
 流然故謂之流言彼注云管國名叔字封於
 管羣弟蔡叔霍叔武王崩周公免喪服意欲

攝政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
 於孺子之言於京師孺子成王也我今不避
 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謙謙爲德我反有欲位
 之謗無怨於我先王言愧無辭也居東者出
 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已周公避居東都
 史傳更無其事古者避辟扶亦反譬辭皆同
 作辟子而借聲爲義鄭讀辟爲避故爲此說
 案鴟鴞之傳言寧亡二子則毛無避居之義
 故毛讀辟爲辟此八章皆是周公陳先公在
 幽教民周備使衣食充足寒暑及時民奉上
 教知其早晚各自勤勉以勤事業故同我婦
 子饁彼南畝及嗟我婦子曰爲收歲此述民
 人之志非序先公號令之辭首章陳人以衣
 食爲急餘章廣而成之計民之所用食急於
 衣宜先陳耕事但耕種收斂終年始畢每事
 及時然後能獲則禦一年之飢非時日之用

詩經

卷十五

幽風

十四

衣則不然惟是寒月所須又當及時管作故
 蠶日條桑八月載績若此月不作則寒時無
 衣事之濟否在此一月偏急於衣故首章上
 六句先陳人以衣褐爲急三之日以下五句
 陳人以谷食爲急故陳人耕饁之事人之爲
 衣絲帛爲先故二章言女功之始養蠶之事
 因論女心傷悲感物但傷悲在蠶生之再故
 更本春日采繁記傷悲之節所以再言春日
 也衣之所用非絲即麻春既養蠶秋當緝績
 絲帛染爲玄黃乃堪衣用故三章又陳女功
 自始至成也四章取皮爲裘以助布帛冬月
 衣裳雖具又當入室避寒故五章言將寒有
 漸閉塞宮室女功衣服之事既終矣方說男
 女飲食之事黍稷麻麥男功之正故六章先
 陳男功之助七章言男功之正首章已言耕
 田之事故此章唯說收斂之事衣食已具宰

章乃言備暑藏水飲酒相樂皆是先公憂民
 之風教周公陳之以比序已志言已之憂民
 憂國心亦然也二章三章是女功之正故四
 章爲女功之助七章是男功之正故六章爲
 男功之助女功之正及秋而止其助在成
 冬之月事在正後男功之正冬初乃止男功
 之助在於夏秋事在正前又養蠶時節易遇
 恐失其時殷勤言之故二章三章皆言養蠶
 之事耕稼者一年之事非時月之功民必趨
 時不假深戒首章已言其始七章略言其終
 不復說其甚焉耕之事故男功之正少女
 功之正多也絲麻之外唯有皮裘可衣者少
 黍稷以外果瓜之屬可食者多故男功之助
 多女功之助少也男功正後猶有茅索之事
 女功助後不言有事孟子稱冬至之後女子
 相從夜績則冬亦有績麻但言不備耳四章

之未說田獵習戎卒章之初說藏冰禦暑非
衣食之事而言之者廣述先公禮教具備也
閑於政事然後禦燕卒章說飲酒之事
得其次也毛鄭注雖小有異文意則同
董氏曰先儒以七月為周公居東而作考其
詩則陳后稷公劉所以治其國者方風論以
成其德故是未居東也至于昭
鵲則居東而作其在書可知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肅發二之日栗烈
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
同我婦子諠彼南畝田畯至喜

傳火大火也流下也九月霜始降婦功成可

詩經

卷十五 豳風

十五

以授冬衣矣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
月也肅發風寒也二之日殷正月也栗烈寒
氣也三之日夏正月也幽土晚寒于耜始脩
耒耜也四之日周四月也民無不舉足而耕
矣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

箋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故
將言寒先著火所在褐毛布也卒終也此二
正之月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將何以終

歲乎是故八月則當績也同猶俱也喜讀為
傳饁酒食也耕者之婦子俱以饁來至於南
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為設酒食焉言勸其
事又愛其吏也此章陳人以衣食為急餘章
廣而成之

釋文

字說音必說文作畢發音如字栗烈並如
音俊喜王申毛如字鄭作饁夏戶雅反下
染夏夏小正同晚寒謂晚節而氣寒也

疏毛以為周公云先公教民周備民奉上命
於七月之中有西流者是火之星也知是

詩經

卷十五 豳風

十六

將寒之漸至九月之中云可以相授以冬衣
矣九月之中若不授冬衣則一之日有肅發
之寒風二之日有栗烈之寒氣此二日者大
寒之時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何以終其
歲乎故至八月則當績也又幽人從君之義
三之日於是始脩耒耜四之日悉皆舉足而
耕其時我耕者之婦子奉饁食餉彼南畝之
中耕作者田畯來至見其勤農事則歡喜也
鄭唯田畯至喜言田畯來至農夫為設酒
食為饁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公
羊傳曰大辰者何大火也哀十一年左傳曰
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謂
火下為流故云流下言六月昏見而中則流
下也可以授冬衣者謂衣成而授之昭三
年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
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

寒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為寒
暑之候知此兩月昏旦火星中者月令季夏
昏火星中六月既昏中以衡反之故十二月
旦而中也若然六月之昏火星始中堯典云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注云司馬之職治南岳
之事得則夏氣和夏至之氣昏火星中所以
五月得火星中者吳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
星中前受東方之體盡以為火星季夏中必
也。不知夏至中星名答曰日永星火此謂大
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
三者大火為中故尚書云舉中以言焉又每
三十度有奇非特一宿者也季夏中火猶謂
指心火也。如此言中則日永星火謂大火之
次。非心火也。堯典四時言中星者春夏交
其次言星鳥星火秋分舉其宿言星虛星昂
故注云星鳥星火秋分舉其宿言星虛星昂
武中虛宿也。昂白虎中宿也。其東方南方皆
三次。鶉火大火居其中。西方北方俱七宿。虛
星昂星居其中。每時總舉一方。故指中宿與
次而互言之耳。其實仲夏之月大火之次亦
未中也。是鄭以日永星火大火之次與此火
之心星別。一之日二之日猶言一月之日
二之日故傳辨之言一之日者乃是十分
之餘謂數從一起而終於十更有餘月還以
一二紀之也。一之日謂建丑之月三之日夏之
二月謂建寅之月既言三正事終更復從周
為說故言四之日謂之四月即是夏之二月
建卯之月也。此篇說文自立一體從夏之十
一月至夏之二月皆以數配日而言之從夏
之四月至於十月皆以數配月而稱之唯夏
之三月特異常例下云春日遲遲蠶月條桑

皆是建辰之月而或日或月不以數配參差
不同者蓋以日月相對日陽月陰陽動生
陰則成物建子之月純陰已過陽氣初動
以牙孽物生故以日稱之建巳之月純陽
事陰氣已萌物有秀實成者故以月稱之
之三月當陰陽之中處生或之際物生已
不可以同前不得言五之日物既未成不
以類後不得稱三月故日月並言而不以數
配見其異於上下四章箋云物成自秀萼始
明以物成故稱月也知稱日由其物生也
之日四之日乃是正月二月十數之初始不
以為一二而謂之三四者若云一月二月則
羣生物未成更言一之二之則與前無別以
其俱是陽月物皆未成故因乘上數謂之三
四月明其氣相類也春秋元命包曰周人以十
一月為正歲人以十二月為正夏人以十三
月為正歲人以四月為正冬人以五月為正
為十三與此同也四月云冬日烈烈風發
發以發是風故知烈是氣仲冬之月待風乃
寒季冬之月無風亦寒故異其文箋不云
蓋月則當蠶而云八月則當蠶者以此章先
言流火則是已見大流於時蠶事已過唯
可以當之且五章蠶事別言流火故不以蠶
事屬此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
具田器孟春天子躬耕帝籍然則脩耒耜
當季冬之月舉足而耕當以孟春之月今言
幽人以正月脩耒耜二月始耕故云幽土晚
寒鄭志答張逸云晚溫亦晚寒是寒晚溫亦
晚故脩耒耜始耕皆校中同一月也易鼎卦
注云無事曰趾陳設曰足對文小異散則
名耕以足推故云無不舉足而耕孫炎云
野之餽釋言云晚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由官

也郭璞曰今之耆夫是也然則此官選俊人主田謂之田畯與農之大夫謂之農夫以王者尤重農事知其爵為大夫也案鄭注周禮載師云六遂餘地自三百里以外天子使大夫治之或於田農之時特命之至其田農之事以周禮無田畯正職故直云田畯大夫春官籥章掌擊土鼓以樂田畯鄭司農云田畯古之先教田之官者但彼說祈年之際知為祭先穀者傳不解至喜之義但毛無破字之理不得以為酒食當謂田畯來至見勸勞故喜樂耳箋以田畯至喜文承籥章之下故知喜請為饗李巡曰得酒食則喜勸之下故云大夫儼然銜命巡司何為身就耕民公姬壘敵之間共飲食乎斯不然矣大夫勸迎周公邊豆有踐鄭人愛國君欲授以飧何獨田畯不可為之設食也

詩經

卷十五 商風

十九

集傳賦也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之七月也後凡言月者放此流下也火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九月霜降始寒而蠶績之功亦成故授人以衣使禦寒也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二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也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後凡言日者放此蓋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故周有天下遂為一代

之正朔也瘡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褐毛布也歲夏正之歲也于往也耜田器也于耜言往修田器也舉趾舉足而耕也我家長自我也饁餉田也田畯田大夫勸農之官也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此章首言七月暑退將寒故九月而授衣以禦之蓋十一月以後風氣日寒不如是則無以卒歲也正月則往修田器二月則舉趾而耕少者既皆出而在田故老者率婦子而餉之治田早而用力齊是以田畯至而喜之也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之意

詩經

卷十五 商風

二十

安成劉氏曰凡詩中月數皆以寅月起數不特此詩為然也又曰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蓋堯時仲夏日在鶉火故昏而大火中及周公攝政時凡一千二百四十餘年歲差當退十六七度故六月而後日在鶉火大火昏中七月則日在鶉首而昏時大火西流於

地之未位。然此詩上。述郊俗。乃當夏商之時。而言七月流火者。蓋據周公時所見而言耳。晉天文志曰。東方三星。天王正位。中星曰明堂。天子位。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廬陵羅氏曰。邦未下。耕也。廣五寸。未。邦上。句木也。邦。古以木為之。易曰。斷木為邦。邦。木為邦。亦以金為之。周禮注古者。邦一金。兩人併發之。又曰。謂閭讀之。不依琴瑟而詠也。

張子曰。慮事有豫。常於半年前提提。故頻舉七月為言。

七月為言。

慶源輔氏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見其慮事之豫。三之日。于邦。四之日。舉趾。見其趨事之速。同我婦子。饁彼南畝。見其家人之心。一田畯。至喜。見其上下之志通。

豐城朱氏曰。七月之詩。以衣食為急。而衣食

詩經

卷十五

幽風

三十一

所資以豫。備為貴。必以七月為首者。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故於是而豫為禦寒之備。二陽之月。陽氣始盛。故於是而豫為治田之備。先衣而後食。故以七月為首也。大寒之候。在於丑月。而圖之於建申之時。收成之候。在於酉月。而慮之於建寅之日。其為豫備可知。若寒至而後索衣。飢至而後索食。則其為計亦晚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傳倉庚。離黃也。懿筐。深筐也。微行。牆下徑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遲遲舒緩也。繁。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眾多也。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殆。始及與也。幽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

箋。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作此也。載之言則也。陽。溫也。溫而倉庚又鳴。可蠶之候也。柔桑。

穉系也。蠶始生。宜穉桑。春女感陽氣而思男。

秋士感陰氣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悲

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女感事苦而。生此志。是謂幽風。

詩經

卷十五

幽風

三十一

釋文。離本又作鴛。作鸛。同。力知反。釋本亦作雅。祁。巨之反。一音上之反。

疏。毛以為七月之中。有流下者。火星也。民知將寒之候。九月之中。則可以授冬衣矣。又

本其越時養蠶。春日則以溫矣。又有鳴者是倉庚之鳥也。於此之時。女人執持深筐。循彼

微細之徑道。於是求柔穉之桑。以養新生之蠶。因言養蠶之時。女有傷悲之志。更本之言

春日遲遲。然而舒緩。采繁以生蠶者。祁祁然而眾多。於是之時。女子之心。感蠶事之勞苦

又感時物之變化。皆傷悲思男。有欲嫁之志。時幽公之子。躬率其民。共適田野。此女人等

詩經

卷十五

南風

二十三

始與此公子同時而來歸於家。鄭唯下句言始與南公之子同有歸嫁之志。餘同。倉庚一名離黃。即葛覃黃鳥是也。懿者深遠之言。故知懿筐。深筐。行訓為道也。步道謂之徑。微行為牆下徑。遲遲者。日長而道之意。計春秋漏刻多少正等。而秋言凄凄。春言遲遲者。陰陽之氣。感人不。同。張衡西京賦云。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然則人遇春。陰則四體舒泰。春覺晝景之稍長。謂日行遲緩。故以遲遲言之。及遇秋。景四體福踈。不見日行急促。唯覺寒氣襲人。故以凄凄言之。凄凄是涼。遲遲非暇。二者觀文似同。本意實異也。釋草云。紫蒨蒿。孫炎曰。白蒿也。傳於采芣云。蒨蒿也。此云白蒿。變文以曉人也。今定本云。蒨蒿也。白蒿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傷悲感事苦。感養蠶之事苦。既感事苦。又感陽氣。故傳明其二。

感之意。釋詁云。始也。說者皆以為生始。感則始。始義同。故為始也。諸侯之子稱公子。言與公子同歸。則公子時亦適野。王肅云。幽君既脩其政。又親使公子躬率其民。同時歸也。婦人謂嫁為歸。經於傷悲之下。即言與公子同歸。是說女之思嫁。不得為公子率民。故易傳以言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得嫁焉。雖貴賤有異。感氣則同。故與公子同有歸嫁之意。雖感陽氣使然。亦是感蠶事之苦而生此志。申傳意也。莊元年公羊傳說築王姬之館云。於羣公子之舍。則以早矣。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此章所言。是謂幽國之風。詩也。此言是幽風。六章云。是謂幽雅。卒章云。是謂幽頌者。春官箴章云。仲春。晝擊土鼓。吹幽詩。以迎暑。仲秋。夜迎寒。氣亦如之。凡國祔年於田。祖吹幽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蠡則

詩經

卷十五

南風

二十四

吹幽頌。以息老物。以周禮用為樂章。詩中必有其事。此詩題曰幽風。明此篇之中。當具有風雅頌他別言。幽雅。幽頌。則幽詩者。是幽風可知。故箴章注云。此風也。而言詩。詩總名也。是有幽風也。且七月為國風之詩。自然幽詩是風矣。既知此篇兼有雅頌。則當以類辨之。風者。諸侯之政教。凡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此章女心傷悲。乃是民之風俗。故知是謂南風也。雅者。正也。王者設教。以正民。作酒養老。是人君之美政。故知獲稻為酒。是幽雅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成功之事。男女之功。俱畢。無復飢寒之憂。置酒稱慶。是功成之事。故知朋酒斯饗。萬壽無疆。是謂幽頌也。箴章注云。幽詩。謂七月也。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之。歌其類。言寒暑之事。則首章流火。暑發之類是也。又云。幽雅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

邦舉趾。隨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也。則亦以首章為幽雅也。又云。幽頌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穫稻。釀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兼以獲稻釀酒。亦為幽頌。皆與此異者。以其歌幽詩。以迎寒暑。故取耕田之事。以當之。吹幽頌。以息老物。故取耕田之事。以當之。就彼為說。故作兩解也。取養老之事。以當之。就彼為說。故作兩解也。諸詩未有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而此篇獨有三體者。周召陳王化之基。未有雅頌。成故為風也。鹿鳴。陳燕勞羣臣之事。文王陳祖考天命之美。雖是天子之政。未得功成道治。故為雅。天下太平。成功告神。然後謂之為頌。然則始為風。中為雅。成頌。周公陳幽公之教。亦自始至成。述其政教之始。則為幽風。述其政教之中。則為幽雅。述其政教之成。則為幽頌。

幽頌故今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也言此幽公之教能使王業成功故也

集傳賦也載始也陽溫和也倉庚黃鸝也懿深美也遵循也微行小徑也柔桑穉桑也遲遲日長而暄也繁白蒿也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蓋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之也祁祁衆多也或曰徐也公子幽公之子也

再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遂言春日始和有鳴倉庚之時而蠶始生

詩經

卷十五

幽風

二五

則執深筐以求穉桑然又有生而未齊者則

采桑者衆而此治蠶之女感時而傷悲蓋是

時公子猶娶於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

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

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爲悲也其風

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忠厚如此後章凡

言公子者放此

張子曰此言重昏嫁本人情又曰我朱孔陽則已欲爲公子裳采桑祁祁則殆及公子同

歸民愛邠公待之如家人其愛之深如此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鵲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傳龍爲萑葦爲葦豫蓄萑葦可以爲曲也斨方釜也遠枝遠也楊條楊也角而束之曰猗

女桑萑桑也鵲百勞也載績絲事畢而麻事

起矣玄黑而有赤也朱深繻也陽明也祭服

玄衣纁裳

詩經

卷十五

幽風

二六

箋將言女功自始至成故亦又本於此條桑

落采其葉也女桑少枝也長條不枝落者束

而采之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幽地

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凡染者春暴練夏

纁玄秋染夏爲公子裳厚於其所貴者說也

釋文

反說文云斧空也

疏言七月流下者火星也只知將來之候八月萑葦既成豫畜之以擬蠶用於養蠶之

詩經

卷十五

風

二十七

月條其桑而采之，斬條於地，就地采之也。猗束彼女桑而采之，以繩猗束而采之也。猗事既畢，又須績麻。七月中有鳴者，是鳴之鳥也。是將寒之候，八月之中，民始績麻，民又染繡，則染為玄，則染為黃。云我朱之色甚明好矣，以此為公子裳也。績麻為布，民自衣之，玄黃之色施於祭服。朱則為公子裳，皆是衣服之事。雖互言之也。釋草云：莢，莢光云：莢初生，莢驛色。海濱曰：莢，郭璞曰：似葦而小。又云：葦華，舍人曰：葦一名華，樊光引詩云：彼茁者葦，郭璞曰：即今蘆也。又云：葦，郭璞曰：葦也。然則此二草，初生者為莢，長大為葦，成則名為莢，初生為葦，長大為葦，成則名為莢。小大之異名，故云：莢為葦，葦為莢，此對文耳。散則通矣。兼葦云：白露為霜之時，猶名葦，行葦云：敦彼行葦，夏時已名葦也。月令：季春說養蠶之事云：具曲植筐筥，注云：曲，薄也；植，莖也。薄用葦華為之，下句言蠶事，則葦華為蠶之用。故云：豫畜葦華，可以為曲也。養蠶女功之始，衣服女功之成，上章止言蠶生之事，故箋云：女功之始，此章并說為裳。故云：自始至成也。破斧傳云：隋登曰：斧，方登曰：斯，然則斯即斧也。唯登孔異耳。故云：斯方登也。劉熙釋名曰：斯，戕也。所伐皆戕，戕也。長條揚起者，皆手所不及，故枝落之而采，取其葉，襄十四年左傳云：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倚之，然倚角皆遮截束縛之名也。故云：角而束之曰猗。其條雖長，不假枝落，故束縛而采也。集注及定本皆云：女桑，莢桑。取周易枯楊生莢之義。莢是葉之新生者。李巡曰：伯勞一名鷦鷯。樊光曰：春秋云：少皞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鳴也。以夏至來，冬至去，郭璞曰：似鷦鷯。

詩經

卷十五

風

二十八

而大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為仁養，陰為殺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鷦鷯，故以其音名云。陳風云：不績其麻，績，緝麻之名。玄黑而有赤，謂色有赤黑雜者。考工記：鍾氏說染法云：三人為纁，五入為緇，七入為緇，注云：染黑者，三人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緇。緇，今禮記作爵，言如爵弁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比玄色者在緇，緇之間，其六入者與染法互入數，禮無明文，故鄭約之以為六入，謂三入赤，三入黑，是黑而有赤也。士冠禮云：爵弁服，纁裳，注云：比染終一入謂之纁，再入謂之緇，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矣。以上染朱入數，書傳無文，故約之以為四入也。三則為纁，四入乃成朱，色深於纁，故云：朱深纁也。陰陽相對，則陰陽而陽明矣。朱色無陰陽之義，故以陽為明，謂朱為光明也。易下繫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注云：乾為天，坤為地，天色玄，地色黃，故玄以為衣，黃以為裳。象天在上，地在下，上記位於南方，南方故云：用纁，是祭服用玄衣纁裳之義。染色多矣，而特舉玄黃，故傳解其意，由祭服導故也。五月陰氣動而伯勞鳴，是將寒之候也。月令：仲夏鳴始鳴，是中國正氣。五月則鳴，今南地晚寒，鳥初鳴之候，從其鄉土之氣焉。故至七月，鳴始鳴也。此篇箋傳三云：晚寒，上言于邦舉趾，下云：再績武功，唯校中國一月，此獨校兩月者，南處西北，遠於諸華，寒氣之來，大率晚耳。未必皆與中國常校一月，何則？蠶月條桑，八月其穫，七月食瓜，八月剥棗，九月肅霜，十月滌場，如此之類，皆與中國同也。既云同於中國，不得齊校一月，自然有大晚者，得校兩月也。王肅云：蟬及鷽。

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
字如七。肅之此說理亦可通。月令仲春之月
倉庚鳴。此云蠶月始鳴。月令季秋草木黃落
此云十月墮。此云日為改歲。入此室處。月令季
其皆入室。此云日為改歲。入此室處。月令季
秋天子嘗稻。此云十月穫稻。月令仲秋云天
子嘗麻。此云九月叔苴。月令季冬命取冰。此
云三之日納于凌陰。皆是晚寒所致。笑傳不
說者已舉三事。其餘後可知也。孫毓以爲寒
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
毛傳言晚寒者。幽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
來晚也。毓之此言似欲有理。但案經上下言
九月肅霜。與中國氣同。義猶乃晚於中國。非
是寒來早也。明是寒來晚故。溫亦晚也。天官
染人注云。暴練練其素而暴之。猶玄者可以
染此色。玄纁者。天地之色。以爲祭服。石染當

詩經

卷十五

二十九

及盛暑。熟潤浸湛。研之三月而後可以考工
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染玄則史傳闕矣。染夏
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翟爲範。夏翟
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染者擬以爲深淺之度。
是以放而取名。引此者。證經載玄。載黃。謂以
夏日染之。非八月染也。實在夏而文承八月
之下者。以養蠶績麻。是造衣之始。故先言之。
染色作裳。是爲衣之終。故後言之。蠶績所得
民亦自衣。而特言公子裳。厚重於其貴者。故
特說之下。于貉不言爲民之裘。而狐狸云爲
公子裘。與此同。

集傳賦也。萑葦。卽蒹葭也。蠶月治蠶之月。條
桑枝落之。采其葉也。斧。隋釜。斨。方釜。遠揚。遠

枝揚起者也。取葉存條曰猗。女桑。小桑也。小
桑不可條取。故取其葉而存其條。猗猗然耳。
鵲。伯勞也。績。緝也。玄。黑而有赤之色。朱。赤色。
陽。明也。言七月暑退將寒。而是歲禦冬之
備。亦庶幾其成矣。又當預擬來歲治蠶之用。
故於八月萑葦既成之際。而收蓄之。將以爲
曲薄。至來歲治蠶之月。則采桑以供蠶食。而
大小畢取。見蠶盛而人力至也。蠶事既備。又

詩經

卷十五

三十

於鳴鵲之後。麻熟而可績之時。則績其麻。以
爲布。而凡此蠶績之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
黃。而其朱者尤爲鮮明。皆以供上而爲公子
之裳。言勞於其事而不自愛。以奉其上。蓋至
誠慘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也。以
上二章專言蠶績之事。以終首章前段無衣
之意。

臨川王氏曰。蠶長川一月。故不指言某月也。
又曰。蠶生於陽氣之淑時。故以倉庚爲候。麻

成於陰氣之應時故以鴈爲候。
安成劉氏曰：鴈月雖不可指定某月，然其既
條取人桑，彼猶彼女桑，大約當在建辰之月。
蠶盛之時，先儒或疑此詩屬閏三月，蓋已具
於蠶月之間矣。又曰：二章三章雖皆以終首
章無示之意，而其意則益深遠。蓋二章之終
其意者，惟言暑退將寒而授衣，其衣之成，實
始於春月之蠶桑。此章又推言暑退之後，是
歲蠶桑之功既成，而來歲蠶桑之備方始，以
至預言八月載績，又皆預恐來歲之無衣焉。
其慮之遠而備之悉者如此。

朱子曰：鴈以七月鳴，則陰氣至而衆芳歇矣。
鴈鳴音相近，服虔陸佃以爲題鴈即鴈也。

詩經

卷十五

風

三十一

程子曰：爲公子，義獻猗于公，皆此
義也。民之知義如此，則美俗成矣。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穫，一之

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

武功，言私其縱，獻猗于公。

傳：不榮而實曰秀，葽，艸也。蜩，蟬也。穫，禾可

穫也。隕，墜。穫，落也。于貉，謂取狐狸皮也。狐貉

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績，繼功事也。豕一

歲曰豕，三歲曰豕，大獸公之，小獸私之。

箋：夏小正四月王萑秀，葽，其是乎？秀，葽也。鳴

蜩也。穫，禾也。隕，落也。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

候。物成自秀，葽始于貉，往搏貉以自爲裘也。

狐狸以共尊者，言此者時寒宜助女功，其同

者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也，不用仲冬亦

幽地晚寒也，豕生三曰豕。

疏：四月秀者，葽之草也。五月鳴者，蜩之蟲也。

此四物漸而成終，落則將寒之候。至太寒之

月，當取皮爲裘以助女功。一之日往捕貉取

皮，庶人自以爲裘，又取狐與狸之皮爲公子

之裘。旣言捕貉取狐，因說田獵之事。至二之

日之時，君臣及其民俱出田獵，則繼績武事

之兵事，不可以空設。田獵蒐狩以開之，故因

習兵而俱出田獵也。美先公禮教備矣。釋

草云：華，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

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李巡曰：分別

異名，則以英秀對文。出單云：黍稷方華，生民

說黍稷云：實發實秀，是黍稷有華亦稱秀也。

言其秀實，知葽是草也。釋蟲云：蜩，蜩也。蟬

舍人云：昔蟬方言曰：楚謂蟬爲蜩，宋衛謂之

蜩，陳鄭謂之蜩，秦晉謂之蜩，釋蟲又云：

蜩，寒蜩，郭璞曰：寒蜩也，似蟬而小青赤，引月

令云：寒蜩鳴，與此不同者，夏小正云五月蟬

詩經

卷十五

風

三十一

詩經

卷十五 幽風

三十三

蝻鳴七月寒蟬鳴是其異也八月其獲者唯
有禾耳故知其獲謂禾可獲也蓼之為草
書傳無文四月已秀物之鮮矣故疑王荇正
與蓼為一也月令孟夏王瓜生注云今日王
荇生夏小正云王荇秀未聞孰是鄭以四月
生者自是王瓜今月令與夏小正皆作王荇
而生秀字異必有誤者故云未知孰是本草
云荇生田中葉青刺人有實七月采陰乾云
七月采之又非四月已秀是蓼與否未能審
之物之成熟莫先蓼草故云物成自秀蓼始
微見言月之意由有物成故也于謂往也
于貉言往狐狸言取皆是往捕之而取其皮
孟冬天子始裘自此之後臣民亦服裘也孟
冬已裘而仲冬始捕獸者為來年用之皮官
掌皮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注云皮革輪虞
乾冬乃可用獻之以入司裘是其事也孟冬

詩經

卷十五 幽風

三十四

集傳賦也不榮而實曰秀蓼草名蝻蟬也獲
禾之早者可獲也隕墜落也謂草木隕落
也貉狐狸也于貉猶言于貉謂往取狐狸也
同竭作以狩也續習而繼之也縱一歲豕豸
三歲豕言自四月純陽而歷一陰四陰以
至純陰之月則大寒之候將至雖蠶桑之功
無所不備猶恐其不足以禦寒故于貉而取
狐狸之皮以為公子之裘也獸之小者私之
以為已有而大者則獻之於上亦愛其上之
無已也此章專言狩獵以終首章前段無稱
之意
廬陵羅氏曰曹氏云今遠志也其土謂之小
草劉向云蓼味苦謂之苦蓼本草云遠志又
有棘藟繞蓼細草三名四月陽氣極于上而
微陰已受胎于下蓼感之而早秀
臨川王氏曰陽生則言日陰生則言月然四
月正陽秀蓼言月何也秀蓼以言陰也四月
陰生者氣之先至也蓼感陰氣而先秀蝻蟬
陰氣而先鳴
張子曰秀蓼者物成之初鳴蝻者歲秋之漸
西氏真氏曰上言織薄於秋求桑於春躬蠶

織之勞以爲衣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于路爲裘又有以相之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傳斯螽螞蟥也莎雞羽成而振訊之穹窮室

塞也向北出牖也墜塗也庶人簞戶

箋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言此三物之如此著將寒有漸非卒來也

詩經

卷十五 幽風

三五

爲此四者以備寒曰爲改歲者歲終而一之日甯發二之日栗烈當避寒氣而入所穹室墜戶之室而居之至此而女功止

釋文莎音沙徐又素和反沈云舊多作莎今作沙音素何反宇屋四垂爲宇韓詩云

宇屋雷也訊音信本又作迅同向韓詩云北向窗也門爲上音越下音于僞反一讀上而實反下如字

漢書作聿爲

疏言五月之時斯螽之蟲振動其股六月之蟲中莎雞之蟲振訊其羽蟋蟀之蟲六月居壁中至七月則在野田之中八月在堂宇之下九月則在室戶之內至於十月則蟋蟀之

蟲入於我之牀下此皆將寒漸故三蟲應節而變蟲既近人大寒將至故穹窒其室之孔穴熏鼠令出其窟塞北出之嚮墜塗荆竹所織之戶使令室無隙孔寒氣不入幽人又告妻子言已穹窒墜戶之意嗟乎我之婦與子我所以爲此者曰爲改歲之後感發栗烈大寒之時當入此室而居處以避寒故也斯

螽又云翰天雞樊光曰謂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又曰蟋蟀陸機疏曰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鑽以入我牀

下是自外而入在野在宇在戶從遠而至於近故知皆謂蟋蟀也退蟋蟀之文在十月之下者以人之牀下非蟲所當入故以蟲名附十月之下所以婉其文也月令季夏云蟋蟀

居壁是從壁內出在野以室是塞故穹爲窮言窮盡塞其窟穴也士虞禮云祝敢牖鬻

注云嚮牖一名也明堂位注云嚮牖屬月令云孟冬命有司閉塞而成冬此經窮室墜戶文在十月之下亦當以十月塞塗之矣云

詩經

卷十五 幽風

三十六

改歲者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爲年之始故改正朔者以建子爲正歲亦莫止謂十月爲莫是過十月則改歲乃大寒故言改歲之後方始入室若總言一歲之事則寒暑一周乃爲終歲寒氣未過是爲未終故上言無衣無褐不得終歲謂度寒至春二者意小異也言

入室者夏秋以來亦在此室欲言避寒之意故云入此室耳

集傳賦也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

異其名、動股、始躍而以股鳴也、振羽、能飛而
以翅鳴也、宇、簷下也、暑則在野、寒則依人、穹
空隙也、室、塞也、向北出牖也、墜、塗也、庶人、算
戶、冬則塗之、東萊呂氏曰、十月而曰改歲、三
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
言觀蟋蟀之依人、則知寒之將至矣、於是室
中空隙者塞之、熏鼠使不得穴於其中、塞向
以當北風、墜戶以禦寒氣、而語其婦子曰、歲
將改矣、天既寒而事亦已、可以入此室處矣、
此見老者之愛也、此章亦以終首章前段禦
寒之意、

詩經

卷十五

幽風

三七

陸氏曰、斯螽股似玳瑁、五月中兩股相切作
聲、聞數十步、江東呼蚌蟬、
華陽范氏曰、五月而陰生、動股振羽、氣使之
然也、
朱子曰、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
商之正朔、然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
私記其時月者、故三正皆曾用也、
安成劉氏曰、歲字之義、有以天時一周而言
者、有以正朔所記而言者、天時一周、必始於
孟春、而終於季冬、首章所謂二之日、何以卒

歲是也、正朔所紀、則子丑寅之迭建、與此十
月而謂改歲者是也、夫夏書有「三正」之
語、則自夏以前、已有子丑之正是、三正通于
民俗、其來既遠、故邵公創國、偏方亦有十月
改歲之俗、及至周有天下、又因以爲一代之
正朔、正如公劉徹田爲糧之法、其後亦爲成
周之徵法也、
龜山楊氏曰、堯命羲和以昏中之星、正四時
鳥獸、龍毛希革之類、爲之應、七月所陳、以倉
庚鳴鴈爲蠶績之候、以秀蓂隕穉其獲爲取
皮之候、以斯螽蟋蟀爲處室之候、皆此意也、
前漢食貨志曰、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
於邑、曰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嗟我婦子、
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也、
豐城朱氏曰、由動股而至入我牀下、所以感
時物之屢變、由穹室而至於墜戶入室、所以
盡人事之當爲、幽民於衣食之奉、必先老而
後幼、先貴而後賤、獨於改歲入室、則老幼貴
賤同之所、以
賤其愛也、

詩經

卷十五

幽風

三八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
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
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傳、鬱、棗屬、薁、蓂蓂也、剝、擊也、春酒、凍醪也、眉
壽、豪眉也、壺、瓠也、叔、拾也、苴、麻子也、樗、惡木
也、

箋介助也。既以鬱奠及棗助男功。又獲稻而釀酒。以助其養老之具。是謂幽雅。瓜瓠之畜。麻實之糝。乾茶之菜。惡木之薪。亦所以助男養農夫之具。

釋文

菽本亦作叔。藿也。瓜字或加艸非。

疏

鬱奠生可食。故以食言之。葵菽當烹煮乃食。棗當剝擊取之。皆是食也。獲稻作酒。云以介眉壽。王爲助養老人。則農夫不得飲之。鬱奠葵棗瓜瓠。農夫老人皆得食之。茶。傳云食我農夫。則老人不食之矣。鬱棟屬者是唐棟之類。屬也。劉棟。毛詩義問云。其樹高五

詩經

卷十五

幽風

三十九

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木草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棟。生高山川谷。或平田中。五月時實。言一名棟。則與棟相類。故云棟屬。鬱奠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官闕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其李一株。車下李卽鬱。與李卽鬱。二者相類。而同時熟。鬱是酒之別名。此酒凍時釀之。故稱凍醪。天官酒正辨三酒之物云。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注云。事酒。今之醪酒也。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醖者也。清酒。今之中山冬醪。接夏而成者。然則春酒清酒也。人年老者。必有豪毛。秀出者。故知眉壽。謂豪眉也。介。右也。言助也。展轉相訓。是介爲助也。以壺與食瓜連文。則是可食之物。故知壺爲飯。謂甘瓠可食。就蔓斷取而食之。喪服注云。苴麻之有實者。樗唯堪爲薪。故云惡木。此經

食瓜。則斷瓠拾麻。亦食之也。茶以爲菜。樗以爲薪。各從所宜而立文耳。下章納谷有實。在男功之正。此言叔苴者。以麻九月初熟。拾取以供羹菜。其在田收穫者。猶約食以作常食也。

集傳賦也。鬱。棟屬。奠。嬰奠也。葵。菜名。菽。豆也。

剝。擊也。獲稻以釀酒也。介。助也。介眉壽者。頌

禱之詞也。壺。瓠也。食瓜斷壺。亦去圃爲場之

漸也。叔。拾也。苴。麻子也。茶。苦菜也。樗。惡木也。

自此至卒章。皆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以

詩經

卷十五

幽風

四十

終首章後段之意。而此章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瓜瓠苴茶以爲常食。少長之義。豐

儉之節然也。

本草注曰。葡萄卽鬱。生隴西五原山谷。又曰。梗糯通名爲稻。糯溫故以爲酒。又曰。樗木類。樗江東呼爲鬼目。葉脫處有痕如眼。目故得名。其木最無用。莊子所謂大本不中繩墨。小枝不中規矩者也。

山陰陸氏曰。葵有紫白二種。葵心隨日光所轉。輒低覆其根。

爾雅曰。莖大葉小花紫黃色可茹。漢氏曰。菽。豆葉謂之藿。程子曰。食鬱以下。皆爲老者之具。食瓜以下。

皆爲壯者之食
永嘉陳氏曰取糴以爲私取研以獻公上下
之分著矣以美者養老惡者自養長幼之義
明矣
豐城朱氏曰果酒嘉蔬非不可以及少也而
然老病奉賓祭之意多瓜瓞苴荼也者未必
不食也而不
可以爲常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
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
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傳春夏爲圃秋冬爲場後熟曰重先熟曰穋

詩經

卷十五

幽風

豳上

入爲上出爲下宵夜綯絞也乘升也

築場圃同地自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
至物盡成熟築堅以爲場納內也治於場而
內之困倉也既同言已聚也可以上入都邑
之宅治官中之事矣於是時男之野功畢爾
女也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以待時
用亟急乘治也七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
之屋其始播百穀謂祈來年百穀于公社

釋文場本又作場重直容反先種後熟曰重
之字禾邊作童是種藝之字今人亂之已久
穆音六本又作種音同說文云種或從麥後
種先熟
日種

疏毛以爲此章說農夫作事之終故言九月
之月築場於圃之中以治穀也十月之中
納禾稼之所收穫者黍稷重穋禾麻菽麥之
等納之於困倉之中民嗟乎我農夫之等我
之稼穡既已積聚矣可以上入都邑之宅執
治於宮中之事晝日爾當往取茅草夜中爾
當作索綯以待明年蠶用也汝又當急其升
止息爾公又其始爲民播種百穀之時所以
祭社稷田事不久故豫脩廬舍美農人趨時

詩經

卷十五

幽風

豳上

也鄭唯以乘爲治謂急治野屋爲異地
官載師云場圃在園地注云園樹果蕘之屬
季秋於中爲場樊圃謂之園然則園者外畔
藩籬之名其內之地種樹菜果則謂之園
踐禾稼則謂之場故春夏爲圃秋冬爲場東
山云町疇鹿場是謂蹂踐之名箋云種菜茹
者悉民云桑亦不茹茹者咀嚼之名以爲菜
之別稱宅在都田在野上言場此言納故
知納是治於場而內於倉也苗生既秀謂之
禾種種諸穀名爲稼禾稼者苗幹之名禾稼
禾麻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也徒黍稷重穋
四種而已其餘稻秫苽粱之屬皆名爲禾麻
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
以總諸禾也此文所不見者明其皆納之也
箋以民治屋不應直言升上而已故易傳
以乘爲治下句言其始播百穀則乘屋亦爲

其事且上云塞向墜戶是都邑之屋故知此
所治屋者民治野廬之屋也播種百穀乃是
明年之事今於十月之中則是預有所營與
播種者為始與穀為始不遇所祭社稷故知
祈來年百穀於公社治屋者民自治之祭社
者則公為之祭見公家祭禮為祈來年播種
百穀故民亦治屋為來年鋤耜而止舍月令
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牲祀于公
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注云此周禮所謂蜡
也天宗謂日月星辰大割大殺羣牲割之臘
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五祀門戶中雷電行或
言祈年或言大割牲或言臘五文月令天子
之事故云祈於天宗此陳幽公之政指
言公社以諸侯之事不得祭天故也

集傳賦也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為

詩經

卷十五 幽風

聖三

圃而種菜茹物成之際則築堅之以為場而
納禾稼蓋自田而納之於場也禾者穀連葉
結之總名禾之秀實而在野曰稼先種後熟
曰重復種先熟曰稭再言禾者稻秫芡粟之
屬皆禾也同聚也官邑居之宅也古者民受
五畝之宅二畝半為廬在田春夏居之二畝
半為宅在邑秋冬居之功葺治之事也或曰
公室官府之役也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

日是也索絞也綯索也乘升也言納于場
者無所不備則我稼同矣可以上入都邑而
統治官室之事矣故晝往取茅夜而絞索亟
升其屋而治之蓋以來歲將復始播百穀而
不暇於此故也不待督責而自相警戒不敢
休息如此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
艱難之意

說文曰結禾葉去皮廬陵羅氏曰稻稭也音杜秫音述糯也或音

詩經

卷十五 幽風

聖四

瓜離瓜也亦作離胡即板桑所謂安胡飯
本草注曰稻米有稭有糯秫米是粟秫似黍
米而粒小不堪為飯最粘宜作酒或又謂之
茭白歲久中心生白臺謂之菰米臺中有黑
者謂之茭鬱至後結實乃離胡黑米梁米皆
是粟類
東陽許氏曰麥非納於十月蓋總言農事畢
耳
臨川王氏曰上入執宮功城中之宅也中田
有廬田中有廬也出而作于田入而休於室
皆受之以時
安成劉氏曰十月禾稼既同之後而入治邑
居門懸蟬入牀下而寒向墜戶之時也又曰
此章終首章言食之意而終始農事之艱難
亦猶三章終無衣之意既終蠶桑之功復擬
來歲治蠶之用也

三山李氏曰自田野入都邑故謂之上
慶源輔氏曰黍稷重穰禾麻茂麥則凡一歲
所種者先後大小皆舉之矣故後總言之曰
我稼既同謂畢聚也上入執官功觀上之一
字恐當從范氏董氏說以為公室官府之役
於其田畝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於其居
室則曰上入執官功然後索綯以乘星七月
之民其事則不外於農桑其心則不忘乎君
上

程子曰古者功作之事皆於冬月閒隙之際
如修完屋廬繕垣之類皆為來歲
計皆是一歲既終則復慮其始也

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

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

詩經

卷十五

豳風

豳五

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傳冰盛水腹則命取冰于山林冲冲鑿冰之

意凌陰冰室也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滌

場功畢入也兩樽曰朋饗者鄉人以狗大夫

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觥所以誓眾也疆竟

也

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

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其出之也朝之

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月令仲春天子

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周禮凌人之職夏頒

冰掌事秋刷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

公禮教備也十月民事男女俱畢無飢寒之

憂國君間於政事而饗羣臣於饗而正齒位

故因時而誓焉飲酒既樂欲大壽無竟是謂

豳頌

釋文

冲聲也凌力證反又音陵說文作厖音
凌韭或加非非祭司寒本或作祭寒朝

詩經

卷十五

豳風

豳六

刷爾雅云清也三蒼云埽也埽埽也穢所

六反間音開兕本或作光觥本亦作觥

疏毛以為豳公教民二之日使人鑿冰冲冲

然三之日納于凌陰之中四之日其早朝

獻羔於神祭用韭菜而開之所以禦暑言

先公之教寒暑有備也又九月時收縮萬物

者是露為霜也十月之中埽其場上栗麥盡

畢於是設兩樽之朋酒將為饗禮其牲用犬

若有大夫來至則相命曰當殺羔羊尊大夫
故特為殺羊乃升彼明堂序學之上舉兕觥
以誓告眾人使無違於禮於是民慶而公使
得萬年之壽無疆竟之時美先公禮教周
備為民所慶賀也鄭以為民事畢國君間
暇設明堂之尊酒饗勞羣臣作大飲之禮日
殺羔羊以為殺羔羣臣皆升彼公堂有司乃
舉兕觥以誓羣臣使無犯禮者羣臣於是慶

詩經

卷十五

風

四十七

君使君萬壽無疆 月令季冬冰方盛水澤
 腹堅命取而藏之注云腹堅厚也此月日在
 北陸冰堅厚之時昭四年左傳說藏冰之事
 云深山窮谷於是乎取之冲冲非貌非聲故
 云鑿冰之意納於凌陰是藏冰之處案天官
 凌人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注云
 凌冰室也三之者為消釋度也杜子春云三
 其凌者三倍其冰是斬冰三倍多於凌室之
 所容凌人十二月斬冰即以其月納之此言
 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即出之藏之既晚
 出之又早者鄭答孫皓云幽土晚寒故可夏
 正月納冰夏二月仲春大簇用事陽氣出始
 溫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言由寒晚得暖納
 冰依禮須早開故也月令孟春律中大簇二
 月律中夾鍾言二月大簇用事者以大簇為
 律夾鍾為呂呂者助律宣氣律統其功故雖
 至二月猶云大簇用事昭四年左傳說藏
 冰之事其末云七月之辛章藏冰之道與此
 同故具引之釋天云北陸虛也西陸昴也孫
 炎曰陸中也北方之宿虛為中也西方之宿
 昴為中然則日在北陸謂日體在北方之中
 宿是建丑之月夏之十二月也劉歆三統歷
 術十二月小寒節日在女入度大寒中日在
 危一度是大寒前一日日猶在虛於此之時
 可藏冰也兩陸朝觀而出之謂日日已過於
 昴星在日之後早朝出也三統術四月立
 夏節日在畢十二度星去日半次然後見是
 立夏之日日去昴星之界已十二度昴星得
 朝見也於此之時可出冰也祭司寒而藏之
 還謂建丑之月祭主寒之神而藏此冰也獻
 羔而祭之謂建卯之月獻羔以祭主寒之神
 開此冰也二月開冰君始用之未賜臣也至

詩經

卷十五

風

四十八

於夏初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
 乎善用之乃是頒賜臣下服虔云祿位謂大
 夫以上賓客食喪有祭祭祀是其善用之事
 也服虔以西陸朝觀而出之謂二月日在婁
 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晨見東方蟄蟲出矣故
 以是時出之鄭答孫皓云西陸朝觀謂四月
 立夏之時周禮曰夏班冰是也鄭意以西陸
 為昴爾雅正文故知出之為四月賜非二月
 初開也傳下句別言祭司寒而藏之藏羔而
 改之乃謂十二月始藏之二月初開之耳服
 虔云司寒司陰之神玄冥也將藏冰致寒氣
 故祀其神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
 寢廟彼作鮮羔注云鮮當為獻祭非者蓋以
 時非新出故用之王制云庶人春薦韭亦以
 新物故薦之也周禮凌人之職夏班冰掌事
 秋刷彼注云暑氣盛王以冰頒賜則王為之
 刷清也秋涼冰不用可以清除其室也案傳
 以敬之下云火出而畢賦又云火出於夏為
 三月則是三月頒冰周禮言夏頒冰者以三
 月火始見四月則立夏時相接連冰以暑乃
 賜之故當在於四月是火出之後故傳以火
 出言之肅音近縮故肅為縮也月令季春
 行冬令則草木皆肅注云肅謂枝葉縮栗亦
 謂縮聚乾燥之意也朋者輩類之言此言朋
 酒則酒有兩樽埽場是農人之事則斯饗是
 民自飲酒鄉人飲酒以狗為牲大夫與焉則
 加以羔羊言曰殺羔羊是鄉人見大夫而始
 飲此言鄉飲酒禮尊事重故以饗言之諸說
 用樂之事云饗賓或上取鄉飲酒注云鄉飲
 酒升歌小雅禮盛者進取是鄉飲酒之禮得
 編響也此鄉人用狗殺羊謂黨正飲酒地官
 黨正職曰為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

詩經

卷十五 幽風

四十九

酒於序。以正商位。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下齒。注云。正商位者。為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鄉人雖為鄉大夫。必來觀禮。是鄉人飲酒有大夫與之也。鄉飲酒禮。自是三年賓。賢能之禮。而當正飲酒之禮。亦與之同。鄉飲酒經云。尊兩壺於房戶之間。有玄酒。是用兩樽也。記云。其牲狗。注云。狗取擇人。是鄉人以狗也。王制云。大夫無故不殺羊。是行禮飲酒有故得用羊。故云大夫加以羔羊也。此實當正飲酒。正有一黨之人。傳言鄉人者。以黨正飲酒。而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為主人。箋以下云。賸破公堂是升君之堂。萬壽無疆。是慶君之辭。又鄉飲酒之禮。用狗不用羊。故易傳以為

詩經

卷十五 幽風

五十

言年壽長遠無疆。畔也。定本竟作境。知在大學亦正齒位者。以國君大飲與黨正飲酒。皆農隙而為俱。敬孝弟之道也。集傳賦也。鑿冰。謂取冰於山也。冲冲。鑿冰之意。周禮正歲十二月令。斬冰是也。納藏也。藏冰所以備暑也。凌陰。冰室也。幽土寒多。正月風未解凍。故冰猶可藏也。蚤。蚤朝也。韭。菜名。獻羔祭韭而後啟之。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是也。蘇氏曰。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於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啟冰而廟薦之。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也。胡氏曰

藏冰開冰亦聖人輔相燮調之一事耳不專恃此以爲治也肅霜氣肅而霜降也滌場者農事畢而埽場地也兩尊曰朋鄉飲酒之禮兩尊壺于房戶間是也躋升也公堂君之堂也稱舉也疆竟也張子曰此章見民忠愛其君之甚既勸趨其藏冰之役又相戒速畢場功殺羊以獻于公舉酒而祝其壽也

杜氏曰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老謂致仕在家者

詩經

卷十五

曲風

五十二

孔氏曰鄉飲酒有四一則黨正十二月因大蜡而飲酒也

廬陵李氏曰房戶間者房西室戶東於堂爲東西之中當兩楹

問民何以得升君之堂朱子曰周初國小君民相親其禮樂法制亦未甚備而民事艱難

君則盡得以知之成王之時禮樂備法制立然但知爲君之尊而未必知爲國之初此等

意思也故周公特作此詩使之因是以知民事也

慶源輔氏曰以介眉壽祝其親也萬壽無疆祝其君也周之先公以農桑教民而使民給

足於衣食然未嘗以爲惠也周之民亦自力於農桑之事以樂其生至於歲終休暇之特

則殺羊爲酒祝君之壽以致其尊君親上之誠亦未嘗以爲是足以報其上也上以誠愛

下下以誠事上而兩不知其所以然此所謂皞皞如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集傳周禮籥章中春晝擊土鼓飲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卽謂此詩也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

詩經

卷十五

曲風

五十二

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

臨川王氏曰不作無益也預備乎田桑之事而已不貴異物也致美乎田器而已人

無遺力矣故事不足治也地無遺利矣故物不可勝用也女不淫而仁也又有禮焉

士不惰而成也又有義焉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所能致也風化而已

問豳詩本風而周禮籥章氏祈年於田祖則吹豳雅踏祭息老物則吹豳頌不知豳

豳詩觀之其孰爲雅孰爲頌朱子曰先儒因此說而謂風中自有雅自有頌雖程子

亦謂然似都壞了詩之六義然有三說一說謂豳之詩吹之其調可以爲風可爲雅

可爲頌一說謂楚茨大田甫田是豳之雅噫嘻載芣芣年諸篇是豳之頌謂其言田

詩經

卷十五

五十五

詩經

卷十五

五十四

之事如七月也。如王介甫則謂商之詩自有雅頌。今皆亡矣。數說皆通。恐其或然。未敢必也。

華谷嚴氏曰。七月之詩。一言以蔽之曰。豫而已。凡感節物之變而脩人事之備。皆豫為之謀也。

慶源輔氏曰。此詩前三章。皆以暑退將寒為言。故以七月流火一句為始。至四章則以四月秀麥。純陽之月為始。五章則以五月斯蠡動股為始。六章則以六月食鬱及黃為始。而迄乎九月叔苴。七章則遂以九月築場圃為始。而繼以十月納禾稼。八章則以十二月正之歲終為始。而終於九月。十月。周正之歲終焉。其所舉時月。雖若參差不齊。而細觀之。則亦有次序如此。

西山真氏曰。以詩考之。其心無一念不仁乎農也。一歲之間。無一日不專乎農也。一家之內。無一人不力乎農也。近世張氏入侍經筵。言周公之告成王。見於詩有如此月。見於書有如此無逸。微其知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

序。鴉鴉。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鴉鴉焉。

箋。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

釋文。遺。本亦作貽。此從尚書本也。

疏。毛以為武王既崩。周公攝政。管蔡流言。以毀周公。又導武庚與淮夷叛。而作亂。將危

周室。周公東征而滅之。以救周室之亂也。於是之時。成王仍惑管蔡之言。未知周公之志。疑其將篡。心益不悅。故公乃作詩。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鄭以為武王崩後三年。周公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周公乃避之。出居於東都。周公之屬黨與知將攝政者。見公之出。亦皆奔亡。至明年。乃為成王所得。此臣無罪而

成王罪之。罰殺無辜。是為國之亂政。故周公作詩。救止成王之亂。於時成王未知周公攝政。成周道之志。多罪其屬黨。故公乃為詩。言諸臣先祖有功。不宜誅絕之意。以怡悅王心。四章皆言不宜誅殺屬臣之意。定本貽作遺字。則不得為怡悅也。公劉序云。而獻是詩。此云遺者。召公作詩奉以戒成王。此周公自述已意。欲使遺傳至王。非奉獻之故。與後異也。

朱子辨說此序以金縢為文。最為有據。

鴉鴉。鴉鴉。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傳。興也。鴉鴉。鸛鵒也。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

故也。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恩。愛。鬻。雅。閔。病也。稚子。成王也。

箋。重言鴉鴉者。將述其意之所欲言。丁寧之也。室。猶巢也。鴉鴉言已取我子者。幸無毀我

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于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與者。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誅之。此之由然。鴟鴞之意。殷勤於此。雅子。當哀閔之。此取鴟鴞子者。雅子也。以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亦宜哀閔之。

釋文

鴟乃丁反。郭音窳。鴟。本又作鴟。一云賣也。

疏

其意如何。言人取鴟鴞子者。言鴟鴞鴟鴞此子無能留此子以毀我巢室。以其巢室積日累功。作之攻堅故也。以與周公之意如何。乎其意言寧亡管蔡。無能管蔡以毀我周室。以其周室自后稷以來。脩德教。有此王基。篤厚堅固故也。又言甚愛此。甚惜此。二子但爲我雅子。成王之病。故不得不誅之也。鄭以爲成王將誅周公之屬臣。周公爲之詩。言鴟鴞之意如何。言人既取我子。幸無毀我室。以其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不欲見其毀損。以爲成王若誅此諸臣。幸無絕

其官位。奪其土地。以其父祖勤勞。乃得有此。故愛惜之。不欲見其絕奪。又言當此幼雅之。子。來取我子之時。其鴟鴞之意。殷勤於此。雅子。當哀閔之。不欲毀其巢。以喻言屬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成王亦宜哀閔之。不欲絕其官位。土地。此周公之意。實諄屬臣之身。但不敢正言其事。故以官位土地爲辭耳。閣下斯字。箋傳皆爲辭耳。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鴟鴞。陸機疏云。鴟鴞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爲窠。以麻紮之。如刺襪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鴟鴞。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廉。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鴟雀。或曰巧女。王肅云。案經傳內外。周公之當具所誅。不救其無罪之死。而請其官位土地。要其大。而急其細。其非二也。設已而誅。不得云無罪。其非三也。馬昭云。公意已誅。請之無及。故但言請子孫土地。斯不然矣。案鄭注。金縢云。傷於屬臣。無罪將死。則鄭意以屬臣罪爲王得罪。猶未加刑。公以王怒猶盛。未敢正言。假以官位土地爲辭。實欲冀存其人。非是緩大急細。棄人求土也。釋言云。鴟鴞也。郭璞曰。鴟一作鴟。是鴟爲雅也。言鴟子之病。則謂管蔡作亂。病此鴟子。故知鴟子成王也。箋以鴟鴞之意。殷勤於雅子。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成王。假言鴟鴞之意。愛惜巢室。亦假言諸臣之先臣。愛惜土地。皆假爲之辭。非實有言也。箋云。言取鴟鴞子者。惜雅子也。則雅子謂巢下之民。金縢注云。鴟子斥成王。斥者吳天斥王也。

〔集傳〕比也。爲鳥言以自比也。鷓鴣，鷓鴣惡鳥。

攫鳥子而食者也。室，鳥自名其巢也。恩，情愛

也。勤，篤厚也。鷺，養閔憂也。武王克商，使弟

管叔鮮蔡叔度監于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

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

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故周公東征二

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周

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託爲鳥之愛

詩經

卷十五

商風

五七

巢者，呼鷓鴣而謂之曰：鷓鴣鷓鴣，爾既取我

之子矣，無更毀我之室也。以我情愛之心，篤

厚之意，鬻養此子，誠可憐憫。今既取之，其毒

甚矣。况又毀我室乎。以此武庚既敗，管蔡不

可更毀我王室也。

藍田呂氏曰：惡聲之鷓鴣也。有鷓鴣止，則彼

飛鷓鴣爲巢爲鷓鴣，蓋巢之類也。

武問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解者以爲武庚既敗，管蔡不可復亂王室，畢竟是當初管蔡誘武庚爲亂。朱子曰：詩人之言只得如此，不戒歸怨管蔡。

安成劉氏曰：此詩歸罪於武庚而於三叔則有開情之意。蓋爲親者諱也。如書之大誥亦然。此皆兄弟私情，見於立言之際，然而公義則不可掩。故史臣於書既曰：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又曰：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皆以公義直書之者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綯繆牖戶。今女下民，

或敢侮予。

〔傳〕迨，及也。徹，剝也。桑土，桑根也。

〔箋〕綯繆，猶纏綿也。此鷓鴣自說作巢至苦如

是以喻諸臣之先臣亦及文武未定天下，積

詩經

卷十五

商風

五八

日累功，以固定此官位與土地。我至苦矣。今

女我巢下之民，寧有敢侮慢欲毀之者乎。意

欲悲怒之以喻諸臣之先臣，固定此官位土

地，亦不欲見其絕奪。

〔釋文〕土音杜。韓詩作杜。方言云：東齊謂

疏。毛以爲自說作巢至苦，言已及天之未陰

雨之時，剝彼桑根以纏綿其牖戶，乃得成

此室巢，以喻先公先王亦世脩其德，積其勳勞，乃得成其王業。致此王功甚難，若是今汝下民管蔡之屬，何由或敢侮慢我周室而作亂乎。鄭以爲鷓鴣之惜室巢，猶先臣之惜

官位土地。鵲欲悲。怒巢下之人。喻先臣亦有恨於成王。王勿得誅絕之也。微。卽剝脫之義。取彼桑土。用爲鳥巢。明是桑根在土。剝取其皮也。王肅云。鵲及天之未陰雨。剝取彼桑根以纏綿其戶牖。以與周室積累之艱苦也。下經無傳。但毛以此詩爲管蔡而作。必不得同。鄭爲與王肅下經注云。今者今周公時。言先王致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下民敢侵侮我周道。謂管蔡之屬。不可不遇。絕以全周室。傳意或然。箋以此爲諸臣設請。故亦爲與巢下之民將毀其室。故意欲悲怒之。此是臣請於君而微悲怒者。鵲之悲怒。喻先臣之悲怒耳。非。

集傳比也。迨及微取也。桑土。桑根也。綯繆。纏綿也。

詩經

卷十五

五九

綿也。鵲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亦爲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

下土之民。誰敢有侮予者。亦以此已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之意。故孔子贊之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變源輔氏曰。言已之深愛王室。先事爲備。以防禍亂之意。疑當時流言必以爲周公平日勤勞。皆自爲已謀。今攝政而欲不利於孺子。故周公言此以曉成王也。

予手拮据。予所將柰。予所蓄租。予口卒瘕。曰。予未有室家。

傳拮据。撻掘也。茶。荏苒也。租。爲瘡病也。手病口病。故能免于大鳥之難。謂我未有室家。

箋此言作之至苦。故能攻堅。人不得取其子。我作之至苦如是者。謂我未有室家之故。

釋文拮音吉。又音結。据音居。韓詩云。口足爲租。如字。韓詩云。積也。屠本又作瘡。音徒。瘡京劇反。本亦作瘡。俱局反。說文云。持也。

詩經

卷十五

六十

疏毛以爲鵲巢言已作巢之苦。予手拮据其草。予所將者。是茶之草也。其室巢所用者。皆予之所蓄。爲予手口盡瘁。乃得成此室。

巢用免大鳥之難。喻周之先王。亦勤勞經營。乃得成此王業。用免侵毀之患。管蔡之輩。輕侮稚子。弱寡王室。乃爲言曰。我此稚子。未有室家。欲侵毀之。故不可不謀殺也。鄭以爲

鵲巢手口盡瘁。以勤勞之故。攻堅之。故大不得取其子。假有取其子。仍不得毀其室。巢以喻諸臣之先王。以勤勞之故。經營之。故王不得殺其子孫。假使殺其子孫。仍不得奪其官位土地。鵲巢又言已所以勤勞爲此室巢者。

曰。予未有室家。故勞力爲此。是以今甚惜之。喻屬臣之先王。所以勤勞爲此功業者。亦曰。未有官位土地。故勤勞力得此。是以今甚惜之。說文云。拮。持也。掘。謂以手爪揭持草也。七

月傳云龍爲雀北言雀謂龍之秀穗也出其東門箋云茶然則茅龍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茶也松訓始也羽之初始必有爲之故云租爲也傳以曰者稱他人言曰則此句說彼作亂之意曰子未有室家管蔡意謂我雅子未有室家之道故輕侮之王肅云我爲室家之道至勤苦而無道之人弱我雅子易我王室謂我未有室家之道

集傳比也拮据手口共作之貌將取也茶雀茗可藉巢者也蓄積租聚也卒盡瘡病也室家巢也亦爲鳥言作巢之始所以拮据以將荼蒿租勞苦而至於盡病者以巢之未成也以比已之前日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之新造而未集故也

詩經

卷十五 幽風

李一

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嘒嘒

傳譙譙殺也脩脩敵也翹翹危也嘒嘒懼也箋手口既病羽毛又殺敵言已勞苦甚巢之翹翹而危以其所托枝條弱也以喻今我子孫不肖故使我家道危也風雨喻成王也音

嘒嘒然恐懼告愬之意

釋文譙字或作嘒殺色界反嘒呼堯反

疏毛以爲鴟鴞言作巢之苦子羽譙譙然而發予尾脩脩而敵手口既病羽尾殺敵乃有此室巢以喻先王勤脩德業勞神竭力得成此王業鴟鴞又言室巢雖成以所託枝條弱故予室今翹翹然而危又爲風雨之所漂搖此巢將毀予是以維音之嘒嘒然而恐懼以喻王室雖成今成王幼弱而爲內人所振蕩周室將毀故周公言已亦嘒嘒然而危懼由管蔡作亂使憂懼若此故不得不誅之也鄭喻屬臣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子孫不肖使我家道危也又爲成王所漂搖將誅絕之我先臣是以恐懼而告愬也予維音嘒嘒

詩經

卷十五 幽風

李三

嘒嘒喻告愬之意也王肅云言盡力勞病以成攻堅之巢而爲風雨所漂搖則鳴音嘒嘒然而懼以言我周累世積德以成萬國之國而爲凶人所振蕩則已亦嘒嘒而懼集傳比也譙譙殺也脩脩敵也翹翹危也嘒嘒急也亦爲鳥言羽殺尾敵以成其室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漂搖之則我之哀鳴安得而不急哉以比已既勞悴王室又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喻王亦不得而不汲汲也

慶源輔氏曰流言自以周公爲已謀而周公自以王室爲已之室家無所避也此又可見其正大之情

安成劉氏曰上章及此周公自比其勤勞如此者蓋公以貴戚大臣宗社安危係於其身者非一日矣成王既惑於流言則夫自言其勞而不爲諱謂王室爲子室而不爲嫌良以曉曉之音出於忠愛之情所不能已也然而成王之信其勤勞王家後有待於他日雷風之變又以見諛說之易以入人忠言之難於見信而惜成王之見不明且速也

鷓鴣四章章五句

集傳事見書金縢篇

詩經

卷十五

風

李三

金縢蔡氏傳曰流言無根之言也商人兄弟爭立者多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叔於周公爲兄尤所親視故武庚管蔡流言於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播周公也辟讀爲避鄭氏詩傳曰周公辟居東都是也周公言我不避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謂辟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東爲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爲誰二年之後王始知罪人之爲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詞也諛讓也按東山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獻三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返首尾又自三年也朱子曰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向董叔

詩經

卷十五

風

李四

重得書亦辨此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注說後來思之不然三叔方流言周公處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遽然興師以征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亦未必見從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卽爲篡矣或謂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何必處處愚謂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問鷓鴣詩其詞艱苦深與不知當時成王如何便理會得曰當時事變在眼前故讀其詩者便知其用意所在自今讀之既不及見當時事所以謂其詩難曉然成王雖得此詩亦只是未敢誅公其心未必能遂無疑及至雷風之變啟金縢之書後方始釋然開悟

安成劉氏曰集傳以爲公遭流言卽東征二年而誅管叔武庚其後乃作此詩成王得詩又感風雷之變迎公以歸公乃作東山之詩此蓋用孔氏書注弗辟之說後來既與九峯辨其不然以爲當從鄭氏而於詩傳則未及追改耳蓋流言之興而公弗辟居以待成王之察則其心雖無私而義有未盡故曰我無以告我先王是以避居三年之後成王既知流言之罪人而疑處未釋乃作鷓鴣以喻之觀其告鷓鴣以無毀我室可見其詩作於武庚未誅之先自雷風之變而周公既歸乃承王命作大誥東征一書之中首言王若曰繼以屢言王曰又言冲人又曰寧考皆自成王而言可見公之東征王實命之當在王既感悟而

迎公以歸
之後也。

序。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箋。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東伐之。三年而後歸。

詩經

卷十五 國風

六十五

耳。分別章意。看周公於是志伸美而詳之。

疏。周公攝政元年。東征三監。淮夷等三年而歸。歸士者。從軍士也。周公親征。與將率同。

苦。以士卒微賤。勞意尤深。故意主美勞歸士。不言勞將率也。金縢云。天大雷電以風。王

與大夫盡弁以祝金縢之書。王執書以泣。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之。

注云。新。迎也。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於東征之歸。尊任之言。自新而迎。明是成王親

迎之。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

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注云。三監管叔蔡叔

霍叔三人。為武庚監於殷。國者也。前流言於國。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遂其惡。開道淮夷。與之俱叛。此以居攝二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攝政元年。即東征。至三

年而歸耳。書序注云。其攝二年時者。謂叛時在二年。非三年始東征也。彼注云。誅之者。周公意也。而言相成王者。自迎周公而來。蔽已解矣。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曰。四國管蔡商奄也。此言商奄者。據書序之成文耳。周公於是志意伸。本勞歸士之情。丁寧委曲。子夏美之。而詳其事。故分別章意而序之。

朱子辨說此周公勞歸士之詞。非大夫美之而作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靈雨其濛。我東

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

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詩經

卷十五 國風

六十六

傳。惓惓。言久也。濛。雨貌。公族有辟。公親素服

不舉樂。如其倫之喪士。事枚。微也。蜎蜎。蠋貌

桑蟲也。烝。真也。

箋。此四句者。序歸士之情也。我徂之東山。既

久勞矣。歸又道遇雨濛濛然。是尤苦也。我在

東山。常曰歸也。我心則西念而悲。勿。猶無也。

女制彼裳衣而來。謂兵服也。亦初無行陳銜

枚之事。言初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

蠅娟娟然特行。久處桑野。有似勞苦者。古者
聲實填塵同也。敦敦然獨宿于車下。此誠有
勞苦之心。

釋文

土行。毛音衛。鄭音衛。王戶剛反。蠅音蜀。
真音田。又音珍。一音陳。字書云。塞也。從
穴下真。真填塵。依字皆是田音。又音珍。亦音
塵。鄭云。古聲同。案陳完奔齊。以國為氏。而史
記謂之田氏。是
古田陳聲同。

疏

毛以為周公言我往之東山。征伐四國。惜
時。道久不得歸。既得歸矣。我來自東方之
時。道上乃遇零落之雨。其濛濛然。汝在軍之
士。久不得歸。歸又遇雨落。勞苦之甚。周公既

詩經

卷十五

幽風

六十七

序歸士之情。又復自言已意。我在東方言曰
歸之時。我心則念西而悲。何則。管蔡有罪。不
得不誅。誅殺兄弟。漸見父母之廟。故心念西
而益悲傷。又言歸士久勞在外。幸得完全。汝
雖制彼兵。服裳衣而來。得無事而歸。父勞在
軍。無事於行。陳衛故言。蔽皆前定。未嘗衛故
與戰也。又言雖無戰陳。實甚勞苦。娟娟然者。
桑中之蠅。蟲常久在桑野之中。似有勞苦。以
與敦敦然。彼獨宿之軍士。亦常在車下而宿。
甚為勞苦。述其勤勞。閉念之定。本云勿士行
也。鄭唯我東曰歸一句。言我軍士在東。久
不得歸。常言曰歸。而不得歸。我心則念西而
悲。言歸士思家而悲。餘同。幾法也。謂以法
得死罪。文王世子云。公族有死罪。則斃於甸
人。公素服。不舉樂。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

親哭之。注云。不於市朝者。隱之也。甸人掌田
野之官。縣而緇殺之曰斃。素服於內事。為吉
於吉事。為凶。非喪服也。倫謂親疏之比也。不
往弔。為位哭之而已。傳解周公西悲之意。以
公族雖有死罪。猶是骨肉之親。非徒已心自
悲。先神亦將悲之。箋以此為勞歸士之辭。
不宜言已意。故易傳以為此二句。亦序歸士
之情。孫毓云。殺管叔在二年。臨刑之時。素服
不舉。至於歸時。踰年已久。無緣西行。而後始
悲。箋說為長。枚微者。其物微細也。大司馬
陳六閭之禮。教戰法。云。遂鼓衛故而進。注云。
故如策衛之有續結項中。軍法止語。為相疑。
或疑是枚為細物也。雖是征伐。本無行陳衛
枚之事。言豫前自定。不假戰鬪而服之也。若
前敵自定。當應速耳。而三年始歸者。以其叛
國既多。須圖守以服之故。釋蟲云。娟烏蠅。

詩經

卷十五

幽風

六十八

樊光引此詩。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蠅。韓子云。
蟲似蠅。言在桑野。知是桑蟲。蠅在桑野。是
其常處。實非勞苦。故云似有勞苦。以不實喻
實者。取其在桑野。在車下。其事相類也。傳訓
悉實也。故轉實為久。而釋詁云。塵久也。乃作
塵字。故箋辨之。古者實填塵三字音同。可假
借而用之故也。

集傳賦也。東山。所征之地也。惛惛。言久也。零

落也。濛。雨貌。裳衣。平居之服也。勿士行枚。未

詳其義。鄭氏曰。士事也行陣也。故如箸。衛之

有續。音懷。又音。結項中以止語也。娟娟。動貌。

蠋桑蟲如蠶者也。烝發語辭。敦獨處不移之貌。此則興也。成王既得鴟鵂之詩。又感雷風之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蓋為之述其意而言曰。我之東征既久。而歸途又有遇雨之勞。因追言其在東而言歸之時。心已西嚮而悲。於是制其平居之服。而以為自今可以勿為行陳衛牧之事矣。及其在塗。則又觀物

詩經

卷十五 豳風

大序

起興而自歎曰。彼蠋蠋者。蠋則在彼桑野矣。此敦然而獨宿者。則亦在此車下矣。

三山李氏曰。周在豳。蠋蠋三豎。飯其地在王室之東。周公征之自西而東。故謂之東征。永嘉陳氏曰。蠋蠋也。有流而不止之意。董氏曰。我徂東山。記其地也。怕怕不歸。記其久也。我來自東。記其還也。零雨其澤。記其時也。華陽范氏曰。人之情。憊往而樂歸。於其歸。猶問其遇雨。則其往可知矣。臨川王氏曰。古用車戰。則將卒有所蔽倚。止則為管衛。與聖無以異。兵械衣服。皆可以載其中。

我徂東山。怕怕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蠋蛸在戶。町疃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傳果臝。括樓也。伊威。委黍也。蠋蛸。長跖也。町疃。鹿迹也。熠燿。燐也。燐。螢火也。

箋五物者。家無人。惻然令人感思。伊當作緊。緊猶是也。懷思也。室中久無人。故有此五物。是不足可畏。乃可為憂思。

詩經

卷十五 豳風

大序

釋文。蠋。音蕭。說文作蠋。音風。蛸。所交反。郭音蕭。町。字又作疃。音同。蠋。本又作蠋。字又作蠋。委黍。本或並作蟲。邊。跖。起宜反。今詩義。長跖。長脚。蠋蛸。又作蠋。又作緊。疏。釋草云。果臝。之實。括樓。李巡曰。括樓。子名也。孫炎曰。齊人謂之天瓜。本草云。括樓如瓜。葉形。兩兩相值。蔓延。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如瓜。瓣是也。舍人曰。伊威。名委黍。蠋蛸。各長跖。郭璞曰。舊說伊威。鼠婦之別名。長跖。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為喜子。說文云。委黍。鼠婦也。陸機疏云。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婦。在壁根下。覆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蠋蛸。長跖。一名長脚。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富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為羅網居之。鹿場者。場是踐地之處。故知町疃。是鹿之跡也。熠燿者。螢火之蟲。

飛而有光之貌。釋蟲云：螢火，即螢，舍人云：螢火，即夜飛有火蟲也。本草：螢火，一名夜光。一名熠燿。案：諸文皆不言螢火為螢。淮南子云：久血為燐。許慎云：謂兵死之血為鬼火。陳思王：螢火論曰：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為鬼火。或謂之燐，未為得也。天陰沈沈，數雨，在於秋月，螢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行。然腐草木得濕而光，亦有明驗。毛以螢火為燐，非也。

集傳：賦也。果贏，枯樓也。施延也。蔓生延施于宇下也。伊威，鼠婦也。室不掃則有之。蟪蛄，小

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叮嚀，舍傍隙地也。無人焉，故度以為場也。熠燿，明不定

詩經

卷十五 幽風

七十一

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喉下有光如螢。章首四句言其往來之勢，在外之久，故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遂言已東征而室廬荒廢，至於如此，亦可畏矣。然豈可畏而不歸哉？亦可懷思而已。此則述其歸未至而思家之情也。

本草曰：枯樓，實名黃瓜，生苗引藤蔓，實在花下。大如拳，九月熟。又曰：鼠婦，一名負蟾，多在下濕處及土坎中，常惹鼠，故名鼠負。今誤作婦字，所謂濕生蟲也。多足，其色如蚓，背

有橫文。

陸氏曰：蟪蛄，名長跖，小如蜘蛛而足長，喜結網，當戶人觸之，則伸前後足如草，使人不疑為蟲，故名長跖。

程子曰：盧傍，蛙龍。

爾雅曰：叮嚀，林中之中也。

漢氏曰：舊說以熠燿即螢，以宵行為夜飛，與下章熠燿其羽相戾，當知宵行乃蟲名。

華谷嚴氏曰：別家於久住之處，猶或相忘，至於歸心已動，行而未至，則思家之情最切，故序其在途之情，以慰勞之。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

于垤，婦歎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

于垤，婦歎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

詩經

卷十五 幽風

七十二

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傳：垤，蟄塚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矣。鸛好

水長鳴而喜也。敦，猶專專也。烝，眾也。言我心

苦事又苦也。

箋：鸛，水鳥也。將陰雨，則鳴。行者於陰雨尤苦。

婦念之，則歎於室也。穹，窮室。塞洒灑掃，拊也。

穹室，鼠穴也。而我君子行役，述其日月，今且

至矣。言婦望也。此又言婦人思其君子之居

處專專如爪之繫綴焉。爪之辯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烝、塵、栗、析也。言君子又久見使析薪于事尤苦也。古者聲栗裂同也。

釋文 鶴本又作鶻。蟻太亦作蟻。又作蟻。栗毛如字。鄭音列。韓詩注。力弱反。栗析也。蟻說文云。瓜中實也。

疏 毛以爲思而不至。問其勞苦。言有專專然繫綴於蔓者。爪也。而其跡甚苦。既繫苦於蔓。似如勞苦。而其跡又苦。以喻君子繫屬於軍。是事苦也。又憂軍事。是心又苦也。其苦如何。衆軍士皆在析薪之役。是其苦也。自我不見君子以來。於今三年矣。所以思之甚也。

詩經

卷十五 幽風

七十三

鄭以烝爲久。言君子久在析薪之役。餘同。釋蟲云。蟻好大蟻。小者蟻。舍人曰。蟻好即大蟻也。小者即名蟻也。然則蟻是小蟻好也。此蟲穴處。蟻土爲塚。以避濕。鶴鳥鳴於其上。故知塚是蟻塚也。將欲陰雨。水泉上潤。故穴處者先知之。是蟻避濕而上塚。鶴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陸機疏云。鶴。鶴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望見人。按其子。令伏。徑舍去。一名負釜。一名黑虎。一名背龜。一名皂裙。又尼其巢。一傍爲池。含水滿之。取魚置池中。稍稍以食其雛。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故是爪之繫蔓之貌。故轉爲專。言爪繫於蔓。專專然也。箋以軍之苦在久不在衆。故易傳以烝爲塵。訓之爲久。析薪是分裂之義。不應作栗。故辨之云。古者聲栗裂同。故

得借栗爲裂。不是字誤。故不云誤也。

集傳 賦也。鶴。水鳥。似鶴者也。垤。蟻塚也。穹窒。見七月。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出垤而鶴就食之。遂鳴于其上也。行者之妻。亦思其夫之勞苦。而歎息於家。於是洒掃穹窒。以待其歸。而其夫之行。忽已至矣。因見苦瓜繫於栗薪之上。而曰自我之不見此。亦已三年矣。栗。周土所宜木。與苦瓜皆微物也。見之而

詩經

卷十五 幽風

七十四

喜。則其行久而感深可知矣。
之 本草注曰。頭無丹。項無鳥。帶身似鶴。不善鳴。但以喙相擊而鳴。亦有二種。白鶴。鳥鶴。詩攻曰。巢處知風。穴處知雨。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熠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縵。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傳 黃白曰皇。駁白曰駁。婦人之褱也。母戒女。施衿結帨。九十其儀。言多也。言久長之道。

也。

〔箋〕凡先著此四句者。皆爲序歸士之情。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熠燿其羽。羽鮮明也。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今還。故極序其情以樂之。之子于歸。謂始嫁時也。皇駁其馬。車服盛也。女嫁。父母既戒之。庶母又申之。九十其儀言丁寧之多。嘉善也。其新來時甚善。至今則久矣。不知其何如也。又極序其情樂而戲之。

詩經

卷十五 幽風

十五

釋文

諱許章反。衿繫。女毛以爲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序其男

時。其衣服甚鮮明也。以與歸士之妻。初昏之時。皇駁其馬。駁其馬。言其車服盛也。其母親自結其衣之縗。九種十種。其威儀多也。本其新來時則甚善矣。但不知其久時復如之何。言本時甚好。不知在後當然以否。所以戲樂歸士之情也。鄭以倉庚爲記時言歸士之妻。於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時。而是子往歸嫁。其新孔嘉。謂本初日其新來之時則甚善。不見已三年。今其久矣。不知今日如之何。序其

詩經

卷十五 幽風

十五

自東來歸。未到家之時。言以戲樂之餘。同鄭以仲春爲昏月。月令仲春倉庚鳴。以序云樂男女得以及時。故知作者以倉庚鳴爲嫁娶之候。毛以秋冬爲昏。此義必異於鄭。宜以倉庚爲典。王肅云。倉庚羽翼鮮明。以喻嫁者之盛飾是也。舉其嫁之得禮。明亦及時可知。舍人曰。駁赤白名曰駁。黃白色名曰皇。孫炎引此詩。餘皆不解。駁白之義。案黃白曰皇。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舍人言駁馬名曰馬。非也。孫炎曰。駁赤色也。釋器云。婦人之褄。謂之繡。繡。綵也。孫炎曰。褄。帨巾也。郭璞曰。卽今之香纓也。褄。邪交絡帶繫於體。因名爲褄。綵繫也。此女子既嫁之所著。示繫屬於人。義見禮記。詩云。親結其褄。謂母送女。重結其所繫者。以申解之。說者以褄爲帨巾。失之也。母戒女禮。施衿結帨。士昏禮文。彼注云。帨。佩巾也。不解衿之形象。內則云。婦事舅姑。衿褄。案屨注云。衿。猶結也。婦人有衿。示有繫屬也。然則衿謂褄也。衿先不在身。故言施。施。則先以佩。訖。故結之而已。傳引結帨。證此結褄。則如孫炎之說。亦以繡爲帨巾。其意異於郭也。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褄。皆佩容臭。郭以繡爲香纓。云義見禮記。謂此也。案昏禮言結帨。此言結繡。則繡當是帨。非香纓也。且未冠笄者。佩容臭。又不是示繫屬也。郭言非矣。數從一而至於十。則數之小成。舉九與十。言其多。歲儀也。士昏禮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是成之。申之之事也。引此者。解母必親結之意。

言九又言十者。喻其威儀丁寧之多也。斯干傳曰。婦人質無威儀。此言多威儀者。婦人無男子之禮。揖讓周旋之儀耳。其舉動威儀則多也。

集傳賦而興也。倉庚飛昏姻時也。熠燿鮮明也。黃白曰皇。駢白曰駢。婦人之褱也。母戒女而爲之施衿結帨也。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賦時物以起興。而言東征之歸士。未有室家者。及時而昏姻。既甚美矣。其書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邪。

詩經

卷十五 商風

十七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集傳序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愚謂完謂全師而歸。無死傷之苦。思謂未至而思。有愴恨之懷。至於室家望女。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

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爲如何哉。蓋古之勞詩皆如此。其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之。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十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患也。

朱子曰。東山詩。曲盡人情。方其盛時。則作之於上。東山是也。及其衰世。則作之於下。伯兮是也。

慶源輔氏曰。周公之詩。七月述后稷公劉衣食斯民之事。以告成王。見君人之道也。鴉鵲述己之勤勞。以悟成王。見爲臣之義也。

詩經

卷十五 商風

十七

也。東山述歸士之意。以慰勞之。見用民之宜也。三詩誠足以爲萬世法。非周公其孰能爲之。安成劉氏曰。古之勞詩。如四牡采芣出車。杜杜等篇。皆所以交通上下之情。而爲固結人心之本也。或曰。以周公而誅武庚。猶以千鈞之重。而壓乎鳥卵之上。蔑不破矣。而奚俟乎三年之久也。豐城朱氏曰。文武深仁厚澤。其浸漬於西土者。雖深而漸濡於殷邦者。猶淺。其頑民染於商辛之舊習。未盡變。其賢士懷於先王之遺澤者。未盡泯。一旦改商而爲周。其眷眷思念之意。固未遽釋然也。况又益之以管蔡之流言。在我者有雲之可乘乎。故周公之東征也。衮衣繡裳。舒徐容與於東

山之下。諱詩手友邦之訓誨。惡惡乎。譬民之戒飭。使人心曉。然知逆之不可以犯。順邪之不可以干。正則自然有以翦其羽翼。而拔其枝葉。將不必斧鉞干戚之用。而罪人斯得矣。則周公之於庶民。非以力勝之也。以德化之也。惟其以德服人也。故軍士之從公而東者。雖有別離之苦。而無死亡之患。則周公此舉。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矣。

序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箋惡四國者。惡其流言毀周公也。

疏案金縢流言者。管叔及其羣弟耳。今并言惡四國。流言毀周公者。書傳曰。武王殺紂。

詩經

卷十五 幽風

卷十五

繼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管蔡流言。商奄即叛。是同毀周公。故并言之。地理志云。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則薄姑非奄君之名。而云奄君。薄姑者。彼注云。玄疑薄姑齊地名。非奄君名。是鄭不從也。朱子辨說。此歸士。美周公之辭。非大夫惡四國之詩也。且詩所謂四國。猶言斬伐四國耳。序說以為管蔡。商奄尤無理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

人斯。亦孔之將。

傳隋登曰。斧。斨。民之用也。禮義國家之用也。四國。管蔡商奄也。皇。匡也。將。大也。

箋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又損傷我成王。以此二者為大罪。周公既反攝政。東伐此四國。誅其君罪。正其民人而已。此言周公之哀我人民。其德亦甚大也。

釋文。折。說文云。方鉞斧也。隋徒禾反。何湯果反。孔。形狹而長也。

疏。毛以為有人破我斧。缺我斨。是廢其家。用其人是為大罪。以喻四國之君廢其禮義。

詩經

卷十五 幽風

卷十五

壞其國。用其君。是為大罪。故周公於是東征之。是止誅其四國之君。正是四國之民。至為四國之民。被誘作亂。周公不以為罪。而正之。此周公哀矜於我之民人。其德亦甚大。故美之。傳以四國破毀。禮義。故王肅云。今四國乃盡破其用。故孫毓云。猶甘誓說言毀壞其三正耳。此禮義天子所制。此四國破天子禮義。故云我孫毓云。王者立制。其諸侯受制於天子。故言我傳意。或然。箋以此詩美周公。惡四國。則是惡毀周公耳。故易傳以為破毀周公。損傷成王。孫毓云。周公不失其聖。成王本為賢君。四國叛逆。安能破周公。損傷成王。我斯不然而矣。當管蔡流言之後。商奄叛逆之初。王與周公莫之相信。於時周室迫近危亡。其為毀損。莫此之大。且詩人疾其惡心。故言缺破。豈待殺害。王身然後為損傷也。書序云。

詩經

卷十五 國風

人十

成王既黜殷命，成王既伐淮夷，遂踐奄。皆東征時事。故四國是管蔡商奄，知不數淮夷者，以淮夷是淮水之上東方之夷耳。此言四國謂諸夏之國。書序皆云成王伐之，此言周公東征者，鄭於書序注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後至時復行。然鄭意以為伐時成王在焉，故稱成王。鄭以為周公避居東都，成王迎而反之攝政，然後東征。於時成王已信周公，故可每事一往，毛無避居之義，則東征之時，成王猶有疑心，不親詣周公，而書序言成王者，以周公攝政耳。成王則為王君，統臣功，故言成王。此則專美周公，據論實事，故言周公東征也。釋言云：皇匡正也。傳以皇為匡，又轉為正。此四國之君，據書傳，祿父管叔皆見殺，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止言徒之多少，不知放之何處。

書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薄姑。注云：踐讀曰翦，翦滅也。奄既滅矣，其君佞人不可復，故欲徙之於齊地，使服於大國，是奄君遷於齊也。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言奄君見殺，與序不同，書傳非也。

集傳賦也。隋荃曰：斧方荃曰斨，征伐之用也。

四國，四方之國也。皇匡也。將大也。從軍之

士，以前篇周公勞已之勤，故言此以荅其意。

曰：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

然周公之為此舉，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

詩經

卷十五 國風

人十

正而後已。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然則雖有破斧缺斨之勞，而義有所不得辭矣。夫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以六軍之衆往而征之，使其心一有出於自私，而不在於天下，則撫之雖勤，勞之雖至，而從役之士豈能不怨也哉。今觀此詩，固足以見周公之心大公至正，天下信其無有一毫自愛之私，抑又以見當是之時，雖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為心，而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真可見矣。

董氏曰：齊詩作四國是匡，賈公彥引以為據。慶源輔氏曰：東山之詩，周公能得歸士之心也。破斧之詩，歸士能得周公之心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

人斯，亦孔之嘉。

傳鑿屬曰：斨，吪化也。

箋嘉美也。

釋文

詩云木屬咈五戈反又作訛

集傳

賦也。錡鑿屬咈化嘉善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道。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傳木屬曰錡。道固也。休美也。

箋道。斂也。

釋文

錡音求。徐又音糾。韓詩云鑿屬也。一解云。今之獨頭斧。道在羞反。徐又在齒反。

詩經

卷十五

幽風

八十五

疏道訓爲聚。亦堅固之美。言使四國之民心堅固也。箋以爲之不安。故易之。釋詁云。道斂聚也。彼道作聚音義同。是道得爲斂言。四國之民於是斂聚不流散也。

集傳賦也。錡木屬。道斂而固之也。休美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集傳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啟商以叛。周公之爲相也。則誅之。迹雖不同。其道則一也。蓋象之禍及於舜而已。故舜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

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周公誅之。非

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

私之哉。

北溪陳氏曰。周公誅管蔡。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自私恩言之。則其情終有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李堯卿問。是時可調護莫殺否。朱子曰。他已叛只得殺。如何調護得。蔡叔霍叔性較慢。罪較輕。所以只囚于郭鄰。降于庶人。豐城朱氏曰。其匡四國。卽所以哀我人。匡四國者。以其功言也。哀我人者。以其心言也。

詩經

卷十五

幽風

八十四

序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箋成王旣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

疑於王迎之禮。是以刺之。

疏毛以爲周公攝政東征。四國旣定。仍在東土。已作鳴鵲之後。未得雷風之前。羣臣皆知周公有成。就周道之志。而成王猶未知之。

鄭以爲周公遷居東都。三年之秋。得雷風之後。成金縢之前。王意稍悟。欲迎周公。而朝廷大夫猶有不知周公之志。箋以論語云。其在朝廷。祭義言孝悌達於朝廷。皆斥若朝謂之朝廷。則知此言朝廷。亦是成王之朝。所

刺必有其人。毛氏雖不注序，推賜與之傳，必無避居之事。周公初即位，攝政，羣臣無有不知。必不得同鄭刺羣臣也。狼跋序云：近則王不知。王肅云：朝廷斥成王，孫毓云：疑周公者，成王也。明周公者，羣臣也。書曰：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二公下至百執事，皆明周公如此復誰刺乎？且夫朝廷人若所專，未有稱羣臣為朝廷者。漢魏稱人主或云：家或言朝廷，皆今同也。易以不言刺成王，刺成王當在雅。此詩主美周公，故在豳風。是以畧言刺朝廷，傳意或然。雖刺成王與義異，其所刺者亦在作賜與之後，得雷風之前，何則？作賜與之時，周公親自喻王，王猶不悟。大夫故應刺之，若得雷風之後，王意已漸開悟，又追作此詩以刺王，不知毛意然否。

詩經

卷十五

豳風

八十五

新安胡氏曰：序云美周公，猶未甚失，而所謂刺朝廷之不知，已是詩中所無之意。解者又推求不知二字，謂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豈非所謂傳之愈失其真也哉？朱子非之當矣。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傳：柯，斧柄也。禮義者，亦治國之柄。媒，所以用禮也。治國不能用禮，則不安。

箋：克，能也。伐柯之道，唯斧乃能之。此以類求其類也。以喻成王欲迎周公，當使賢者先往。媒者，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以喻王。

欲迎周公，當先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又先往。

疏：毛以為言欲伐柯以爲家用，當如何乎？非如乎？非周公則不能，又言取妻如之何？非媒則不得，以興治國如之何？非禮則不安。刺王不知周公而不任之也。考工記：車人云：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一爲之首。注云：首六寸，謂門頭斧也。柯其柄也。是斧柄大小之度，人執斧能伐柯，既伐得柯，人又執柯以營家用，喻周公能得禮，既得禮，周公又執禮以治國。王肅云：能執治國家之斧柄，其唯周公乎？是喻周公能執禮也。箋以下云：我觀之子，謂得見周公，則二

詩經

卷十五

豳風

八十五

章皆勸迎周公之事，故易傳言以類求其類。喻使賢者先往也。孫毓云：周公之恩，歸忠成王之未悟耳。王出郊而天雨反風，禾則盡起，精誠感天，而況於人乎？何須賢者之先往也？周公至聖，見能未形，非如譬蔽，尚相阻疑。何須問人，重相曉喻乎？鄭爲此說者，以爲此詩之作，在雷風之後，王實未迎周公，致使朝臣尚惑，假言迎意，刺彼未知。言王以周公之聖，欲其速反，尚使賢者先行，令人傳通其意，說周公宜還，見疑者可刺耳。非謂周公有疑，須相曉喻也。

集傳比也。柯，斧柄也。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也。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

欲見周公之難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觀之子遵豆有踐

傳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交乎上不遠求也踐行列貌

箋則法也伐柯者必用柯其大小長短近取法於柯所謂不遠求也王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以知之觀見也之子是子斥周公也王欲迎周公當以饗燕之饌行至

詩經

卷十五 幽風

十七

則歡樂以說之

疏毛以為執柯以伐柯比而視之舊柯短則以其短舊柯長則如其長其法不在遠也上其道亦不遠也言有禮君子恕以治國近取諸已不須遠求能迎是者唯周公耳我若得見是子周公觀其以禮治國則復遵禮器有踐然行列而次序矣禮事弘多不可備舉言其遵豆有踐見禮法大行也鄭以為伐柯伐柯者其法則不遠舊柯足以法之以喻王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以知之言衆人之心皆知公須還也我王欲見是子周公當以饗燕之饌遵豆有踐然行列以待之言王宜厚待周公刺彼不知者也以遵豆之器必行列陳之故以踐為行行列貌毛

以為任用有禮之人則得禮事言遵豆有踐謂見其行禮也故王肅云我所見之子能以禮治國踐行列之貌遵豆行禮之物也傳意或然

集傳比也則法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其妻而言也遵竹豆也豆木豆也踐行列之貌言伐柯而有斧則不過即此舊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娶妻而有媒則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同牢之禮矣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易深喜之之辭也

詩經

卷十五 幽風

十八

伐柯二章章四句

序九賦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疏此序與伐柯盡同則毛亦以為刺成王也成王既攝政而東征至三年罪人盡得但王惑於流言不悅周公所為周公且止東方以待王召成王未悟不欲迎之故周大夫作此詩以刺王經四章皆言周公不宜在東是刺王之事鄭以為周公避居東都三年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有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志者及致金賂之書成王親迎周公反而居攝周大夫乃作此詩美周公追刺往前朝廷羣臣之不知也此詩當作在歸攝政之後首章言周公不宜居東王當以衮衣禮迎之是未迎時

事也。二章三章陳往迎周公之時告曉東人之辭。卒章陳東都之人欲留周公。是公反後之事。既反之後。朝廷無容不知。序云美周公者。則四章皆是也。其言刺不知者。唯首章耳。朱子辨說二詩。來人喜周公之至而願其留之。詞序說皆非。

九罭之魚。鱣魴。我觀之子。袞衣繡裳。

朱子曰。寬裕溫柔。詩教也。若如今人說九罭之詩。乃責其君之詞。何處討寬裕溫柔之意。傳興也。九罭。縷罭。小魚之網也。鱣魴。大魚也。所以見周公也。袞衣。卷龍也。

箋設九罭之罭。乃後得鱣魴之魚。言取物各

詩經

卷十五

風

小九

有器也。興者喻王欲迎周公之來。當有其禮。

王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

釋文。鱣。才損反。沈又音模。縷。字又作總。袞。六見之第二者也。畫為九章。天子畫升龍。

於衣上。公但畫降龍。字或作卷。音同。

疏。毛以為鱣魴是大魚。處九罭之小網。非其宜。以興周公是聖人。處東方之小邑。亦非其宜。王何以不早迎之乎。我成王若見是子。

周公當以袞衣繡裳往見之。鄭以為設九罭之網。得鱣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其器。以喻用尊重之大禮。迎周公之大人。是擬人各有其倫。尊重之禮。正謂上公之服。王若見是子。周公當以袞衣繡裳往迎之。公釋器云。縷罭。

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孫炎曰。九罭。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郭璞曰。縷。今之百囊網也。釋魚有鱣魴。樊光引此詩。郭璞曰。鱣似鯉。子赤眼者。江東人呼魴魚為鱣。陸機注云。鱣似鯉。而鱣細於鯉。赤眼。然則百囊之網。非小網。以其縷細。網目能得小魚。不謂網身小也。陸今鱣魴。非是大魚。言大魚者。以其雖非九罭。密網此魚。亦將不漏。故言大耳。非大於餘魚也。王肅云。以興下土小國。不宜久留聖人。傳意或然。箋解網與魚大小。無於傳。但不取大小為喻耳。以下句袞衣繡裳是禮之上服。知此句當喻以禮往迎。故易傳以取物各其其器。喻迎周公當有禮。

集傳興也。九罭。九囊之網也。鱣似鯉而細。

詩經

卷十五

風

小

眼赤魴已見上。皆魚之美者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周公也。袞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

山。三曰華蟲。雉也。四曰火。五曰宗彘。虎。雉。壘音三也。皆績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

九曰黻。皆繡於裳。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袞也。此亦

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而言九罭之網。則有鱣魴之魚矣。我遊之子。則見其袞衣。

繡裳之服矣。

埤雅曰：鱖魚圓，鱖魚方，鱖好獨行，制字從鱖，殆以此也。

爾雅翼曰：鱖魚目中赤色，一道橫貫瞳，魚之美者。

九峯蔡氏曰：龍取其變也，山取其鎮也，華蟲取其文也，火取其明也，宗彝取其孝也，藻水取其潔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龍若斧形，取其斷也，蔽雨已相戾，取其辨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傳：鴻不宜循渚也。周公未得禮也，再宿曰信。

箋：鴻，大鳥也，不宜與鳧鷖之屬飛而循渚。以

詩經

卷十五 商風

九十一

喻周公。今與凡人處東都之邑，失其所也。信，

誠也。時東周之人欲公留不去，故曉之云：公

西歸而無所居，則可就女誠處。是東都也。今

公當復其位，不得留也。

釋文

鷖又作鷖

疏：毛以鴻者大鳥飛而循渚，非其宜。以喻周

之平，又告東方之人云：我思公未得王迎之

禮歸，則無其住所，故於汝東方信宿而處耳。終不久留於此，告東方之人云：公不久留，則王不早迎。鄭以爲鴻者大鳥，不宜與鳧鷖

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公聖人不宜與凡人

之輩共處東都，及成王既悟，親迎周公而東

都之人欲周公即留於此，故曉之曰：公西歸，

若無所居，則可於汝之所誠處耳。今公歸則

復位，汝不得留之。美周公所在見愛，知東人

願留之。毛無避居之美，則是東人四國之

後，留任於東方，不知其任所也。王肅云：以其

周公大聖有定命之功，不宜久處下土而不

見禮迎，箋爲喻亦同。但以爲辟居處東，故云

與凡人耳。公未有所歸之時，故於汝信處

處汝下國。周公居東歷年，而曰信者，言聖人

不宜失其所也。再宿於外，猶以爲外，故以近

辭言之也。箋以卒章言無以公西歸，是東

人留之能，故知此是告曉之辭，易傳以信爲

誠，言公西歸而無所居，則誠處是東都也。

集傳：興也。遵，循也。渚，小洲也。女，東人自相女

也。再宿曰信。東人聞成王將迎周公，又自

相謂而言：鴻飛則遵渚矣。公歸豈無所乎？今

特於女信處而已。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傳：陸，非鴻所宜止宿，猶處也。

疏：箋以爲避居，則不復當謂不得復位。毛以

此章東征，則周公攝位久矣，不得以不復

詩經

卷十五 商風

九十二

朱子曰：此章飛歸字是句，

腰亦用韻。詩中亦有此體。

位爲言也。當訓復爲反。王肅云。未得所以反之道。傳意或然。

集傳興也。高平曰。陸不復言將留相王室而不復來東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傳無與公歸之道也。

箋是以東都也。東都之人欲周公留之爲君。

故云是以有袞衣。謂成王所齋來袞衣。願其

封周公于此。以袞衣命留之。無以公西歸。周

詩經

卷十五 國風

卷十五

公西歸。西歸而東都之人悲。思德之愛至深

也。

疏毛以爲首章言王見周公。當以袞衣見之。

此章言王有袞衣而不迎周公。故大夫刺

之言。王意不悟。故云無以歸道。又言王當早

迎周公。無使我羣臣念周公而心悲兮。鄭

以爲此是東都之人欲留周公之辭。言王是

以有此袞衣兮。王令齋來。願即封周公於此。

無以我公西歸兮。若以公歸。我則思之。王無

使我思公而心悲兮。王肅云。公久不歸。則

我心悲。是大夫作者言已悲也。此經直言心

悲。本或心下有西衍字。與東

山相涉而誤耳。定本無西字。

集傳賦也。承上二章言周公信處信宿於此。

是以東方有此服袞衣之人。又願其且留於

此。無遽迎公以歸。歸則將不復來而使我心

悲也。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安成劉氏曰。周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

蓋用赤色皮爲弁。與衣而素裳白舄。今東

人所見者。乃公之冕服。則此詩其作於

序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

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箋不失其聖者。聞流言不惑。王不知不怨。終

立其志成。周之王功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又

爲之大師。終始無愆。聖德著焉。

釋文。狼跋者。郎跋名也。跋音卜。未反。又蒲未

疏。毛以爲周公攝政之時。其遠則四國流言。

誅除四國。成就周道。使天下太平。而聖著明。

故周大夫作此詩。鄭以周公將攝政時。遠

則四國流言。而周公不惑。不息攝政之心。近

則成王不知。而周公不怨。不生忿懣之意。卒

得成就周道是進有難也。及致政成王之後，欲老而自退，成王又留爲大師，令輔弼左右，是退有難也。而聖德著明，終無愆過。

狼跋其胡載壹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傳興也。跋，躑躅也。壹，踰也。老狼有胡，進則躑躅其胡，退則踰其尾，進退兩難，然而不失其猛。公孫碩膚，成王也。商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赤舄，人君之盛履也。几几，綯貌。

箋興者，喻周公進則躑躅其胡，猶始欲攝政，四

詩經

卷十五 邶風

五

國流言，辟之而居東都也。退則踰其尾，謂後復成王之位而老。成王又留之，其如是。聖德無玷缺。公，周公也。孫讀如公孫于齊之孫。孫之言遜遁也。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復成王之位，遜遁辟此成功之大美。欲老，成王又留之以爲大師，赤舄几几然。

疏

毛以爲所以進退有難，而攝此政者，欲待公孫成王長大，有美大之德，能復赤舄几几然盛服以行禮，然後授之故也。鄭以爲周公既致太平，乃遜遁避此成功之大美，復

詩經

卷一 五 邶風

九

留在王朝，爲太師之官，履其赤舄，其舄之飾，几几然，美其聖德，故說其衣服也。李巡曰：跋，前行曰跋，踰，踰也。然則跋與踰皆是顛倒之類，以跋爲踰者，謂跋其胡而顛倒耳。老狼有胡，謂顛倒胡，進則踰其胡，謂踰胡而前倒也。退則踰其尾，謂卻顛而倒於尾上也。傳以雅稱魯孫，皆是成王，以其是商公之孫也。天官屨人掌王之服屨，爲赤舄黑舄。注云：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然則赤舄是舄之最上。故云人君之盛履也。屨，人注云：服屨者，着服各有屨也。復下曰舄，單下曰屨。古之人言屨以通於複，今世言屨以通於單，俗易語反，然則屨舄對文有異，故則相通，故傳以屨言之。士冠禮云：玄纁黑屨，青紵純純，爵弁纁黑紵純純，博寸，注云：紵之言拘，以爲行戒狀，如刃，衣鼻在屨頭，紵，縫中紉也。屨，順裳色，爵弁之屨，以黑爲飾，爵弁尊，其屨飾以績，次云几几，紵貌，謂舄頭飾之貌，以爵弁祭服之尊飾之，如績次屨色，纁而紵用黑，則冕服之舄，必如績次舄色，赤則紵赤黑也。王肅云：言周公所以遜退有難者，以俟王之長大，有美大之德，能服盛服以行禮也。箋以上言公歸，皆謂周公，故以此公爲周公。古之遜字，借孫爲之。春秋昭二十五年，經言公孫於齊，春秋之例，內諱奔，謂之遜，言昭公遜遁而去位，此周公亦遜遁去位，故讀如彼文。孫炎曰：遁，逃去也。周公攝政七年，遜遁避成功之大美，尚書洛誥有其事，書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真是成王留之爲大師也。上公九命，得服衮冕，故履赤舄，孫毓云：詩書

名例未有稱天子爲公孫者。成王之去幽公又已遠矣。又此篇美周公。不美成王。何言成王之大美乎。

集傳興也。跋躡也。胡領下懸肉也。載則蹇。蹇也。老狼有胡。進而蹇其胡。則退而貽其尾。公。周公也。孫讓碩大。膚美也。赤舄。冕服之舄也。几几。安重貌。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言狼跋其胡。則蹇其尾矣。公遭流言之變。而其安肆自得。乃如此。

詩經

卷十五

幽風

卷七

蓋其道隆德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夫公之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爲此非四國之所爲。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讓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矣。

鄭氏曰。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舄。則諸侯與王同。履下曰。舄。履下曰。屨。又曰。几。人所憑以爲安。故几几安也。

廬陵李氏曰。天子諸侯冕服用舄。他服用屨。華谷嚴氏曰。凡人處利害之變。則舉趾不安。其常懼者。或至於喪履。喜者或至於折屨。詩人以赤舄几几。見周公之聖。其善觀聖人矣。問集傳謂詩人以爲非四國所爲。乃公自讓其美。詩之意同。護委曲。却大傷巧。朱子曰。自是作詩之體當如此。如春秋公孫于齊。不成說。昭公出奔。自是體當如此。魯昭公分明爲季氏所逐。春秋却書孫齊。如其自出云爾。安成劉氏曰。集傳所謂四國。蓋指管蔡商奄。與破斧詩所言四國。又不同也。

狼跋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傳瑕。過也。

詩經

卷十五

幽風

卷八

不瑕。言不可瑕疵也。集傳興也。德音。猶令聞也。瑕。疵病也。程子曰。周公之處已也。變變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集傳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

也。惟其可以畜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孔子厄於陳蔡。而不以爲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烏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

詩經

卷十五

卷十五

幽風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集傳程元問於文中子曰。敢問幽風何風也。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卒能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幽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

詩經

卷十五

卷十五

能之。故係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唯周公乎。係之幽遠矣哉。簫章歛幽詩。以逆暑迎寒。已見於七月之篇矣。又曰祈年于田祖。則歛幽雅以樂田畯。祭蜡則歛幽頌以息老物。則考之於詩。未見其篇章之所在。故鄭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其道情思者爲風。正禮節者爲雅。樂成功者爲頌。然一篇之詩首尾相應。乃剽取其一節。而偏用之。恐無此理。故王氏不取。而但謂本有是詩而亡之。其說近是。或者又疑但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或以爲風。或以爲雅。或以爲頌。則於理爲通。而事亦可行。如又不然。則雅頌之中。凡爲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幽號。其說具於大田良耜諸篇。讀者擇焉可也。

華陽范氏曰邠居風雅之間何也風之所爲終而雅之所爲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邠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成者也

詩經

卷十五 商風

一百一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十五終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十六

小雅大雅譜

漢鄭玄著

明 後學張溥

纂

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于大王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爲天下所歸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于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以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又大雅生民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

詩經

卷十六 雅

一

小雅十六篇為正經其用於祭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于鄰國之君與天子于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著略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于文王之詩曰閔之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為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也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配甚焉既移文改其目

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

疏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宣幽六王皆居在鎬豐之地故曰豐鎬之時詩也文王有聲云作邑於豐是文王居豐也又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是武王居鎬也太史公曰成王卜居洛邑定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外傳曰杜伯射宣王於鎬魚藻序云王居鎬京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也世本云懿王徙於大丘地里志云京兆槐里縣周曰大丘懿王都之京兆郡故長安縣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大丘與鎬相近有離宮在焉懿王豐居之非遷都也鄭言周室居豐鎬者以國風皆題諸國之名知其國土所在雅亦須顯其號并知天子所居之處也采薇出車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則文王時未稱王也則二雅各有未稱王時作者未稱王時則在岐周矣而繫之豐者以其為雅詩者即述天子之政文王居豐乃稱王縱使在岐周時作亦繫之於豐也厲王流于鎬王爵仍存鎬京尚在故亦總云豐鎬焉雅題不曰周者以雅與國風絕殊又無異代相涉故不言周也案周本紀云公劉后稷之曾孫大王公劉九世之孫后稷在唐虞之時公劉當夏大康之時此至大王王季歷夏商之世漢書律歷志云夏凡四百四十年殷凡六百二十九年則餘一千矣故曰歷千載越異代也自文王至文王有聲凡十篇文王大明綿棧模思齊皇矣靈臺七篇序皆云文王早麓一篇居中從可知凡八篇文王大雅也下武文王有

聲二篇序皆言武王則武王大雅也以文
武道同故鄭連言之雅有大小二體而體
亦由事而定故文王以受命為盛大雅以
盛為王故其篇先盛隆文王言受命作周
大明言天復命武王是盛隆之事故以文
王為首大明次之也文王所以得受天命
由祖考之業故又次綿也言文王之興本
由太王也文王既因祖業得四臣之力即
是能官其人故次棧模也既言任臣之力
又述受祖之美故次旱麓也旱麓直論樂
易於民施化而已非盛事故在棧模之下
既言受祖之業又述其母之賢而得成爲
聖故次思齊也文王既聖世脩其德天使
之代殷故次皇矣既聖能代殷德及鳥獸
故次靈臺綿與早麓皇矣皆述大王王季
之德是上述祖考者鄭以文王據受命盛

隆逆而本之於祖父取編篇之意故其餘
不盡論也其武王之詩下武序云繼文也
明以上文王事下武則武王繼之既能繼
其伐功故次文王有聲序云繼伐也言文
王之詩而經陳武王之事文王之聲武王
之詩而經陳文王之事其勢正同而詩至相
反者由作者之意殊也文王經云王之
臣無念爾祖以戒成王也大明云篤生武
王言武王之謚則二篇成王時作也綿云
文王顯厥生思齊云文王之母皇矣云帝
謂文王三篇皆言文王之謚則皆文王崩
後作之棧模云濟濟辟王靈臺云王在靈
沼皆言王則稱王之後作也唯旱麓不言
謚又不言王或未稱王之前作也但經無
謚者或當其生存之時或在其崩後不可

定也下武不言武王之謚成王時作文王
有聲云武王烝哉言其謚則其崩後作也
采薇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
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歌采薇以
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勸歸則采薇等
篇皆文王之詩天保以上自然是文王詩
也魚麗序文武並言則魚麗武王詩也鹿
鳴至天保六篇言燕勞羣臣朋友是文事
也采薇三篇言命將出征皆是武事故魚
麗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
治外既以治內為先君為元首臣為股肱
君能懇誠以樂下臣能盡忠以事上此為
政之尤急故以鹿鳴燕羣臣嘉賓之事為
首也羣臣在國則燕之使還則勞之使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使臣還則若勞之去
當送之故次皇皇者華言遣使臣也使臣

之聘出即遣之反乃勞之則遣先勞後矣
此所以先勞後遣者人之勞役苦於上而
不知則已勞而怨有勞而見知則雖勞而
不怨其事重故先之也且使臣往反固非
其欲四牡所勞不必是皇皇者華所遣之
使二篇之作又不必一人故以輕重為先
後也君臣既洽鄰國又睦乃可以和睦宗
族故次常棣燕兄弟也兄弟既和又及朋
友故次伐木燕朋友故舊也君既能燕勞
臣下臣亦歸美以報之故次天保言下報
上也內事既治則當命將征伐以禦戎狄
之患故次采芣遺戍役遣則欲其同心遣
則別其貴賤先出車以勞將率後杖杜以
勞還役也文王之詩既終可王之事繼之
以文王治內外有成功故武王因之得萬
物盛多所以次魚麗也萬物既多人得養

詩經

卷十六雅

六

其父母故次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孝子非徒能養其親身又清潔故次白華言孝子之潔白也萬物盛多人民能孝則致時和年豐故次華黍歲豐宜黍稷也思齊說文王之教先兄弟後家邦此詩之次先羣臣後兄弟者彼說施法之事先齊其家後化於外自近及遠之義此即為國之政固當先國事後族人故使燕羣臣在先也又鹿鳴等三篇皆燕勞臣子為政之大務後世常歌之故鄉飲酒燕禮皆歌此三篇四牡傳曰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於紂故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是其事重可法故樂常歌之推此則樂歌周南召南及大雅皆歌其首三篇書傳多云升歌清廟二雅重為常歌故以為諸篇之首也此文王受小雅其事多在稱王之前案書傳文王受命四年伐昆夷采薇為伐昆夷而作事經曰春日遲遲薄言還歸在受命五年而反也則采薇三篇事在稱王前矣鹿鳴燕羣臣嘉賓嘉賓之文亦有都國之聘客也明亦未稱王也四牡云周道倭遲傳曰岐周之道尚在岐周未遷亦是未稱王也皇者華君遣使臣是聘問鄰國也若稱王之後與諸侯禮異不得為鄰國相聘之法則亦未稱王也此三篇之事或在采薇之前其作之時節次第不可得而知也稱王之前作亦可矣代木云陳具八簋為天子制天保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追王改祭之禮定是稱王之後無文王之謚或當時即作或崩後為之未可定也檢文武大雅經每言文武之謚多在武王成王時作也

詩經

卷十六雅

七

小雅唯有稱王後事魯無言其謚者又所論多稱王以前之事知不先作為小雅後作為大雅者以六詩之作各有其體詠由歌政而興體亦因政而異王政有巨細詩有大小不在其作之先後也此篇尚不以作之先後為大况小大反以作之先後為異乎且就檢其事亦不然矣緜有伐昆夷之事而在大雅采薇亦伐昆夷之事而在小雅緜云虞芮質厥成事在稱王之初天保云禴祠烝嘗事在稱王之後天保在小雅緜在大雅明不以作之先後分屬二雅可知也但作者各有所擬述大政為大雅之體述小政為小雅之體以政與名以體定體既不同雅有大小太師審其所述察其異體然後分而別之自王澤竭而詩息暴秦起而樂亡去聖久遠無所傳授雖鬻髯其大校不可以言宣也詩次先小雅此鄭先論大雅者詩見事漸故先小後大鄭以大雅述盛隆之事故先言焉由祖考積基之美致令受命而王今大雅先陳受命後述祖考從下而上是逆也為政之法當以近及遠今小雅先內後外是順也二雅逆順雖異其致一也皆要在於極盡先祖賢聖之情著明天道符命之助而已矣公劉大王王季是賢也即緜與早麓等詩是也文王武王聖也即述文武詩是也天道助者即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屬是也知大雅自生民者以生民序云文武之功定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明是文武後人見文武功之所起故推以配天也文武祀以後唯周公成王耳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故知生民為周公成王

詩經

卷十六 雅

八

之詩生民既然而至卷阿皆是可知知小雅之
自南有嘉魚者以六月序廣陳小雅之序
自華黍以上皆言缺由庚以下不言缺明
其詩異主也魚麗之序云文武華黍言與
上同明以上武王詩由庚以下周公成王
詩也南有嘉魚云太平蓼蕭云澤及四海
語其時事為周公成王明矣序者蓋亦以
其事著明故不言其號端焉由庚既為周
公成王之詩則南有嘉魚至菁菁者莪從
可知也以周公攝王事政統於成王故並
舉之也由庚在嘉魚前矣不云自由庚者
據見在而言之鄭所以不數亡者以毛公
下由庚以就崇丘若言自由庚則不包南
有嘉魚故不得言也既不得自由庚為成
王詩首則華黍不得為武王詩末故上說
文武之詩不言至華黍也其此篇如此大

者大雅之次以後稷祖考之先文武功之
所起人本於祖故生民為先言尊祖也既
後稷有功世篤忠厚故次行葦言忠厚也
既忠厚化以及物令天下醉飽故次既
醉言太平也既得太平又能久持不失故
次鳧鷖言能持盈守成也鳧鷖上言祭神
無持盈之事而序以承太平之後因言太
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則神祇祀考安樂
之矣是傳會其事以為篇次之意也推此
明其餘皆有次比之義既能持盈不失事
可嘉美故次假樂嘉成王也既嘉之又恐
其怠慢故次劉沔卷阿成王也召公
以成王初蒞政恐不留意於治民之事故
先言公劉厚於民以戒之既戒以民事欲
其忠信故次沔也詩人之作自有次第故其
輔故次卷阿也詩人之作自有次第故其

詩經

卷十六 雅

九

卒章曰矢詩不多維以遂歌是也小雅之
次以承文武政平之後繼作之君調陰陽
育萬物由庚萬物得由其道南有嘉魚樂
與賢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南山有
臺樂得賢者由儀萬物之所生各得其宜
此五篇樂與萬物得所更相互見明得賢
所以養物也既萬物得所又能周及海外
故次蓼蕭也言萬物得所四海蒙澤天下
無事可以飲燕諸侯褒賜有功故次湛露
彤弓也既見因饗燕而賜之故先燕後賜
也既有功蒙賞唯才是用為天下之所歌
樂故次菁菁者莪也其次如此其作之時
節則難明也生民云推後稷配天是周公
制禮之時則攝政六年後作也行葦云魯
孫維王周公攝政之時成王為孺子養老
之事周公所為行葦言成王為主則在即

政之後也既醉告太平鳧鷖守成周公攝
政三年則致太平既已太平則有歲功可
守作必在攝政三年之後不可定指其時
也似樂嘉成王有顯顯令德官人安民則
亦即位之後矣公劉沔卷阿同是召公
之戒公劉云成王將蒞政則歌在行葦假
樂之前也既醉鳧鷖指論太平守成亦不
廢在生民之前也大雅之作既有先後則
小雅亦當然也小雅之中皆無成王之言
又無即政之事其作多在攝政之時不可
定其年月也襄二十九年左傳為吳季札
歌小雅服虔云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
武脩小政定大亂致太平樂且有儀是為
正小雅皇甫謐亦云詩人歌武王之德今
小雅自魚麗至菁菁者莪七篇是也則服
虔與皇甫謐以小雅無成王之詩也左傳

又曰爲之歌大雅服虔云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是驚是爲正大雅則服虔又以生民行葦既醉鳧鷖爲武王詩也案武王伐紂未幾而崩不得有天下太平澤及四海之事黎蕭既醉之輩皆言王之詩六月之序何當廢缺異文也生民推后稷配天行葦魯孫維主書傳配天皆謂周公之詩魯孫皆斥成王不得爲武王詩矣華黍由庚本相連比毛氏分序致其篇端使華黍就上由庚退下則毛意亦以由庚以下爲成王之詩也不然亡詩六篇自可聚在一處何須分之也服虔之誤連詩之文先毛之旨故鄭所以不然也周國之興譬如爲室文王始造其基武王其棟榑周公內而架之乃成爲室猶言文

雅爲天子之樂矣且鄉飲酒鄉大夫賓賢能之禮也言賓用獻禮是平等之事台已樂而上歌小雅爲用諸侯樂然則諸侯以小雅爲已樂而穆叔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歌則兩君亦敬明歌大雅爲用天子樂矣鄉射之禮云乃合樂周南召南等注云不歌不笙不間志在射略於樂不略合樂者風鄉樂也明亦諸侯之正樂也其經曰乃歌鹿鳴三終乃下管新宮三終亦不笙不間又不言合明亦略樂不略其正是小雅爲諸侯之樂矣大雅爲天子之樂可知小雅爲天子之政所以諸侯得用之者以詩本緣政而作臣無慶賞咸刑之政故不得有詩而詩爲樂章善惡所以爲勸戒尤美者可以爲典法故雖無詩者今得進而用之

及之故不敢拜。今伶蕭詠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既使臣。敢不拜。既拜。夏頌之族。類頌下。唯有大雅。故知於諸侯。歌文王已。傳文又言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是諸侯於。鄰國之君。亦歌文王。與天子於諸侯同也。鄉飲酒。燕禮。合樂。皆降於升歌。歌鹿鳴。合。當合文王也。傳言金奏。肆夏。此云歌者。凡。樂之初作。皆擊金奏之。春官鐘師以鐘鼓。奏九夏。論語云。始作。翁如也。鄭云。始作。謂。金奏。晉為穆叔。發初歌。肆夏。故云金奏也。左傳曰。歌鐘二肆。是歌必以金奏之。文王。鹿鳴。亦金奏。肆夏。亦工歌。互言之也。此歌。在堂上。故郊特牲曰。歌者在上。賁人聲也。其合樂。則在堂下。故儀禮注云。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明在堂下。衆聲也。由在堂。

元侯可知也。其元侯於大國。小國亦當與。諸侯於鄰國同也。燕禮者。燕其羣。臣及聘問之賓之禮也。燕禮者。燕其羣。樂也。天子以大雅取燕。其臣及聘問之賓。歌小雅。合鄉樂。是皆為下就也。則天子於。諸侯合鹿鳴。亦在下就之中矣。其實饗中。以兼下就。合鹿鳴。是也。儀禮注云。頌為天。子之樂。而謂饗元侯為天子。上取者。詩為。樂。王音盡用之。但鄭從鄉樂。以上差之。使。大雅為天子之樂。故以四夏為上。取不可。以已所得用。則為已樂也。何者。元侯相饗。歌頌與天子於元侯同。諸侯相與天子。於諸侯同。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文與。天子燕羣臣及聘問之賓。同。則風雅頌皆。為諸侯所用矣。豈得皆謂之為諸侯之樂。乎。儀禮之注。以風為鄉樂。小雅為諸侯之。雅而大雅之後。仍有頌在。故言大雅頌為。天子之樂。欲明雅頌並為樂章。所以與此。異也。天子諸侯皆有上取。下就。自由尊用。之差。而以饗燕為別者。以穆叔曰。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禮記曰。大饗有四。為兩君。相見之禮。儀禮燕禮。是諸侯燕羣臣賓客。之禮。因此成文。故天子諸侯於國君皆云。饗於臣皆云燕。其實國君與臣饗燕皆有。何者。周禮掌客。職曰。上公三饗。三燕。是天。子於諸侯饗燕俱有也。鹿鳴。天子小雅。而。序曰。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箋云。飲之。而有幣酬。即饗所用。是天子於羣臣饗燕。皆有其也。左傳曰。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饗之。又曰。晉十文伯如周。王與文伯燕。是。天子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也。秋官司儀。職曰。凡諸公相為賓。致饗食。左傳曰。公與。

詩經

晉侯燕於河上，是諸侯相於饗燕俱有也。左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聘禮曰：公於賓而饗一燕，是諸侯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也。左傳曰：季子文如宋，致女復命，公饗之。燕禮：燕已之臣，是諸侯自於羣臣饗燕俱有也。則其用樂也，由尊卑為差，不由饗燕為異。此饗燕之文互見耳。則饗燕用樂同也。且燕禮：燕都國聘問之賓，歌鹿鳴。晉侯饗穆叔，歌鹿鳴之三，三升，是其用樂同文也。故儀禮注引穆叔之辭乃云：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所言用樂與此饗同。是天子諸侯於國君饗燕，同樂之事也。鄉飲酒燕禮並注云：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彼以燕禮諸侯之禮，鄉飲酒大夫之禮，工歌鹿鳴合鄉樂，故鄭解其尊卑不同，用樂得同之意。其實不由饗燕有輕重也。此用樂之差，謂升歌合樂為例，其舞則燕禮云：若舞則酌是諸侯於臣得用頌與此異也。又郊特牲曰：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注云：借諸侯明諸侯得奏肆夏，故郊特牲又曰：賓入門而奏肆夏，不易以敬。注云：賓朝聘者也。又大射燕禮納賓皆云：及庭奏肆夏。及周禮注杜子春云：賓來奏納夏之等，皆謂賓始入及庭，未行禮之時，與升歌合樂別也。饗燕用樂皆推禮傳而知，事不詳悉，是其著明質略，其大較見在於書籍也。其餘笙間管舞之詩，無以言焉。故儀禮注天子約諸侯於國君燕用樂之下云：其笙間之篇未詳聞是也。案鄉飲酒及燕禮升歌

卷十六

十

詩經

小雅其笙間之篇亦小雅，則此笙間之篇宜與所用升歌同，而云未詳聞者，以其難知。同在小雅大雅，仍不知是何篇也。勞六月之後，其詩皆王道衰乃作，非制禮所用，故謂之變雅也。其詩兼有美刺，皆當其時善者美之，惡者刺之，故云美惡各以其時也。又以正詩錄善事，所以垂法後代，變既美惡不純，亦兼采之者為善，則顯之令自強不息，為惡則刺之，使懲惡而不為，亦足以勸戒。是正經之次故錄之也。其中則有厲宣幽王之詩，皆當王號謚自顯，唯厲王小雅謚號不明，故鄭於下別論之。如是則大雅民勞至桑柔五篇序皆云：厲王通小雅十月之交，而無正小雅小宛四篇皆厲王時詩也。又大雅雲漢至常武六篇，小雅自六月畫無羊十四篇序皆當宣王。王則宣王詩也。又大雅瞻卬召旻二篇序言幽王，小雅自節南山下畫何草不黃去十月之交等四篇，餘四十篇，唯何人斯大東無將大車小雅明都人士，縣蠻六篇，不言幽王，在幽王詩中，皆幽王詩也。本紀曰：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使用事焉。王行暴虐，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三十四年，王益嚴虐，國人不敢言，道路以目。王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又諫不聽。於是國人不敢出言，三年，乃相與叛，襲厲王，厲王出奔于燕。厲王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崩于燕，如遷此言，厲王殯惡有漸，三十年而甚，三十四年益虐，又三年而出奔，三十七年乃流徙也。故曰善人

卷十六

十五

詩經

卷十六

十六

載尸箋云厲王虐而弭謗蕩筭云厲王弭謗穆公不敢斥言王之惡則流筭前事桑柔芮良夫所作也云貪人敗類則與所諫云榮夷公專利事同三十年後事而無正云周宗既滅靡所止戾則是流筭之後此其可證者也楚語云衛武公九十五矣作懿以自警韋昭云懿今抑諫則作在平王之時然儉抑詩經皆指刺王莊莊仍宋失政又言哲人之思亦維斯臬則其事在流筭之前弭謗時也韋昭之言未必可信也民勞召穆公諫王令息京師之民十月之交言后黨專權有權可專有民可役則事在流筭前也小旻戒王無淪胥以敗小宛海王無黍爾所生皆教王為善以導民其事亦在流筭前矣則厲王小雅兩無正一篇事在大雅之後其餘不可詳矣厲王太

詩經

卷十六

十六

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歸宗周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於羗氏之戎西六年宣王崩如遷此言則宣王自三十九年以前無他過惡唯敗於千畝為始衰耳而小雅有箴規諷刺其事有漸矣則王衰亦有漸矣皇甫謐云三十年後魯諸侯從此而不睦蓋周衰至此而漸也大局宣王之衰多矣是三十年前事也規之篇當在三十年之後王德漸衰亦容美刺並作不可以限斷也其大雅六篇小雅自六月至鴻鴈及斯干無羊七篇皆宣王德盛時作其事多在初年以王承衰亂之弊百事革創任賢使能征伐安集初則當然亦不可定其年月也自庭燎盡我行其野是王德衰乃作多在三十九年之後而三十九年以前諸侯不睦各不朝宗汚水之等或亦作也而三十九年之後則王政大衰刺詩為常故宜多也新父傳曰宣王之末司馬職廢戎為敗指此則其餘亦多敗後事也其詩之次大雅以宣王承亂遇災而懼憂民之本故先雲漢也王既憂百姓天下復平五嶽生佐故次嵩高也神生賢哲王能任用又錫命之故次烝民韓奕也既能錫命賢哲在用其力可以征討不服以立武事故次江漢常武也此則先憂百姓大用臣以征伐為後而小雅與之反以警刺靈旒南北交侵急須出兵以匡中國故先六月采芑也雖俱征伐以六月見侵之急又先采芑以表狄既平當脩車甲大會諸侯因蒐狩故次車攻吉日以田獵征伐之類故使次焉以田獵選車徒會諸侯又盛於從禽接下故又使車攻先吉日也是以

車攻序曰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
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
東都言非徒外攘夷狄又復會諸侯於東
都此篇之意也既言征伐事終對無
兵寇可以安集萬民故次鴻鴈也然宣王
承衰亂之後民先逃散豈得不早安集而
待田獵之暇也明初即安集之得其力用
乃平四方耳詩不以事之先後為次也宣
王中興賢君末而德衰哀有其漸故次
鴻鴈其能勤因以箴之箴之不從則
規而不變則教誨之誨而不從則教責
之故次汚水鶴鳴所父也以為王惡漸大
故責王稍深此汚水鶴鳴其作不必在祈
父之前但次之以見其漸耳王既廢其宜
則賢人逃去故次白駒也賢人既去則知
禮教不行則室家相棄故次黃鳥我行其

野也宣王中興之君不能終始皆善錄者
雖兼惡以示戒勸亦貴成人之美故終以
斯干考室無羊考牧若言終始之善見在
者之過亦不甚也斯干說造立宮室寢廟
生男女明其始時之事無羊類之當為同
時可知今反在箴刺之下見宣王終始之
善明矣本紀又曰幽王三年褒姒生子
伯服竟廢后及子而以褒姒為后伯服為
太子國人皆怨故申侯與繇西夷犬戎共
攻幽王殺王麗山之下遷止言竟廢后去
太子不言廢去之年凡皇甫謐云三年褒
人以褒姒自贖時即與號石父止而謂申
后太子尹氏及祭公導王為非八年竟以
石父之譖廢申后逐太子九年王廢高
而近譖使號公專任於外褒姒固寵於
內王室始廢謠言與遷事相終始則幽王

之惡自三年之後為漸八年九年則其極
故鄭語云九年王室始廢十一年而被殺
也幽王大雅瞻卬曰哲婦傾城褒姒亂政
之事也召旻云慶國百里王道衰弱之極
也序皆云大雅當在八年之後也正月云
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車牽序云褒姒滅
小弁言天子之放逐白華言申后之廢黜
魚藻箋云幽王惑於褒姒萬物失其性此
五篇經注皆有惑褒姒黜申后之事則多
在八年之後也其餘則無文河明大局是
惡盛之時八年之後者蓋多矣大雅之次
先瞻卬後召旻者武王數紂之罪云玆雖
之晨惟家之索而瞻卬疾婦有長舌維厲
之階故處先也土婦言是用政事荒亂致
朝無賢臣王境日蹙故召旻以問天下無
如召父之臣也其小雅節南山以下至何

草不黃其大篇之義蓋以類相聚故楚茨
信南山甫田大田皆陳古以刺今其餘大
義既無明文不可臆說此三王變雅善者
不純為大雅惡者不純為小雅則雅詩自
有體之大小不在於善惡多少也關雎序
曰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
雅焉此為隨政善惡為美刺之形容以正
物也所正之形容自小大所以為二雅矣
故士以盛隆為大雅政治為小雅是其形
容各有區域而善者之體大畧既殊惡者
之中非無別矣詳觀其歡美審察其譏刺
大雅則宏遠而疏明弘大體以明責小雅
則躁急而局促多憂傷而怨詆司馬遷以
良史之才所坐非罪及其刊述墳典辭多
慷慨班固曰述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
之倫也夫唯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

矣哉。又淮南子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是古之道。又以二雅為異區也。幽王、小雅四十四，而大雅雅二，自大體者少也。厲王、大雅有五，而小雅雅四，自小體者少也。是大小不相由也。推此而論，則二雅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作者之初，自定其體，作既有體，唯達者識之，則容得有小雅無大雅，有大雅無小雅者矣。諸儒以厲王無小雅，準此故也。但文武成王正經也，厲宣幽王變雅也。小大之體，時俱有作，故采者並存，以示二體本自大小異區，非徒以意中分也。或說變雅，美詩則政大，入大雅，政小入小雅，刺詩則惡大入小雅，惡小入大雅，考之經文，殊無其驗。何則？小旻小宛，正責厲王，謀猶回遘，不用善道，其惡固小，於板云：下民卒瘁，善人載尸，蕩云：飲怨以為德，綱紀之大壞也。瞻卬云：亂生婦人，罪罟不收，召旻云：實靖夷我邦，日蹙國百里，其惡固當大於鼓鍾作樂，不與德比。采芣婦人，思夫怨曠也。又宣王安集天下之民，征禦四夷之寇，其功豈徒此於封一元舅之申伯，賜一朝親之韓侯哉？此類多矣。略舉一二，足明不以善惡之大小矣。周公雖內傷管蔡之不睦，而作親兄弟之詩，外若自然，須親不欲顯管蔡之有罪，緣周公此志，有隱忍之情。若在成王詩中，則學者之知，由管蔡而作，是彰明其罪，非為閔之。由此故為隱，推進而上之，文王之詩，因以見文王有親兄弟之義也。若云文王能親兄弟，與之燕飲，而作此詩，似本不由於管蔡然也。周公聖人大義滅親，言為隱者，亦因此以示聖人之法，何者？以管蔡之罪

不得不誅，偏於大義而誅之耳。以同氣之親，實懷閔傷，由此而為之隱也。而序云：閔管蔡之失道者，以其周公之情，欲為之隱，故編次者進而上之，是以隱其事序者，欲其作之所由，不得不言也。武王之詩，又無論燕之事，若常棣間之，則上下非類，而文王之詩，上有鹿鳴，燕羣臣，下有伐木，燕朋友，故舊，則於其間，與之為類，因以為文王燕兄弟之詩。如此諸說，則鄭定以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為周公成王時作，王肅亦以為然。故魚麗序下王傳曰：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周公誅管蔡之後，而在文王治內之篇，何也？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文武之行也。閔管蔡之失道，陳兄弟之恩義，故內之於文武之正雅，以成燕羣臣燕兄弟燕朋友之樂歌焉。是與鄭同也。鄭志之說，則異於此者，答趙商云：於文武時，兄弟失道，有不和協之意，故作詩以感切之。至成王之時，二叔流言，作亂，罪乃當誅，悔將何及？未可定此篇為成王時作。趙商據魚麗之序，而發問，則於時鄭未為諸故，說不定也。後為此譜，則決定其說為成王時。詩皆臣下所作，故云小雅之臣也。知漢興始移者，若孔子所後，當顯而示義，不應改詩為幽，此既厲王之詩，錄而序焉，而處不依次，明為序之後，乃移之，故云漢興之初也。十月之交，箋云：詰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則所云師者，即毛公也。傳詩者，眾矣，獨言毛公移之者，以其毛公之前，未有篇句詰訓，無緣輒得移改也。師所以然者，六月之詩，自說多陳小雅正經廢缺之事，而下句言小雅盡廢，則四夷

詩經

卷十六 雅

三十三

交侵中國微矣則謂六月者宣王北伐之
 詩當承菁菁者莪後故下此四篇使大正
 月之詩也言亂甚者謂正月幽王之時
 禍亂甚極其四篇詩亦厲王亂惡故次正
 月之下以惡相從也言刺幽王亦過矣者
 謂寄四篇於幽王詩中又改厲王為幽有言
 幽王亦有厲王過惡故也六月之序所以
 多陳正經廢缺者以聖賢垂法因事奇意
 厲王暴虐傾覆宗周廢先王之典刑致四
 夷之侵削今宣王起衰亂討四夷序者意
 其然所以詳其事若云厲王廢小雅之道
 以致交侵宣王脩小雅之道以與中國見
 用舍存於政典廢存於人也毛公以宣王
 征伐四夷與復小雅而不繼小雅正經之
 後頗為不次故移之見小雅廢而更與中
 國衰而復盛亦大儒所以示法也據此六

月之序若其上本無厲王四篇之詩則六
 月自承正經之美無為陳其廢缺矣明於
 其中雖衰亂之王故也是以鄭於十月之
 交箋檢而屬焉周禮小司徒職云五人
 為伍則十人謂之什也故左傳曰以什共
 車必克然則什伍者部別聚居之名風及
 商魯頌以當國為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
 頌篇數既多故每十為卷即以卷首之篇
 為什長卷中之篇皆統焉故樂師注云微
 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是也南陔下
 箋云毛公推改什首遂通耳此下非孔子
 之舊則以上是孔子舊矣知以非者以南
 陔等六篇子夏為序當孔子之時未亡宜
 大在什中今亡詩之下乃云有其義而亡
 其辭置之什外不在數中明非孔子之舊
 矣本十月之交等四篇在六月之上則孔

詩經

卷十六 雅

三十三

子什首南陔復為第一形弓為第三鴻鴈
 為第四節南山為第五北山為第六桑扈
 為第七都人士為第八以下適十篇通及
 大雅與頌皆其舊也湯及閔予小子皆十
 一篇者一篇不足為別首故附於下卷之
 末亦歸餘於終之義毛公推改什首魚藻
 十四篇亦同為卷取法於大雅與頌也鴻
 鴈之什乃孔子之舊毛公闕其亡者以見
 在為數志在推改而鴻鴈偶與舊合非毛
 意故存之也孔子論詩省去煩重更以在
 者為什故云孔子之舊不必孔子以前無
 之什也為此之什者以其篇數積多故分
 每十為卷魯頌四篇商頌五篇皆不滿十
 無之什也或有者承此雅頌之什之後而
 誤耳何者商魯非周詩猶國風之類以國
 為別假令過十以上亦不合分况不滿十

也篇

小雅二 大雅說附

集傳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
 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以今
 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
 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說以盡
 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
 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

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

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

華谷嚴氏曰：正小雅，皆中、所、尊、賢、親、親、體、羣臣、柔、遠、人、懷、諸、侯、之、真、也。

慶源輔氏曰：定正小雅為燕饗之樂歌。正大雅為會朝之樂歌。比之大序政有小大之說，更為明切。

朱子曰：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又曰：周公相成王，定樂歌，每事以詩寫其至誠和樂而被之音聲，舉是事則奏是詩。

安成劉氏曰：小雅正詩，歌之以燕樂，勞賢羣臣，故其辭氣歡欣和悅，以通上下之情。

大雅正詩，或歌於會朝之時，如文王大明等篇。或陳於祭祀之後，如生民行葦等篇。

詩經

卷十 小雅

五

或陳於進戒之際，如公劉卷阿等篇，則其辭氣又皆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此其詞之異者。今猶可考。若其音節之異，則不可聞矣。

鹿鳴之什二之一

集傳：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為一卷，而謂之什。猶軍法以十人為什也。

孔氏曰：風以當國為別，詩少可以同卷。二雅周頌篇數既多，故分其篇，每十為卷。首卷之篇，則為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

及商魯頌

鹿鳴之什詁訓傳第十六

釋文：陸曰：什，音十。什者，若五等之君，有詩各繫其國。舉周南，即題關雎。至於王

者，施教，統有四海，歌詠之作，非止一人。篇數既多，故以十篇編為一卷，名之為什。

毛詩小雅

釋文：陸曰：從鹿鳴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唯十六篇。從此至魚麗十篇，是文武之小雅。先其文王

以治內，後其武王以治外，宴勞嘉賓，親睦九族，事非隆重，故為小雅。

皆聖人之述，故謂之王。序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

詩經

卷十 小雅

五

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箋：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

疏：言羣臣嘉賓者，羣臣君所饗，燕則謂之賓。序之羣臣，經之嘉賓，一也。案燕禮云：大夫

為賓，則賓唯一人而已。而云羣臣皆為嘉賓者，燕禮於客之內立一人為賓，使宰夫為主

與之對行禮耳。其實若設酒饌，羣臣皆在。君為之主，羣臣總為賓也。燕禮云：若與四方之

賓燕，則迎之于大門內，其燕皆與臣同。則此嘉賓之中，容四方之賓矣。故鄉飲酒燕禮注

云：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脩德之樂歌是也。序云：盡心傳曰：竭力是已之

臣子可知。燕禮者，使反有功與羣臣樂之之禮。文王之與臣也，本自隆恩，不必由使出有

功乃就之也言既飲食之則饗食並有禮言燕羣臣者以食禮無酒樂饗以訓恭儉非於臣子所樂之義經言式燕以教和樂且疑此詩主於折樂故敘以燕因之而後兼言饗食也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餽賓勸飽之幣故皆有幣也飲食必酬餽之者奉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云公受宰夫束帛以餽注云束帛十端帛也餽猶勸也主國君以爲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其深安賓也是禮食用幣之意也饗禮云準此亦爲安賓而酬之焉案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餽幣注云若不親食謂有疾病及他故必致之者不廢其禮又曰致饗以幣幣亦如之是親食有餽幣小親食則以餽幣致之然則不親饗以酬幣致之明親饗有酬幣矣故知飲之而有幣謂酬幣也鄭以飲食

璜將之既天子饗諸侯之酬幣與諸侯異則食禮天子餽諸侯其幣不必束帛無文以官之此唯言饗食之幣不言燕幣燕禮亦當有焉但今燕禮唯有好貨無幣故文不顯言之朱子辨說序得詩意但未盡其用耳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傳興也苹萍也鹿待萍呦呦然鳴而相呼瑟誠發乎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瑟誠相招呼以成禮也簧笙也吹笙而鼓簧矣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周至行道也

箋苹蘋蕭也承猶奉也書曰篚厥玄黃示當作實實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好猶善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已維賢是用

釋文萍本又作萍江東謂之蘋音平

疏毛以爲鹿既得萍草有瑟焉誠實之心於中招呼而共食以興文王既有酒食亦樂燕之禮以致之臣下被召莫不皆來我有

嘉善之賓則爲之鼓其瑟而吹其笙吹笙之時鼓其笙中之簧以樂之又奉篴篴盛幣帛於是以行與之故嘉賓皆愛好我示我以先王至美之道也鄭唯下二句爲異言本已用官之法故臣下皆賢已由是當享食之人君富有一國位絕羣下禮有饗燕之道公法不得不設忠誠嘉樂實爲至少故取懇誠以爲喻定木成禮作盛禮也華郭璞曰今蕢蒿初生亦可食陸機疏云蕢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肥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是也易傳者爾雅云華薜其大者爲蕢是水中之草召爾采蘋云予以采蘋南澗之濱者也非鹿所食故不從之今禹貢止有厥陸玄纁之文而鄭禹貢注引龍征曰龍厥玄纁則此所引亦爲亂征文鄭箋也當在古文武成篇矣鄭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尚書故不同耳中唐

詩經

卷十六 鹿鳴

三十八

云治國其如示諸樂注云示讀如賓之河平之賓賓置也是示賓聲相近故誤爲示也賢人以德輔君使之遷善是以德施善於我我則實之於周之列位言已維賢是用不問其親疏也易傳者以其上下皆曰嘉賓此獨言人明有異也又大東卷耳並有周行之文皆爲周之列位且下云視民不憚乃作視字此則爲示古者賓示同讀故改從賓也且此篇聖君賢臣講道之樂觀其垂法道教弘深非直燕日話言而已此章本其賢二章言其法上下相副於義爲長也

集傳興也呦呦聲之和也苹蘋蕭也青色白華如飭我主人也賓所燕之客或本國之臣

或使也瑟笙燕禮所用之樂也簧笙

中之簧也承奉也篴所以盛幣帛者也將行也奉篴而行幣帛飲則以酬賓送酒食則以侑賓勸飽也周行大道也古者於旅也語故欲於此聞其言也此燕饗賓客之詩也蓋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爲燕饗之禮

詩經

卷十六 鹿鳴

三十九

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興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蓋其所望於羣臣嘉賓者唯在於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爲德而自留矣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與

儀禮燕禮曰工四人二瑟工歌鹿鳴四牡皇者華笙人奏南陔白華華黍又曰升歌鹿鳴盧陵李氏曰鼓瑟工歌鹿鳴之三是也吹笙

笙奏南陔以下是也。又曰饗在廟燕在寢饗重而燕輕。饗則君親獻燕則不親獻。華谷嚴氏曰笙以匏爲之十三簧列匏中而施簧管端吹笙則鼓動其簧而發聲。孔氏曰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註云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之道。或今人言語無節。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怵。君子是則是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傳蒿蔽也。怵愉也。是則是做。言可法做也。敖遊也。

詩經

卷十六

鹿鳴

三十

箋德音先王道德之教也。孔甚昭明也。視古示字也。飲酒之禮。於旅也。語嘉賓之語。先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之不偷於禮義。是乃君子所法做。言其賢也。

釋文

蔽去刃反。字又作莖同。

疏言文王有酒。敬以召臣下。臣下既來。我有嘉賓。既共燕樂。至於旅酬之時。語先王道德之音甚明。以此嘉賓所語示民。民皆象之。不偷薄於禮義。又此賓之德音不但可示民而已。是乃君子於是法則之。於是做做之。嘉賓之賢如是。故我有旨美之酒。與此嘉賓用。

詩經

卷十六

鹿鳴

三十一

之燕飲以敖遊也。孫炎曰。荆楚之間謂蒿爲蔽。郭璞曰。今人呼爲青蒿。香中多啖者爲蔽。陸機云。蒿青蒿也。荆豫之間汝南汝陰皆云蔽也。本或云杜蔽者。杜衍字杜蔽。乃是蔚非蒿也。與蓼莪傳相涉而誤耳。古字以目視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禮記云。幼子常視無詘。注云。視今之示字也。士昏禮曰。視諸衿。注云。示之以衿。肇者。皆記戒使識之也。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言示之以衿。肇者。於旅也。語。注云。言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疾。今人慢於禮樂之盛。言語無節。是飲酒之禮。至旅酬之禮。而語先王之。道也。論音史說文。酬爲薄也。昭十年左傳引。此詩服虔亦云。示民不偷薄是也。定本作愉者。然鄉飲酒禮注皆云。嘉賓既來。示我以善也。別解。

集傳興也。蒿蔽也。卽青蒿也。孔甚昭明也。視與示同。怵愉薄也。敖游也。言嘉賓之德音其明。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當則做。則亦不待言語之間。而其所以示我者深矣。
本草注曰。春生苗葉。秋開淡黃花。結子如栗米大。
程子曰。言嘉賓聞望昭明。示民以厚之之意。使人儀法之。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傳芩草也湛樂之久燕安也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

疏陸機云澤中下地鹹處爲草貞實牛馬亦喜食之

集傳典也芩草名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湛樂之久也燕安也言安樂其心則非止養

詩經卷十六鹿鳴三十二

其體娛其外而已蓋所以致其殷勤之厚而欲其教示之無已也

鹿鳴三章章八句

集傳按序以此爲燕群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卽謂此也鄉飲酒用樂亦然而學記言大學始教宵雅肄三亦謂此三詩然則又爲上下通用之樂矣豈本爲燕群臣嘉賓而作其後

乃推而用之鄉人也與然於朝曰君臣焉

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於此

見矣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

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

以飲食幣帛爲悅哉夫婚姻不備則貞女

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

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鄉飲酒注曰諸侯卿大夫貢士而與之飲酒歌鹿鳴采其嘉賓示我以善道又有明

詩經卷十六鹿鳴三十三

德可則傲也四牡采其忠孝之至也皇華采其欲諸謀于賢智也

朱子曰上下常用之樂如鹿鳴三篇及嘉魚采芣采蘋等篇不知當初何故獨取此數

篇也安成劉氏曰據大射儀亦有歌鹿鳴之文則又通用於諸侯之射禮矣然考儀禮凡

上下通用之樂止是小雅二南諸詩而無歌大雅者可見大雅獨爲天子之樂此二

雅大小所

以分也

序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箋文王爲西伯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事殷使臣以王事往來於其職於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樂之。

朱子辨說首句同上然其下云云者語疎而義鄙矣

四牡騤騤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騤騤行不止之貌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豈不

詩經

卷十六 四牡

三十

堅固也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

箋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

疏此使臣既還文王勞之言汝使臣本乘周

之使臣然歷此長遠之路甚疲勞矣使臣當爾之時其言曰我豈不思歸乎以王家之事無不堅固我當從役以堅固之故義不得廢我心念思父母而傷悲言我知汝之如是也少儀曰車馬之容騤騤異難行不止不廢其容騤騤也又二章傳曰嘒嘒喘息之貌卒

章傳曰駸駸貌皆稱其疲苦以勞之故傷曰馬勞則喘息是也知周道為岐周之道者以時未稱王仍在於岐故也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使之朝聘於紂故使臣於諸侯左傳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或以經云王事謂此使臣聘紂而反若其自遣人聘安得連朝言之又序下箋云使臣以王事往來於其職是使臣行於所職之國非適天子之都也

鵠羽枝杜皆言王事靡盬不得以三事之文便謂天子矣今鄉飲酒燕禮皆歌鹿鳴四牡為歌文王之禮是周公所制法後世常歌是王之獨無周公歌三字然鹿鳴皇皇者華皆歌之獨於此言者舉中以明上下鄭鄉飲酒燕禮注皆云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歸傷悲思孝之至又引公羊傳不以家事辭

詩經

卷十六 四牡

三十五

王事以證之集注及定本皆無箋云兩字又定本思恩作私思

集傳賦也騤騤行不止之貌周道大路也倭遲回遠之貌盬不堅固也此勞使臣之詩也

也夫君之使臣臣之事君禮也故為臣者奔走於王事特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為而已何敢自以為勞哉然君之心則不敢以是而自安也故燕饗之際敘其情而閔其勞言駕此

四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

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以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臣勞於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以言。上下之閒。可謂各盡其道矣。傳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詩經

卷十六 四牡

三十

呂氏曰。說文云。衰海為陸。衰池為陸。陸。陸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

四牡騤騤。嘽嘽。馳驅。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傳。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騤。馳驅。啟。跪處。居也。臣受命。舍幣于廟。乃行。

疏。案聘禮云。命使者。使者辭。君不許。乃退。厥

曰。釋幣于廟。遂受命。遂行。注云。告為君使也。又君使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是臣出使舍幣。乃行之事也。此云臣受命。此被遣將使之命。聘禮又云。遂受命者。謂受君言語聘彼之意。

與此別也。引此者。證不遑啟處。言臣受命。即行。是不遑啟處也。

集傳。賦也。嘽嘽。衆盛之貌。白馬黑鬣。曰騤。馳驅。啟。跪處。居也。

容齋項氏曰。古者席地。故有跪有坐。跪起身。居則坐也。

華谷嚴氏曰。跪。有雙膝著地而直身坐者。雙膝著地而坐也。

翩翩者騤。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傳。騤。夫不也。將。養也。

詩經

卷十六 四牡

三十七

箋。夫不。鳥之慈謹者。人皆愛之。可以不勞。猶則飛則下。止于栩木。喻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感厲之。

釋文。騤。音佳。本又作佳。夫。方干反。字又作鳩。同。草木

疏。云。夫不。一名浮鳩。

疏。言先飛而後獲所集。以喻人亦當先勞而後得所安。汝使臣雖則勞苦。得奉使成功。名揚身遠。亦先勞而後息。寧可辭乎。汝從勞役。其言曰。王家之事。無不堅固。我堅固王事。所以不暇在家。以養父母。釋鳥云。騤。其夫不。舍人曰。騤。名其夫不。李巡曰。夫不。一名騤。

今楚鵲也。某氏引春秋云：祝鳩氏司徒，祝鳩氏夫不者，故為司徒。郭璞曰：今鵲鳩也。惡鳥，勞苦固是其常。慈謹之鳥，宜不為勞。尚則飛而乃有所集，是無不勞而安者。

集傳與也。翩翩飛貌。雖夫不也，今鵲鳩也。凡

鳥之短尾者，皆鵲鳩屬，將養也。翩翩者鵲鳩，

或飛或下而集於所安之處，今使人乃勞苦

於外而不遑養其父。此君人者所以不能自

安而深以為憂也。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役，

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

詩經

卷十六 四牡

三十

傷哉，亦憂其憂如已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

人心也。

翩翩者鵲，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

將母。

傳杞，枸櫞也。

釋文

枸音苟，本亦作苟同。

集傳與也。杞，枸櫞也。

華谷嚴氏曰：本草云：名仙人杖，西王母杖，根名地骨，莖幹三五尺，作叢，詩中有三杞，將母。

子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澠露杞棘，山木也。此詩苞杞，四月杞枝，北山言采其杞，枸櫞也。駕彼四騮，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傳駸駸，驟貌。諗，念也。父兼尊親之道。母至親

而尊不至。

箋諗，告也。君勞使臣，述敘其情。女曰：我豈不

思歸乎？誠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

之志。來告於君也。人之思恒思親者，再言將

詩經

卷十六 四牡

三十

母亦其情也。

釋文

駸字林云：馬行疾也。諗，音審。

疏毛以爲汝使臣在塗之時，其情皆曰：我豈

不思歸乎？我由汝誠有思歸，是用作此詩

之歌。以勞汝，知汝以養母之志而來，念猶言

念來養母也。故王述曰：是用作歌，以勞汝乃來

之。左傳辛伯諗周桓公，是以言告周桓公，

故知諗爲告也。使臣勞苦思親，謂君不知欲陳此言來告君使知也。意所欲言，君勞而述之，後遂爲歌。據今詩歌以本之，故謂其所欲言爲作歌也。凡詩述序人言以爲歌詩，本其言皆曰歌。下云歌采薇以遺之，此序箋云：陳其功苦以歌樂之，皆當時直言，非歌也。後爲

詩人歌故云歌耳易傳者首章云豈不懷歸
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文連我心是連使臣之
辭矣類此而推則是用作歌將母來諭亦序
使臣之意猶君子作歌維以告哀是作歌所
以來告不得為念也臣有勞苦患上不知今
君勞使臣言汝曰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是明
已如其功探情以勞之所以為悅序
日有功而見知則悅矣此之謂也

集傳賦也駸駸驟貌諭告也以其不獲養父
母之情而來告於君也非使人作是歌也設
言其情而勞之耳獨言將母者因上章之文
也

詩經

卷十六

四牡

四十一

疊山謝氏曰聖人以孝治天下聞有以養母
來告者安得不俞其請乎此蓋設言欲使人
臣忠孝兩全也
華陽范氏曰父至尊也母至親也知母之親
則知父之尊矣卒章再言母本其恩所起以
教愛也愛母則敬父矣敬父則尊君矣未有
愛親而不愛
其君者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集傳按序言此詩所以勞使臣之來甚協
詩意故春秋傳亦云而外傳以為章使臣
之勤所謂使臣雖叔孫之自稱亦正合其

本事也但儀禮又以為上下通用之樂疑
亦本為勞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耳

慶源輔氏曰或已國使臣之歸或諸侯使
臣之來皆可用也

春秋魯襄公四年左氏傳曰穆叔如晉晉
侯饗之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子員

問之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
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

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敢不重拜
外傳魯語曰叔孫穆子對曰鹿鳴君所以

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章
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君教使臣曰

每懷靡及誨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
問鹿鳴四牡皇華儀禮皆以為上下通用

詩經

卷十六

四牡

四十一

之樂不知如君勞使臣王事靡盬之類庶
人安得而用之朱子曰鄉飲酒亦用而大
學始教宵雅肆三官其始也正謂習此盛
入學之始須教他知有君臣之義始得
安成劉氏曰此詩始作本為勞使臣也其
後又與鹿鳴之宴賓皇華之遣使者同為
一時通用之樂而此詩中以王事為言
則此三詩其皆作於武王以後也歟

序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
有光華也

箋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延其譽於四方則
為不辱命也

疏君遣使臣之時送之以禮樂教以若將不及驅馳而行於忠信之人各訪於五善言臣出使當楊君之美使遠而有光華焉送之以禮樂即首章下一句盡卒章是也此謙虛訪善直為禮耳而并言樂者以禮樂相將既能有禮敏達則能心和樂易故兼言焉言遠而有光華即首章上二句是也

朱子辨說首句同上然詩所謂華者草木之華非光華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駢駢征夫每懷靡及

傳皇皇猶煌煌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忠臣

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

詩經

卷十六 皇皇者華

四十二

其色駢駢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每雖懷和也

箋無遠無近維所之則然春秋外傳曰懷私

為每懷也和當為私衆行夫既受君命當速

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

釋文

煌音皇又音晃

疏草木之華不以高下而易其色臣之出使當光顯其君常不辱命故彼遐之與邇皆使光揚不以遠近而易其志也故駢駢衆多之行夫受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以相稽留

則於事無所及矣故當速行驅馳訪善也此既以每為雖懷為和而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王肅以為下傳所言覆說此也故述毛云使臣之行必有上介衆介雖多內懷中和之道猶自以無所及是以驅馳而各誨之案魯語穆叔云皇皇者華若欲使臣口每懷靡及臣聞之曰懷私為每懷故鄭引其文因云和當為私晉語姜氏勸重耳之處猶懼不及況其縱欲懷安將何及乎西方之書有之云懷與安實病大事鄭詩曰仲可懷也皆以懷為私懷之義如鄭此意則傳本無每雖二字後人以下傳有雖有中和之言下篇每有良朋之下有每雖之訓因而加之也此寔使臣謂之行夫者猶春秋以使者為行人也君遣使一人而已而云衆行夫者使

詩經

卷十六 皇皇者華

四十三

與上介衆介總戒勅之非一故言衆也案聘禮謂使者受命於君唯上介立於其左接聞命衆介則不與此得總勅之者彼受命者所聘之意或國之密事唯使與上介受之故衆介不與聞命至君遣使臣臨塗戒勅雖衆介亦在也如是則衆民亦云征夫捷捷每懷靡及箋為仲山甫戒之與此不同者彼非君遣使臣之歌述美仲山甫之德觀其文勢故與此異耳

集傳興也皇皇猶煌煌也華草木之華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駢駢衆多疾行之貌征夫使臣與其屬也懷思也此遣使臣之詩也

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德而達下情而臣之受命亦惟恐其無以副君之意也故先王之遣使臣也美其行道之勤而述其心之所懷曰彼煌煌之華則于彼原隰矣此駢駢然之征夫則其所懷思常若有所不及矣蓋亦因以爲戒然其辭之婉而不迫如此詩之忠厚亦可見矣

詩經

卷十六

皇皇者華

四

程子曰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宜道化於天下故爲使者惟慮不能宜達也慶源輔氏曰以爲戒者即穆子所謂君教使臣之意夫欲以爲戒而不達直言之乃設言其使臣之情自如此所謂婉而不迫也豐城朱氏曰不曰使臣而曰征夫則不特使臣此心其屬亦此心也惟此心以在外則若老之當問遺逸之當求無寡之當恤廢墜之當舉上德之厚而欲其無不宜下情之遠而欲其無不達爲使臣者固唯恐無以副君之意而爲其屬者又惟恐無以爲使臣之助庶可以稱斯職矣於遣使之時而歌此固所以勤勉之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傳忠信爲周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

箋如濡言鮮澤也爰於也大夫出使馳驅而行見忠信之賢人則於是訪問求善道也

釋文

駒本亦作駒咨本亦作諮

疏此文王教使臣曰我使臣出使所乘之馬維是駒矣所御六轡如汗物之被洗濯濡漚甚鮮澤矣汝當乘是車輒自謂無及則驅馳速行求忠信之賢人咨訪其誼事焉左傳曰訪問於善爲咨杜預曰問善道也咨親爲詢杜預曰問親戚之義也咨禮爲度杜預曰問禮宜也咨事謂譏杜預曰問政事也咨難爲謀杜預曰問患難也唯難一事杜爲患難毛爲難易不同然患難之事亦須訪其難易理亦不異其忠信爲周一句魯語文也魯語無訪問於善一句又云咨才爲諏咨事爲謀與左傳異韋昭以爲字誤改從左傳曰本當爲事又曰事當爲難是也咨是訪名所訪者事故先咨諏事有難易故次咨謀既有難易當訪禮法所宜故次咨度所宜之內當有親疏故次咨詢因此附會其文爲先後耳集傳賦也如濡鮮澤也周徧爰於也咨諏訪問也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程子曰咨訪使臣之大務

我馬維駒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詩經

卷十六

皇皇者華

四十五

傳言調忍也。咨事之難易為謀。

集傳賦也。如絲調忍也。謀猶詠也。變文以協韻爾。下章放此。

我馬維駟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傳咨禮義所宜為度。

集傳賦也。沃若猶如濡也。度猶謀也。

我馬維駟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傳陰白雜毛曰駟均調也。親戚之謀為詢。兼

詩經

卷十六 皇皇者華

四十六

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

箋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詠也。謀也。度也。

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慎其事。

疏左傳云。臣獲三善。魯語曰。重之以六德。是

傳之所據。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則中和者。秉心塞淵。出言允當之謂也。然於文中心為忠。人言為信。是忠信中和。事理相類。故毛以忠信為中和。鄭據成文轉之為忠信也。韋昭云。六德

謂詠也。詠也。度也。詢也。咨也。周也。箋傳之意。以自謂無所及於事。是謙虛謹慎。以之為一。

通彼五者為六德。不與韋昭同也。王肅以毛

傳云。雖有中和者。即上每雖懷和是也。孫毓

亦以為然。故其評曰。按此篇毛傳上下說自

相申成。下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

即是上章謂每懷靡及。每雖懷和之義也。箋

既易之於前。為說於下。云中和謂忠信自是

周之訓也。徧檢書傳。不見訓懷為和。假使訓

懷為和。中字猶無所出。外傳言懷者。上下文

勢皆作私懷之義。則鄭氏之言實有所據。而

今詩本皆有每雖。則王肅之說。又非無理。鄭

王並是大儒。俱云述傳。未知

誰得其旨。故兼載申說之焉。

集傳賦也。陰白雜毛曰駟均調也。詢猶度也。

詩經

卷十六 皇皇者華

四十七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集傳按序以此詩為君遣使臣。春秋內外

傳皆云君教使臣。其說已見前篇。儀禮亦

見鹿鳴。疑亦本為遣使臣而作。其後乃移

以他用也。然叔孫穆子所謂君教使臣。曰

每懷靡及。詠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

可謂得詩之意矣。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

方。教之以咨詠善道。將以廣聰明也。夫臣

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

眉山蘇氏曰。四壯皇華。先勞而後遣。何也。鹿鳴之三。常施於禮樂。不獨用於勞遣。意者以其聲為先後歟。朱子曰。大雅氣象宏潤。小雅雖名指一事。然說得精切。至到古人。工歌宵雅之三。將作重事。近令孫子誦之。則見其詩果是。懸至如鹿鳴。見得賓主相好之誠。如德音孔昭。以燕樂嘉賓之心。情意懇切。而不失義理之正。四壯古注云。無公義非忠臣也。無私情非孝子也。此語甚切當。如既云王事。

詩經

卷十六

皇皇者華

四十八

靡盬。又云。不遑將父母。皆是人情。少不得底。說得懇切。如皇華首云。每懷靡及。其後便云。咨謀咨詢。看此等詩。不用小序。意義自然明白。

序常棣燕兄弟也。開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箋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

公為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

疏兄弟者。其父之親。推而廣之。同姓宗族皆是也。周公閱傷管叔蔡叔失兄弟相承順之道。不能和睦。以亂王室。至於被誅。恐天下見在上。既然皆疏兄弟。故作此詩。以教天下之俗。焉。此序直言兄弟至親。須加燕飲。以示王者之法。不論管蔡之事。以管蔡已缺。不須

論之。且所以為隱也。此經八章。上四句言兄弟光顯。急難相須。五章言安寧之日。始求朋友。以明兄弟之重。至此。上論兄弟由親所以燕之。六章始說燕飲。即充此云。燕兄弟也。燕飲禮異。飲以非常事。燕王歡心。故言燕以兼飲。卒章言室家相宜。由於燕好。取其首尾相成也。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閱於牆。以親兄弟也。但召穆公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論古。所云論古。指此召穆公所作。論古之篇。非造之也。左傳曰。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

詩經

卷十六

常棣

四十九

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周之有懿德如是。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侮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杜預曰。周公作詩。召公歌之。故言亦云。是也。先儒說左傳者。鄭眾賈逵以二叔為管蔡。馬融以為夏殷之叔世。故鄭志張逸問此箋云。周仲文以左氏論之。三辟之興。皆在叔世。謂三代之末。即二叔宜為夏殷末也。答曰。此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耳。又此序于夏所為親受聖人。足自明矣。左氏者。亦云。管蔡世儒者也。鄭答注朱子辨說序得之。但與魚雁之序相矛盾。以詩意考之。蓋此得而彼失也。國語富辰之言。以為周文公之詩。亦其明驗。但春秋傳為富辰之言。又以為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

合宗族于成周而作此詩。二書之言皆出富辰。且其時去召穆公又未遠。不知其說何故。如此杜預以作詩爲作樂而奏此詩。恐亦非是。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傳興也。常棣。棣也。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韡。韡。光明也。聞常棣之言爲今也。

箋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鄂足得

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古聲不拊。

詩經

卷十六

常棣

五十

同聞常棣之言。始聞常棣華鄂之說也。如此則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

釋文

常棣。棣也。本或作常棣。後音以支反。又

者亦不拊。不音如字。又芳浮反。二聲相近也。拊亦作拊。前注同。一云不亦方于反。

疏

毛以爲常棣之木。華。鄂。然外發之時。豈

不韡韡而光明乎。以興兄弟衆多而相和

睦。豈不強盛而有光輝乎。然則凡今時天下

之人。欲致此韡韡之盛。莫如兄弟之相親也。鄭以爲華下有鄂。鄂下有拊。言常棣之華。與鄂拊韡韡然甚光明也。由華以覆鄂。鄂以承華。故得韡韡然而光明也。猶兄弟相順而榮顯。一名棣。郭璞曰。今閩西有棣樹。外發謂

華聚而發於外也。韡韡。華之貌。華非一色。米云光明。靜女云。彤管有輝。文與形連。故云。韡赤貌。王述之曰。不韡韡言韡韡也。以興兄弟能內睦外禦。則強盛而有光耀。若常棣之華也。

集傳興也。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鄂。鄂然外見之貌。不。猶豈不也。韡韡。光明貌。此燕兄弟之樂歌。故言常棣之華。則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韡韡乎。凡今之人。則豈有如兄弟者乎。

詩經

卷十六

常棣

五十

三山李氏曰。何彼穠矣。與論語言唐棣之華。則爾雅所謂移也。此常棣與承薇言。維常之華。則爾雅所謂棣也。呂氏曰。今王季也。華。鄂。相承甚力。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傳威。畏。懷。思也。哀。集也。求矣。言求兄弟也。

箋死喪可怖畏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

原也。隰也。以相與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

名。猶兄弟相求。故能立榮顯之名。

疏言兄弟之恩至厚。有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餘人則不能也。兄弟

相念如是則當求以相就不得疏也原與隱同聚矣猶兄弟相求矣

集傳賦也威畏懷思哀聚也言死喪之禍

他人所畏惡惟兄弟為相恤耳至於積尸哀

聚於原野之間亦惟兄弟為相求也此詩蓋

周公既誅管蔡而作故此章以下專以死喪

急難闕閱之事為言其志切其情哀乃處兄

弟之變如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

垂涕泣而道之者序以為閔管蔡之失道者

詩經

卷十六 常棣

五十二

得之而又以為文武之詩則誤矣大抵舊說

詩之時世皆不足信舉此自相矛盾者以見

其一端後不能悉辨也

朱子曰此詩是制禮作樂時作這是先被他

害所以當天下平定後更作此詩故其詞哀

切不似諸詩和平

新安胡氏曰王氏云文武以來宴兄弟亦必

有詩然鹿鳴四牡等篇詞多和平唯常棣一

篇詞多激切意若有所懲創則周公因管蔡

之事其後

為此詩無礙

傳春令雖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

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況茲永長也

箋雖渠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鳴

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於急難每有雖也

良善也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之

長歎而已

釋文春并益反亦作郎又作賜皆同今

疏春令者水鳥當居於水今乃在於高原之

詩經

卷十六 常棣

五十三

於急難之中亦失其常處也然春令既失其

常處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此則天之性

以喻兄弟既在急難而相救亦不能自舍亦

天之性於此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茲對

也唯長歎而已不能相救言朋友之情甚而

不如兄弟是宜相親也春令郭璞曰雀屬

也陸機云大如鴟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

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

連錢徑直

云在原

集傳興也春令雖渠水鳥也况發語詞或曰

當作悅春令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意

故以起興而言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為

之長歎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東萊呂氏

曰疎其所親而親其所疎。此失其本心者也。

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

親疎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由

親及疎。秩然有序。兄弟之親既篤。朋友之義

亦敦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難施而不孫。雖

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

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坐視與。曰每

詩經

卷十六

常棣

五十四

有良朋。况也永歎。則非不憂。但視兄弟急

難。為有差等耳。詩人之詞。容有抑揚。然常棣

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

左右不相悖。

嚴氏曰。雪姑也。

濮氏曰。小宛題彼春令。載飛載鳴。亦言於兄

弟之

兄弟閱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傳聞。狠也。烝。填戎。相也。

箋。禦。禁。務。侮也。兄弟雖內閱而外禦侮也。常

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久也猶無相助已

者。古聲填寘塵同。

釋文。填。依字音田。與寘同。又。

疏。兄弟或有自不相得。可開狠於牆內。若有

侵侮。於此他人侵侮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見

之。雖久也。終無相助之事。定本經御作翼。訓

為。集注亦然。俗本以傳禦為御。爾雅無訓

詩經

卷十六

常棣

五十五

集傳。賦也。閱。關。狠也。禦。禁也。烝。發語聲。戎。助

也。言兄弟設有不幸。關狠于內。然有外侮

則同心禦之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富

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臨川王氏曰。狠于內。非令兄弟也。然及其禦

侮。則雖每有良朋。曾不如不令兄弟之可待

也。國語。富辰諫襄王曰。古人有言曰。兄弟讒聞

侮人百里。注。云。閱。狠也。兄弟雖以

讒言相違。狠猶禁他人侵侮已者。

夷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傳兄弟尚恩。怡怡然。朋友尚義。切切然。
箋平猶正也。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則友
生急。

疏室家安寧。身無急難。則當與朋友交。切磋
琢磨。學問脩飾。以立身成名。兄弟之多則
尚思其聚。集則熙熙然。不能相勵以道。朋友
之交。則以義其聚。集切切節節然。相勸競以
道德。相勉勵以立身。使其日
有所得。故兄弟不如友生也。

集傳賦也。上章言患難之時。兄弟相救。非朋
友可比。此章遂言安寧之後。乃有視兄弟不

詩經

卷十六

林

五十六

如友生者。悖理之甚也。

儋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傳儋陳飫私也。不脫屣升堂謂之飫。九族會

日和孺屬也。王與親戚燕。則尚毛。

箋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則有飫

禮焉。聽朝為公。九族從已上至高祖。下至玄

孫之親也。屬者。以昭穆相次序。

釋文。籩本亦
作瑪。

疏上章已來說兄弟宜相親。故此章言王者
親宗族也。王有太疑非常之事。與宗族私

議而圖之。其時則陳列爾王之籩豆。為飲酒

之飫禮。以聚兄弟宗族為好焉。為此飫及燕

禮之時。兄弟既已具集矣。九族會聚。和而甚

析樂。且復骨肉相親屬也。言由王親宗族。故

宗族亦自相親也。孫炎曰。飫非公朝。私飫

飲酒也。周語有王公立飫。又曰。立成禮。燕

已。飫既為私。不在公朝。在露門內也。酒肉所

陳。不宜在庭。則在堂矣。燕禮云。皆脫屣乃升

堂。少儀云。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是燕由坐而

履。明飫立則不脫矣。周語云。王公之有飫

禮。將以講事成禮。建大德。昭大物。言講事昭

物。是有所謀矣。周語曰。王公立飫。則有房

親。威燕饗。則有敬。燕又曰。飫以顯物。燕以合

好。則飫燕禮異序。曰。燕兄弟。此陳飫者。既禮

議其大疑。則婦人不與。立以成禮。則不必和

樂。下章云。妻子合好。此傳曰。王與族人燕。則

尚毛。以此詩飫燕雜陳。故下箋云。王與族人

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是此章

之中兼燕禮矣。上二句為飫。下二句為燕。飫

陳籩豆。燕言兄弟。互以相兼也。孺屬李巡

詩經

卷十六

常棣

五十七

集傳賦也。儋陳飫饗具俱也。孺小兒之慕父

則無與共享其樂矣。

禮山謝氏曰凡人飲燕待親戚朋友之禮常盛待兄弟之禮常間愛有餘者敬或不足也蓬豆畢陳飲酒而至於饗飲亦可樂矣何如會集兄弟不惟和樂其情親義厚無異於孺子相慕也。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傳翕如也

箋好合至意合也合者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

詩經

卷十六 常棣

五十八

於房中

釋文 湛又作耽韓詩

疏 上章並陳飲燕之禮此又論內外之歡也王與族人燕於堂上則后與宗婦燕於房中王之族人見王燕其宗族知王親之皆傲王親親與其妻子自相和好志意合和如鼓瑟琴相應和於時兄弟既會聚矣其族人非直內和妻子又九族和好忻樂而且湛又以盡歡也宗婦者謂同宗卿大夫之妻也同宗者同宗之內女嫁於卿大夫者春秋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觀用幣故賈杜皆云宗婦同姓大夫之婦襄二年傳曰莒齊姜齊侯使請姜宗婦來會莒諸姜謂齊同姓之女宗婦謂齊同姓之婦也周禮春官序

官云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注云內女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有爵其嫁於大夫及士者

知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從后者湛露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曰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族人者入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深宗也箋云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耳則天子燕宗族兄弟為朝廷臣者如宗子於族人可知案特牲饋食禮祭末乃曰徹庶羞設於西序下注云為將餞去之庶羞主為尸非神饌也尚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曰太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巳而與族人飲也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為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於房也鄭以彼特牲是宗子之祭禮族人及族婦

詩經

卷十六 常棣

五十九

皆助故經云宗婦執兩簋宗婦贊豆是宗婦及族人俱助宗子之祭及至末族人既為宗子所燕明宗婦亦主婦燕之可知也且上文庶羞尸祝兄弟之等男子有庶羞宗婦及內賓婦人亦有庶羞今直云徹庶羞明二者俱徹二者俱燕也曲禮曰男女不雜坐謂男子在堂上女子在房故族人在堂室婦在房也宗婦得與於燕明內宗亦與其中可知宗子之禮既然故知天子燕族人之禮亦然此證妻子止當言宗婦并言內宗者內宗宗婦之類因言之此燕及妻而連言子者此說族人室家和好其子長者從王在堂孩稚或從母亦在兼言焉

集傳賦也翕合也言妻子好合如琴瑟之

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

六章七章就他遊樂時良心發處指出謂酒食備而兄弟有不具則無與其樂妻子女合而兄弟有不具則無以久其樂蓋居處難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隱而難尋故卒章為物欲所轉移故天理常隱而難尋故卒章有是究是圖亶其然乎之語反覆玩味真能使人孝友之心油然而生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傳帑子也究深圖謀亶信也

箋族人和則得保樂其家中之大小女深謀

詩經

卷十六

常棣

六十

之信其如是

釋文帑依字吐蕩反經曲通為妻孥字今讀音孥也

疏王親宗族而與之燕族人化王莫不和睦保樂汝之妻子矣若族人不和忿鬩自起外見侵侮內不相救則不能保其大小家室危焉汝於是深思之於是善謀之信其然者否乎既宗族須和若是不可不親焉王所以燕之也左傳曰秦伯歸其帑書曰予則帑戮汝皆是子也

集傳賦也帑子究窮圖謀亶信也宜爾室

家者兄弟具而後樂且孺也樂爾妻帑者兄

弟翕而後樂且湛也兄弟於人其重如此試

以是究而圖之豈不信其然乎東萊呂氏曰

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為然者也苟

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

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

矣凡學蓋莫不然

弟翕而後樂且湛也兄弟於人其重如此試

以是究而圖之豈不信其然乎東萊呂氏曰

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為然者也苟

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

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

矣凡學蓋莫不然

新安王氏曰人情皆知保其室家私其妻子罕知厚其兄弟然兄弟不和以至毀其室家危其妻子者有之矣管蔡是也今欲室家之相宜妻子之相樂豈可獨忘兄弟哉誠能窮

究樂妻子之理以圖謀好兄弟之事必以我言為然常人思慮不能及遠以為兄弟親疎無甚損益患其淺陋而不信故使深思而遠圖之也

詩經

卷十六

常棣

六十

常棣八章章四句

集傳此詩首章畧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

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

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凌於死

喪矣至於四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

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

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

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

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

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

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

詩經

卷十六

常棣

六十二

喪然後相收。但有急難。便當相助。言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必共禦外侮。其所以言之者。雖若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至於五章。遂言安寧之後。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則是至親反為路人。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故下兩章乃復極言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反覆。

窮極而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讀者宜深味之。

程子曰。此詩句少而章多。章多所以極其鄭重。句少則各陳一事。故也。

序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疏。朋是同門之稱。友為同志之名。故舊即昔之朋友也。然則朋友新故通名。故舊唯施於遠此。說文王新故皆燕。故異其文。舊則不可更擇。新交則非賢不友。故變朋友云友賢。

也。經兼陳食禮而序不言。亦舉其歡心足以兼之。其親親以下。因說王者立法。且明次篇之義。親親以睦。指上常棣燕兄弟也。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即此篇是也。常棣雖周公作既內之於治內之篇。故為此以示法。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傳興也。丁丁。伐木聲也。嚶嚶。驚懼也。幽。深。喬。高也。君子雖遷於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矧。

詩經

卷十六

伐木

六十三

况也。

箋。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言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為勤苦之事。猶以道德相切正也。嚶嚶。兩鳥聲也。其鳴之志。似於有友道。故連言之。遷。徙也。謂鄉時之鳥。出從深谷。今移處高木。嚶其鳴矣。遷處高木者。求其友聲。求其尚在深谷者。其相得則復鳴嚶嚶然。相視也。鳥尚知居高木。呼其友。况是人。

人乎可不求之以可否相增減曰和平齊等也此言心誠求之神若聽之使得如志則友終相與和而齊功也

疏毛以為有人伐木於山阪之中丁丁然為聲鳥聞之嚶嚶然而驚懼以與朋友相切磋設言辭以規其友相切節節然其友聞之亦自勉勵猶鳥聞伐木之聲然也鳥既驚懼乃飛出從深谷之中遷於高木之上以喻朋友既自勉勵乃得遷升於高位之上鳥既遷高木之上又嚶嚶然其為鳴矣作求其友之聲以喻君子雖遷高位而亦求其故友所以求之者視彼鳥之無知猶尚作求其友之聲況人之有知矣焉得不求其友生平既

詩經

卷十六

伐木

本十四

居高位而不忘故友若神明之所聽祐之則朋友終久必志意和且功業平鄭以為文王昔日未居位之時與友生伐木於山阪丁丁然為聲也於時雖處勤勞猶以道德相切直時有兩鳥在傍嚶嚶然而鳴此鳥之鳴似朋友之相切故連言之此鳥乃出從深谷之中遷於高木之上又復嚶嚶然為其鳴矣作求其友之聲然視彼鳥矣猶作其求友之聲況是人何得不求其友生平嚶嚶然驚懼言此鳥為驚懼而鳴耳嚶嚶非驚懼之聲也釋訓云丁丁嚶嚶相切直也爾雅徑訓與喻之義釋訓云顯顯叩叩君之德也詩王肅亦云鳥盡力也皆徑釋其義不釋詩文王肅亦云鳥聞伐木驚而相命嚶嚶然故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以與朋友切節節其言得傳旨也禮記注士之子食祿不免農則大夫以上子免

農矣時文王為諸侯世子而在農者案史記周本紀太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季則文王在太王之時年已長大是諸侯世子之子耳太王初遷於岐民稀國小地又隘險而多樹木或常親自伐木所以勸率下民不可以禮論也郭璞曰嚶嚶兩鳥鳴以喻朋友切磋相正是以義勢便為兩鳥其寔一鳥之鳴亦嚶嚶也故知嚶嚶其鳴矣是一鳥也文王相切直之時此兩鳥共鳴亦似朋友之相切磋及其遷處高木嚶嚶相求又似朋友之相切磋故下觀之以為喻此鳴之志似於朋友之道故連言之焉章因以黃鳥為興亦此類也

集傳興也丁丁伐木聲嚶嚶鳥聲之和也幽深遷升喬高相視矧况也此燕朋友故舊

詩經

卷十六

伐木

本十五

之樂歌故以伐木之丁丁與鳥鳴之嚶嚶而言鳥之求友遂以鳥之求友喻人之不可無友也人能篤朋友之好則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矣

問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朱子曰若能盡其道於朋友雖鬼神亦必聽之相之而錫之以和平之福又曰楊氏云五品天敘人之大倫也朋友居一焉故謂之達道不由其道則人倫廢而天理滅得罪於天矣其能終和且平乎

伐木許許醴酒有冀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

不來。微我弗顧於粢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傳許許柿貌以筐曰醴。以藪曰醑。莫美貌。許未成羊也。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微無也。粢鮮明貌。圖曰簋。天子八簋。咎過也。

詩經

卷十六 伐木

六十六

箋此言許者伐木許許之人。今則有酒而醴之。本其故也。遠召也有酒有肴。今以召族之飲酒。寧召之適自不來。無使言我不顧念也。粢然已灑擯矣。陳其黍稷矣。謂為食禮。

釋文 醴徐所宜反。又所餘反。葛洪所寄反。謂以篚盛酒。盪音鹿。莫音牧。擯本又作排。疏 毛以為伐木其柿許許然故鳥驚而飛去。以喻朋友之相勸故德進而業脩也。此所與切磋之故舊。今以篚醴其酒有藪然而美與之燕飲焉。王非直燕其故舊又既有肥牲之羊以召朋友諸父而燕之。俱有羊酒各舉其物也。王意又殷勤諸父兄弟必盡召之。王言曰寧召之適自不來則已。無得不召之使言我不顧念之而懷怨也。於是粢然酒埽其

詩經

卷十六 伐木

六十七

室庭陳飲食之饋黍稷之等有八簋也。既有肥牡之牲以召諸舅而食之。寧召之適自不來則止。無使懷怨以我有咎過焉。言王厚其朋友故舊為設燕食兼有焉。鄭云嚮時與文王伐木之人。文王有酒而飲之。本其昔日之事也。餘同。以許許非聲之狀故為柿貌。上言丁丁之聲。下言於阪之處。互以相通。明在阪伐之為聲而有柿也。筐竹器也。藪草也。醴酒者或用篚或用草傳傳四年左傳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也。釋物云未成羊曰肴。郭璞曰今俗呼五月羔為肴是也。禮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故曰諸父諸舅也。親禮同姓大夫則曰叔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左傳隱公謂臧嬴伯曰叔父有憾於寡人。鄭公謂原繁曰願與伯父圖之。禮記衛孔悝之鼎銘云公曰叔舅是諸侯稱大夫父舅之文也。諸侯則國有大小之殊。大夫唯以長幼為異。故服虔左傳注云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是也。然則諸侯謂異姓大夫長者亦當為伯舅。但經傳無其事耳。公羊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小國稱伯。子男左傳曰在禮卿不稱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分五等為二節皆以公侯為上等。伯子男為下等。明大邦謂公侯小邦謂伯子男。其稱牧伯則異。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東西二伯又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禮記注云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避二伯也。亦以此為尊。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齊

詩經

卷十六 伐木

李本

太公為王官之伯左傳云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太公佐我先王是稱太公為伯舅也及齊桓公與霸功王又以二伯之禮命之僖元年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昨曰使孔賜伯舅昨是也周公亦是分陝之伯而魯頌云王曰叔父者以其寔成王叔父以至親言之也其晉文公亦有霸功而王策命辭云王曰叔父者齊桓晉文雖俱有霸功天子賜命皆本其祖太公受二伯命故還以二伯之禮賜桓公唐叔本受州牧之命故還以州牧之禮命文公故唐叔文公但稱叔父左傳周景王詰籍談曰叔父唐叔是唐叔亦受州牧之禮而稱叔父也僖二十四年傳王出適鄭使來告難曰敢告叔父謂魯為叔父成二年傳王告鞏朔曰命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謂晉為叔父魯昭七年出使進命衛襄公曰叔父

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是謂衛為叔父也昭九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伯父惠公歸自秦又謂晉侯為伯父由此觀之晉衛為大國而稱叔父晉國之中伯叔俱稱不同者以晉雖周公之後周公位冢宰為東伯而周公之國故擊繫伯禽左傳曰樊父禽父王孫牟並事康王三國俱以令德作王卿明兼州牧矣樊父唐叔之子王孫牟康叔之子康叔解叔父是為州牧尚書酒誥命康叔之辭曰明大命於妹邦鄭云康叔為連屬之監則康叔後或為州牧樊父王孫牟或各繼其父為州牧也伯禽作費晉專征徐戎為方伯可知三伯並為大國王室之親又皆二伯之後尊而與之所以皆稱叔父焉晉又稱伯父者以晉既大國世作盟主故變稱伯父耳尚書文侯之命王曰父義和乎王得父侯夾輔周之勳尤

詩經

卷十六 伐木

李九

親之而直稱父也天子稱朝廷公卿則無文蓋有爵者自依諸侯之例無爵者亦應以此長幼稱伯父叔父大夫以下位卑其稱父舅以否無文以明之此傳以及下經文舅兼有解天子所呼父舅之文以諸侯於大夫猶天子於諸侯同有父舅之名故連釋之焉有酒有肴召族人飲之蓋是燕禮非饗也何者聘禮注云饗謂享大牢以飲賓也今此唯肥羜而已是非饗禮明矣今燕禮者是諸侯燕其群臣及賓客之禮禮記云其牲狗不用羊豕此云有肥羜者天子之禮異於諸侯也宣十六年左傳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王室之禮是天子燕饗之禮異於諸侯性亦不同也儀禮特牲少牢聘禮公食之等皆以簋盛黍稷則八簋是黍稷之器也故云陳其黍稷謂為食禮案周官掌客職

五等諸侯簋皆十二又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六簋此天子云八簋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禮其掌客所云謂珍饗饋之大禮公食大夫是諸侯食大夫之禮若曰食特牲者二簋少牢者四簋故玉藻云少牢五俎四簋然則大牢者六簋上肥羜醢酒為燕禮此是食禮互陳之也如是食禮者燕禮主於飲酒無飯食則此簋盛黍稷是食禮可知周禮地官春人云凡饗供食未則饗禮有黍稷矣但饗主於飲不主於食此經不言酒醢獨陳八簋假令與上醢酒并為一事亦不得為饗禮何者饗享太牢以飲賓不得用未成羊豕也但於肥羜之下既言以速諸父又別言於祭酒瑋以速諸舅明二者又為一禮上句為燕下句為食燕言諸父食言諸舅五文以相通也推此明以兼有饗矣但文不見饗耳

集傳興也。許許，衆人共力之聲。淮南子曰：舉大木者，呼邪許，蓋舉重勸力之歌也。醺酒者，或以筐，或以草，沛之而去其糟也。禮所謂縮酌用茅是也。蕘，美貌，斡，未成羊也。速，召也。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微，無顧念也。於，歎辭。粲，鮮明貌。八簋，器之盛也。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先諸父而後諸舅者，親疎之殺也。咎，過也。言其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

詩經

卷十六

伐木

七

彼適有故而不來，而無使我恩意之不至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

問縮酌用茅，恐茅乃以酢。朱子曰：疑今人用茅縮酒，古人芻狗，乃酢酒之物，則茅之縮酒，乃今人醉酒也。想古人不肯用絹帛，故以茅縮酒也。長樂劉氏曰：簋八則籩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數。

華陽范氏曰：寧適不來，豈必期其至哉？不求在人，弗顧在我，躬自厚而不責於人也。

伐木于阪，醺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

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傳衍，美貌，餱，食也。湑，舊之也。酤，一宿酒也。蹲，舞貌。

箋此言伐木于阪，亦本之也。踐，陳列貌。兄弟父之黨，母之黨。失德，謂見謗訕也。民尚以乾餱之食獲愆，過於人，况天子之饌，反可以恨兄弟乎？故不當遠之酤買也。此族人陳王之

詩經

卷十六

伐木

七

恩也。王有酒，則凍醑之。王無酒，酤買之。要飲厚于族人，爲我擊鼓坎坎然，爲我興舞蹲蹲然，謂以樂樂已。迨，及也。此又述王意也。王曰：及我今之閒暇，共飲此湑酒，欲其無不醉之意。

釋文：餱，音侯，爾雅云：饌，餱食也。酤，本又作醑。六反。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沛之而去其糟也。字從草，坎如字，說文作釐，音同。云舞曲也。蹲，本或作蹲，同。爾雅云：喜也。說文云：士舞也。從士，尊，樂上音岳，下音洛。

詩經

卷十六 伐木

七十三

疏毛以為伐木於阪以驚鳥。喻朋友切磋以成道也。由朋友相成如此。故今以筐醢其酒。衍然而美。以燕之。既有酒矣。又蓬豆有踐然行列而陳之矣。兄弟親戚。無有疏遠。皆使召之。而與之燕也。王又自言下民之失德。見謗訕者。正有乾餱之食。不分於人。以獲愆過。况天子之饌。可不召親戚。令之恨乎。故盡召而燕之。族人陳王之恩。言王有酒則涓沛之。以飲我。王無酒則卒造一宿之醑。酒以與我。於時坎坎然擊鼓以娛我。蹲蹲然興舞以樂我。是王恩甚厚矣。王又謂族人曰。汝族人今日正及我閒暇矣。共汝飲此涓沛酒矣。言已卒有閒暇而為此飲。其意欲令族人無不醉。是王之恩厚也。鄭以伐木於阪。亦本之醑買為異餘同。禮有同姓異姓庶姓。同姓是父之黨也。異姓王舅之親。庶姓與王無親者。天子於諸侯非同姓。皆曰舅。不由有親無親。則舅文又以兼庶姓矣。其中容有舅甥之親。故通言母之黨也。釋親云父之黨為宗族。母與妻之黨為兄弟。此不言妻黨者。以舅是母黨之稱。故特言母耳。其定妻黨亦曰兄弟。釋親又曰妻之父為婚兄弟。婿之父為姻兄弟。是也。兄弟必兼言母黨者。以甥舅之親與同姓等。故類并諸公。刺王不能燕樂同姓。而經曰。豈伊異人。兄弟甥舅是也。此燕朋友故舊。非燕族人。據族人為朋友者。互說耳。舉族可以兼異姓及庶姓矣。毛以為言無酒。明是卒為之。故云一宿酒。是以經傳無名一宿酒為醑者。論語云。醑酒市脯不食。是古買酒為醑。故易之為醑買也。兄弟陳王之厚已。使人為之歌舞。言為我者。以樂由已而故作也。禮記天子食三老五更於大學。見而總于親。

詩經

卷十六 伐木

七十三

在舞位知此非王自舞者。食三老五更重禮示敬。故王親舞之。此與故舊燕樂不當王親舞也。言若王身親舞。豈亦親擊鼓乎。以此知使人為之。集傳興也。衍多也。踐陳列貌。兄弟朋友之同儕者。無遠皆在也。先諸舅而後兄弟者。尊卑之等也。乾餱食之薄者也。愆過也。滑亦醢也。酤買也。坎坎擊鼓聲。蹲蹲舞貌。迨及也。言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或但以乾餱之薄。不以分人。而至於有愆耳。故我於朋友。不計有無。但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集傳劉氏曰此詩每章首輒云伐木凡三

云伐木故知當爲三章舊作六章誤矣今

從其說正之

序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箋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

亦宜歸美於王以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

其歌

疏詩者志也各自吟詠六篇之作非是一人而巳此爲答上篇之歌者但聖人示法義

詩經

卷十六

天保

七十四

取相成此鹿鳴至伐木於前此篇繼之於後以著義非此故答上篇也何則上五篇非一人所作又作彼者不與此計議何相報之有鄭云亦宜者示法耳非故報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

多益亦莫不庶

傳固堅也俾使單信也或曰單厚也除開也

庶衆也

箋保安爾女也女王也天之安定女亦甚堅固單盡也天使女盡厚天下之民何福而不

開皆開出以予之莫無也使女每物益多以

是故無不衆也

疏毛於單字自作兩解以爲作者見時人物安定汝王位亦其堅固矣何者天使汝誠信

愛厚天下臣民即知何等福不開出與之天又使汝天下每物皆多有所益以是之故物無不衆多也每物衆多是安定汝王位甚堅

固也毛又云單厚者天使汝以厚德厚天下耳鄭以爲盡厚天下爲異餘同言亦孔之

詩經

卷十六

天保

七十五

不開言開者若有開藏奇積今開出之然此云開出予之據天授與王下言受天百祿據臣受天祿亦相通也

集傳賦也保安也爾指君也固堅單盡也除

除舊而生新也庶衆也人君以鹿鳴以下

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言

天之安定我君使之獲福如此也

盧陵歐陽氏曰詩人聞其君者蓋稱天以爲臨川王氏曰君恩至重臣雖有犬馬之勞不足以上答唯稱其福祿以報之此出於驩心

而不強以爲者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傳戩、福、穀、祿、罄、盡也。

箋天使女所福祿之人。謂羣臣也。其舉事盡得其宜。受天之多祿。遐、遠也。天又下子女以廣遠之福。使天下溥蒙之。汲汲然如日且不足也。

詩經

卷十六 天保

主七

疏言天安定汝之王位。故使汝所福祿之人。朝廷羣臣等。盡無有不宜。其舉事皆得其所以受天百祿。羣臣之外。天又下與汝廣遠之福。及天下之民。汲汲而欲下之。維恐日不足。言天之使汝臣民俱受天福。是安定汝也。羣臣受王爵位。故謂羣臣爲汝所授福祿之人。

集傳賦也。聞人氏名曰戩。與翦同。盡也。穀、善也。盡善云者。猶其曰單厚多益也。罄、盡、遐、遠也。爾有以受天之祿矣。而又降爾以福。言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書所謂昭受上帝。天其申

命用休。語意正如此。

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言天使我君無不盡善。云爲動作。無不宜適。而亦宜受天之百祿矣。而天之所以申命其悠久之福者。方且維日不足也。罄無不宜。受天百祿者。已然之事也。降爾遐福。維日不足者。方來之事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傳言廣厚也。高平曰陵。大陸曰阜。大阜曰陵。箋興、盛也。無不盛者。使萬物皆盛。草木暢茂。

詩經

卷十六 天保

主七

會獸碩大。此言其福祿委積高大也。川之方至。謂其水纒長之時也。萬物之收皆增多也。疏李巡曰。高平謂土地豐正。名爲陸。土地獨高大。名曰阜。最大名爲陵。地官遺人注云。少曰委。多曰積。積者。以遺人當米粟者。有限。言三十里有委。五十里有積。對側故爲災多耳。此則無例也。

集傳賦也。興、盛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皆大高之意。川之方至。言其盛長之未可量也。

藍則品氏曰上章言受百禱降遐福其莫不
庶也既庶矣則欲積累至于崇高故曰穀不
不與如山阜國陵言其與也既與矣欲增益
而不絕故曰以莫不增如川方至言其增也

吉蠲爲饌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

卜爾萬壽無疆

傳吉善蠲潔也饌酒食也享獻也春日祠夏

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事也君先君也尸所

以象神卜予也

箋謂將祭祀也公先公謂后稷至諸暨君曰

詩經

卷十六 天保

主本

十爾者尸報主人傳神辭也

釋文禴古玄反舊音堅饌尺志反

疏毛以王既爲天安定民事已成乃善陳爲

者將以爲禴祠烝嘗之祭在事其先王由王

齊敬潔誠神欲降福先君之尸報于主人曰

予爾萬年之壽無有疆畔境畧言民神相悅

所以能受多福也鄭以公爲先公言爲此

禴祠烝嘗之祭於先公先王之廟也餘同
孫炎曰祠之言食祠新菜可灼嘗嘗新穀
進品物也此皆周禮又自殷以上則禴禘
烝王制文也至周公則去夏禘之名以春禴
當之更名春曰祠故禘禘志云王制記先王
之法度宗廟之祭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

曰烝禴爲大祭於夏於秋於冬周公制禮乃
改夏爲禴禘又爲大祭祭義注云周以神爲
殷祭更名春曰祠王者因革與世而遷事雖
制禮大定要必所改存漸易曰不如西鄰之
禴祭鄭注爲夏祭之名則文王時已改言周
公者據制禮大定言之耳毛以上雖言獻

之未是祭時故以公爲事舉先王公從可知
也鄭以孝享以致其意文王之祭實及先公

故以爲先公也經於公上不言先者以先王
在公後王尚言先則公爲先可知故省文以

宛句也先公謂后稷至諸暨俗本皆然定本
云諸暨至不宿疑定本誤中庸注云先公不

繼以上至后稷也司服注云先公不宿至諸
暨天作箋云諸暨至不宿所以同是先公而

注異者以周之所追大王以下其太王之前
皆爲先公而後稷周之始祖其爲先公事傳

皆爲先公而後稷周之始祖其爲先公事傳

詩經

卷十六 天保

主九

分明故或通數之或不數之此箋后稷至諸
暨中庸注組紺以上至后稷也組紺即諸暨

大王父也一上一下一同數后稷也司服注不
宿至諸暨天作箋諸暨至不宿亦一上一下

不數后稷皆取便通無義例也文王時祭所
及先公不過組紺亞圉后稷而已言后稷至

諸暨者傳以公爲事箋易之爲先公因廣奉
先公之數以明易傳之意不謂時祭盡及先

公也以經陳祭事故君爲先君也言曰卜
罔是語辭故知尸也而稱君者尸所以象神

由象先君之神傳先君之意以致福故箋申
之即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

汝孝孫之等是傳
神辭報主人也

集傳賦也吉言課日擇士之善蠲言齋戒

濯之潔饌酒食也享獻也宗廟之祭春日祠
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先公也謂后稷以
下至公叔祖類也先王大王以下也君通謂
先公先王也卜猶期也此尸傳神意以報王
人之詞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必武王
以後所作也

詩經

卷十六

天保

八十

安成劉氏曰誦日者君臣謀祭日於旬有
一日之先至大日乃卜所誦之日吉否如少
牢饋食大夫先與有司誦丁巳之日至明日
乃筮其日之吉否也擇士者大射於射宮以
選與祭之士肅戒謂七日肅三日戒之類薄
濯謂澆濯祭器掃除宗廟之類又曰此詩所
以答前五篇然則前五詩亦作於武王以後
明矣

儀禮有饌饗注炊黍稷曰饌
史記曰公叔祖類生古公重父索隱云古公
重父之父世本作太公組紺諸蓋三代世表
作叔類

問古先追王之禮武王周公以王業肇於太
王王季文王故追王三王至于組紺以上則
止祀以先公之禮朱子曰然周禮祀先王之
袞冕祀先公以鷩冕鷩冕諸侯之服但乃是
天子祭先公之禮耳
廬陵歐陽氏曰此章又言非惟天之福我君
如此至于四時豐潔酒食祀
其先公先王而神亦降之福

神之乎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黎
百姓徧爲爾德

傳弔至詒遺也質成也百姓百官族姓也
靈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著矣此之謂也成
平也民事平以禮飲食相燕樂而已黎衆也
羣衆百姓徧爲女之德言則而象之

詩經

卷十六

天保

八十

疏此承上章人事神之後反而本之言王已
致神之來至矣遺汝王以多福又使民之
事平矣日用相與飲食爲樂其羣衆百姓之
臣徧皆爲汝之德言法效之汝既人定事治
羣下衆德是爲天安定王業
使君聖臣賢上下皆善也

集傳賦也乎至也神之至矣猶言祖考來格
也詒遺質實也言其實實無僞日用飲食而
已羣衆也黎黑也猶秦言黔首也百姓庶民
也爲爾德者則而象之猶助爾而爲德也

廬陵彭氏曰神詒之多福民及百姓皆被及
之日用飲食則豐富充足徧爲爾德則孝弟
忠信蓋上有多福之君則下受多福之庇也
始言民繼言羣衆百姓廣而言之正脩已安
人安百姓之意也
華谷嚴氏曰此視君之福而視君之德歸美

之中有責難者。若盡言福祿則全篇皆容。後之辭。豈不若君臣相與之義。邪。凡諸人。頌福多兼德言之。文曰。德者。民之所自。得而曰。君之德。猶曰。莫匪爾極也。其天故民之德。皆慶源。輔氏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則言在下之民。由而不知之義。以見其君之德。存神過化。民皆由之。而不知。但質實無偽。日用飲食。而凡動靜作止。無不在其君德化之中。其所謂為者。蓋莫非君之德也。正如洪範五皇極。所謂凡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之意。鄭氏所謂則而象之。先生所謂猶助爾為德之意。皆在其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

詩經

卷十六

天保

八十三

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傳恒弦升出也言俱進也騫齡也

箋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或之言有

也如松柏之枝葉常茂盛青青相承無衰落

也

疏上章天安王位此章說堅固之狀言王德

滿如日之出稍益明盛王既德位如是天定

其基業長久且又堅固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

不崩壞故常得隆盛如松柏之木枝葉恒茂

無不於爾有承如松柏之葉新故相承代常

無彫落猶王于孫世嗣相承恒無衰也。月。在朔交會俱右行於天。日。遲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日。月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魄而出。漸遠。日而月光稍長。八月九日。大率月體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上弦也。後漸進至十五十六。日月體滿。與日正相當。謂之望。云體滿而相望也。從此後漸虧。至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亦正半在謂之下弦。於後亦漸虧至晦而盡也。以取漸進之義。故言上弦不云望。

集傳賦也恒弦升出也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騫齡也承繼也言舊葉將落而新葉已生相繼而長茂也

葉已生相繼而長茂也

詩經

卷十六

天保

八十三

天保六章章六句

天台潘氏曰一章至三章皆人臣頌視其

君之言然辭煩而不殺者以其愛君之心

無已也四章則以祭祀先王先公為言五

章則以編為爾德為言蓋謂人君之德必

上無愧於祖考下無愧於斯民然後福祿

愈遠而愈彰故末章終之以無不爾或承

董叔重云蓼蕭詩云令德壽豈亦是此意

後三章言神之福吾君故三章以山阜岡

陵喻其福之興盛以川之方至喻其福之

盛長所以終首章而下之意六章以日月

松柏喻其福之方進而不已以南山喻其

福之有常而不變所以終四章而下之意

序采薇造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造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箋文王為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也。天子。殷王也。戍。守也。西伯以殷王之命。命其屬為將軍。將戍役禦西戎及北狄之難。歌采薇以遣之。杕杜勤歸者。以其勤勞之故。於其

詩經

卷十六 采薇

八十四

歸歌杕杜以休息之。

釋文昆本又作混。古門反。嚴本或作險。音險。狁音允。本亦作允。率本亦作帥。

疏造屯戍之役。人北攘獫狁。西伐西戎。以防也。歌出車以勞將帥之還。歌杕杜以勤戍役之歸。患難者。謂與中國為難。非獨周也。故即變云守衛中國。明中國皆被其患。不獨守衛周國而已。昆夷。侵周為患之切。故先言之。嚴疏大於西式。出師王代。獫狁。故戒勅戍役。以嚴危為王。將無常人。臨事命卿士為之。故云命。或役則召民而遣之。不待加命。故云遣。命將帥所以率戍役。而序言遣戍役者。以將帥者與君共同憂務。其戍役則身處卑賤。非有憂國之情。不免君命而行耳。文王為伯也。

詩經

卷十六 采薇

八十五

情深。殷勤於戍役。簡略將帥。故此篇之作。遣戍役為主。故經先戍役。後言將帥。其實將帥尊。故序先言命將帥。後言遣戍役。言歌采薇以遣之者。正謂述其所遣之辭。以作詩後人本所遣之辭。為歌也。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不言歌者。蒙上歌文也。勞者。陳其功勞。勤者。陳其勤苦。還。謂自役而反。歸。據衛家之辭。出車序云。勞還帥。杕杜序云。勞還役。俱言還。並云。勞。明還歸義同。勤勞不異也。以三篇同是一事。共相首尾。故因其遣而言其歸。所以省文也。西方曰戎。夷是總名。此序云。昆夷之患。出車云。薄伐西戎。明其一也。文王於時事殷王也。若非其屬。無由命之。其屬。謂南仲。出車。稱赫赫南仲。嚴狁。于襄。又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則南仲一出。并禦西戎及北狄之難也。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文王受命四年。周正月。丙子朔。昆夷氏侵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脩德。而不與戰。昆夷進來不與戰。明退即伐之也。尚書傳。四年伐大夷。注云。大夷。昆夷也。四年伐之。南仲一行。并平二寇。書序云。殷始咎周。注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始畏惡之。拘於羑里。紂命之使伐。勝而惡之者。功德益高。人望將移。故畏惡之耳。上三章同遣戍役。以薇為行期。而言作止。柔止。剛止。三者不同。則行非一輩。故首章箋云。先輩可以行。則二章為中輩。三章為後輩矣。莊二十九年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謂春分也。出車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出車就馬於牧地。則是春分後也。中氣所在。雖無常定。大抵在月中旬也。中旬之後。始出車就馬。則首章二月下旬遣。二章三月上旬遣。三章三月中旬遣矣。故卒章言昔我往矣。楊柳

依候是為二月之末三月之中事也

朱子辨說此未必文王之詩以天子之命者衍說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

傳薇菜始生也玁狁北狄也

箋西伯將遣戍役先與之期以采薇之時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重言采薇者丁寧歸期也莫晚也曰女何時歸乎亦歲晚之時乃

詩經

卷十六

采薇

八十六

得歸也又丁寧歸期定其心也北狄今匈奴也靡無遑暇啟晚也古者師出不喻時今薇菜生而行歲晚乃得歸使女無室家夫婦之道不暇跪居者有玁狁之難故晚之也

疏我本期以采薇之時今薇亦生止是本期已至汝先輩可以行矣既遣其行告之歸期曰何時歸曰何時歸必至歲亦莫止之時所以使汝無室無家不得夫婦之道聚居止者正由玁狁之故又不得閑暇而晚處者亦由玁狁之故序其情告之是故使之懷思而怒寇也必先言期者以道遠敵強還歸必晚故豫告行期令之裝束也月令云仲春

之月無作大事孟秋乃命將帥不待孟秋而仲春遣兵者以患難既偏不暇待秋故也

必告以歲晚之時乃得歸者緣行者欲知且古者師出不喻時今從仲春涉冬若不豫告恐一時望還故丁寧歸期定其心也既師

出不喻時而文王過之者聖人觀敵強弱臨事制宜撫巡以道雖久不困高宗之伐鬼方

周公之征四國皆三年乃歸文王之於此行歲暮始反人無怨言故載以為法然若出車

日春日遲遲薄言旋歸則此戍役以明年之春始得歸矣期云歲暮暮實未歸文王若實

不知則無以為聖知而不告則無以為信且將帥受命而行不容違犯法度安得棄君之

戒致令淹久者玁狁昆夷二方大敵將使一勞久逸費承久寧文王知事未卒平役不

早反故致此建期息彼近望歲暮言歸已期

詩經

卷十六

采薇

八十七

久矣焉可更延期約復至後年但寇既未平不可守茲小謀將帥亦當請命而留非是故違期限聖人者窮理盡神顯仁藏用若使將來之事豫以告人則日者卜祝之流安得謂之聖也

集傳興也薇菜名作生出地也莫晚靡無也

玁狁北狄也遑暇啟晚也此遣戍役之詩

以其出戍之時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也

故為其自言而以采薇起興曰采薇采薇薇亦作止矣曰歸曰歸則歲亦莫止矣然凡

薇亦作止矣曰歸曰歸則歲亦莫止矣然凡

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啟居者。非上
之人故爲是以苦我也。直以獵狁侵陵之故。
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蓋敘其勤苦悲傷之情。
而又風以義也。程子曰。毒民不由其上。則人
懷敵愾之心矣。又曰。古者戍役兩替而還。今
年春募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
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募遣次戍者。每
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
也。

詩經

卷十六

采薇

八十八

廬陵彭氏曰。止言遣戍役而不及將帥何也。
四郊多壘。郭大夫之辱也。士大夫以體國爲
心。固有不得勉者。至於小民之愚。或以爲上
之苦我。固不可無辭以遣之也。若夫師還之
日。皆從而勞之。聖人忠厚之意也。
安成劉氏曰。不遑啟居。則勤苦矣。曰歸曰歸。
靡室靡家。則悲傷矣。此所以敘其私情也。一
則曰獵狁之故。二則曰獵狁之故。又因風以
公義也。一詩之中。唯以私情公義反覆爲言。
所以感人者深矣。
建安熊氏曰。北狄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
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爲侵暴。每留屯以防之。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

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傳柔始生也。聘問也。

箋柔謂脆脫之時。憂止者。憂其歸期將晚。烈
烈憂貌。則飢則渴。言其苦也。定止也。我方守
於北狄。未得止息。無所使歸問。言所以憂。

釋文。脫音問。靡使。
本又作靡所。

疏。王遣戍役戒之云。我本期以采薇之時遣
汝。今薇亦始生。柔脆矣。汝中輩可以行矣。
曰歸曰歸。汝所歸期會至。茂暮汝心亦憂其
晚矣。然始得歸。汝所以憂心烈烈然者。以道

詩經

卷十六

采薇

八十九

路之中。則有飢。則有渴。勞苦甚矣。汝又言我
方戍於北狄。未得止定。無人使歸問家安否。
所以憂也。序其憂勞。亦知其意也。脆脫之
時。定本作脆。腰之時。聘問。但是謂問安否
之義。散則通對。則別。故綿箋云。小聘
問以卿大夫殊其文。故爲大小耳。

集傳興也。柔始生而弱也。烈烈憂貌。載則也。

定止聘問也。言戍人念歸期之遠而憂勞

之甚。然戍事未已。則無人可使歸。而問其室

家之安否也。

三山李氏曰。始遣戍時。薇始生。其後薇長而
柔。又其後薇壯而剛。以見天時之變爾。

慶源輔氏曰戌者勤苦之情大槩最切者有四一則有舍其室家之悲二則有不遑啟居之勞三則有載飢載渴之苦四則有不得其家音信之憂故此詩於首兩章備道此四事以慰之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傳少而剛也陽歷陽月也疾病來至也

變剛謂少堅忍時十月為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此月為陽盥不堅固也處猶居

詩經

卷十六 采薇

九十

也我戌役自我也來猶反也據家曰來

釋文 坤本亦

疏毛以陽為十月解名為陽月之意以十二用事五月受之以始陽消陰息至九月而對仍一陽在至十月而陽盡為坤則從十一月至九月凡十有一月已經歷此有陽之月而得歷過十月明義為然鄭以傳言涉歷陽月不據十月故從爾雅釋天云十月為陽本所以名十月為陽者時純坤用事而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為陽也實陰月而得陽名者以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十二月之消息見其用事耳其實陰陽恒有詩緯曰陽生酉仲陰生

成仲是十月中兼有陰陽也四月秀髮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兼有也易文言曰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無陽故稱陽焉鄭云嫌讀如羣公嫌之嫌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作濂濂雅也陰謂此上六也陽謂今消息用事乾也上六為蛇得乾氣雜以龍知此不與彼說同者彼說坤卦自以上六爻辰在巳為義已至四月故消息為乾非十月也且文言嫌於無陽為心邊兼鄭從水邊兼初無嫌字知與此異孫炎即是鄭玄之徒其注爾雅與郭璞皆云嫌於無陽故名之為陽是也

集傳興也剛既成而剛也陽十月也時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名之曰陽月也孔甚疾病

詩經

卷十六 采薇

九十

也來歸也此見士之竭力致死無還心也

程子曰疑於無陽故謂陽月然何時無陽如日有光之類蓋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移者有消長而無窮者問十月何以為陽月朱子曰剝盡而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自坤卦積來如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一日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以此見天地無休息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傳爾華盛貌常常棣也業業然壯也捷勝也

箋此言彼爾者乃常棣之華以興將率車馬服飾之盛斯此也君子謂將率定止也將率之志往至所征之地不敢止而居處自安也往則庶乎一月之中三有勝功謂侵也伐也戰也

詩經

卷十六

采薇

卷三

疏戎役之行隨從將帥故將帥之車言彼爾彼路車者斯何人之車乎維常棣之華以喻之華色美以喻君子車飾盛也君子既有此美盛之戎車駕之以行四牡之馬業業然而壯健至於所征之地豈敢安定其居乎庶幾於一月之中三有勝功是其所以勞也仲雖為元帥時未稱王無三公亦不過命卿也卿車得稱路者左傳鄭子驥卒赴于晉晉請王追賜之以大路以行禮也又叔孫豹聘于王王賜之以大路是卿車得稱路也故鄭底音育云卿以上所乘車皆曰大路詩云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此大夫之車稱路也王制卿為大夫是鄭以此詩將帥為文王之命大夫故引王制以明之左傳有鍾鼓曰伐無曰侵皆陳口戰殺梁狗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大境宮室曰伐公羊稱捕者侵精者伐周禮大司馬職曰賊賢害仁則伐之貢固不服則侵之注引春秋傳曰精者曰伐又曰有鍾鼓曰伐則伐者兵入其境鳴鍾鼓以往所以聲其罪侵者兵加其境而已用兵伐者然則鄭參用三傳之文也周禮九伐相對故侵為用

兵淺者其實侵名但無鍾鼓耳雖深入亦謂之侵故僖四年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是深入名侵也伐名施於重入境雖淺亦名伐故經云晉人伐我東鄙及齊侯伐我北鄙纔伐界上是淺亦稱伐也侵代則主國之師未起直入境而行之若主國出而禦之則曰戰故左傳皆陳曰戰此言庶乎一月之中三有勝功者謂侵伐戰於三事之內望有勝功非謂三者之中惟有一勝功耳此侵伐戰用師之大名故略舉之非如春秋用兵之例三者之外仍有故取襲克圍滅入之名

詩經

卷十六

采薇

卷三

集傳興也爾華盛貌常棣也路戎車也君子謂將帥也業業壯也捷勝也彼爾然而

盛者常棣之華也彼路車者君子之車也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居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矣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傳騤騤彊也腓辟也翼翼閑也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紛也魚服魚皮也

箋腓當作芘此言我車者將率之所依乘戍

役之所託倚。弭弓反末警者。以象骨為之。以助御者解轡。紒宜骨也。服。矢服也。戒。警勅軍事也。孔甚棘急也。言君子小人豈不日相警戒乎。誠日相警戒也。獵狁之難甚急。豫述其苦以告之。

釋文

紒音計。又音結。本又作紒。說文方血反。又邊之入聲。埤蒼云。弓末反。戾也。

疏

毛以爲戎役所從。將帥駕彼四牡之馬。以行其四牡之馬。駉駉然甚壯健。故將帥君子之所依乘。戎役小人之所避患。言小人倚此將帥戰車。以避前敵來戰之患也。往至所

詩經

卷十六

采薇

九十四

征之地。則又習戰備。其兵車所駕四牡之馬。翼翼然閑習。其弓則以象骨為之。弭。其矢則以魚皮為服。軍既閑習。器械又備。於時君子小人豈不日相警戒乎。以獵狁之難甚急。是故汝等勞苦豫述以勸之。傳文賈略。王述之云。所以避患也。鄭以君子所依。侯戎車也。小人所腓。亦當腓戎車。故易之。文七年左傳云。公室者。公室之所庇。是也。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孫炎曰。緣。謂數束而漆之。又曰。無緣者。謂之弭。孫炎曰。不以緣束骨。飾而頭者也。然則弭者。弓稍之名。以象骨為之。是弓之末弭。弛之則反曲。故云。象弭為弓。反末也。繩索有結。用以解之。故曰。所以解紒也。紒與結義同。魚服。以魚皮為矢服。故云。魚服魚皮。左傳曰。歸夫人魚軒。服虔云。魚獸名。則魚皮又可以飾車也。陸機疏曰。魚服。魚獸之皮。

也。魚獸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今以爲可弓。轡步又者也。其皮雖乾燥。以爲弓。轡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自相感也。說文云。斨。方結反。云。弓戾也。言象弭謂弓反末。斨戾之處。以象骨為之也。兵車三人同載。左人持弓。中人御車。各專其事。尚書左不攻於左。汝不能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是職司別矣。而言助御解轡。紒者。御人自當佩角。不專待射者解結。弭之用骨。白是弓之所宜。亦不爲解轡而設。但巧者作器。匠物取用。以弓必須骨。故用滑象。若轡或有紒。可以助解之耳。夏官司弓人職曰。仲秋獻矢服。注云。服。盛矢器也。以獸皮爲之。

詩經

卷十六

采薇

九十五

集傳。賦也。駉駉。強也。依。猶乘也。腓。猶託也。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翼翼。行列整治之狀。象弭。以象骨飾弓弭也。魚獸名。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可爲弓。轡矢服也。戒。警棘急也。言戎車者。將帥之所依乘。戎役之所託倚。且其行列整治。而器械精好如此。豈不日相警戒乎。獵狁之難甚急。誠不可以忘備也。

詩經

卷十六

本六

問傳曰：腓，猶足也。又引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某按：易成傳曰：腓，足也。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也。易本義亦曰：欲行則先自動，由後二說觀之，則腓為先足而動明矣。不當引之以解此詩之義。不若猶足之得也。生民詩：牛羊腓字之。傳亦以腓為足。若施於此詩，與上文君子所依，意義亦相類也。朱子曰：此非大義所係，今詳兩說，誠不合當刪去。然板本已定，只於補說中說破可也。又百卉具腓，又有他詞，不知此字竟是何義。

華谷嚴氏曰：左傳云：左執鞭弭，右執綏。上下不至，綏也。以象齒飾之，則必心長。樂劉氏曰：君子則依之以為備禦也。小人則腓之以為進退也。

永嘉陳氏曰：獵狁孔棘，宜若倉皇不暇為計矣。方且優游暇豫，作歌詩以道達其誠心，此所以旌旗變色，士卒生氣也。

安成劉氏曰：此及上章皆託為軍士自言，車馬器械之盛備，而於章末專以公義為言，所以美之，所以風之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傳：楊柳，蒲柳也。霏霏，甚也。遲遲，長遠也。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

詩經

卷十六

本七

箋：我來，戍止而謂始反時也。上三章言戍役，次二章言將率之行，故此章重序其往反之時。極言其苦以說之。行反在於道路，猶飢渴言至苦也。

釋文：昔韓詩云：昔始也。

疏：此遣戍役，豫敘得還之日。總述往反之時。汝戍守役等至歲暮還反之時，當云昔出，家往矣。之時，楊柳依依然。今我來思，事得還返。又遇雨雪霏霏然，既許歲晚而歸，故豫言來將遇雨雪也。於時行在長遠之道，遲遲然，則有渴則有飢，得不云我心甚傷悲矣。莫有知我之哀者，述其勞苦，言已知其情，所以悅之，使民忘其勞也。

集傳：賦也。楊柳，蒲柳也。霏霏，雪甚貌。遲遲，長遠也。此章又設為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勤勞之甚也。程子曰：此皆極道其勞苦憂傷之情也。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矣。范氏曰：子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

慶源輔氏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則始去之時二月也。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則來年得歸。

之十二月也。路之長遠。身之飢渴。是亦勞苦之甚。而傷悲之極也。莫知我哀。此句尤切。失之。人既已述其情之如此。則其知之可謂盡矣。而猶曰。莫知我哀。可見其體悉之心。無有窮極也。且於其遣戍之初。而遽言及此。則亦不憂上之人不我知矣。

采薇六章章八句

疊山謝氏曰。采薇一詩。見先王仁厚之至。所謂體羣臣。所謂本人情。所謂說以使民。民忘其勞。當以東山詩合觀。

序出車勞還率也。

箋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

詩經

卷十六 出車

九

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賜君子

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

疏。謂文王所遣伐獫狁。西戎之將帥。以四年春行。五年春反。於其反也。述其行事之苦。以慰勞之。同歌謂其共歌采薇也。同時謂將帥與戍役俱行。雖三章三輩別行。每行將帥同發也。三輩各有將。此獨言南仲者。以元帥故歸功焉。反而勞之。異歌謂出車與扶杜之歌。不一時。是異歌異日也。必異日者。殊尊卑故也。首章言四年春將欲遣軍出車就馬。命之為將。仍在國未行也。二章言就馬於牧地。設旌旆。既已受命。臨事而懼。是二月三月之事也。從是而行。先伐獫狁。三章言往朔方營築壘壁。既以春末而行。當以夏初到朔方。

也。既至朔方。將設經畧。五月猶尚停息。六月乃始出壘。四章言黍稷方華。出伐獫狁。獫狁既服。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又從西戎而反。於朔方。慮有驚急。復且停住也。以六月出伐。獫狁。當至秋末始平。乃移兵西戎。五章言晚秋之時。西方諸侯。望南仲也。至於五年之春。二方大定。乃始還。帥卒章言其還歸其事。次也。唯四章因言自壘而出。即說自西而反。五章乃更述在西方之事。為小別耳。

朱子辨說同上。詩所為天子所謂王命。皆周王耳。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

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詩經

卷十六 出車

九

傳。出車就馬於牧也。僕夫。御失也。

箋。上我。我殷王也。下我。將率自謂也。西伯以

天子之命。出我戎車於所牧之地。將使我出

征伐。自從也。有人從王所來。謂我來矣。謂以

王命召已。將使為將率也。先出戎車。乃召將

率。將率尊也。棘。急也。王命召已。已即召御夫。

使裝載物而往。王之事多難。其召我必急。欲

疾趨之。此序其忠敬也。

釋文 裝側良反 本又作莊

疏 文王述將帥之辭言汝將帥云王本以我

地而就馬矣乃從天子之所以王命召已謂

我來為將帥矣我得王命即自召彼僕御之

夫謂之使裝載而往矣所以不待受命即使

裝載者以王家之事多危難其召我必急矣

以王命不辭即召僕夫忠也知自急難欲疾

趨之敬也敘其忠敬以慰勞之此言于彼

牧矣故如出車就之下章云于彼郊矣則牧

地在郊故地官載師職曰牧田任遠郊之地

是也馬已在牧而得出車就之者雖言數在

牧仍有在廐供用者故月令季春乃合羣牛

騰馬遊牧於牧注云累繫在廐者是也廐有

馬可令引車以就牧不即以在廐之馬駕戎

車者以戎車自有戎馬齊力尚強在廐不必

征馬故不用焉周禮戎僕掌御戎車注云

詩經

卷十六 出車

一百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旐矣彼旐

詩經

卷十六 出車

一百

旐旐胡不旐旐憂心悄悄僕夫况瘁

傳龜蛇曰旐旐干旐息隼曰旐旐旐旐垂貌

旐設旐者屬之於干旐而建之戎車將帥既

受命行乃乘馬牧地在遠郊况茲也將率既

受命行而憂臨事而懼也御夫則茲益憔悴

憂其馬之不正

釋文 屬音燭致也瘁本亦作萃依注作瘁憂

馬之

政其馬之不正一本作之不正也一本作

疏 王本以我天子之命出我將帥之戎車於彼郊牧就馬矣既命我為將帥我受命當行即就於郊牧之車設此旌而屬之於旌之上干矣以屬旌於旌乃建立彼旌於戎車之上矣旌在地已屬之於旌言建旌則亦同建之也彼旌旌旌隨車而行何有不旌旌者乎時既受命行汝將帥則憂心悄悄然臨事而懼僕夫憂馬不正亦然茲益懽懽矣言此旌彼旌者凡兩事者一言彼一言此便文耳于彼新田于此舊畝皆此類也此及下傳云鳥隼曰旌交龍為旂皆周禮司常文也雜互東之則軍之諸帥有建之者矣大司馬序云凡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

集傳賦也郊在牧內蓋前軍已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設陳也龜蛇曰旌建立也旌注旌於旗干之首也鳥隼曰旌鳥隼龜蛇曲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楊氏曰師行之法四方之星各隨其方以為左右前後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伍離次矣旂旂飛揚之貌悄悄憂貌况茲也或云當作悅言出車在郊建設旗幟彼旗幟者豈不旂旂而飛揚乎但將帥方以任大責重為憂而僕夫亦為之恐懼而懽懽耳東萊呂氏曰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泣涕夫子之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安成劉氏曰都城外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也周禮圖注曰考工記云鳥隼七旂以象鵠火畫朱雀與隼以示勇沈氏曰朱雀莫知何物但謂鳥而朱者然天文家朱鳥乃取象於鵠如鵠首鵠尾鵠火是也朱子曰玄武謂龜蛇也位在北水故曰玄武

有麟甲故曰武
禮記曲禮曰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
白虎鄭氏云以此四獸爲軍陳象天也
慶源輔氏曰兵陰事也必如此然後與陰義
合而嚴重方整爲謀必深圖功必成不然
輕仇率易殆同兒戲耳烏能有所爲哉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旌旐央央天子

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獵狁于襄

傳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方朔方近獵狁

之國也彭彭四馬貌交龍爲旐央央鮮明也

朔方北方也赫赫盛貌襄除也

詩經

卷十六 出車

二

箋王使南仲爲將率往築城于朔方爲軍

以禦北狄之難此我我戎役也戎役築壘而

美其將率自此出征也

釋文 襄如字本
或作攘

疏此又本而勝之言文王以殷王之命命南

仲往城築於彼朔方其往築之時出駕其

車四馬彭彭然其所建旌旐鮮明央央然戎

役當築壘之時云天子命我城築軍壘於朔
方之地欲令赫赫顯盛之南仲從此征獵狁
於是而平除之能爲戎役所美所以可嘉也
朔方地名云國者以國表地非國名但北
方大略皆言朔方堯典云宅朔方爾雅云朔

北方也皆其廣號知爲築壘者以軍之所
處而城之唯有壘耳曲禮云四郊多壘注云
壘軍壁也言城是築之別名春秋築都邑皆
謂之城左傳曰邑曰築都曰城是也春秋別
大小之例故城築異文散則城
築通故此築軍壘亦謂之城也

集傳賦也王周王也南仲此時大將也方朔

方今靈夏等州之地彭彭衆盛貌交龍爲旐

此所謂左青龍也央央鮮明也赫赫威名光

顯也襄除也或曰上也與懷山襄陵之襄同

言勝之也東萊呂氏曰大將傳天子之命

詩經

卷十六 出車

二

以令軍衆於是率馬衆盛旌旐鮮明威靈氣

焰赫然動人矣兵事以哀敬爲本而所尚則

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

也程子曰城朔方而獵狁之難除禦戎狄之

道守備爲本不以攻戰爲先也

九峯蔡氏曰襄
駕出其上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

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傳塗凍釋也簡書戎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

箋黍稷方華朔方之地六月時也以此時始出壘征伐獫狁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而來反其間非有休息

疏此因築壘從壘敘將帥之辭言將帥云正月已還至壘乃云昔我從此壘出征伐獫狁矣時黍稷方華六月之中也今我自西戎還到此壘時天降雨雪則為塗泥正月之中也從六月以去至於今而來以王蒙之事多危難其間不得開暇覽處也雖則到此

詩經卷十六出車

二

尚不得還我豈不思歸乎畏此簡書奔命相救故不得還耳汝既如此誠為勞苦且令孟秋云農乃登穀則中國黍稷亦六月華矣言黍稷方華朔方之地六月時者明此為朔方之地發言耳非謂中國不然也上云城彼朔方獫狁于襄此即云昔我往矣是出壘故知始出壘伐獫狁也既伐獫狁而下章言薄伐西戎故知因伐西戎也雪落而釋為塗泥是春凍始釋也卒章倉庚鳴井木茂方始還歸則此時未歸而云今我來思故知來反朔方之壘也且云畏此簡書明是未歸之難古者有事書之於簡謂之簡書閔元年左傳引此詩乃云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言同惡於彼共相憂念故奔命相救得彼告則奔赴其命救之成七年左傳曰子重奔命是也

集傳賦也華盛也塗凍釋而泥塗也簡書戎命也鄰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也或曰簡書策命臨遣之詞也此言其既歸在塗而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時所遭以見其出之

久也東萊呂氏曰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

長樂劉氏曰王事多難言獫狁雖衰而西戎又入也自北而西不遑啟居也

詩經

卷十六出車

一

華谷嚴氏曰此章述南仲北伐還師又承命西伐之事也

嘒嘒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天性也喻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既征獫狁將伐西戎之命則跳躍而鄉望之如阜螽之聞草蟲鳴焉草蟲鳴晚秋之時也此以其時所見而興之君子斥南仲也降下也

疏南仲以平獫狁將移伐西戎是晚秋之時也其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之伐皆喜時有草蟲鳴故因興之焉言要嗷然為聲而鳴者草蟲也聞此草蟲之鳴趨躍然跳躍而從之者阜螽也以喻赫赫然有德而盛者南仲也聞其南仲之將往嚮望而美之者近西戎之諸侯也言阜螽之從草蟲天性然也西戎之時憂心忡忡然以西戎為患恐王師不至故憂也既見南仲我心之憂則下矣因即美之此赫赫顯盛之南仲遂薄往伐西戎而平之

集傳賦也此言將帥之出征也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念之以為未見而憂之如此必既

詩經

卷十六 出車

二

見而後心可降耳然此南仲今何在平方往伐西戎而未歸也豈既却獫狁而還師以伐昆夷也與薄之為言聊也蓋不勞餘力矣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獫狁于夷

傳卉草也訊辭也夷平也

箋訊言醜衆也伐西戎以凍釋時反朔方之壘息戍役至此時而歸京師稱美時物以及

其事喜而詳之也執其可言問所獲之衆以歸者當獻之也平者平之于王也此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獫狁者獫狁大故以為始以為終

疏此序其歸來之事陳戍役之辭言季春之日遲遲然陽氣舒緩之時草之與木已萋然茂美倉庚喈喈然和鳴其在野已有采芣采之之人祁祁然衆多我將帥正以此時生於戎狄之國可謂問者及所獲之衆以此時而來我薄言還歸於京師以獻之也從其事終又美其功大言赫赫顯盛之南仲伐獫狁而平之於王是將帥成功故勞之也傳云訊

詩經

卷十六 出車

二

辭者謂其有所知識可與之為言辭與箋同也但箋正取爾雅之文非易傳也上雨雪霏霏到朔方之壘息戍役此言還歸自朔方而歸故至此時而歸京師時未稱王而言京師者以在雅天子之事故也云赫赫南仲則非將帥自言也薄言還歸則是序行者之辭非文王出意故此章陳戍役之辭也

集傳賦也卉草也萋萋盛貌倉庚黃鸝也喈聲之和也訊其魁首當訊問者也醜徒衆也夷平也歐陽氏曰述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

而歸豈不樂哉。鄭氏曰此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獫狁者。獫狁大。故以為始以為終。

華谷嚴氏曰。獨言獫狁者。舉出師所在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程子曰。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敘。大要在歸功將帥。慶源輔氏曰。行師之道。始出尚嚴肅。既歸則尚和樂。故出則有誓。而歸曰凱旋。凱樂也。讀此詩前三章。則如秋霜之肅。後三章。則如春風之和。如此然後謂之王者之師。且曰獫狁于夷而已。則師不貴乎略地屠城與凡踴血之事也。

詩經

卷十六

出車

章

序狀杜勞還役也。

箋役。戍役也。

有杖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後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遄止。

傳與也。睆。實貌。杖。杜。猶得其時。蕃滋役夫勞苦。不得盡其天性。

箋嗣。續也。王事無不堅固。我行役積嗣其日。言常苦無休息。十月為陽。遄。暇也。婦人思望。

其君子陽月之時。已憂傷矣。征夫如今已閒暇且歸也。而尚不得歸。故序其男女之情。以說之。陽月而思望之者。以初時云歲亦莫止。

疏。文王勞還役。言汝等在外。妻皆思汝。言有狀。然特生之杜。猶得其時。有睆然其實。蕃滋得所。我君子獨行役勞苦。不得安於室家。以盡天性。而生子孫。乃杖杜之不如。所以然者。由王之無理。皆當無不攻。縱使我君子行役。繼續我所行之日。朝行明去。不得休息。至於此日月陽止。十月之時。爾室家婦人之心。憂傷矣。以為征夫而今已閒暇且應歸矣。而尚不歸。所以憂傷。

詩經

卷十六

杖杜

章

集傳賦也。睆。實貌。嗣。續也。陽。十月也。遄。暇也。

此勞還役之時。故追述其未還之時。室家感於時物之變。而思之曰。特生之杜。有睆其實。則秋冬之交矣。而征夫以王事出。乃以日繼日。而無休息之期。至于十月可以歸。而猶不至。故女心悲傷。而曰。征夫亦可以暇矣。

為而不歸哉。或曰與也。下章倣此。

安成劉氏曰。次年十月乃戍畢之時。故采獲遺戍之際。預言歲亦陽止。以為歸期。此章之

思望征夫者亦以日月
陽止而知其遑暇也

有杖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
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傳室家踰時則悲

箋傷悲者念其君子於今勞苦

疏傳以卉木萋止則時未黃落猶憂愁也前
期云歲亦暮止未至歸期而女心悲者以
室家之情踰時則思也

集傳賦也萋萋盛貌春將莫之時也歸止可

以歸也

詩經 卷十六 杜

二五

藍田呂氏曰歲暮之期既不
至將至春之暮猶未歸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
憚憚四牡瘠瘠征夫不遠

傳檀車役車也憚憚敝貌瘠瘠罷貌

箋杞非常菜也而升北山采之託有事以望

君子不遠者言其來喻路近

釋文憚尺善反又勑丹反說文云車
敝也從巾單聲詩作綏音同

疏言汝成役之妻思爾而不得故升彼北山
之上我采其杞木之葉杞木本非食葉而

升北山以采之者是託有事以望汝也以汝
勞苦故言王事無不堅固以君子勞苦堅固
之由是使我憂之父母實夫也謂之父母也
已尊之又親之也又言我君子所乘檀木之
役車今憚憚然弊所乘四牡之馬今瘠瘠然
疲征夫之來不遠當應至也此類上下皆
陳婦人思夫之事故為託采以望君子不與
北山同也以下章期逝不至上章我心傷悲
類則憂我父母謂夫為父母也日月云父
母今畜我不幸莊姜稱莊公為父母與此同
也伐檀曰坎坎伐檀兮又曰伐輪伐輻是
檀可為車之輪輻又大明云檀車煌煌役夫
以從征之故其甲士三人所乘之車而備
四馬故曰四牡非庸人尋常得乘四馬也

詩經 卷十六 杜

二五

集傳賦也檀木堅宜為車憚憚敝貌瘠瘠罷

貌登山采杞則春已暮而杞可食矣蓋託

以望其君子而念其以王事詒父母之憂也

然檀車之堅而敝矣四牡之壯而罷矣則征

夫之歸亦不遠矣

慶源輔氏曰雖託於登山采杞以望其君子
然又念其以王事詒父母之憂則非獨以室

家之情而已也三山李氏曰此言王事靡盬憂我父母何以
異於鴉羽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依
無鴉羽下之人自訴其勞苦此下之人勞苦

而上知之
安成劉氏曰杞可采食而征夫猶未至則春
已暮而愈過期矣故
知其行必不遠矣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
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傳逝往恤憂也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
期望之卜之筮之會人占之邇近也

箋匪非疾病也君子至期不裝載意不為來
我念之憂必甚病偕俱會合也或卜之或筮

詩經
卷十六 秋社
言五

之俱占之合言於繇為近征夫如今近耳

疏言汝之室家云我君子歸期已至今非裝
載乎其意非為來乎何為使我念之憂心
以至於甚病所以然者汝室家言本與我期
已往過矣於今由不來至由是而使使我念之
多為憂以致病矣汝室家既憂或卜之或筮
之其卜筮俱會聚人占之其言近止既占云
近則征夫如今且近止應到不遠矣汝室家
念汝如是也鄭唯卜之筮之俱占之合言
於繇為異餘同士冠禮筮曰士

集傳賦也載裝疾病逝往恤憂偕俱會合也
言征夫不裝載而來歸固已使我念之而

甚病矣况歸期已過而猶不至則使我多為
憂恤宜如何哉故且卜且筮相襲俱作合言
於繇而皆曰近矣則征夫其亦邇而將至矣
范氏曰以上筮終之言思之切而無所不為
也

新安胡氏曰王氏云而多為恤飢渴
歟疾病歟死傷歟是何期逝不至也

杜杜四章章七句

集傳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

詩經
卷十六 秋社
言五

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
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王氏
曰出而用兵則均服同食一眾心也入而
振旅則殊尊卑辨貴賤定眾志也范氏曰
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杜杜勞眾故極其情
先王以已之心為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
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

三山李氏曰其遣也則預述其懷歸之事
其還歸也又不忘其行役之勞故三詩連

勞帥役之事雖不同而敘其往反終始之情則一也。
豐城朱氏曰是詩四章皆述其未至之思而不言其已至之喜蓋未歸之時其思念之切如此則既歸之時其喜樂之深有不言而喻者矣

南陔

集傳此笙詩也有聲無詞舊在魚麗之後以儀禮考之其篇次當在此今正之說見

華黍

慶源輔氏曰已下三篇不綴於皇皇者華之後而附於此者欲以笙詩六篇相次也

詩經

卷十六

賦

二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六章

二百九十七句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十六終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十七

明後學張溥

纂

白華之什二之二

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序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序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箋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于

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

詩經

卷十七

一

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

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

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

于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

收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

釋文此三篇蓋武王之時周公制禮用爲樂

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定有三百一

十一篇。內遭戰國及秦而亡。子夏序詩篇義

合編。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毛氏訓傳各引

序冠其篇首。故序存而詩亡。

詩經

卷十七 鹿鳴

三

疏 此二句毛氏著之也。笙入立于縣中，直燕歌南陔，白華華黍，是文不同也。鄭據一而言之耳。孔子歸魯，論詩此三篇時俱在首，以子夏得為立序，則時未亡，以六月序，知次在此處也。始皇三十四年而燔詩書，故以為遭此而亡之。以衆篇之義，各編於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別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亡此三篇之序，無詩可屬，故連聚置於此也。既言毛公分之，則此詩未亡之時，什當通數焉。今在什外者，毛公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推數什篇之首，遂通盡小雅云耳。是以亡者不則止鹿鳴一篇是也。此云有其義，而解飲酒之禮，注皆云今亡其義未聞。鄭志若吳棣云為記注時，就盧君耳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既古書義又當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是注禮之時，未見此序，故云義未聞也。彼注又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廢棄，以為孔子之前六篇已亡，亦為不見此序故也。案儀禮鄭注解闕，雖鵲巢鹿鳴四牡之等，皆取詩序義，而云未見毛傳者，注述大事，為更須研精，得毛傳之後，大誤者追而正之可知。者不復改定故也。據六月之序，由庚本第在華黍之下，其義不備論於此，而與崇丘同處者，以其是成王之詩，下從其類。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五章三百一十五句

集傳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

麗以足鹿鳴什數，而附笙詩三篇於其後

白華

集傳笙詩也，說見上下篇

華黍

集傳亦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

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

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

詩經

卷十七 鹿鳴

三

鳴四牡皇華，然後笙入立于縣中，廬陵李

侯軒縣縣中者北縣之南也，鄉奏南陔白

飲酒唯有聲，故笙立于磬南，奏南陔白

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

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

詞明矣。董氏曰笙入者有聲而無詩也，蓋

樂者聲也，以其用於鄉人邦國，故當時人

習其義，是以因其事而識其聲，知其義也。然則亡其辭者，乃本亡之，非失亡也。須溪劉氏曰雅詩之入歌者，今皆在入笙者獨不存，疑南陔六詩當時元只有聲，如今之琴譜本無其詞也。吾甚笑東哲補亡

之無 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意古經篇題

之下必有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

亡之耳安成劉氏曰魯薛二國投壺燕射擊鼓之節圖者擊鼓方者擊鼓其

聲而無詞也

序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
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
美萬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矣

箋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告於神明者于

詩經

卷十七 魏鳴

祭祀而歌之

釋文 麗方曉反上時

疏 武王之時天下萬物草木盛多鳥獸五穀

所以萬物盛多者文王武王以天保以上六

篇征伐之事治外之夷狄文王以此九篇治

其內外是始於憂勤也今武王承於文王治

平之後內外無事是終於逸樂傷二十五年

左傳云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詩亦見此
法也言於祭祀歌之者言時已太平可以作
頌頌者告神明之歌云可以告其成功之狀
陳於祭祀之事歌作其詩以告神明也時雖
太平猶非政治頌聲未興未可以告神明但

美而欲許之

故云可以

魚麗于罍鱮魚君子有酒旨且多

傳 麗歷也罍曲梁也寡婦之笱也鱮揚也

鮐也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

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

木不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

獺祭魚然後魚鷹隼擊然後罍羅設是以天

詩經

卷十七 魏鳴

五

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麇不卵士不

隱寒庶人不數畧畧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

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

箋酒美而此魚又多也

釋文 鱮音柳鱮音常草木疏云今江東呼黃

沙亦作鱮今吹沙小魚也體圓而有黑點文

舍人云鱮石鮓也一本作不折不芟定本芟

作鱮同隱如字本又作帳亦如字數七欲反
又所角反陳氏云數細也有酒旨
絕句且多此二字爲句後章放此

言武王之時捕魚者施筍於水中則魚屢歷於罾者是鱗鯨之大魚非直有此大魚

疏言武王之時捕魚者施筍於水中則魚歷歷於罾者是鱮鯢之大魚非直有此六魚又君子有酒矣其魚酒如何酒既旨美且魚復衆多是萬物盛多能備禮也釋訓云凡曲者爲罾釋器曰菱杼之筍謂之罾釋訓注郭璞引詩傳曰罾曲梁也凡以薄取魚者名爲罾也釋器註孫炎曰罾曲梁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筍然則曲薄也以薄爲魚筍其功易故號之寡婦筍耳非寡婦所作也鱮楊者魚有二名釋魚無文陸機疏云鱮一名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乘者徐州人謂之楊黃頰通語也鱮鮐釋魚文郭璞曰今吹沙也陸機疏云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風果者謂氣寒其風疾其風疾節北風謂之涼風北風箋云寒涼之風病害萬物是也北風冬

卷十七 鹿鳴

+

魚亦十月也。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
祭。與此一也。月令孟春獺祭魚，則獺亦有二
時祭魚。此類上文爲孟冬矣。鷹隼擊，然後
羅設。鷹及隼，行威擊殺衆鳥。然後設羅以田
也。宋夏小正：五月鳩化爲鷹，月令季夏鷹乃
學習。孟秋鷹乃祭鳥，則一鷹也。仲春化爲鳩，
其變從五月始。至八月當全爲鷹，與仲春相
對。故司裘云：仲秋王乃行羽物。注云：此羽物，
小鳥。鶉雀之屬。鷹所擊者，仲秋鳩化爲鷹，順
其始殺而大，班賜羽物。王制亦云：鳩化爲鷹，
而爵羅設。故據此，似八月也。但鳩化爲鷹，得
在八月言。爵羅設，則非八月之事。鄭云：順其
始殺，則鷹八月始擊。十月乃甚。又文與華連
共稱，獺相卦爲十月事也。言爵羅設者，說文
云：爵，捕鳥網。則是羅之別名。蓋其細密者也。
自此以上，是取之以時也。既言取之以時，又

當中皆隱集亦為盡物也庶人不總謂謂目不得總之使小言使小魚不得過也集本總作覆依爾雅定本作敷義俱通也若自必四寸然後始得入澤梁耳童者山無草木若童子未冠者也荏蒲之類取之以道則澤不竭也然者語助此皆似有成文但與籍散亡不知其出耳言且多文承有酒之下三章則似酒多也而以爲魚多者以此篇下三章還義上三章也下章皆疊上章句末之字謂之爲物若酒則人之所爲非自然之物以此知且多且吉且有皆是魚也

集傳興也麗歷也曆以曲薄爲笱而承梁之空者也鰭揚也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

詩經

卷十七 鹿鳴

九

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鯊鮐也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又名吹沙君子指主人肯且多肯而又多也此燕饗通用之樂歌即燕饗所薦之羞而極道其美且多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也或曰賦也下二章放此

埤雅曰今黃鱗魚也性浮而善飛躍故一日揚也燕頭魚身頰骨正黃一名黃鰭鯊大如指狹圓而長有黑點漢氏曰鯊魚多種有極大者其皮如沙今人

以爲乃魴鰭吹沙小魚耳言酒則一隨之言物則所設者廣

安成劉氏曰此詩後三章所指物之多矣肯矣有矣即前之所言酒之且多且肯且有者也乃樂工極道主人所薦之物如此以見優賓之意若作賦體則詩中所言魚亦是當時所薦之羞也朱子曰古人以魚爲重故魚麗南有嘉魚皆特舉以歌之

魚麗于罍魴鰭君子有酒多且旨

箋酒多而此魚又美也

詩經

卷十七 鹿鳴

九

疏釋魚云鰭鰭舍人曰鰭名鰭郭璞曰鰭鰭編檢諸本或作鰭鰭或作鰭鰭若作鰭鰭與郭璞正同若作鰭鰭又與舍人有異或

有本作鰭鰭者定本鰭鰭鰭與鰭音同集傳興也鰭鰭也又音鰭也

新安胡氏曰嚴氏云毛郭皆以鰭爲鰭本草云今黑鰭魚道家以爲厭者也

埤雅曰今玄鰭也諸魚中唯此魚鰭甘可食其首戴星夜則北顧此詩鰭鰭之美不若魴鰭魴鰭之美不若鰭鰭故其序如此

魚麗于罍鰭鰭君子有酒肯且旨

傳鰭鰭也

箋酒美而此魚又有

釋文 鯉音僂郭云今僂鯉白魚鮎乃兼反江
儒皆以鮎釋鯉鯉為鮎音啼又在私反毛及前
是六魚之名今日驗毛解與世不協或恐古
今名異逐

疏 釋魚有鯉鮎郭璞曰鯉今鯉額白魚也鮎
別名鯉孫炎以為鯉鮎一魚鮎鮎一魚郭
璞以為鯉鮎鮎鮎四者各為
一魚傳文質略未知從誰

集傳 與也鯉鮎也有猶多也
本草注曰大者方口背青黑無鱗多涎即鯉
魚也鯉音題

邶雅曰鯉魚黃魴魚青鯉魚玄鯉
魚白鯉魚赤則五色之魚皆備

詩經 卷十七 鹿鳴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箋魚既多又善

集傳賦也

物其旨矣維其備矣

箋魚既美又齊等

集傳賦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箋魚既有又得其時

集傳 賦也蘇氏曰多則患其不嘉旨則患其
不齊有則患其不時今多而能嘉旨而能齊
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定字陳氏曰王應之云後三章衍前三章之
辭前三章多旨有皆以酒言而衍之之辭皆
曰物以見物
之與酒稱也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集傳 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皆

闕歌魚麗笙由庚南有嘉魚笙崇丘歌

詩經 卷十七 魚麗

南山有臺笙由儀周代也言一歌一吹也

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為燕饗賓

客上下通用之樂毛公分魚麗以足前什

而說者不察遂分魚麗以上為文武詩嘉

魚以下為成王詩其失甚矣

朱子曰魚麗諸篇皆君臣燕飲之詩道主
人意以饗賓如今宴飲致語之類亦有間
敘賓客辭者漢書載客歌驪
駒主人歌客無庸歸亦此意

由庚

集傳此亦笙詩說見魚麗

南有嘉魚之什詁訓傳第十七

釋文

陸曰自此至菁菁者莪六篇并亡篇
三、是成王周公之小雅成王有雅名
公有雅德二人協佐以
致太平故亦並為正也

序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箋樂得賢者與共立於朝相燕樂也

朱子辨說序得詩意而不明其用其曰太子之君子者本無謂而誠者又以事指成王皆

詩經

卷十七

十二

失之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傳江漢之間無所產也罩罩籩也

箋烝塵也塵然猶言久如也言南方水中有

善魚人將久如而俱罩之遲之也喻天下有

賢者在位之人將久如而並求致之於朝亦

遲之也遲之者謂至誠也君子斥時在位者

也式用也用酒與賢者燕飲而樂也

釋文烝之丞反王眾也罩張教反徐又都學

郭云捕魚籠也沈音獲又音護說其形非罩

也樂音洛協句五教反得賢致酒歡情怡暢

故

疏君子既至誠如此遂得賢者共立於朝君

耳心遲其來至即嘉樂是至誠樂與賢也

言南知江漢間者以魚之善者莫善於江漢

之間且謂大而眾多必在大水南方大水唯

江漢耳必取善魚者以喻賢者之有善德也

此實與不云與也傳文畧三章一云與也舉

中明此上下是知魚雖皆與也釋器云篚謂

之罩李巡曰篚編細竹以為罩捕魚也孫炎

曰今楚篚也郭璞曰今魚罩然則罩以竹為

之無竹則以荆故謂之楚篚重云罩罩者非

一也烝塵釋言文釋詁云塵久也不言烝

為衆者若以為衆上見求魚之多無關思遲

之美則於至誠之事不顯也重言罩罩衆自

明矣不假復言衆也喻天下有賢在位之人

久如並求之斯即在朝之君子衆皆求賢其

並與俱皆出經重罩而求也

皆云太平之君子彼注云君子謂成王以彼

序云能持盈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經

陳祭天地宗廟是太平之君子為百神之主

非王不然此序云樂與賢者共之是等夷之

稱非人君之辭故知斥在位者也且人君求

賢至誠不足以為美矣人臣事君多在專利

知賢不妬自古所稀假有舉薦或事不獲已

至誠者寡耳下章箋曰君子下其臣者此言

君子博聞朝廷公卿孝經唯士言爭友大夫

詩經

卷十七

十三

以上則有爭臣。是公卿之於下民有臣之道。且人之進賢唯善之所在。所樂之賢或是已之私屬。故箋言臣以通之王。肅孫毓亦以爲在位朝廷之求賢則毛亦不斥成王明矣。

集傳興也。南謂江漢之間。嘉魚鯉質。鱖鮓肌。出於沔南之丙穴。烝然發語聲也。罩。篚也。編細竹以罩魚者也。重言罩罩。非一之詞也。

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辭曰。南有嘉魚。則必烝然而罩罩之矣。君子有酒。則必與嘉賓共之。而式燕以樂矣。此亦因所薦之物。而道

詩經

卷十七

十四

達主人樂賓之意也。

山陰陸氏曰。嘉魚鯉質鱖鱖。肌肉美。食乳泉出於丙穴。先儒謂穴在漢中沔南縣北。穴口向丙。故曰丙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

傳汕汕。櫟也。衍。樂也。

箋櫟者。今之櫟。呂也。

釋文

汕。櫟也。說文云。魚遊貌。櫟字或作巢同。

疏。釋器云。櫟謂之汕。李巡曰。汕以薄魚也。孫炎曰。今之櫟。呂。皆以今曉古。

集傳興也。汕。櫟也。以薄汕魚也。衍。樂也。

南有樛木。甘瓠。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傳興也。景。蔓也。

箋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也。綏。安也。與嘉賓燕飲而安之。鄉飲酒曰。賓以我安。

疏。案鄉飲酒燕飲而安之。無以我安之文。燕禮司正洗解。南面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則此文在燕禮矣。言鄉飲酒者。誤也。定本亦誤。以南陔與由庚之箋。皆鄉飲酒燕禮連言之。故學者加鄉飲酒

詩經

卷十七

十五

於上。後人知其不合。兩引。故畧去燕禮焉。今本猶有言燕禮者。

集傳興也。東萊呂氏曰。瓠有甘。有苦。甘瓠

則可食者也。樛木下垂而美實。景之。固結而

不可解也。愚謂此興之取義者。似比而寔興

也。

翩翩者騅。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傳騅。壹宿之鳥。

箋壹宿者。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喻賢者有

專壹之意於我。我將久如而來遲之也。

箋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

疏上章云君子思遲賢人。此章言賢者願往。

辭燕又燕頻與之燕言親之甚也。擇木之為喻將久如而來遲之者賢者遲君子物類相感所以相思遲之也。

集傳興也。此興之全不取義者也。思語辭也。

又既燕而又燕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

或曰又思言其又思念而不忘也。

詩經

卷十七

十七

慶源輔氏曰詩中興體固有此兩樣但此二章相比故於此發之也。

朱子曰來思之思語辭又思既燕而又思之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凡思字為語助者上字協韻為思慮之思者本字協韻此章則來字與末句思字協韻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集傳說見魚麗

崇丘

集傳說見魚麗

序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

平之基矣

箋人君得賢則其德廣大堅固如南山之有

基趾

朱子辨說序首句誤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

君子萬壽無期

傳興也臺夫須也萊草也基本也

箋興者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

詩經

卷十七

十七

人君有賢臣以自尊顯只之言是也人君既得賢者置之于位又尊敬以禮樂樂之則能為國家之本得壽考之福

疏言山以草木高大君以賢臣尊顯賢德之

之君子置之於位而專用之令人君得為邦家太平之基以禮樂樂是有德君子又使我國家得萬壽之福無有期竟舍人曰臺一名夫須陸機疏云舊說夫須沙草也可為萊筮都人士云臺筮細撮傳云臺所以禦雨是也十月之交曰田卒汙萊又周禮云萊五十畝萊為草之總名非有別草名之為萊陸機疏云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烝以為茹謂

之萊悉以上下類之皆指草木之名其義或當然矣

集傳興也臺夫須卽莎草也萊草名葉香可

食者也君子指賓客也此亦燕饗通用之

樂故其辭曰南山則有臺矣北山則有萊矣

樂只君子則邦家之基矣樂只君子則萬壽

無期矣所以道達主人尊賓之意美其德而

祝其壽也

本草曰其寔名香附子安成劉氏曰通前魚麗嘉魚兩篇皆一時樂

詩經

卷十七

嘉魚

十八

工所歌彼爲優賓樂賓則此詩所以美之祝

語遇謂此詩上下通用之樂當時賓客容有

爵齒俱尊足當之者蓋古人簡質如士冠禮

祝辭亦云眉壽萬年又况古器物銘所謂用

斷萬年用新眉壽萬年無疆邠其眉壽萬年

無疆之類皆爲自祝之辭則此詩以萬壽祝賓庸何傷乎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

君子萬壽無疆箋光明也政教明有榮曜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

君子德音不已

箋已止也不止者言長見稱頌也

集傳興也杞樹如檮一名狗骨

南山有栲北山有榲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

君子德音是茂

傳栲山栲榲榲也眉壽秀眉也

箋遐遠也遠不眉壽者言其近眉壽也茂盛

詩經

卷十七

嘉魚

十九

也

集傳興也栲山栲榲榲也遐何通眉壽秀眉

也

南山有栲北山有榲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

君子保艾爾後

傳栲枳枸榲鼠梓黃黃髮也耇老艾養保安

也

釋文

栲俱甫反榲首庚秋屬

疏

枸釋木無文宋玉賦曰枳枸來巢則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陸機疏云八月熟今官制種之謂之木密李巡曰鼠梓一名梗郭璞曰楸屬也陸機疏曰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是也舍人曰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孫炎曰枸而凍梨色如浮垢

集傳與也枸枳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亦名木密梗鼠梓樹葉木理如楸黃老人髮復黃也考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也保安艾養

詩經

卷十七

二十

也

本草曰木蜜生南方枝葉皆可噉亦可煎食如飴其子一名枳但味如蜜以木作屋屋中酒則味薄

問枸朱子曰機枸子建陽謂之皆拱子俗謂之癩漢指頭吾鄉呼為兼勾味甘而解酒毒人家左右前後有此木則醺酒不患矣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慶源輔氏曰後一章言遐不眉壽遐不黃耇與首章次章末句相應萬壽無期萬壽無疆者頌之之辭也遐不眉壽遐不黃耇者必之之辭也德音是茂言不但下已而已而又愈益茂盛也保艾爾後則不但為今日計而又顧其安養其後世之子孫也

人君得賢則基圖鞏固故曰邦家之基有光華故曰邦家之光愛利及民故曰民之父母燕及後世故曰保艾爾後

序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序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

序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辭

箋此三篇者鄉飲酒禮亦用焉曰乃間歌魚

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

詩經

卷十七

二十

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燕禮又有升歌鹿

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

以知其篇第之處

釋文此三篇義與南陔等同依六月序由庚

同在此者以其俱亡使相從耳

疏有其義而亡其辭亦毛氏所著於後行別

記之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儀鄉飲酒燕禮二篇俱有此辭也言間歌者堂上與堂下遞歌不比篇而間取之笙者在笙中吹之所以之者亦如南陔等遭戰國及秦之亂而失之

也。案魚麗武王詩也。而與魚問歌。南陔其
三篇亦武王詩也。乃在堂下笙歌之。是武王
之詩。得下管用之也。新宮制禮所用。必在禮
前而作。不知武王詩也。成王詩也。案禮射義
諸侯以狸首爲節。以彼類之。當在召南。但召
南無亡詩之。此故鄭於諸言辭義皆亡者。對
六篇有義無辭。新宮并義亦無。故言皆亡。不
謂已爲作序。與經俱亡。若子夏爲之作序。何
由辭及月篇并六月連序並無存者。以此知
孔子錄而不得。子夏不爲之序也。左傳昭二
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計孔子時年三
十餘矣。所以錄不得者。詩之逸亡。必有積漸。
當孔子之時。道衰樂廢。自宋公賦新宮。至
孔子定詩三十餘年。其間足得亡之也。

由儀

詩經

卷十七

二十三

集傳說見魚麗

序 蓼蕭澤及四海也。

箋 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國在九州

之外。雖有大者。爵不過子。虞書曰。州十有二

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釋文 蓼音六。薄音博。諸本作外敷。海者。晦也。

疏 使四海無侵伐之憂。得風雨之節。書傳稱

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遠往朝之

是澤及四海之事。經四章皆上二句是澤及

四海由其澤及。故其君來朝。王燕樂之。亦是
澤及之事。故序總其目焉。李巡曰。九夷在
東方。八狄在北方。七戎在西方。六蠻在南方。
孫炎曰。海之言晦。晦關於禮儀也。維師謀我
應。注皆與此同。職方氏及布憲注。亦引爾雅
云。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數既不同。
而俱云爾雅。則爾雅本有兩文。今李巡所注。
謂之四海之下。更三句云。八蠻在南方。六戎
在西方。五狄在北方。此三句。唯李巡有之。孫
炎郭璞諸本皆無也。李巡與鄭同。時鄭讀爾
雅。蓋與巡同。故或取上文。或取下文也。爾雅
本有二文者。由玉所服。國數不同。故異文耳。
亦不知九夷八狄七戎六蠻。正據何時也。此
及中候直言四海。不列其數。故引上文解之。
職方列其國數。唯五戎六狄與爾雅六戎五
狄上下不同。餘則相似。故據下文也。布憲則

詩經

卷十七

二十三

秋官承夏官之下。故同於職方焉。爾雅注
爾雅下文八蠻六戎五狄。當四海者。以明堂
位。陳周公朝於明堂之時。其數與之等。是周
時之驗。故據之焉。明堂位與職方不同者。鄭
志答趙商云。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兩文異耳。
四海之於王者。世一見耳。此經說四海來朝。
應是攝取六年時事。當與明堂位同。並以漫
言四海。故取爾雅上句。謂之四海之文。充之
其實。此當入蠻六戎五狄也。國在九州之外
者。明四海不屬九州。其州長所不領。故周禮
曰。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是也。若然。下
文蠻荆謂荆州之蠻。竟與曰。流其工于幽州。
注云。幽州北裔。則四海亦有在九州之內者
矣。言外者。以大凡化內非州牧所領。則謂之
四海之國。其境所居。不妨在九州之內。禹貢
萬里大界。盡以九州目之。故得有荆州之蠻。

及幽州爲北裔也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六
戎南蠻雖太日子是雖有大者爵不過子其
大者曰子小者曰男而已左傳曰驩戎男是
也若殷爵三等無子男則四夷之君爲伯爵
也而書序曰武王勝殷果伯來朝注云果伯
南方諸侯世一見者以武王即位來朝是九
州外爲伯爵又虞書曰州有十二師外薄四海
咸建五長明四海是九州之外也何者既言
州十有二師是九州之內立師也又曰外薄
四海咸建五長是四海在九州之外矣所引
者卑陶謨文也彼鄭所注尚書經作外薄今
定本作外敷恐非也彼注云九州州立十二
人爲諸侯之師以佐其牧外則五國立長使
各守其職此建五長即下典禮所謂子故彼
注云子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遜其諸侯
之賢者以爲之子子猶牧是也余彼上云獨

詩經

卷十七

二十四

成五服至于五千鄭以爲禹治水輔成五服
土方萬里以七千里內爲九州七千四百九
千里者之方四十九以其一爲畿內餘四十
八八州分之各得方千里者六計一州方百
里之國二百七十里之國四百五十里之國
八百計一州有一千四百國以二百國爲名
山大川不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國以百國
立一師故州有十二師鄭又云八州九千六
百國又四百國在畿內以子男備其數是鄭
計充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思之文
朱子辨說序不知此爲燕諸侯詩但見零露
之云即以爲澤及四海其失與野有蔓草同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
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傳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漙漙然蕭上露貌
踰寫其心也

箋興者蕭香物之微者喻四海之諸侯亦國
君之賤者露者天然必潤萬物喻上者恩澤
不爲遠國則不及也既見君子者遠國之君
朝見於天子也我心寫者輸其情意無留恨
也天子與之燕而笑語則遠國之君各得其
所是以稱揚盛美使聲譽常處天子

詩經

卷十七

二十五

疏蕭所以得長太者由天以善露潤之以興
得所者彼西夷之君由王以意澤及之然
此蕭是香物之微者天不以其微而不潤也
喻四海諸侯乃國君之賤者王不以其賤而
不及也既蒙王澤乃來朝見自言得見王者
我心則舒寫盡矣朝之後王又與之燕飲而
笑語兮感上之恩皆稱揚王之德美是以使
王得有聲譽又常處天子之位兮言爲天子
所保不憂危亡也釋草云蕭蒿也李巡曰
獲一名蕭郭璞曰即蒿也生民曰取蕭祭脂
郊特牲曰藝蕭合馨香是蕭爲香物也

集傳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漙漙然蕭上露
貌君子指諸侯也寫輸寫也燕謂燕飲譽善

聲也。處安樂也。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言樂也。亦通。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言蓼彼蕭斯，則零露漙漙矣。既見君子，則我心輪焉而無留恨矣。是以燕笑語而有譽處也。其曰既見，蓋於其初燕而歌之也。

詩經

卷十七 有堂

二十六

安成劉氏曰：左傳晉郤至曰：宴以示慈惠，蓋謂升殿于祖，相與共食，所以示慈愛恩惠也。慶源輔氏曰：諸侯來朝天子，天子見之而得以輪焉其心，而無所留戀，相與燕飲語笑和悅，則上下皆可以保有其聲譽與和樂也。荷上之於下也，有所養而不斂盡其情。下之於上也，有所畏而不敢申其意，則是上下不幸否之時也。禍端亂萌皆由於此。尚何能保有其安樂於長久乎。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夷，壽考不忘。

傳：漙漙，露蕃貌。龍，寵也。夷，差也。

箋：爲龍爲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已也。

疏：言遠國之君，奉主恩澤，今皆來朝，既見王者，爲君所寵遇，爲君所光榮，又燕見之也。

使四海稱頌之不忘也。

集傳：與也。漙漙，露蕃貌。龍，寵也。爲龍爲光，喜其德之詞也。夷，差也。其德不夷，則壽考不忘矣。褒美而祝頌之，又因以勸戒之也。

慶源輔氏曰：使天子以得見諸侯爲寵光，則諸侯之德之美可知矣。故口以戒之。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孔燕。宜弟，令德壽登。

詩經

卷十七 有堂

二十七

傳：泥泥，沾濡也。豈，樂弟易也。爲兄亦宜。爲弟亦宜。

箋：孔，甚燕安也。

疏：遠國之君既朝見君子，爲君子所接遇，故皆甚安，而情又喜樂以怡易也。君子既接遠國得所，而又燕見以盡其歡，是君子爲人之能宜爲人兄，宜爲人弟，隨其所爲，皆得其宜，故能有善德之興。壽，飢樂之福也。

集傳：與也。泥泥，露濡貌。孔，甚。豈，樂弟易也。宜

兄宜弟，猶曰宜其家人。蓋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如晉詛無畜，群公子秦鍼懼遷。

之類故以宜兄宜弟美之亦所以警戒之也

壽豈壽而且樂也

左傳宣公二年曰初晉驪姬之亂無畜群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杜氏注云詛盟誓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官又昭公元年曰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遷於郕適晉注云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遷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也慶源輔氏曰言既見君子相與厚為燕飲以嘉其樂易之德則又推言能以是樂易之德而宜其兄弟焉則其令德將既壽而且樂矣安成劉氏曰令德壽豈即上章末二句之意而宜兄宜弟者又即不與其德之本而所以為教國人者也

詩經

卷十七

二十八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俾華沖沖和

離離萬福攸同

傳濃濃厚貌俾也華華首也沖沖垂飾貌

在軾曰和在鑣曰轡

箋此說天子之車飾者諸侯燕見天子天子

必乘車迎于門是以云然攸所也

疏言遠國之君既見王者又蒙垂意燕見於

傳已說其燕見之車飾君子近乘燕見之車

和鈴與衡鑣之八寶其聲離離然乘是車服

屈已之尊降接卑賤思遇若是是王為主得

所故宜為萬福之所同皆得歸聚之釋器

云轡首謂之華郭璞曰轡也然則馬轡所

軾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華偉皮為之故云

轡華轡首垂也故載見日和鈴央央是也

在鑣曰轡謂轡鈴置於馬之鑣郭璞曰鑣馬勒傍鐵

也言置鈴於馬口之兩傍此無文也故鄭不

從之禮記注云轡在衡駟鐵箋云置轡於鐵

異於乘車是鄭以乘車之轡不在鑣知此天

子所乘以迎賓則亦乘車也轡不當在鑣矣

此箋不易之者以駟鐵已明之此從可知也

知燕見述諸侯者以王唯親禮不下堂而

見諸侯耳朝宗當迎之故秋官大行人說

車迎之法王主步數從六服諸侯尚有車迎

則四之若車迎可知燕王歡心不可不接

既然迎接不得無車故燕禮云若四方之賓

公迎之于大門內是燕有迎法也案大行人

上公九命二車九乘介九人禮九年朝位賓

王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輶輶者五人侯伯以

七為節立當前侯輶者四人子男以五為節

立當車衡輶者三人注云王立當軫又鄭注

下曲禮以春夏受贊於朝受享於廣以生氣

文也秋冬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鄭又以親

禮不出迎諸侯則冬遇亦不迎然

則秋冬燕見亦無出迎之法也

集傳興也濃濃厚貌俾也華華首也馬轡

所把之外有餘而垂者也沖沖垂貌和轡皆

鈴也在軾曰和在鑣曰轡皆諸侯車馬之飾

詩經

卷十七

二十九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俾華沖沖和

離離萬福攸同

傳濃濃厚貌俾也華華首也沖沖垂飾貌

在軾曰和在鑣曰轡

箋此說天子之車飾者諸侯燕見天子天子

必乘車迎于門是以云然攸所也

疏言遠國之君既見王者又蒙垂意燕見於

傳已說其燕見之車飾君子近乘燕見之車

和鈴與衡鑣之八寶其聲離離然乘是車服

也庭燎亦以君子目諸侯而稱其勢所之美
正此類也攸所同聚也

建安何氏曰京山程氏云和金口木舌
金口金舌勢在衡上近於馬和在轅上衡是車
前橫木駕馬者即轅也轅是車上橫板手所
憑伏以致敬者升車則馬動馬動則勢鳴勢
鳴則和應自然有箇節奏若車行速則不相
應行遲則不響若雜然都響皆不合節奏
埤雅曰勢雖曰和雄曰勢
安成劉氏曰集傳於四鐵以爲乘車之勢在
衡則此傳勢字
恐當作衡字

葵蕭四章章六句

葵蕭

卷十七

葵蕭

三十

慶源補氏曰一章葵笑語今是以有葵處
今通上下而言之天子與諸侯皆然也下
三章則專美諸侯二章三章
則又因以勸戒而警教之也

序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箋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覲會同天子
與之燕所以示慈惠

疏此及彤弓言諸侯不得不言天子以對心
葵蕭序不言諸侯文無所對故不言天子
也首章言王燕諸侯雖至於夜留與飲燕無
問同姓異姓皆不醉不歸是天子恩厚之義
也下三章乃分別說之二章言同姓則成夜
飲之禮非同姓讓之則止三章言庶姓卒章

言二王之後不得成其夜飲故云善德善儀
言其不至於醉也首章直言湛露斯不指
所在之物總下章云草木也故下章名言草
木以充之以同姓一類故廣舉草木庶姓非
一族之人喻以異類之木二王之後同爲天
子所尊譬之同類之木各取其所象也豐草
杞棘言露在桐椅不言露在承上露在可知
不言異姓與三恪者兄弟甥舅禮不同要夜
飲之美非宗不可則異姓從庶姓禮
也三恪卑於二代其亦在異姓中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傳與也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晞乾也露雖

湛湛然見陽則乾厭厭安也夜飲私燕也宗

葵蕭

卷十七

葵蕭

三十一

子將有事則族人皆待不醉而出是不親也
醉而不出是渫宗也

箋與者露之在物湛湛然使物柯葉低垂喻

諸侯受燕爵其義有似醉之貌諸侯族酬之
則猶然唯天子賜爵則貌變肅敬承命有似
露見日而晞也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
子與族人燕爲說爾族人猶群臣也其醉不
出不醉出猶諸侯之儀也飲酒至夜猶云不

醉無歸此天子於諸侯之儀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

釋文 厭韓詩作情

疏 物得露而湛湛然柯葉低垂非見日之陽則不得乾而舒放也以與諸侯受王燕飲而鬼戕然威儀縱弛非天子之賜爵則不承命而嚴肅也是王燕諸侯恩厚至於厭厭安閑之夜尚與燕飲其意殷勤以留賓客言不至於醉不得歸也露之所濡必在草木此言所征以總下文教養亦順經直言在物物正謂下章豐草杞棘也物得露而低猶諸侯得酒而醉其醉必在燕未諸侯旅酬則然以奉行旅酬燕宋之事故以露見日而乾喻諸

詩經

卷十七

三十三

侯有承命之事燕之天子有命唯賜爵耳言宗子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宗子或與之圖事則當飲之酒若宗子不飲之酒使不醉而出是不親族人若族人飲宗子酒至醉仍不出是深慢宗子也言此者非宗子之義族人雖醉尚留之飲族人之義雖不至醉亦當辭出是士法自當留賓賓則可以辭去天子於諸侯義亦當然書傳曰既待其宗然後得燕燕私者何而與族人飲飲而不醉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與此傳司毛伏當各有所據也族人至醉而有出有不出之二途猶諸侯至醉亦當辭出若不辭出是深慢王也是以諸侯皆當辭出但王得其辭異姓則聽之出同姓則留之飲也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是燕必至夜故欲留之夜飲也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旬

人執大燭於庭關人爲燭於門外是兩階門庭皆有燭也彼兩階與門言執燭此云皆設大燭總而言之

集傳與也湛湛露盛貌陽日晞乾也厭厭安也亦久也足也夜飲私燕也燕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湛湛露斯非日則不晞以興厭厭夜飲不醉則不歸歸於其夜飲之終而歌之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詩經

卷十七

三十三

傳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

箋豐草喻同姓諸侯也載之言則也考成也

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異姓其讓之則止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而樂桓公命以火繼之敬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于是乃止此之謂不成也

疏 豐草得露則湛湛然柯葉低垂以興同姓諸侯得王燕飲則威儀寬縱也至於厭厭安閑之夜留之私飲雖則辭讓以其宗室之故則留之而成飲以崇親厚焉陳敬仲飲

桓公酒莊二十二年左傳有其事飲桓公酒者桓公至敬仲之家而敬仲飲之酒也故鄭志卷張逸云時桓公節敬仲若哀公館孔子之類杜預亦云桓公賢敬仲之故幸賢人之家是也言卜晝不卜夜者服虔云臣享君必卜示敬慎也此燕諸侯王爲之主彼桓公飲酒敬仲爲主而得證此者君適其臣君爲主人其進退在君所裁敬仲之辭與諸侯之讓同故得爲證也

集傳興也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蓋路寢之屬也考成也

丘氏曰言在所尊者之室華谷嚴氏曰燕禮云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注

詩經 卷十七 三十四

云路寢寢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箋杞棘也異類喻庶姓諸侯也令善也無不善其德言飲酒不至於醉

疏杞棘之木得露則湛湛然柯葉低垂以興庶姓諸侯得王燕飲皆威儀寬縱也此庶姓明信之君子雖得王之燕禮飲酒不至於醉莫不皆善其德使之無過差

集傳興也顯明允信也君子指諸侯爲賓者也令善也令德謂其飲多而不亂德足以將

之也

疊山謝氏曰顯者其心明白洞達允者其心忠信誠懇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顯允君子莫不令儀

傳離離垂也

箋桐也椅也同類而異名喻二王之後也其實離離喻其薦俎禮物多於諸侯也飲酒不至於醉徒善其威儀而已謂該節也

釋文 該節古哀反字亦亦作該同戒也

詩經 卷十七 三十五

疏其桐也其椅也言二樹當秋成之時其子實離離然垂而蕃多以興其杞也其宋也

二君於王燕之時其薦俎衆多而於王爲客加其厚恩故也此二王之後樂易之君子雖得王之燕禮飲酒不至於醉莫不善其威儀令可觀望也以此變在言其實當燕之時唯酒與薦俎酒則樽不屬賓賓所尊者唯薦俎耳昭二十五年宋樂大心曰我於周爲客是二王之後其尊與諸侯殊絕故知薦俎禮物多於諸侯也此美天子之燕諸侯無不醉之理故燕飲賓醉乃出是燕末必醉也此與上章善威儀箋皆云不至醉者言其蘊藉自持不至醉亂內實困酒空善外儀故云徒善其威儀而已又言善儀早晚謂該節當奏該

夏之節猶善威儀以其美人必舉其終故知富隆之節也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

降秦陔夏取所執庸以賜鍾人於門內番遂
出是也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故據燕禮以況
之二王之後燕罷
而出不必秦陔夏

集傳與也離離垂也令儀言醉而不喪其威
儀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

集傳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
宴樂之於是賦湛露曾子曰前兩章言厭
厭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雖過三爵亦

詩經

卷十七 湛露

三十六

可謂不繼以淫矣

杜氏曰朝而受正教也
慶源輔氏曰顯允明信也豈弟樂易也明
信者固宜其有德矣樂易者則恐其或畧
于威儀也樂易君子而威儀無不令焉此
其所以為成德也既醉則情或佚焉在宗
則儀可畧矣然莫不令儀此其所以為成
禮也不醉無歸見其情之厚也存宗載考
見其情之親也莫不令德見其德之存乎
中者善也莫不令儀見其儀之見其外者
善也厚而不親則上之待下者猶未至也
德雖令而儀有關焉則臣之持身猶不足
也

豐城朱氏曰此詩前兩章言厭厭夜飲所
以道其情之相親也後兩章言令德令儀

又美其德將而無醉也然則是詩也
其亦褒美之中而寓規戒之意也歟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一
百四句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十七終

詩經

卷十七 湛露

三十七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十八

明 後學張溥 纂

彤弓之什二之三

序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箋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饗禮之於是

賜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矢千諸侯賜弓矢然

後專征伐。

釋文彤徒冬反彤弓赤弓也。愾很也。杜預云

詩經

卷十八 彤弓

音盧黑弓也。本

疏經三章上二句言諸侯受王彤弓是賜之

之事故云錫以兼之。愾很也。謂夷狄戎蠻

不用王命王心恨之命諸侯有德者使征之

既勝而獻其所獲之功於王王親受之又設

饗禮禮之於是賜之弓矢也。獻功者伐四夷

而勝則獻之其伐中國雖勝不獻故莊三十

一年左傳曰凡諸侯有四方之功則獻於王

以警於夷中國則否其賜有功不須四夷之

功也。晉文侯夾補周室平王東遷洛邑無伐

也。襄二十六年左傳曰將賞則加膳加膳則

祇賜將欲賞人尚加殺膳况弓矢之賜賞之

大者焉得無其禮也。為賜以設饗而賜之故

鄭先言饗也其饗之日先受弓矢之賜後受

獻禮之禮也。且王以賜弓為重故經先言賜

弓。後言饗之事也。若僖二十八年左傳說晉

文公敗楚於城濮獻公於王王饗禮命晉侯

賓下乃言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以弓矢似

先饗後賜者彼饗禮命賓別行饗禮非賜日

之饗也。故丁未獻俘已酉設宴是先饗禮以

勞其功。它日乃賜之弓矢更加策命其賜之

日別行饗禮。莊十八年號公晉侯朝王王饗

禮命之賓。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饗禮命

之賓於時不賜特行饗禮賜之日實行饗禮

而左傳審武子云以覺報宴者杜預云欲形

弓者以明報功宴樂非謂賜時設饗禮審武

子所言及晉文侯文公所受皆并有茲弓此

詩獨言彤弓者以二文皆先形後茲形少茲

多舉重可以包輕也有弓則有矢故亦不言

矢也。傳文直云茲弓矢千故服虔云矢千則

弓十首章為總目下二章分而述之。毛以為

藏之於其家以示子孫先棄之乃藏以禮後

始藏於其家以藏為重先言之非受時也。解

之喜之由悅樂而賜之故舉之為總也。饗之

是大禮之名。右之禮之是饗時之事亦饗為

總也。鄭藏載於車即

彤弓昭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

既設一朝饗之。

傳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昭弛貌言我也

貺賜也。

箋言者謂王策命也。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之。受出藏之。乃反入也。貺者欲加恩惠也。王意慇懃于賓。故歌序之大飲賓曰饗一朝。猶早朝。

釋文 昭反

疏 毛以爲形赤之弓。昭然而弛。既天子以此賜我。我則於王受之矣。既受之。我當於家藏之。以示子孫。不忘大功也。於時王既賜諸侯。以弓。又饗禮之。我有嘉善之賓。中心至誠。而貺賜之。以鐘鼓既爲之設。一旦早朝。大設禮而饗之。鄭以叙王之意。言我形赤之弓。

卷十八 形弓

王

昭然弛弓。以賜諸侯。則受策命之言。與此賜之弓出而藏之。乃反入也。餘同。周禮無形弓之名。言講德習射。則形弓。周禮當唐大弓也。夏官司弓矢。有六弓。王。弧。夾。虞。大。鄭云。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虞。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經曰。唐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也。如是則鄭以此形弓及旅弓於周禮爲唐大。故言勞者受得之後。則以學射。故云以講德習射也。但唐大者是其體強弱之名。此形旅者爲弓色之異。稱爲弓者皆漆之。以禦後霜露。漆之爲色。赤之而已。形既是赤。則知旅者爲黑也。色以赤者。周之所尚。故賜弓赤一。而黑十。以赤爲重。

舊經

卷十八 形弓

四

耳。服虔云。旅弓以射甲革。權質。則以旅弓爲周禮之弧。安得賜旅弓多形弓。少則禮不得過之。而以形爲準。射當唐大。合七。成規。旅弓爲王。弧。合九。成規。準之。周禮非其差也。周禮又有入矢。弓弩各四。其弓之矢。有枉殺。矯恒。而恒矢。云用諸散射。鄭云。散射。謂禮射及習射。與此講德習射事同。則形矢。旅矢。當周禮恒矢也。此言昭弛貌。說文云。昭。弛。謂弛之而體反也。此言昭弛貌。則受弓矢者。皆定體之弓。弛而賜之。至於凡平敵。禮自出。臨時之宜。故曲禮有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弓定體未定體之事。不與此同。傳訓言爲我。不解藏義。王意云。我藏之以示子孫也。鄭以此歌本叙王意。故云有嘉賓。不得諸侯言我受藏之也。晉文公受弓矢之賜。傳稱王命尹氏及王子武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故知言者謂王命策也。此直言藏之。則受出藏之。乃反入者。以傳說晉文公既從命云。受策以出。出入三觀。故知之。饗者烹太牢。以飲賓。是禮之大者。故曰大飲。賓曰饗。謂以大禮飲賓。獻如命。數般牲。俎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燕。薦燕有折俎。公當享。卿當燕。言一朝者。言王殷勤於賓。早朝而卽行禮。故云一朝。猶早朝以燕。如至夜。饗則如其獻數。禮成而罷。故以朝言之。昭元年左傳云。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饗不終日也。

集傳賦也。形弓。朱弓也。昭。弛貌。貺。與也。大飲賓曰饗。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東萊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

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實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之視府藏爲已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刑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也。膏者賞。功臣解體。至

詩經

卷十八 彤弓

五

有印刑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華谷嚴氏曰。賜弓不張。度源謂氏曰。守之者不重。則得之者亦輕。予之而不試。則其感之也亦淺。畀之而不速。則其視之也亦玩。而不以爲恩矣。然其所以重所以誠。所以速者。非懼其得之輕。感之淺。視之玩也。盡吾之理而已。
漢哀帝建平四年。上發武庫兵。送侍中董賢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母將隆奏。武庫兵器天下公用。今便辟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非所以示四方也。
唐德宗興元元年。加李懷光太尉。賜鐵券。懷光尋反。馬燧取長春懷光繼死。昭宗景福二年。以王行瑜爲太師。號尚父。賜鐵券。後王行瑜舉兵犯關。李克用克邠州。王行瑜伏誅。

彤弓召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傳載以婦也。喜樂也。右勸也。

箋出載之車也。右之者。主人獻之。賓受爵。奠於薦右。既祭俎。乃席末坐。卒爵之謂也。

釋文。右毛音又。鄭如字。薦右也。

疏。下章言饗。饗賓之前。止有獻賓。初獻未得。名爲勸。則謂設享禮。勸其功也。成二年左傳曰。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是也。此勸既非勸酒。故卒章。章亦言爲享以報。

詩經

卷十八 彤弓

本

其功左傳曰。以覺報宴是也。案燕禮云。主人筵前獻賓。賓升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膳宰獻醴。賓升筵。膳宰設折俎。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於薦右。與取醢。坐絕祭齊之。如於俎。坐執手執爵。送祭酒於薦末。坐卒爵。彼卒酒。卽此卒爵。爵卽酒也。

集傳賦也。載抗之也。喜樂也。右勸也。尊也。

安成劉氏曰。載彤弓於弓祭。抗弓使正。言其藏之謹也。

彤弓召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

既設。一朝饗之。

傳彙。輯也。好說也。饗報也。

箋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醕。醕猶厚也。勸也。

釋文 醕本又作醕。弓云。

疏 案燕禮賓既受獻。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賓揖升。酌以酢主人於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又曰。遂卒爵。是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也。又曰。主人酌賓。降筵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又曰。主人酌賓。西階上拜受。爵於筵前。反位。主人拜。遂酌賓升席。坐。祭酒。遂奠於薦東。是主人又飲而酌賓。曰醕也。其鄉飲酒亦然。彼注醕勸酒。與此厚勸一也。鄭傳曰。醕導飲。主

詩經

卷十八 彤弓

七

集傳 賦也。秦韜好說。醕報也。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自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醕。醕猶厚也。勸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廬陵曹氏曰。始而藏器。以待有功之人。則不敢輕。及其推誠以錫有功之人。則不敢惜。王者於賞功之物。始而不知重其物。則必有輕視之心。而人亦褻之矣。終而不出。

於誠心。又吝而不果。則人雖得之。亦不以爲恩矣。故未有功之時。則藏之也。不敢輕。既有功之時。則誠心與之。而無所惜。王者賞功之大權。當如是矣。

集傳 春秋傳。寧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鉉弓矢千。以覺報寡。注曰。愾。恨怒也。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爲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鄭氏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東萊呂氏曰。所謂專征者。如

詩經

卷十八 彤弓

八

四夷入邊。臣子篡弒。不容待報者。其它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強臣拜表輒行者異矣。

晉穆帝永和七年。桓溫屢求北伐。詔書不聽。溫拜表輒行。安帝隆興三年。孫恩陷會稽等郡。劉牢之鎮京口。發兵討恩。拜表輒行。

序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箋 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

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

疏王制云興立小學之學乃言若有循教者

名曰秀士又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

官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大學曰俊士

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大學者不征於

司徒曰造士又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

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注云進士可進

受爵祿又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

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

後爵之如是從鄉人中教之為秀士是教學

之從秀士漸至於進士是養之以漸也進士

論材任官而又爵之是至於官爵之也其養

成爲此五士是長育人材也進士是材之大

成故官爵以進士爲主但人材有限官有尊

卑其進士以下學已大成超踰倫輩亦可隨

材任之不必要至進士始官之也卒章箋云

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材無所

廢是秀士以上皆可爲官也

詩經

卷十人 菁菁者莪

九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傳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大

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

然

箋長育之者既教學之又不得役也既見君

子者官爵之而得見也見則心既喜樂又以

禮儀見接

疏言菁菁然茂盛者蘿蒿也此蘿蒿所以得

以興德盛者是學士也此學士所以致德盛

者由升在彼學中得君之長育故使德盛人

君既能長育人材教學之又使官而用之故

此學士既見君子則心喜樂且又有禮儀見

接也又君子能養材與官又接之以禮故下

所以歌之也言此養莪者以中而長遂也舍

阿陵有所居之勢草得於中而長遂也

人曰莪一名蘿郭璞曰今莪蒿也陸機疏云

莪蒿也一名蘿蒿也生澤田漸如之處菜似

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香

似蘿蒿

集傳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

大陵曰阿君子指賓客也此亦燕飲賓客

之詩言菁菁者莪則在彼中阿矣既見君子

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或曰以菁菁者莪

詩經

卷十人 菁菁者莪

十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也下章放此

本草注曰一名莪蒿莖葉如青蒿開

淡紅紫花結角子長二寸許微變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傳中沚、沚中也、喜樂也。

集傳興也、中沚、沚中也、喜樂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傳中陵、陵中也。

箋古者貨貝、五貝為朋、錫我百朋、得祿多、言

得意也。

疏言錫我是人己之辭、故為得祿也、言古者

食貨志以爲大貝牡貝、五貝者、漢書

五也、言爲朋者爲小貝以上四種各一貝爲

一朋、而不成者不爲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

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爲朋、非總五貝爲一

朋也、故志曰大貝四寸八分以上直錢二百

一十文、二貝爲朋、牡貝三寸六分以上直錢

五十文、二貝爲朋、小貝二寸四分以上直錢

三十文、二貝爲朋、小貝一寸二分以上直錢

一十文、二貝爲朋、不成貝寸二分漏度不得

爲朋、率板直錢三文是也、以志所言王莽時

事、王莽多舉古事而行

五貝、故知古者貨貝焉。

集傳興也、中陵、陵中也、古者貨貝、五貝爲朋、

錫我百朋者、見之而喜、如得重貨之多也、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傳楊木爲舟、載沉亦沉、載浮亦浮。

箋舟者、沉物亦載、浮物亦載、喻人君用人文

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才無所廢、休者、休休然

釋文休、美也。

疏言君之於人、唯才是用、故既見君子而得

震載育之類、箋傳皆以載爲則、然則此載亦

爲則、言則載沉物、則載浮物也、傳言載沉亦

載解義、非經中之載也。

集傳比也、楊舟、楊木爲舟也、載、則也、載沉載

浮、猶言載清載濁、載馳載驅之類、以比未見

君子而心不定也、休者、休休然言安定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序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

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

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

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

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

白華廢。則廉耻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淇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箋從此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六

詩經

卷十八 六月

十三

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

疏 此經六章皆在北伐之事。序又廣之。言宣王所以北伐者。由於刺厲王。小雅盡廢。致令四夷交侵。以故泚叙所廢之事焉。鹿鳴言和樂且耽。故廢則和樂缺矣。以下廢缺其義易明。不復須釋。由庚以下。不言缺者。叙者因文起義。明與上詩別。王見缺者。爲剛君父之義。不言缺者。爲柔臣子之義。以文武道同。故俱言缺。周公成王則臣子也。故變文焉。由儀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故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此與由庚全同。由庚言陰陽。此言萬物者。由庚言由陰陽得理。萬物得其道。由儀則指其萬物生得其宜。本之於陰陽。所以異也。此二十二篇小雅之正經。王者行之所以養中國而威四夷。今盡廢事不行。則王政衰壞。

詩經

卷十八 六月

十四

中國不守。四方夷狄來侵之。中夏之國微弱矣。厲王廢之。而微弱宣王能禦之。而復興。故博而詳之。而因明小雅不可不崇。以示法也。此篇北伐。下篇南征。蠻狄之侵。則有之矣。其戎夷則小雅無其事。厲王之末。天下大壞。明其四夷俱侵也。江漢命召公平淮夷。明是厲王之時。淮夷亦侵也。首章傳曰。日月爲常。周禮王建太常。二章傳曰。出征以佐其爲天子。是自於已之辭。觀此則毛意此篇王自征也。卒章傳曰。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似共留不去之辭者。王肅云。宣王親伐獫狁。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追逐。乃至於太原。如肅意。宣王先歸於京師。吉甫還時。王已處內。故言以孝友之臣處內也。肅以鎬爲京。京未必是毛之意。其言宣王先歸。或得傳旨不然。不得載常簡閱。遣將獨行也。鄭以爲獨遣吉甫。王不自行。王基卽鄭之徒也。云六月使吉甫。采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唯常武宣王親自征耳。孔晁王肅之徒也。言六月王親行。常武王不親行。故常武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非王親征也。又曰。王奮厥武。王旅嘽嘽。皆統於王師也。又曰。王曰還歸將士。稱王命而歸耳。案出車文王不親。而經專美南仲。此篇亦專美吉甫。若將帥從王而行。則君統臣功。安得專歸美於下。若王自親征。飲至大賞。則從軍之士。莫不在焉。何由吉甫一人獨多受社。常武言王旅。客可統之於王。經云赫赫業業。有嚴天子。說天子之容。復何統乎。又遣將誓師。可稱王意。經言王曰還職事。在既克之後。事平理自當還。在軍將所專制。何當假稱王命。始遣師也。

朱子辨說魚麗以下篇次爲毛公所移而此序自南陔以下八篇尚仍儀禮次第獨以鄭譜誤分魚麗爲文武時詩故遂移此序魚麗一句自華黍之下而升於南陔之上此一篇與小序同出一手其得失無足議者但欲證毛公所移篇次之失與鄭氏獨移魚麗一句之私故論於此云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傳棲棲簡閑貌也飭正也日月爲常服戎服也熾盛也

詩經

卷十八 六月 十五

箋詁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戎車革輅之等也其等有五戎車之常服章弁服也此序吉甫之意也北狄來侵甚熾故王以是急遣我于曰匡正也王曰今女出征玁狁以正王國之封畿

疏毛以爲六月之時王以北狄侵急乃自征而禦之簡選閑擇其中車馬士衆棲棲然其所簡練戎車既皆飭正矣戎車所駕之四牡又騤騤然強盛王乃載是日月之常建之於車及兵戎之服以此而伐玁狁也王所以六月簡閑出兵者由玁狁之寇來侵甚熾我

詩經

卷十八 六月 十六

王是用之故須急行也王於是出行征伐以匡正王之國也鄭以爲吉甫六月受命北征卽闕士衆棲棲然所簡戎車既齊正矣所乘四馬皆強壯騤騤然乃載是常從戎章弁之服以出征也吉甫意云所以六月行者以北狄來侵甚盛我王是用遣我之急也王曰今汝出征玁狁以正王國之封畿我故盛夏而行也日月爲常春官司常文謂之王旌畫日月也服戎服也卽亦章弁服也但分爲二事故與鄭異征伐之詩多矣未有顯言月者此獨言之故云記六月者明其急也春官中車掌王之五路革輅以卽戎故知戎車革輅之等也春官車僕掌戎路之倅廣車之倅闕車之倅屏車之倅輕車之倅注云此五者皆兵車所設五戎也戎路王在車所乘廣車橫陣之車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屏車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吉甫用所乘兵車亦革輅在軍所乘與王同但不知備五戎以否鄭因事解之不必備五也言載之者以戎服當戰陳之時乃服之在道未服之司服云凡兵事章弁服注云章弁以韎韐爲弁又以爲衣春秋晉郤至衣韎韐之附注是也周禮云章弁皮弁服皆素裳白舄又雜問志云韎韐之不注不讀如幅注屬也幅有屬者以淺赤韐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舄也知淺赤者以詩言韎韐有與以韎韐茅蒐染之而與爲赤貌若不淺則終故知淺赤也聘禮君使卿章弁歸饗餼注云章弁韎韐之弁其服蓋韎韐布以爲衣而素裳不韎韐爲衣者以鄉之婦饗餼常用皮弁以權事之宜而用章弁故彼注云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也取相近耳以皮弁衣故彼

韋弁木用赤布也。以皮革同類。故孝經注曰。田獵戰伐冠皮弁。援神契云。皮弁素積。軍旅也。皆以皮弁統韋言之。若分別言之。戰伐用韋。不用皮也。此所載者。據將帥服耳。其餘軍士之服。下章言既成我服是也。通皆韋皮。故坊記注云。唯在軍同服耳。僖五年左傳曰。均服振振。取號之旂。是同也。禮在朝及齊祭。君臣有同服多矣。鄭獨言在軍者。為僕右無也。以君各以時服。僕右恒朝服。至在軍則同。故言雅耳。言王國者。以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要服之內。是王國之封畿也。

集傳賦也。六月建未之月也。棲棲猶皇皇不安之貌。戎車兵車也。旂整也。騤騤強貌。常服

詩經

卷十八

六月

十

戎事之常服。以韎韐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白舄也。獫狁即獫狁。北狄也。孔甚熾盛。匡正也。成康既沒。周室寢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彘。獫狁內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序其事如此。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乃六月而出師者。以獫狁甚熾。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於是出征以正

王國也

漢氏曰。詩言六月徂暑。則為夏正可知。須溪劉氏曰。以為未月極是。周以子月為歲首。而月數未嘗改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傳物。毛物也。則法也。言先教戰然後用師。師行三十里。出征以佐其為天子也。

箋王既成戎服。將遣之。戒之曰。日行三十

詩經

卷十八

六月

十

里。可以舍息。王曰。令女出征伐。以佐助我天子之事。禦北狄也。

疏毛以為宣王之征所簡車馬者。乃比同力之物。四驪之馬。此四驪之馬。先以閑習之。

維有法則矣。所以今用之。維此六月之時。既成我軍士之戎服。我軍士戎服既成。於是師行日三十里耳。王於是出行征我獫狁。成已為天子之大功也。鄭唯以吉甫獨行。王于為日為異。夏官校人云。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士物馬而頒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傳以直言物則難解。故連言毛物以曉人也。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為主。亦不厭其同色也。故曰四驪彭彭。又曰乘其四驪。田獵齊足。而曰四黃既駕。是皆

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騶駼是中。騶駼是驂。是也。書傳曰。征伐必因蒐狩以開之。開之者何。貫之。貫之何。習之是也。此述宣王之征。是師行之事。美事明得禮。故諸軍法皆以三十里爲限。漢書律歷志計武王之行亦準此也。

集傳賦也。比物齊其力也。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吉事尚文。武事尚強也。則法也。服戎服也。三十里一舍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既比其物而日

書經

卷十八

六月

十九

四驥則其色又齊。可以見馬之有餘矣。開習之而皆中法。則又可以見教之有素矣。於是此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引道。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王命於此而出征。欲其可以敵王所愾。而佐天子耳。

廬陵彭氏曰。陳氏云。以厲王大亂之餘。而又獵狁之患。意其必舍卒不暇爲計。而今也。比物四驥。開之維則。蓋其車馬之修。器械之備。非一日也。

四牡修廣。其大有顙。薄伐獵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傳修長廣大也。顙大貌。奏爲膚。大公功也。嚴威嚴也。翼敬也。

箋服事也。言今師之羣帥。有威嚴者。有恭敬者。而共典是兵事。言文武之人備定安也。

釋文顙說文云大頭也。

疏毛以爲王所將戎車所駕之四牡。形容修長。而又廣大。其大之貌。則有顙然。以此之

書經

卷十八

六月

二十

強。薄伐獵狁之國。以爲天子之大功也。非直車馬之強。又有威嚴之將。恭敬之臣。而共典掌是兵武之事。其嚴者。威敵厲衆。敬者。撫和上下。既有此文武之臣。共掌兵事。以此而往。故當克勝而安定王國也。鄭唯據吉甫爲異。

集傳賦也。修長廣大也。顙大貌。奏薦膚。大公功。嚴威翼敬也。共與供同。服事也。言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也。

廬山謝氏曰。薄伐者。叛則伐之。服則舍之。不窮征遠討也。爲將必嚴不嚴。則軍心不齊。爲帥必敬不敬。則軍事不整。故曰有嚴有翼。豐城朱氏曰。兵事不可以不嚴。尤不可以不

敬書曰欽承天子威命敬也又曰威克厥

愛允濟嚴也嚴敬二字乃用師之要道

玁狁匪茹整居焦獲侵鎬及方至於涇陽織文
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傳焦獲周地接於玁狁者鳥章錯華鳥爲章
也白旆繼旄者也央央鮮明貌元大也夏后
氏曰鈞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
戎先良也

箋匪非茹度也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言玁
狁之來侵非其所當度爲也乃自整齊而處
周之焦獲來侵至涇水之北言其大恣也織

織也鳥章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皆著焉
鈞盤行曲直有正也寅進也二者及元戎皆
可以先前啓突敵陳之前行其制之同異未

聞

釋文爾雅十莪周有焦獲鎬王云京師織音
志又尺志反殷言古今經注作擊無殷
字

疏毛以爲王師已行數伏之罪故陳其放恣

而處我周之焦獲之地又侵鎬及北方之地
至於涇水之北侵及近地實爲大甚故以當
合征之而將帥以下皆有微織之象其文有

鳥隼之章以帛爲旆旆中央然鮮明皆有致
死之備以行也又有戎車十乘以在軍先欲
以啓突敵陳之前行由玁狁之恣而用伐之

鄭唯據吉甫爲異澤地云周有焦獲郭璞
曰今扶風池陽縣中是也其澤數在瓠中
而數外猶焦獲所以接於玁狁也孫炎曰周

岐周也以焦獲繼岐周言之則於鎬京爲西
北矣以北狄言之故爲北方耳整齊而處
之者言其居周之地無所畏懼也鎬方雖在

焦獲之下不必先焦獲乃侵鎬方據在北方
在焦獲之東北若在焦獲之內不得爲長遠

也水北曰陽故言涇水之北涇去京師爲近
故言大恣毛不解鎬方之文而出車傳曰
方近玁狁之國鎬方文連則傳意鎬亦北方

地也王肅以爲鎬京故王基駁曰據下章云
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
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亦從晉楚歸來也故

知鎬日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鎬去京師千里
長安洛陽代爲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
洛陽縣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孫毓亦以箋
義爲長釋天云錯華鳥曰旆孫炎曰錯置
也華急也畫急疾之鳥於旆也鄭志答張逸
亦云畫急疾之鳥是也司常云鳥隼爲旆
釋天云繼旆曰旆故云白旆繼旆者也旆與
旆古今字也定四年左傳白旆旆旆旆旆
也以其繼旆旆之因以爲狀故曰胡不旆旆
此旆而言旆者散則通名言微織者以其

在軍爲徽號之織史記漢書謂之旗幟幟與織字異音同也將帥以下示皆著焉謂此織文鳥章白莢夾央也以下示皆著焉謂此織絳爲旅書名於末以徽爲織知者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注云物名者所司常掌九異名也屬謂徽織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也又曰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云事名號織所以顯別衆官樹之於位朝者各就焉觀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旗而立此其類也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也三者旌旗之細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細長半幅綴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徽織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今大閱禮象而爲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

司馬曰仲夏教養舍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注云號名者徽織所以相別也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爲之被之以備死事帥謂軍將至五長是將帥以下自五長以上不見士卒其有無不明蓋亦各有之矣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謂百官以職從王者象其所建旌旗畫之謂之爲事州里各象其名者謂州長至比長象其所建之旌旒謂之爲名家各象其號者謂卿大夫采地之臣象其所建之旌旒謂之爲號此唯有王采大司馬仲夏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卿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帥以門名者帥謂六軍之將皆命卿營所治國門以在門所建之旌旒爲徽織之此帥從伍長以上但以卿統名焉事則司常官府各象其事是也縣鄙各以其名者謂六遂縣正以下至都長卿以州名者謂州長至比長野以邑名者謂六遂以外公邑大夫此三者即司常所云州里各象其名也家以號名者即司常所云家象其號也百官各象其事者即司常所云官府各象其事也夏后氏曰鉤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司馬法文也春官巾車職曰金路鉤樊纓注云鉤讀如婁領之鉤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是也鉤鞶之文定本鉤鞶作鉤般此實在馬駕乃設之巾車以爲車飾故得車取名焉鄭兼言鞶者并舉其類以曉人也周禮鞶路無鉤此獨設鉤故以名車也此車備設鉤鞶其行曲直有正故云先正也或即鄭云曲直有正蓋謂此車行鉤曲般旋曲直有正不必爲馬飾也寅進也此車能進取遠道故云先疾也其元戎者傳以訓元爲大故鄭不復解之言大車之善者故

云先
良也。

集傳賦也。茹度整齊也。焦獲鎬方皆地名。焦

未詳所在。獲郭璞以爲瓠中。則今在耀州三

原縣也。耀州三原縣今隸陝西西安府。鎬劉向以爲千里之

鎬則非鎬京之鎬矣。亦未詳其所在也。方疑

卽朔方也。涇陽涇水之北。在豐鎬之西北。豐

在今陝西西安府涇陽縣。言其深入爲寇也。織幟字同。鳥

章鳥隼之章也。白旆繼旄者也。央央鮮明貌。

詩經

卷十八 六月

三

元大也。戎戎車也。軍之前鋒也。啓開行道也。

猶言發程也。言獫狁不自度量深入爲寇

如此。是以建此旌旂。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

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

安成劉氏曰。南仲亦以獫狁之難。往城朔方

靈夏等州之地。則此獫狁所侵者。疑卽其地

也。左傳云。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因獫狁爲寇

而聲罪致討。則直而壯矣。易曰。師出以律。否

臧凶。今討獫狁而旌旂鮮明。選鋒銳進。則律

而臧矣。此所以爲宣王中興之師也。歟。

曹氏曰。以帛續旄末爲燕尾。戰則旆之。

史記三王世家注曰。韓嬰章句云。車有大戎

十乘。謂車漫輪。馬被甲。銜轡之上。盡有劍戟

名曰陷軍之車。臨川王氏曰。元戎十乘。所謂選鋒也。兵法兵

無選鋒曰此。疊山謝氏曰。兵法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

也。元戎啟行。可以摧鋒破陣。左傳所謂先人

有奪人之心也。豐城朱氏曰。謂之十乘。則爲馬四匹。甲士

三十人。其爲步卒亦不過七百二十人而止

耳。數非加多也。而味其辭意。則獫狁之難也

若不足平矣。所以然者。惟其辭直。故其氣壯。

惟其用之以律。故每事而盡善。彼夷狄雖衆

且盛。又惡足以敵王者之師哉。

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

獫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傳輕。擊佶。正也。言逐出之而已。吉甫尹吉甫

也有文有武。憲法也。

箋戎車之安。從後視之如擊。從前視之如軒。

然後適調也。佶壯健之貌。吉甫此時大將也。

疏毛以爲王征獫狁。既出鎬方。獫狁退。王身

還反而使吉甫逐之。故此章更叙車馬之

盛。言兵戎之車。既安正矣。從後視之如輕。從

前視之如軒。是適調矣。其所駕四牡之馬。既

正大矣。且須復開習。吉甫以此薄伐獫狁。故

不敢當。遂追奔逐北。至于太原之地。王師所

以得勝者。以有文德武功之臣尹吉甫。其才
器可為萬國之法。受命逐狄。王委任焉。故北
狄遠去也。鄭以為元來吉甫獨行。以信為
壯健為異。宣王德盛。兵強。嚴狁奔走。不敢
與戰。吉甫直逐出之而已。采芑出車。皆言
訊獲。此無其事。明其不戰也。莊三十年齊
人伐山戎。公羊傳曰。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
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耳。何休
曰。時齊桓公力但可驅。
逐之而已。義與此同。

集傳賦也。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

也。凡車從後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然後

適調也。信壯健貌。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

詩經

卷十人

六月

手

大原府陽曲縣

即今太原府陽曲縣隸山西

至于太原言

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

此。吉甫尹吉甫此時大將也。憲法也。非文無

以附眾。非武無以威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

之為法矣。

疊山謝氏曰。漢唐而下。結紳介冑。分為兩途。
愚儒武夫。各持一說。不知三代將帥。必文武
全才。可以為萬邦之法。則者也。
安成劉氏曰。此言吉甫之武。必先之以文。上
言吉甫共武之服。必本於嚴翼之德。末言吉
甫飲至。必及於孝友之友。文事武備。誠非兩

途也。北伐可見其武。崧
高。烝民詩可見其文。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

諸友。包鰲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傳祉。福也。御進也。侯維也。張仲賢臣也。善父

母為孝。善兄弟為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

友之臣處內。

箋吉甫既伐嚴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則

歡喜矣。又多受賞賜也。御侍也。王以吉甫遠

詩經

卷十人

六月

手

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今飲之酒。使其諸友

思舊者侍之。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也。

張仲吉甫之友。其性孝友。

疏

毛以為吉甫逐出嚴狁。遠出中國。有功而

福也。王所以燕禮樂之。則歡喜既多。受賞賜之

酒。進其宿在家諸同志之友。與俱飲。以盡其

歡。又加之以包鰲膾鯉。珍美之饌。燕賜厚矣。

其所進諸友。維誰在其中。有張仲。其性孝友

在焉。言吉甫之賢。有此善友。因顯所任得人

也。鄭唯吉甫元帥。專征。又以御為侍。言飲

酒。則有侍者。諸友舊恩之人。以此為異。鄭

以諸友侍之爲尊崇之意故易傳也言加珍
美之饌者以燕禮其牲狗天子之燕不過有
牢牲魚鱉非常
膳故云加之

集傳賦也社福御進侯維也張仲吉甫之友
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此言吉甫燕
飲喜樂多受福祉蓋以其歸自鎬而行永久
也是以飲酒進饌於朋友而孝友之張仲在
焉言其所與宴者之賢所以賢吉甫而善是
燕也

詩經

卷十人六月

三九

臨川王氏曰忠也者移孝以爲之者也順也
者移友而爲之者也故言忠順之臣必及孝
友之友
慶源輔氏曰吉甫以天子之將有功而曠相
與宴者固不一也後篇謂方叔嘗與伐獯狁
者亦豈得而不與焉而詩人乃獨舉夫孝友
張仲之爲賢則又可見吉甫之文而不專以
武功爲善矣然此但爲吉甫旣歸而私自與
朋友燕飲而已非宣王燕之也
豐城朱氏曰宣王非吉甫無以成其功吉甫
非張仲無以成其德苟無孝友之人朝夕講
貫於其素則文武之德何自成而修攘之功
何自
立哉

六月六章章八句

藍田呂氏曰北伐之事所以自治者常優
暇而有餘所治於彼者常簡畧而不盡
疊山謝氏曰一章曰戎車旣餞四牡駉駉
二章曰比物四驥三章曰四牡修廣五章
曰戎車旣安四牡旣佶西北平原廣野舉
目千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序采芑宣王南征也

疏 謂宣王命方叔南征蠻荆之國言伐者以
彼有罪伐而討之猶執斧以伐木言征者
已伐而正其罪故或
并言征伐其義一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
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
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鞶革

詩經

卷十人采芑

三九

傳興也芑菜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
歲曰畝宣王能新美天子之士然後用之方
叔卿士也受命而爲將也涖臨師衆干杆試
用也奭赤貌鉤膺樊褭也
箋興者新美之喻和治其家養育其身也方
叔臨視此戎車三千乘其士卒皆有佐師扞
敵之用爾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

七十二人宣王承胤美卒盡起率者率此戎車士卒而行也翼翼壯健貌弗之言蔽也車之蔽飾象席文也魚服矢服也修華轡首垂也

疏人須芑為菜我薄采此芑於何處乎當於耕其田於此苗畝之中以新田苗畝謂已之也以興須人為軍士我薄取人於何處乎當於彼蒙教於此被育之家以蒙教被育已和治其家養育其身士必勇武可用故於彼取之也既於新美被養處召得軍士而大將方叔臨視之其車衆之多中有三千乘矣其

詩經

卷十人采芑

王

士皆有佐師并敵之用是取之得人也大將方叔率之以行乃自乘其四騏之馬此四騏之馬翼然甚壯健矣又此所駕路車有與然而赤其車以方文竹簾之器其馬婁領有鉤上所載有魚皮為矢服之器其馬婁領有鉤在膺有樊纓之飾又以條皮為轡首之章而垂之方叔既率士衆乘是車馬往征之陸機疏云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為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屬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是也蓋者災也金和柔之意故孫炎曰苗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金和也田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苗是也臣工傳及易注皆與此同唯坊記注云二歲曰食三歲曰新田坊記引易之文其注理不異當是轉寫誤也田耕二歲新成柔田采必於

詩經

卷十人采芑

王

新田者新美其菜然後采之故以喻宣王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也二歲曰新田可言美苗始一歲亦言於此苗畝者苗對未耕亦為新且二歲之後耕而殺草亦名為苗鄭謂穠苗南畝為耕田是柔田之耕亦為苗也于此苗畝文在新田之下未必一歲之田也天子六軍千乘今三千乘則十八軍矣所以然者宣王承厲王之亂荆蠻內侵衆少則不足以敵之故美卒盡起而有此三千也地官小司徒職曰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以其餘為美唯田與追寇竭作起軍之法家出一人故鄉為一軍唯田獵與追寇皆盡行耳今以敵強與追寇無異故美卒盡起若然彼三等之家通而率之家有二人半耳縱令盡起唯二千五百乘所以得有三千者蓋出六遂以足之也且言家二人三人之者舉其大率言耳人有死生數有曉易六鄉之內不必常有千乘況美卒豈能正滿二千五百也當是時出軍之數有三千耳或出於公邑不必皆鄉遂也瞻彼洛矣云赫給有奭彼茅蒐染為真故知赤貌也言鉤膺樊纓者以此言鉤是金路故引金路之事以說之在膺之飾唯有樊纓故云鉤樊纓也巾車注云鉤婁領之鉤也金路無錫有鉤亦以金為之是鉤用金在領之飾也彼注又曰美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纓今馬鞶金路其樊及纓以五采屬飾之而九成是帶鞶在膺故言膺以表之也巾車金路同姓以封也今方叔所乘者或方叔為同姓也又下云方叔元老則方叔五官之長是上公也上公雖非同姓或亦得乘金路矣不乘華路者以章

路臨戰所乘此時受命率車未至戰時故不言戎車也

集傳興也。芭，苦菜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

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爲茹。卽今苦蕒菜，宜馬

食。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田一歲曰菑，二

歲曰新田，三歲曰畝。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爲

將者也。涖，臨也。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衆，

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

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也。然此亦極其

詩經

卷十人 采芭

三五

盛而言。朱必實有此數也。師衆，干、扞也。試，肄

習也。言衆且練也。率，總率之也。翼翼，順序貌。

路車，戎路也。夷，赤貌。簟第，以方丈竹簟爲車

蔽也。鉤膺，馬婁頰有鉤，而在膺有樊有繯也。

樊，馬大帶，纓，鞅也。條華，見蓼蕭篇。宣王之

時，蠻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芭而食。

故賦其事以起興。曰薄言采芭，則于彼新田

于此菑畝矣。方叔涖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

試矣。又遂言其車馬之美，以見軍容之盛也。

安成劉氏曰：兵車戰鬪之車，駕馬，所謂小車

也。重車，輜重之車，駕牛，所謂大車也。兵車一

乘，則士卒共七十五人。重車一乘，則將之者

二十五人。其中炊家十人，同守衣甲五人。

廩養五人，樵汲五人。朱子曰：南征荆蠻，想不甚費力，不曾大段戰

鬪，故只盛稱其軍容之盛而已。

薄言采芭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

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軹錯衡八鸞瑤瑤

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瑤蔥珩

傳鄉所也。軹，長轂之軹也。朱而約之。錯，衡文

衡也。瑤瑤，聲也。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

瑤珩，聲也。蔥，蒼也。三命，蔥珩。言周室之強，車

服之美也。言其強美斯劣矣。

箋中鄉，美地名。交龍爲旂。龜蛇爲旐。此言軍

衆將帥之事皆備。命服者，命爲將受王命之

服也。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也。

釋文

軹，祁支反。廣雅云：軹，轂也。瑤，本亦作瑤。芾，本又作芾。或作紱。皆音弗。劍，本又作璣。

亦作鎗同。珩音衡。煇音皇。又音晃。朱衣裳本或作朱衣纁裳。纁行也。

疏言方叔爲將。既率戎車。將率而行。乃乘金車。以朱纁約其轂之軹。錯置其文於車之

上。衡車行動。其四馬八轡之聲。瑤瑤然。其身則服其受王命之服。黃朱之帶。於此煌煌然。

鮮美。又有瑤瑤然之聲。所佩蒼玉之珩。以此車服之美。而往征伐也。說文云。軹。長轂也。

則穀謂之軹。考功記說兵車乘車。其轂長於田車。是爲長轂也。言朱而約之。謂以朱色纁束車轂。以爲飾。輪人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

注云。容者治轂爲之形容也。篆。轂約也。蓋以皮纁之。而上加以朱漆也。金路以金爲飾。轂色宜與金同。且言路車有輿。輿是赤貌。故知約必用朱也。錯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其飾之物。不知何所用也。以言斯皇。故知

黃朱也。斯。子傳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皆朱黃。據天子之服言之也。於諸侯之服。則謂之赤帶耳。玉藻云。一命緝。二命黼。三命黻。四命緝。五命黼。六命黻。七命緝。八命黼。九命黻。皆謂方叔也。故云三命。意珩明至九命。皆意珩非謂方叔也。三命也。此上三章皆云其車三

千。言周室之強。路車朱帶。言車服之美也。必言其強美者。斯劣弱矣。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不和。有孝慈。明名生於不足。詩人所以盛矜於強美者。斯爲宜。王承胤劣弱矣。而言之也。春官司服云。凡兵事。率弁注云。率弁以赫韋爲弁。又以爲承裳。是朱之淺者。故得以朱表之。周禮注云。章。章弁素裳。此連言朱裳者。以經云朱帶。帶從裳色。故知裳亦朱也。不用戎服素裳者。以其命將。非在軍。不

青
卷十八 宋
三

可純如之也。亦變爲美。故雜以祭服之飾焉。

集傳與也。中鄉民居其田。尤治約束。軹轂也。以皮纁束兵車之轂。而朱之也。錯。文也。鈴在

鑣曰轡。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瑤瑤聲也。命服。天子所命之服也。朱帶。黃朱之帶也。

皇。猶煌煌也。瑤。玉聲。蔥。蒼色如蔥者也。珩。佩首橫玉也。禮三命赤帶蔥珩。

屋。屋彭氏曰。荀子云。錯衡以養目。和鸞之聲以養耳。則錯衡八鸞。皆以爲耳目之權也。此

與上章言方叔帥兵之時。其精神氣焰。見於旌旗車馬。佩服之間。有以聳人觀聽。其勝歟也。必矣。

魯氏曰。帶佩非軍服。金路非戎車。和鸞非戎馬。所以然者。方叔克壯其猶。如吳起將戰。不帶劍。諸葛武侯不親戎服。羊祜輕裘而盛著威名。杜預身不跨馬。自能制勝。故詩人詠其車服之美而已。

慶源輔氏曰。首章其車三千。師于之試云者。其車馬之衆盛。與師衆之所以扞禦夫敵者。又練習也。二章其車三千。旂旐央央云者。則言其車馬之衆盛。旗幟之鮮明也。先言此而後有率止者。始則臨之。終則率之以行也。首章乘其四騏以下。言方叔所乘之戎路。其飾甚備。二章約軹錯衡以下。又言車馬之盛。命服之美。所以見天子付託之重。錫命之蕃。

青
卷十八 宋
三

而方叔之威儀整暇如此。可以決其有成也。其與後世以一勇之夫爲民之司命者異矣。

就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泣止其車

三千師于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

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傳戾至也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鞠告

也淵淵鼓聲也入曰振旅復長幼也

箋隼急疾之鳥也飛乃至天喻士卒勁勇能

深攻入敵也爰於也亦集於其所止喻士卒

詩經

卷十八

三

須命乃行也三稱此者重師也鉦也鼓也各

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言爾二千五百人爲

師五百人爲旅此言將戰之日陳列其師旅

誓告之也陳師告旅亦互言之伐鼓淵淵謂

戰時進士衆也至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

闐然振猶止也旅衆也春秋傳曰出曰治兵

入曰振旅其禮一也

疏然而疾者彼飛隼之鳥也其飛乃高至天雖能高飛亦集其所止之處不妄飛以

與彼勇武之衆其勇能深入於敵雖則勇戰亦稟於將帥之命不妄動也以此勁勇之征

伐故方叔臨視之其車之衆有三千乘皆有

佐師打敵之用方叔既臨視乃率之以行也

未戰之前而陳闐闐然有鉦人擊鉦以靜

之鼓人伐鼓以動之至於臨陳欲戰乃陳師

陳旅誓而告之以賞罰使之用命明信之方

叔既誓師衆當戰之時身自伐鼓率衆以作

其氣淵淵然爲衆用力遂敗蠻荆及至戰止

將歸又欲陳振旅伐鼓闐闐然由將能如此

所以克勝也釋鳥云鷹隼其飛疾也郭璞

人曰謂隼鵠之屬羣羣其飛疾羽聲也郭璞

云鼓翅羣羣然疾說文曰隼擊鳥也陸機疏

云隼鵠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

謂之雀鷹春化爲布殺者是也定本土卒勁

勇作至勇周禮有錡錡錡錡無錡也說文

詩經

卷十八

三

云鉦鏡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鉦即鏡也

鼓人云以金鏡止鼓大司馬云鳴鏡且卻聞

鉦而止說文又曰鉦鉦也鉦也則錡鉦相類

俱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錡鉦也形如小

鐘是錡亦是鉦也錡以節鼓非靜之義故知

征以靜之指謂鉦也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此

非臨陳獨然依文在陳師鞠旅之上是未戰

時事也古者春教振旅秋教治兵以戎是

大事又三年一教隱五年左傳曰三年而治

兵入而振旅是也征伐之時出軍至對陳用

治兵禮戰止至還歸用振旅法各異而禮同

天云。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此引春秋傳者。莊八年公羊文也。公羊爲祠兵。彼爲誤。故改其文而引之。長幼出入先後不同。而云禮一者。謂擊鼓動衆。坐作進退如一也。

〔集傳〕興也。隼。鵠屬。急疾之鳥也。旻。至爰於也。鉦。鐃也。鐃也。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鉦鼓各有人。而言鉦人伐鼓。互文也。鞠告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此言將戰陳其師旅。而誓告之也。陳師鞠旅。亦互文耳。淵淵。

鼓聲平和。不暴怒也。謂戰時進士衆也。振止旅衆也。言戰罷而止其衆以入也。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也。闐闐。亦鼓聲也。或曰盛貌。程子曰。振旅亦以鼓行金止。言隼飛旻天而亦集於所止。以興師衆之盛。而進退有節。如下文所云也。

董氏曰。闐闐衆行聲也。

螽斯蠻荆。大邦爲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

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傳〕螽。動也。蠻。荆。荆州之蠻也。元。大也。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壯。大。猶道也。嘽嘽。衆也。嘽嘽。盛也。

〔箋〕大邦。列國之大也。猶。謀也。謀。兵謀也。方叔率其士衆。執其可言問所獲敵人之衆。以還

歸也。言戎車旣衆盛。其威又如雷霆。言雖久在外。無罷勞也。方叔先與吉甫征伐玁狁。今往征伐蠻荆。皆使來服於宣王之威。美其功之多也。

詩經

卷十八

采芑

四

釋文

嘽嘽。本又作嘽。同。

〔疏〕上章未言所伐之國。故於此本之。言我所伐者。乃螽斯蠻荆。不遜之蠻荆。不遜王命。侵伐鄰國。動爲寇害。與大邦爲讐。怨。列國之大。尚致讐怨。其傍小國。受害多矣。故我方叔天子之大老。能光大其軍謀之道。以討之。旣得克勝。方叔乃率其士衆。執其可言問所獲敵人之衆。以還歸也。方叔士衆所乘戎車嘽嘽。然衆嘽嘽然盛。如霆之發。如雷之聲。可畏言

方叔善於用衆，雖久不勞也。如此明信之方，叔其功大矣。昔曰共吉甫已征，嚴仇之國，今又特往征伐蠻荆，皆使之來服於宣王之威。言其每有大功也。毛爲猶道鄭以爲猶謀也。軍之道亦謀也。釋訓云：蠢，不遜也。郭璞曰：蠢，動爲惡，不謙遜也。是時方叔爲五官之伯，故稱上卿。云方叔卿士，元老皆兼官也。以軍將皆命卿，故言卿士爲元帥，故以上公兼之。

集傳賦也。蠢者動而無知之貌。蠻荆，荊州之蠻也。大邦猶言中國也。元大猶謀也。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嘽嘽衆也。焯焯盛也。寔疾

詩經

卷十人 采芑

聖

雷也。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新安胡氏曰：王氏云此章美其成功，言以布將董大衆，荆人自服，不待戰而屈也。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永嘉陳氏曰：北伐南征之詩。班師時作六月之辭，迫采芑之辭，緩六月以討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豐城朱氏曰：北伐之詩，是言行軍之法。南征之詩，是紀行軍之實。不言其法，則無以見軍制之復不紀其實，則無以見民數之復。欲知宣王之復古，觀此二詩而可見矣。

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箋：東都，王城也。

疏：案王制注云：武王國殷之地，中國三千，海隅五千，至周公成王，斥大九州之界，乃中國七千，海隅萬里。彼注者據文而言耳。武王崩後，王室流亡，四國皆叛，不暇外討，三監既定，即爲太平制禮，便云大界，王制據其初伐紂言耳。武王之末，竟應稍大，言復文武之境土，以文武周之先王，舉以言之，此當復成康之時也。何則？文王未得天下，其境與武王不同，而配武言之，明爲先王而言也。武初武未土境畧同，故舉文武而言。大界，王制之法，據禮爲正耳。不然，豈周公數年攝政，能使三倍大於武王？宣王攘夷，夷狄仍小，武王三倍，且宣王中興明君，美其復古，此諸成康纔四分之一，則展也。大成徒虛言耳。若宣王復古，始廣三千，則厲王之末，當城壞壓境，以文逆意，理在不然。言修車馬，即首章二章上二句是也。言備器械，攻戰之具，三章建旆設旄之類是也。復會諸侯於東都，四章是也。言復者，對上篇爲復，猶卷耳言又也。因田獵，即六章七章是也。而選車徒，即三章上二句是也。王者能使諸侯朝會，是事之美者，故以會諸侯爲主焉。首章致會同之意，二章三章致田獵之意，末章行也。四章言王至東都，諸侯來會，五章言田獵之後，射餘獲之禽，六章七章言田

詩經

卷十人 車攻

聖

同，而配武言之，明爲先王而言也。武初武未土境畧同，故舉文武而言。大界，王制之法，據禮爲正耳。不然，豈周公數年攝政，能使三倍大於武王？宣王攘夷，夷狄仍小，武王三倍，且宣王中興明君，美其復古，此諸成康纔四分之一，則展也。大成徒虛言耳。若宣王復古，始廣三千，則厲王之末，當城壞壓境，以文逆意，理在不然。言修車馬，即首章二章上二句是也。言備器械，攻戰之具，三章建旆設旄之類是也。復會諸侯於東都，四章是也。言復者，對上篇爲復，猶卷耳言又也。因田獵，即六章七章是也。而選車徒，即三章上二句是也。王者能使諸侯朝會，是事之美者，故以會諸侯爲主焉。首章致會同之意，二章三章致田獵之意，末章行也。四章言王至東都，諸侯來會，五章言田獵之後，射餘獲之禽，六章七章言田

獵之事卒章總數美之也。班餘獲射在田獲之後而先田言之者以射見諸侯羣臣之事因上章諸侯來會而即說之令臣事自相次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麗麗駕言徂東

傳攻堅同齊也。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麗麗克實也。東洛邑也。

疏宣王言我會同之戎車既堅緻矣我戎馬既齊力矣四牡之馬麗麗然克實矣當為我駕我當乘之以往東都與諸侯行會同也。

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釋畜文也。

詩經

卷十人車攻

四

李巡曰祭於宗廟當加敬謹取其同色也。其氏曰戎事謂兵革戰伐之事當齊其力以載千戈之屬舍人曰田獵取牲於苑園之中追飛逐走取其疾而已。

集傳賦也攻堅同齊也傳曰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麗麗充實也東東都洛邑也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為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于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

選車徒焉故詩人作此以美之首章汎言將往東都也。

慶源輔氏曰車以堅緻為善馬以齊同為盛首章並言其攻與同矣故二章但言其善與盛也。豐城朱氏曰車攻馬同泛言其軍實之盛也四牡麗麗則自君子所乘者言之也軍政修治於閑暇之時而四牡充實於啟行之日則可以駕言而徂東矣。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傳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為防或舍其中褐

詩經

卷十人車攻

四

纒旃以為門裘纒質以為櫛間容握驅而入聲則不得入左之者左右之者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

箋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

釋文甫如字大也鄭音補謂圃田鄭黻也艾魚廢反褐音曷黻魚列反何魚子反

門中闕聲音計劉兆注穀梁云繼也本又作
擊音同或古歷反射食弋反杭苦浪反舉也
緩本亦作
緩而佳反

詩經

卷十八車攻

四六

疏之馬又甚盛大東都之界有廣大之草可
以就而田獵焉當為我駕此車馬我將乘之
而往狩獵於彼言既會諸侯又與田也鄭唯
圃田為異田獵者必大莫殺野草以為防
限作田獵之場擬殺圍之處或復止舍其中
謂未田之前誓士戒眾故教示戰法當在其
間止舍也其防之廣狹無文既為防限當設
周衛而立門焉乃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
竿以為門之兩傍其門蓋南開並為二門用
旃四褐也又以裘纏樞質以為門中之闕闕
車軌之裏兩邊約車輪者其門之廣狹兩軸
頭去旃竿之間各容一握握又四指為四寸
是門廣於軸入寸也入此門當馳走而入不
得徐也以教戰試其能否故令驅焉若驅之
其軸頭擊著門傍旃竿則不得入也所以罰
不工也以天子六軍分為左右雖同舍防內
令三軍各在一方取左右相應其屬左者之
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伍也此夏
苗之田也周禮仲夏教養舍鄭云夏舍草止
也軍有草止之法此苗田即草止故仲冬教
大閱云前期羣吏戒眾庶修戰法虞人萊所
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
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
旗物鼓鐸獨饒各帥其民而致實明幣旗誅
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注云乘芟除可
陳之處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四表積二百五
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數未聞鄭云芟

詩經

卷十八車攻

四六

草為教戰之所傳言芟草為田獵之處明先
獵以教戰合圍又在間焉二者同處也鄭以
最南一表以北百步為二表又北百步為一
表又北五十步為四表謂之後表是四表二
百五十步也以下有以旌為左右和之門故
言左右之廣當容三軍但步數未聞耳彼又
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
叙和出左右注云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
兩旌以為之叙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彼旌
即此旃也彼言叙和出此言驅而入不同者
此據實明時初入和門既入同在後表之中
將以敘戰也既誓從後表前至第二表一弊
其旗車徒皆坐又從第二表至前第三表又
又從前第三表至最前退却敘振旅至後表禮
畢當從是以出田故叙和出左右周禮以旌
為左右和之門文在教戰下者以教戰之時
直言建旌後表之來不說入門之事故不言
立門教畢以叙和出因其將出而言立門也
敘戰既畢士卒出和乃分地為屯既陳車驅
車卒奔驅禽肉之於防然後焚燒此防草在
其中而射之舉綏為表天子諸侯殺之時因
獻其禽於其下也故戰不出所期之頃田不
出所獲之防不逐奔走謂出於頃防者不逐
之古之道也抗射謂既射舉之因置虞旗於
其中受而致禽焉受禽獵止則弊之故王制
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注云
下謂弊之是殺禽已訖田止而弊綏也昭入
年穀梁傳曰芟蘭以為防以葛覆簪為禁與
此不同鄭志答張逸云戰有頃數不能盡其
多少猶今戰場者不出其頃界田者不出其
防也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則用火田
獵唯在冬耳此言焚而射之自焚所芟之草

非故火田獵四時皆焚之也故地官山虞澤虞皆云大田萊山田之野言大田則天子四時之田皆然矣既萊其地明悉焚之以下云搏獸于教教地名則甫草亦是地名故易之且東都之地自有圃田故引小雅以證之郭璞曰今榮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職方曰河南口豫州其澤故曰圃田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內故宣王得往田焉集傳賦也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甫草甫田也後爲鄭地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內故往田也此章指言將往狩于圃

詩經

卷十八 車攻

車

田也

安成劉氏曰宣王嘗封庶弟於西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其子武公當平王時徙封于東都然後圃田爲鄭地開封府中牟縣今隸河南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旒設旒搏獸于教

傳之子有司也夏獵曰苗囂囂聲也維數車

徒者爲有聲也教地名

箋于日也獸田獵搏獸也教鄭地今近榮陽

疏毛言宣王欲嚮東都之時其是子群吏之有司於是爲將夏田之苗選數車徒不爲

謹譁唯數者有聲囂囂然言時官人皆能其事也既選車徒王言當建立旒於車而設旒牛尾於旒之首與旒同建我當乘之往搏取禽獸於教地也鄭以于爲日則之子斥宣王爲異大司馬仲夏教茆舍如振旅之陳羣吏選車徒謂數擇之也此時事與彼同則有司謂羣吏有事者大司馬之屬矣傳以此子爲有司下文之子亦非王身當謂凡從王者非獨司馬官屬也夏獵曰苗則此時宣王爲夏田也上云駕言行狩者是獵之總名但冬獵大於三時故狩爲冬獵名耳非宣王發意嚮東都歷冬夏也

集傳賦也之子有司也苗狩獵之通名也選數也囂囂聲衆盛也數車徒者其聲囂囂則

詩經

卷十八 車攻

車

車徒之衆可知且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又見其靜治也教近榮陽地名也此章言

至東都而選徒以獵也

朱子曰不教斥王故以有司言之

東萊呂氏曰教山名晉師救鄭在教郭之間土季設七覆於教前則教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囂囂可以設伏所謂東有甫草即此地也宣王往東都以會諸侯爲上而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爲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傳言諸侯來會也。諸侯赤芾金鳥，鳥達屨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釋陳也。

箋金鳥，黃朱色也。

疏言宣王之至東都，四方諸侯駕彼四牡之馬而來，其四牡之馬，則奕奕然閑習，既朝見於王，而服赤芾金鳥之芾，與王行會同之禮者，有陳于會同之位，言各以爵之尊卑陳列於其位次者。言諸侯赤芾，則天子當朱芾也。言金鳥達屨者，天官屨人注云：鳥有三等，金鳥為上，冕服之鳥下，有白鳥、黑鳥。此云金鳥者，即禮之赤鳥也。故箋云：金鳥黃朱色，加金為飾，故謂之金鳥。白鳥、黑鳥猶有在其上者，為尊，未達其赤鳥，則所尊莫是過，故云。

詩經

卷十八

車攻

四九

達屨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此鳥也，而曰屨，屨通名，以鳥是祭服，尊卑異之耳。故屨人兼掌屨鳥，是屨為通名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宗伯文也。注云：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國者，王將有征伐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如是則會同其禮各別，不得並行之矣。且此時王與諸侯會東都，指十二年之事，言同者，以會同對文，則別散則義通，會者交會，同者同聚，理既是。

一故論語及此連言之。集傳賦也奕奕，連絡布散之貌。赤芾，諸侯之服。金鳥，赤鳥而加金飾，亦諸侯之服也。時見

日會，殷見曰同。釋陳列聯屬之貌也。此章言諸侯來會朝於東都也。

臨川王氏曰：人君宜朱芾，而此赤芾者，會同故也。准其臣庶，則朱芾君道也，故方叔服其命服，則朱芾會同於王，則赤芾也。臣道也，故此會同則赤芾也。

決拾既飲，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傳決，鉤弦也。拾，遂也。飲，利也。柴，積也。

箋飲，謂手指相次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既同，已射同復將射之位也。雖不中。

詩經

卷十八

車攻

辛

必助中者舉積禽也。

釋文決，本又作夫，武作決。飲，音次，便利也。

疏此章言諸侯從王田罷，賜射餘獲之事也。言時諸侯所有決之與拾，既與手指相比，大而和利矣。弓之與矢，既強弱相得而調適矣。既田畢，王以餘獲之禽賜之，則以此射而取之。此射夫皆已射一番，若中得禽者，既同復將射之位，欲更射以求禽也。若以射之而不中者，則又助我中者舉積禽。此文承諸侯之下，射夫即諸侯也。其大夫亦在獲射之中，則此可以兼焉。諸侯而謂之射夫者，夫男子之總名。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手指相比，次而後射，得和利，故毛云：飲利也。弓體有強弱，各其力。

之所便。又弓矢之各有安危。調之使相得。
田無射禮。唯既田。乃有班餘獲。射在於澤宮。
言同復將射之位。在澤宮之位也。以言助我
舉積。是不得射者助他人也。故射雖不中。必
助中者舉積禽矣。御射禮云。禮射不主皮。不
勝者降。即此是也。此謂士大夫以上有禮射
者。庶人則以主皮當禮射。故卿大夫以五物詢衆。三曰主皮是也。

集傳賦也。決以象骨爲之。著於右手大指。所
以鈎弦開體。拾以皮爲之。著於左臂以遂弦。
故亦名遂。伏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
得也。射夫蓋諸侯來會者同協也。柴說文作
詩經 卷十八 車攻 五
掌。謂積禽也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
也。此章言既會同而田獵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傳言御者之良也。言習於射御法也。

箋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
中如椎破物也。

疏王既會諸侯。乃與之田。言王乘四黃之馬。
既駕矣。兩驂之馬。不相依倚。御者節御此
馬。令不失其馳騁之法。故令射者舍放其矢。
則如椎破物。能中而駢也。言御良射善。所以

美之。

集傳賦也。倚偏倚不正也。馳驅之法也。舍
矢如破。巧而力也。蘇氏曰。不善射御者。詭遇
則獲。不然不能也。今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
而射者舍矢如破。則可謂善射御矣。此章
言田獵而見其射御之善也。

安成劉氏曰。五御之目。三日過君表。五日逐
禽左。即御田車馳驅之法也。
慶源輔氏曰。首章云。既同。則齊其足矣。而此
又曰。四黃。與六月。比物四驥。同義。可見其馬
詩經 卷十八 車攻 五
之餘矣。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傳徒。輦也。御。御馬也。不驚。驚也。不盈。盈也。一
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
而射之。達于右脰。爲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
左脰。達于右脰。爲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
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
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

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得以勇力取。

箋不驚驚也。不盈盈也。反其言美之也。射右耳本射當爲達三十者。每禽三十也。

釋文。臆。小反。又扶了反。王蒼云。小腹兩邊肉也。說文云。脅後臆前肉也。本亦作臆。

蒲禮反。或又作臆。射食亦反。臆本亦作臆。音愚。又五厚反。謂肩前也。說文同。郭音偶。謂肩前兩間骨。何休注。公羊自左臆射之達于右臆。中心死疾。鮮榮也。又五回五父二反。臆本又作臆。方爾反。又薄禮反。謂股外。餘餘捷反。又胡了反。謂水臆也。字書無此字。一本作臆。

詩經

卷十八 車攻

五

音羊紹反。又羊招反。呂忱于小反。本或作臆。踐于淺反。

疏。言王之田獵。非直射良御善。又軍旅齊肅。唯聞蕭蕭然馬鳴之聲。見悠悠然旆旌之狀。無敢有譁者。徒行執轡者。與車上御馬者。豈不警戒乎。言以相警戒也。君之大庖所獲之禽。不充滿乎。言充滿也。諸徒皆爲徒行。此獨以爲輦者。釋訓云。徒御不驚。輦者也。爾雅特釋此文。故依而爲說。地官鄉師云。大軍旅會同。治其輦。注云。輦人執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蕃營。司馬法。輦有一斧一斤一簠一樽。周輦加二板二築。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是會田獵。人輦輦以徒行也。徒既爲輦者。故御爲御馬者也。一日乾豆。謂第一上殺者。乾足以爲豆。實供宗廟也。二曰賓客。謂第二殺者。別之以

詩經

卷十八 車攻

五

知也。以大獸公之。非復已物。君賜使射。故非中不取。言嚮者田獵所取。用勇力。今射者禮樂所取。用辭讓也。書傳殺梁傳與此畧同。

集傳。賦也。蕭蕭悠悠。皆閑暇之貌。徒步卒也。御車御也。驚如漢書夜軍中驚之驚。不驚言比卒事不喧譁也。大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蓋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臆而射之。達于右臆爲上殺。以爲乾豆。奉宗廟。達

右耳本者次之、以爲賓客、射左髀達于右髀、爲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於澤宮中者取之、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張子曰、饌雖多而無餘者、均及於衆、而有法耳、凡事有法則何一患乎不均也、舊說不驚、驚也不盈、盈也亦通、

○此章言其終事嚴而頒禽均也。

禮記射義注曰澤宮名、所以擇士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貢士也、皆先令習射於澤已

卷十人車攻

季平

詩經乃射於射宮、課中否也、穀梁傳曰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傳有善聞而無誼譁之聲、

箋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于柳舒之上、去穀七里、穀人不知、可謂有聞無聲、允、信、展、誠也、大成、謂致太平也、

釋文聞音問、本亦作問、

疏毛以爲是從王往行羣臣有善聞而率其所部無誼譁之聲、王能使所從若是信矣、君子宣王誠實也、其功大成、言太平也、鄭以之子斥宣王爲異、哀二十七年左傳曰、晉荀瑤伐鄭、次于桐、曰鄭駟弘請救于齊、陳成子救鄭、及留舒、達穀七里、穀人不知、是其事也、留柳不同、蓋所據書異、穀、本齊邑而引之者、證無聲也、

○此章總序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也、

安成劉氏曰、楚辭集注云、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今此詩言田事、以上七章、

卷十人車攻

季平

詩經既序其始終、以成篇矣、此章又言其始事之整肅、終事之有成、以深美之、亦猶楚辭之有亂辭也、車、章公劉卒、章皆然、

車攻八章章四句

集傳以五章以下考之、恐當作四章章八句、

安成劉氏曰、五章六章通言其田獵射御、七章八章通言其始終整肅、而且音韻各

相謂叶。故疑其當以八句成章。以此推之。則合首章二章八句。通言車馬盛備。將往東都。圖田之地。合三章四章八句。通言天子諸侯來會東都之事。總為四章章八句也。

序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疏。宣王能慎於微事。又以恩意接及羣下。王之事其君。上焉。天子之務。一日萬幾。尚留意於馬祖之神。為之祈禱。能謹慎於微細也。人君遊田。或意在適樂。今王求禽獸。唯以給賓。是恩隆於羣下也。

詩經

卷十人吉日

五十七

朱子辨說序慎微以下非詩本意

吉日維戊。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群醜。

傳。維戊。順類乘牡也。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禱。禱獲也。

箋。戊。剛日也。故乘牡為順類也。醜。衆也。田而升大阜。從禽獸之羣衆也。

釋文。禱。說文作調。

疏。言王於先以吉善之日。維戊也。於馬祖之禱。求其馬之強健也。田獵當用馬力。故為四牡之馬。甚盛大。王乃乘之。升彼大陵。阜之上。從逐其羣衆之禽獸。言車牢馬健。故得歷險從禽。是由禱之故也。馬國之大用。王者重之。故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云。馬祖。天駟。先牧。殆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為災害馬者。既四時各有所為。祭之。馬祖祭之。在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力。則又用彼禮以禱之。祭必用戊者。日有剛柔。猶馬有牝牡。將乘牡馬。故禱用剛日。故云維戊。順其剛之類。而乘牡馬。知伯馬祖者。釋天云。既伯既禱。馬祭也。為馬而祭。故知馬祖。謂之伯。伯者。長也。馬祖。始是長也。鄭云。馬祖。天駟。釋天云。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為

詩經

卷十人吉日

五十八

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鄭亦引孝經說云。房為龍馬。是也。言重物慎微者。重其馬之為物。慎其祭之微者。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是謹慎其微細也。

集傳。賦也。戊。剛日也。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醜。衆也。謂禽獸之羣衆也。此亦宣

王之詩。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既祭而車牢馬健。於是。可以歷險而

從禽也。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歟。

晉天文志曰。房四星。亦曰天駟。為天馬主車駕。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麀麀。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傳外事以剛日。差擇也。鹿牝曰麀。麀麀衆多也。漆沮之水。麀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致天子之所。

箋同。聚也。麀牡曰麀。麀復麀言多也。

釋文。麀。愚甫反。說文作𪔐。云麀鹿羣口相聚也。麀本又作麀。

疏。毛以爲吉善之日。庚午日也。既簡擇我田獵之馬。擇取強者。王乘以田也。至於田所。

詩經

卷十

吉日

五

其獸之所同聚者。則麀之與鹿。麀然衆多。遂以驅逆之車驅之於漆沮之傍。從彼以至天子之所。以獵有期。處故驅禽從之也。鄭唯以麀爲獸名爲異。外事以剛日。曲禮文也。言此者。上章順剛之類。故言維戊。擇馬不取順類。亦用庚爲剛日。故解之。由擇馬是外事。故也。莊二十九年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則秋分以至春分。馬在廐矣。擇馬不必在廐。得爲外事者。馬雖在廐。擇則調試善惡。必在園外故也。禮記注外事內事皆謂祭事。此擇馬非祭。而得引此文者。彼雖主祭事。其非祭事。亦以外內而用剛柔。故斷章引之也。庚則用外。必用午日者。蓋於辰午爲馬故也。釋文云。鹿化麀牝鹿是鹿牝曰麀也。麀衆多與韓奕同。則傳本作麀字。釋文云。麀牡麀牝麀是麀牡曰麀也。郭璞引詩曰。麀

鹿麀麀。鄭康成解。卽謂此也。但重言耳。音義曰。麀或作麀。或作麀。是爲麀牡曰麀也。由麀之相類。又承鹿牡之下。本或作麀牝者。誤也。釋文又云。麀牡麀牝。下箋云。祁當作麀。麀麀牡是也。注爾雅者。某氏亦引詩云。瞻彼中原。其麀孔有。與鄭同。下箋云。祁當作麀。此麀不破字。則鄭本亦作麀也。

集傳賦也。庚午亦剛日也。差擇齊其足也。同聚也。鹿牡曰麀。麀衆多也。漆沮水名。在西都畿內。涇渭之北。所謂洛水。今自延韋流入鄜坊至同州入河也。戊辰之日。旣禱矣。越

詩經

卷十

吉日

六

三日庚午。遂擇其馬而乘之。視獸之所聚。麀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爲盛。宜爲天子田獵之所也。

安成劉氏曰。此言差馬。猶車攻言我馬旣同也。此言漆沮之從。猶車攻言甫草敖地。彼則狩于東都。此則狩于西都也。三山李氏曰。書疏云。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職方氏所謂雍州其浸。謂洛非河東之洛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俟俟。或群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傳祁大也。趨則儻儻。行則俟俟。獸三日群。二

日友。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

箋祁當作慶。慶麋也。中原之野甚有之。率

循也。悉驅禽。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

也。

釋文儻本作庶。又作儻。趨也。廣雅云。行也。俟音士。行也。徐音矣。

疏毛以為視彼中原之野。其諸禽獸大而甚

然有行者。其趨行或三三為羣。或二二為友。

詩經

卷十人

吉日

李

之。循其左右之宜。以安待天子之射也。鄭

言中原甚有麋。餘同。周語曰。獸三為羣。故

二日友。友親於羣。其數宜少。易損卦六三云。

一。人行則得其友。獸亦當然。故二日友。三日

羣。謂自三以上皆稱羣。不必要三也。此言

安待天子。謂已入防中。乃虞人驅之。故騶虞

傳曰。虞人翼五。以待公之發。騶虞箋云。奉

是時牡。謂虞人與此待同也。言驅禽之左右

者。以禽必在左射之。或令左驅

令左。皆使天子得其左廂之便。

集傳賦也。中原。原中也。祁大也。趨則儻儻。行

則俟俟。獸三日羣。二日友。燕樂也。言從王

者。視彼禽獸之多。於是率其同事之人。各共

一其事以樂天子也。

安成劉氏曰。此言率左右以樂天

子。猶車攻之射夫同而助舉掌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

賓客。且以酌醴。

傳殪。壹發而死。言能中微而制大也。饗醴。天

子之飲酒也。

箋豝豝曰豝。御賓客者。給賓客之御也。賓客

謂諸侯也。酌醴。酌而體群臣以為俎實也。

詩經

卷十人

吉日

李

釋文兕本作兕。又

疏虞人既驅禽待天子。故言既已張我天子

中彼小豝。亦又殪此大兕也。既殺得羣獸以

給御諸侯之賓客。且以酌醴。與羣臣飲時為

俎實也。釋詁云。殪。死也。小者射中必死。若

於不能射中。大者射則易中。唯不能即死。小

豝云一。言發則中之大兕。言殪。言射着即死。

異其文者。言中微而制大一體不可專飲。天

子之於羣臣。不徒設醴而已。此言酌醴者。左

是也。且以酌醴是當時且用之醴則得禽即與羣臣飲酒故知以為俎實也。若乾之為脯。漬之為醢則在豆矣。不得言俎實也。

集傳賦也發發矢也豕牝曰羝一矢而死曰殪兕野牛也言能中微而制大也御進也醴酒名周官五齊二曰醴齊注曰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也言射而獲禽以為俎實進於賓客而酌醴也

周禮五齊酒正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注醴猶醴也此齊熟

詩經

卷十八吉日

李

時上下一體汁滓相將故名
安成劉氏曰此言進禽於賓客亦猶車攻言大庖不

吉日四章章六句

集傳東萊呂氏曰車攻吉日所以為復古者何也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

慶源輔氏曰王賦謂車馬之出軍實謂軍器之數師律謂進退之度上下之情諸侯及左右之人相率以共其事而天子又與之燕飲以為樂也綜理之周祭禱必講獵地必擇車馬有備射御有法終事嚴整頒禽之均酌醴之厚無一不至也

序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箋宣王承厲王衰亂之敝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眾民為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宣王之為是務

詩經

卷十八吉日

李

疏勞來者來動也義與勞同皆謂設辭以閑之書曰今泰誓文言武王將欲伐紂民喜其將有安居也宣王安集萬民是以民之父母為務義同武王所以為美
朱子辨說此以下
時世多不可考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傳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侯伯卿士也劬勞病苦也矜憐也老無妻曰鰥偏喪曰寡

箋鴻鴈知辟陰陽寒暑與者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卿士也是時民既離散邦國有壞滅者侯伯久不述職王使廢於存省諸侯於是始復之故美焉爰曰也王之意不徒使此爲諸侯之事與安集萬民而已王曰當及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令調餼之鰥寡則哀之其孤獨者收歛之使有所依附

詩經

卷十八 鴻鴈

李

釋文

肅或作肅勛韓詩云數也調救也

疏

言鴻鴈避所忌就所欲往飛之時肅肅其羽爲聲也以興萬民去所惡就有道而歸往之時其心喜樂也此萬民所以有可就者以時王遣使是子侯伯卿士於是巡行其邦國勞來天下之民病苦於外野故萬民得歸之此侯伯卿士既安集萬民又稱王命已曰不但安民而已亦當及此可憐之人貧窮者令調餼焉又哀此無妻之鰥夫偏喪之寡婦當收歛之使有所依附也王命已已當行焉鴻鴈俱是水鳥其形鴻大而鴈小亦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信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難分災討罪禮也是侯伯自於州內有罪者則征討之災患則分救之此安集萬民亦救患之義且州之內侯伯所主明

王當遣焉故知有侯伯也又周禮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覲五歲徧省注云歲者巡守之明歲以爲始自五歲之後遂間歲徧省此天子於諸侯所命卿士也春秋之時天子每使卿聘魯故知有卿士也諸侯之長謂之侯伯卽州牧是也故左傳杜注云侯伯州長也列職於王卽曰牧於諸侯則謂之侯伯一官而有三名也傳以之子是王所使之人舉侯伯卿士而言耳其實王官之伯亦有時述職天子之大夫亦使於諸侯故下泉傳曰諸侯有事則二伯述職春秋之世每有大夫聘魯是皆得爲王使也是時民既離散邦國壞滅知者以百堵皆作非直民居邦國城邑亦禁作之故言邦國壞滅也所以離散壞滅者侯伯久不述職王使廢於存省諸侯故合然也言述職者述修其所掌之職

詩經

卷十八 鴻鴈

李

事上下通名故譜曰武王巡狩述職昭五年左傳曰小有述職謂諸侯於天子也又烝民曰仲山甫出祖傳曰言述職也仲山甫卿士也亦言述職是其通矣卿士言王使者以在王朝故以王使言之其實侯伯亦王所遣總名皆王使但存省不使侯伯耳調謂與之財餼謂賜之食也男鰥女寡皆身孤獨故言其孤獨以此無父之孤無子之獨亦宜哀焉王制云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是四者同也

集傳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也征行也劬勞病苦也矜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舊說周室

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追叙其始而言曰鴻鴈于飛則肅肅其羽也之子于征則劬勞于野矣且其劬勞者皆鰥寡可哀憐之人也然今亦未有以見其爲宣王之詩後三篇放此

詩經

卷十人鴻鴈

李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傳中澤澤中也一丈爲板五板爲堵究窮也箋鴻鴈之性安居澤中今飛又集于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侯伯卿士又於壞滅之國徵民起屋築墻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春秋傳曰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此勸萬民之辭女今

雖病勞終有安居

疏言鴻鴈性好居澤今飛集於澤得其志與萬民情樂處家今還歸而止於家亦得其欲萬民得以安處者其是子侯伯卿士又於壞滅之國徵民起築垣墻令百堵俱起由是得還定也又言侯伯卿士勸已萬民曰築作興造雖則今劬勞其於久得安居欲使不憚勞也五板爲堵謂累五板也板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墻長丈高一丈是板廣二尺也五板爲堵五堵爲雉定十二年公羊傳文也言五堵爲雉謂接五堵成一雉既引其文約出其義故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也雉長三丈經亦無文古周禮說雉高一丈長二丈韓詩說入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何休注云公羊取韓詩傳云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爲堵接五堵而爲雉也二說不同故鄭駁異義辨之云左氏傳說鄭莊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是鄭計雉所據之文也王愷期注公羊云諸儒皆以爲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爲三如是大通諸儒唯與鄭板六尺不耳合

集傳興也中澤澤中也一丈爲板五板爲堵

一究終也。流民自言鴻鴈集于中澤，以興已之得其止，而築室以居，今雖勞苦而終獲安定也。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傳未得所安集，則嗷嗷然宣示也。

箋此之子所未至者，此哲人謂知王之意及之子之事者。我之子自我也。謂我役作衆民

詩經

卷十人鴻鴈

七

爲驕奢。

釋文

嗷，本又作
教，聲也。

集傳比也。流民以鴻鴈哀鳴自比而作此歌也。哲，知宣示也。知者聞我歌，知其出於劬勞，不知者謂我閒暇而宣驕也。韓詩云：勞者歌其事，魏風亦云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大抵歌多出於勞苦，而不知者常以爲驕也。

慶源輔氏曰：蓋非明知者真能體恤我前日之情，則亦焉能知其病苦之實哉？若但見其今日之安定，則必以我之此歌爲閒暇而宣驕矣。

鴻鴈三章章六句

豐城朱氏曰：惠鮮鰥寡，文王之所以興也。芻矣富人，哀此鰥寡，幽土之所以亡也。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宣王之所以興也。勞于野，自其始之流散而言也。百堵皆作，自其中之還歸而言也。其究安宅，自其終之安定而言也。此詩不作於流離之時，而作於安定之日，蓋痛定思痛者，是以知者以爲勞苦，而不知者則反以爲宣驕也。

序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詩經

卷十人庭燎

七

箋諸侯將朝，宣王以夜未央之時，問夜早晚。美者美其能自勤以政事，因以箴者，王有鷄人之官，凡國事爲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

釋文：燎，力照反。徐又力燒反。鄭云：在地曰燎，執之曰燭。又云：樹之門外曰大燭，於內曰庭燎。皆是照衆。

疏：箴之者，此失須治若病之須箴也。宣王既在變時，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規誨爲衰失之漸，而首則六月采芻，末則斯干無羊，並不言美者，叙以示法，見宣王中興，置期于無羊。

於未見終善以隱之詩承刺後不可復言其美故去美以示意既末不言美故首亦去美今始終相準且見宣王賢君其詩可以次正故終始不言美其間則各從其實也以此王勤政事而不正其官美大過小得中有失故美而因歲之汾沮洳則惡大善小失中有得故刺而因美焉所以相反也凡國事為期則告之以時周禮雞人職文也注云象雞知時告其有司主事者也夜如何其是問夜之辭天子備官任使而親問時節非王者之法故知此即歲也

安成劉氏曰詩文恐無歲意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鸛聲將

詩經

卷十人庭燎

十一

將

傳央旦也庭燎大燭君子謂諸侯也將將鸛

鑣聲

箋此宣王以諸侯將朝夜起曰夜如何其問

早晚之辭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而於庭

設大燭諸侯早來朝聞鸛聲將將然

釋文

其音基辭也央說文云久也已也王逸注楚辭云央盡也將本或作鑣且音且

經本作且

疏宣王以諸侯將朝遂夜起問左右曰夜如何其言夜今早晚如何乎王問之時夜猶未渠央矣而已見庭燎之光言於時即是庭

設大燭以待諸侯其君子諸侯以庭燎已設皆來至止人間其鸛聲將將然王勤政事誠可美矣而不正其官失人君之道故歲之未央者前限未到之辭故箋云夜未央猶言夜未央也故漢有未央宮詩有樂未央傳言央旦者旦是夜屈之限言夜未央者謂夜未至旦非謂訓央為旦故王肅云央旦未旦夜半是也二章夜未艾艾久也毛意艾取名於耆艾艾者是年之久從幼至艾為年久似從昏至旦為夜久未艾與未央其意同也但下章言晨則三章設文有漸未央先於未艾也廷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為明是燭之大者秋官司烜云邦之大事供黃燭庭燎注云樹

詩經

卷十人庭燎

十一

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不同者以彼燭燎別文則設非一處庭燎以庭名之明在門內故以大燭為門外其散則通也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瓦古制未得而問要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

葦竹灌以脂膏也

集傳賦也其語辭央中也庭燎大燭也諸侯

將朝則司烜以物百枚并而束之設於門內

也君子諸侯也將將鸛鑣聲王將起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其夜雖

未央而庭燎光矣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

渤海胡氏曰說文云中央中央也廣雅云中央極中也秦風云宛在水中央中央亦中也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傳艾久也晰晰明也噦噦徐行有節也

箋艾未曰艾以言夜先鸞鳴時

釋文

疏箋以傳云艾取老之義其理不安若以夜未久則是初昏之辭時已鸞鳴左右不得

詩經卷十人庭燎

謂之未久也故以艾為喻一物之全是猶一夜也以刀初艾猶初昏也艾竟猶旦也是艾者以昏初為本以過為末所以成艾之名言未成艾猶初未至於旦故言先鸞鳴時也朝禮羣臣別色始入在鸞鳴之後此未至朝節故知先鸞鳴時也夫艾先於雞鳴則未央又在其前故王肅以為夜半雖鄭亦當然矣

集傳賦也艾盡也晰晰小明也噦噦近而聞

其徐行聲有節也

安成劉氏曰首章述王初問此章再問恐亦如齊風雞鳴之例也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此言觀其

旂

傳輝光也

箋晨明也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我見

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

集傳賦也鄉晨近曉也輝火氣也天欲明而

見其烟光相雜也既至而觀其旂則辨色矣

庭燎三章章五句

安成劉氏曰列女傳云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承老宣王感悟於是勤於

詩經卷十人庭燎

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以此証之或果宣王詩也

序

箋規者正圓之器也規王仁恩也以恩親正

君曰規春秋傳曰近臣盡規

疏物有不圓師者規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

備今欲規之使備故言規之不言刺也經云

諸侯不朝天子妄相侵伐又諛言將起王不

禁之欲王治諸侯祭諸侯皆規王使為善也

繩正曲直權正輕重皆可以比諫君獨言規

者以主仁恩以恩親正君曰規規之使圓則

外無廉隅。猶人之爲恩貌。不嚴肅。故五行規主東方。是主仁恩也。案援神契云。春執規。夏持衡。秋執矩。冬持權。所引春秋傳者。外傳周語文也。言君之近臣。當盡誠以規君。亦取恩義之。

汚彼流水。朝宗于海。駢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

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傳興也。汚。水流滿也。水猶有所朝宗。邦人諸友。謂諸侯也。兄弟。同姓臣也。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

詩經

卷十八

汚水

主事

箋興者。水流而入海。小就大也。喻諸侯朝天。子亦猶是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載之言則也。言隼欲飛則飛。欲止則止。喻諸侯之自驕恣。欲朝不朝自由。無所懼心也。我。我王也。莫。無也。我同姓異姓之諸侯。女自恣聽不朝。無肯念此於禮法爲亂者。女誰無父母乎。言皆生於父母也。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

疏

大宗伯云。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臣之朝君。猶水之趨海。禹貢亦云。江漢朝宗於海。彼注云。以著人臣之禮。見江漢吳楚有道後。無道先強。故以著義。大宗伯注云。朝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尚書云。我友邦冢君。是天子謂諸侯爲友也。邦人有國之辭。故知諸友謂諸侯也。此經嗟我下通兄弟。邦人並責之。諸友之文。足以容同姓。但以同姓爲親。故先責兄弟。兄弟是同姓。則邦人諸友爲異姓也。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本其恩親以責之。故名京師爲父母。

集傳興也。汚。水流滿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

夏見曰宗。此憂亂之詩。言流水猶朝宗于

詩經

卷十八

汚水

主事

海。飛隼猶或有所止。而我之兄弟諸友。乃無肯念亂者。誰獨無父母乎。亂則憂或及之。是豈可以不念哉。疊山謝氏曰。一身之遇。亂不足惜。父母之遇。亂深可憂。誰無父母。不爲一身謀。獨不爲父母謀乎。爲父母謀。則當念亂。則必思所以抹亂也。汚彼流水。其流湯湯。駢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傳言放縱無所入也。言無所定止也。不蹟。不

道也。弭止也。

箋湯湯波流盛貌。喻諸侯奢僭。既不朝天子。復不事侯伯。則飛則揚。喻諸侯出兵。妄相侵伐。彼彼諸侯也。諸侯不循法度。妄興師出兵。我念之。憂不能忘也。

疏

汚然而滿者。彼流水也。此水之流。湯湯然。波流漫溢。無所不入。既不注於海。復不入大川。以興強盛者。彼諸侯也。此諸侯奢僭放恣。無所事。既不朝天子。又不事侯伯。然則飛而疾。飛者。彼飛隼則已。飛而不息。則又加之遊揚。妄相擊害。以興彼自恣之諸侯。則已不朝天。

詩經

卷十八

河水

主七

子。則又加以出兵。妄相侵伐。故我念彼不循道之諸侯。爲此則起則行。妄出兵之事者。心爲之憂矣。不可止而忘之。

集傳

興也。湯湯波流盛貌。不蹟。不循道也。載起載行。言憂念之深。不遑寧處也。弭止也。水

盛隼揚。以興憂亂之不能忘也。

就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傳懲止也。疾王不能察讒也。

箋率循也。隼之性待鳥雀而食。飛循陵阜者。是其常也。喻諸侯之守職順法者。亦是其常也。訛。僞也。言時不令小人好詐僞爲交易之言。使見怨咎。安然無禁止。我。我天子也。友。謂諸侯也。言諸侯有敬其職。順法度者。讒人猶

與其言以毀惡之。王與侯伯不當察之。

疏

諸侯之不守法。非直由其自恣。然亦由當時不令之。小人爲詐僞之言。使人見怨咎者。安然莫之肯禁止之者。故致讒言。我諸侯之友。有恭敬其職事者矣。讒人之言。其又與

詩經

卷十八

河水

主本

起以毀惡之。而王與諸侯何以不當察之乎。以此令諸侯益不守法也。此篇主責諸侯之自恣。因疾王之不察讒者。先責下而後刺上。欲規王令禁察之。詐僞交易之言者。謂以善言爲惡。以惡言爲善。交而換。易其辭。闕亂二家。使相怨咎也。

集傳興也。率循訛僞。懲止也。隼之高飛。猶

循彼中陵。而民之訛言。乃無懲止之者。然我

之友。誠能敬以自持矣。則讒言何自而興乎。始憂於人。而卒反諸已也。

河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定宇陳氏曰始念亂而憂及父母終憂說而敬以反身憂念之中不忘孝敬詩人忠厚之意也

集傳疑當作三章章八句卒章脫前兩句耳

序鶴鳴誨宣王也

箋誨教也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

釋文草木疏云鶴鳴聞八九里

疏上言規此言誨者規謂正其已失誨謂教所未知

詩經

卷十人鶴鳴

五九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樛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傳興也臯澤也言身隱而名著良魚在淵小

魚在渚何樂于彼園之觀乎樛落也尚有樹檀而下其樛錯石也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

箋臯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喻深

遠也鶴在中鳴焉而野聞其鳴聲興者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此言魚之性寒則逃於

淵溫則見於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在時君也之往爰日也言所以之彼園而觀

者人曰有樹檀檀下有樛此猶朝廷之尚賢者而下小人是以往也他山喻異國

釋文韓詩云九臯九折之澤聞音問錯說文作厓云厲石也字林同手故反

疏毛以爲鶴處九臯人皆聞之以興賢者隱於幽遠之處其名聞於朝廷之間王何以

詩經

卷十人鶴鳴

全

不求而置之於朝廷乎小魚不能入淵而在渚良魚則能逃處於深淵以興小人不能自隱而處世君子則能逃遁而隱居王若置賢人於朝則人言云我何以樂彼之園而欲往觀之乎曰以上有善樹之檀而其下維有惡木之樛以興何以樂彼之朝而欲往觀之乎以上有德善之人而其下維有不賢之八也非但在朝爲人所親又他山遠國之石取而得之可以爲錯物之用與異國沉滯之賢任而官之可以爲理國之政國家得賢匡輔以成治猶寶玉得石錯琢以成器王者雖以天下爲家畿外亦得爲異國也鄭唯次二句爲異陸機疏云鶴形狀大如鵝長脚青翼高三尺喙長四寸餘多純白或有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淮南子亦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聲差

下。毛以潛淵喻隱者。不云大魚而云良魚者。以其喻善人。故變文稱良也。文止有一魚。復云或在。是魚在二處。以魚之出沒。喻賢者之進退。於理為密。且較玉求賢。止須言賢之來否。不當橫陳小人。故易傳也。

集傳比也。鶴。鳥名。長頸。竦身。高脚。頂赤。身白。頸尾黑。其鳴高亮。聞八九里。皋澤中水溢出。所為坎。從外數至九。喻深遠也。蔣落也。錯。石也。此詩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陳善納誨之辭也。蓋鶴鳴于九皋。而聲聞于野。言

詩經

卷十 鶴鳴

全

誠之不可揜也。魚潛在淵。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園有樹檀。而其下維蔕。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為錯。言惜當知其善也。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理。其庶幾乎。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傳穀。惡木也。攻。錯也。

箋。天高遠也。時寒則魚去渚。逃於淵。

釋文穀。說文云。楮也。從木。穀聲。非從未也。

疏以上檀蔕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穀惡木也。陸機疏云。幽州人謂之穀桑。荆揚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謂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紙。謂之穀皮紙。潔白光澤。其裏甚好。其葉初生。可以為茹。

集傳比也。穀。一名楮。惡木也。攻。錯也。程子曰。玉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麤厲。天下

詩經

卷十 鶴鳴

全

之至惡也。然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玉之為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橫逆侵加。然後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吾聞詒邪子云。

鶴鳴二章章九句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

集傳是脫兩句。當為二百六十一句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十九

明 後學張溥

祈父之什二之四

序祈父宣王也。

箋刺其用祈父不得共人也。官非其人則職廢。祈父之職掌六軍之事。有九伐之法。祈圻幾同。

釋文 父音甫

詩經

卷十九 祈父

疏 經二章皆勇力之士責祈父之辭。率此以刺王也。大司馬序云王六軍其職曰掌九伐之法正邦國。注云諸侯之於國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云。憑弱犯寡則青之。猶人青瘦四面削其地。賊賢害民則伐之。有鐘鼓曰伐。暴內陵外則墮之。墮讀如墮。置之。墮出其君更立其次。負者野荒民散則削之。田不治民不附削其心。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君則正之。執而罪正殺之。放弑其君則正之。殘滅其為惡。犯令陵政則杜之。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誅滅去之。是有九伐之法也。掌封畿兵甲當作畿字。古者祈圻畿字得通用。故此作祈。尚書作圻。

祈父子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傳 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羗戎為敗。

箋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圻父。謂司馬也。同馬掌祿士。故司士屬焉。又有司右王勇力之士。予我轉移也。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爪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于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與羗戎戰於千畝而敗之時也。六軍之士出自六卿法不取于王之爪牙之士。

詩經

卷十九 祈父

疏 時爪牙之士呼司馬之官曰祈父。我乃王之爪牙之士。所職有常不應遷易。汝何為移我於所憂之地。使女所止居乎。由宣王不明使人不稱故陳之以刺王。若囑圻父酒誥文也。彼注云順壽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與此同意也。定本作若囑。誤也。司馬掌祿士。故司士之官屬焉。是祿祿黜陟由司馬也。其屬又有司右之官。王勇力之士。故爪牙屬司馬也。司馬主爪牙之士。其職得爵人。今轉爪牙之士於可憂之地。故所

釋文 曷此古囑字。本或作壽。按孔注尚書直留反。馬鄭音受。

疏 之爪牙之士。所職有常不應遷易。汝何為移我於所憂之地。使女所止居乎。由宣王不明使人不稱故陳之以刺王。若囑圻父酒誥文也。彼注云順壽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與此同意也。定本作若囑。誤也。司馬掌祿士。故司士之官屬焉。是祿祿黜陟由司馬也。其屬又有司右之官。王勇力之士。故爪牙屬司馬也。司馬主爪牙之士。其職得爵人。今轉爪牙之士於可憂之地。故所

職得爵人。今轉爪牙之士於可憂之地。故所

以怨之也。司士職曰：以德詔爵，以功詔祿。注：引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是司士所掌以告司馬。司馬告於王而進退之。處人憂樂，皆司馬之所為。故恨其轉予于恤也。司右職見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注云：勇力之士，屬焉。選右當於其中。五兵者，弓矢戈矛戟戟也。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史記周本紀云：宣王即位，四十六年而崩。是未可姜戎為敗也。毛知此當姜戎之敗者，以宣王之征，所往皆克。此言轉予于恤，有危敗之憂，故言姜戎為敗。以當之言，司馬職廢者，以征伐司馬所與故也。常武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為大司馬，則休父賢者也。言職廢者，蓋休父卒後，他人代之。其人

為步卒故敗也。杜預云：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則王師與姜戎在晉地而戰也。國語云：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而不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孔晁云：宣王不耕籍田，神怒民困，為戎所伐，戰於近郊，則晁意天子籍田千畝，還在籍田而戰，則千畝在王之近郊，非是。晉地義或然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王之爪牙之士，小司徒職曰：乃頒此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又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出自六鄉也。集傳賦也。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為號。酒誥曰：圻父薄違是也。予，六軍之士也。或曰：司右虎賁之屬也。爪牙，鳥獸所用以為威者也。恤，憂也。軍士怨於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曰：予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於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九峯蔡氏曰：圻父，追逐違命者也。張子曰：禁衛天子之爪牙，而使之遠戍，所謂轉予於恤也。古人容易出一句便不可及。詩人造理深，其辭儘難學。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傳士，事也。底，至也。

集傳賦也。爪士、爪牙之士也。底，至也。

祈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傳：宣，誠也。尸，陳也。熟食曰饔。

箋：已從軍而母爲父陳饔，飲食之具，自傷不得供養也。

疏：祈父，汝誠是不聰慧之人。汝若聰慧，何爲移我於憂危之地？令我不得居家供養，使我所有尊母令之陳熟食以奉父乎？千畝之戰，王之郊內，勝負不至多時，而恨其不得代母爲父陳食者，時王室既衰，戰則恐敗，恨其轉已，故舉此以刺不得爲多歷時日而恨。

詩經

卷十九

祈父

五

也。許氏異義引此詩曰：有母之尸饔，謂陳饔以祭，志養不及親，其義非也。

集傳：賦也。宣，誠尸主也。饔，熟食也。言不得奉養而使母反主勞苦之事也。

東萊呂氏曰：越勾踐伐吳，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衛子無兄弟者歸養。則古者有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故責司馬之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汝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

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王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豐城朱氏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司馬所掌封圻之兵甲，不過衛王室而已。此詩前二章責司馬不當以王之爪牙而遠從征役。後一章責司馬不當以國之孤子而遠從征役。使王而自棄其爪牙，則謂之不智。使司馬棄王之爪牙，則謂之不忠。至於使孤子之無以爲養，則又謂之不仁。一事而三失具焉，則刺之也宜哉。

集傳：序以爲刺宣王之詩，說者又以爲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故軍士怨而作此詩。東萊呂氏曰：大子晉諫靈王之詞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之，其詞難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但今考之詩文，未有以見其必爲宣王耳。下篇放此。

詩經

卷十九

祈父

五

東萊呂氏曰：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焉。

序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箋刺其不能留賢也。

釋文 白駒馬五尺以上曰駒。

朱子曰宣王始也任賢使能如申伯山甫韓侯或為將或為相或為諸侯如方叔召虎或征蠻荆或伐獫狁或平淮夷至其晚年怠心一生如虎文公之徒諄諄不行則小人乘間而用事矣故觀祈父之詩則司馬非其人矣小人在位則賢者必不得志矣故白駒之詩留賢者而不肯留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

詩經 卷十九 白駒 十

伊人於焉逍遙

傳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繫絆維繫也。

箋永久也願此去者乘其白駒而來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繫之以永今朝愛之欲留之伊當作繫繫猶是也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遊息乎思之甚也。

疏 以久今朝者得賢人與之言話則今日可長久猶山有樞云且以永日也。以宣王

之行初善後惡孟氏序云任賢使能則室中與明是初時事此刺不能留賢故知宣王之末也傳二十八左傳曰韜韜執韜杜預云在後曰韜則繫之謂絆其足維之謂繫韜也食苗藿而言場者場圃同地對則四時異名散則夏亦名場也。

集傳賦也皎皎潔白也駒馬之未壯者謂賢者所乘也場圃也繫絆其足維繫其韜也永久也伊人指賢者也逍遙遊息也為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故託以其所乘之駒食我場苗而繫維之庶幾以永今朝使

詩經 卷十九 白駒 十

其人得以於此逍遙而不去若後人留客而投其轄於井中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

伊人於焉嘉客

傳藿猶苗也夕猶朝也。

集傳賦也藿猶苗也夕猶朝也嘉客猶逍遙也。

華谷嚴氏曰藿豆葉用以作羹。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傳賁餘也。爾公爾侯。耶何爲逸樂無期。以反也。慎誠也。

箋願其來而得見之。易卦曰山下有火。賁賁黃白色也。誠女優游使待時也。勉女遁思。度已終不得見。自訣之詞。

疏言有賢人。乘皎皎然白駒而去者。其服賁然而有盛飾。已願其來思而得見之也。既

詩經

卷十九 白駒

九

願其來。即賁之。公侯之尊。可得逸豫。若非公侯無逸豫之理。爾豈是公也。爾豈是侯也。何爲亦逸豫無期。以反乎。思而不來。設言與之訣。汝誠在外。優游之事。誠力行汝遁思之志。勿使不終也。極而與之自訣之辭也。此來思遁思二思。皆語助。不爲義也。賁卦離下艮上。艮爲山。離爲火。故言山下有火。以火照山之石。故云白色也。其卦名曰賁者。鄭云離爲日。日天文也。艮爲石。地文也。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之交。交相而成。賁然。是也。集傳賦也。賁然。光采之貌也。或以爲來之疾也。思語詞也。爾。指乘駒之賢人也。慎。勿過也。勉。母失也。遁思。猶言去意也。言此乘白駒

者若其肯來。則以爾爲公。以爾爲侯。而逸樂無期矣。猶言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也。豈可以過於優游。決於遁思。而終不我顧哉。蓋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不足縻。留之苦而不恤其志之不得遂也。

疊山謝氏曰。賁者華采也。賢人所過之地。山川草木。皆有精采。蓬戶華門。皆有輝華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母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詩經

卷十九 白駒

十

傳空大也。

箋此戒之也。女行所舍。王人之餽雖薄。要就賢人。其德如玉然。母愛女聲音。而有遠我之心。以思責之也。

疏言有乘皎皎然白駒而去之賢人。今在彼大谷之中矣。思而不見。設言形之。汝於彼所至。王人禮餽待汝雖薄。止有其生芻一束耳。當得其人如玉者而就之。不可以貪餽而棄賢也。又言我思汝甚矣。汝雖不來。當傳書信。母得金玉汝之音聲於我。謂自愛音聲。貴如金玉。不以遺問我。而有疏遠我之心。以谷中容人隱焉。其空必大。故云空大。非訓空

爲大。桑云有空大谷。是空谷大也。此云在彼空谷。則知其所適。上云於焉逍遙。及於焉嘉客。爲不知所適之辭者。此以賢者隱居。必當潛處山谷。故舉以爲言。空谷非一。猶未是知其所

在也。
〔集傳〕賦也。賢者必去而不可留矣。於是歎其乘白駒。入空谷。求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也。蓋已邈乎其不可親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也。故語之曰。母貴重爾之音聲。而有遠我之心也。

詩經

卷十九 白駒

十一

白駒四章章六句

序黃鳥刺宣王也。

箋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之固。

〔疏〕以陰禮教男女之親。而不至。爲聯結其兄弟夫婦之道。不能堅固。今使夫婦相棄。是王之失教也。大司徒十有二教。其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又曰。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三曰。聯兄弟。彼注曰。陰禮。謂男女之禮。昏姻以時。男不曠女不怨。是也。謂之陰者。以男女夫婦寢席之上。陰私之事。故謂之陰禮。秋官士師云。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是謂男女之事。爲陰也。彼注又云。聯猶合也。兄弟謂昏姻嫁娶。是謂夫婦爲兄弟也。夫婦而

謂之兄弟者。列傳曰。執禮而行。兄弟之道。何休亦云。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故比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傳〕興也。黃鳥宜集木啄粟者。喻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是失其性穀善也。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

〔箋〕不肖以善道與我。言我復反也。

〔疏〕黃鳥宜集木啄粟。今而禁之。是失其性。喻婦人述男子禁已無居我之室。無得啖我

詩經

卷十九 黃鳥

十二

之食。是失其夫婦之所宜也。婦人見其如此。知必棄已。卽與之訣別而去之。曰。此邦國之人。已於我若此。則不我肯以善相與。故我今迴旋。我今還歸。復反我邦國宗族矣。言此邦之人。復我邦族者。言夫與已不善。居異所耳。不必卽他邦也。

〔集傳〕比也。穀。木名。穀善。旋。回復反也。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託爲呼其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則我亦不久於此而將歸矣。

安成劉氏曰此二穀字異義然據韻則一從木一從禾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傳不可與明夫婦之道婦人有歸宗之義

箋明當爲盟盟信也案謂宗子也

疏夫婦之道以義居者也當同居共食今而禁之闇昧於三綱之道苟欲出之不知婦人非七出不得去是不可與明夫婦之道也

箋以下云其夫不可共處也此亦當云其夫不可與共盟也曲禮下曰約信曰誓泄牲日盟盟是信誓之事故云盟信也禮諸侯有

詩經

卷十九 黃鳥

十

相背違者盟以信之而不信之人既盟復背此婦爲夫所薄意欲盟而固之以其無信終必棄已故云不可與盟也傳於此言歸宗者以婦人之所尊者其兄也喪服爲昆弟之爲父後者傳曰何以蕃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蕃也此以諸兄爲宗之文也彼所言歸宗唯謂大夫以下其妻父母沒也彼所言歸宗要被出還家亦爲歸宗也箋恐謂宗是大宗故云謂宗子亦謂宗兄也

集傳比也

東萊呂氏曰人之所以相依者以其明足以知其緩急休戚也

不可與明則不可與處矣黃鳥黃鳥無集于樹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

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傳處居也諸父諸兄也

集傳比也

慶源輔氏曰首言復我邦族中言諸兄末言諸父人情困苦之極則愈益思其親者焉

黃鳥三章章七句

集傳東萊呂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

詩經

卷十九 黃鳥

十

安集之時矣今按詩文未見其爲宣王之世下篇亦然

序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箋刺其不正嫁娶之數而有某政多淫昏之俗

疏凡嫁娶之禮天子諸侯一娶不娶其大夫以下其妻或死或出容得更娶非此亦不得更娶昭三年左傳子大叔謂梁丙張趯說朝聘之禮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是謂禮爲數也今宣王之末妻無犯七出之罪無故棄之更婚王不能禁是不能正其嫁娶之數

大司徒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暴
今宣王之時非是凶年亦不備禮多故故刺
王也經云求爾新特言其不以禮
來不肯賒是當時不備禮而昏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
我畜復我邦家

傳樗惡木也畜養也

箋樗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娶之月婦

之父壻之父相謂昏姻言我也我乃以此二

父之命故我就女居我豈其無禮來乎責之

詩經

卷十九 我行其野 十五

也宣王之末男女失道以求外昏棄其舊姻

而相怨

釋文樗勑
書反

疏有人言我行適於野采可食之菜唯得蔽

芾然樗之惡木以與婦人言我嫁他族以

求夫唯得無行不信之惡夫既得惡夫遇已

不善乃責之言我以我父之昏爾父之姻二

父勑命之故我就爾而居處為室家耳我豈
無禮而來乎爾既不我畜養今當復反我之
邦家矣鄭唯上二句記時為異毛以秋冬
為昏不得有記時之事王肅云行遇惡木言
已適人遇惡人也此及二章並言昏姻卒
章止有姻唯據昏之父耳故言汝不思汝老

父之

集傳賦也樗惡木也壻之父婦之父相謂曰

婚姻畜養也民適異國依其婚姻而不見

收卹故作此詩言我行於野中依惡木以自

蔽於是思昏姻之故而就居爾而爾不我畜

也則將復我之邦家矣

我行其野言采其蕝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

我畜言歸斯復

詩經

卷十九 我行其野 十六

傳蕝惡菜也復反也

箋蕝牛蕝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

釋文蕝勑六反本又作蕝
蕝本又作蕝徒雷反

疏遂陸機疏云今人謂
之羊蹄定本作牛蕝

集傳賦也蕝牛蕝惡菜也今人謂之羊蹄菜

陸氏曰似芦
蕝而葉長赤

我行其野言采其蕝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

以富亦祇以異

傳蓄惡菜也新特外昏也祗適也

箋蓄蓄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婿之父曰姻我采蓄之時以禮來嫁女不思女老父之命而棄我而求女新外昏特來之女責之也不以禮嫁必無肯媵之女不以禮為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言可惡也

釋文

蓄音福當音富媵音孕又繩證反祗音支

詩經

卷十九

我行其野

十七

疏取妻者受父之命故今引以責之人悉借老女獨相棄是異於人也陸機疏云蓄一名蓄幽州人謂之燕當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噉之飢荒之歲可蒸以禦飢昏姻對文則男婚女姻散則通故外來之婦為外昏也特謂獨來夫家禮大夫乃一妻二妾是有姪姊為媵士庶人則不能備矣此詩所述下及庶人本自無媵而云無肯媵者釋言云媵送也妾送媵而行故謂妾為媵媵之名不專施妾凡送女適人者男女皆謂之媵傷五年左傳晉人滅虞執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史傳稱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是送女者雖男亦名媵也此不以禮嫁其父母之家男子婦女皆無肯媵之故獨來耳非謂當有姪姊媵也

集傳賦也蓄蓄惡菜也特匹也言爾之不

思舊姻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祗以其新而異於故耳此詩人責人忠厚之意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集傳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為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姻任卹六行教民為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為

詩經

卷十九

我行其野

十八

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為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為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姻為隣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賙相救也故教以恤以為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為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嫺不弟不任不卹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建安何氏曰鄭氏云制刑之意終不為卑者而罪其長故六行則教兄以友而制刑則謂之不弟使少者不敢陵長也賈氏云此不弟即六行之友上文言友在睦嫻之上專施於兄弟此變言弟退在睦嫻之下兼施於師長

序斯干宣王考室也

箋考成也德行國富人民殷眾而皆佼好骨肉和親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既成而繫之歌斯干以落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又祭祀先祖

詩經

卷十九 斯干

十九

疏宮寢稱室是其正也但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故鄭以為亦脩宗廟室是總稱言室足以兼之毛傳不言廟王肅云宣王脩先祖宮室儉而得禮孫毓云此宣王考室之詩無作宗廟之言孫王並云述毛則毛意此篇不言廟也築室必先脩廟但作者言不及耳經雖皆是考室之事正指其文則乃安斯寢是也故箋云寢既成乃鋪席與羣臣安燕為歡以樂之是考室之事也宣王中興賢君其所以作者非欲崇飾奢侈妨害民務國富民豐乃造之耳故首章言天下親富二章乃作之三章言作之攻堅四章言得其形制五章言庭室寬明六章乃言考之也既考之後居而寢宿下至九章言其夢得吉祥生育男女貴為王公慶流後裔因考室而得然故考室可以系之也宣王承亂離之後先務富民

詩經

卷十九 斯干

二十

民富情親乃使之築官廟羣寢築作既成其廟則神將休焉則而以禮繫奎之其寢則王將居焉設盛食燕群臣歌斯干之詩以歡樂之此之謂成室也言成者非直築成而已通謂國富民和樂共作力以成其事廟則既為羣禮使神得安焉室則既為歡燕使人得處焉人神各有攸處然後謂之為成說文云繫血祭也賈逵云殺而以血塗鼓謂之繫鼓雜記下曰成廟則繫之其禮雍人拭羊舉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到羊血流於前乃降是繫廟禮也昭四年左傳叔孫為孟丙作鍾饗大夫以落之服虔云繫以豚豚為落則又一名落蓋謂以血澆之也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繫注云設盛食以落之即引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樂之事下箋亦云安燕為歡以樂之是也鄭以似續妣祖為築宮廟廟成必當繫雜記之文廟成則繫寢成則考此序言考室取義甚廣乃國富民殷居室安樂皆是考義猶無羊云考收非獨據一燕食而已故知考室之言可以通繫廟也言歌斯干者作此詩也本或作樂以繫又名落定本集注皆作落未知孰是云宗廟成則又祭先祖故君子攸濟之言箋以濟謂升廟祭祀故又言此以敘之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傳典也秩秩流行也干澗也幽幽深遠也苞本也猶道也

箋興者喻宣王之德。如澗水之源。秩秩流出。無極已也。國以饒富民取足焉。如於深山南。時民殷衆。如竹之本生矣。其佼好。又如松栢之暢茂矣。猶當作瘠。瘠病也。言時人骨肉用。是相愛好。無相詬病也。

疏秩秩然出無極已者。此澗水之流也。以興施無有窮者。此宣王之德也。幽然深遠。材物豐積者。南山也。以興貨殖充足者。王國也。民既豐富。得以生長。故其民衆多。如竹之叢生。根本之衆矣。其長大又佼好。如松栢之華。常冬夏暢茂。無衰落矣。其兄與弟矣。用能詩經

卷十九

斯干

三十一

相好樂矣。無相責以道矣。鄭唯無相詬病為異。釋山云。夾水曰澗。不訓干為澗。正以秩秩宜為流貌。文與南山相對。故知干為澗也。漸卦鄭注云。干謂大水之傍。故停水處者。彼以鴻之所居。故為舊停水處。與此異也。竹言苞而松言茂。明各取一喻。以竹荀叢生而本槩。松葉隆冬而不彫。故以為喻。其實竹葉亦冬青。禮器曰。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是也。箋以相猶與相好對。文當謂無相惡之事。若相責以道。未是傷義。賊恩也。角弓曰。不令兄弟交相為瘠。則相病是兄弟之惡事。猶瘠聲相近。故知字誤也。言詬罵相病害也。

集傳賦也。秩秩有序也。斯此也。干水涯也。南

山終南之山也。苞叢生而固也。猶謀也。此

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率。言此室臨水而面山。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又言居是室者。兄弟相好而無相謀。則頌禱之辭。猶所謂聚國族於斯者也。張子曰。猶似也。人情大抵施之不報則輟。故思不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已之所宜施者。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恩也。君臣父子朋友之間。亦

詩經

卷十九

斯干

三十一

莫不用此道盡已而已。愚按此於文義或未必然。然意則善矣。或曰。猶當作尤。

盧陵歐陽氏曰。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祈頌祝禱之言。如記檀弓。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者是矣。慶源輔氏曰。言兄弟相好者。恐與惡。蕭三章同意。天子諸侯繼立。多與兄弟相疑。忌所以祝其相好而無相謀也。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

爰語。

傳似祠也。西鄉戶。南鄉戶也。

箋似讀如已午之已。已續妣祖者。謂已成其宮廟也。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此築室者。謂築燕寢也。百堵。百堵一時起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而戶兩。爰於也。於是居。於是處。於是笑。於是語。言諸寢之中皆可安樂。

詩經

卷十九 斯干

三

疏。毛以爲王既能使國富和親。則又嗣續先其戶。或南其戶。言路寢羣室。皆作之也。作之既成。乃於是居。於是處。於是笑。於是語焉。先妣後祖者。取會韻也。又以下有男女安寢之事。故兼云先妣。鄭以爲宣王既以於國門之左在已之地。繼續立先妣姜嫄先祖后稷以下之廟。然後乃宮內築燕寢之室。百堵同時起之。此一房之室爲西其戶。止宗廟路寢是室爲南其戶。於是燕寢之中。居處笑語焉。燕寢言第及百堵之戶。則宗廟與明堂路寢亦築而同時有戶制可知。宗廟言所立之地。則燕寢亦有其處。各舉義韻以言耳。箋以似續同義。不須重文。故以讀爲已午之已。古考似已字同。周禮左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門當午地。則廟當已地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

詩經

卷十九 斯干

十四

爲先。故知已成其宮廟。乃築室也。特牲少牢祭祀之禮。皆以其妃配夫而食。無特立妣之廟者。春官大司樂職舞大護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妣先於祖。用樂別祭。則周之先妣有不繫於夫而特立廟矣。閔宮生民說姜嫄生后稷以配天。爲周之王業。則周之先妣特立廟者。唯姜嫄耳。先祖不斥號謚。則后稷文武兼親廟亦在其中。司樂七廟同用樂言先祖以總之。明先祖之文兼通諸廟也。傳不言此爲路寢之制。則此據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耳。推此有東嚮戶北嚮戶。故孫毓云。猶東南南其畝。路寢作與燕寢同時。而制與宗廟相類。此西南其戶。非路寢之制。故特言燕寢。其路寢文雖不載。亦作之可知。言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者。以天子之燕寢。即諸侯之路寢。禮諸侯之制也。有夾室。又士喪禮。小飲婦人髮於室而喪大記諸侯之禮云。小飲婦人髮帶席於房中。以士喪男子括髮在房。婦人髮於室。無西房故也。士喪禮婦人髮於室。在男子之西。則諸侯之禮婦人髮於房。亦在男子之西。是有西房矣。有西房。自然有東房。是諸侯路寢有左右房也。天子路寢。既制如明堂。自然燕寢之制當如諸侯路寢。故知天子之燕寢有左右房也。既有左右。則室當在中。故西其戶者。異於一房之室戶也。大夫以下。唯有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近。此戶正中。比之爲西其戶矣。知大夫以下。止一房者。以鄉飲酒義云。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爲中也。特牲云。豆蓬銅在東房者。鄭注云。謂房中之東。當夾北。非對西戶也。鄉飲酒記云。薦出自左房。鄉射記云。出自東房者。

以房居東在左因言之記非經無義例也又解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燕殺之室獨一南戶耳故言西其戶也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又月令季夏天子居明堂太廟以明堂制與廟同故以太廟同名其中室是宗廟制如明堂也又宗廟象生時之居室是似路寢矣故路寢亦制如明堂也又匠人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注云世室宗廟也重屋者王宮正室若大寢也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是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也彼文說世室曰五室四窗兩夾窓注云窓助戶為明也每室四戶八窓以言四傍是四方傍開又云兩夾窓是一戶兩窓夾之以此知每室四戶也宣王都在鎬京此考室當是西都宮室顧

更修造自然依天子之法不復作諸侯之制也樂記說武王祀乎明堂者彼注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知者以武王既伐紂為天子文王又已稱王武王不得以諸侯之制為父廟故知為明堂制也居處義同以寢非一散言之耳此文雖承燕寢之下理亦兼有路寢周禮注云王路寢一小寢五下又后六宮此文亦可兼之故云諸寢之中皆可安樂集傳賦也似嗣也妣先於祖者協下韻爾或曰謂姜嫄后稷也西南其戶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東者西其戶在北者南其戶猶言南東其畝也爰於也

約之閣閣椽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

攸芋

傳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橐橐用力也芋大也

箋約謂縮板也椽謂櫛土也芋當作撫撫覆也寢廟既成其牆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也其堅致則鳥鼠之所去也其堂室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

釋文

棟，陟角反，橐音託，本或作折，說文音枋，周反，引也，從手，雷聲，除，去也，芋，毛香，于反，鄭父吳反，或作吁，殺所界。

反致

直置反，本亦作敏，同。

疏

毛以為王本作羣，寢之時，以繩約縮之，繩在板上，歷歷然均，謂繩均板直，則牆端正也，既投土於夜，以杵棟築之，皆素橐然用力，勤力而築，則牆牢固也，至若王寢既成，風雨所除，易鼠所去，君子於是居中，所以自光大也，鄭以總宮廟羣寢下，句君子之所覆蓋為異，縣云縮板以較，是鄭所據也，縮約皆謂以繩纏束之，若今之牆柱也，此棟之橐橐猶縣云築之登登，故傳皆以為用力如杵，杵之棟，正謂以杵築之也，言棟謂樞土者，取壤土投之板中，樞使平均，然後棟之也，樞者以手平物之名，芋當作樞，讀如亂，如此樞，以

詩經

卷十九 斯干

三七

聲相近故誤耳，樞覆也，鄭以義言之也，以下攸躋為君子所升，攸寧為君子所安，則知此為君子所履也。

集傳

賦也，約束板也，閣閣上下相乘也，棟，築也，橐橐杵聲也，除亦去也，無風雨鳥鼠之害，言其上下四旁皆牢密也，芋，尊大也，君子之所居以為尊且大也。

所居

以為尊且大也。

安成劉氏曰：古人築垣為壁，堂上東南牆謂之戶，室房及夾室謂之墉，堂下謂之壁，謂之墻其實一也，考於儀禮可見。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傳

如人之跂，竦翼爾，棘，稜廉也，革，翼也，躋，升也。

也。

箋

棘，戟也，如人挾弓矢戟其肘，如鳥暑希革，張其翼時，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翼，此章四如者，皆謂廉隅之正形貌之顯也。

張其翼時

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翼，此章四如者，皆謂廉隅之正形貌之顯也。

翼此章四如者

皆謂廉隅之正形貌之顯也。

聲者

鳥之奇異者也，故以成之焉，此章主於

詩經

卷十九 斯干

三八

宗廟

君子所升祭祀之時。

釋文

棘，韓詩作枋，枋隅也，革，韓詩作翬，云翬也，挾又音協，翼，雉名，說文云飛也。

疏

毛以為言宮室之制，如人跂足，疎此臂翼，然如矢之鏃，有此稜廉然，如鳥之舒此革，翼然如翬之奮飛然，宮室如此之美，君子所以升處也，言跂翼如人，彈手直立，以喻屋壁之上下正直也，言如矢稜廉以喻四隅廉正也，其斯革斯飛，言簷阿之似鳥飛也，翼言其體飛象其勢，各取喻也，鄭以此章論宗廟如矢斯棘，如人挾弓矢戟其肘，亦喻之稜廉，君子攸躋，言升祭為異耳，言稜廉則指天鏃之角為棘，蓋古有此名，古語謂棘為戟，故明堂位曰：越棘大弓，隱十一年左傳曰：子都拔棘皆戟也，射者左手附弓，而右手彎

子都拔棘皆戟也，射者左手附弓，而右手彎

之則戟其肘堯典曰仲夏鳥獸希革注云夏時鳥獸毛疏皮見謂夏暑毛希皮革露見於此之時必舒其羽翼故不言翼而言革

集傳賦也。跂，竦立也。翼，敬也。棘，急也。矢行緩則枉，急則直也。華，變。輦，維。躋，升也。言其大勢嚴正。如人之竦立而其恭翼翼也。其廉隅整飭如矢之急而直也。其棟宇峻起如鳥之警而華也。其簷阿華采而軒翔如輦之飛而矯其翼也。蓋其堂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升詩經卷十九斯千

詩經

卷十九 斯千

千九

以聽事也。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嘖嘖其真。君子攸寧。

傳殖殖言平正也有覺言高大也正長也寘幼也

箋覺直也噲噲猶快快也正晝也嘖嘖猶熠熠也寘夜也言居之晝日則快快然夜則熠熠然者皆寘明之貌此章主於寢君子所安

燕息之時。

釋文

幼王如字本或作窈崔音杳熠音謂呂忱云火光貌

疏毛以為殖殖然平正者其宮寢之前庭也。有覺然高大者其宮寢之楹柱也。宣王之時與列聚集於此者皆是讓德有禮之士。噲噲然寬博其羣臣之長者嘖嘖然閑習其羣臣之幼者長幼有禮君子所以安也。鄭以為言寢室殖殖然其庭平正有調直者其楹柱庭平柱直處所寬明快快然其晝日居之也。熠熠然其夜寘居之也。院寬室明晝夜俱快君子之所安息也。禮記注云覺大也。直也。傳以屋之為美在於高大箋以柱之為善貴於調直故異訓也。王肅云宣王之臣長者寬博噲噲然少者閑習嘖嘖然夫其所與翔於平正之庭列於高大之楹皆少長讓德有禮之士所以安也。傳意或然而本或作真幼者爾雅亦或作窈孫炎曰寘深闇之窈也。某氏曰詩云嘖嘖其真為寘寘於義寘安。但於王長之義不允故據王注為毛說寘所以得為幼者郭璞曰幼釋者寘昧也。

詩經

卷十九 斯千

千十

集傳賦也。殖殖平正也。庭宮寢之前庭也。覺

高大而直也。楹柱也。噲噲猶快快也正。向明之處也。嘖嘖深廣之貌寘與寘之間也言其室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休息以安身也。

臨川王氏曰噲噲其正則知嘖嘖其寘是偏也嘖嘖其寘則知噲噲其正是明也

董氏曰正所謂陽室也。冥所謂陰室也。廬陵李氏曰室中西南隅謂之與。邢昺云室戶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與。東南隅謂之寢。郭氏云寢亦隱闇。

下筦上簾乃安斯寢乃寢乃與乃占我夢吉夢

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傳言善之應人也

筦筦小蒲之席也。竹簾曰簾。寢既成乃鋪席與羣臣安燕爲歡以落之。興夙興也。有善夢則占之。熊羆之獸。虺蛇之蟲。此四者夢之吉

詩經

卷十九 斯干

三十

祥也。

釋文

莞音官。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爲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

疏

宣王命人下鋪莞蒲。上施簾席。乃與羣臣安燕爲歡。樂於此寢室之中。歡樂已訖。乃

於其中寢寐焉。至晨乃興起。焉於寐時有夢。乃占我所夢之事。其占夢維何事乎。維夢見熊羆與虺蛇耳。言乃占我夢者。王自言我夢。命人占之。下文大人占之。乃是他人爲王占夢也。言吉夢者。當時未有吉凶據後占之爲吉。故探言焉。此乃安斯寢之下無傳。毛氏爲燕以否。未可明也。釋草云。莞。符離。其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符離。楚謂之莞蒲。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爲莞蒲。今江東謂之符離。西方亦名蒲。用爲席。莞蒲一草之名。而司几筵

有莞筵蒲筵。則有大小爲席。精銳故得爲兩。種席也。司几筵設席。皆籠者在下。美者在。上。其職云。諸侯祭祀之席。蒲筵。繡純。如莞席。紛

純。以莞加蒲。明莞細而用小蒲也。竹筦曰簾。者以常鋪在上。宜用堅物也。且詩每云。簾弗用爲車蔽。是竹簾可知。此下莞上簾。雖是與羣臣燕樂之席。其室內寢卧。祗席亦當然也。士喪禮者。士禮也。云下莞上簾。祗如初。則平常皆莞簾也。其寢卧之席。自天子以下。宜莞

簾同。占夢云。獻吉夢於王。又曰。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是夢有善惡也。釋獸云。羆如熊。黃白文。舍人曰。羆如熊。色黃白也。郭璞曰。似熊而長頸高脚。猛獫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羆。釋魚云。蛟。虺。博三寸。首大如擘。舍人口。蛟一名虺。江淮以南曰蛟。江淮以北曰虺。孫炎曰。江淮以南爲虺。爲蛟。廣三寸。頭

詩經

卷十九 斯干

三十二

如拇。指有牙。最毒。郭璞曰。此自一種蛇。人自名爲蛟。今蛇小頭大頭。色如文綬。文間有毛。似猪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如虺類。足以明此自一種蛇。如郭意。此蛇人自名蛟。虺。非南北之異。蛇實是虫。以有鱗。故在釋魚。且魚亦虫之屬也。

集傳賦也。莞蒲席也。竹葦曰簾。羆似熊而長頭高脚。猛獫多力。能拔樹。虺蛇屬。細頭大頭。

色如文綬。大者長七八尺。祝其君安其室。居夢兆而有祥。亦頌禱之詞也。下章放此。

濮氏曰。莞又云。燈心草。生地澤中。卽符離也。本草曰。熊類大者。而性輕健。好攀緣。上高木。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箋：大人占之，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也。熊羆在山陽之祥也，故爲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爲生女。

釋文：大音泰。

疏：以占夢之官中士耳，而言大人占之，明其人有法，解則占之，故左傳文公之夢，子犯占之，簡子之夢，問諸史墨，不必要占夢之官，乃得占也。此及無羊，皆云大人占之，則占夢者，聖人之法。正月云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譏之者，以王不尚道德，專信徵祥，侮慢故老，故刺之。不謂夢不當占也。熊羆大較，是山獸，亦居澤在穴，故韓奕云，川澤訐訐，有熊有羆，秋官穴氏注云，熊羆之屬，冬藏者也，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是也。

詩經卷十九 斯干

三

集傳：賦也。大人，大卜之屬，占夢之官也。熊羆，陽物在山，羆力壯毅，男子之祥也。虺蛇，陰物穴處，柔弱隱伏，女子之祥也。或曰夢之有占何也？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晝

之所爲，夜之所夢，其善惡吉凶，各以類至。是以先王建官設屬，使之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獻吉夢，贈惡夢，其於天人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宗祝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安成劉氏曰：周禮大卜爲卜筮官之長，凡卜師卜人龜人華氏占人筮人占夢，皆其官屬也。華音水，筮音巫。周禮占夢注曰：天地之會，建厭所處之日辰，陰陽之氣，休王前後，占夢曰：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注曰：日月星辰謂日月之行，及合辰所在也。正夢無所感動，平安自夢，噩夢驚愕而夢，思夢覺時所思念之而夢，喜夢覺時道之而夢，喜夢喜說而夢，懼夢恐懼而夢，占夢注云：獻羣臣之吉夢于王，詩云：牧人乃夢，此所獻吉夢也。舍讀爲釋，舍萌猶釋菜，萌菜始生也。贈送也，欲以新善去故惡。

詩經

卷十九 斯干

三

慶源輔氏曰：詳占夢之意，則先王致察於天人之際，可謂密矣。惜乎其法之不傳也。然後世之人，情性不治，晝之所爲，猶且昏惑，昏亂而不自知，覺則其見於夢寐者，率多紛紜，平辰未必與天地之氣相通，其間縱有徵兆，之可驗者，亦須迂回隱約，必待其既驗而後

可知極有未易遠曉者想古占法雖存亦未必能盡也

西山真氏曰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書以三皇五帝之事告王掌卜筮者以吉凶諫王瞽矇之史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挾而維之以引以翼有孝有德雖欲斯須自放得乎故王中心他無所為惟守至正而已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嗶嗶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傳半珪曰璋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

箋男子生而卧於牀尊之也裳晝日夜也衣

詩經卷十九斯干 十五

以衣者明當主於外事也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正以璋者明成之有漸皇猶煌煌也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室家一家之內宣王將生之子或且為諸侯或且為天子皆將佩

朱芾煌煌然

釋文嗶音橫聲也

疏毛以裳明習為卑下璋見於奉臣職鄭裳為主外事璋比德之有漸餘同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遠戚

其半故知半圭曰璋裳為下飾以璋配裳故知見臣之職也宜王子孫當為君而言臣下者王肅云言無生而貴之也明欲為君父當先知為臣子也璋而得為臣職者王肅云羣臣之從王行禮者奉璋又械僕曰奉璋與裳髦士攸宜是也箋以下載衣之襦襦是衣卧之衣故云裳晝日衣也一晝一夜明取內外為義也瓦女子之所有事明璋亦男子之所有事君子於玉比德焉玉不用圭而以璋者明成人之有漸璋是圭之半故言漸也此所陳皆在孩幼禮記鄭注云人始生在地男子已寢之牀又非始生也蓋聖人因事記義子之初生暫行此禮何則女子不可恒寢於地竟無裳男子亦不容無襦且甫言其位則未能自弄璋明暫時示男女之別耳芾從裳色祭時服纁裳故芾用朱赤但芾所以明

詩經卷十九斯干 十六

尊卑雖同色而有差降乾鑿度以為天子之朝朱芾諸侯之朝赤芾朱深於赤故困卦注云朱深云赤對文則朱赤深淺有異散之則皆謂之朱故天子純朱明其深也諸侯黃朱明其淺也舉其大色皆得為朱芾也

集傳賦也半圭曰璋嗶大聲也芾天子純朱諸侯黃朱臯猶煌煌也君諸侯也寢之於牀尊之也衣之以裳服之盛也弄之以璋尚其德也言男子之生於是室者皆將服朱芾煌煌然有室有家為君為王矣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傳裼。襍也。瓦。紡磚也。婦人質無威儀也。罹。憂也。

箋卧於地。卑之也。襍。表也。明當主於內事。紡磚。習其一有所事也。儀。善也。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婦人之事。惟議酒食爾。無遺父母之憂。

詩經

卷十九 斯干

三七

釋文。楊。他計反。韓詩作稀。音同。齊人名小兒。被為稀。塲音專。本又作專。詒本又作貽。遺也。罹。本又作難。

疏。此女子至其長大。為行謹慎。無所非法。質少文飾。又無威儀。唯酒食於是。乃謀議之。若婦禮不謹。為夫所出。是遺父母以憂也。書傳說成王之幼。云袒襍襍。襍。縛兒被也。故箋以為夜衣。毛以裳為下飾。則襍不必至內事。侯苞云。示之方也。明襍制方。令女子方正。事人之義。婦人少所交接。故云質無威儀。謂無如丈夫折旋揖讓。棣棣之多。其婦容之儀。則有之矣。婦人從人者也。家事統於尊。善惡非婦人之所有耳。不謂婦人之行無善也。

集傳賦也。裼。襍也。瓦。紡磚也。儀。善。罹。憂也。

寢之於地。卑之也。衣之以襍。即其用而無加也。弄之以瓦。習其所有事也。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為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唯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寡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

詩經

卷十九 斯干

三八

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也。

禮記月令。五飯。春食麥。夏食菽。食稷。秋食麻。冬食黍。列女傳孟子曰。今道不用而母老。是以憂也。母曰。夫婦人之禮云云。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也。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而已。君子謂孟母知婦道。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藍田呂氏曰。一章願其保兄弟於斯。二章願其繼祖妣於斯。三章四章五章。願其安身體於斯。自六章以至末章。願其得子孫於斯。

豐城朱氏曰古人築室既成而落之必有頌美禱祝之詞如美哉輪焉美哉奐焉則所謂頌美之詞也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戚於斯則所謂禱祝之詞也此詩言其基址之廣厚結構之周密垣墉之堅固堂室之高遠則美輪美奐之類也上有以續祖妣之業下有以開子孫之祥兄弟之相好室家之相安則歌哭聚族之類也堂之高也以聽事室之深也以安身至於寢而夢與而占男子之爲君爲主女子之無非無儀則皆自夫君子攸寧而推言之也其必首及夫兄弟者人之居室兄弟之好未易完也果能篤於兄弟則宜爾室家樂爾妻孥而子孫繁衍基業昌盛不可勝言矣

集傳舊說厲王既流于彘宮室圯壞故宣

詩經

卷十九 斷干

三十九

王卽位更作宮室既成而落之今亦未有以見其必爲是時之詩也或曰儀禮下管新宮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恐卽此詩然亦未有明證

安成劉氏曰厲王出居于彘凡十四年而後宣王立故疑其國都宮室之壞也朱子曰儀禮燕禮曰下管新宮大射儀曰乃新宮三終李寶之云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與此所笙奏或謂卽斯干詩慶源輔氏曰若以儀禮之下管新宮當之則此詩非宣王之詩矣

序無羊宣王考牧也

箋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謂復先王牛羊之數

疏王者牛羊之數經典無文亦應有其大數今言考牧故知復之也周禮有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又有牛人羊人犬人鷄人唯無豕人鄭以爲豕屬司空冬官亡故不見夏官又有牧師主養馬此宣王所考則應六畜皆備此獨言牧人者牧人注云牧人養牲於野田者其職曰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則六畜皆牧人主養其餘牛人羊人之徒各掌其事以供官之所須則取於牧人非放牧者也羊人職曰若牧人無牲則受

詩經

卷十九 無羊

四十

布於司馬買牲而供之是取於牧人之事也唯馬是國之大用特立牧師圉人使別掌之則蓋擬駕用者屬牧師今生息者屬牧人故牧人有六牲鄭云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鷄是牧人亦養馬也此詩主美放牧之事經有牧人乃夢故唯言牧人也牧人六畜皆牧此詩唯言牛羊者經稱爾牲則具王以祭祀爲重馬則祭之所用者少豕犬鷄則比牛羊爲卑故特舉牛羊以爲美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犝爾羊來思其角濺濺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傳黃牛黑唇曰犝聚其角而息濺濺然呵而

動其耳濕濕然。

箋爾女也。女宣王也。宣王復古之牧法。汲汲於其數。故歌此詩以解之也。誰謂女無羊。今乃三百頭為一羣。誰謂女無牛。今乃羣者九十頭。言其多矣。足如古也。言此者。美畜產得其所。

釋文 犇本又作犇。而純反。載本又作犇。亦作犇。莊立反。同本又作犇。亦作犇。丑之反。一音初之反。郭注爾雅云。食已復出。嚼之也。今江東呼犇為齧。音漏洩也。

詩經

卷十九 無羊

四十一

疏 釋畜云。黑唇曰犇。傳言黃牛者。以言黑唇。明不與深色同。而牛之黃者衆。故知是黃牛也。某氏亦曰。黃牛黑唇曰犇。誰謂是犇。問之。辭三百維羣。九十其犇。是報答之語。

集傳 賦也。黃牛黑唇曰犇。羊以三百為羣。其群不可數也。牛之犇者。九十。非犇者尚多也。聚其角而息。漑漑然。呵而動其耳。濕濕然。王氏曰。漑漑和也。羊以善觸為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濕濕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也。此詩言牧事有成。而牛羊衆多。

也。

董氏曰。三百維羣。以羣計也。九十其犇。以犇計也。黑唇為犇。則黑背為犇。黑耳為犇。亦各以其數也。皆音初。抽音抽。壁音尉。山陰陸氏曰。古之視牛者。以祭耳。義所謂大夫但而毛。牛尚耳。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筮何筮。或負其饌。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傳 訛。動也。何。揭也。筮。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異毛色者三十也。

詩經

卷十九 無羊

四十二

箋言此者。美其無所驚畏也。言此者。美牧人寒暑飲食有備。牛羊之色異者三十。則女之祭祀。索則有之。

釋文 訛。韓詩作譌。譌。曉也。義素戈反。草衣也。

疏 義。唯備雨之物。笠則元以禦暑。兼可禦雨。故良邦傳曰。笠所以禦暑雨也。既夕禮。亦有蓑笠。注俱以為禦雨。不以笠禦暑者。以彼蓑笠同。橐車所載。橐車。潦車也。為雨而設。故不同也。經言三十維物。則每色之物皆有三十。謂青赤黃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祭禮之牲。當用五方之色。故箋云。汝之祭祀。索則有之。

集傳賦也訛動何揭也蓑笠所以備雨三十

維物齊其色而別之凡爲色三十也言牛

羊無驚畏而牧人持雨具齋飲食從其所適

以順其性是以生養蕃息至於其色無所不

備而於用無所不有也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

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傳矜矜兢兢以言堅彊也騫虧也崩羣疾也

詩經

卷十九

無羊

四十三

肱臂也升升入牢也

箋此言牧人有餘力則取薪蒸搏禽獸以來

歸也麋曰薪細曰蒸此言馴擾從人意也

釋文

麋毀皮反肱古弘反馴音巡又常遵反

集傳賦也麋曰薪細曰蒸雌雄禽獸也矜矜

兢兢堅強也騫虧也崩群疾也肱臂也既盡

也升入牢也言牧人有餘力則出取薪蒸

搏禽獸其羊亦馴擾從人不假筆楚但以手

麾之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也

埤雅曰羊死善耗敗故於不騫不崩本羊言

之六畜之死皆善耗敗而羊爲甚

要術曰羊有疾輒相汗

徐鉉曰羊以瘦爲病故羸從羊

豐城朱氏曰薪蒸以供爨燂雌雄以備飲食

見牧人不特勤於事又有餘力以及乎他也

有堅強之力無虧崩之患見牛羊不特順其

性又無疾病以致其損也麾之以肱畢來既

升見人識物情物解人意而無事手奔走追逐之勢也

詩經

卷十九

無羊

四十四

傳陰陽和則魚衆多矣溱溱衆也旄旌所以

聚衆也

箋牧人乃夢見人衆相與捕魚又夢見旄與

旗占夢之官得而獻之於宣王將以占國事

也魚者庶人之所以養也今人衆相與捕魚

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也易中孚卦曰豚魚

吉溱溱子孫衆多也

疏牧人所牧既羸乃復爲王興夢夢見衆人

維相占捕魚矣又夢見旄旌維旌矣牧人既

詩經

卷十九

無羊

四十五

為此夢以告占夢之官。占夢之官又獻之於王。王乃令以大人占夢之法。占之夢見衆維魚矣者。實維豐年。是歲熟相供養之祥。見旄維旗矣者。室家漆漆。是男女衆多之象。歲熟民滋。是國之休慶也。占夢職曰。歲終獻吉。夢於王。王拜受之。使所獻者謂天下臣民有爲國夢者。其官得而獻之。非占夢之官。身自夢也。以魚麗之義言之。太平而萬物盛多。故知陰陽和。庶民不得殺犬豕。維捕魚以食之。是以所以養也。歲穀不熟。則無以相養。會衆人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引易中孚卦曰。豚魚吉者。豚魚俱是養老之物。故引之以證魚可供養也。彼注云。三辰在亥。亥爲豕。爻失正。故變而從小名。言豚耳。四辰在丑。丑爲蟹。蟹溼魚之微者。爻得正。故變而從大名。言魚耳。三體兌。兌爲澤。四上值天淵。二五皆坎。坎爲水。二浸澤。則豚利。五亦以水灌淵。則魚利。豚魚以喻小民也。而爲明君賢臣思。意所供養。故吉如彼。注意以豚魚喻小民。與此垂者。以象云。豚魚吉。信及豚魚。喻則澤及民。觀衆爲說。此則斷章取義也。

集傳賦也。占夢之說未詳。漆漆衆也。或曰衆

謂人也。旄郊野所建。統人少。旃州里所建。統

人多。蓋人不如魚之多。旄所統不如旃所統

之衆。故夢人乃是魚。則爲豐年。旄乃是旗。則

爲人衆。

埤雅曰。俗云春魚遺子如粟。理於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則皆化而爲魚。如遇旱乾。水不及故岸。則其子爲日暴。乃生飛蝗。故說者以爲陰陽和則魚多。豐年夢魚。理或然也。東萊呂氏曰。以斯干無羊之卒章觀之。所願乎土者。子孫昌盛。所願乎下者。歲熟民滋。皆不願乎其外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黃氏曰。古人以畜之多寡。而卜其人之盛衰。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備福成有也。於是民和而神降之福。此禱頌之詞。所以詳及於牛羊之衆多。牧人之安逸。以見其物富庶之效也。斯干無羊之夢。皆是設辭。非果有是事。

詩經

卷十九

無羊

四十六

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箋家父字周大夫也

釋文節又如字又音截韓

疏家父古甫詩辭自有名字其餘有名者他書傳記有之左傳引桑柔謂之周芮良夫

之詩是也故敘得據之而言其不言者皆不知也或云大夫者止知是大夫所作不得姓

名也頌及風頌正經唯公劉等三篇言召康公以外皆不言作者姓名外傳謂棠棣爲周

文公之詩思文爲周文公之頌則二篇周公作也外傳前得言之敘者不容不知蓋以正

詩天下同心歌詠故例不言耳公劉三篇言戒成王戒須有王不得天下共成故特見召

康公耳又諸言姓名爵諡者皆是王公卿大夫縣蠻謂士為微臣不言姓名蓋以士位卑微名不足錄也推此則太子之傳及寺人譚大夫不言姓名亦為微也又變風唯七月鵲鳴言周公所作其餘皆無作者姓名亦以諸侯之大夫位比天子之士官位亦微故皆無見姓名者也唯魯人作頌非常特詳其事言行父請周史克作頌耳不然豈變風十有二國其詩百有餘篇作者不知一人也春秋之例天子大夫則稱字桓七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與此同也桓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此詩不知作之早晚若幽王之初則八十五年矣韋昭以為平王時作此言不廢作在平桓之世而上刺幽王但古人以父為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者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子同字父未必是一人也雲漢序云仍叔箋引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也自桓五年上距宣王之卒七十六歲若當初年則百二十年矣引之以證仍叔是周大夫耳未必是一人也瞻仰箋亦引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自隱七年上距幽王之卒五十六歲凡國伯魯君皆然亦不知其人之同異也但知板與瞻仰俱是凡伯所作二者必是別人何則板已言老夫灌灌匪我言耄則不得下及幽王時矣瞻仰之箋引春秋亦證凡伯為天子大夫耳此三文皆年月長遠並應別人故箋不言是也其意不以為一人矣故板不引春秋至瞻仰而引之及此不引春秋皆注有詳畧無義例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
如惓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傳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
師太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為太師具俱瞻
視惓惓也卒盡斬斷監視也

箋與者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此言尹氏女
居三公之位天下之民俱視女之所為皆憂

心如火灼爛之矣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而

言語疾其貪暴脅下以刑辟也天下之諸侯

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女何用為職不監

察之

釋文惓徒藍反又音惓韓詩作炎字書作炎
又作惓監韓

諫云領也

疏節然高峻者彼南山也維石巖巖然故四

太師之尹氏也下民俱仰汝而瞻之今天下
見汝之所為皆憂心如被火之燔灼然畏汝
之威不敢相戲而談語是失於其瞻矣又天
下諸侯之國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矣汝

何用爲職而不監察之。尚書周官云：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下云：尹氏太師，是尹氏爲太師也。孝經注以爲冢宰之屬者，以此刺其專恣，是三公用事者明兼冢宰以統羣職，疾其貪暴，所以憂心脅下以刑辟，故不敢戲談。尹氏又爲王官之伯，分王東西，得專征專殺，故言何用爲職而無正云。新伐四國，箋云：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謂厲王時也。河水箋云：諸侯出兵妄相侵伐，謂宣王時也。則諸侯征伐失矣，而論語注以爲平王東遷，諸侯始專征伐者，幽厲雖殘虐無道，尚能治諸侯，但明不燭下，致使擅相伐滅，故詩人舉以爲刺，至於平王微弱，不能禁制諸侯，專行征伐，無所顧忌。

集傳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

詩經

卷十九 節南山 五十九

貌。師尹，太師尹氏也。太師，三公尹氏。蓋吉甫

之後，春秋書尹氏卒，公羊子以爲譏世卿者，卽此也。具俱瞻視，倏燔卒終，斬絕監視也。

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言節彼

南山則維石巖巖矣，赫赫師尹則民具爾瞻

矣，而其所爲不善，使人憂心如火燔灼之，其

威而不敢言也，然則國旣終斬絕矣，汝何

用而不察哉。

隱公二年，公羊傳曰：其稱尹氏何？譏世卿三世卿者，父死子繼也。言氏者起其世也。若曰世世尹氏也。三山李氏曰：春秋後文書尹氏立王子朝，則尹氏之爲世卿其來甚久。慶源輔氏曰：戲談猶且不敢，而况敢正言其失，直指其非乎？小人而居高位，縱欲戕理，以致禍亂，其終未有不厲威肆虐，以箝人之口者。然國旣終將斬絕矣，汝何用而不察哉？蓋事已至此，而在家父時又有不得不言者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

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詩經

卷十九 節南山 五十九

傳實滿猗長也。薦重瘥病弘大也。憯曾也。

箋倚倚也。言南山旣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

其旁倚之，畎谷使之齊均也。責三公之不均

平不如山之爲也。謂何猶云何也。天氣方今

又重以疫病，長幼相亂而歾喪甚大多也。懲

止也。天下之民皆以災害相弔，唁無一嘉慶

之言，曾無以恩德止之者，嗟乎奈何。

釋文：猗於宜反，畎本亦作剛，疫本又作疾，憯本或作瞋。

疏

卷十九

五十一

疏王肅云南山高峻而有實之使平均者以
 其草木之長茂也師尹尊顯而有益之使
 平均者以用衆士之智能或然箋以倚爲由
 人以至於不倚也傳意或然箋以倚爲由
 之所實之處故言山傍而倚近山者也山傍
 近山唯明谷耳能實明唯草木也山高以比
 三公明谷以比下民言山能以草木實明谷
 反喻三公不能以政教均下民也草木之生
 而云山者山出雲雨能生草木故也言平滿
 者謂山俱以雨露潤之均平而生皆徧滿其
 中故言齊均也匠人注云壘中田明說文云
 明小流也言水小不能自通須人剛引之則
 明是壘中小水之名因此而山谷通水之處
 亦名爲明禹貢曰羽剛夏翟鄭注云羽山之
 谷是也薦與荐又異義同釋言云薦再也
 再是重之義也喪者死亡之名云亂則爲
 未死是疫病也長幼相亂言喪之與幼皆得
 疫病相交亂不少因此以致死也喪與亂相
 將由亂以致喪故鄭分解之言重者尹氏既
 脅下以刑辟上天又加之災禍是重也予
 謂予死唁謂唁生故服虔云予生曰唁皆是
 相痛傷之名也死而相予自是其常而以刺
 尹氏者以災害死喪皆政教所致焉以政失
 而致則政善亦消但在位之臣無行善者故
 責之曾無者廣辭言在位皆然非獨尹氏也
 集傳興也有實其倚未詳其義傳曰實滿倚
 長也箋云倚倚也言草木滿其旁倚之狀谷
 也或以爲草木之實倚倚然皆不甚通薦荐

詩經

卷十九

五十二

通重也、瘥病弘、大憯、曾懲、創也、節然南山、
 則有實其倚矣、赫赫師尹、而不平其心、則謂
 之何哉、蘇氏曰、爲政者不平其心、則下之榮
 瘁勞佚、有大相絕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
 喪亂、人怨而謗讟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創咨
 嗟、求所以自改也、
 慶源輔氏曰、山之生物、平均如一、凡草木之
 生於上者、無不倚倚其長也、如此則與不平
 之意相近矣、
 安成劉氏曰、以左傳我落其實、與衛風綠竹
 爲集傳第三說之証、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
 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傳氏本均平毗厚也、以至空窮也、
 箋氏當爲桎鐙之桎、毗、輔也、言尹氏作大師
 之官、爲周之桎鐙、持國政之平、維制四方、上
 輔天子、下教化天下、使民無迷惑之憂、言任
 至重、至猶善也、不善乎昊天、愬之也、不宜使

此人居尊官困窮我之衆民也。

釋文 毗婢尸反王作埤埤厚也俾本又作裨同必爾反枉之實反又丁履反礙也鎔

字又作輅胡膳反懇本亦作訴

疏 毛以爲見天災及民故歸咎執政責之云尹氏汝今爲大師之官維是周之根本之

臣秉持國之正平居權衡之任四方之事是汝之所維制天子之身是汝之所崇厚言汝

職維持四方尊崇天子其尊重如此施行教化當使下民無迷惑之憂何爲專行虛政以

脅下也訴之於天言尹氏爲政實不善乎昊天不宜使此人居位以窮困我天下之衆民

鄭惟氏爲枉鎔毗爲輔爲異毛讀從邱若四圭爲邱故爲本以毗爲毗益故爲厚亦

詩經

卷十九 節南山

五十三

由輔弼使之厚義與鄭同孝經鉤命決云

孝道者萬世之枉鎔說文云枉車鎔也則枉

是鎔之別名耳以鎔能制車喻大臣能制國

故以大師之官爲周之枉鎔也易傳者以天

子爲周之本謂臣爲本則於義不允故易之

集傳 賦也氏本均平維持毗輔弼愍空窮師

衆也言尹氏大師維周之氏而秉國之均

則是宜有以維持四方毗輔天子而使民不

迷乃其職也今乃不平其心而既不見愍弼

於昊天矣則不宜久在其位使天降禍亂而

我衆并及空窮也。

朱子曰鈞本當從金如所謂泥之在鈞者不知鈞是何物潘時舉曰恐只是爲瓦器者所

謂車盤是也蓋運得愈急則其成器愈快曰

秉國之均只是此義今訓平者此物亦惟平

乃能運也臨川王氏曰京室以大族爲氏朝廷以尊官

爲氏氏者安危存亡所出也尹氏大族也大

師尊官也東萊呂氏曰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地

之類蓋曰人之類將滅矣甚言之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

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膺仕

傳 庶民之言不可信勿罔上而行也式用夷

平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

瑣瑣小貌兩塔相謂曰亞膺厚也

箋 仕察也勿當作未此言王之政不躬而親

之則恩澤不信於衆民矣不問而察之則下

民未罔其上矣殆近也爲政當用平正之人

用能紀理其事也無小人近塔之父曰姻瑣

瑣昏姻妻黨之小人無厚任用之置之大位

詩經

卷十九 節南山

五十四

傳庶民之言不可信勿罔上而行也式用夷

平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

瑣瑣小貌兩塔相謂曰亞膺厚也

箋 仕察也勿當作未此言王之政不躬而親

之則恩澤不信於衆民矣不問而察之則下

民未罔其上矣殆近也爲政當用平正之人

用能紀理其事也無小人近塔之父曰姻瑣

瑣昏姻妻黨之小人無厚任用之置之大位

重其祿也。

釋文

音紀。毛如字。鄭音未。已毛音以。鄭音早。

疏

王以爲政。由尹氏不可任。欲令王親爲政。故言

民之言不可信也。又責下民言。王爲政。雖不
監問之。不察理之。必天下之民。勿得欺罔其
上之君子也。王但用平正之人爲官。則下民
欺罔之心。用自消止矣。無用小人之言。以至
於危殆也。非但疏外小人不可用。雖瑣瑣然
昏姻親亞之小人。則當無得厚任。以事。置之
大位。重其祿。食言親而不賢。亦不可任也。疾
時親黨亂政。故戒之。言躬親。明有施爲。言問
察。明亦躬親。直以彼不可信。由於不親。雖不
察問。不得欺罔。各隨事而爲文耳。鄭以爲

詩經

卷十九 節南山 五十五

尹氏既不可委任。王若政教不躬。不親行之。
則庶民不信於王之恩澤。以尹氏之虐。謂王
所爲。故不信也。若民俗不問。不察親之。則民
皆未罔其上之君子。王非直親須問察。又當
用平正之人。用已身親理政事之人。無得用
小人而親問之。君民之所以相信者。由君
親行。政民親受。教故得相信也。今王不親爲
政。委任小人。施政於民。不以實告。故庶民之
言。亦不可信也。既言民不可信。因責民之欺
罔。箋以此篇主刺在上。非責民之辭。故知
勿當爲未也。王身所爲而行於衆民。唯恩澤
且疾尹氏貪暴以致災。故知躬親爲恩澤也。
未罔其上者。謂若不問察。則明不燭下。下之
善惡。上所不知。下民知上不知。則未畧欺罔
其上而不畏之也。舍人曰。瑣瑣。計謀偏淺
之貌。劉熙釋名云。兩脊相謂曰亞者。言每一

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又並來女氏則
姊夫在前。妹夫在後。亦相亞也。幽王前取
申后而黜之。未必用其親戚。褒姒褒人所獻
未必爲親戚。可任。幽王耽淫女色。多女寵。必
私多謁請。小人。或其餘嬪妾之家。不必事是
二后之親也。如此則幽王厚於昏姻矣。而角
弓云。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者。以王者志不及
遠。唯同類相愛。昏姻諂佞者。進用。故此戒之。
賢德者疏遠。故彼刺之也。

集傳。賦也。仕事罔欺也。君子指王也。夷平已
止。殆危也。瑣瑣小貌。壻之父曰姻。兩壻相謂
曰亞。廕厚也。言王委政於尹氏。尹氏又委

詩經

卷十九 節南山 五十六

政於姻婭之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
欺其君也。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
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豈可以罔君子哉。
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
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瑣瑣姻婭
而必皆廕仕。則小人進矣。

慶源輔氏曰。小人而濫君要職。躡處高位。其
智識既不能以照察幾微。其才力又不能以
綜理事務。則其勢必至於分委姻婭之人。以
任政。而小人因得以並進矣。鑒空妄說。誕慢

相欺必至於以其未嘗問未嘗仕者欺其君而政荒事廢召禍致災無所不至當是之時是宜反躬自責而私欲昏蔽迷惑不反不至於危殆其國家則不已者此小人之常態也若能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璣璣姻婭悉皆屏去而無使汗縉紳而盜名器焉則何至於危殆其國家也哉

昊天不傭降此鞠訥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傳傭均鞠盈訥訟也屆極闕息夷易違去也箋盈猶多也戾乖也昊天乎師氏爲政不均

詩經卷十上節南山

乃下此多訟之俗又爲不和順之行乃下此爭爭之化疾時民傲爲之愬之于天届至也君子斥在位者如行至誠之道則民鞠訥之心息如行平易之政則民爭爭之情去言民之失由於上可反復也

釋文傭勑龍反韓詩作庸庸易也戾音麗復本又作覆

疏釋語云屆極至也俱得爲至故箋併訓之不言極猶至也此詩雖主疾尹氏爲惡而在位亦然既言尹氏傷化敗俗明其欲令在位者反之故知君子斥在位者

集傳賦也傭均鞠窮訥亂戾乖届至闕息違遠也言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

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然所以靖之者亦在夫人而已君子無所苟而用其至則必躬必

親而民之亂心息矣君子無所偏而平其心則式夷式已而民之惡怒遠矣傷王與尹氏

之不能也夫爲政不卒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爲天實爲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

天也抑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焉有以見夫

人合一之理焉後皆放此

安成劉氏曰此詩後章言不弔不平正月言天之抗我天是極十月之交言天命不徹

雨無正言降喪疾威小旻言旻天疾威小弁言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巧言言昊天已威吳

天泰旤以及變大雅板言上帝板板天之功難方厥方虐方儕蕩言疾威上帝天降滔德

瞻卬言不惠而降厲召旻言疾威而降喪皆與此章言天之意同一致者其詩人之情性

有同然者歟

豐城朱氏曰國之危亡盡以爲人事歟則日月剝蝕山崩川竭將興必有禎祥將亡必有

妖孽固未可盡責之人也盡以爲天意歟則

武丁因桑穀之祥而戒懼以復成湯之業宣王因雲漢之災而戒懼以繼文武之功又未可盡歸之天也大抵人事之有得失氣化之有盛衰此皆治亂之所由惟君子為能以人合天不諉於天以義制命不委於命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傳病酒曰醒成平也

箋弔至也至猶善也定止式用也不善乎昊天天下之亂無有止之者用月此生言月月

詩經

卷十九

節南山

五十九

益甚也使民不得安我冷憂之如病酒之醒矣觀此君臣誰能持國之平乎言無有也卒終也昊天不自出政教則終窮苦百姓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

疏此章下二句毛氏無傳則不必如鄭欲天出圖書授命也蓋言王身不自為政教終勞苦我百姓王肅云言政不由王出也四章五章以君臣之惡訴之天又曰亂靡有定言君臣不能定亂又曰誰秉國成言君臣不能持國平此章發首去不弔昊天末言不自為政明是欲使天自下為政也

集傳賦也酒病曰醒成平卒終也蘇氏曰

天不之恤故亂未有所止而禍患與歲月增長君子憂之曰誰秉國成者乃不自為政而以付之姻婭之小人其卒使民為之受其勞弊以至此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感感靡所騁

傳項大也騁極也感感縮小之貌我視四方土地日見侵削於夷狄感感然雖欲馳騁無

詩經

卷十九

節南山

六十

所之也

箋四牡者人君所乘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為用喻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

疏以臣不任職致土地侵削故責之也項領是項文不宜重故以項為大箋以為養大其領申傳說也言不肯為用者養而不駕是為自恣也

集傳賦也項大也感感縮小之貌言駕四

牡而四牡項領可以騁矣而視四方則皆昏亂感感然無可往之所亦將何所騁哉東萊

呂氏曰本根病則枝葉皆瘁是以無可往之地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醕矣。

傳茂勉也懌服也。

箋相視也方爭訟自勉於惡之時則視女矛矣言欲戰鬪相殺傷矣夷說也言大臣之垂爭本無大讐其已相和順而說懌則如賓主飲酒相醕酢也。

詩經

卷十九 節南山

六二

疏言相惡既深和解又疾皆是無常小人攸使政教亂也箋本無大讐集本云大讐是爭義亦得通也。

集傳賦也茂盛相視懌悅也言方盛其惡

以相加則視其矛戟如欲戰鬪及既夷平悅懌則相與歡然如賓主而相醕酢不以爲怪也蓋小人之性無常而習於鬪亂其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無所適而可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傳正長也。

箋昊天乎師尹爲政不平使我王不得安寧女不懲止女之邪心而反怨憎其長也。

疏毛以爲尹氏爲惡訴之於天言昊天乎師尹爲政不平致使我王不得安寧汝師尹不懲止其心乃反邪僻實行故下民皆怨其君長由師尹行惡也鄭唯下句爲異此傳甚畧王肅述之曰覆猶肯也師尹不定其心邪僻妄行故下民皆怨其長今據爲毛說集傳賦也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則我王亦不得寧矣然尹氏猶不

詩經

卷十九 節南山

六三

自懲創其心乃反怨人之正已者則其爲惡何時而已哉。

慶源輔氏曰不懲其心覆怨其正自古小人處禍亂之常態凡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則君子已亂之要術也。

家父作誦以究王誥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傳家父大夫也。

箋究窮也大夫家父作此詩而爲王誦之以窮極王之政所以致多訟之本意訛化畜養

也。

疏作詩刺王而自稱字者詩人之情其道不一或微加諷諭或稍斥愆咎或隱匿姓名

或自顯官字期於申寫下情冀上改悞而已此家父盡忠竭誠不降誅罰故自載字焉

人孟子亦此類也。

集傳賦也家氏父字周大夫也究窮訛化畜

養也家父自言作爲此誦以窮究王政發

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也陳

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詩

詩經

卷十九 節南山

本十三

乃復自養其出於已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

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

東萊呂氏曰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玉

心焉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

蔽也李氏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

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

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必先論也惟

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

當矣。

慶源輔氏曰直至此章方說箇王字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集傳序以此爲幽王之詩而春秋桓十五

年有家父來求車於周爲桓王之世上距

幽王之終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異

大抵序之時世皆不足信今姑闕焉可也

安成劉氏曰春秋隱公三年三月平王崩而四月尹氏卒桓公八年桓王使家父來

詩經

卷十九 節南山

本十四

聘十五年使家父來求車計家父來聘之時上距尹氏之卒才十七年恐卽此詩之

尹氏家父也且此詩刺尹氏爲政不平而曰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曰喪亂弘多惜莫

懲嗟曰降此鞠誼降此大戾等語皆似亂亡以後之詞疑此或東遷後詩也

序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

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瘳憂以瘳

傳正月夏之四月繁多也將大也京京憂不

去也瘳瘳皆病也

箋夏之四月。建巳之月。純陽用事。而霜多。急恒寒若之異。傷害萬物。故心爲之憂傷。訛。僞也。人以僞言相陷入。使王行酷暴之刑。致此災異。故言亦甚大也。念我獨今者。言我獨憂此政。

釋文 瘋音鼠。字林。瘋音怒。痒音羊。

疏 時大夫賢者。觀天災以傷政教。故言正陽之月。而有繁多之霜。是由王急酷之刑。以致傷害萬物。故我心爲之憂傷也。有霜由於王急。王急由於訛言。則此民之訛言爲害亦甚大矣。害既如此。念我獨憂此政。乃憂在於心。京京然不能去。哀憐我之小心。所遇痛憂此事。以至於身病也。以太夫所憂。則非富霜之月。若建寅正月。則固有霜矣。不足憂也。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曰。祝史請所用幣。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周六月。是夏之四月也。謂之正月者。以乾用事。正純陽之月。得稱慝未作。謂未有陰氣。故此箋云。純陽用事也。若然。易稽覽圖云。正陽者。謂二月至四月。陽氣用事時也。獨以爲四月者。彼以卦之六爻。至二月。大壯用事。陽爻過半。故謂之正陽。與此異也。急恒寒若。洪範答微文也。彼注云。急促也。若。順也。五事不得。則咎氣而順之。言由君急促太酷。致恒寒之氣來順之。故多霜。

詩經

卷十九

正月

李注

也。鄭駁異。蓋與洪範五行傳皆云。非常曰異。害物曰災。則此傷害萬物。宜爲災。而云異者。災異對則別。散則通。故莊二十五年左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彼爲日食之異。而言災也。此以非時而降。謂之異。據其害物。又謂之災。

集傳 賦也。正月。夏之四月。謂之正月者。以純陽用事。爲正陽之月也。繁多。訛僞將大也。京亦大也。癩憂。幽憂也。痒。病也。此詩亦大夫所作。言霜降失節。不以其時。既使我心憂傷矣。而造爲妄僞之言。以惑群聽者。又方甚也。

詩經

卷十九

正月

李注

大然。聚人莫以爲憂。故我獨憂之。以至於病也。

東萊呂氏曰。凡講張爲。訂以同上感衆者。皆謂之訛言。

父母生我。胡俾我瘠。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傳 父母。謂文武也。我。我天下。瘠。病也。莠。醜也。愈。愈憂懼也。

箋 自從也。天使父母生我。何故不長遂我。而

使我遭此暴虐之政而病。此何不出我之前。居我之後。窮苦之情。苟欲免身。自從也。此疾訛言之人。善言從女口出。惡言亦從女口出。女口一爾善也。惡也。同出其中。謂其可賤我心。憂政如是。是與訛言殊塗。故用是見侵侮也。

釋文

瘡音庚

詩經

卷十九

正月

本七

疏毛以爲文武爲民之父母。而今天生我。天下之民。今何爲不令天長育我。而使我遭此暴虐之政。以致病也。又此病不從我先。不從我之後。而今適當我身乎。訴之文武也。鄭以爲訴天。使父母生我。我謂大夫作詩者。爲異餘同。傳以文武受命。爲明王。作萬民父母。故尚書曰。天將有立民父母。謂天子作民父母。民窮則宜告之。文武爲天下父母。作者。舉天下之心。爲之怨。糾不專爲已。故謂天下爲我也。上言念我獨今。因此而告天。是先訴已身。未及論天下也。遇今時之虐政。訴上世之哲民。非人情也。故知訴天。使父母生我也。忠恕者。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况以虐政推於先後。非父祖則子孫。是窮苦之情。苟欲免身。

集傳賦也。瘡病自從。莠醜也。愈愈益甚之意。

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已適丁是時也。訛言之人。虛僞反覆。言之好醜。皆不出於心。而但出於口。是以我之憂心益甚。而反見侵侮也。慶源輔氏曰。夫君子之處亂世。彼以爲是。而已以爲非。彼以爲樂。而已以爲憂。動與衆違。此所以反見侵侮也。

憂心惓惓。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傳惓惓憂意也。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

詩經

卷十九

正月

本八

園土以爲臣僕。富人之屋。烏所集也。箋無祿者。言不得天祿。自傷值今生也。辜罪也。人之尊卑有十等。僕第九。臺第十。言王旣刑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賤者。不止於所罪而已。書曰。越茲麗刑。并制斯。此于於也。哀我今我民人。見遇如此。當於何得天祿。免於是難。視易集於富人之屋。以言今民亦當求明君而歸之。

釋文 傳本又作莞其營反一云

獨也。園土音圓。園土獄也。

疏 毛以為詩人言我憂在於心。惴惴然念我天下之人無天祿。謂不得明君。遭此虐政也。民之無罪辜者。亦并罪之。以其身為臣僕。言動掛網羅。民不聊生也。哀乎可哀。憐者。今我民人見遇如此。於何所從而得天祿乎。是無祿由此視易於所止。當止於誰之屋乎。以與視我民人所歸。亦當歸於誰之君乎。易集於富人之屋以求食。喻民當歸於明德之君。以求天祿也。鄭以為作者言憂心惴惴然。念我身之無天祿。自傷值今生也。民之無辜罪者。身既得罪。并其家之臣僕亦罪之。哀乎。今我天下之民見遇於此。於何從而得天祿乎。上章毛以我為天下則皆為天下怨解也。鄭以我為已身。念我無祿。自念無祿也。於何

詩經 卷十九 正月 六

從祿。乃言天下皆無祿耳。祿名本出於居官。食廩得祿者。是福慶之事。故謂福祿為祿。雖民無福亦謂之無祿也。古有肉刑而罪有等級。重者入於肉刑。輕者役於園土。謂晝則役之夜是入園土。以園土表罪之輕者也。非在園土而役當役之時。為臣僕之事。故號之為臣僕。以表其罪名。非謂恒名臣僕也。此有罪者當然。今無罪亦令與有罪同役。故言并也。王肅云。今之王者好陷人罪。無辜下至於臣僕。言用刑趣重。傳意當然也。周禮大司寇職曰。以園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置之園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耻之。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司園職曰。凡害人者。弗受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園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

其已害人者。則如此。未害人者。則役諸司空。重罪唯一暮而已。其坐作之數。具在司寇。此

園土罪人。罪未定之時。縛於外朝。而與公卿議之。議定。乃從其罪。故易坎卦上六。係用徽纆。真于叢棘。三歲不得出。鄭云上。乘陽有邪惡之罪。故縛以徽纆。置於叢棘。而使公卿以下議之。是也。昭七年左傳曰。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是十等。僕。第九臺。第十也。僖十七年左傳。晉惠公。卜男。為九。人。臣。女。為。人。妾。孝經曰。不敢失於臣妾。妾是賤者之定名。臣。則事人之稱。無定名也。故十等。以相次。臣。謂得役使者。為。臣。也。無罪。知彼刑殺者。尚及其家之賤者。明以重罪加之。故知刑殺也。書呂刑注云。越於也。茲此也。屢施也。於此施刑。并制其無罪者。則彼苗民淫虐。

詩經 卷十九 正月 七

殺戮無辜。不但刑有罪。亦并制無罪。與此并義同也。易傳者。以臣僕非罪人之名。經言并其臣僕。不言以為臣僕。幽王殺戮無辜。豈但以為臣僕而已。故易之集傳賦也。惴惴憂意也。無祿猶言不幸爾。辜罪并俱也。古者以罪人為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為臣僕。箕子所謂商其淪喪。我國為臣僕是也。言不幸而遭國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俱被囚虜而同為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如視鳥之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

屋也。

疊山謝氏曰：忠臣不事二君，義士不食周粟。所可哀者，一世之人不知當從何人而受祿手。

慶源輔氏曰：民指在下之民，人則并上下而言之。

豐城朱氏曰：念我無祿，傷已之不幸也。非其臣僕，傷斯民之供不幸也。于何從祿？未知其所從之人也。此哀國之將亡而無所定之詞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大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詩經

卷十九

正月

七十一

傳：中林，林中也。薪，蒸言似而非。王者為亂，夢然勝，果也。皇，君也。

箋：侯，維也。林中大水之處，而維有薪蒸耳。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聚小人，方且也。民今且

危亡，視王者所為，反夢夢然而亂，無統理安人之意。王既能有所定，尚復事之小者爾，無

人而不勝言。凡人所定皆勝王也。伊，讀當為緊，猶是也。有君上帝者，以情告天也。使王

暴虐如是，是憎惡誰乎？欲天指告其所憎而已。

釋文

夢，莫紅反。亂也。沈莫勝反。韓詩云：惡貌也。勝，毛音升。鄭尸澄反。

疏

毛以為視彼林中，謂其當有大木，而維有薪，維有蒸在林，則似大木而非大木也。以

與視彼朝上，謂其當有賢者而唯有小，則似賢人而非賢也。民將危亡，王當安撫之，今視王之所為，反夢夢然而昏亂，無統理安民之意也。王非徒昏亂，又志在殘虐，既謂能有

所定者，皆是陵人之事，為殘虐也。王暴如此，以情訴天云：有君上帝，使王暴虐如此，維誰謂惡乎？欲天指告之。鄭以上二句小別其說，又以靡人不勝，謂人皆勝王，又以伊為是

詩經

卷十九

正月

七十一

為異。釋訓云：夢夢，亂也。上天無昏亂之事，故知天斥王也。此傳甚畧，王述之云：王既有所定，皆乘陵人之事，言殘虐也。今據為毛說，孫毓云：小人好為小善，矜能自藏，以為大功，其所成就細碎小事，凡人所勝而過者，反以驕人，是詩所刺幽王也。若乘陵殘虐之事，動則有惡，豈得名之為克有定乎？

集傳：興也。中林，林中也。侯，維殆危也。夢夢，

明也。皇，大也。上帝，天之神也。程子曰：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言瞻彼中林，則維薪維蒸，分明可見也。民今方危殆，疾痛

號訴於天。而視天及夢。夢然若無意於分別善惡者。然此特值其未定之時爾。及其既定。則未有不為天所勝者也。夫天豈有所憎而禍之乎。福善禍淫。亦自然之理而已。申包胥曰。人眾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疑出於此。豐城朱氏曰。福善而禍淫。此天之常理也。善者未必福。淫者未必禍。則以氣化自盛而趨於衰。則常者有時而變。此正其未定之時也。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

詩經

卷十九 正月

七十三

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

傳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故老召之。訊問也。

君臣俱自謂聖也。

發此喻為君子賢者之道。人尚謂之卑。况為

凡庸小人之行。小人在位。曾無欲止眾民之

偽言。相陷害也。君臣在朝。侮慢元老。召之不

問政事。但問占夢。不尚道德。而信微辭。之甚

時。君臣賢愚適同。如鳥雌雄相似。誰能別異。

之乎。

疏

謂之為山者。人意蓋猶以為卑。况為岡為陵乎。今所見非高山。乃岡陵也。以興行若

子之道者。人意尚謂之為淺。况為小人之行乎。今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王既任小人。今民之訛偽之言。相陷害者。在位之臣。曾無欲以德止之者。既不能施德以止訛言。而愛奸鄙。粹而共信微辭。召彼故老。宿舊有德者。但問之占夢之事。言其不尚道德。侮慢長老也。又君臣並不自知。俱曰。我身大聖。唯各自矜而賢愚無別。譬之於鳥。誰能知其雌雄者。

集傳。賦也。山脊曰岡。廣平曰陵。懲。止也。故老。

舊臣也。訊。問也。占夢。官名。掌占夢者也。具。俱

詩經

卷十九 正月

七十四

也。鳥之雌雄。相似而難辨者也。謂山蓋卑。

而其實則岡陵之崇也。今民之訛言如此矣。

而王猶安然莫之止也。及其詢之故老。訊之

占夢。則又皆自以為聖人。亦誰能別其言之

是非乎。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

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

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

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

慶源輔氏曰故老舊臣可以決事理之是非者也占夢之官可以決懲兆吉凶者也今也不平心據實而言但皆自以爲聖人而已耳誰能別其言之果是果非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傳局曲也。踏累足也。倫道脊理也。場蠟也。

詩經

卷十九

正月

七十五

箕局。踏者。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淪也。此民疾苦王政。上下皆可畏怖之言也。維民號呼而發此言。皆有道理。所以至然者。非徒苟妄爲誣辭。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哉。今之人。何爲如是傷政也。

釋文

局本又作踞。脊徐音積。說文小步也。緝
號音豪。霆音庭。又音挺。淪音倫。錫字又

蜚作

疏時人疾苦王政歌詠其事作者以其有理
故取而善之時有人言謂此上天益實高

矣而有雷霆擊人不敢不曲其脊以敬之以喻已恐觸王之忌諱也謂此下地蓋實厚矣而有陷溺殺人不敢不累其足以畏之以喻已恐陷在位之羅網也言上下可畏如天地然此人心疾王政不敢指斥假天地以比之作善者善其言故云維我號呼而發此言實有道理言王政實可畏此辭非虛也既上下可畏民皆避之故言哀哉今之人何故而爲虺蜴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民間王政莫不逃避故言爲虺蜴也釋魚云蜴蜥蜥蜴蜥蜴名蜥蜴守宮也李巡曰蜴蜥一名蜚蜴蜥蜴疏云虺蜴一名蝮蛇蜴也或謂之蛇壁如蜚蜴青綠色大如指甲形狀可惡如陸意蜚蜴與蜥形狀相類水陸異名耳

詩經

卷之十一

正月

卷十六

集傳賦也。局，曲也。躋，累足也。號，長言之也。春
理，蜴蜥也。虺蜴皆毒螫之蟲也。言遭世之
亂，天雖高而不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躋，
其所號呼而爲此言者，又皆有倫理而可考
也。哀今之人，胡爲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此
乎。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傳言朝廷曾無傑臣抗動也。仇仇猶警警。
箋阪田崎嶇堯堯之處。而有堯然茂特之苗。
喻賢者在間辟隱居之時。我特苗也。天以
風雨動搖我。如將不勝我。謂其迅疾也。彼
王也。王之始徵求我。如恐求不得。我言其禮
命之繁多。王既得我。執留我。其禮待警警然。
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其有貪賢之名。無
用賢之實。

詩經

卷十九 正月

七

釋文

警本又作愁

疏王政所以為民疾苦。由不能用賢。視彼阪
田。堯堯之地。有堯然其茂特之苗。以與視
彼空谷。反陋之處。有傑然其秀異之賢。然天
之以風雨動搖我。特苗如將不我特。苗之能
勝言風雨之迅疾也。以喻彼王之以禮命以
徵召我賢者。如恐不我賢者之能得言禮命
之繁多也。及其得我。則空執留我。其禮待我
警警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小人貴名
賤實。不能用賢。故政教所以亂也。毛以詩
意取堯苗比賢者。不舉原隰之苗。而言阪田
者。反明朝廷曾無英傑之臣。釋訓云仇仇
放敖也。義同。故猶之郭璞曰。皆傲慢賢者
猶字。

集傳興也。阪田崎嶇堯堯之處。堯茂盛之貌。
特特生之苗也。抗動也。力謂用力。瞻彼阪
田。猶有堯然之特。而天之抗我。如恐其不我
克何哉。亦無所歸咎之詞也。夫始而求之以
為法則。惟恐不我得也。及其得之。則又執我
堅固如仇讐然。然終亦莫能用也。求之甚艱
而棄之甚易。其無常如此。

詩經

卷十九 正月

七

新安胡氏曰。堯有翻翻頓挫之意。
眉山蘇氏曰。書云。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
見聖。亦弗克由。
聖此之謂也。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
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傳厲惡也。滅之以水也。宗周鎬京也。褒國也。
姒姓也。威滅也。有褒國之女。幽王惑焉。而以
為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
箋茲此正長也。心憂如有結之者。憂今此之
君臣何一然為惡如是。火田為燎。燎之方盛。

之時。炎熾燦怒。寧有能滅息之者。言無有也。
以無有喻有之者為甚也。

釋文 奴鄭云字也。威呼說反。齊人語也。字林武劣反。說文云。從火戌聲。火死於戌。陽氣至戌而盡。本或作滅。

疏 詩人見朝無賢者。言我心之憂矣。如有結者。今此之君臣。無所差別也。燎火方奮揚之時。寧有能滅息之者。以喻宗周方隆盛之時。寧有能滅亡之者。然此燎雖熾盛。而水能滅之。則水為甚矣。以興周國雖盛。終將衰滅。則衰滅惡甚矣。於時宗周未滅。詩人明得

詩經

卷十九

正月

十九

失之。述見微知著。以衰奴淫妬。知其必滅周也。

集傳 賦也。正政也。厲暴惡也。火田為燎。揚盛也。宗周。鎬京也。褒奴。幽王之嬖妾。褒國女。奴姓也。威。亦滅也。言我心之憂如結者。為國政之暴惡故也。燎之方盛之時。則寧有一撲而滅之者乎。然赫赫然之宗周。而一褒奴足以滅之。蓋傷之也。時宗周未滅。以褒奴淫妬。謾語。而王惑之。知其必滅周也。或曰。此東遷

後詩也。時宗周已滅矣。其言褒奴滅之。有監視之意。而無憂懼之情。似亦道已然之事。而非慮其將然之詞。今亦未能必其然否也。

朱子曰。褒人有罪。入此女以贖罪。是為褒奴。幽王為廢申后及太子。而立以為后。廬陵歐陽氏曰。此上七章皆述王信訛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奴者。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之本。以歸罪也。豐城朱氏曰。桀之亡也。非湯滅之也。妹喜實滅之也。紂之亡也。非武王滅之也。妲己實滅之也。幽王之亡也。非申侯大戎滅之也。褒奴實滅之也。幽王亡於褒奴。而天下不至於易姓者。無德如湯武以繼之也。亦以見文武成

詩經

卷十九

正月

十九

康之遺澤未泯。而幽王先自絕于天。結怨于民。則足以滅其身而已矣。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爾載。將伯助予。

傳 窘。困也。大車重載。又棄其輔。將。請伯長也。箋。窘。仍也。終王之所行。其長可憂傷矣。又將仍憂於陰雨。陰雨喻君有泥陷之難。以車之載物喻王之任國事也。棄輔。喻遠賢也。輪。墮也。棄女車輔。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以

言國危而求賢者已晚矣

釋文 作墮 本又

疏 言王之為惡無心變改若終王之所行其

危猶商人涉路既有疲勞又將困於陰雨今

其車既載重矣乃棄爾之車輔以喻今其既

有大政矣乃棄汝之賢人車既棄輔又遇陰

雨則墮敗汝之車載然後請長者助我則晚

矣以喻國既棄賢又遇傾敗則滅亡汝之國

然後求賢人佐已則亦晚矣王何不及其未

敗用賢自輔乎鄭唯以寔為仍憂於陰雨

為異考工記車人為車有大車鄭以為平

地載任之車駕牛車也尚書云肇牽車牛遠

服賈用是大車駕牛車也此以商車為喻而

詩經 卷十九 正月 八十一

云既載故知是大車也又為車不言作輔此

云乃棄爾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

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隱六年鄭人來輸

平公羊傳曰輸平猶棄成何言棄成敗其成

昭四年左傳曰寡君將棄幣焉服虔云棄輸

也是訓輸為棄棄之義子路將墮三都是也

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永懷又寔陰雨王又

不虞難之將至而棄賢臣焉故曰乃棄爾輔

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

而後號伯以助予則無及矣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

絕險曾是不意

傳員益也

屢屢數也僕將車者也顧猶視也念也女不

棄車之輔數顧女僕終是用踰度陷絕之險

女曾不以為意乎以商車喻治國也

疏 言此商人載大車無棄車輔蓋於輪輻以

喻王無棄賢佐蓋於國事也商人既不棄

輔又數顧念爾將車之僕則得不勝敗爾之

車載以喻王既不棄賢又善禮遇爾執政之

相則得不傾覆爾之王業終用踰度陷絕之

險汝商人何得曾不以為是輔僕為意乎喻王

得濟免禍害之難汝何得曾不以為賢相為

意乎箋雖不言以僕喻相但輔益輻以賢益

國則僕將車自然以相執政也終踰絕險報

上又寔陰雨以陰雨為終久及難之事故鄭

〔集傳〕比也。員，益也。輔，所以益輻也。屢數顧視也。僕，將車者也。此承上章言若能無棄爾輔，以益其輻，而又數數顧視其僕，則不墮爾所載而踰於絕險。若初不以爲意者，蓋能謹其初，則厥終無難也。一說王曾不以是爲意乎。

豐城朱氏曰：輻以固載，輔以益輻。僕以將車，三者皆備，然後可以不墮所載。苟始之不謹，則終之敗也必矣。

詩經

卷十九

正月

八十五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忡忡，念國之爲虐。

傳：沼，池也。忡忡，猶戚戚也。

箋：池魚之所樂，而非能樂其潛伏於淵，又不足以以逃。甚炤炤易見，以喻時賢者在朝廷道不行，無所樂，退而窮處，又無所止也。

疏：上章教王求賢而王不能用，故此章言賢者不得其所。魚在于沼，池之中，爲人所驚駭，亦非能有樂。雖伏於深淵之下，亦炤然易見，不足以避網罟之害。以興賢者在於朝廷

爲時所陷害，不得行道，意非能有樂，退而隱居，又其姓名聞徹，不足以避苛虐之政。
〔集傳〕比也。沼，池也。炤，明易見也。魚在于沼，其爲生已感矣。其潛雖深，然亦炤然而易見，言禍亂之及，無所逃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隣，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

傳：言禮物備也。洽，合。隣，近。云，旋也。是言王者不能親親以及遠，慙慙然痛也。

詩經

卷十九

正月

八十四

箋：彼，尹氏大師也。云，猶友也。言尹氏富與兄弟相親友，爲朋黨也。此賢者孤特自傷也。

釋文

云：本又作肴。

疏：毛以爲言幽王彼有旨酒矣，又有嘉善之殽矣。禮物甚備足矣，惟知以此禮物協和親比其隣，近之左右，與妾黨之昏姻，甚相與周旋而已，不能及遠人也。王既不能及遠人，國家將有危亡，故念我獨憂王此政，今憂心慙慙然痛也。鄭以爲時權臣奢富，親戚相黨，念我無祿而孤獨兮，憂心慙慙然，孤特自傷耳。尹氏官爲大師，上篇刺其專政，則幽王之臣奢富朋黨者，惟尹氏耳。故知彼彼尹氏也。

集傳賦也。洽比皆合也。云旋也。愍愍然痛也。

言小人得志有旨酒嘉穀以合此其隣里。

怡憚其昏姻而我獨憂心至於疾痛也昔人

有言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決

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此之謂乎。

此此彼有屋。款款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

桷。寄矣。富人哀此惻獨。

傳此此小也。款款陋也。君天之在位桷之寄。

詩經

卷十九 正月

全五

可獨單也。

箋穀祿也。此言小人富而寡陋將貴也。民於

今而無祿者。天以薦瘥夭殺之。是王者之政。

又復桷破之言遇害甚也。此言王政如是。富

人猶可。惻獨將困也。

釋文此音此說文作恤音徒款音速方穀本

災也。

疏毛以為此此然之小人彼已有室屋之富

厚斂重賦寵貴小人故使得如此也哀此下

民今日之無天祿而王天害之在位又桷諸

之是其困之甚也王政如此雖天下普遭其

害可矣富人猶有財貨以供之哀哉此單獨

之民窮而無告為上天桷將致困病故甚可

哀也鄭雅天夭是桷為異毛以天斥王者

故為君天之箋以天是蒙殺之辭宜天之所

為故云天以薦瘥天殺之謂農時而役厚斂

詩經

卷十九 正月

全六

然桷如桷枝之桷謂打之也。

集傳賦也。此此小貌。款款寡陋貌。指王所用

之小人也。穀祿天禍桷害寄可獨單也。此

此然之小人既有屋矣。款款寡陋者又將有

穀矣。而民今獨無祿者是天禍桷喪之耳。亦

無所歸咎之詞也。亂至於此富人猶或可勝

惻獨甚矣。此孟子所以言文王發政施仁必

先鰥寡孤獨也。

東萊呂氏曰勞役之甚者自較其輕重故曰

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困苦之甚者自較其淺

深故曰寄矣富人哀此惻獨使民至是蓋甚

可憐矣。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序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箋當為刺厲王作詰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彼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甫專恣日月告凶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

釋文本或作潘音同韓詩作繁

詩經

卷十九

十月之交

八十七

疏節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曰王父擅恣日月告凶事國家之權任天下之責不得並時而有二人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敵夫曰妻王無二后褒姒是幽王所嬖豔妻非幽王之后鄭語云幽王八年桓公為司徒此篇云番維司徒一官不得二人為之言由此知幽當為厲也毛以豔妻為褒姒美色曰豔鄭以天子之后不當以色名之中候曰刺者配姬以放賢刻豔古今字耳以刺對姬刺為其姓也鄭桓公幽王八年始為司徒知非代番為之者以番為司徒在豔妻方盛之時則豔既為后番始為司徒也鄭語說桓公既為司徒方問史伯史伯乃說褒姒之事其末云竟以為后則桓公初為司徒褒姒仍未為后以此知桓公不得與番相代也凡例別嫌明疑以本文為主故鄭先以

詩經

卷十九

十月之交

八十八

詩上下校之後乃言鄭桓公也中候隨雒貳日昌受符厲昌嬖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刺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圉主異載震既言昌受符為王命之始即云期十之世自文敷之至厲王除文王為十世也刻與家伯與此篇事同山崩水潰即此篇百川沸騰山冢卒崩是也如此中候之文亦可以明此為厲王但緯侯之書人或不信故鄭不引之鄭檢此篇為厲王其理欲明而知下三篇亦當為刺厲王者以序皆言大夫其文大體相類十月之交雨無正卒章說已留彼去念友之意全同小昊小宛卒章說怖畏罪辜恐懼之心如一似一人之作故以為當刺厲王也王肅皇甫謐以為四篇正刺幽王孫毓疑而不能決其評曰毛公大儒明於詁訓篇義誠自刺厲王無緣橫移其第改為幽王鄭君之言亦不虛耳是以惑疑無以斷焉竊以褒姒龍胎之妖所生褒人養而獻之無有私黨皇父以下七子之親而令在位若此之盛也又尚書緯說豔妻謂厲王之婦不斥褒姒又雨無正有周宗既滅靡所止戾之言若是幽王既為大戎所殺則無所刺若王尚存不得謂之既滅下句言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勳莫肯夙夜莫肯朝夕庶已式滅覆出為惡之言鄭箋皆謂厲王流于彘之後於義為安是其言雖不能決而其意又鄭為長也若如鄭言毛詩為毛公所移四篇容可在此今韓詩亦在此者詩體本是歌誦口相傳授遭秦滅學之後衆儒不知其次齊韓之徒以詩經而為章句與毛異耳非有壁中舊本可得憑據或見毛次於此故同之焉不然韓詩次第不知誰為之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傳之交。日月之交會。醜惡也。月臣道。日君道。

箋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

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日辰之義。日

為君。辰為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

甚惡也。微。謂不明也。彼月則有微。今此日反

微。非其常。為異尤大也。君臣失道。災害將起

詩經

卷十九

十月之交

十九

故亦民亦甚可哀。

疏月食日。為陰侵陽。臣侵君之象。辛是金。卯

象。一食而有二象。故為亦甚惡也。君當制臣

似月應食。臣不當侵君。似日不應食。故言彼

月而容有被食不明。今此日而反被食不明。

非其常事。故為異尤大也。異既如此。災害將

生。天下蒙毒。故今此下民亦甚可哀傷矣。

交者日月行相逮及交而會聚也。日月交會

謂朔日也。古歷緯及周髀皆言周天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日日

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是月

行疾日行遲。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周。

追及於日。而與之會。是會之交也。每月皆交

會。而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故不食。其

詩經

卷十九

十月之交

十九

日為君。辰為臣。八月之日交。卯食辛矣。辛之

為君。切弱而不明。卯之為臣。秉權而為政。故

辛之言新。陰氣盛而陽微。生其君切弱而任

卯臣也。如緯之意。以辛王在秋。八月用事。卯

位在春。秋當休廢。臣以休廢之時。能侵當王

之君。是陰盛陽微之象。緯意又取剛柔為義。

以辛是柔日。又辛之言新。言微陽新用事也。

卯位正春。強臣之象。以權臣陵弱君。故為醜

也。此箋直言卯侵辛。不言君弱臣強者。陰陽

之事。容有多塗。故舉金木為正。餘畧之也。昭

二十一年秋。正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以午食

壬。似卯侵辛。傳言不為災者。彼為夏之五月

午。當用事。王應休廢。又王為剛日。非是弱君

故與此不同也。此八月。即秋分之時也。左傳

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分

同道也。至相遇也。其他月。即為災。此亦分月

而云孔融者然日者太陽之精至尊之物不宜有所侵侵之則為異但聖賢因事設教以爲等殺耳左傳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用幣於社伐鼓於朝其餘則否是以日食之中分為差降也以正月爲夏四月純陽用事而日又爲陽於時最盛尤不宜爲陰所侵故爲最重而特用鼓幣也其月則非正陽故爲差輕也至於二至二分固爲尤輕也討古今之天度數一也日月之食本無常時故曆象爲日月交會之術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爲限而日月行天夕自有道雖至朔相逢而道有表裏若月行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

詩經

卷十九

十月之交

九

或有類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是日月食無常時非分至之月必相食也正以二分晝夜等有類同道二至長短極似若相過因名示義其實然也以月體一也食之輕重假理示義其實日食皆爲異矣故鄭駁異義引此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滅則非常爲異明謂此爲非常明春秋爲示義也若人君改過修善雖正陽之月禍亦可消若長惡遂非雖分至之月亦將有咎安得二至二分獨不爲災也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是春分之月傳稱魯衛惡之衛大魯小云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其年八月衛侯惡卒十一月季孫宿卒此分月日食有災之驗也且日之有食象臣之侵君若云日有可食之時則君有可殺之節理豈然乎以此

知雖在分至非無災咎故此食在夏之八月云爲異九大也然日月之食於筭可推而知則是雖數自當然而云爲異者人君者位貴居尊恐其志移心易聖人假之靈神作爲鑒戒耳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滅亡俾晝作夜其爲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者也而天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福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爲勸戒使智達之士識先聖之深情中下之至信妖祥之以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而不可以爲教神之則惑衆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期於大通而已矣經典之文不明言咎惡而公家董仲舒何休及劉歆等以爲發無不應是知言微祥之義未悟勸沮之方杜預論之當矣日月之食大率可推步

詩經

卷十九

十月之交

九

而知亦有不依交限而食者襄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月有食之於法算前月之日食既則後月不得食而春秋有之又此經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箋云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則此依交限以否未可知也古之曆書亡矣今世有周曆魯曆者蓋漢初爲之其交無遲疾盈縮考日食之法而其上年月已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曆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曆校之自共和以來當幽王世無周十月夏八月辛卯交會欲以此會爲共和之前其在共和之前則信矣而校之則無術說者或據世以定義矣周禮春官大司樂云日月食令去樂秋官庭氏有放日月之弓矢昏義云陰事不修謫見於天月爲之食漢書天文志曰凡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如此則月

食相類而云常者。義取君可無理殺臣。臣不可以犯君。故以日食爲重耳。不謂月食非異也。

集傳賦也。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謂晦朔之間也。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

詩經

卷十九 十月之交

九十三

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有三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爲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爲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

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爲非常之變矣。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爲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疑其無陽。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盛也。微虧也。彼月則宜有時而虧矣。此日不宜虧而今亦虧。是亂亡之兆也。

詩經

卷十九 十月之交

九十四

問周天之度。是自然是強分。朱子曰。天一晝夜行一周。又過一度。以其行過處。一日作一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方是一周也。鄒陽董氏曰。沈存中云。天何嘗有度。以其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其強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度而已。陳尚德云。天日者。氣數之始。其每日之進退。既有常則。故一日之進退。遂爲一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進退一周而周天之數。遂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凡星辰遠近之相去。月與五星之行。皆

以其度為度焉。度數也。則也。天本無度。以與日離合而成。天日東西行。其周布本東西而縱橫南北。皆以其度為數。書傳謂日月亦左旋。橫渠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故日月五星亦左旋。此洞見天道之流行。就地面而順觀之也。論語或問曰。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詩傳曰。日月右行於天。此步占日月之躔次於天度而逆取之也。儒家論天道則皆順而左旋。曆家考天度則日月五星逆而右轉也。

安成劉氏曰。古曆法每度九百四十分四分。度之一該九百四十分內之二百三十五分。然天之為體。即星辰次舍周布之定體也。天之為度。即二十八宿縱橫布列之度數也。天之左行。一日一周而過一度。即其星辰次舍度數之全體。旋轉於太虛空中。既一周匝而

詩經

卷十九 十月之交

九十五

復過其既匝之西。以度準之。適滿一度。是一日內共該行過三百六十六度二百分三十五分。也。十九分度之七者。以月行第十四度。分為十九分。而月又行及其七分也。每分四十分。四釐七毫三絲六忽八微。四釐有奇。七分共計三百四十六分三釐一毫五絲七忽八微。九塵有奇。但先儒以為日月皆左行於天。今以昏旦之中星驗之。則知口實右行。以每夜月躔之宿度驗之。則知月實右行。若據左行之說推之。日行一日一周。天則一時當行三十度。有奇。假如堯時冬至日在天之虛。計其日自子時天與日並行。起至申時日沒。則天之虛倫於申位。日之行當躔畢宿。而張宿昏中矣。安得堯典以為星昴乎。今日星昴則是昏時日仍躔虛。其為右行而一日一度者可知矣。又以今冬至日在箕八度而昏中

壁驗之。亦是右行無疑。至於月之左行。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則是一日行及三百五十一度有奇。一時當行二十九度有奇。假令某日酉時月初出躔某宿。計其行至子時當踰本宿之西一百一十六度之外矣。嘗試驗之。而月躔仍在本宿之傍。不遠則矣。是右行而一日止行十三度有餘者。又可知矣。彭魯叔曰。月行與日對相去百八十二度六十一分。有奇。分大之中。謂之望。望在十五日。其常也。或進在十四日。或退在十六日。其變也。望之無定日者。由合朔之日時有蚤暮也。然凡望時必各在其月朔後晦前之十五日也。黃祈翁曰。唐一行日議云。日行黃道。月有九道。遇交則有薄食之變。至於合朔如舍壁。則不食。其交不軌道。則食也。故驗日食者必以日躔月道之交驗之耳。月不行黃道。只

詩經

卷十九 十月之交

九十六

行其餘八道。但此八道皆斜出入於黃道內。外月一次經天。則一次入。一次出。一歲凡十三次經天。二十六次出入於黃道。惟有兩次與日會。故疏云。通計一百七十三有餘。而有一交於此時。方有食。黃祈翁曰。若以常度論之。一歲兩交。當兩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食百餘者。此所謂雖交而不食。或頻交而食者也。在乎人君行事之所感召耳。九峯蔡氏曰。日行積三百六十五度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行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也。朱子曰。天止如一圓。赤道是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橫分為

許多度數會時日月在黃赤道相交處相撞
著望時日月正相向如一在子一在午日所
以食於朔者日常在上會時月在下面遮了
日故日食月食謂之闇虛蓋交日外影其中
實闇至明中有闇虛其虛至微望時月與之
對無分毫相差為闇虛所射故食
三山李氏曰唐志云十月之
交以曆推之在幽王之六年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
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減

箋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行道度也不
用之者謂相干犯也四方之國無政治者由

詩經

卷十本十月之交

李

天子不用善人也減善也

疏日月告天下以王有凶亡之徵故不用其
常道度所以橫相干犯也又所以有凶亡

之徵者以今四方之國無政由天子不用其
善人故也使月而食雖象非理殺臣猶則是
其常道今此日而反食於何不善乎昭七年
左傳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此日而食
于何不減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
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誦於日月之災

集傳賦也行道也凡日月之食皆有常度

矣而以爲不用其行者月不避日失其道也

然其所以然者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善人故

也如此則日月之食皆非常矣而以月食爲
其常日食爲不減者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
也陰勝陽而揜之不可言也故春秋日食必
書而月食則無紀焉亦以此爾

燂燂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率崩高岸
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憊莫懲

傳燂燂震電貌震雷也沸出騰乘也山頂曰
冢言易位也

詩經

卷十本十月之交

李

箋雷電過常天下不安政教不善之徵率者

崔巍百川沸出相乘陵者由貴小人也山頂

崔嵬者崩君道壞也易位者君子居下小人

處上之謂也憊曾慙止也變異如此禍亂方

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皇無以道德止之

釋文

崔本亦作卒爾雅作厘
莫爾雅作屢憊亦作慘

疏不但日食又燂燂然有震雷之電其聲駭
駭過常今使天下不安止由王政教不善

之徵所致又有百川之水皆溢出而相乘水
流趨下小人之象今溢出出貴小人在上也

詩經

卷十九十月之交 九十九

又山之冢頂峯然崔嵬者皆崩落山高在上君之象今崩落是君道壞也又高人之岸陷為深谷岸應處上今陷而在下由君子居下故也又深下之谷進出為陵谷應處下今進而上由小人處上故也但尚德省刑退不肖進君子則此異止矣推度災曰百川沸騰泉陰進山冢峯崩人無仰高岸為谷賢者退深谷為陵小臨大是也釋山云山頂峯孫炎曰謂山巔也又云峯者厓子規反廣雅規反郭璞曰謂山峯頭巉岩者意或作厓此經作峯箋作崔嵬者雖字與爾雅小異義寔同也徐邈以峯字恤反則當訓為畫於時雖大變異不應以峯字恤反則當訓為畫於時雖大為說百川沸出相乘陵者謂眾陰盛也水泉溢時泉川多然故舉百成數也周語曰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若二代之季其川源必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是歲三川竭此言百川沸騰與彼三川震不同也何者此有沸出相乘水盛漫溢而已非震之類也彼幽王之時云若二代之季若厲王時已百川皆震不當遠比二代之末以此知沸騰非震也彼云三川震此云百川沸又知此詩非幽王時也鄭以為當刺厲王於義實安

集傳賦也燁燁電光貌震雷也寧安徐也令善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峯崔嵬也高岸崩陷故為谷深谷填塞故為陵惜曾也言非

詩經

卷十九十月之交 一百

但日食而已十月而雷電山崩水溢亦災異之甚者是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疊山謝氏曰災異如此幽王之心曾不懲創詩人不指幽王而曰哀今之人微而婉也前漢孔光曰皇極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橘維師氏豔妻煬方處

傳豔妻褒姒美色曰豔煬熾也

箋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橘皆氏厲王淫於色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妻黨盛女謁行之甚也敵夫曰妻司徒之

職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師氏。亦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皇父則為之。端首兼擅羣職。故但以卿士云。

詩經

釋文 栗則雷反。慶俱衛反。趣七走反。趣馬官名。橘音矩。弓禹反。豔餘膳反。端音窮。說文作扇。云熾盛也。處一本作熾盛也。

卷十九 十月之交

一頁

疏 皇父及伯仲是字之義。故知皇父家伯仲允皆字。蓋與后同姓。刻也。其番栗蹶橘單言人栗子以子配之。若曾子閔子然。故知皆氏。蓋后氏之外親也。春秋緯說湯遭大旱。以六事謝過。其一云。女謁行與謁。請也。謂婦人有寵。請用親戚。而使其言得行也。曲禮云。天子之妻曰后。此不言后而言妻。以其敵夫。故言妻也。妻之言齊。齊於夫也。雖天子之尊。其妻亦與夫敵也。自司徒之職至得失之事。其言皆出於周禮。序官大司徒卿一人。冢宰卿一人。故云皆卿也。六典者。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序官趣馬。下士一人。此言中士者。誤也。彼言掌贊正良馬。即王馬之政也。師氏云。掌國中失之事。雖中為中禮。亦是

詩經

得義故杜子春云。中當為得。以義引之。故為得也。司朝。即是國也。此云家伯。維宰。周禮有太宰卿。小宰卿。大宰。宰夫。下大夫。鄭司農。宰夫注云。詩人曰。家伯維宰。謂此宰夫也。玉肅以此宰為小宰。鄭以為冢宰者。以宰夫等經傳之中。未有單稱宰處。冢宰之單稱宰。猶司徒以下。不稱大。故序官云。太宰。小宰。不言冢。是冢者。大處。以對小。故天官注云。百官總攝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以小司徒。小宗伯。不得單稱司徒。宗伯。要以小配之。是小宰亦不得單稱宰也。今此宰夫。既是其佐。對司徒。內史等六官。是列職之事。五者皆是一官之長。宰不當獨為太宰之佐。以此知家伯維宰。是冢宰也。官高者。勢大。勢大者。黨甚。故此大率以官高為先。而有不次者。便文以取韻也。言兼擅者。於六卿之外。更為之都官。總統六

卷十九 十月之交

一頁

集傳 賦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栗。蹶。橘。皆氏也。卿士。六卿之外。更為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或曰。卿士。蓋卿之士。周禮大宰之屬。有上中下士。公羊所謂宰士。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為已卿士是也。蓋以宰屬而兼總六官。位卑而權重也。司徒掌邦教。冢宰掌邦治。皆卿也。膳夫。上士。掌王之飲食膳羞者也。內

史中大夫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者也。趣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也。師氏亦中大夫。掌司朝得失之事者也。美色曰豔。豔妻即褒姒也。煽熾也。方處方居其所。未變徙也。言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用事於外。而嬖妾蠱惑王心於內。以為之主故也。

九峯蔡氏曰。周公為冢宰。食邑於畿內。畿內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用仲為卿也。安成劉氏曰。以宰屬而總六官。固位卑權重矣。如前說為都官。以總六卿。亦位卑而權重。

詩經

卷十九

十月之交

二百三

也。故詩人首言之焉。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墻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戢。禮則然矣。

傳時是也。下則汙高則萊。

箋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女豈曰我所為不是乎。言其不自知惡也。女何為役作我。不先就我謀。使我得遷徙。乃反徹毀我墻屋。令我不得趨農。田卒為汙萊乎。此皇父所

築邑人之怨辭。戕殘也。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

釋文。抑如字。辭也。徐音噫。韓詩云意也。趣七。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為改字。

疏。小人自矜。謂舉無不當。皇父以親寵封於畿內。既封即築都邑。令邑人居之。先毀牆屋而後令遷。邑人廢其家業。故述其情以責之。汙者池停水之名。故禮記曰汙其宮而豬焉。是也。萊者草穢之名。楚茨云田萊多荒。是也。下田可以種稻。無稻則為池。高田可以種禾。無禾則生草。

詩經

卷十九

十月之交

二百四

種禾無禾則生草。故下則汙高則萊。

集傳賦也。抑發語詞。時農隙之時也。作動即就卒盡也。汙停水也。萊草穢也。戕害也。言

皇父不自以為不時。欲動我以徙。而不與我謀。乃遽徹我墻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汙而高者萊。又曰非我戕汝。乃下供上役之常禮耳。

廬陵彭氏曰。三代之君。不敢鄙夷其民。以從已之欲。每有興作。謀及庶民。如盤庚遷殷。登

進厥民而告之。三代世守此道。
故詩人曰胡爲我作。不卽我謀。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宣侯多藏。不愁
遺一老。俾守我王。但有車馬。以居徂向。

傳皇父甚自謂聖。向邑也。擇三有事。有司國

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也。

箋專權足已。自比聖人。作都立三卿。皆取聚

歛之臣。言不知厭也。禮畿內諸侯二卿。愁者

心不欲。自疆之詞也。言盡將舊在位之人與

詩經 卷十九 十月之交 一百五

之皆去。無畱衛王。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

往居于向也。

釋文 皇都但反。信地。愁魚觀反。爾釋

疏 皇父非徒困苦邑人。又矜貪無厭。言皇父

不自知。甚自謂已聖。而作都于向之時。則

擇立三有事之卿。信維是貪淫多藏之人。擇

此貪人爲卿。欲使聚歛歸已。其發向邑之時。

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俱去。不肯愁然強欲

遺畱一老。使之守衛我王。又擇民之富有車

馬者。令往居向邑。專權而爲知足於已。自

以高官厚祿。謂已智能得之。以爲天下莫若

已。是自謂聖人也。太宰云。乃施則於都鄙。而

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注云。兩謂兩卿。伍謂

伍大夫。言都都是畿內。故王制注云。見畿內
之國二卿是也。其伍大夫與畿外同。皇父立
三有事。是自同畿外。增一卿。以此列國也。又
取多藏者。是不知厭也。兼解三卿意也。知皇
父封不在畿外者。以刺之云。擇三有事。明其
不應三而三。故知是畿內也。左傳說桓王與
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有
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說文云。
愁。肯從心也。言初時心所不欲。後始勉強而
肯從。故云心不欲。自強之辭。定本及集本云。
愁者。心不欲。
強之辭也。

集傳賦也。孔甚也。聖通明也。都大邑也。周禮

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

詩經 卷十九 十月之交 一百六

卿所封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陽

縣是也。三有事。三卿也。宣信侯。維藏蓄也。愁

者。心不欲而自強之詞。有車馬者。亦富民也。

徂往也。言皇父自以爲聖。而作都。則不求

賢。而但取富人以爲卿。又不自強畱一人以

衛天子。但有車馬者。則悉與俱往。不忠於上。

而但知貪利以自私也。

孟州卽今懷慶府孟縣。隸河南。
邊山謝氏曰。平王東遷。作文侯之命。推原召

亂之由亦曰罔有者。壽俊在厥服。西周之亡。是兆於此。使皇父秉政之時。能留一老以守我王。如周召之師保。如仲山甫之保王躬。則幽王有馮有翼。未至於身辱國亡也。皇父之罪莫大於此。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傳。噂。猶噂。沓。猶沓。沓。職。王也。

箋。詩人賢者見時如是。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自謂勞。畏刑罰也。囂。眾多貌。時人非

詩經

卷十九

十月之交

一百七

有辜罪。甚被讒口。見杯諧囂囂然。孽。妖孽。謂相為災害也。下民有此言。非從天墮也。噂。噂沓。相對談語。背則相憎。逐為此者。由王人也。

釋文

黽。民九反。本又作勉。同。囂。五刀反。韓詩作替。替。噂。于損反。說文作傳。云聚也。嗜。

本又作沓。同。徒。沓反。隋徒火反。

疏。詩人言黽勉以從王事。不敢告勞。所以然者。以時無罪無辜。尚被讒口所譖。囂。囂然。已畏刑罰。故不敢告也。在上既信讒言。下民競相諧匿。相與為災害者。非降從天墮也。下

民皆噂。噂。沓。沓。相對談語。背去則相憎。疾。競。逐。為此行者。主由人耳。尚書云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亦謂人自害為孽。故云。下民有此言。非從天墮也。憎。言背者則噂沓。為。未肯時。故云。噂。噂。沓。沓。相對談語也。則皆憎。為。相。杯。諧。矣。杯。杯者。猶人走相追逐。唯恐不先言其競。為之甚也。

集傳。賦也。囂。眾多貌。孽。災害也。噂。聚也。沓。重復也。職。王。競。力也。言黽勉從皇父之役。未嘗敢告勞也。猶且無罪而遭讒。然下民之孽。非天之所為也。噂。噂。沓。沓。多言以相說。而皆

則相憎。專力為此者。皆由讒口之人耳。悠悠我里。亦孔之瘵。四方有美。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詩經

卷十九

十月之交

一百八

悠悠我里。亦孔之瘵。四方有美。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傳。悠悠。憂也。里。居也。瘵。病也。美。餘也。徹。道也。親屬之臣。心不能已。

箋。里。居也。悠悠。乎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四方之人。盡有饒餘。我獨居此而憂。逸。逸。豫也。

釋文

里如字、本或作漣、後人改也。
悔、莫背反、又音悔、本又作晦。

疏
乎毛

以爲詩人見王政之惡如此故言悠悠可憂也爲此而病亦甚困病矣今四方

集傳

賦也悠悠憂也里居癖病美餘逸樂徹

詩經

卷十九 十月之交

一百九

甚病。且以爲四方皆有餘而我獨憂。衆人皆得逸豫而我獨勞者。以皇父病之而被禍尤甚故也。然此乃天命之不均。吾豈敢不安於所遇而必愎我友之自逸哉。

壘山謝氏曰君子不以一身之憂勤爲賢亦不以衆人之逸樂爲非我不敢倣我友自逸其辭甚婉其志堅而不可變也

安成劉氏曰上章旣言匪降自天而此復以勞役不均歸於天命者亦無所歸咎之詞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新安胡氏曰王氏云此詩前三章言災異之變四章言致災由於小人而皇父小人之魁也故五六章專言皇父之惡七章言小人在位天降之災則天變生於人妖也八章言已之憂勞而一篇之義終矣

序○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

妾亦當爲刺厲王王之所下教令甚多而無

詩經

經無此雨無正之字。作者爲之立名。敘又說名篇及所刺之意。雨從上而下於地。猶

卷十九

一百一

教令從王而下於民而王之教令衆多如雨然故事皆苛虐情不恤民而非所以爲政教之道故作此詩以刺之旣成而名之曰雨無正也

朱子辨說此序九無義理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飢饉。斬伐四國。旻天
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旣伏其辜。若此無罪。
淪胥以鋪。

傳駿長也。穀不熟曰飢。疏不熟曰饑。舍除淪上率也。

箋此言王不能繼長昊天德至使昊天天下死喪飢饉之災而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慮圖皆謀也王既不駿昊天德今昊天又疾其政以刑罰威恐天下而不慮不圖胥相鋪徧也言王使此無罪者見牽率相引而徧得罪也

釋文 旻密巾反本有作昊天者非也舍音赦一音捨鋪音烏反福也王云病也

疏 言浩浩然廣大之昊天以王不能繼長其德承順行之故下死喪飢饉之災由此致

詩經 卷十九 雨無正 百十

斬伐絕滅四方之國也王既不能繼長昊天德而昊天又疾王以刑罰之政威恐天下其災又將重於死喪飢饉欲害及王身王不慮謀之弗曾圖計之若圖謀之當正刑罰以禦天變反舍彼有罪既伏其事者而不戮若此無罪之人王枉濫之使牽率相引而徧得罪由王酷暴天所以疾王何以不敗之乎釋天文李巡曰五穀不熟曰飢可食之菜皆不熟爲饑郭璞曰九草木可食者通名爲蔬三十四年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謂之大飢又謂之大侵彼以五穀熟之多少立差等之名其實五者皆是飢也三穀不升於民之困蓋與蔬不熟同故俱名爲饑也王者繼天理物當奉天施化是長天德也政不順天殘害下民尚書稱政

之動天有如影響王既不能繼長天德故昊天震怒下此災也飢饉既至則人懷苟且故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再言不謀者丁寧欲王爲思之也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除故舍其人即除其罪過故以舍爲除

集傳 賦也浩廣大貌昊天亦廣大之意駿大德惠也穀不熟曰飢蔬不熟曰饑疾威猶暴虐也慮圖皆謀也舍置淪陷胥相鋪徧也此

時飢饉之後群臣離散其不在者作詩以責去者故推本而言昊天不大其惠降此飢饉

而殺伐四國之人如何旻天曾不思慮圖謀而遽爲此乎彼有罪而飢死則是既伏其事矣舍之可也此無罪者亦相與而陷於死亡

則如之何哉

詩經 卷十九 雨無正 百十

安成劉氏曰首章推本而言天變也元氣廣太爲昊天仁覆閣下爲旻天故此章以昊天言不駿其德以旻天言其疾威蓋亦無所歸咎而各以義類歸怨於天耳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

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

戚覆出為惡

傳戾定也。勩勞也。覆反也。

箋周宗鎬京也。是時諸侯不朝王。民不堪命。

王流于彘。無所安定也。正長也。長官之大夫。

於王流於彘。而皆散處。無復知我民之見罷。

勞也。王流在外。三公及諸侯隨王而行者。皆

無君臣之禮。不肯晨夜朝暮省王也。人見王

之失所。庶幾其自改悔。而用善人。反出教令。

詩經

卷十九 雨無正

百十三

使為惡也。

釋文

勩夷世反。又音曳。朝直遙反。舊張遙反。

疏

毛以為周室為天下所宗。今可宗之道。謂先王之法。既以滅亡矣。其道既滅。國亦將亡。無所止而安定也。以此無法。故我之賢友

長官大夫奔散而去。與我離居。我雖勞。無知我之勞者。又三事大夫。無肯早起夜臥以勤

國事者。國君之諸侯。無肯朝夕在公。而敬事王者。法度既滅。君臣解體。以將滅亡。我庶幾

日王今國危如此。當改用善人。而王反出為惡政。以害天下。言其惡。所以當亡也。鄭以

為厲王既為昊天所疾。故今宗周鎬京既已破滅。王出京師。無所止而安定也。傳戾定

此傳質畧。王述之曰。周室為天下所宗。其道

已滅。將無所止定。毛以刺幽王理必異於鄭。當如王說。周宗宗周也。皆言周為天下所

宗。文雖異而義同。故言周宗鎬京也。本記稱

暴虐國人。諺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王怒殺

諸侯。諸侯不朝。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十七

年。乃相與叛。襲厲王。王出奔彘。是王流于彘

之事也。本紀又云。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

共和。則鎬京滅者。以王不在焉。故韋昭云。彘

地。漢時為縣。屬河東。今永安是也。杜預云。平

陽永安縣。東北有彘城。晉時郡分而縣移。故

安漢時不同。傳勩勞。詰文王述之曰。長官

大夫。我之賢友。奔走竄伏。與我離居。我勞病

莫之知也。故下章思之。欲遷還於王都。太

夫而言。長官者。太夫是公卿之總名。皆佐主

治民者也。鄭言三公者。以經三事大夫為

三公也。卿則當有六人。孤則無主事。故知三

事大夫。唯三公耳。公雖無職。而地官云。二卿

則公一人。鄭亦云。外與六卿之事。職所不說

王皆有事。故云三事也。謂之大夫者。大夫夫

夫之成名。可以上通公卿。春秋傳曰。王命委

於三吏。謂三公也。三公尚謂之吏。况大夫。飛

王見以三事為三公。太夫謂其屬。案止文耳

大夫為一人。三事大夫不得分為二也。且其

文對邦君諸侯。若三公下私屬大夫。則不得

特通於王。不宜責其莫肯夙

夜也。其意亦謂此為三公也。

集傳賦也。宗族姓也。戾定也。正長也。周官八

職。一曰正。謂六官之長。皆上大夫也。離居。蓋

以飢饉散去。而因以避讒譖之禍也。我不去

者自我也、勤勞也、三事、三公也、大夫六卿文
中下大夫也、臧善覆反也、言將有易姓之
禍、其兆已見、而天變人離又如此、庶幾曰王
改而爲善、乃覆出爲惡而不悛也、或曰疑此
亦東遷後詩也、

鄒陽董氏曰、陳壽翁云、如漢魏以來、史云位
登三事、皆指爲三公、

華陽范氏曰、靡所止矣、未知天之所命、民之
所定也、莫肯夙夜無在公之節也、莫肯朝夕
無尊王之禮也、

詩經

卷十九 雨無正 五十五

正大夫離居言、臣有離散之心也、人臣之義
有與君同休戚者、有與國同休戚者、與君同
休戚者、君憂則與之同、其憂與國同休戚者
國亡則與之同其亡、今而曰正大夫離居、則
非特無與國同休戚者、亦無與君同休戚者
矣、然衆人皆去而己獨居、則衆人皆逸而己
獨勞、雖有黽勉從事之勤、孰得而知之哉、三
事大夫有官守者也、而莫肯夙夜、則君諸侯
有民社者也、而莫肯朝夕、則雖未至於離居
而已、莫有任其責者矣、上章言飢饉天之變
也、此章言離居人之離也、天之變既如彼、人
之離又如此、則敗亡之兆、即此而可見矣、庶
幾王改而爲善、乃覆出而爲惡、則天
意豈可得而回人心、豈可得而轉哉、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

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傳辟法也、

箋如何乎昊天、痛而愬之也、爲陳法度之言、
不信之也、我之言不見信、如行而無所至也、
凡百君子、謂衆在位者、各敬慎女之身、正君
臣之禮、何爲上下不相畏乎、上下不相畏、是
不畏于天、

疏天道設教以卑承尊、若
下不事上、是不畏天道、

詩經

卷十九 雨無正 五十六

集傳賦也、如何昊天、呼天而訴之也、辟法、臻
至也、凡百君子、指群臣也、言如何乎昊天
也、法度之言而不聽信、則如彼行往而無所
底至也、然凡百君子、豈可以王之爲惡而不
敬其身哉、不敬爾身、不相畏也、不相畏、不畏
天也、

臨川王氏曰、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爲惡、自
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
慶源輔氏曰、法度之言、聽而行之、則績效隨
見、有所底止、今既不聽法度之言、則如倡狂

妄行者亦將何所底至哉常人之情無持操者見王所為如此則皆從風而靡故戒之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豈可因王之為惡而遽自放逸以棄其身哉人惟一心而已能敬其身則能敬人能敬天矣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替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諷聽言則答諧言則退

傳遂安也替御侍御也瘁病也以言進退人也

箋兵成而不退謂王見流于彘無御止之者

詩經

卷十九 雨無正 百七

飢成而不安謂王在彘之於飲食之蓄無輪

栗歸餽者此二者曾但侍御左右小臣憯憯

憂之太臣無念者諷告也衆在位者無肯

用此相告語言不憂王之事也答猶距也有

可聽用之言則共以辭距而違之有諧毀之

言則共為排退之群臣並為不忠惡直醜正

釋文 音信徐貝悻反又音碎

疏 毛以為幽王政亂朝危將致兵寇言兵寇已成而不能禦而退之天下之衆飢困已

成而不能恤而安之曾我侍御之小臣憯憯然日以憂病其凡衆在位之君子無肯用此有道德非法之言聞則應答而受之若有諧毀之言云此人不可任則用其言而罪退之言以讒言進退人也鄭以厲王在鎬民叛襲王兵害以成而不肯為王禦止而敗退之者故令王流於彘矣王既在彘乏於飲食之蓄飢困已成而天下無肯輸粟歸王而安飽之者故令王困於食矣此二者曾我侍御左右之小臣憯憯然憂之而日瘁耳凡衆在位之君子無肯用此以相告語者唯共聚為不忠惡直醜正有可聽用之言則以為非各進來共以辭距而違之令其言不得用也若小人有為諧毀之言則以為是各相共排退而去不答難之令小人得進諧於王也以王

詩經

卷十九 雨無正 百八

百八

在彘之後不復有兵知兵戎是在鎬時事即本紀云民叛襲王是也王若在鎬理無乏食知飢成是在彘時事輸粟歸餽皆左傳有此言餽謂性牢也聽言對諧言故為有可聽用也桑柔對諷言故為道聽之淺者答猶對也受之與距皆是以言答之但可聽之言必不答受故知答猶距也答者是以辭距之明退者是不答也見善則距逆見惡則贊成是群臣並為不忠

集傳賦也戎兵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是也替御近侍也國語曰居寢有替御之箴蓋如漢侍中之官也憯憯憂貌瘁病訊告也

言兵寇已成而王之爲惡不退飢饉已成而王之遷善不遂使我贅御之臣憂之而慘日瘁也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諂言及已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忍乎

須溪劉氏曰聽言則答諂言則退八字極區下落落之態

詩經

卷十九 雨無正

百十九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寄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傳哀賢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寄可矣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

箋瘁病也不能言言之拙也言非可出於舌

其身旋見困病巧猶善也謂以事類風切割微之言如水之流忽然而過故不悖逆使身居安休休然亂世之言順說爲上

釋文出尺遂反音義風福風反劉古愛反又古哀反一音祈逆五故反本亦作逆說

疏王信讒賢者不能從俗不敢發言故云可哀傷哉不能言之賢者意雖欲言言則作

物其欲言者當今非我此舌是所可出若出是舌維其身是病言小人惡直將其害之可矣若世之所謂能言者以巧善爲言從順於俗如水之轉流理正辭順無所悖逆小人之所不忌使身得居安休休然言世雖讒勝賢有巧拙亦有能免之者見亂世欲其順說能言者云巧明不能言者爲拙矣言之忤人其禍必速言出則禍入故云旋見困病雖正直性有巧拙表記云辭欲巧是正言亦欲巧但人有不能耳知非佞巧者若邪佞之

詩經

卷十九 雨無正

百十九

巧則自得志非徒聽可矣傳云從俗如轉流言從俗明亦謂賢人與鄭同也劉微之者書傳注云劉切說文云劉摩也謂摩切其傍不斥言

集傳賦也出出之也瘁病寄可也言之忠

者當世之所謂不能言者也故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佞人之言當世所謂能言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無所凝滯而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蓋亂世昏主惡忠直而好諛佞類如此詩人所以深歎之也

慶源輔氏曰上章既責諸臣故此下兩章則又體其情而言之此章言彼其所以離散而去者蓋亦有不得已者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傳于往也

箋棘急也。不可使者。不正不從也。可使者。雖不正從也。居今衰亂之世。云往仕乎甚急。且危。急迫且危。以此二者也。

詩經

卷十九 雨無正

宣王

釋文

注本又作窄側格反

疏賢者在朝進退多難我今所言維曰往仕朝則當從君命王既邪淫動皆不可我若執正守義不從上命則天子云我不可使我若執得罪於天子我若阿諛順旨亦既天子云此人可使我則怨及於朋友朋友之道相切以善今從君為惡故朋友怨之以此二事進退不可故往仕則急危也

集傳賦也于往棘急殆危也蘇氏曰人皆

曰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當是之時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

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于君。而枉道者見怨于友。此仕之所以難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傳賢者不肯遷于王都也。無聲曰泣血。無所言而不見疾也。遭亂世義不得去思其友而不肯反者也

箋王流于羣正大失離居同姓之臣從王思

詩經

卷十九 雨無正

宣王

其友呼之謂曰女今可遷居王都謂羣也其友辭之云我未有室家於王都可居也鼠憂也既辭之以無室家為其意恨又患不能阻止之故云我憂思泣血欲遷王都見女今我無一言而不道疾者言已方困於病故未能也往始離居之時誰隨為女作室女猶自作之爾今反以無室家距我恨之辭

釋文

思息嗣反距本又作距音巨

疏

毛以為幽王駭亂大夫有去離朝廷者其友在朝思而呼之謂曰爾可遷居于王都

去者心疾王政託以無室家為辭又責之云

我所以憂思泣血欲汝還者以孤特在朝無

所出言而不為小人所見憎疾故思汝耳昔

爾從王都出居於郊外之時誰復從汝作故

室也本汝自作之耳何當以無室為辭也

鄭以為厲王已流於彘即謂彘為王都同姓

大夫從王其友不從故謂之曰爾可遷居王

都其友辭曰子未有室家既辭又恐其恨故

云我誠憂思泣血欲遷王都所以不得往者

由已有疾逢人則言方困於病故未能遷耳

大夫又責之云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也上

下四句據文與毛同但屬意別耳說文云

哭哀聲也泣無聲出淚也連言血者以淚出

於目猶血出於體故以淚比血禮記曰子臯

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注云無聲而血出是也

無所言而不見疾見者自彼加已之辭是詩

人言已為人所疾也知非其友言在朝疾已

者若為在朝疾已不須以無室為辭又未仕

詩經

卷十

雨無正

五

詩經

卷十

雨無正

五

痛疾者蓋其懼禍之深至於如此然所謂無

家者則非其情也故詰之曰昔爾之去也誰

為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

章章六句

集傳歐陽公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

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

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

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異當闕其所疑元

城劉氏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

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比

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愚

按劉說似有理然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

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又此詩實

正大夫離居之後替御之臣所作其曰正

大夫刺幽王者亦非是且其為幽王詩亦

於無家以拒之至於憂思泣血有無言而不

未有所考也

安成劉氏曰詩文四章言魯我替御慘慘日瘁固可見其作於替御之臣矣但二章首言周宗既滅繼言正大夫離居卒章又言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似是東遷之際羣臣懼禍者因以離居不復隨王同遷于東都故見於詩詞如此而文侯之命亦以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則其驗也參考正月所謂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及節南山國既辛斬何用不監等語疑此三詩猶皆為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於上而國風作於下於是春秋託始於隱公寔為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

詩經

卷十 雨無正

直主

何

疏大全合纂卷之十九終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二十

明 後學張溥

小旻之什二之五

序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箋所刺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為小故曰小旻亦當為刺厲王

疏十月之交言日月告凶權臣亂政雨無正言宗周壞滅君臣散離皆是事之大者此篇唯刺謀事邪僻不任賢者是其事小於上篇此四篇文體相類是一人之作故得自相

卷二十 小旻

此校為之立名也毛氏雖幽厲不同其名篇之意或亦然之

旻天疾威敷於下土謀猶回遘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卬

傳敷布也回邪通辟沮壞也卬病也

箋旻天之德疾王者以刑罰威恐萬民其政教乃布於下土言天下徧知猶道沮止也今王謀為政之道回辟不循旻天之德已甚矣心猶不悛何日此惡將止臧善也謀之善者

不從其不善者反用之。我視王謀爲政之道亦甚病天下。

釋文 通音聿韓詩作就義同

疏 鄭爲厲王言何日王之此惡將止止亦壞義無多異正以行惡宜爲休止故易傳也說文云

集傳賦也。旻幽遠之意。敷布猶謀。回邪遁辟沮止滅善覆反印病也。大夫以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言旻天之疾威

詩經 卷二十 小旻

二

布於下土使王之謀猶邪辟無日而止謀之善者則不從而其不善者反用之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

安成劉氏曰此章稱天之意亦可見君臣隱諱之義天人合一之理
豐城朱氏曰謀藏不從所謂惡人之所好也不藏覆用所謂奸人之所惡也

滄滄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傳滄滄患其上訛訛然思不稱其上

箋臣不事君亂之階也甚可哀也于往底至也謀之善者俱背違之其不善者依就之我視今君臣之謀道往行之將何所至乎言必至於亂

釋文 訛音紫韓詩云不善之貌稱其尺證反一本作稱乎

疏 毛以爲幽王時小人在位皆滄滄然自作威福患苦其上又訛訛然競營私利不思稱於上臣行如此亦甚可哀傷也王不用善臣又棄職事謀之善者則君臣俱於是共背違之謀之不善者則君臣俱於是共就依之我視今君臣所謀之道唯如往行之人將何

詩經 卷二十 小旻

二

所至乎鄭以厲王時爲異釋訓云滄滄訛訛莫供職也李巡曰君闇蔽臣子莫親其職郭璞曰賢者陵替姦黨熾盛背公恤私曠職事也皆言其大旨耳滄滄爲小人之勢是作威福也訛訛者自營之狀是求私利也自作威福競營私利是不供君職也

集傳賦也滄滄相和也訛訛相詆也具俱底至也言小人同而不和其慮深矣然於謀之善者則違之其不善者則從之亦何能有所定乎

前漢劉何曰言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

豐城朱氏曰謀之其藏則具是違即所謂謀
藏不從也謀之不藏則具是依即所謂不藏
覆用也但上章指王而言
言此章指小人而言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

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傳猶道也集就也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
之道也

箋猶圖也卜筮數而讀龜龜靈厭之不復告

其所圖之吉凶言雖得兆占繇不中謀事者

詩經

卷二十一 小旻

四

衆而非賢者是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爲不

辰謀事者衆訥訥滿庭而無敢決當是非事

若不成誰云已當其咎責者言小人爭知而

讓過匪非也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

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

釋文 繇音胃適音

疏言小人不尚德而好灼龜求吉請問過度
渫瀆神靈我龜既厭厥繁數不肯於我告其
吉凶之道也又王之朝上謀夫甚多而非賢
者是非不決是用爲謀者不得成也發言則

訥訥滿庭而無肯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敢
執其咎責乎似欲行之人非於道止而但坐

謀遠近是用不得於道里何以異乎易曰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彼論弟子問師以

筮言之是數問則慢瀆故至筮龜靈也此言
數者謂小人好卜數問不是一事而至三四

也雖得兆及占之於繇則其言皆不中言吉
不必吉凶不必凶也定本云雖得兆無吉字

俗本有吉字愆也兆者龜之蜚圻繇者卜之
文辭古有其書左傳每云其繇曰者是也

左傳說楚伐鄭鄭六卿三欲從楚三欲侍晉
子駟曰請從楚駟也受其咎是敢執之也

卿射注云矢幹長三尺與跬相應則
半步也爾雅亦云一舉足謂之跬

集傳賦也集成也卜筮數則瀆而龜厭之

詩經

卷二十一 小旻

五

故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謀夫衆則是非相

奪而莫適所從故所謀終亦不成蓋發言盈

庭各是其是無肯任其責而決之者猶不行

不邁而坐謀所適謀之雖審而亦何得於道

路哉

慶源輔氏曰洪範云謀及卜筮夫謀貴乎博
故謀及卿士謀及庶民今乃以謀夫孔多是
用不集者蓋彼之所以謀不過盡衆人之情
而主之者則一人而已而此之所謂謀夫則
是各主其謀故是非相奪莫知適從所以其
謀終亦無所成就也上無聽言之明則人人

得以肆其說而已亦終莫能決其是非故無肯任其成敗之責者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非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傳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程法經常猶道邇近也爭爲近言潰遂也

箋哀哉今之君臣謀事不用古人之法不循大道之常而徒聽順近言之同者爭言之異

詩經

卷二十小旻

方

者言見動輒則泥陷不至於遠也如當路築室得人而與之謀所爲路人之意不同故不得遂成也

疏言淺近之人不可謀道猶路人不可謀室也故比之古人之法是先王成事已行者也大道之常謂禮樂典法古今所通者也同是今言而云是聽是爭故知聽其同者爭其異者楚辭云朝發軔於蒼梧王逸曰軔支輪木也說文云軔礙車木也動軔者謂去木動輪而發行也論語云致遠恐泥

集傳賦也先民古之聖賢也程法猶道經常

潰遂也言哀哉今之爲謀不以先民爲法

不以大道爲常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言

以是相持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

人得爲異論其能有成也哉古語曰作舍道

邊三年不成蓋出於此

安成劉氏曰詩中猷猶字通用故前章猶訓謀此訓道而猷猷與猷猷大猷又皆作猷亦

道訓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

詩經

卷二十小旻

七

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傳靡止言小也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

明哲者有聰謀者艾治也有恭肅者有治理

者

箋靡無止禮靡法也言天下諸侯今雖無禮

其心性猶有通明者有賢者民雖無法其心

性猶有知者有謀者有肅者有艾者王何不

擇焉置之於位而任之爲治乎書曰睿作聖

明作哲。聰作謀。恭作肅。從作乂。詩人之意。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故云然。淪率也。王之為政者。如原泉之流行。則清。無相牽率為惡。以自濁敗。

釋文 否方九反。徐音鄙。肅王火吳反。大也。徐猶無幾何。又音武。沈音無。韓詩作靡。肅艾音刈。

疏 毛以為告幽王。今日氏下之國。雖為狹小。其民或有通聖者。或有不能者。民雖無法。其性亦或有明哲者。或有聰謀者。或有恭肅者。或有理治者。王何不用焉。致之於位。而何

詩經

卷二十 小旻

八

用小人乎。所以令王用此聖哲者。以王為政。當如彼泉之流行。則清。壅則濁也。無相牽率。為惡。以自濁敗。若任小人。則王政敗也。鄭以天下諸侯。雖無禮。其心性有通聖者。有賢者。餘同。傳以靡止。猶言狹小。無所居止。故為小也。經言或聖。傳兼言人有通聖者。通知眾事。故稱聖人。然通事有少。未必即是聖。故兼言通以辨嫌也。有不能者。止謂不能為聖耳。猶是賢也。故箋云。有賢者。以勸王用之。不應言全無所知。或否。為不聖而賢也。定本及集本。聖上無人字。靡止言國靡。靡言民為文勢。互相通耳。別無義也。鄭訓肅音模。為法王肅讀為肅。喜吳反。肅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國雖小。民雖少。猶有此六事。未審毛意。如何。今同之鄭說。以相鼠云人而無止。孝經曰。容止可觀。是止為禮也。又以民國相對。王

詩經

卷二十 小旻

九

之用臣。不止於民。故知國謂諸侯。上舉諸侯。下言庶民。於中唯賢則任也。於國言聖賢。於民言哲謀肅乂。互相明也。國言禮。民言法。一也。禮法大行之日。則此屋可封。賢人聚多。今雖無禮法。於中猶有此五事也。以五事人性行之能。故皆言其心性焉。箋引書皆洪範文。彼注云。皆謂政所致。君思慮則臣賢智也。君視明則臣昭哲也。君聽聰則臣進謀也。君貌恭則臣禮肅也。君言從則臣職乂是也。彼五事貌言視聽思為次。注云。此數本諸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以人先須貌嚴而後出言。言從而後視明。及聽聰。思慮此則用優劣為差等。故聖哲為先。乃謀次之。謀慮出必肅恭在貌。故肅大謀也。乂者治理之名。乃是人之伎能。貴行賤能。故最在下。然獻明聰恭從是君德也。聖哲謀肅乂是臣事也。鄭云。政所致。是以

與乂同治也。淪陷胥相也。言國論雖不定。然有聖者焉。有否者焉。民雖不多。然有哲者焉。有謀者焉。有肅者焉。有艾者焉。但王不用

善則雖有善者、不能自存、將如泉流之不反、而淪胥以至於敗矣、聖哲謀肅又、卽洪範五事之德、豈作此詩者亦傳箕子之學也與、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傳馮、陵也、徒涉曰馮河、徒搏曰暴虎、一非也、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恐墜也、恐陷也、

詩經

卷二十 小旻

箋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慎小人能危亡也、

疏釋訓云馮河徒涉也李巡曰無舟而渡水也一非也者言唯知此暴虎馮河一事非而不知其他事也以下說恐懼之事故知他者不敬小人之危殆也小人惡直國正故不敬則危

集傳賦也徒搏曰暴徒涉曰馮如馮几然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衆人之慮不能及遠暴虎馮

河之患近而易見則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隱於無形則不知以爲憂也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懼及其禍之詞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集傳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爲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關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其大

詩經

卷二十 小旻

十一

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卽用其舊也

序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箋亦當爲刺厲王

疏毛以作小宛詩者大夫刺幽王也政教爲小故曰小宛宛是小貌刺宣王政教狹小宛然經云宛彼鳴鳩不言名曰小宛者王才智卑小似小鳥然傳曰小鳥是也朱子辨說此詩不爲刺王而作但兄弟遭亂畏禍而相戒之詞耳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傳興也。宛，小貌。鳴鳩，鵲鵲，翰高戾至也。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先人，文武也。

明發，發夕至明。

釋文

鵲音骨，鵲字林作鵲，云骨鵲，小種鳩也。草木疏云：鳴鳩，班鳩也。

疏

言宛然翹小者，是彼鳴鳩之鳥也。而欲使

身也，而欲使之行，化致治，亦不可得也。與才智小者，王才智猶小，將顛覆祖業，故我武之憂傷，追念在昔之先人。文王、武王，從夕至明，開發以來，不能寢寐，有所思者，唯此文武二人將喪其業，故思念之甚。以鳩是鳥，又篇名小宛，故知宛為小，定本及集本皆云：鳴鳩鵲鵲。

詩經

卷二十小宛

十二

也。夜地而開，至旦而明。

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

集傳：興也。宛，小貌。鳴鳩，班鳩也。翰，羽戾至也。

明發，謂將旦而光明開發也。二人，父母也。

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

故言彼宛然之小鳥，亦翰飛而至于天矣，則

我心之憂傷，豈能不念昔之先人哉？是以明

發不寐，而有懷乎父母也。言此以為相戒之

端。

陸氏曰：似鵲。鳩項有繡文。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

爾儀，天命不又。

傳：齊，正克勝也。醉而日富矣。又，復也。

箋：中正通知之人，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

以勝。童昏無知之人，彼酒一醉，自謂日益富。

夸淫自恣，以財驕人。今女君臣各敬慎威儀，

天命所去，不復來也。

詩經

卷二十小宛

十三

疏：中正謂齊通智，謂聖者通也。大司徒注云：聖通而先識是也。此經與下相對，齊為

中正，則童昏者邪僻而不正。以聖對不知，是

聖者通智也。溫藉者，定本及箋作溫字，舒瑗

云：苞裏曰蘊，謂蘊藉自持，含容之義。經中作

溫者，蓋古字通用。內則說子事父母云：柔色

以溫之，鄭亦以溫為藉義。

集傳：賦也。齊，肅也。聖，通明也。克，勝也。富，猶甚

也。又，復也。言齊聖之人雖醉，猶溫恭自持，以勝，所謂不為酒困也。彼昏然而不知者，則一於醉而日甚矣。於是言各敬謹爾之威儀。

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不可以不恐懼也。時王以酒敗德，臣下化之，故此兄弟相戒，首以為說。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傳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力采者則得之。螟蛉，

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負，持也。

箋藿生原中，非有主也。以喻王位無常家也。

詩經

卷二十 小宛

十四

勤於德者則得之。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

去。煦嫗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

能治者將得之。式，用穀善也。今有教誨女之

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言將得而子也。

疏田既言天命將去，故告王以王位無常。言原

之，以興域中之有王位，有德能勤治之者，則

得處之。藿生原中，非有主。位在域中，非有常

也。所以為無常者，桑蟲自有子，而蒲盧負而

養之，以成已子。若有聖德者，能教誨爾之萬

民，用善道則似之矣。王何不修德以固位乎。

王肅云：王者作民父母，故以民為子。菽，音

大豆。故禮記稱啜菽飲水，菽葉謂之藿，公食禮云：鈞羹牛用藿是也。此經言有菽，箋傳皆以為藿者，以言采之明。采取其葉，故言藿也。郭璞曰：蒲盧，即細腰蜂也。俗呼為蜾蠃。桑蟲，俗謂之桑螟，亦呼為戎女。鄭中庸注：以蒲盧為土蜂。陸機云：螟蛉者，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上。樂記注云：以體曰嫗，以氣曰煦。謂負而以體煖之，以氣煦之，而令變為已子也。此螟蛉非不能養子，而喻王有萬民不能治者，喻取一邊耳。

集傳興也。中原，原中也。菽，大豆也。螟蛉，桑上

小青蟲也。似步屈，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

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式，

詩經

卷二十 小宛

十五

用穀善也。中原有菽，則庶民采之矣。以興

善道人皆可行也。螟蛉有子，則蜾蠃負之，以

興不似者，前教而似也。教誨爾子，則用善而

似之可也。善也，似也。終上文兩句所興而言

也。戒之以不惟獨善其身，又當教其子使為

善也。

本草注曰：雖名土蜂，不就土中為窟，謂建土作房耳。細腰物，無雌，皆取青蟲教視，變成已子。嘗折窠而視之，亦生子如半粟米大，所負蟲却在子下。

題彼春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

傳題視也。春令不能自舍。君子有取節爾忝辱也。

箋題之爲言視睇也。載之言則也。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止息。我我王也。邁征皆行也。

王日此行。謂日視朝也。而月此行。謂月視朔也。先王制此禮。使君與羣臣議政事。日有所

詩經

卷二十小宛

十六

決月有所行。亦無時止息。

疏

既王位無常。須自勤於政。故告王言視彼春令之鳥。尚則飛則鳴。無有止息之時。况

人之處世。其可自舍。故我王當日此行。行視朝之禮。又而月此行。行視朔之政。與羣臣議政事。日有所決。月有所行。亦如春令無肯止息時也。故當早起夜臥行之。無辱汝所生之父母已。傳已訓題爲視。此又言視睇者。以取之爲節。當取傍視爲義。曲禮注。視睇。睇也。說文云。睇。小邪視也。鳥皆飛鳴。而此及棠棣。獨云睇渠者。此鳥自有不能止舍之性。故取爲喻也。以飛鳴爲與者。飛以喻其行事。鳴以喻其議也。

集傳與也。題視也。春令飛則鳴。行則搖。載則

而汝忝辱也。視彼春令。則且飛而且鳴矣。我既日斯邁。則汝亦月斯征矣。言當各務努力。不可暇逸取禍。恐不及相救恤也。夙興夜寐。各求無辱於父母而已。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傳交交。小貌。桑扈。竊脂也。言上爲亂政而求下之治。終不可得也。填。盡岸。訟也。

詩經

卷二十小宛

十七

箋竊脂肉食。今無肉而率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仍得曰空。自從穀生也。可哀哉。

我窮盡寡財之人。仍有訟獄之事。無可以自救。但持粟行卜。求其勝負。從何能得生。

釋文

真徒典反。韓詩作疼。疼。苦也。岸。如字。韋昭注。漢書同。韓詩作犴。音同。

疏交交。然小者是桑扈之鳥也。鳥自求生。活當應肉食。今循場啄粟而食之。失其天性。以此求活。將必不能。以興王者欲求治國。當行善教。今施布亂政。以治之。失其常法。以此求活。終不可得。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濫被繫禁。在上謂之宜有此訟。宜有此獄。在位

不矜愍在身無以目救但手握其粟出十其
勝負貧困如此竟從何而能生活乎是尤可
哀也郭璞曰俗呼青雀背曲食肉喜盜脂
膏食之因以名云陸機云青雀也好竊人脯
肉脂及膏故曰竊脂也箋以寡財者以衰
亂之世政以賄成史記曰百金之子不死於
市是貧者無財自救

集傳興也交交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俗呼
青背肉食不食粟填與瘕同病也岸亦獄也
韓詩作犴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扈不
食粟而今則率場啄粟矣病寡不宜岸獄今

詩經

卷二十小宛

十八

則宜岸宜獄矣言王不卹鰥寡喜陷之於刑
辟也然不可不求所以自善之道故握持其
粟出而卜之曰何自而能善乎言握粟以見
其貧寡之甚

埤雅曰桑扈有二種青質者背曲食肉好盜
脂膏素質者其翅與領皆有文章所謂率場
啄粟有鶯其羽者也
東萊呂氏曰淮南子云馬不食脂桑扈不食
粟
安成劉氏曰字書云犴一作犴犴胡地犬也
野犬所以守
故以獄為犴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
兢兢如履薄冰

傳溫溫和柔貌恐隊也恐隕也

箋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

集傳賦也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恐隊也如

臨于谷恐隕也

慶源輔氏曰溫溫恭人惴惴小心皆指他人
言也戰戰兢兢則自謂也言今處亂世溫柔
恭敬之人則如集于木而恐墜也惴惴小心
之人則如臨于谷而恐隕也我其可不戰戰

詩經

卷二十小宛

十九

兢兢如履
薄冰哉

小宛六章章六句

集傳此詩之詞最為明白而意極懇至說
者必欲為刺王之言故其說穿鑿破碎無
理尤甚今悉改定讀者詳之

漢氏曰此詩兄弟相戒之詞或是其人嘗
有酒德之敗序謂刺王非矣或念存沒意
極懇至每誦
之令人悽愴

序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

疏 諸序皆篇名之下言作人此獨未言太子
傳意述而刺之故變文以云鶯也經言弁彼
鶯斯不言小鳥曰小弁者弁樂也鶯斯早居
小鳥而樂故曰小弁
朱子辨說此詩明白為放子之作無疑但末
有以見其必為宜曰耳序又以
為宜曰之傳尤不知其所據也

弁彼鶯斯歸飛提提民莫不我獨于罹何辜
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傳興也弁樂也鶯早居早居雅鳥也提提群
貌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曰又說褒姒生子

詩經

卷二十小弁

二十

伯服立以為后而放宜曰將殺之舜之怨慕
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箋樂乎彼雅鳥出食在野甚飽羣飛而歸提

提然興者喻凡人之父子兄弟出入宮庭相

與飲食亦提提然樂傷今太子獨不穀養于

曰罹憂也天下之人無不父子相養者我大

子獨不然曰以憂也

釋文

鶯斯音豫爾雅云小而腹下白不反哺
者謂之雅鳥說文云雅楚鳥也一名鶯

一名鶯居秦謂之雅一云斯語辭提提移反
卑本亦作鶯同音匹又必移反雅力知反
疏 言樂乎彼鶯斯之鳥出食於野飽而則歸
同飛提提然聚居歡樂也以興樂者彼天

下之民此民父子出入宮庭相與飲食亦提
提然聚居歡樂也今天下民莫不父子相養
我太子獨被放而不得其然此民鳥之不

如太子言曰我憂之也故號泣而訴云我有
何罪乎上天致此冤枉我罪維如何乎欲天

辯其罪之所由太子既憂如此其傳言我心
為之憂矣知王如之何乎郭璞曰雅鳥小
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鴨鳥是也此鳥名

詩經

卷二十小弁

二十一

無飛字以鳥喻凡人當又為典史記周
本紀曰幽王三年嬖愛褒姒生子伯服太子
之母申侯女為后欲廢后并去太子用褒姒

為后以其子伯服為太子又鄭語曰王欲殺
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異必伐之
是放而欲殺之事也毛意嫌子不當怨父

以訴天故引舜事以明之言舜之怨慕父母
之時日往于田號泣訴於旻天乎我之父母

也言為我父母而不愛我故怨之

集傳興也弁飛拊翼貌鶯雅鳥也小而多羣
腹下白江東呼為鴨鳥斯語詞也提提羣飛

安閒之貌穀善罹憂也舊說幽王太子宜

曰被廢而作此詩。言弁彼鸞斯則歸飛提提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于憂。則鸞斯之不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者。怨而慕也。舜號泣于昊天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如此矣。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詞也。

問伊川謂小弁之怨與舜不同何也。朱子曰。舜之怨。反諸身以求其所未至。小弁則自以爲無罪矣。此其所以不同也。歟。

詩經

卷二十 小弁

二十一

蹶蹶周道。鞠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

傳蹶蹶。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鞠。窮也。怨思也。擣。心疾也。

箋此喻幽王信褒姒之譏。亂其德政。使不通於四方。不脫冠衣而寐。曰假寐。疾。猶病也。

釋文。擣。本或作擣。同。韓詩作疇。徐又反義。同。疾。敕親反。又作疹。同。脫。本又作從。疏。言蹶蹶然平易者。周室之通道也。今日窮盡爲茂草矣。以踰通達者。天子之德政也。

今日王政窮盡爲褒姒矣。今王信褒姒之譏。太子所以放逐。故我心爲之憂傷。惄焉悲悶。如有物之擣心也。又假寐之中。長歎此事。維是憂而用致於老矣。其我心之憂矣。以成疾。病如人之疾首者。疾首。謂頭痛也。擣。心疾。所思在心。復云如擣。則以物擣心。說文云。擣手。椎一曰。築也。宣二年左傳說。趙盾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

集傳。興也。蹶蹶。平易也。周道。大道也。鞠。窮。惄。思。擣。春也。不脫冠衣而寐。曰假寐。疾。猶疾也。

蹶蹶周道。則將鞠爲茂草矣。我心憂傷。則惄焉如擣矣。精神憤耗。至於假寐之中。而不

詩

卷二十 小弁

二十三

忘永歎。憂之之深。是以未老而老也。疾如疾首。則又憂之甚矣。

豐城朱氏曰。此章憂之一字。凡三言之。惄焉如擣。憂之而至於痛也。維憂用老。憂之而至於衰也。疾如疾首。憂之而至於病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

于毛。不罹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傳父之所樹已尚不敢不恭敬。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辰。時也。

箋此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恃其母以長大者。今我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何曾無恩於我。此言

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乎。謂六物之吉凶。

疏傳父之所樹此假之於凡人非謂幽王所樹桑梓父陽毋陰故假表裏言父妹屬

者父干天性相連屬離者謂所離言父妹屬之氣歷母而生也傳於屬離之義當然其言

小與鄭異其意則大同也此太子為父所放耳非母放之而并言母也。以人皆得父母之恩故連言之其意不怨申后也。昭七年

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服虔以為歲星之神也左行

詩經

卷二十一

小弁

二十四

於地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是為六物也。

集傳興也桑梓二木古者五畝之宅樹之牆

下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瞻者尊而

仰之依者親而倚之屬連也毛膚體之餘氣

未屬也離麗也裏心腹也辰猶時也言桑

梓父母所植尚且必加恭敬况父母至尊至

親宜莫不瞻依也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

屬于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乎無所歸咎則推之於天曰豈我生時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傳蜩蟬也嘒嘒聲也漙深貌淠淠衆也

箋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屆至也言今太子不為王

詩經

卷二十一

小弁

二十五

及后所容而見放逐狀如舟之流行無制之者不知終所至也遑暇也

釋文菀音鬱壁本亦作辟

疏大者之傍無所不容猶王總四海之富據天下之廣宜容太子而不能容之於時

申后廢黜非復能容太子言不為王及后所容者因上瞻父依母之文連言之耳太子奔

申則是有所至矣言無所至者棄諸君之重而逃竄舅家非太子所當至故也

集傳興也菀茂盛貌蜩蟬也嘒嘒聲也漙深

貌淠淠衆也屆至遑暇也菀彼柳斯則鳴

螭螭螭矣。有淮者淵。則萑葦淠淠矣。今我獨見棄逐。如舟之流于水中。不知其何所至乎。是以憂之之深。昔猶假寐而今不暇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雉。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傳伎伎。舒貌。謂鹿之奔走。其足伎伎然舒也。壞。痼也。謂傷病也。

箋雉。雉鳴也。尚。猶也。鹿之奔走。其勢宜疾。而

詩經

卷二十一 小弁

二十七

足伎伎然舒。留其羣也。雉之鳴。猶知求其雌。今太子之放棄。其妃匹不得與之去。又鳥獸之不如。太子放逐而不得生子。一內傷病之木。內有疾故無枝也。寧。猶曾也。

釋文伎。本亦作跋。其宜反。壞。胡罪反。又如字。說文作痼。云病也。一曰腫旁出也。又音

回。痼。胡罪反。木。痼。腫也。

疏高宗彤日。雉升鼎耳而鳴。說文云。雉。雄雉鳴也。雉鳴而句其頸。故字從佳。句。此雉言雌。鹿不言。故。鹿言足遲。為得之之勢。獸走故以遲相待。鳥飛疾故以鳴相呼。皆互見也。言

又鳥獸之不如者。前不如一羣。今不如鳥獸。故言又也。釋木云。痼。木符。斐。某氏曰。詩云。譬彼痼木。疾用無枝。符。斐。危。危。內。疾。痼。故疾用無枝。郭璞曰。謂木病。危。危。痼。痼。無枝。條者。舍人曰。符。斐。屬。下句獨為異也。

集傳興也。伎伎。舒貌。宜疾而舒。留其羣也。雉。雉鳴也。壞。傷病也。寧。猶何也。鹿斯之奔。則足伎伎然。雉之朝雉。亦知求其妃匹。今我獨見棄逐。如傷病之木。憔悴而無枝。是以憂之。而人莫之知也。

詩經

卷二十一 小弁

二十七

眉山蘇氏曰。鹿走而留其羣。雉鳴而求其雌。物無不有。思於其親者。今王獨棄其子。何哉。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瑾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傳瑾。路冢也。隕。隊也。

箋相。視。投。掩。行道也。視彼人將掩兔。尚有先驅走之者。道中有死人。尚有覆掩之。成其瑾者。言此所不知。其心不忍。君子斥幽王也。秉。執也。言王之執心。不如此二人。

釋文

先蘇薦反。瑱音觀。說文作瑱。云道中死人。人所覆也。歐起俱反。又作瑱。

疏

瑱者。埋藏之名耳。此言行有死人。是於路傍。故曰路家。左傳曰。道瑱相望是也。言此不知者。謂不與走獸死人有相知其心不忍耳。

集傳

興也。相視投奔行道。瑾埋乘執。墮墜也。

相彼被逐而投人之免。尚或有哀其窮而

先脫之者。道有死人。尚或有哀其暴露而埋

藏之者。蓋皆有不忍之心焉。今王信謔棄逐

其子。曾視投免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亦忍

詩經

卷二十一 小弁

二十八

矣。是以心憂而涕隕也。

君子信謔如或醕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

掎矣。析薪地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傳伐木者掎其顛。析薪者隨其理。佗。加也。

箋醕。旅醕也。如醕之者。謂受而行之。惠。愛。究。

謀也。王不愛太子。故聞謔言。則放之。不舒謀

也。掎其顛者。不欲妄踏之地。謂觀其理也。必

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之以言。今王之遇太

子。不如伐木析薪也。舍褒姒謔言之罪。而妾加我太子。

疏

言幽王信褒姒之謔。曾不思害。得即用之。如有人以酒相醕。得即飲之。所以然者。幽

王心不愛太子之故。聞謔即逐。不肯安舒而

謀慮之。伐木尚不欲妄踏之。析薪尚不欲妄

折之。今王非理而害太子。其意乃不如彼伐

木析薪之人。舍彼有罪之褒姒。於我太子之

加罪矣。言太子無罪。王妄加之。酬酢皆作

酬此作醕者。古字得通用也。酬有二等。既前

而酬賓者。賓莫之不舉。謂之奠酬。至三爵之

後。乃舉卿者。所奠之爵。以行之。於後交錯相

酬。名曰旅酬。謂衆相酬也。此喻得謔即受而

行之。故知是旅酬。非奠酬也。伐木而言掎。

是畏木倒而掎之。明掎其顛矣。掎者倚也。謂

以物倚其巔峯也。析薪而言地。明隨其理。地

者施也。言觀其裂而漸相施及。故箋云觀其

理是也。傳佗加此佗。謂佗人也。言舍有罪

詩經

卷二十一 小弁

三十九

而往加也。故曰佗加也。

集傳賦而興也。醕。報惠愛。舒。緩究。察也。掎。倚

也。以物倚其巔也。地。隨其理也。佗。加也。言

王惟謔是聽。如受醕爵。得即飲之。曾不加惠

愛舒緩而究察之。夫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謔

者之情得矣。伐木者尚倚其顛。析薪者尚隨

其理皆不妄挫折之。今乃捨彼有罪之諸人而加我以非其罪。曾伐木析薪之不若也。此則興也。

臭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傳浚深也。念父孝也。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乎。孟子曰。固哉。夫高叟之爲詩也。有越入於此。關弓而射之。我

詩經

卷二十 小弁

三十一

則談笑而道之。無他。疎之也。兄弟鬩弓而射我。我則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然則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疎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疎不孝也。不可磯亦不者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箋山高矣。人登其巔。泉深矣。人入其淵。以言

人無所不至。雖逃避之。猶有默存者焉。安

也。王無輕用讒人之言。人將有屬耳于壁而

聽之者。知王有所受之。知王心不正也。逝之

也。之人梁。發人笱。此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褒

姒淫色來嬖於王。盜我太子母子之寵。念父

孝也。太子今將受讒言不止。我死之後。懼

復有被讒者。亦無如之何。故自決云。我身尚

詩經

卷二十 小弁

三十一

不能容。何暇乃憂我死之後也。

釋文。默本亦作嘿。閱音悅。容也。關鳥環反。本

疏。言莫有極高者。非是山也。言山最極高。莫

高矣。人能登其巔。泉雖深矣。人能入其淵。是

亦無所不至也。人既無所不至。難以匿其情

矣。主今實有殺太子之心。而謂人不覺。人猶

有然而存於心。知王之欲殺太子也。如此則

君子無輕易用讒人之言。將有耳屬而聽之

於垣牆者。王之所愛。褒姒也。故禁之。言人無

得逝之。我魚梁。無得發開我魚笱。若之我梁

發我笱。是欲盜我所捕之魚。此必有盜魚之

必有盜寵之愆也。褒姒既盜寵行譏。太子於先念已既已被譏。恐死之後。懼更有被譏者。無如之何。旋即自決云。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憂我死之以後乎。王雖避逃受譏之名。猶有默心存念。知正之情。但不言耳。然天高。於山海深。於泉。而不言者。據人所可履踐之處而言也。高子曰。以下皆孟子文也。而怨父危疑之理。先達已有是非之論。以此篇終。故引之以明義也。

集傳賦而比也。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

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

耳屬於垣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讒譖也。王

詩經

卷二十

小弁

三十三

於是卒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故告之曰。

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蓋

比詞也。東萊呂氏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

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

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

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

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

言語以為階也。

問此四句。莫是以上兩句。與下兩句耶。朱子曰。此只是賦。蓋以為莫高如山。莫浚如泉。而君子亦不可易而言。亦恐有人聞之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總其始終言之。申后之黜。宜曰之逐。雖主於褒姒伯服之讒。意者幽王之昏暴。必先嘗泄此意於言語之間。故其左右得以附會而成之。自古如是多矣。東萊先生以為推本其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者是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集傳幽王娶於申。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姒

而惑之。生子伯服。信其讒。黜申后。逐宜臼。

詩經

卷二十

小弁

三十三

而宜臼作此以自怨也。序以為太子之傳。

述太子之情以為是詩。不知其何所據也。

傳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

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

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

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

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

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飢風

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也。五十而慕。

豐城朱氏曰。小弁之詩。處父子之變。白華之詩。處夫婦之變。聖人備錄於經。所以著周室禍敗之由。又以見天理民彝之不容泯也。然嘗考之。小弁之詩。其前六章皆與白華之詩。其八章皆比。小弁之詞。婉而切。猶有望之之意。處父子之間。則然也。白華

詩經

卷二十 小弁

五

之詞簡而莊。不無責之之意。處夫婦間。則然也。小弁之詩。其哀痛迫切之意。具於首章。其下不過自此而推之耳。又曰。舜之怨。怨已之不得乎親。小弁之怨。怨親之不容乎已。雖所怨不同。然以孟子之言推之。親之過大而不怨。則是慈然無情也。慈然無情者。視其至親猶路人也。其為罪不愈大乎。宜曰。中人之資。聖人亦姑取其一節之可觀耳。固不敢以大舜之事望之也。

序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大憮。予慎無辜。

傳憮大也。威。畏。慎。誠也。

箋悠悠。思也。憮。赦也。我憂思乎昊天。愬王也。

始者言其且為民之父母。今乃刑殺無罪無辜之人。為亂如此。甚敖慢無法度也。已泰。皆

言甚也。昊天乎。王甚可畏。王甚敖慢。我誠無

罪而罪我。

釋文

且徐七餘反。協句應爾。觀箋意。宜七也。反。思息嗣反。大音泰。本或作泰。

疏毛以為大夫傷讒而本之。故言悠悠然我。心憂思乎昊天。訴之也。王之始者言曰。我

詩經

卷二十 巧言

五

當且為民之父母也。自許欲行善政。今乃刑殺其無罪無辜者之衆人。王政之亂如此。甚大也。昊天乎。王甚可畏。我誠無罪而罪我。是可畏也。昊天乎。王甚虐大。我誠無辜而辜我。是虐大也。鄭唯言王為亂如此。甚傲慢無法度。及昊天乎。王甚傲慢為異耳。皆以且為辭。憮大。釋詁。文禮肉辭亦謂之憮。憮。赦。釋言。文傳者以下言已威為甚可畏。而泰憮言其大。非類。故為傲慢。下既為傲。此亦為傲也。幽王之惡。始終一也。始者言其身且為民之父母者。無過之君。皆自謂所為者是道。非知其不可而為之也。故其初即位。皆許為善。但行不訥。言故諱人。述其初辭以責之。

集傳賦也。悠悠。遠大之貌。且。語詞。憮大也。已。

泰皆甚也。慎審也。大夫傷於讒，無所控告而訴之於天曰：悠悠昊天，爲人之父母，胡爲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太也？昊天之感已甚矣。我審無罪也。昊天之感甚大矣。我審無辜也。此自訴而求免之詞也。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傳僭，數涵容也。遄，疾沮止也。祉，福也。

詩經

卷二十

巧言

王六

箋僭，不信也。既，盡。涵，同也。王之初生，亂萌羣臣之言，不信與信，盡同之不別也。君子斥在位者，在位者信讒人之言，是復亂之所生。君子見讒人，如怒責之，則此亂庶幾可疾止也。福者，福賢者，謂爵祿之也。如此則亂亦庶幾可疾止也。

疏毛以爲言亂之初，所以生者，讒人數緣事始自入，盡得容受其言。知王不察真僞，遂以漸進讒也。亂之又復所生益大者，在位朝臣君子信讒言也。王既不察，故讒言得自容。

入臣又信之，故讒言遂興。所以枉殺無辜，致此大亂也。在位之人見讒人之言，如怒責之，則此亂庶幾可疾止。見有德賢者，如福祿之，則此亂亦庶幾可疾止。君子何不怒讒而福賢以止亂乎？王肅云：言亂之初生，讒人數緣事始自入，盡得容其讒言，有漸也。箋以信與不信混同，不別於致讒爲宜，故易傳也。君子以爲在位者，以上言初生，已本王矣。君子若還斥王，不宜言又也。讒人之能害善，乃是王者信之，而責在位信讒者，以讒人能使人刑殺無罪，必朝有黨援，若在位者之罪，臣固執不信，則讒者之言亦不行矣。王之罪人，必詢諸朝廷。王既容之，在位又信之，所以成此亂。在位謂大臣也。下文言令怒讒言，福賢人，令其行立威福，明是臣之貴者，洪範稱臣不得作福作威，言令怒讒福賢者，欲令之

詩經

卷二十

巧言

王七

告王行之，不令其專制。

集傳賦也。僭始，不信之端也。涵容受也。君子指王也。遄，疾沮止也。祉，猶喜也。言亂之所以生者，由讒人以不信之言始入，而王涵容不察其真僞也。亂之又生者，則既信其讒言而用之矣。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納之，則亂庶幾遄已矣。今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

譏者益勝而君子益病也。蘇氏曰：小人為譏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餒。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傳：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盜，逃也。餒，進也。

詩經

卷二十 巧言

主人

屢，屢數也。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盜，謂小人也。春秋傳曰：賤者窮諸盜。邛，病也。小人好為譏佞，既不共其職事，又為王作病。

釋文：屢本又作婁，餒，沈旋音談，徐音鹽。共音恭，本又作恭，本亦作供。

疏：上既言亂之生，此又言亂之長。言在位君子之人，數數相與要盟，其亂是用之故。而滋長也。在位君子之人，又信是凶盜，譏人之言，其亂是用之故。而暴甚也。所以益甚者，此險盜之人，其言甚甘，使人信之而不已。其亂用是之故，而日益進也。此小人好為譏佞者。

非於其職，此供奉而已。又繼與王之為病，害也。食之甘者，使人嗜之，而不厭言之美者，使人聽之而不倦，故以美言為甘也。諸侯羣臣有疑，不相協，則在會同之上，用盟禮告盟，而相要束。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是也。定本及集本皆云：用盟而不相要，謂若會同則用盟，若無疑事，則不會同，而不相要，用盟屬上為句，義亦通也。文十八年左傳曰：竊賄為盜，則盜者竊物之名，毛解名盜意也。風俗通亦云：盜，逃也。言其晝伏夜奔，逃避人也。箋解其言盜之意，公羊傳文：弑君者，易為武解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何休曰：賤，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又曰：大夫自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何休曰：降大夫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輕

詩經

卷二十 巧言

三九

重也。傳言窮者盡也。弑君則盡於稱人，殺大夫則盡於稱盜，言盡此以下更無稱也。小人賤者，盡於盜，知盜是惡名，故引以證盜為小人也。

集傳：賦也。屢，數也。盟，邦國有疑，則殺牲歃血，告神以相要束也。盜，指譏人也。餒，進邛，病也。

言君子不能已亂，而屢盟以相要，則亂是用長矣。君子不能聖，而信盜以

為虐，則亂是用暴矣。譏言之美，如食之甘，使

人嗜之而不厭，則亂是用進矣。然此譏人不

能供其職事。徒以爲王之病而已。夫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維其言之甘而悅焉。則其國豈不殆哉。

周禮司盟註曰。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有疑不協也。

三山李氏曰。考之春秋傳。如伯有之亂。鄭伯與其臣下盟。蓋盟者。生於君臣相疑而致也。西山真氏曰。諛人乘間伺隙。以中君子。如宰嚭之盜然。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詩經

卷二十

巧言

卑

傳奕奕大貌。秩秩進知也。莫謀也。毚兔狡兔也。

箋此四事者。言各有所能也。因已能忖度諛人之心。故列道之耳。猷道也。大道治國之禮法。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

釋文奕音亦。秩音帙。莫如字。又作漠同。一本作謀。按爾雅。漠漠同訓。謀莫協韻。爲勝。忖本又作忖。同七損反。遇犬如字。世讀作愚。非也。馴音旬。又音辱。

疏諛人爲諛。自謂深密。此言已能知之。言奕奕然高大之寢廟。君子之人。所能制作之。

秩秩然者。進智之大道。聖德之人。能謀立之。彼他人而有諛佞之心。我能忖度而知之。躍躍然者。跳疾之狡兔。遇值犬則能獲得之。蒼頡解詁云。毚大兔也。大兔必狡。猾又謂之狡兔。戰國策曰。東郭逄者。海內之狡兔是也。四事以尊卑爲先後。大猷雖是常法。不如宗廟爲尊。故寢廟在大猷之先。兔乃走獸。故在他人之後。周禮注云。前曰廟。後曰寢。則廟寢一物。先寢後廟。便文耳。闕宮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彼奚斯君子也。以教護課程。必君子監之。乃依法制也。大道治國禮法。聖人謀之。若周公之制禮樂也。遇犬者言兔逢遇犬則彼獲耳。遇非犬名。故王肅云。言其雖遇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是也。以能獲兔。知是大之馴擾者。謂田犬也。犬有守犬。田犬。故辨之。

詩經

卷二十

巧言

卑

集傳興而比也。奕奕大也。秩秩序也。猷道莫定也。躍躍跳疾貌。毚狡也。奕奕寢廟。則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則聖人莫之。以興他人有心。則予得而忖度之。而又以躍躍毚兔遇犬獲之比焉。反覆興比。以見諛人之心。我皆得之。不能隱其情也。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傳荏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蛇蛇淺意也

箋此言君子樹善木如人心思數善言而出之善言者往亦可行來亦可行於彼亦可於已亦可是之謂行也碩大也大言者不顧其行徒從口出非由心也顏之厚者出言虛僞而不知慚於人

詩經

卷二十

巧言

四三

疏言荏染柔忍之木君子之人所樹之也言君子樹木必身簡擇取善木然後樹之喻

往來可行之言君子必心焉思數知善而後出之小人則不然蛇蛇然淺意之大言徒出自口矣都不由於心得言即言必不思數也巧爲言語結構虛辭速相符合如筮中之筮聲相應和見人不知慚愧其顏而之容甚厚矣君子樹之不言擇木心焉數之不言出口雖相對而文互也定之方中云樹之榛栗椅桐梓漆言文公所樹是君子樹之故引彼文以解柔木也

集傳典也荏染柔貌柔木桐梓之屬可用者也行言行道之言也數辨也蛇蛇安舒也碩大也謂善言也顏厚者碩不知恥也荏染

柔木則君子樹之矣往來行言則心能辨之矣若善言出於口者宜也巧言如簧則豈可出於口哉言之徒可羞愧而彼顏之厚不知以爲恥也孟子曰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其斯人之謂與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虺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詩經

卷二十

巧言

四三

傳水草交謂之麋拳力也虺瘍爲微腫足爲

虺

箋何人者斥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言勇力者謂易誅除也此人主爲亂作階言亂由之來也此人居下濕之地故生微腫之疾人憎惡之故言女勇伊何何所能也猶謀將大也女作讒佞之謀大多女所與居之衆幾何人素能然乎

釋文

麋本又作涓音眉舒戶諫反脚脛也

疏言彼何人斯居在於河之東而無勇亦易誅除耳而敢主爲此亂之階梯也此人既脚肝有微之疾而足跖且有癰之疾爾假有勇伊何能爲况復無之而汝敢爲此惡汝作爲謀佞之謀太多汝所與聚居之徒衆幾何許人而能爲此怪其言多且巧疑其衆教之也賤而惡之作不識之辭故曰何人下篇疾暴公之侶謂之何人斥其姓名爲大切亦作不識之辭以疾之孫炎曰皆水濕之疾也郭璞曰肝脚脛也癰瘡也然則膝脛之下有瘡腫是涉水所爲故箋亦云

集傳賦也何人斥讒人也此必有所指矣賤而惡之故爲不知其姓名而曰何人也斯語

詩經

卷二十 巧言

四十四

辭也水草交謂之廉拳力階梯也肝瘍爲微腫足爲癰猶謀將大也言此讒人居下濕之地雖無拳勇可以爲亂而讒口交鬬專爲亂之階梯又有微癰之疾亦何能勇哉而爲讒謀則大且多如此是必有助之者矣然其所與居之徒衆幾何人哉言亦不能甚多也慶源輔氏曰東萊以爲非特賤之且言其本亦易驅除特王不悟耳者是也

巧言六章章八句

集傳以五章巧言二字名篇序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讒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

箋暴也蘇也皆畿內國名

疏按此經無絕暴公之事唯首章下二句云伊誰云從維暴之云亦非絕之言但解何人之意言已以爲暴公之所言是暴公諧已事彰無所致疑此句是絕之辭也經八章皆言暴公之侶疑其諧已而未察故作詩以窮之不欲與之相絕疑者未絕則不疑者絕可知疑暴公之似窮極其情欲與之絕明暴公絕矣故序專云刺暴公而絕之也刺暴公而

詩經

卷二十 何人斯

四十五

得爲王詩者以王信暴公之讒而罪已刺暴公亦所以刺王也蘇忿生之後成十一年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則蘇國在溫杜預曰今河內溫縣是蘇在東都之畿內也春秋之世爲公者多是畿內諸侯編檢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爲卿士明畿內故曰皆畿內國名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蓋子爵而爲三公也暴公爲卿士而亦稱公當卿士兼公官也又暴公爲卿士而謂蘇公則蘇公爲卿士以否未可知但何人爲暴公之侶云二人從行則亦卿士也故王肅云二人俱爲王卿相隨而行下云及爾如貫鄭云俱爲王臣蘇公亦爲卿士矣朱子辨說鄭氏曰暴蘇皆畿內國名世本云暴辛公作頃蘇成公作旻譙周古史考云古

有墳荒尚矣。周幽王時，二公特善其事耳。今按書有司寇蘇公，春秋傳有蘇忿生，戰國及漢時有人姓暴，則固應有此二人矣。但此詩中只有暴字而無公字，及蘇公字，不知是何所據而得此事也。世本說尤紕繆，譙周又從而傳會之，不知適所以章其繆耳。

三山李氏曰：世本古史考見此詩言伯氏吹埙，仲氏吹篪，遂為此說，皆求詩之過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傳云言也。

箋孔甚艱難逝之也。梁魚梁也。在蘇國之門。

詩經

卷二十 何人斯

四十六

外彼何人乎。謂與暴公俱見於王者也。其持心甚難知。言其性堅固不妄也。暴公諧已之時。女與之乎。今過我國。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見我乎。疑其與之而未察。斥其姓名為大。切故言何人。諧我者是言誰曾生乎。乃暴公之所言也。由已情而本之以解何人意。

疏言彼何人乎。此其持心甚難知也。述同諧已。貌似不妄。故難知也。暴公諧我之時。汝

應與之。汝若不與。今過我國。何故之我梁。而不入我門。以見我乎。得不由諧我意。慚而不

得來也。猶冀其不然。欲與和好。乃開解之曰。今諧我者。維誰之所云。從而出乎。乃暴公之所云。爾言爾應不與。當與我和親也。伊字毛皆為維。鄭皆為是。則此亦當為異。以之梁而不入門。故知其梁近在國門之外也。下云維暴之云。則何人非暴公矣。刺暴公而責何人。謂與暴公俱見王者也。若不與暴公俱見王。蘇公不當疑之也。疑之而云其心難知。故著其心性堅固。似非虛妄之人。若非此人性自虛妄。貌又可疑。則諧已必矣。非難知也。

集傳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甚艱險也。我舊說以為蘇公也。暴暴公也。皆畿內諸侯也。舊說暴公為卿士。而諧蘇公。故蘇

公作詩以絕之。然不欲直斥暴公。故但指其從行者而言。彼何人者。其心甚險。胡為往我之梁。而不入我之門乎。既而問其所從。則暴公也。夫以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諧已也明矣。但舊說於詩無明文可考。未敢信其必然耳。

詩經

卷二十 何人斯

四十七

慶源輔氏曰：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責之也。而不為已甚之辭。胡逝我梁。不入我門。疑之也。而猶有望之之意。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始明言之。而其情既不得而通。然亦無忿懣之辭。

言之。而其情既不得而通。然亦無忿懣之辭。

也可謂忠厚矣。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箋二人者。謂暴公與其侶也。女相隨而行。見王。誰作我是禍乎。時蘇公以得譴讓也。女即不為。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弔唁我乎。女始者於我甚厚。不如今日也。今日云我所行有何不可者乎。何更於已薄也。

詩經

卷二十 何人斯 四八

疏知已。被譴而不唁。疑其譴已而內慚。

集傳賦也。二人。暴公與其徒也。唁。弔失位也。言二人相從而行。不知誰譴已而禍之乎。既使我得罪矣。而其逝我梁也。又不入而唁我。汝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為可乎。

慶源輔氏曰。雖已明知其人之譴已。而猶為不知之辭。曰。二人從行。誰人譴我。而為此禍。今乃逝我之梁。而不入唁我乎。大抵譴人者。自是無面目以見人。然其所以自解者。則必

曰。我之所以不見此人者。以此人之不足見也。故詰之曰。爾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為可乎。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傳陳。堂塗也。

箋堂堂者。公館之堂塗也。女即不為。何故近之我館庭。使我得聞女之音聲。不得覩女之身乎。女今不入唁我。何所愧畏乎。皆疑之未

詩經

卷二十 何人斯 四九

察之辭。

疏汝不來見我。而不弔唁我。是不慚愧於人。又不畏懼於天也。天有尊卑之道。人有往來之節。使吉有賀。慶凶有弔。唁所以敬天道。示慚愧。故不相弔唁。為不愧人。不畏天也。

禮有公館私館。公館者。公家築為別館。以舍客也。上云不入我門。則不得入所居之宮。故知逝陳者。至公館之塗也。以館者。所以舍客。故雖不見。至得至其陳。

集傳賦也。陳。堂塗也。堂下至門之徑也。在我之陳。則又近矣。聞其聲而不見其身。言其蹤跡之詭秘也。不愧于人。則以人為可欺也。

天不可欺。女獨不畏于天乎。奈何其諧我也。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傳飄風暴起之風攪亂也。

箋祇適也。何人乎。女行來而去。疾如飄風。不

欲入見我。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女。

疏以其徑來而徑去。知爲疾也。非在道急速。故下章言其安行。

詩經

卷二十

何人斯

五十一

集傳賦也。飄風暴風也。攪擾亂也。言其往

來之疾。若飄風然。自北自南。則與我不相值

也。今則逝我之梁。則適所以攪亂我心而已。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

之來。云何其肝。

箋遑。暇亟。疾肝。病也。女可安行乎。則何不服

舍息乎。女當亟行乎。則又何暇脂女車乎。極

其情。意終不得一者之來見我於女亦

何病乎。

疏毛於下章以祇爲病。言使我病則此肝亦爲蘇公之病也。既數過其國而不入。故又

極其情以疑之。我正欲言汝安舒而行乎。亦不見汝聞暇而舍息。止欲言汝之急疾而行

乎。汝又聞暇而脂汝之車。汝往而不入見我。所以疑也。且若不譜我。則一者之來見我以

後。云何使我有罪謫之病乎。亦以我得病在汝見王之後。所以尤疑也。鄭以肝爲何人

病爲異。箋以上章責其不來見已。下章言入與不入。則一者之來。當爲來見蘇公。不得

爲見王也。且蘇公之所疑者。以不見何人。故言一者之來見我。於汝亦何病也。是欲見以

詩經

卷二十

何人斯

五十一

集傳賦也。安徐。遑暇。舍息。亟疾。肝望也。字林

云。肝。張目也。易曰。肝豫悔。三都賦云。肝衡而

誥。是也。言爾平時徐行猶不暇息。而况亟

行。則何暇脂其車哉。今脂其車則非亟也。乃

託以亟行而不入見我。則非其情矣。何不一

來見我。如何使我望汝之切乎。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

之來。俾我祇也。

傳易說祗病也

箋還行反也。否不通也。祗安也。女行反入見

我。我則解說也。反又不入見我。則我與女情

不通。女與於諧我與否。復難知也。一者之來

見我。我則知之。是使我心安也。

釋文 易韓詩作施施善也

集傳賦也。還反。易說祗安也。言爾之往也

既不入我門矣。儻還而入。則我心猶庶乎其

詩緯 卷二十 何人斯 五十二

說也。還而不入。則爾之心。我不可得而知矣。

何不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

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為諧矣。

伯氏吹塤。仲氏吹箎。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

三物。以詛爾斯。

傳土曰塤。竹曰箎。三物。犬豕雞也。民不相信。

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

箋伯仲喻兄弟也。我與女思如兄弟。其相應

和如塤箎。以言俱為王臣。其相比次。如物之在

信也。我與女俱為王臣。其相比次。如物之在

繩索之貫也。今女心誠信而不我知。且共出

此三物。以詛女之此事。為其情之難知。已又

不欲長怨。故設之。以此言。

釋文 塤况袁反。箎音池。以禍福。

疏 既窮之。而不得其情。已不欲長怨。欲與之

之。三物以詛盟爾之此事。使謔否有決。令我

不疑。當還與汝相親。不欲長怨。故也。士曰

詩經 卷二十 何人斯 五十三

塤漢書律歷志文也。周禮小師職作塤。古今

字異耳。注云。塤。燒土為之。大如鴈卵。鄭司農

云。塤六孔。釋樂云。大塤謂之塤。音呼。孫炎曰。

音大如呼。呼也。郭璞曰。塤。燒土為之。大如鷺

子。銳上平底。形似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釋

樂文云。大箎謂之沂。李巡曰。大箎其聲非一

也。郭璞曰。箎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

詩經

卷二十 何人斯 五十五

長幼之官。如麓璫之相和。與鄭同也。隱十一年左傳曰。鄭伯使卒出。行出犬雞以詛射。類考叔者。豕即豕也。並言詛而俱用三。故知此三物。豕犬雞也。司盟曰。盟萬民之犯命者。明其不信者。是不相信有盟詛之法也。定本民不相信則詛之。無盟字。犯命者盟之。不信者詛之。是盟大而詛小也。盟詛雖大小為異。皆殺牲歃血。告誓明神。後若背違。令神加其禍。使民畏而不敢犯。故民不相信。為此禮以信之。此傳言民者。據周禮之文耳。其實人君亦有詛法。襄十一年左傳言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逐陽虎及三桓。盟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是人君與羣臣有詛法也。詛之所用。一牲而已。而言出此三物。以三物皆是詛之所用。總而言之。鄭伯使卒出。行出犬雞。所得三物並用者。時考叔為子都所射。鄭伯不誅子都。而使諸軍詛之。百人為卒。出一豕。詛之。二十五人為行。或出犬或出雞。以詛之。每處亦止用一牲。非一處而用三物也。如此傳君乃得用豕。彼百人即得用豕者。於時鄭伯使之詛。故得用君牲也。以行之人數少於卒。自為等級耳。此豕犬雞詛所用也。若盟皆用牛。哀十五年左傳說衛太子蒯聵與伯姬與。以盟孔悝者。時太子未立。不敢從人君之禮。故鄭與義駁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耳。小於盟也。周禮戎右職云。若盟則以王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祧。哀十七年左傳曰。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盟者人君用牛。伯姬盟孔悝。以豕下人君牲。是盟用牛也。此謂大事正禮。所當用者耳。若臨時假用其禮者。不必有牲。故左

詩經

卷二十 何人斯 五十五

傳孟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入楚。圖登子反之牀。子反懼而與之盟。皆無牲也。集傳賦也。伯仲兄弟也。俱為王臣。則有兄弟之義矣。樂器土曰壎。大如鵝子。銳上平底。似稱錘。六孔。竹曰箎。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如貫。如繩之貫物也。言相連屬也。諒。誠也。三物。犬豕雞也。刺其血以詛盟也。伯氏吹壎而仲氏吹箎。言其心相親愛而聲相應和也。與汝如物之在貫。豈誠不我知而譜我哉。苟曰誠不我知。則出此三物以詛之可也。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傳蜮。短狐也。覩。姑也。反側。不正直也。箋使女為鬼為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姑。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好。猶善也。反側。輾轉也。作八章之

歌求女之情。女之情反側極於是也。

釋文

蟻音或沈又音域一名射工俗呼之水弩在水中含沙射人一云射人影。覲土

典反姑戶刮反面醜也。

疏

研窮而不得其情於是怒而責之言汝若為鬼也為蟻也則誠不可得而見不須與

我為詛。今女有覲面目乃是人也。瞻視於人無有極已之時我必將與汝相見汝寧不披寫汝情不與我盟詛乎以疑爾。謂我之故我作此八章之善歌窮極爾反側之情冀得其實也。洪範五行傳云蟻如鼃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蟻淫女或亂之氣所生也。陸機疏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

詩經

卷二十何人斯

五十六

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孫炎曰覲人面姑然說文云覲面見人姑面覲也然則覲與姑皆面見人之貌也。

集傳賦也蟻短狐也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

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也。覲

面見人之貌也好善也反側反覆不正直也

言汝為鬼為蟻則不可得而見矣女乃人

也覲然有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豈其

情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此好歌以究極爾反

側之心也。

埤雅曰有長角橫在口前如弩擔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一為矢因水勢以射人俗呼水弩鵝能食之。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集傳此詩與上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但

上篇先刺聽者此篇專責譏人耳王氏曰

暴公不忠於君不義於友所謂大故也故

蘇公絕之然其絕之也不斥暴公言其從

詩經

卷二十何人斯

五十七

行而已不著其譖也示以所疑而已既絕

之也而猶告以壹者之來俾我祇也蓋君

子之處已也忠其遇人也恕使其由此悔

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所願也雖其不能如

此我固不為已甚豈若小丈夫然哉一與

人絕則醜詆固拒唯恐其復合也。

序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變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

掌王后之命於宮中爲近故謂之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譏人諧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

釋文 巷伯官名也。官本將此注爲序文者。

疏 此經無巷伯之字而名篇曰巷伯故序解之云巷伯奄官言奄人爲此官也。官下有分衍字定本無巷伯奄官四字於理是也。以落本多有故解之。天官序官云小臣奄上士四人注云奄稱士異其賢其職云掌王后之命釋官云宮中巷謂之壹孫炎曰巷舍問道也王肅曰今後宮稱永巷是宮內道名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人主於羣臣貴者親近賤者疏遠主宮內者皆奄人奄人之中此官最近人主其官名內小臣時人以其職疏之稱爲巷伯也。

詩經

卷二十 巷伯

五

姜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傳興也姜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

箋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蜚之貝文也興者喻譏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大甚者謂使已得重罪也。

疏 論語云斐然成章是斐爲文章之貌姜與斐同類而云成錦故爲文章相錯也錦而

連貝故知爲貝之文釋魚說貝文狀云餘蜚黃白文餘泉文舍人曰水中蟲也李巡曰餘蜚貝甲黃爲質白爲文彩餘泉貝甲以白爲質黃爲文彩陸機疏云貝水介蟲也龜鱉之屬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餘蜚黃爲質以白爲文餘泉白爲質黃爲文又有柴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爲文皆可列相當其貝大者當有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真交趾以爲杯盤寶物也。

集傳比也姜斐小文之貌貝水中介蟲也有文彩似錦時有遭譏而被宮刑爲巷伯者作此詩言因姜斐之形而文致之以成貝錦。

詩經

卷二十 巷伯

五

以此譏人者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彼爲是者亦已大甚矣。

埤雅曰錦文如貝謂之貝錦貝中肉如科斗而有首尾以其背用謂之貝貝背也。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傳哆大貌南箕箕星也侈之言是必有因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

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為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空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為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間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姬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

詩經

卷二十 卷伯

六十

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

箋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今譏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猶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適往也。誰往就女謀乎。怪其言多且巧。

釋文

哆昌者反。說文云。張口也。聲力之反。寡婦也。侯字作蔑。縮又作縮。間。間廁之。間

又音間。姬。本或作

疏

既言譏人集成已罪。又言罪有所因。言有星初本相去哆然寬大為踵兮。其又侈之

更益而大為舌兮。乃成是南箕之星。以興譏人。因寺人初有小嫌。疑為始兮。其又構之更增。而其為終兮。乃成其刑罪之禍。言已避嫌不審。使人因之。亦已之。所以悔也。哆者言其寬大。哆哆然。故為大貌。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踵對舌為狹。其實踵已寬大。故為哆兮。也。侈者。因物而大之。名禮於衣袂半而益一。謂之侈袂。星因物益大而名之為侈也。侈之言必有因者。由踵已大。故舌得侈之而為箕。暗作詩之人。自謂避嫌之不審。由事有嫌疑。故譏者得因之而為罪也。言顏叔子及魯人避嫌密與不審之事。以比之顏叔子納鄰之釐婦。雖執燭繼薪。人不可以家到戶說。奸否難明。是不審也。

詩經

卷二十 卷伯

李

集傳比也。哆侈微張之貌。南箕四星。二為踵。

二為舌。其踵狹而舌廣。則大張矣。適至也。誰適與謀。言其謀之闕也。

豐城朱氏曰。箕非以成貝錦。喻譏人者。能因細小而飾成大罪也。哆侈以成南箕。喻譏人者。能因疑似而構成實罪也。始則以小而成大。終則以虛而為實。此譏人者所以能傾人之家國也。

緝緝翩翩。謀欲諧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傳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

箋慎。誠也。女誠心而後言。王將謂女不信而

不受欲其誠者惡其不誠也

釋文 緝七立反說文作緝云爾語也又子立反翻字又作扁

疏 上言謀多而巧此言為謀之狀言口舌緝緝然往來翻翻然相與謀欲為譏諧之言以害人自相計議唯恐不成相教當誠汝之心而後言也若言不誠實則所言不巧王將謂汝言為不信而不受也故須誠實言之

集傳 賦也緝緝口舌聲或曰緝緝人之罪也

或曰有條理貌皆通翻翻往來貌諧人者自

以為得意矣然不慎爾言聽者有時而悟且

詩經

卷二十一 巷伯

李圭

將以爾為不信矣

華谷嚴氏曰諷人情狀接續增益緝緝然如女之績往來輕飄翻翻然如鳥之飛相與經營謀為譏諧而已

捷捷幡幡謀欲諧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傳 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翻翻也遷去也

箋遷之言訕也王倉卒豈將不受女言乎已

則亦將復訕誅女

疏 毛以為王於倉卒之間豈不為汝受之但已受之後知汝言不誠實王心或將舍汝

而更遷去也鄭以遷為訕言王將訕謗汝以遷去為理不安故易之

集傳 賦也捷捷便利貌幡幡反覆貌王氏曰

上好諧則固將受女然好諧不已則遇諧之

禍亦既遷而及女矣曾氏曰上章及此皆忠

告之詞

慶源輔氏曰慎爾言也謂爾不信自諧者而言也豈不爾受既其女遷自聽者而言也皆所必至之理故以之忠告於為諧者庶乎其如所畏而不敢肆耳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

詩經

卷二十一 巷伯

李圭

勞人

傳 好好喜也草草勞心也

箋好好者喜譏言之人也草草憂將妄得罪也

也

疏 言諷人謀能功密為王信用彼則驕逸也我得罪則憂勞彼驕人好好然而喜我勞

人草草然而憂故仰告蒼天蒼天何不視察彼人之虛妄而矜哀此勞人

集傳 賦也好好樂也草草憂也驕人諧行而

得意勞人遇諧而失度其狀如此

慶源輔氏曰視彼駢人庶乎有以抑遏沮止之也。矜此勞人庶乎有以扶持安之也。

彼諸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諸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傳投棄也北方寒涼而不毛昊昊天也

箋付與昊天制其罪也

疏豺虎若不肯食當擲予有北太陰之鄉使東殺之若有北不肯受則當擲予昊天自止其罪以物皆天之所生天無推避之理故止於昊天也豺虎之食人寒鄉之凍物非有所擇言不食不受者惡之甚也故禮記緇衣曰惡惡如巷伯言欲其死亡之甚

詩經

卷二十

巷伯

集傳賦也再言彼諸人者誰適與謀者甚嫉

之故重言之也或曰衍文也投棄也北北方

寒涼不毛之地也不食不受言讒譖之人物

所共惡也昊昊天也投畀昊天使制其罪

此皆設言以見欲其死亡之甚也故曰好賢

如緇衣惡惡如巷伯

東萊呂氏曰記緇衣云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漬而民愿刑不試而民咸服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

君子敬而聽之

傳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寺人而曰孟

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

箋欲之楊園之道當先歷畝丘以言此讒人

欲諸大臣故從近小者始寺人王之正內五

人作起也孟子起而爲此詩欲使衆在位者

慎而知之既言寺人復自言孟子者自傷將

去此官也

詩經

卷二十

巷伯

釋文作爲此詩一本云伯爲作詩

疏寺人以身既得罪恐更濫及善人故戒時而在位令使自慎此言凡百則恐偏及在位

而獨以巷伯名篇者以職與巷伯相近巷伯是其官長故擗憂之如畝丘李巡曰謂

丘如田畝曰畝丘也孫炎曰方百步也以畝丘丘名故知楊園亦園名也於時王都之側

蓋有此園丘詩人見之而爲辭也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天官序官文也彼淫云寺人之

言侍也正內路寢也則五人當在路寢侍主之側也笑言此者明寺人非一也毛解自云

孟子之意箋又解自言寺人之意

由自傷將去此官故舉官言之

寺人內小臣蓋以讒被宮而為此官也。孟子其字也。楊園之道而猗于畝丘以興賤者之言。或有補於君子也。蓋諸始於微者。而其漸將及於大臣也。故作詩使聽而謹之也。劉氏曰其後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以讒廢者。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集傳巷是宮內道名秦漢所謂永巷是也

詩經

卷二十

巷伯

本末

伯長也王宮內道官之長即寺人也故以名篇班固司馬遷贊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讒而遭刑也而楊氏曰寺人內侍之微者出入於王之左右親近於王而日見之宜無間之可伺矣今也亦傷於讒則疎遠者可知故其詩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使在位知戒也其說不同然亦有理姑存於此云

安成劉氏曰三輔黃圖云永長也宮中之長巷幽閤宮女之有罪者武帝時改為掖庭周宣王姜后嘗待罪永巷是也

序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疏漢書地理志云凡民稟五常之性而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風俗乃對則小別散則義通蟋蟀云堯之遺風乃是民感君政其實亦是俗也此俗由君政所為故言舊俗言舊俗者亦謂之政定四年左傳曰啟以夏政商政謂夏商舊俗也言風俗者謂中國民情禮法可與民變化者也孝經云移風易俗關雎序云移風俗皆變惡為善即谷風序云國俗傷敗焉此云天

詩經

卷二十

谷風

本末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傳興也風雨相感朋友相須言朋友趨利窮

達相棄。

箋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興者風而有雨。則潤澤行。喻朋友同志。則恩愛成。將且也。恐懼。喻遭厄難。勤苦之事也。當此之時。獨

我與女爾。謂同其憂務。朋友無大故。則不相遺棄。今女以志達而安樂。棄恩忘舊。薄之甚。

釋文 女音汝。厄本又作阨。疏風類多矣。正取谷風為喻者。谷風生長之風。取其朋友相長益故也。風而有雨。則潤澤行。雨得風乃行。則潤澤亦由風。故易曰。潤之以風雨。言彼朋友志趨於利。不顧終始。葛屨序曰。其民機巧。趨利是也。

詩經

卷二十 谷風

六八

集傳興也。習習和調貌。谷風東風也。將且也。恐懼。謂危難憂患之時也。此朋友相怨之詩。故言習習谷風。則維風及雨矣。將恐將懼之時。則維予與女矣。奈何將安將樂而女轉棄予哉。

習習谷風。維風及顙。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

將樂。棄予如遺。

傳顙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箋寘置也。置我于懷。言至親已也。如遺者。如

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疏釋天云。焚輪謂顙。扶搖謂之焱。李巡曰。焚

風從下。升上故曰焱。焱上之也。孫炎曰。迴風從上下。曰顙。迴風從下。曰焱。然則顙者風從上而下之名。迴風從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喻朋

詩經

卷二十 谷風

六九

友二人同心。乃相率而成也。彼迴風從上下。谷風未與相扶。謂之為顙。若谷風既與相扶。而上。則於兩雅為焱。不復為顙也。詩言顙。據其未與相扶之名耳。

集傳興也。顙風之焚輪者也。寘與置同。置于懷。親之也。如遺。忘去而不復存省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傳崔嵬山巔也。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

箋此言東風生長之風也。山巔之上。草木猶及之。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有萎槁者。以喻朋友雖以恩相養。亦安能不時有小訟乎。大德切磋以道。相成之謂也。

釋文

鬼又作崖

疏道德之進益。雖至於成就之功。百事通曉。無能使色不有忿者。無能使辭不有訟者。以大義不虧。實小而忿訟也。然小萎無虧於夏長。小怨無損於交好。汝何為忘我切磋之大德。反思我言訟之小怨。而棄我乎。四時春生夏長。物之盛莫過夏時。故云雖盛。

詩經

卷二十

谷風

七十

夏萬物茂壯也。月令仲夏靡草死。故曰死生分。是草木無能不有枝葉萎槁者。平地沃衍之士。宜生草木。山巔之上。則非草木所宜。風尚吹之使生。故云猶及之也。以難長而風及。喻朋友相養之深也。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萎槁者。以為平地之草木。非止山巔也。養則言其難者。故云山巔猶及之。萎死則言其茂者。故言盛夏以暢之。風以四方為名。非以四時並稱。則夏之東風。猶為谷風也。春則草木初生。未及暢茂。其有萎死。則唯其常。詩人不應舉以為喻。故知言草木萎槁。謂夏時也。木大或一枝枯。故言萎也。草小或連根死。故言死也。

集傳比也。崔嵬山巔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

嵬則風之所被者廣矣。然猶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況於朋友。豈可以忘大德而思小怨乎。或曰興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藍氏呂氏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思厚不知怨。小必記。皆小人之交也。

序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箋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

詩經

卷二十

蓼莪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傳興也。蓼蓼長大貌。

箋莪已蓼蓼長大。我視之以為非莪。故謂之蒿。興者。喻憂思。雖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哀哀者。恨不得終養。父母報其生長已之苦。

疏言蓼蓼然長大者。正是莪也。而不精審視之。以為非莪。反謂之維蒿。以興有形器方可識者。正是此物也。而我不能識視之。以為非此物。反謂之是彼物也。以已二親今且病亡。身在役中。不得侍養。精神昏亂。故視物不察也。既不得終養。又迫而為恨。言可哀之。

可哀我父母也。其生長我也。其病勞矣。今不見其亡。所以深恨。

集傳比也。蓼。長大貌。莪。美菜也。蒿。賤草也。

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言昔謂之莪。而今非莪也。特蒿而已。以比父母生我。以爲美材。可賴以終其身。而今乃不得其養。以死。於是乃言父母生我之劬勞。而重自哀傷也。

華名嚴氏曰莪。蒿蒿也。蒿。草中之蒿者也。管子云。嘉穀不生而蓬蒿蒺藜秀。

詩經

卷二十 蓼莪

七十一

蓼莪者我。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傳蔚。牡蒿也。

箋瘁。病也。

疏舍人曰蔚。一名牡蒿。某氏曰江河間曰蔚。陸機疏云。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華。華似

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爲角。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薪蒿。

集傳比也。蔚。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始華。如

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爲角。似小豆角。銳而長。

瘁。病也。

餅之罄矣。維嚳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無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傳餅小而嚳大。罄。盡也。鮮。寡也。

箋餅小而盡。嚳大而盈。言爲嚳恥者。刺王不使富分貧衆恤寡。此言供養日寡矣。而我尚不得終養。恨之言也。恤。憂靡無也。孝子之心。怙恃父母。依然以爲不可斯須無也。出門則思之而憂。旋入門。又不見。如入無所至。

詩經

卷二十 蓼莪

七十三

釋文韓詩云。怙。賴也。恃。恃負也。

疏嚳。器大。餅。器小。酌酒者。當多酌嚳。少酌餅。不使小餅先竭。今餅之既盡矣。而嚳尚盈。

滿。是爲酌嚳者之恥也。以與民有富而多。下貧而寡。弱治民者。當多役富。少役貧。不使貧者先困。今貧者既困矣。而富者尚饒裕。是王之恥也。今王不以爲恥。偏困貧民。我不得供養。故因此以恨言寡矣。民之一生也。言生而得養。其日尚寡。况我尚不得終養。是可恨之甚。如此。我不如死之久矣。言已雖生。不如死之已久也。所以然者。以無父何所依恃。無母何所倚恃。已無父母。出門則以中心銜憂。旋來入門。則堂宇空曠。不復覩見。如行田野。無所有至。是其所以悲恨也。釋器云。小嚳謂之坎。孫炎曰。酒樽也。郭璞曰。嚳形似壺。大者

受一斛是疊大如餅也。餅盡而疊盈，是全不酌之辭。猶偏役貧寡而富衆不行。作詩之日，已反於家，故言出入之事。入門無見，又似非殯，是已卒哭之後也。入門上堂不見，慨焉廓焉，時實爲甚。三年之外，孝子之情亦然。但此以三年內耳。

集傳 比也。餅小疊大，皆酒器也。罄，盡。鮮，寡。恤，憂。靡，無也。言餅資於疊，而疊資餅，猶父母與子相依爲命也。故餅罄矣，乃疊之恥。猶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所以窮獨之民，生不如死也。蓋無父則無所怙，無母則無所恃，是

以出則中心銜恤，入則如無所歸也。
詩經 卷二十 蓼莪 十五

安成劉氏曰：以餅比父母，以疊比子，但取其相資之義，而不取義於餅疊之小大也。如左傳昭公二十四年，鄭子大叔引此，而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以餅喻周，以疊喻晉，亦不取小大之義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傳 鞠，養腹厚也。

箋 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畜，起也。育，覆育也。

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之猶是也。我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

疏 毛以爲此言父母生養之恩，已思報之言。父兮，本流氣以生我。母兮，以懷妊以養我。又指循我，起止我，長遂我，覆育我，顧視我，反覆我，其出入門戶之時，常愛厚我，是生我，劬勞也。鄭以腹爲懷抱，爲異。

集傳 賦也。生者，本其氣也。鞠，畜，皆養也。拊，拊循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罔，無極，窮也。言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

詩經 卷二十 蓼莪 十五

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爲報也。

疊山謝氏曰：此章形容父母愛子之心盡之矣。生我如天之生物也。鞠我如地之養物也。拊者，撫摩其身，體察其肥瘠，憂其疥癬也。畜者，謹其出入，察其起居，藏之堂與之中，不敢縱之門庭之外，惟恐其病疾也。長者，如南風之長養萬物，調和其身體，滋養其血氣，日夜望其長大，育者，如易曰：育德，孟子曰：教育，英才，涵養其德性，發舒其志氣，開導其聰明，日夜望其成人也。顧者，父母行而不隨，則追喚之也。腹者，懷抱於腹間也。父母有所往，將出門，懷抱其子而不忘捨，父母自外歸，既入門，懷抱

其子而未肯置人能深思九字之義必不忘父母之恩矣。
慶源輔氏曰臣之於君其忠有盡子之於親其孝無窮。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傳烈烈然至難也。發發疾貌。穀養也。言民皆得養其父母。我獨何故覩此寒苦之害。

箋民人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風發發然寒且疾也。

釋文飄本又作票

詩經

卷二十 蓼莪

七

疏孝子言已在役之苦。我本從役苦於南山。值時寒甚。視南山則烈烈然。愴其至役之勞苦而情以爲至難也。又遇飄風發發然寒而且暴疾也。於時天下之民。豈不皆得養其父母者。我獨何故覩此寒苦之甚害。而不得養父母乎。此何害。與下不卒互也。南山者皆以已刺彼。故言他得孝養。已獨寒苦。此則怨者之常辭。且虐君者役賦不平。非無閑豫之人。故作者言已偏苦。得稱民莫不穀也。

集傳興也。烈烈高大貌。發發疾貌。穀善也。

南山烈烈。則飄風發發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何爲遭此害也哉。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傳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

箋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也。

集傳興也。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卒終也。言終養也。

慶源輔氏曰我獨何爲而遭此害也哉。我獨何爲而不得養也哉。此兩句最宜玩。蓋末後方及其所以不得終養之意。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詩經

卷二十 蓼莪

七

集傳晉王哀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爲廢此篇。詩之感人如此。

三山李氏曰凱風母不安其室之詩也。小弁太子見棄之詩也。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故其咎責怨慕哀痛如此。苟不爲母所棄。不爲父所逐。不困於行役而得終養。則其歡欣可知。觀詩者當以此類求之。豐城朱氏曰孝子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形於嘆詠者。如陟岵。鳴咽而不能止。何也。曰陟岵。鳴咽。思念於父母尚存之日。蓼莪之詩。感傷於父母既沒之後。

序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箋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也魯莊公十年齊師滅譚

疏譚大夫雖自為已怨而王政大經偏東非王朝也以此主陳譚國之偏苦勞役西之人優逸是有彼此之辭故須辨之明為譚而作故也若汎論世事則不須分別小明大夫悔仕於亂彼牧伯大夫不言其國是也莊十年傳曰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是以齊師滅之引此詩經

卷二十大東

七

者證其在京師之事也

朱子辨說譚大夫未有考不知何據恐或有傳耳

有饒簋殽有捄棘七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瞻言顧之潛焉出涕

傳與也饒滿簋貌殽熟食謂黍稷也捄長貌七所以載鼎食棘赤心也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瞻反顧也潛涕下貌

箋殽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凡殽饗饌

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數陳興者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此言古者天子之恩厚也君子皆法效而履行之其如砥矢之乎小○人○又○皆○視○之○共○之○無○怨○言○我○也○此○二○事○者○在○乎○前○世○過○而○去○矣○我○從○今○顧○視○之○為○之○出○涕○傷○今○不○如○古○

釋文饒音蒙棘音糾又其牛反共音恭本又作恭瞻音卷本又作眷潛所姦反說文貌涕音體

詩經

卷二十大東

七

疏言有饒然滿者簋中黍稷之殽也有捄然盛殽以七載肉而待之是至人供承之惠於賓客厚也以與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也非直與恩厚又法制齊均周之貢賦之道其均如砥石然周之賞罰之制其直如箭矢然其所行之政皆平而不曲也以天子崇其施予之厚故其時君子皆共法倣所以履而行之以周道佈其砥矢之平直時小人皆共承奉所以視而供之上下相和舉世安樂我從今世徒反顧而視之終不可值由此潛焉為之出涕也至人供賓客有禾有米此以盛於簋故知熟食也又禮之通例皆簋盛稻粱簋盛黍稷也雜記云七用黍長三尺實肉必實之於鼎必載之者以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脂既大故須以七載之謂出

之於鼎升之於俎也。言棘赤心者以棘木刺
心言於祭祀賓客皆赤心盡誠也。吉禮用棘
雜記言用桑者謂喪祭也。待賓客之七禮當
用棘傳言赤心解本用棘之意未必取赤心
為喻聘禮賓初至大夫帥至於館宰夫朝
服設殮是也必先設之者以其初至權致小
禮彼注云食不備禮曰殮對饗饋之大為不
備司儀注云小禮曰殮大禮曰饗饋是也。案
大行人及掌客云上公殮五牢饗九牢侯
伯殮四牢饗七牢子男殮三牢饗五牢
諸侯之朝必以臣從彼為凡介行人宰史設
文故注云凡大行人宰使眾臣從賓者也。行
人主禮宰主貝史主書皆有饗饋尊其君以
及其臣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數陳者爵卿
也則殮二牢饗五牢爵大夫也則殮大牢
饗饋三牢爵士也則殮少牢饗饋大牢此降
小禮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畧於臣
用爵而已是爵等為之牢禮之數陳也。陳者
依此數陳列以與之下云周道如砥言周平
安之世瞻言顧之傷其不見往古故知此以
主人待客之隆喻古者施予之厚也。古之天
子正謂周之聖王下言周道明所思不出於
周也。砥謂礪之石禹貢曰礪砥磬丹以砥
石能磨物使平故比貢賦均也矢則幹必直
故比賞罰不偏也其實貢賦賞罰皆平皆直
理亦兼通繫聚衣服鞫鞫佩遠是濫賞所及
亦是賞罰不平也此言君子小人在位與
民庶相對君子則行其道小人則供其役此
上四句有二事明君子履其恩厚而法效之
小人視其平直而供承之以履視不同故箋
分以當之也言君子所履者明已今賦敘之
偏亦由時在位貪亂不履先王之道不能佐

君以致於偏故五章以下刺
其空官廢職與此相背尾

集傳興也饒滿簋貌殮熟食也抹曲貌棘七

以棘為七所以載鼎肉而升之於俎也砥礪

石言平也矢言直也君子在位履行小人下

民也瞻反顧也潜涕下貌序以為東國困

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言有饒

簋殮則有抹棘七周道如砥則其直如矢是

以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今乃顧之而出涕

者則以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輸於周

也

慶源輔氏曰周道只道路之道與下章周行

一意故集解以為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

西輸於周是即指道路而言也然以上四句

正直履視之義觀之則又似指周之玉道而

言而其中亦含此意耶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
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傳空盡也佻佻獨行貌公子譚公子也

我心傷病也。

箋小也大也。謂賦斂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譚無他貨。維絲麻耳。今盡杼柚不作也。葛屨夏屨也。周行。周之列位也。言時財貨盡。雖公子衣履不能順時。乃夏之草屨。今以履霜送轉餽。因見使行周之列位者而發幣焉。言雖困乏。猶不得止。既盡疾病也。言譚人自虛竭餽送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惠。是使我

釋文 杼直呂反。說文云。盛緯器。柚音逐。本又作軸。佻。韓詩作燿。燿往來貌。並音挑。本或作宛。非也。餽音運。

疏 下云既往既來。仍是轉輸之事。故知公子獨行爲送轉餽。至京師。又因見使之行。周列位而發幣焉。謂適有司而納其轉餽之幣。列位則是有司也。隱七年左傳曰。初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杜預云。朝而發幣於公卿。如今計獻詣公府。卿寺彼因朝而有貢獻之物。發幣於公卿。與此公子發幣同。但此轉餽不固行聘也。聘禮云。無行則重賄。反幣謂以幣反報來者。故此以反幣言之。中庸曰。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有報矣。天子稱諸

我心憂而病也。

侯之禮雖亡。春秋之世。諸侯之事霸王與天子同也。齊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稠載而歸。言其空而來。重而歸也。則天子亦當有報也。集傳 賦也。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自周視之。則諸侯之國皆在東方。杼。持緯者也。柚。受經者也。空。盡也。佻。輕薄。不奈勞苦之貌。公子。諸侯之貴臣也。周行。大路也。疾病也。言東方小大之國。杼柚皆已空矣。至於以葛屨履霜。而其貴戚之臣。奔走往來。不勝其勞。使

慶源輔氏曰。周道一也。方其盛時。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及其衰也。公子行之而人心病焉。時移事變。而人心所感不同如此。

穫刈沆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有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傳 刈。寒意也。側出曰沆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載。載乎意也。

箋 穫。落木名也。既伐而折之。以爲薪。不欲使

沈泉浸之。浸之則將濕腐不中用也。今譚大夫契契憂苦而寤歎。哀其民人之勞苦者。亦不欲使周之賦歛小東大東極盡之。極盡之則將困病。亦猶是也。薪是獲薪者。析是獲薪也。尚庶幾也。庶幾析是獲薪。可載而歸蓄之。以為家用。哀我勞人。亦可休息養之以待國事。

釋文

沈音軌字又作晷。寤子鳩反。漬也。字又作浸。獲戶郭反。字則宜作木傍。憚丁佐

詩經

卷二十 大東

八十四

反徐又音但。字亦作瘳。

疏毛以為有冽然寒氣之沈泉。無得浸漬我。所獲之樵薪也。以興暴虐者周室之幽王。無得稅斂我譚國之民人也。刈薪者。惜其樵薪以妄浸之。則濕腐不中用故也。以興今譚大夫契契憂苦而寤歎之中。嗟哀憐我譚國勞苦之民人。極歛之。則困病不堪其事也。又言薪畜是獲。刈之薪者。尚以為可存載於意。當譚而掌之。以為家用。况譚大夫哀於我勞苦之人。寧不亦可念之在情。當休息而養之。以待國事。鄭唯獲為木名。尚為庶幾。又尚可載。以對亦可息。是薪可載歸。猶人可休息。直文比事於義為通。故不從毛餘同。七月云。二之日栗烈。是冽為寒氣也。說文冽寒貌。故字從冰。釋水云。沈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李

巡曰。水泉從傍出。名曰沈。沈側出。是側出曰沈泉也。獲落文在釋木。故為木名。某氏曰。可作杯圈。皮勒。繞物不解。郭璞曰。獲音獲。可為杯器素也。陸機疏云。今柳榆也。其葉如榆。其皮堅勒。制之長數尺。可為繩索。又可為甌。帶其材。可為杯器是也。易使者以諸言薪者。皆謂木也。而言刈。於理不安。故易之。

集傳興也。冽。寒意也。側出曰沈泉。獲。艾也。契。憂苦也。憚。勞也。尚。庶幾也。載。載以歸也。

蘇氏曰。薪已獲矣。而復漬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

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

詩經

卷二十 大東

八十五

勞則庶其息而安之。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祭祭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傳東人。譚人也。來。勤也。西人。京師人也。祭祭。鮮盛貌。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私

人。私家人也。是試。用於百官也。

箋職。主也。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京師人永

服鮮潔而逸豫。言王政偏甚也。自此章以下。

言周道衰。其不言政偏。則言衆官廢職。如是而已。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周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在冥氏穴氏之職。此言周衰。羣小得志。

釋文

來音資。楫又作楫。

疏東以對西。則西人是京師之人。京師是王畿之大號。非在朝之人也。以不被勞求爲不見勤。故采薇序曰。杖杜以勤歸是也。東人言主勞苦。則知西人爲逸豫。西人言其衣服鮮明。則東人衣服弊惡。互相見也。上章言公子衣履不能順時。況國人乎。此章以下

詩經

卷二十

大東

八十六

不以其漿言政偏。韜韜佩璲以下。言衆官廢職也。其文雖多。意唯此二事。故總解之。以此章八句辭皆相反。既東西勞逸不同。則周私所至爲異。以此知舟當作周。裘當作求。周世臣之子孫者。謂在周有功德。世爲臣。其子孫賢者也。裳裳者華。序曰。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是有退在賤官者也。秋官冥氏下士二人。穴氏下士一人。冥氏掌設孤張爲阱。獲以攻猛獸。以靈鼓。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注云。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而熊羆卽亦猛獸。故知在此二職也。上云西人卽周人也。上句刺其鮮盛。下句復傷其退求熊羆者。以無道之世。莫不愛羣小。斥逐賢哲。故諷之徒。多有違樂。成之輩。退在賤官。雖同是周人。賢愚不等。作者刺彼驕奢。京此貶黜。辭各有爲。不相害也。此云私人

則賤者。謂本無官職。卑賤之屬。私居家之小人也。蔡高云。遷其私人。以申伯爲王卿士。稱其家臣爲私人。故傳曰。私人。家臣也。有司徹云。獻私人。王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以臣。什於私家。謂之私人。非此類也。

集傳賦也。東人。諸侯之人也。職。專主也。來。慰撫也。西人。京師人也。粲粲。鮮盛貌。舟人。舟楫之人也。熊羆。是裘。言富也。私人。私家。皂隸之屬也。僚。官。試用也。舟人。私人。皆西人也。此言賦役不均。羣小得志也。

詩經

卷二十

大東

八十七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韜韜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傳或醉於酒。或不得漿。韜韜。玉貌。璲。瑞也。漢。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跂。隅貌。襄。反也。

箋佩璲者。以瑞玉爲佩。佩之韜韜然。居其官職。非其才之所長也。徒美其佩。而無其德。刺其素飡。監。視也。喻王閭置官司。而無督察之實。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莫。七辰一移。

因謂之七襄。

釋文

開胡犬反字或作珣圖音

疏

言王政之偏或用之爲官令其醉酒者或

不見任用不得其漿者其所用之人皆朝
朝然佩其璫玉居其官職不以其才之所長
徒美其佩而無其德也維天之有漢仰監視
之亦有精氣之光是有光而無明今佩璫
之人亦徒有名而無實也故然三隅之形者
彼織女也終一口歷七辰至夜而迴反徒見
其如是何魯存織乎言王之官司徒見列於
朝耳何曾有用乎鄭唯言佩璫云是玉也
故朝朝爲玉貌郭璞曰玉璫也禮以玉爲瑞
信其官謂之典瑞此瑞正謂所佩之玉故箋
云佩璫者以瑞玉爲佩玉璫云古之君子必

詩經

卷二十 大東

八

佩玉是也釋訓云皐皐朝朝刺素餐也某氏
云朝朝無德而佩故刺素餐也河圖括地
象云河精上爲天漢揚泉物理論云星者元
氣之英也漢水之精也氣發而蒼精華浮上
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大雅云倬彼
雲漢是也以言監亦有光是嫌其光之小也
故知取無明爲喻其女牛箕斗各自言其無
所用知其不取無明也牛女言其貌箕斗言
其用七襄再述其醜長庚一無所說參差不
同者皆作者選言置辭使成文理潤色而已
無義例也說文云跂項也字從匕孫毓云
織女三星跂然如隅然則三星鼎足而成三
角望之跂然故云隅貌襄反者謂從日全暮
七辰而復反於夜也襄駕釋言文言更其
肆者周禮有市廛之肆謂止舍處也而天有
十二次日月所止舍也舍卽肆矣在天爲次

在地爲辰每辰爲肆是歷其肆舍有七也書
夜雖各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卽自卯至

集傳賦也朝朝長貌璫瑞也漢天河也跂隅

貌織女星名在漢旁三星跂然如隅也七襄
未詳傳曰反也箋云駕也駕謂更其肆也蓋
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所謂肆也經星一
晝一夜左旋一周而有餘則終日之間自卯
至酉當更七次也言東人或饋之以酒而

詩經

卷二十 大東

八

西人曾不以爲漿東人或與之以朝然之佩
而西人曾不以爲長維天之有漢則庶乎其
有以監我而織女之七襄則庶乎其能成文
章以報我矣無所赴愬而言惟天庶乎其恤
我耳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

啟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傳不能反報成章也皖明星貌河鼓謂之牽

牛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日旦出。謂明星為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庚、續也。揀、畢貌。畢、所以掩兔也。何嘗見其可用乎。

箋織女有織名爾。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以用也。牽牛不可用於牝服之箱。啟明長庚。皆有助日之名。而無實光也。祭器有畢者。所以助載鼎實。今天畢則施於行列而已。

詩經

卷二十一 大東

九十

疏言雖則終日歷七辰。有西而無東。不成織。法報反之文章也。言織之用緯。一來一去。是報反成章。今織女之星。駕則有西而無東。不見倒反。是有名無成也。又睆然而明者。彼牽牛之星。雖則有牽牛之名。而不曾見其牽牛以用於牝服大車之箱也。又東方有啟導日明之星。西方有增長續日之星。此亦何曾能有啟續乎。又有揀然而長者。在天之畢也。徒則施之於二十八宿之行列而已。亦何曾見其掩兔載肉之用乎。是皆有名無實。亦與王之官司虛列。而無所成也。李巡曰。河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孫炎曰。河鼓之旗十三星。在牽牛之北也。或名為河鼓。亦名為牽牛。爾雅牽牛。河鼓一星。如李巡孫炎之意。則二星。今不知其同異也。知服牝服者。以連箱言之。為牛所用。故牝服也。車人言大車牝服。

詩經

卷二十一 大東

李

二柯又三分柯之二。注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牝服長八尺。謂較也。今俗為平較。兩較之內。謂之箱。甫田曰。乃求萬斯箱。書傳曰。長幾充箱。是謂車內。容物之處為箱。釋天云。明星謂之啟明。孫炎曰。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舍。今日明星。昏出西方。高三舍。今日太白。然則啟明是太白矣。長庚不知是何星也。或一星出在東西而異名。或二者別星。未能審也。上言揀長貌。此云畢貌。亦言畢之長也。駕。舊曰。畢之羅之。月令。禁羅網畢。畢。無出國。門。是田器有畢也。此畢象畢星為之。而施網焉。故言所以掩兔也。持牲饋食。禮曰。宗人執畢。是祭器有畢也。彼注云。畢狀如叉。蓋為其似畢星。取名焉。王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是所以助載鼎實也。掩兔。祭器之畢。俱象畢星為之。孫毓云。祭器之畢。狀如畢星名象。所出也。畢。弋之畢。又取象焉。而因施網於其上。雖可兩通。箋義為長。集傳賦也。睆。明星貌。牽牛。星名。服。駕也。箱。車箱也。啟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啟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蓋金水二星。常附日行。而或先或後。但金大水小。故獨以金星為言也。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兔之畢。行。行列也。言彼織女不能成報我之章。牽牛不可以服我之箱。而啟明長庚。天畢。

者亦無實用但施之行列而已至是則知天亦無若我何矣

安成劉氏曰金水附日而行無定在或一在日先一在日後或俱在日先或俱在日後金星行在日後則晨見而昏不見行在日先則昏見而晨又不見也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傳挹斟也翕合也

箕翕猶引也引舌者謂上星相近

詩經

卷二十一

大東

釋文

斗都口反沈作主斟矩于反廣雅云酌也本又作斟

疏言維此天上其南則有箕星不可以簸揚米粟維此天上其北則有斗星不可以挹

斟其酒漿所以不可以簸揚者維南有箕則徒翕置其舌而已維北有斗亦徒西其柄之

揭然耳何嘗而有可用乎亦猶王之官司虛列而無所用也案二十八宿連四方為名者

唯箕斗井壁四星而已壁者室之外院箕在南則壁在室東故稱東壁鄭稱參傍有玉井

則井星在參東故稱東井推此則箕斗並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

也以箕斗是人之用器故令相對為名其名之定雖單亦通故巷伯謂箕為南箕為北也

傳翕言合者以天星象也此獨為箕者由此星合聚相接其舌也鄭以為箕星踵狄

而舌廣而言合於天文不候故言翕猶引也引其舌者謂上星近也言箕之上星相去近故為踵因引之使相遠而為舌也

集傳賦也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

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翕引也舌下二星也南斗柄固指

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言南箕既不可以簸揚糠粃北斗既不可以挹酌酒漿

而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吞噬斗西揭其柄反

若有所挹取於東是天非徒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人而見困甚怨之詞也

詩經

卷二十一

大東

大東七章章八句

序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

亂並興焉

疏此篇毛傳其義不明王肅述毛於六月祖暑之下注云詩人以夏四月行役至六月

暑往未得反已闕一時之祭後當復闕二時也先祖祖匪人之下又云征役過時曠廢其祭

祀我先祖獨非人乎王者何為忍不憂恤我使我不得脩子道孫毓難之曰凡從役踰年

乃怨。雖文王之師，猶采薇而行，歲暮乃歸。小雅美之，不以爲譏。又行役之人，固不得親祭。攝者脩之，未爲有闕。豈有四月從役，六月未歸，數月之間，未過古者出師之期，而以刺幽王亡國之君乎？非徒如毓此言，首章始廢一祭，已恨王者忍已。復闕二時，彌應多怨。何由秋日冬月之下，更無先祖之言也？孫以爲如適之祖，皆訓爲往，今言往暑，猶言適暑耳。非言往而退也。詩人之興，言治少亂多，皆積而後盛，盛而後衰，衰而後亂。周自太王王季王，業始起，猶結夏也。及成康之世，而後致太平，猶祖暑也。暑往則寒來，故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善惡之喻，各從其義，此言亦非手占，何則？傳云：暑盛而往矣，是既盛而後往也。毓言方往之暑，不得與毛同矣。案經及序，無陳古之事，太王成康之語，其意何以知然？又以四月爲周基，六月爲尤盛，則秋日爲當誰也？若言成康之後，幽王之前，則其間雖有衰者，未足皆爲殘虐。何故以涼風喻其病害百卉乎？若言亦比幽王，則已歷積世，當陳其漸，何故幽王頓此二時？中間獨爾，闕絕也。又毓言以爲有漸，則幽王既比於冬，不得更同，秋日不宜爲幽王，何傷先世之亂離哉？如是則王孫之言，皆不可據爲毛義也。今使附之鄭說，唯一祖字異耳。秋日之寒，未如冬時，反言百卉俱靡，以譬萬民困病，其喻有甚於冬，則三者別喻，不相積累，以四時之中，尤可慘酷者，莫過於冬日，故以此王身，自言上之所行，不論病民之狀，以冬時草木收藏而無可比。下故獨言王惡也。二章以涼風之害百草，喻王政之病下民，首章言王惡之有漸，嚴寒毒暑，皆是可患，各自爲興，不相附也。其興之日月先

後爲章次耳。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傳：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

箋：徂，猶始也。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興人爲惡，亦有漸，非一朝一夕匪，非也。寧，猶曾也。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爲使我當此亂世乎？

疏：毛以爲言四月維始立夏矣，未甚暑，至六月乃極暑矣，既極然後往，過其暑矣，以往表其極言四月已漸暑，至六月乃暑極，以與王初卽位，雖爲惡政矣，未甚酷。至于今乃極酷也。故大夫仰而訴之，我先祖非人乎？先祖若人，當知患難，何曾施恩於我，當此亂世乎？月令：季夏六月，昏大火中，火星中而暑退，暑盛而往矣。由盛故有往，是以往表其盛，無取於往義也。左傳：昭三年，傳曰：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彼以極退，故此以理反之，故言往而明極也。鄭以大，夫已遭王惡，倒本其漸，王惡無已退之時，不似寒暑之更代，故以始言之。言往者，因此往彼之辭，暑自四月往，至於六月爲始也。漢書律曆志云：四月立夏節，小滿中，故言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也，以興人爲惡有漸，非一朝一夕，是暑以喻其惡之極也，不與下秋冬相繼也。人困則反本，窮則告親，故言

我先祖非人出倖慢之言明怨慢之甚猶正月之篇怨父母生已不自先後也

集傳興也徂往也四月六月亦以夏正數之

建已建未之月也此亦遭亂自傷之詩言

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我先祖豈非人乎

何忍使我遭此禍也無所歸咎之詞也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傳淒淒涼風也卉草也腓病也離憂瘼病適

之也

詩經

卷二十 四月

左本

箋具猶皆也涼風用事而眾草皆病興貪殘

之政行而萬民困病爰曰也今政亂國將有

憂病者矣曰此禍其所之歸乎言憂病之禍

必自之歸為亂

釋文

淒本亦作淒七西反腓房非反韓詩云變也

疏王政既亂則國將有憂病矣曰此憂病之

禍其何所歸之乎言此憂病之禍必歸之

於國家滅亂也經中亂字承上經之事是

政亂也亂憂病三者連文明非共為一事故

分之也政亂已損害於民則民不堪命將以

危國故言國將有憂病者也謂可憂之病滅

亡之事也又言憂病之禍必自之歸於亂者謂之於滅亡之亂流氣滅戲之類非疊上交也宣十二年左傳引此詩乃云

歸於枯亂者也

集傳興也淒淒涼風也卉草腓病離憂瘼病

奚何適之也秋日淒淒則百卉具腓矣亂

離瘼矣則我將何所適歸乎哉

東萊呂氏曰秋日冬月猶云秋時冬時也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箋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言王為酷虐慘

詩經

卷二十 四月

九七

毒之政如冬日之烈烈矣其亟急行於天下

如飄風之疾也穀養也民莫不得養其父母

我獨何故視此寒苦之害

疏

上以寒風喻王行慘毒之政則言禍害者正謂毒政之害也言寒苦之害者因上文

以寒喻故言寒也

集傳興也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穀善也

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禍亂日進無時

而息也

華陽范氏曰言夏秋冬獨不及春蓋天氣和暢萬物發育治之象也。自古治世少亂世多。變四時可知矣。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傳廢伏也。

箋嘉善侯維也。山有美善之草。生於梅栗之下。人取其實。蹂踐而害之。今不得蕃茂。喻上多賦斂。富人財盡。而弱民與受困窮。尤過也。言在位者貪殘為民之害。無自知其行之過。

詩經

卷二十

四月

九十九

者言大於惡。

釋文 賤廣雅云。廢也。廢如字。一音發。狀時世反。又一本作廢。大也。此是玉肅義。

疏 說文云。狀。謂也。恒為惡行。是慣習之義。定本廢訓為大。與鄭不同。

集傳 興也。嘉善侯維。廢變尤過也。山有嘉卉。則維栗與梅矣。在位者變為殘賊。則誰之過哉。

錢氏曰。卉。草也。通言。之則草木皆卉也。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傳構成曷逮也。

箋相視也。我視彼泉水之流。一則清。一則濁。刺諸侯並為惡。曾無一善構。猶合集也。曷之言何也。穀善也。言諸侯日作禍亂之行。何者可謂能善。

疏 毛以為我視彼泉水之流。尚有一泉則清。一泉則濁。我視彼諸侯之行。何為一皆為惡。曾無為善。乃泉水之不如也。所以然者。我此諸侯日。日構成其禍亂之行。逮何時能為善。言其日。益禍亂。不能逮於善時。鄭言我諸侯日。日合集其惡。作為禍亂之行。何者可謂能善。

詩經

卷二十

四月

九十九

謂其善言其皆無所善。不如泉水有清者也。

集傳 興也。相視載則構合也。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乃日日遭害。則曷云能善乎。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傳滔滔大水貌。其神足以綱紀一方。

箋江也。漢也。南國之大水。紀理眾川。使不壅滯。喻吳楚之君能長理旁側。小國使得其所。

瘁、病、仕、事也。今王盡病此畿封之內以兵役之事使羣臣有土地曾無自保有者皆懼於危亡也。吳楚舊名貪殘今周之政乃反不如。

釋文 瘁本又

疏 語曰禹會羣神於會稽以諸侯主祭其神故言神也則此言其神足以綱紀一方是明所事其神之國將有綱紀其意亦喻江漢之傍國故言一方也紀理衆川使不壅滯者謂衆川有所江人江漢能統引之不使其水壅遏滯塞也舉江漢爲喻而彼南國之紀則以喻江漢所在之國能相紀理故喻吳楚矣上言諸侯並惡謂中國諸侯耳漸漸之

詩經

卷二十 四月

一百

石序曰戎狄叛之荆舒不至是幽王之時荆已叛矣亦既有背叛王命固當自相君長是大能字小紀理傍國明矣南方險遠世有強國商頌云達彼殷武奮伐荆楚是殷之中年楚已嘗叛鄭語史伯謂桓公曰姜嬴荊芊實與諸姬相干也南有荆蠻不可以入是幽王之時楚已強矣於時未必有吳以吳亦夷之強者與楚相配言耳公羊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是吳楚相近故連言之禹貢唐虞之時已云江漢朝宗于海言朝宗以示臣義故注以爲荆楚之域國無道則先強有道則後服也殷王武丁已伐荆楚是舊貪殘也集傳興也滔滔大水貌江漢二水名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瘁病也有識有也 滔

滔江漢猶爲南國之紀今也盡瘁以仕而王何其不我有哉

匪鵠匪鳬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於淵

傳鵠鵬也鵠鳬貪殘之鳥也大魚能逃處淵箋翰高戾至鱣鯉也言鵬鳬之高飛鯉鮪之處淵性自然也非鵬鳬能高飛非鯉鮪能處淵皆驚駭辟害爾喻民性安土重遷今而逃走亦畏亂政故

詩經

卷二十 四月

一百一

釋文 鵠字或作鵬

疏 說文云鵠鵬也從教而爲聲字異於鵬也鵬之大者又名鵬孟康漢書音義曰鵠大鵬也說文又云鵠鵬易也鵠易皆殺害小鳥故云貪殘之鳥以喻在位貪殘也大魚能逃於淵喻賢者隱遁也故王肅云以言在位非鵬鳬也何則貪殘驕暴高飛至天時賢非鱣鮪也何爲潛逃以避亂孫毓云貪殘之人而居高位不可得而治賢人大德而處潛遁不可得而用上下皆失其所是以大亂而不振皆述毛說也箋以上章正政之亂病害下民下章言民不得所不如草木則此亦宜言民之用病故以爲喻民逃走畏亂政也集傳賦也鵠鵬也鵠亦鵬易也其飛止薄雲

漢鰌鮪大魚也。鵠莠則能翰飛戾天。鰌鮪

則能潛逃于淵。我非是四者。則亦無所逃矣。

慶源輔氏曰。此章本亦與體。但有所託之物。

而無所與之辭。故不可謂之與。又有四箇匪

字。故亦不可謂之比。而只得以為賦也。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傳杞。枸櫞也。桋。赤棟也。

箋此言草木尚得其所。人反不得其所。傷之

也。告哀。言勞病而慙之。

釋文。美音夷。本亦作

疏。作者自言君子。以非君子。不能作詩。故也。

其色雖異。為名同。江河間棟。可作鞍。郭璞曰。

赤棟。樹葉細而岐。銳也。皮理錯戾。好叢生。山

中。中為車網。白棟。葉

集傳。興也。杞。枸櫞也。桋。赤棟也。樹葉細而岐

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為車網。山則

有蕨薇。隰則有杞桋。君子作歌。則維以告哀。

而已。

本草曰。枸杞一名地骨。春夏採葉。秋採莖實。

冬採根。皆可食。

慶源輔氏曰。維以告哀。而

已無他事也。則其情切矣。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二十終

詩經 卷二十一 四月 二首

